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五一冊目次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	（宋）俞德隣撰 元皇慶刻本	〇〇一
馮秋水先生評定存雅堂遺稿十三卷	（宋）方鳳撰 （清）張燧輯	
宋方節義先生遺集補刻一卷	（宋）方鳳撰 （清）吳焯輯	
宋高士方韶父先生遺集補刻一卷	（宋）方鳳撰 （清）曾安世輯	
清順治十一年方如璋等刻雍正二年養正書院補刻本		一四四
九華詩集一卷附釋希坦詩一卷	（宋）陳巖撰 清鈔本	二六四
寧極齋稿一卷	（元）陳深撰 慎獨叟遺稿一卷 （元）陳植撰 方叔淵先生遺稿一卷	
（元）方澜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二八六

仁山金先生文集四卷 （宋）金履祥撰 （清）金弘勳校輯 附錄一卷 清雍正三年春暉堂刻本 三〇九
滹南遺老王先生文集四十五卷續編詩一卷 （金）王若虛撰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三七〇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

（宋）俞德隣撰

元皇慶刻本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

宋俞德隣撰。德隣有《佩韋齋輯聞》已著錄。是集原本二十卷。凡詩七卷。雜文九卷。末卽輯聞四卷。然考集首有皇慶壬子鄧文原序。稱其平生詩文多不留稾。其子庸裒集僅得詩文五百二十二首。釐爲一十六卷。則集與輯聞本各爲卷帙。此本爲後人所附綴。今仍分著於錄。從其初也。采序又稱紫陽方侯亦以文名。嘗序公集。載其遺事如作傳然。且以能保晚節而心服之云云。紫陽方侯卽歙人方回。宋末爲睦州守。以州降元。元擢爲總管者也。此本佚去此序。殆後人以德鄰高節。不滅陶潛。不欲以回序污之。故刪而刊削歟。德鄰詩恬澹夷猶。自然深遠。在宋末諸人之中。特爲高雅。文亦簡潔有清氣。體格皆在方回桐溪集上。蓋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此集亦其一徵矣。

佩韋先生文集序

文者道之用也天地間惟道可以立國惟文可以經世儒者一身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而可以徒文哉唐宋以來文章大家數不爲少矣其立言之卓然不可泯者惟韓柳歐蘇最著柳固不敢望韓蘇之於歐亦未易同日語過江來朱眞粹矣同甫正則一時擅名江左取節焉可也南北混壹以文鳴世不過數家其間卓然能不悖名教有補倫紀者亦無幾焉余於佩韋先生俞公之文讀之未嘗不三復擊節使人流涕太息不自已也公平生文多不留稾令子庸裒集僅得詩文五百二十二首釐爲一十六卷不遠貽書且述公遺命曰吾詩文散落友朋間多矣或蒐輯成帙必求山林隱逸之士爲之序引謹謝不敢當既不獲命則作而言曰宋三百年以儒道治世以科舉文章取士逮其亡也錄死節之臣二十有三而文臣居三之二大抵緜科舉其選而其表表者讀四書通經博史多自洛建門庭中來風聲氣習漸涵演迤百餘年間詩

人文士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一言一詠猶足起人慨然深長思蓋豐芑菁莪之澤遠矣嗚呼文章何負於人國哉道理豈空虛無用之物哉讀公之文攷公之行益以信嗚呼士大夫立身宇宙間時有險易位有小大而其抗志厲行亦有行止久速之不同尹當任夷當清箕當囚微當去孔明非骫髒元亮非沈冥要亦自靖自獻各行其素而已達居事任固有迫於命義不容已者公舉癸酉進士科猶在下位特以文學負世重望爲當路羅致方其刼質軍中爵祿在前刀鑊在後公獨不撓不懾從容懇款以全其身一難也身愈退望愈高諸公貴人交刻無虛歲公於此時卑則易流高則易亢廸獨處之有道得以優游餘年終遂其志二難也飲酒諸篇酷似陶遭懷等作大類子美則其時實使之然公之詩閒雅冲澹中發揚蹈厲之意存焉其文則論辯閎深敘述詳核忠厚惻怛之情藹如也近律駢儷亦皆典則精緻原其所尚體要則

士例論矣宇宙神交志同千里若共肝鬲道
同千載若合符契況世之未久乎余亦癸酉
進士蓋親歷而知之者也公之學以六經語
孟爲本雖史傳百氏之書靡不該洽而必以
此道爲之指歸論古今事得失人物臧否皆
有折衷輯聞四卷學自格物致知者誠不可
不於此有考也紫陽方侯亦以文名與公交
游最久嘗序公集載其遺事如作傳然且以
能保晚節而心服之公之爲人其所謂表裏
一致終始一節者與語曰有德者必有言又

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先生其有之
皇慶元年壬子四月既望建安熊 禾 序

行狀字皆有缺容
勿用宜汨墓書考成
惟歲再排悫亭常
爲墓書

佩韋齋文集總目

第一卷　古詩四十七首
第二卷　古詩三十三首
第三卷　古詩五十一首
第四卷　律詩六十九首
第五卷　律詩五十六首
第六卷　律詩五十五首
第七卷　絶句七十一首
第八卷　賦二首
第九卷　記八首
第十卷　序十一首
第十一卷　雜著十二首

佩韋齋文集總目
序十首
第十二卷
序四首　說五首
祭文三首
第十三卷　狀二首
表牋二十二首
第十四卷
啓十八首
第十五卷
啓十三首
第十六卷
劄子二十一首　疏牓十首
第十七卷
輯聞一
第十八卷
輯聞二
第十九卷
輯聞三
第二十卷
輯聞四

佩韋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古意五首
吳郡齋遣懷
龔聖予號翠巖晚歲更號巖翁爲賦
閒居遣懷三首
聞角
遣興十首呈孟立兵部使君
石門洞
靈烏
題劉同知所藏春山訪隱圖
贈雷巖趙相士
題補蹟翁圖
爲馬受益題韓滉畫子母牛圖
甲戌游盱江六月二十二日發武林

甲戌秋過丫頭巖有感
甲戌六月十四日月食過半七月十四日抵廣信月巖有感而作
僊人巖即事
爲孟希聖題李落鵜鴂畫扇
吳江夜泊
過釣臺
蘭溪叟
龍門嶺
麗陽祠
前哀哉行
後哀哉行

第二卷
古詩
秋夜雜興三首
常州天慶觀畫龍二世傳僊筆點睛乘雷電飛去一經兵火亦不復存
獨孤檜
春怨
鶺鴒詞
送丹山林秀才

次韻陳靜佳治中九日見寄
題寒江聽雨圖
聶道錄和王寅甫外郎雪詩因次韻仍依白戰體
望夫石
三五七言詩
次韻陳彥實遊羅漢寺
陳登父和再用韻奉答共說江南杜禪
次韻陳登父風雨枕上書懷
舟行
題郭元德所藏龔聖予瘦馬圖
京口遣懷呈張秀明劉伯宣郎中并諸友一百韻
宿高郵露筋
次韻答王國華
贈朐山孫畫師
雙清堂詩爲石民瞻賦
山陽客中雜言四首
以竹院逢僧爲韻集杜工部句贈鶴林
題王謝燕游圖爲楊少監作二首

第三卷
老別流禪師四首

古詩

暇日飲酒輒用靖節先生韻積二十首

課僕詣田所偶用淵明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韻

連雨獨坐旅樓有作

爲郭元德題和靖探梅圖

次韻蕭靜安元夕書感

小樓詩爲湯訓議作

郭元德席上賦紅牡丹分韻得粉字五言十韻

贈月蓬戴相士

跋韓仲文所藏史共山草書

古意八首

贈丹陽邢尉

貓兒行

沽酒行

陪趙明叔侍御游茅山次韻二首

次韻麟洲龍仁夫游三茅山

次韻龍仁夫種菊二首

題白廷玉所藏白馬圖

醉中雜言

水墨蘭

病中謝親友四首

第四卷

律詩

金山寺

曲肱

舟過桐廬作

陳索郎灘

行壽昌道中

庚午讀邸報

閩築鹿門

金陵板橋別第

古寺

秋日客中

書齋

贈靜齋趙使君淮

常山道中

鷺鷥林

白兔山庵

次韻朱子厚九月十一日見寄三首

登六和塔

客中別友

次韻簡黃監簿淳宗三首

次韻碧窗蕭道録
雪
哭塗移愚教授
春日苦雨二首
金壇邑中作
次韻陳登父桃花
贈蔣文學三首
記夢
午睡
泛湖
金壇郊外
八月十五夜
觀潮
古琴一張徽絃不具持贈劉漢卿經歷因賦
閒居即事
次韻陳登父小婁述懷
通津田舍
游鶴林寺
客懷
夜坐
次韻陳登父送春有感

臂疾示兒
閒居遣興
次陳登父中秋遊古竹院韻
秋殘
養拙
無題二首
正月十日理髮三首
送王舍人之燕山
游宣慰載酒泛溪即席有作
陪游宣慰霽游歸賦
次韻簡林紹先諸友三首
客窓夜雨
息齋王教授挽詞二首
梅雨
老病
遣懷

第五卷
律詩
送劉伯宣尹松江府五首
次韻崔郎中遊西湖
范仲山以礪谷居自號爲賦二首
山房遣興

遊靈巖
次韻趙提舉二首
山林樂四首
淮楚絶無行樂地萬柳池邊有開元小寺稍潔因載酒約淮上翁
荀挂叔林紹先諸友同遊登山陽故城有感
次韻夏楚材登山陽
初度留山陽
答淮上翁二首
懷林紹先三首
寓山陽天慶觀作
次韻陳教授見寄二首
送程道大歸新安兼簡憲使盧廓道學
士四首
次韻程道益見贈二首
病中三首
故船使知泉州趙公挽詞五首
秋壑堂
懷蘭道録二首
病愈出游
舟行欲訪三茅踐許宗師鶴會之約
夜臥旅邸夢入三茅山一道士病一道
人日
郭朝奉挽詞二首
悼俞仁則
吳門逢友人
送張師道
送道士孫雪房
送董左丞二首

第六卷
律詩
閒居遣懷
爲湯提刑賦南園玉繡毬花二首
次韻陳静佳詠梅
古寺
故樞密使陸公挽詞三首
次韻答鄉學正見贈三首
次韻陳教授見寄二首
夏五園亭對雨漫成六首
秋泊吳門寄友
次韻薛曉翁教授
閒境
小園漫興四首

懷蕭道夫
泊閶橋有懷
戲簡友人二首
次郭元德韻二首
次韻郭元德救懷
偶題
村居即事二首
贈良常山人
富安田舍二首
田家喜雪
除夕
次韻郭元德閒居二首
后平叔母夫人挽辭二首
錢楊少監
楊剛中分教京口有司以冗員罷去作詩爲別就次韻以餞其行二首
贈程秀才
姑蘇有贈
天竺山
遊金山寺次壁間韻
醉中偶書

甘露寺火後登多景樓故基有作
第七卷
絶句
金陵道
曉行沙上
客中雨
尋春
春日山行
晚醉
何山白水田
題米友仁遠景
爲石民瞻題風雨谿橋手卷
訪徐叔詠教授山菴迷道而作
到徐叔詠居
次韻周遺直京城苦雨五首
六言
題瘦馬圖
爲徐彥昌題畫扇
爲陳登父題畫扇
題蘭亭圖
戲題王吉甫居壁二首
游鶴林即席分韻代李上人賦日字

廣信道中留別故人二首
題明皇臥吹簫圖二首
閒居遣懷六言四首
過高郵新開湖
淮陰侯廟三首
漂母墓二首
淮安天慶觀夜坐
感事二首
梅花三首
揚州天慶觀作
癸未遊杭作口號十首因事懷舊雜以俚語不復詮擇
敬題丞相趙忠靖公墨梅為張宣參作
次韻張受益六言兼戲方使君二首
題古木寒泉手卷
次韻山人見寄
閒居
泊湖頭

第八卷
賦
婺茗賦
斥窮賦
雜著
佩韋齋箴
曾瑑銘
蟠室銘

蒙泉銘
止齋銘
熟齋銘
靖節先生畫像贊
清涼居士贊
無文頌
贖阜
書楊東里詩集後
域民固國威天下如何論
第九卷
記
泊東館
郊居
訪三茅舟至金沙雨阻因游龍山書院
村居
桐廬縣作
題葉勤農對山樓次韻二首
贈武當山孫道士二首

郊行記
濟南張氏萬卷堂記
夢牛亭記
困學齋記
鎮江路儒學成德堂記
代重修大成殿記
順貞齋記
見山亭記
第十卷
序
竹間俚語序
送尋賢相士序
北村詩集序
送陳茂叔序
紀德縛詩序
送劉伯宣尚書序
山雞自愛集序
臭屯提刑樂府序
劉媼搏虎圖詩序
送牛子明序
曹之才詩序
第十一卷
序
雙蓮圖詩序
送韓仲文赴安豐序
送王國華歸東平序
葛元白詩序
贈京口外醫戚君序
梅南詩稾序
送王應夫序
龍興祥符戒壇院分韻詩序
送威元仁序
宋宣慰文集序
第十二卷
序
送蔣守文序
盛童子遺稾序
李侍郎母夫人慶壽詩序
劉悅心詩序
說
雍草說
左近仁字說
李御史二子名字說
張聖瑞字說

義貓說

祭文

祭兩浙運使閻郎中文

代祭祖龔常卿文

代祭叔龔朝奉文

第十三卷

表牋

賀郊祀慶成表

謝郊祀慶成肆赦表

謝賜新曆表

謝賜曆日表

賀生皇子表

謝生皇子肆赦表

誕皇孫賀皇帝表

賀皇太子牋

聖節進賀禮物表

蝗不爲災謝御筆奬諭表

彗星肆赦謝表

明堂禮成加食邑謝表

謝賜臘藥表

冊皇太子妃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賀皇太子牋

周國公主下嫁禮成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賀東宮牋

謝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到任謝表

謝皇太后表

知鎮江府到任謝表

狀

辭免知鎮江府申省狀

再辭免知鎮江府申省狀

第十四卷

啓

賀王左相啓

賀禮部馮尚書兼給事中同修國史啓

賀刑部陳侍郎仍兼宗正卿兼修史啓

賀鮑殿院啓

賀陳司諫啓

賀工部危侍郎兼修國史啓

賀太府徐少卿兼侍講啓

賀淮閫加寶文學士陞大使啓

賀淮閫邊事撤警啓

賀沿江吳制置兼知建康府兼留守啓

通賀鎮江趙徽猷啓
賀寧國文知府啓
賀池州李守改知江州啓
賀趙吏侍兼侍讀啓
賀陳祕監兼侍立修注官啓
賀馮侍郎除侍右侍郎兼修國史啓
賀浙西洪提刑啓
回鎮江蔣教授啓
第十五卷
啓
賀鎮江趙徽猷啓
賀盧戎監兼侍立修注啓
賀呂都承正除兵侍啓
賀步帥除節度使總統軍馬啓
賀常運使除檢正兼户部侍郎啓
上趙憲求易削啓
再上趙憲啓
贊見沿海陳制置啓
上京尹潛尚書啓
謝潛京尹易削合穎啓
謝孟提刑舉改官親民任使啓
謝洪尚書舉陞陟啓
代上平章啓
第十六卷
劄子
回淮閫李大使賀生辰劄子
答臺郡賀生辰劄子
送物賀汪守易填潭州劄子
元正賀宫使趙制置劄子
元正賀平章劄子
元正賀淮閫劄子
元正回汪守送物劄子
元正答送本府官劄子
元正府官免往復劄子
答重總幹袖啓求薦劄子
答壽詞不受劄子
回郭漕使元正送物劄子
回王安撫賀正劄子
回元正寄居賀劄子
回汪守賀正劄子
元正送物總卿劄子
冬至送物郡守劄子
冬至總所免往復劄子
冬至回寄居劄子

冬至回都統兒往復劄子
賀雪與郡守劄子
疏榜
鎮江路羅漢寺募緣建水陸堂疏
鎮江天慶觀化修造疏
南高峯煙霞山清修院化緣疏
鎮江妙善尼寺化緣疏
趙菴化緣疏
爲封秀才求賻疏
鎮江天慶觀修正殿藏殿疏
鎮江還京門外修街疏
第十七卷
輯聞 凡三十八則
鶴林禪寺塑金剛榜
無錫富安鄉化城菴行者募緣披剃疏
第十八卷
輯聞 凡三十六則
第十九卷
輯聞 凡二十六則
第二十卷
輯聞 凡二十七則

佩韋齋文集卷第一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古詩
古意五首
迢迢長安道古墓雙復雙游子辭家去去何所
適素商昔轉玄朱義今由白悠悠世路難江湖虎
豹宅楊朱泣途窮魯叟悲麟獲願言就負轅歸與
慰岑寂
疊疊天上雲滔滔海中波時哉不我與況復未息
戈浮氛冒嶺君去將如何君吟行路難妾思亦
多歌積憂儻心痗采蘼南山阿
悠悠君何之縈縈妾影隻蕭蕭鬢絲寒衣不堪
織綴使堪織衣練成能幾尺西窓暗雨鳴孤燈取
復滅君心如妾心妾心匪木石
皎皎天上月輝光燭蓬門蓬門亦何有古鏡堂上
懸妾心如古鏡磨盡明不昏君心鏡上塵磨去不
復存猗嗟賤妾心與君難具論
憶妾初嫁時感君塗既茨嫁君未三載君行河北
隆長庚取天際飯粟羹伏雌君云去不遠五月當
來歸聞君往從軍裹馬事輕肥蓬高沒深巷風露
淒妾衣夫君豈不念將絲道路妾
憂寧不知

齋居苦無悰散襟步芳圃花柳度煖風萱苔滋宿雨疊嶂隱簷牙幽禽哢林莽池光瓦散虧日氣石吞吐迴眺覩層城狂歌臨天宇倏歡景已流俄思思渺今古信美非吾鄉歸心屢蘭杜

遣興十首呈孟兵部使君

龔聖子號翠巖晚歲更號巖翁爲賦

春風桃李顏歲寒松柏心達人步大方靜愛無絃琴無絃豈堪聽絃外多遺音世途甚風水對面商與參孤芳忌羣處散材辭衆侵霜降水歸源日旭星就陰浮華剝落盡古道誰復今吾家鴈山下羣巒高千岑清秋瀨氣寒萬里纖埃沈安得與君去結架聆清吟

閒居遣懷三首

蓽牆蔭蓽蘿中有一畝宅花竹分四時野鳥鳴格磔浩歌引清觴微風岸低幘百骸任舒伸一笑天地窄剝啄誰叩門門外有佳客

坐中有佳客尊中有美酒酒美客更佳一醉亡何有醉餘送客去新月挂疎柳明日欲重來已戒應門走

客至固自佳客去亦不惡起舞弄清影明月勸孤酌一杯復一杯輕飈動脩簿擾擾百年間誰能得

此樂酒醒日射窻推窻見梅落

閒角

角聲嗚咽梅花老遠客夜長風草草起傾凍酒澆愁智愁思轉多杯恨小人生石火斯須期月轉樓西角又吹咍臺一枕華胥夢明日看山芻枉願

遣興十首呈孟兵部使君

來日悲苦短頹齡恨將侵西山產靈藥暖日聊與尋蓂蓍蔚嶵蛙兔狐走高岑洪厓去不返羨門杳無音竚立長太息誰哉知我心

雉鳴朝求雌木壞疾無枝仁心秉君子小弁怨何磯在昔共世子待烹慰驪姬亦有魯閔氏朔風衣單衣二賢豈不怨仁義固良知憂憂彼投兔跋跋奔鹿斯道死尚或壎況乃天性爲家交食弗愛獸畜愛弗敬烈士死一言利祿安足競陛戟觀伏波井蛙敗人興不見古公子親御侯生乘

雞鳴食孟門指鹿相秦室所以有志士林樊舁轍跡得時貴行道枉尋豈直尺無爲趙孟間笑此陳蔡厄

脩脩瓊田鶴高步何頎頎霜毛暎寒月丹頂含晴暉胡不乘軒車俛啄前谿爲谿水清且淪白石亦鄰鄰雖無魚鰕味且免羅弋嗔

趙子有古心眠世濫如寄青編對朝夕黃花當姬
侍海上逐臭人紛紛笑厓異焉知四五間政在薛
公輩

俗子塵蒲襟門外紛偪塞顧龔詩中英高臥琴巖
側風雲入古硯鳥窺凍壁似聞中饋虛桑麻欠
機織母氏聖且善門閭望朝夕擇婦要得人在德
不在色

卯金我石友胥次如阮嵇灌園西郊外竹徑風煙
迷我宅今易主政擬尋幽棲卜鄰儻有分當在西
枝西

我昔愛君直蚤慧機雲比〔別後幾時使我貴懷
企夢中往相尋宛在水中沚水中多鳧鷖水邊鳴
鳩飛天雨逐婦去天晴呼婦歸鳧鷖政自樂鳩婦
吁可悲

遂蒙學羿射殺羿射始神羿兮信有罪蒙哉眞忍
人世涂昏若漆對面越與秦眼中今歷歷欲語愁
余嘆

石門洞

衙衙雙石樽青空澗鳴瀑吼龍維舟支笻步
山徑山黑鬼嘯猿啼風雲巢雪屋數羽士玉函寶
芝繙晨鐘天寒木落山露骨日月隱隱行空濛九
衢黃埃沒馬腹一家歌笑百家哭雖然是山猛虎

多猶勝人間賦蛇毒

靈烏

靈烏太多知庭樹久棲寄主人閔烏靈遺食寓仁
意烏亦感主恩啞啞動鳴喙心知主厭聞冀主早
自計大忠易爲僇至靈乃凶類折翅會有期卷舌
良自愧終當爲主鳴誰與畏姜蔡

贈成雷師

妖氛塞乾坤乘鏖毒黔首膏肓不可鍼靈文淺椹
斗雷師爛柯僊造化默授受捕蛟笞鬼神宛似彌
明叟雷霆指顧間雲雨翻覆手攜詩走江湖萬里
屈伸肘平生劉伯龍貽笑今已久誰能煩律令三

揖費霍柳嗟嗟世涂艱魑魅白晝吼藍色雜曼膚
睽眸眩妍醜我欲掃除之荒郊乏荊帚何當襲師
術轟霆震枯朽坐使四海清物物躋仁壽

壽汾江黃制置七首咸淳壬申作閱故

書偶見之追感昔日實閤陪從之舊不
忍刪去凄然恨名節之難保而歎時偶
之難遇也

商巖賚良弼周嶽生甫申一賢關世運六合歸吾
仁英英丹霞翁異代獨儗倫騎驎下帝所仗鉞清
塞塵寒塵行且清畧農不警兵廊廟綏冕永永

曾城護六朝長江渺萬里紫蓋照東南舁蔽獨此
特連營步騎屯列遂翳糧峙壍拊茲匪輕倚毗良
有以願言策殊勳千歲光竹史

題劉同知所藏春山訪隱圖

瑗洲玲瓏徑深窈巖巒壁摩蒼顯幽人結屋倚
陰厓雲木煙蘿互縈繞維舟散穮欲往從山深樹
密無行蹤徘徊爾翁橋自歎息安得上下如雲龍古
云大隱隱朝市市朝亦有居巢子胡然見面不見
心咫尺婾婾隔春水

贈雷巖趙相士

雷填填雨冥冥千巖萬壑白晝暝眞人宴坐神不
驚一瞬百怪無留形風休電止天寓淨頂笠挑包
談性命龍銘虎汞世莫知更說榮枯動人聽壺子
久不作季咸亦已矣杜德機氣無二機弟靡波流
寧底止矧伊浮世上旋轉如飛蓬死生夢蝶成蝶
夢禍福得馬失馬翁羊裘垂釣或諫議不龜手藥

忽取封相形相不盡相心莫窮雷巖雷巖不如
歸臥巖之下吾亦柴桑秫吾駕明月投人戒暗投
美玉匱藏須待賈

題補蹉翁圖

聖月無盈虧劫燼有新故蹉嗟補蹉翁乃復不早
悟爲王雖云樂萬幾實心慮世尊愍衆生引手弘
六度以我智慧燈照彼八正路今於淤泥中識此
清淨土我本有髮僧靜參無二句拊圖對青山了
然見心素從茲謝筆墨白雲共朝暮剥啄誰扣門
法喜愼勿語

爲馬受益題韓滉畫子母牛圖

老健耕餘飽枯黠呼特引犢緣歌厓犢兒毋懷不
父懷母子傳偕形離仳牧童生來識牛意倦拋臺
笠曲肱睡爾牛不寢亦不訛我亦無夢游南柯歸
來短衣不掩骭卻笑漫漫歌夜半

甲戌游盱江六月二十二日發武林

威弧慘無光城烏啄大屋淮雲蒼莽閒十載幾荼
毒憂心甫殷殷又復正陽築正陽亦何許地接英
與六傳聞夜黠兵文書下機速揮汗起負戈部伍
競馳逐平明驅出城令嚴秋氣肅豈不實辛苦主
憂固臣辱前年戍襄樊去年戍郢復白骨秋野橫
青燐陰房煜生還偶然爾忍怨征行促所悲世路
艱無罪罹殺戮漢池弄盜兵綠林仇餉肉沾沾幾
旬閒風塵涴人目聖明撫遐荒先事清輦轂千戈
動邦內豈計顓吏廢扶顛要得人擾亂如轉燭秋
山翡翠青秋水蒲桃綠去去取侯封勿羨牧羊僕

甲戌秋過丫頭巖有感

昔年北兵潛黃渡官軍一萬丫巖駐巖前十里無
人煙焉知今日重生聚老翁殷勤指長孫生時開
慶方改元今年裹頭明年要感荷太平天子恩傳
聞鼎湖龍又逝空餘弓劒留人世天上唯多三數
公社稷蒼生誰早計老翁憂時色枯槁羸臥巖前
分犢草京師來往千萬人欲問明時知者少嗣皇

受禪否

僊人巖即事

夕陽隔溪明薜蘿數峯谿畔青蒼義層霄彷彿相
盪摩谿流洶湧通銀河金支翠旗颸山阿風傳霧
樂鏘鸞鉦雲封巖竇生靈未僊靈蛻久留僊艙弈
枰丹竈斲月柯窪尊土缶石曰磨苔剜蘚刻千歲
過護以鬼物煩撝訶谿右南谿北嬰罔多蠻魅魑
蛟龍蠶聲硫磕凍雨雹僊節九節扶下坡紅妝
半醉誰嬌娥容顏二八細馬馱下馬避雨吳歈歌
闌巖雙鬟郁飄綺羅靈籟學道蠲煩痾湘浦解珮聲
璆琳雙成飲罷鳴雲鼈監橋一醉朱顏酡扶桑暘

谷同碧渦玄書寶文傳世豈謂浮生百歲如飛梭當
歡不歡奈老何

爲孟希聖題李落鶺鴒畫扇

下車式怒蛙爲愛蛙有氣秋風化爲鶉延俊有闕
志蓑蓑欄葉邊擻身睨而視雖非紀渻雞宛類浮
圖鷲因知氣苟存百變終不惴斯人儻若斯似可
敵王愷云胡萬夫特甘受巾幗遺鶉兮爾固微或
者窒不悃

吳江夜泊

裦舟渺何之洶洶吳江水走馬見新堤垂虹失舊
址戰艘列旌旗隨風紛猗旎須臾暝色至悲笳數
聲起椎髻黃鬚兒臂槍挾弧矢篙夫趣登舟掩篷
不敢視但聞深夜中刀斗鳴不已及明問前途山
長川瀰瀰我生苦漂零十載行萬里焉知及茲晨
憂傷涙如洗

過釣臺

行色苦迢遞人煙渺淒涼泊舟值嚴瀨濯纓感滄
浪赤符讖龍鬬白水瞻鳳翔淳風協玄德客星隱
寒芒桑溟忽變易草木猶芬芳嗟予邁迍邅垂老
悲興亡溪湍兀小艇嵐氣昏戰場安得釣臺釣尚
友狂奴狂

蘭溪夏

戎戎溪市暗鼓翳山雲昏驚雷趣凍雨頃刻如翻
盆潦漲蛟蜃作厓裂魑魅奔游子亦懷悅舍檝投
孤村及明浮霧色步入關江門烈風煽劫火百室
一二存忽逢病羸叟呻吟行路難問之苦何疾蒲
體催租瘢千村盡荆杞何以輸王官嗟我擇術闇
半生誤儒冠濟世雖有志老去徒悲酸對此重惻
怛凜凜毛生寒

龍門嶺

沮洳棧道濕慘澹煙羣暮經行茲山中髣髴龍門
句借問山何名亦以龍門故祝融鞭火虬正晝紛
馳驚乾坤一洪鑪何適非窘步況茲履嵯岑豺狼
隘前路及暮雲氣陰霏然灑甘霆迺知天地仁不
待蒼生訴

龐陽祠

峭壁出蒙龍澄溪深漪漾碧瓦映朱扉雕甍燦金
榜巫覡紛後先茲芬盛肹蠁云此龐陽祠桂籍夙
所掌當時逢挍士祈禱何攘攘欻然夢寐通其應
捷影響我學非時須青紫絕妄想及茲值艱虞乾
坤倦搖蕩山行愁虎狼川游畏蛟鼉罔故鄉隔三秋
煙塵極坱莽神兮罔時怒訶護浹來往中夜若有
闇縹渺隘雲仗及明泛逆谿祥颸送雙槳

前哀哉行

妾家渊水東一門十朱輪男多止一女鍾愛歸妾
身七歲誦經史十歲學補紉十五事機杼二十供
藻頻不忍嫁張掖愛我歸寧頻去年邊事起處處
驚爲燐盡室避空谷雷雨弧彌半旬狐兔伴我食虎
狼爲我鄰羣盜政猖獗白晝昏埃塵驚憂轉成疾
抱痛不敢呻傳聞官軍至草木生歡欣豈料反縱
暴舞戈儻生人倉皇不得避驅斥行海濱避寇寇
幸免依人人不仁哀哉有如此妾生何不辰

後哀哉行

前年殭寇至倉忙避空谷我里數百家及歸半魚
肉去年南軍來詎意行殺戮縱暴與寇等十家九
家哭今年迎北軍膜拜卷兩足兒死者歸塗泥存者
依草木驚魂苦未定乃復遭驅逐凄凄塵市間寒
月照逃屋乾坤等覆持聖明均煦育而我天降凶
伊誰怨荼毒哀哉勿重陳回首訴力牧

古詩

秋夜雜興三首

客舍坐不寐隱隱聞秋礎清露月中下涼颸開我
襟明河斜欲落斗柄橫嶔崟寒蟹亦何事徹夜長
悲吟起坐萬感集松泉響天琴海闊闊有涯山高
高有岑客懷潔無極及此秋夜深

涼風起秋夜露冷梧葉飛棘林照熠燿促織無停
機窻前有孤鵬鳴嘯聲諠諠接琴鼓清商哀怨凝
金徽伯牙久不作至音知者稀徒令世俗耳增此

兒女悲棄置復棄置明月斜侵帷
明月何皎皎流光入城闉永懷人故人亦何許往事不忍陳龍逝鼎湖寂麟傷周
道湮桑溟變俄頃千戈徧穹垠眼中萬年少談笑
乘朱輪王侯與卿士零落隨埃塵興亡固有數貴
賤亦有因狐裘冬則御桃笙夏乃珍萬事每如此
毋爲徒苦辛

常州天慶觀畫龍二世傳僊筆一點睛
乘雷電飛去一經兵火亦不復存
毗陵天慶宮中壁天矯雙龍勢千尺鬐鬣鱗鐵密
浪平目深鼻齩鱗鐵密一龍點睛已飛去電掣金

蛇雷破柱一龍舊壁尚蜿蜒朝昏恍惚騰雲霧黑風動地刼火燔鬼神糜爛龍崩奔蒼生百萬化魚肉盆池醫沸骸陵屯靈物去留應有數戛銅吹竹誰詔護會歸卷晝吸清谿一雨八荒均布濩

獨孤檜

烈帝祠中獨孤檜鬱鬱亭亭一車蓋根盤九地蟄蛟螭幹聳霄浮霍霍朔風鼯鼠塵晝昏災謠火連空燔一蛇騰驤赤帝子將軍舌翳空驚反天愁地泣鬼神怒元緒老桑哀莫訴斤斧侵尋歲月枯寂寞半心承雨露

春怨

垂楊帶雨煙沈沈綺窓羣幕清晝陰琵琶撥盡誰知音一聲望帝春事深

鶗鴂詞

鶗鴂鶗鴂爾拙無伍朝飛何從來暮宿何處所飲啄不自管日日呱呱叫春雨沙場鬼哭天沈陰澤國嬰魑夜相語一聲兩聲雲冥冥三聲四聲水建瓴十聲百聲大雨車軸下千聲萬聲江翻海漲鼉宮傾羲和推車不敢出鮫人畏濕綃機停淡泥三尺百賈臥十家一二炊煙青鶗鴂鶗鴂喚雨又不已教爾閉喙不閉喙再拜天公箋詞小心風雨師屏翳雲師豐隆鶗鴂爾何物盜天之柄裒頑凶

送丹山林秀才

燕臺棗黃金致士合隗始子留既暮月及歸乃白珠比得非坐詩窮顱額至于此丈夫貴出世卿相士豈伊賦萬言不直一杯水提攜古錦囊尚詫驪偶然爾書編豈必榮韋布何足恥偽遊淮陰縛給載鼂錯死所以賢達人咄咄從黃綺丹山有源泉清可以洗耳丹山有奇石堅可以礪齒去勿咨嗟時止固應止

次韻陳靜佳治中九日見寄

涼颸滌殘暑露掌藹清氣悠然采黃華誰望白衣至江州老使君懷人寤不寐清算遠送將驚呼候

門稚一醉得我生五斗寧復計衰榮本無期出處
各有意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醉更相嗤死
生同一寄嗟嗟戲馬臺千古誇勝地誰知柴桑翁
醉中有眞味

題寒江聽雨圖

江風渺雲鴻江雨濕煙樹扁舟出波濤悠然於此
住掩篷臥看書不受蛟龍怖焉知臨流人擾擾需
翁渡

贈道錄和王寅甫外郎雪詩因次韻仍
依白戰體

黑螭駕趣玄冥來朔風捲地飛塵埃江南置漫數
十郡太半化作昆明灰窮陰用壯勢獵獵田父嚇
嚇何時哉龍公行雪亦詫事縹渺落眉睫隨颸回八
荒炫晃盡一色羽衛隔遠空黃臺閉門窮巷獨僵
臥餓死已分如墨胎諱傳誦汝頴句凍口欠闔
逌然開當年白戰禁體物練絮玉月銀梨梅醉翁
儻去不可作欲追勝賞誰傳杯荒丘坳埜陷猊虎
老樹夾澀封莓苔風塵浦洞詩事廢巨筆把槊無
雄材嗟余客路二千里夢寐無復斑衣萊何當賓
日照暘谷蘇息困約無繩簡會趨賓館賀元獻不
敢合鬧驟樽罍

望夫石

朝望夫暮望夫夫不至江樹煙模糊一朝化
爲石誰知望夫苦獨有堅貞心千古復萬古

三五七言詩

守錢虜抱官囚銅山富埒國金印班徹侯宛其死
矣人入室不義而富嗇雲浮

次韻陳彥實遊羅漢寺

林泉近城市而無城市人攜壺散游驟心境同一
春何必事幽討辭家入西秦苦迫遷勞我金
閨身不如遠公杜醉倒人不嗔百年電明滅萬事
嫂屈伸所以古達士死葬陶者鄰或者爲甕盎尚
得日飲醇豈比夷與齊忍飢以求仁吾生幸未化

有酒勿厭頻一杯復一杯浩歌落梁塵但問客醉
醒不問疎與親君看北邙墓松柏多爲薪

陳登父和再用韻奉答共說江南杜禪
煌煌光明宮中有西方人當年脩何道幸苦踰十
春道成就空滅姬周遽羸秦空令億萬劫瞽首金
色身我無忍辱行獨立招厭嗔常願習淨業跌坐
脚不伸向來宿木下亦頗鐘梵鄰傲睨遠公社沈
冥粟里醇終然守陋巷尚友顏生仁豈伊石頭路
行行欠頻頻百年三萬日奄忽如飄塵癡人昧非
想念念生疎親何當見佛影國清甘饗新

次韻陳登父風雨枕上書懷

霧氣黯層峯雨聲譠萬邑瓦邊然夢華胥茲寐殆非
假寐久失晨興喔喔鄰雞鳴雜鳴雞自鳴我本忘
吾形忘形豈徇物況乃眞坦率人生壽百年能得
幾日月日月去堂堂河流逝活活覺悟不早計龜
筒恐難脫

舟行

扁舟夾港下漕渠溢春水水邊兩翁仲閱人亦多
矣其中鬱佳城寂寞向千祀岡巒失故態草木罹
新燬緬想窕窈初鳴笳汎清汜送車數千兩夾道
陳簠簋歲月迅不留嗟嗟遠如此因知人間世變
化儵忽耳金箱貯茂陵邊篠棄石子貴賤雖不侔

腐壤畧相似跼蹐復跼蹐蒙莊信達士

題郭元德所藏龔聖予瘦馬圖

吾聞神駿之肋十有五雄姿矯矯騰龍虎四蹏踣
鐵尾捎風貌視昆翁薄玄圖何時歷堀誤一蹶棄
置荒林翳樗栲思昔先朝十二閑駏騵駱充其
閒此馬當時最倜儻流沙萬里來函關秪今淪落
歸人世何人保養思終惠顧龔前身李伯時殷勤
梁翰憐權奇崚嶒瘦骨見者歎度越駑駘猶萬萬
天上房星久已空此圖此馬俱難逢主人愛圖如
愛馬收拾瓊文爲模寫我知顧龔欲畫時天地黯
黲風煙悲離離未黍今如此誰識驪驎眞驪顧明

年野外春草平瑤池八駿還爭鳴此時更倩顧龔
筆一掃簡雲龍八尺

京口遣懷呈張彥明劉伯宣郎中并諸
友一百韻

壞雲覆紫微疾風捲黃屋生靈半塗炭社稷竟傾
覆借問誰厲階往事具可復穆陵握乾符丁禩覆
鼎鍊北兵渡滸黃沔鄂盛誼藹連海蕩爲墟交廣
駭幹腹兀然天柱搖凜甚國脈歷明詔起臣潛扶
顚秉鈞軸特帥一奮呼江漢奏清肅維時望公閒
高畧儗方叔遄歸持相印景定實初卜百寮逆近
郊至尊畧邊幅策勳告廟庭陳樂備敔柷煌煌福

華編傳者筆爲禿焉知事奏時眄欲捐天下目得政
曾幾何故老盡斥逐哀哀杞天崩度皇繼歷服定
策比周召卜世過郟鄏萬微委巖廊十年臥林麓
金屋貯嫣婷羽觴醉醪醑伍符日空虛鄙鄙富儲
蓄紛紛輕薄徒睽眸希自鬻於櫝怡然談笑間禍機已潛伏延洪幼冲人天步
罕踏跋一朝襲樊破殺氣薄川谷折衝亦何爲籌
邊置機速舟御既失宜奔潰更相屬含垢護逆儔
況望誅馬謖沙武俊飛渡長江儼平陸連檣萬艫
艟悠悠自回舳老夏亦遁逃竟學龜藏六敗證劇
瞽言搏手但顰蒼黃出視師氛埃昧前蠶總統

付虎臣籲倚晉郤穀丁洲帥前鋒未戰兵已衄潰
卒爭倒戈降將羣袒肉單騎竄惟揚走險甚奔鹿
觸熱赴清漳就死何轂轂轂賽予客朱方沈憂髮曲
局讒傳用宜中廈仆支一木奈何張蘇劉猜忌不
相睦所過皆敓攘茲事豈頗牧借箸資腐庸授鉞
建廝僕焦門集戰艦乾坤一擲足水陸迷畏塗師
喪國逾厚區區拒毗陵曾不事版築驅民入罟擭
駢首遭屠戮至今用鉞地天陰聞鬼哭蘇秀豎湖
杭死生猶轉燭行成漫旁午公等眞碌碌獨松守
張濡兒戲鬬蠻觸信使詭成禽賈禍幾覆族三宮
泣草萊萬姓呼窮薁疑丞詣高亭獻酋願臣纂補

板蕩見忠臣百身竟難贖恭惟五季間永昌應符
錄一舉平澤潞最後收庸蜀文子繼文孫三矛歸
位育中更靖康禍流血灑川瀆光堯躬再造艱苦
蕪萋粥淳熙受內禪德盛仁亦熟寧理度丕承膏
澤多滲漉內無褒妲患外絕安史黷戚畹牧借箸資腐庸授鉞
昇氣但踡跼向非彼攉臣玉食擅威福如何磐石
固轉移僅一蹴妻涼數載閒王侯乏半菽九廟翳
萬黎五陵遊豕穀向來闔闉地雨露滋首蓿老我
亦何爲窮途困羈束愁傷覺衰曳垢膩忘顏沐螯
跡笑桓魋竊食悅飢驅安得董狐筆直筆濤簡牘
誅姦錄忠蓋上與麟經續海寓今一家貢賦均四

隩化日薄窮閭淳風變頹俗餘生幸未化刀劒易
牛犢聊種邵平瓜且植淵明菊

宿高郵露筋

午發淮子口晚泊露筋北舟人指靈祠欲語輒歎
息伊昔避亂初女郎實英特行行侍丘嫂日暮雲
氣黑嫂兮宿鄰莊我寧止路側我生雖不辰秉身
貴弗慝草深聚畜虫中夜紛鼓翼吮血嗜人膚其
毒甚沙蝨女郎不肯顧筋露身亦踣至今是邦人
廟貌嚴血食惜哉歲月深姓氏不可識維士有百
行維女獨四德貞潔一以虧姬姜徒國色所以古
婦人迓迎不踰閾嗟嗟露筋事可爲百世則胡然

世俗人所重在傾國
　　次韻荅王國華
甚矣吾衰矣懷哉子歸哉崔蠆不能化何用充海
淮王郎東魯秀玉質離氛埃青絲絡白馬嘯吟淨
玉隈餘子錄錄耳誰敢相朋儕一朝歙柴戶蔽若
閒子來又疑蒙穀士汗漫期九垓嗟我晚聞道可
人常永懷亂後苦契闊襟抱無緘開帶深越鳥志
自醜莊櫟材感子慰離索駕言且勿催人生駒過
隙髮白不再孩雞鳴舜爲善犬放軻所哀文字乃
某閔末俗供驩咍鼎哉聖賢事充此天降才贈言
愧斐率過此誰能裁

贈朐山孫畫師

少年酷愛山移家入山住趨來塵市中塵土涴巾
屨有時擬山游大笑出門去二毛垂領乃乏濟
勝具歸來笏拄頤意欲凌風翥朐山有佳人以我
愛山故九曲武夷谿移將置縑素禽鳥紛飛翔煙
雲莽回互林深虎豹藏石怪龍蛇驚對此竟忘疲
興與精靈聚想當槃礴贏下筆有神助不然方丈
間那有許奇趣安得絹千疋煩君畫瑤圖

雙清堂詩爲石民賦

黃塵沒馬腹洪濤噴鷁首是身如轉蓬隨風任飛
走歸來立壑中高袖拄笏手牀頭一束書壁下一
壺酒暴背對青山杖藜從白叟乃知羲皇上何嘗
離北牖民瞻眞可人青歲紆墨綬一朝拂衣去歸
種彭澤柳蕭然林下意今無古或有富貴等浮雲
斯須變蒼狗終南政自佳不作捷徑不仁者贈以
言立名要不朽

山陽客中雜言四首

三載行萬里勞生眞轉蓬轉蓬去日遠何時歸本
叢萬古一生死趨競徒忽忽況復遭喪亂天地多
秋風退無鹿門隱進乏麟閣功一歲復一歲倏忽
成衰翁嵇康殊寡識陶潛眞固窮蕭然北窓下餅
粟從屢空

秋帆泊淮浦小山倏春風春風到花柳青青閒深
紅散粲慰寂寞道與征夫逢爲言喪亂後十室八
九空村墟暗荊杞渚澤哀飛鴻奈何數下令科歛
紛錯重語已仰天歎泣涕寤其胷嗚呼天地德微
小無不容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蒿蓬會聞賢刺史
撫汝如漢龔征夫甫收泣悍吏來自東
衰年逢世變人事如蟣蝨憂端常煩洞頭垢不暇
櫛橋烏終歲飛況復無寧日方春暫返耀決辰臥
蓬蓽天風倏吹衣輕易復一出旅巢乏安枝如意
十不一七衮能幾何日月過箭疾夜深不成眠吟
蟲助唧唧

淮城酒味薄酸澁如敗鏖一千沽一斗聊欲紓慘
悽壺傾不成醉羈思古達士山林卜
幽棲暴背坐門蚊看雲閒杖黎理亂耳不聞莫藥
無端倪紛紛彼俗子諮笑勞夏睦安知萬世下清
風想夷齊

以竹院逢僧爲韻集杜工部句贈鶴林
老別流禪師四首

卜居朝靜處采藥山北谷鶴下雲汀近逕轉山田
熟回首望松筠登危聚麋鹿興深終不渝日暮倚
脩竹

松門耿疎影天黑閉春院長風中怒號白日遽隱
見惠遠德過人秀發吾所羨晤語契深心風牀展
書卷

道林才不世離別重相逢會面慰我久觀身向酒
慵寂寥人散後結構坐來重況乃氣清爽娟娟林
表峯

浮生如過隙世故奔相仍暫憩林下鞅遠訪雲端
僧願聞第一義將衰棲大乘清談有滋味小子得
無承

題王謝燕游圖爲楊少監作

犧牛石馬出寶圖百年江左一夷吾西風不受元
規汚八鑿指日還舊都天時人事重嗚呼翠幢金

節聊燕娛堂堂玉立森戟纍猶似拱揖簡閣公
乎公乎眞丈夫　右王茂弘

夕陽亭中語未已一合乾坤匝蒼生望公公
不起攜妓東山玩山水神州陸沈寧不恥正賴絲
竹陶寫耳淮淝風鶴緜密指固應孩視桓元子吁
嗟公乎眞傑士　右謝安石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古詩

暇日飲酒輒用靖節先生韻積二十首

世路日已迫吾行將安之醉鄉無畔岸俗儔太古時一壑昔願受或者當在茲在茲竟卜築何爲復狐疑但得酒杯在無謹還可持

鼓刀戰牧野采薇餓西山出處各有意喋喋俱空言不如得美酒一醉終餘年賢愚死則已死去知誰傳

嗜酒有何好酒酣見真情忍斷杯中物而留身後名名譽外物爾醉乃得此生神完氣不懾墜車終莫驚何必事輕舉空同師廣成

餌香魚深逝弋鴈鴻高飛商皓雖寂寞幸免阮焚悲云何客鄉輩逐去還依依一朝數黃犬骨肉異所歸貴盛能有幾轉眄倏已衰衰榮苟如此得酒無相違

山林厭岑寂城市嗟庳諠醉鄉有佳趣其地幽且偏清商叩前林白雲依遠山漁樵二三子朝暮相往還舉酒坐爭席亦復多至言

成綺

三閭愛秋菊浥露餐落英獨醒鄙衆醉乃覺非人情楚亡如屢仆一木那支傾離騷固憤切聒聒如蚤鳴舖糟何必惡一醉觀我生

霜松無悴色春花有餘姿勿以春花妍棄彼霜松枝悠悠風塵中始見達士奇公田可種秫弦歌聊爲意倦即歸去五斗何能羈

涼飈起木末尊酒聊獨開開尊念故友亦復傷我懷翻然蹈東海甘與時世乖豈比爲佞者日夕常栖栖如何事與跡零落歸塗泥誅姦無董狐志怪空齊諧安知萬世下善惡無謬迷不如日飲酒勿使腸九回

輕風颺高幟搖搖城西隅扶藜沽一醉雨霽泥滑塗欲借東家驢泥滑不敢驅歸來取敗檻悵然憑其餘一醉不易得醉鄉真可居

昔爲飢所驅東書涉遠道俛仰四九年少壯忽已老引杯沃衰顏杯盡顏復槁人生如電露安得長笑好所以彼至人達生以爲寶形全精不虧高蹈八極表

醉中忘世事猶有酒醒時未醒輒復醉乃得與世辭伯倫頌酒德佳趣端在茲云何禮法士聞風獨遲疑濁酒聊可恃淵明不吾欺去去勿復道有酒

吾中之
百年三萬日已入桑榆境況醉復幾時而今終日
醒爰絲飲亡何此事要心領有錐姑處囊無用求
脫穎霧豹亦何葦傷生枉文炳
淵明昔閒居偶爾白衣至開尊得美酒忽焉遂復
醉醉語聊自娛辭多失詮次安知後千年乃爲世
所貴詩雖有餘音酒亦有眞味
妻涼三徑中中有一畝宅庭多鳥雀誼巷絕車馬
跡臥病與世踈傾仰踰半百何以銷我憂美酒浮
大白獨欠高陽徒臨風增惋惜
昔我事決科窮年抱六經桑溟忽已變栖栖竟無
成歸來請學稼平賈充過更徵絃柱空壁複襭留
前庭中夜耿不寐惟有寒蛩鳴不賴一尊酒何以
紓吾情
園中有佳鞠含英待秋風惜哉無美酒對此時一
中誰如王刺史殷勤遣龐通悵望復悵望雲山挂
天弓
五十近衰境所戒當枉得永懷叔節輩三者一不
惑寸田日數畝常恐易荒蕪酒國一醉終餘生不語亦不默
枉昔盛壯時爲貧亦求仕終然返故廬謀道不謀
己豈不憂飢寒折腰固吾恥左手招夷齊右手揖

綺里何必駟馬車策動耀前紀時行吾則行時止
吾則止行止未有滓醉鄉差可恃
道喪聖復遠姦僞紛亂眞山林有逸士但飲曹參
醇寧著潛夫論有死不美新豈不羨爵位比肩蓍
董秦生爲朝中英死爲泉下塵奄忽隨物化營營
徒爾勤不如寓之酒日與糟丘親秋渠溜宿雨園
蔬含土津西郊澄霽景柴車行可巾有客乃覓醉
不問何許人

課僕詣田所偶用淵明庚戌歲九月中
於西田穫早稻韻

人生念何事方寸繇憂端憂端日須洞胡不思自
安富貴等電露夐滅無留觀百畝雖已隘朝耕夕
復還秋風稽寶賓十口無飢寒何爲苦役役而欲
事所難所以沮溺徒不受名利干行藏隨用舍千
載師孔顏作勞有餘暇柴門晝常關斗酒且自勞
此外無足數

連雨獨坐旅樓有作

淫雨彌半月河流漲通衢舊畿十萬家太半憂爲
魚旅樓起復臥神氣鬱不舒牀牀苦漏濕豈暇論
侏儒緬懷十載間滄水頻三吳三吳弄一壑平陸
紛施罥老羸委溝谿少壯泣路隅鬻賣及男女展
幾活須臾民窮已到骨乃復剝其膚自天發明斷

元愚隨就誅疇咨用稷契踏世當黃虞政擬瘡瘝
寥詎意疾痛呼陰陽繫調燮此理信不誣寄言秉
均者治安宜早圖

爲郭元德題和靖探梅圖

祥符眞人謂王嘏四海八荒春意足孤山山小不
容春十月梅花破寒玉風流詩老癖愛梅拂曉騎
驢度山曲呼童忍凍折南枝香滿吟窓伴幽獨到
今寫入畫圖中骨冷神清炯雙目蕩蕩巍巍堯舜
天外臣巢許誰羈東前年我亦訪湖山山色湖光
竟塵俗荒墳三尺走狐狸那復寒泉薦秋菊眞祠
併入梵王家香月亭前馬牛牯水邊籬落忽橫枝

遙睇猶艱況斤斲雞園釋子皆應鳥騰挾彈揚鞭驟
平陸倉皇走避尚遭嗔賽衛何堪共馳逐三百年
間一夢同人與梅花幾榮辱牛背水邊籬落忽橫枝
外飛來兩黃鵠

次韻蕭靜安元夕書感

龍山倘晴昊龍燈照澄川良宵重三五輦路凝非
煙一從桑溟改春花謝芳妍銅馳暗荊杞觸目興
悲憐芸芸百千態悠悠二八年金吾縱弛拆相府
誰歌蓮九衢燈火市愁雲暨窗天管窺東入海樂
毅北去燕伊誰載美酒醉我東風前長策散廣隰
晚棲周賢壘所嗟世路迫人事多變遷歸來臥蓬

車聊復草我玄

小樓詩爲湯計議作

英英人中豪歲月閱江浪胡然搆小樓不臥百尺
上跂予一登臨規制差可尚座中容六客窓外羅
萬象雲煙互吐吞岡阜相向往背嚮誰云眼界窄頗覺
形神王乃知人間世小大俱幻妄壺公家一壺維
摩室方丈擬茲十二樓鐘鼎視杯盎鵬鷃同一適

郭元德席上賦紅牡丹分韻得粉字五言十韻

桑田變滄溟泰宮雜蒿萊董霸臺猶得韋龍誰寄天津
隱寒帷窺董園撥根認洛壖墳亭亭一萼春風露洗
塵笑朱櫻桑赤瑛絳蠟照紅粉莊嚴富貴姿漏洩
造化蘊主人戲斑衣領客醉芳醞橋梓森南山知
謂遊隱奔綴席已形穢哦詩謾營吻起舞呼烏烏
君當恕楊惲

贈月蓬戴相士

雙眸炯炯秋蓬月十載聲名動京闕隆準龍顏曾
爲開襲頭鼠目誰櫻揆我聞論相先論心此語古
傳非恍惚悤悤閒談笑覓侯封渭水垂綸飄白髮膽
肝益跖以壽終翹蓋楊韓貴斧鉞相形相心兩莫

憑使我向空書咄咄年來四海一鼓鼙蕭艾騰芳蘭笳歌宣室寧無賈誼思俟門半卻楓衡謁君歸若見袁李徒造化龕藏須剖劂我今自分老山林渴飲壑冰飢食蕨但煩一語抱璞人莫學卞和遭再刖

跋韓仲文所藏史共山草書

公孫大娘舞劒器張顛早悟回翔意學書學劒雖不侔用志凝神固無二璀也得筋靖得肉聖趣誰能一蹴至我生憂患緣知書教兒僮使通名氏春蚓秋蛇自結蟠莫向兵曹甘委贄煙薰屋漏玉軸牧何許天風劃飛墜讀一遺二口若鉗大草閒臨真自愧雖然非古空壯雄要是逢場聊作戲魯公懷素俱已僊世指周奴笑羊婢詎誇棄筆如立山天閑劍藤煩數喟捲還鯨錦心和平塵席黎美固吾事

古意八首

丹穴九苞鳳荊州一角麟聖明久不作舉世誰見珍紛紛賀廈雀遞復爲嘉賓嘉賓著鬧簞瓢鳳何縣馴

眞玉名以石貞士誣以詐古今率皆然何事獨悲咤嗟哉爾卞和智乃在褒下曷不韞匱藏待此連城賈

麾戈指白日駕鴻凌紫煙終然竟無補空羨龜鶴年古來有介士采薇首陽巔雖非鍊五石名與日月懸

孔明感三顧幡然扶漢家一朝赤星隕竟使蜀婦鬟雄圖雖未竟萬世常咨嗟老瞞志意滿一笑蠻觸蝸

宋人得燕石寶爲希世珍周客掩口笑乃復遭怒嗔闔茸竟尊顯賢聖多隱淪人物顧所遇何事徒悲辛

突決華棟焚鷁雀自娛樂風橫喬木顛藤蘿尚棲託鳳鳥固識時朝菌不知朔倣倣何人鼾曾次爾蠭衙

神龍失靈淵鬐形在勺水勺水不可容又復制螻蟻一朝駕大霆膚寸雲萬里始知勺水龍沛雨有如此

鼓鐘樂爰居藻棁居大蔡雲罍駟背人一生饜粗糲長鑱耕黃獨短簑釣清瀨富貴等浮雲達生誰芥蒂

贈丹陽邢尉

孟郊尉溧陽曹務緣詩廢徘徊金瀨傍府以假尉代一生坐詩窮酸寒見餘態邢君世業儒才猷乃祜君乃祜下曷不韞匱藏待此連

奚奴佩扣門索我詩丁寧至于再我老學殖荒久嗟詩力退腸肚縱煎熬燭落筆與時背況復風雅衰淫哇亂鄭邶濟南名士多此語出前輩我昔交數公夢寐想風裁西窻剪殘燭顧影寸心痗北渚凌清河平疇接海岱子行賦歸與我實增感既為我謝故人德音幸時達

貓燕行

蒭飛晝梁貓越屋飛走性殊豈相毒飢貓攫燕欲何為燕比他禽況無肉可憐乳燕未出巢探頭伺乳聲朝暮母去不歸子飢餓柔而害物嘻汝貓汝貓不仁痩何罪我思里人為心痗父逃官逋母繫

官悍吏催錢夜打門一朝母作潇中瘠三女一子家四壁官司株連尚不休諸孤駢首為衆囚傳聞詔書復逃戶日夜瑩望其父父存父歿竟不知此冤此苦蘇何時皇天覆幬均四海人靈萬物為物宰民之無祿天薦瘥況此微物知奈何呼童屑米哺乳燕一夜哀傷淚如綫

沽酒行 乙酉四月作

去年斗酒貫三百路逢麴車常嘖嘖朝來啜糟暮食鹽汲井煎茶待佳客爾時石林十二千仍更五千籮石麥米麴柴薪價倍增酒價雖增欲誰責昨秋一稔天所憐甌窶刈穫過良田大麥小麥今又

孰巖經髽鬌書有年年登米麥塞市廛官酒定價那增錢一朝酒家悉閉戶斗酒更欲沽二千道逢醉者驚相顧老夫倉忙問其故答云近日添課程去城十里皆官庫豈惟酒價今日增明日十千賣石醋乞漿得酒良已難或者乞醯鄰亦怒君不見昔時三百青銅沽一斗坊外酒徒猶忍口

陪趙明叔侍御游茅山次韻二首

夷言衛侯說土風鍾儀操百年等逆旅南北俱勞勞何如事幽討杖藜舒步屧陶上山拾瑶草下山折簪茅尋我煙霞朋締此金石交胡然自局趣顧影悲鞏鮑歸去來山中山中有松醪

縞衣漢使者答鉞嘗再操六條寵更膽一飯思民勞翩然拂衣去訪此華陽陶蒼煙攝松檜白雲露菅茅重岡暖靄合平疇遠風交我愛龍池水願君酌霜匏商巖沛霖雨越流化醇醪

次韻麟洲龍仁夫游三茅山

朝行良常南暮息良常北山水互縈紆松檟相依綠尚擬效古人夜遊迭秉燭嗟我獨何為紅塵走車軸有如嗜飲者性命寄芳醁時於茅檐下支頤望浮玉或夢泊西巖及湘然楚竹終然纏世故欲往竟未卜安得乘天風翩翩出囂俗士生一世間衣食貴裁足誰為翔高鵠誰為冲霄鵠暫將與子

游保此受命獨

次韻龍仁夫種菊二首

憂來感人心把菊行東籬悠然南山句憶此刪後
詩詩亡絶遺響菊在餘幽姿麟洲有達士與菊心
相期左揖隆中老右揖綿上推汎此忘憂物聊以
供吾私眞樂未易識勝事空自知金風撼鳴金
英粲粲垂我欲從子醉不羨高陽池焉知義熙後
此會非今時

種菊東籬下菊密荒蹊疎籬撥英泥墜露想像淵明
詩猗嗟子龍子磊落山林姿欽翹二三客異郡同
襟期而我何爲者俛首供丁推寧復飲我酒歡飫
髮颯已垂何能借九翮一朝奮天池但當對菊飲
均嬾私乃知意氣合豈計新相知蹇予久衰曳素
與君賓醉時

題白廷玉所藏白馬圖

八尺龍駒蹄削玉霜毛雪鬣超凡俗驕嘶顧影食
場苗朝暮逍遥在空谷詔書斂下徵騏驥香街紫
陌驚行人金環壓轡出天廄不數駑駱驪駟駒三
品豆匏飽終日終日不鳴鳴輒黜何如不榮亦不
辱

次韻陳彦實醉中雜言

維騰霧簸圍雲全玉質悠悠廣陌塵拂拂征途客征途渺無際人壽不滿
百百年復幾何鬢髮早已白無由玄擾擾終
奚益富貴勢熏天忽作冷灰寂突兀樹豐碑猶有
金石厄所以賢達人萬古等朝夕俯仰宇宙間但
恨酒杯窄持杯輒酣歌那暇寸陰惜

水墨蘭

三間一朝蛻九畹千載荒茫茫天壤內春在桃李
場幽蘭有貞質轉泛欺臭芳寧受緇塵染尚餘風
露香乃知德勝色不采庸何傷

病中謝親友四首

昔年居窮巷門多長者轍一病踰十旬意可雀羅
設往來問死生多謝跡不絶敗夫逢僕隸慰問猶
切切嗟我何人斯才薄德又劣何以報諸公寸心
常激烈

生平性嗜客病不廢應酬終然瘦骨立欲語氣不
收客多語嘈雜兩耳鳴啾啾登牀就偃息客語或
未休客意豈不佳而我自作憂奈何坐客去牀下
多蹴牛

病骨瘦嶙峋偃臥難帖席一夕三四遷起坐長太
息大患緣有身無身更何疾從今事委蛻夢覺非
所擇須臾忽瀟然又到華胥國何處發晨鐘眈眈
霜月白

一病連三月肥甘寧得知醫復戒食鹽鹽食非所

宜素餐幸無刺餐素將何疑因思喪亂際黎民多阻飢朝餐乃木葉暮食乃樹皮我今食無鹽早晚白玉炊稅誓首謝蒼天揆分恢過之

右四詩作於易簀之際蓋至元癸巳三月十有三日晡時也黎明遂厭人世今二十年矣覽之愴然不勝襄義之感不忍廢去孫子庸泣血謹書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律詩

金山寺

僧舍高低見潮音曉夜聞倦凡一水隔淮浙半江分鷁泠山腰月龍噓海角雲曛曩端不動人世幾紛紛

題山莊寺壁中

曲肱

門掩青苔硯掩塵曲肱隱几自觀身已憐白髮無公道獨喜清風似故人躍馬臥龍俱寂寞盟鷗狎鷺莫逡巡東屯澗水通畦稻植杖看耘意更眞

舟過桐廬作

三年常作客幾度滯前川山合疑無路煙回別有天虹分遥電雨風裊近虛煙歸路知多少啼鵑雲樹邊

陳索郎灘

去國踰千里辭家過十程飯炊雲子白酒醉索郎清梅挾秋江駛帆開暮靄輕聖明方在御何地不升平

行壽昌道中

山邑少桑麻清谿卷素沙岸崩橋半斷村僻路三叉廢渡留芳草深溝臥古槎老翁苔石坐猶自問

庚午讀邸報

西北千戈倖未闌蒼生誰與破愁顏南聞高議雲
疊上又見投身瘴海間天地十年氛霧暗江湖萬
里鬢毛斑欲尋酪酊判豪飲郊外旗亭半掩關

聞築鹿門

干戈又繞鹿門西清夢猶應憶鼓鼙可歎遲遲誇
二鳥卻令經濟屬三犀腐儒閣事惟高目墨哲知
幾莫噬臍块莽氛埃何日淨春江飛雨漲芹泥

金陵板橋別弟

江郊憶舊廬近爾復躊躇別慣不形夢情多懶寄
書江湖歸棹遠風雨夜牀疎杯酒慈顏悅離愁賴
掃除

古寺

古寺接荒城浮圖倚太清松環嵐翠翦泉激澗虹
明僧定花開落人行鳥送迎西枝如可上吾欲證
無生

秋日客中

楓落秋江塞鴈賓客懷依舊憶鱸蓴百年三萬六
千日半世東西南北人蒲目空村爭虎豹何時高
閣繪麒麟縣來管葛皆天意帶汗泥塗任此身

書齋

寂寂書齋萬慮空恍然赤甲古城東烏呼幽夢日
方午花惱醉吟春正中軍將送茶驚諫議門生載
酒過揚雄能詩識字皆爲累閒殺江頭獨釣翁

贈靜齋禪伯若淮

兩翁今古妙經綸續續家聲屬後昆黑髮珥貂依
日月金羈絡馬半乾坤千年帶礪河山在一脈詩
書禮樂存我本信菴門下士秖今彈鋏向誰門

常山道中

縣古浮梁外沙平草樹秋遠山明去驛驟雨咽鳴
鳩岸狹水痕漲雲歸暝色愁誰憐蘇季子塵土涴
貂裘

驚鷺林

客久勘數簽尋幽洗客襟青煙揚柳岸白酒驚鷺
林當户孤峯秀環溪萬玉陰留連不忍別月澹砌
蕤吟

白兎山菴

清江田舍已悠悠謾結茅茨傍小丘月冷雪窓迷
朴樕山連煙草叫輈輈了知世事同槐蟻何有機
心到海鷗卻笑東坡老居士一生隨處賈胡留

次韻朱子厚九月十一日見寄三首

三載干戈隔勝遊江山依舊鬱相繆蓼吟砌壁莓
苔古鴈落汀沙草木秋畫角飄江猶北固白雲飛

岫認東甌凭高望遠心如醉風岸烏巾雪蒲頭
凄涼風雨暗山微夢裏歸與迄未歸檀欒不抒三
代遠江山如故六朝非讀書老去翻成癖煮字從
來不救饑短褐長鑱眞活計載芟何日詠春祈
霞政緣誰鬢絲一夜三千丈甚矣吾衰如此衰

登六和塔

僧舍倚松北浮圖界竹西江通巖瀨遠雲壓越山
低槐里三原隔襄城七聖迷臨風悲往事月落凍
烏啼

客中別友

語別莫忽忽情懷彼此同山川秋色裏風雨客愁
中故國俱離黍勞生共轉蓬鼓鼙聲一發何處是
遼東

次韻簡黃監簿溥宗三首

流年暗數手中蓍短髮鬖鬖每自悲金甲牙旗非
昨夢黃龍白米慰朝飢山河萬里歸
新主湖海三年隔故知唯有浣花堂上燕春來依
舊不相遺

桂樹團團蒲故山一尊風月羨君閒交游副墨落
誦裏詩句生民清廟間我輩無才難用世故人厚

藏肅殺中乘興俚思游劍曲狼烽明滅又天東

哭塗移愚教授

北固登山屐西園載酒船論心今一世握手後千
年湖海風波惡乾坤雨露偏無因見宿草流淚漲
黃泉

春日苦雨二首

磯車雲起走豐隆河伯重驅十二童山竅號風雷
破柱海門翻浪雨飛空一春狂犬吠日出三月老
農愁歲終斗米換衾窄計直卻疑委蓁管數人停杼疑
日日盲風怪雨間百花顦顇委蓁管數人停杼疑
翻海河伯移宮欲近山裹飯有誰來問病挑燈老

我獨愁顏九疇何日重浮洛川鎖支祁鼎鑄姦

金壇邑中作

菰蒲風起雨濛濛萬室參差浸碧瀾一鶴歸來城郭改二龍飛去洛波寒松迷舊逕猶存寺蛙聒新畬總爲官卻喜故家文獻在半從鞍馬半儒冠

次韻陳登父挑花

臺隸羣芳散綺葩繁枝密幹蔚交加武陵谿畔疑秦人洞濯錦江頭杜老家風攪亂紅春過雨露滋微豔曉籠霞長安重到應惆悵寂寞玄都燕麥斜

贈蔣文學三首 蔣自號蘆漵漁鄉

車聲馬蹟任營營蘆漵襄羊境最清萬卷圖書雙鬢老五湖煙浪一舟輕忘機已信馴鷗狎洗耳那愁鬬蟻驚更喜甌窶秋水足倘風扶杖看春耕

鬲眉鶴髮一詩翁肯伴漁夫理釣筒蘆漵柳塘新漲外竹籬茅舍晚煙中鄉書再捧衣猶白村酒頻沽頰借紅萬事無言歸一笑仲車元不是眞聾

憶昔攜書袞繡堂扁舟曾此濯滄浪蒼龍飛去未成雨老鶴重來知幾霜人物半凋嗟世事典刑猶在得詩章何當去卜西林隱同汎漁舟夜擊榔

記夢

雲封槐里黯平蕪無復魚燈照玉鳧樂奏馬驚猶矯鼎成龍去莫攀胡老歸燕國常悲隴蜀翁

河偶得圖淳景布衣今白髮西風搔首獨踟躕

午睡

赤米黃鑪雪白鹽圖書蒲榻絕韜鈐百年無補孔融愧三葉不遭顏駟潛去住任如巢幕燕閒闌誰學上竿黏幽居暇日知何事一半清談半黑甜

泛湖

閒居散人事一舸泛長湖夜雨半篙行春風十幅蒲功名挹國夢身世轉川圖艤岸逢林叟清談日又晡

金壇郊外

散穉過平堤前村雨一犁草荒翁仲立樹密鷓鴣啼

幽棲

八月十五夜

捲盡頑雲玉漏中月華如水浸層空一輪圓缺常時見萬里陰晴此夜同寥自秋風轉蓬地遠歸心折尚想霓裳舞舊宮

觀潮

疆弩驅潮水爲東昔年此地識英雄素車白馬空明上青蓋紅旗滅沒中十萬軍聲西塞月三千鬼哭浪北溟風乘槎有約終須去見說銀潢與海通

古琴一張徽絃不具持贈劉漢卿經歷

因賦

枯桐三尺聲龍紋爨下薪焦徧未焚七弦已開猶渾沌一絲不掛絶聲聞至音澹薄何如默大道希夷豈在文持贈要知絃外趣美哉斯意憶河汾

閒居即事

塵外江村野老家窮年元亢笑藍蝸素琴橫膝一篇竹作橋看蟻渡種花成塢聽蠭衙閒中自有經綸事寄語時人莫笑譁

次韻陳登父小樓述懷

慷慨悲歌續五噫等閒觀物倚筇枝士龍瓦屋西頭住吏部霜螯左手持湖海悠悠空拓落風埃冉冉王粲寂寞歸與理釣絲

通津田舍

汀葭江芰兩依依鷗鷺相親寂不飛僧入翠微雲伴去牛耕白水犢隨歸古今賢聖多蕭索生伯千戈有是非老病憂時心力弱可能此地得漁磯

游鶴林寺

步屧叩禪扉春山碧四圍天高黃鶴遠僊去杜鵑非拂石雲生袖捫松露濕衣幾生通佛性一音逐忘歸

客懷

客懷元自惡歸思浩無垠愁織窓前草情凄聲曲

頭十年紛戰伐四海暗風塵故舊無消息西風淚滿巾

夜坐

蒲團疊膝誦南華蓮勺燈明細吐花客有可人期不至鄰無美酒夜難賒瀑星釀雨愁飛鴈枯木號風怨宿鴉自笑不眠還不倦城頭鳴咽又鳴笳

次韻陳登父送春有感

同谷歌殘返舊廬園廬寂寞半蕭疎憂時頻覺愁如海對客何能醉似泥春去春來人漸老城南城北望猶迷鼓鼙一槃狂旗蒲何日車書混棘闈

臂疾示兒

臂疾侵淫骨半枯蒲團趺學跏趺宋清藥券償未了司業酒錢來便無湖海漂零銷壯志風霜荏苒上吟鬚征遼挾矢知無分老向新豐倩汝扶

閒居遣興

數間破屋玉川家紗帽籠頭自煮茶萬卷圖書三尺劒半窗風雨一池蛙詩情寂寞腹無稾老態侵尋眼有花鼎鼎百年成底事醉鄉端的是生涯

次陳登父中秋遊古竹院韻

閒過竹院聽華嚴結願清香發舊菴瀕氣半空淨桂魄涼風三逕拂松顱酒闌野興歸長笛吟罷秋聲落短簷終日昏昏眞醉夢幾時游屐更沓黏

樂天老矣放樊蠻鷗羨忘機鶴羨閒後步當車休下澤漸愁得酒即中山些騷豈敢奴僕命伊呂元非伯仲閒兀兀支頤秋又晚亂雲斜日澹煙鬟

養拙

養拙柴扉百慮疎天光雲影亂秋渠一牙搖動未妨酒兩眼昏花猶嗜書陶令但知歸有菊馮諼忍歎食無魚閒中滋味君休厭門外紛紛幾乘車

無題二首

杯酒河橋餞去蓬誰知此別竟西東陳駒冉冉歲華改樓燕飛飛春事空珮冷江皐淒落月笳吹朝漠動悲風芳蒐寂寞揚州路后土瓊姬恨畧同

花柳亭臺半劫灰故人淪落共徘徊湖光山色西施艇水影月香和靖梅鴻蹋雪泥猶記跡鶴歸華表總成哀一尊濁酒和愁酌淚灑東風醉玉頹

正月十日理髮三首

多病多愁鬢已星更憐詩骨瘦嶙峋僧簪百錢桃杖但求醉五斗折腰良不能徒步幸無官長罵浩歌聊襲散人稱世情閱盡忘今古一合乾坤幾廢興

寂歷勞生數轉蓬百年彊半走西東從師謾學屠龍技報國元無汗馬功二頃有秋生計足三杯近卯客愁空兒童相見從相笑兩鬢絲絲一老翁

晨梳白髮照青銅歎息光陰過眼空一市少年羞梅下三朝新婦閉車中酒逢知己猶堪醉文不驚人莫送窮天下士憂天下事肯將飛伏較雌雄

送王舍人之燕山

柳媚花明二月天金羈絡馬路三千鱣鮪得意縱溟涬蠢蠢蚓無知鬧坎泉今古不磨惟正理是非何必待他年離騷已信多忠憤珍重毋忘鴻羽篇

游宣慰載酒泛溪即席有作

五載緇袍憶故人春風吹鶴過湖濱樓臺冷漫兩鈴水天地清無一點塵襟底空疏今杜牧井中投轄舊陳遵萬方一弊吾安往讓許誅茅竟卜鄰

陪游宣慰游雪歸賦

隃望平山碧四圍鵜鴂啼處見柴扉白蘋風起雨初歇綠葉成陰春又歸野外樵夫紛避道溪邊鷗鳥獨忘機深杯百罰人扶醉一枕西軒月滿衣

次韻簡林紹先諸友三首

官路風波渺望洋幾人赤馬旦蒙霜便便懶是誇經笥嗑嗑從渠笑酒囊花柳春風朝步屧孤蒲春水夜鳴榔人間別有桃源路肯爲浮榮替戾岡

納納乾坤萬彙滋同聲同氣自相宜江山今古幾興廢湖海交朋屢別離落月照梁疑太白西風揮扇障元規老來萬事如泥濁一笑論文愁自知

載酒湖山憶威年可憐風物竟凄然杜陵野老哭
春日空谷佳人倚暮天禾黍離離迷故國推旗杏
杏倫南倫虎皮何日包弓矢老爲義黃受一壓

客窓夜雨

世路驅馳力不任老來世路轉嶇嶔小窓一夜芭
蕉雨倦客十年桑梓心黃紙紅旗違壯志青簑綠
酺笑孤斟故山何日眞歸隱硐水松風直萬金

息齋王教授挽詞二首

黃鶴山前蛻骨僊閑餐玉藥漱珠泉酒酣拓戟老
工部官冷無氈貧鄭虔四海風埃方坱莽一生歧
路幾迍邅公今得向揚州死況復騷車過八年

昔年牀下拜龐公數樹梅花一畝宮寂寞吟情頭
盡鶴摧頹病骨氣如虹秪今有子能傳業誰念無
錢解送終千古幽扃鄰牧憤遥憐瑣珮月明中

梅雨

宇宙冥冥四月時小齋吟眺苦低垂江城地僻莓
苔老山徑雲深草木滋密霧蒙蒙籠翠幄輕煙冉
冉散青絲楚宮幽珮勞魂夢西望巫陽秪自悲

老病

老病幽棲覺懶吟眼觀時態獨關心古今不泯春
秋筆天地難欺暮夜金幸有別腸堪貯酒未愁短

髮不勝簪柴門一閉從春盡桃李飛花葉文陰

遣懷

搔搔乾坤幾戰塵南山北閣意逡巡貧思隱語呼
庚癸病怯流年避已辰三顧恐無開濟術百年須
了去來因鹿門有約吾將隱倚杖看雲老此身

律詩

送劉伯宣尹松江府五首

來往燕鴻異道遊鵬鷁同古交千載上餘論六經中

中瓜渚茅檐月蕪城柳岸風寸心談未了擢士莫忽忽

宦途昏昧濛達士久悲絲汲直世多忌父清人不知

知隆汙俱合道行止要隨時富貴眞糞壤鼎彝

兵燹三年父瘡痍百姓同政須隨日化心要與天通

刻木期難對屯膏施易窮松江三萬頃孟水愛

任公

事叢緣罔密意廣忌才踈浩浩皇風遠遲遲化日舒

俗移三紀後德洽百年餘擿伏非仁政生民本

一初

蕘鮮知政理屢稀識民心土壤分南北詩書亘古

今遐方猶戰伐癰老正呻吟三尺焦桐柱煩公發

至音

次韻崔郎中遊西湖

萬頃湖光一葦杭畫橋橫接舊堤長松環九里煙

雲濕梅壓孤山水月香梵宇琳宮增突兀銅駝金

谷自淒涼悲吟一夜頭添雪慚愧崔鴻在洛陽

范仲山以礪谷居自號爲賦二首

山林朝市兩相忘寂寂幽居興味長雨過竹侵書

帙淨風輕花落硯池香三杯卯酒醉未醉一枕午

窓涼更涼人境結廬元不俗淵明何必定柴桑

丘壑中間著幼輿何如此地卜幽居基聲夜靜客

飲酒花影晝閒兒讀書塵世覆蕉多得鹿癡人緣

木更求魚先生夢覺渾無事一笑浮雲指太虛

山房遣興

三徑嵐煙護碧苔地無高下總栽梅花隨流水遶

除去雲共好山排闥來月冷蛙聲誼鼓吹風清蟲

氣聳樓臺過逢況有侯芭在白首玄經未足咍

遊靈巖

躡石捫蘿一徑通凭闌極目思無窮川明竹樹蕭

疎外人語煙雲杳靄中風月五湖西子舸樓臺千

古梵王宮艱難隱遁尋幽憩晤語無人憶贊公

次韻趙提舉二首

白首玄經病子雲感時懷舊獨霑巾十年戰伐多

新鬼四海逢迎少故人上苑驚花非昔日曲江蒲

柳爲誰春湧金香酒甜如蜜蒲眼沽來莫厭頻

寂歷謀生後計然已將窮達付蒼天徂公往自計

朝暮徐巡但知中聖賢歲月催人如過隙功名隨

世任先鞭紛紛燕雀驚鷹隼誰識圖眞在左綿

山林樂四首

山林何所樂忽忽遂忘歸江闊天低水山深霧濕衣青蟲當戶織白鳥背人飛野性因留滯非干與世違

山林何所樂佳興四時同琴寵庭留月酒殘松度風鶴歸蒼漢外猿叫碧蘿中却笑磻溪叟區區理釣筒

山林何所樂枉琴書醉買中山酒遊乘下澤車結交忘鹿豕分席混樵漁何必桃源路方爲隱者居

山林何所樂幽處兩三家曲徑新移竹疎籬舊著花嵐煙千嶂合野水一橋斜誰道無音樂漁陽有摻撾

淮楚絕無行樂地萬柳池邊有開元小寺稍潔因載酒約淮上翁荀桂和林紹先諸友同遊

宮畔梵王家蟻浮臘味杯行酒鶴避晴煙竈煮茶客裏招邀慙草率座中露洽笑蘭閨杖藜歸路西風晚一抹寒林萬點鴉

次韻夏楚材登山陽故城有感

金粟松推故國荒春秋未作歎詩亡十年漂泊家千里百代興衰夢一場蹟浦風清波鴨綠漵梁春暖酒醺黃相逢且盡尊前醉莫遣愁多白髮長 濕梁

初度留山陽

淮南國偏旌旗九日明朝有所思元亮暮年書甲子靈均初度憶庚寅魚龍寂寞秋江闊豺虎從衡客路危歸去白雲堪共卧萬山深處結茅茨

時在山陽城外十餘里多笑酒肥腸市沽故云

答淮上翁二首

風雨淒淒戰客衣長淮東去鴈南飛碧山學士老復老芳草王孫歸不歸尊酒細論悲昨夢囊書空負笑前非木奴千葷侯千户早晚應須賦式微

京江語別十三春宇宙茫茫幾戰塵客路秋風欺白髮陰房夜雨濕青燐杖藜歎世悲誰子懸印朝天少故人回首鹿門思舊隱荒墳宿草更沾巾

爲澄齋劉先生云先生名弓字器遠

懷林紹先三首

長淮衮濁瀾春半尚嚴寒久客愁無寐懷人醉不歡讀書狂李白忘事老師丹何日歸林下悠然飯一簞

歲歲苦攀鐙飄然雲水僧星霜變玄鬢天地有青蠅留滯慵僮僕懷歸畏友朋求田端有暇誰復問陳登

羈懷不自慘明日又花朝我畏杖藜遠君難折簡
招愁長憐髮短室遍歎人遥剪盡西窗燭憑誰慰
寂寥

寓山陽天慶觀作

紫氣浮關悵客情琳宮贏臥絶逢迎長廊夜靜蚕
吟苦古殿秋深鶴唳清勾漏丹砂何處問藍橋雲
液爲誰傾捲簾殘月斜窺牖街鼓鼕鼕又五更

次韻陳教授見寄二首

黎牀聽雨臥雨霽抱琴行古徑荒苔合秋渠墜葉
平流年悲鴈影往事咽蛩聲誰識玄都觀劉郎舊
有名

江城五舊隱今歲喜秋穰一頃南山豆千畦負郭
薑看雲扃戸晚對月引杯長他日憑魚鴈猶堪話
楚狂

送程道大歸新安兼簡憲使盧觀道學

士四首

勘客思歸整飾鞍班荆祖道駐江干浮雲流水別
離易明月清風會晤難攜手荆榛君休羨得馬還將失馬看
關莫求官諸公衮衮君休羨得馬還將失馬看
十年故國秦離離一日翻然賦式微儒服政憐山
鳥怪機心何獨海鷗飛山中朝露閒觀槿嶺曲春
風自采薇蒼狗白衣從變化是今非昔昔誰非

我生慙愧貢胡留暮鼓晨鐘復報秋萬里橋南存
舊宅十年客舍尚并州青山是處堪埋骨白髮新
來漸滿頭此日送君何限意長江萬折有東流

戔戔束帛貢丘阿有幾英雄入網羅少室山人徵
不起貞元朝士已無多聲光赫奕埋輪使音調淒
清扣角歌傾蓋相驩應恨晚喬松千尺有綠蘿大道

次韻程道益見贈二首

此生慙愧馬牛襟返鎖柴門歲月深避地管寧甘
白帽登臺郭隗自黃金風霜漸老騷人鬢天地元
知國士心卻喜程侯晚相遇長魚碧酒共清吟

十載時艱淚染襟餘生幾擬託幽深匹夫無罪空
懷璧校尉有官從摸金老去風塵猶眯眼春來藥
裹更關心草玄作賦吾何敢梁父吟成秪自吟

病中三首

病來十日閉茅廬孤負吟詩與著書牀下不知牛
是蟻濠間誰識子非魚羸形分絶麒麟畫老境堪
同鹿豕居坎止流行隨所寓分明天地一蘧廬

腐儒羸病中賦就但應增
腐儒羸憊無功一月兼旬臥病中賦就但應增
肺渴撽成元不愈頭風移心有法難忘藥折臂無
緣定作公世事漸艱吾已老脩然夢不到槐宮

婢辱本草犬迎醫二豎驅除去復隨衰老維摩常

示病瘦生杜甫不關詩門堪羅雀那容駟釜不烹
魚但作糜見說九重徵武士卻須攘臂學支離
故舶使知泉州趙公挽詞五首
閩粤驅馳後乾坤震蕩中名雖高斗北身竟老遐
東仕止因時異悲懽與世同洛濵多侍從立懦獨
清風
慷慨辭雙節逍遥寄一笻揚雄雖若鳳老子自猶
龍霽月窓前草悲風隴上松遺民應巷哭何但轅
秦舂
壯歲風雲會衰齡岸谷遷帝業南國裏細柳曲江
邊天地紛戈甲園林寂管絃康成共丁卯肯避已
辰年公諱日起字生於丁卯字於辛巳號月山云

杜陵俸緩契諸葛陋衰曹道枉七分易文過九辯
騷丘原終古閉高嶽極天高況復背庭樹于今有
鳳毛
世梗投林密人稀寄驛遲一朝傳易簀千古竟騎
箕劒舄空悲郢援琴謾憶期雖歌嗟已晚生死負
恩私
秋壑堂
衮繡三朝樂盛時湖山廊廟兩棲遲一聲鼙鼓乾
坤沸萬里煙塵草木悲隔葉黃鸝空睍睆定巢紫
燕尚差池春風不管人間事猶繞雕闌趨綠漪
懷磊道録二首
形影參商已六春春風吹夢益霑巾江頭楊柳送
行客窓外梅花疑故人世事茫茫山嶽隔年光冉
冉燕鴻新一尊何日重攜手鶴外乾坤迥不塵
夜鶴朝猿伴苦吟碧窓靜鎖綠雲陰青精可飯藥
資乏黃獨無苗山雪深豈有故人分祿米但聞隱
士寄焦琴相思一夜生春草明月蒲街天賴沈
病愈出游
桐帽樸鞋破曉煙落花飛絮暮春天風塵轉日喿
乾鵲雲樹隔溪啼杜鵑客引茅亭沽舊酒僧邀竹
院話枯禪病餘一事還堪笑腳力輕鬆倍去年
舟行欲訪三茅踐許宗師鶴會之約
磵飲巖棲願已違小舟拂曉泛連漪蓑露冷江
姑惡木末雲深叫子規山近三茅便杖屨酒沽五
里帶糟醅乘風徑擬尋幽躅莫負當年汗漫期
夜臥旅邸夢入三茅山一道士病一道
士軒睡因作詩紀其槩云
夢入三茅叩玉扉樓臺金碧淨朝暉巖花澗草高
低見田鶴沙禽下上飛道士倚牆方熟睡至人杜
德不言機人間天上元非遠非想非非更覺非
人日
人日吟窓源硯塵探官擘蘭笑鄉鄰山人雅愛終

南徑詩客空懷渭北春響毀蓋棺猶未了勳名看
鏡不須頻從今好是支離臥有客問余方負新
郭朝奉挽詞二首
性儉家常足心閒體自胖令名緣有子良貴不須
官遺像衣冠古高堂几席寒他年說耆舊回首重
辛酸
世態十年別交情奕代論及門先倒屣引酌定空
尊杖屨春風語松楸夜月魂些成嗟已晚江閣聽
啼猿
悼俞仁則仁則自號蒲江
萬花汀畔柳綠垂杯酒殷勤話別離風雨對牀空
有約池塘夢草竟無詩荒墳日落誰人弔古屋苔
深獨我悲畢竟功名大槪國排雲書在即豐碑
吳門逢友人
澤國江山冷戰雲扁舟春晚忽逢君荒城鼓角含
商氣舊曲樓臺暗楚氛海燕認巢迷故主苔蝸篆
壁變新文更憐庾信江南賦音調淒清不忍聞
送張師道
七閩幕府籍詞臣一笑平反草木春制下九重新
渙汗曾蟠千古舊經綸生平恥不爲伊傅夜半何
煩問鬼神無限焦枯待霖雨好將新道覺斯民
送道士孫雪房

律詩

閒居遣懷

密樹幽花似遠村循除流水自渾渾無僧肯送盧仝米有客時過陸抗門月暈河天魚散子泥融雨徑竹生孫十年四海干戈滿似此遺民幾户存

爲湯提刑賦南園玉繡毬花二首

繡衣持節舊詩翁天與奇葩槩綺櫳翠蓋葉攢珠的皪碧撮頭映玉瓏葱氤氳香霧迷叢蝶淡泡晴颺颺轉蓬安得素娥斟綠醑緩歌一闋月明中

愁煙泫露泣明妃萬蝶千蜂竟迷倦不飛悵簸流蘇裀翡翠堦翻蹴踘落珠璣瓊葩分韻香疑減柳絮成團似卻非風雨朝昏他日約忍令容易失芳菲

豫陵君題南園詩有曰滿園花鳥人只解遊晴晝風雨朝昏盡閉君

次韻陳靜佳詠梅

玉骨冰肌不受塵紛紛紅紫謾爭春最宜巖壑風霜夜相對心腸鐵石人寂寞上林迷霧苑邂逅義巫岫隔煙津翛然自得閒中趣肯與姚黃作素臣

古寺

古寺倚崢嶸春風信馬行後吟千樹暗僧定一燈明野水循除出庭莎夾徑生云何多俗韻一宿又

江城

故樞密使陸公挽詞三首　公諱秀夫字君實

把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垂可挽魚腹葬何憂萬死丹心在千齡王氣收縣知精衛恋今古不能休

七朝迷瘴霧一昔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圖不再安寧甘蹈東海不忍繫南冠自古誰無死從容就義難

羣雄紛愛死一士獨捐生曆數終絶誰續綱常晦復明人皆念王蠋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他年看史評

次韻答鄭學正見贈三首

雞鳴羣動已憧憧習靜工夫自笑慵風月一襟霜兩鬢圖書萬卷酒千鍾維摩示病元非病李廣難封不願封世道隆汙隨所適我知老子本猶龍

蕭森竹柏小滴菴身世嵇康七不堪眼底故人俱寂寞鏡中衰鬢自豁鬖過車慷慨陳清酌舊館殷勤說左驂老我與君同此意紛紛輕薄不須談

粥飯隨緣類出家小餅汲月自煎茶浮榮等是蕉中鹿薄俗堪憐井底蛙南畝半栽元亮秫東陵多種邵平瓜青鞋布韈相隨去九陌紅塵任汲車

次韻陳教授見寄二首

擬效時人恥效尤時人嫉我亦如雛攜金嬾市燕
臺駿賈翩聊尋渤海牛白髮盈簪著我老黃花滿
徑爲誰秋尊前有酒休辭醉癡絕緜來愛虎頭
朝暮何人肯拔尤周民何友亦何雛還家父類蘇
耽鶴溷世聊歌寧戚牛筆在不妨書甲子詩亡誰
爲作春秋百年俯短終歸盡倚杖看山任白頭

夏五園亭對雨漫成六首

野鶴乘軒愧不才柴門鍵密晝慵開荒亭鎖霧紅
葵老古木號風白雨來酒免官沽時一醉詩非私
貸日相催人間萬事皆兒戲千載昆明幾劫灰
從來工瑟莫吹竽赤米黃韲儘自娛種柳藏鴉憐憐

哺母葺巢護燕待將雛荊榛少剪但除道瓜芋多
栽莫問區金馬玉堂元有分青銅數愧白髭鬚
鏡中勳業不須論拭髮何由得馬肝日暮論文思
李白年衰忘事類師丹幾多歸燕愁無主是處鳴
蠶總爲官多謝天公相勞苦梅風吹雨長琅玕
五噫休作不平鳴世事悠悠奈一枰歌有紅兒休
用比酒無白墮亦須傾青山儻是埋骨好素髮何
嫌照眼明鼎鼎百年三萬日曉煙收盡暮雲橫
雨霽雲收正午天槐陰翳翳北窻眠百年未了暫
爲客一日得閒眞是僊美酒但尋知己飲好詩休
用俗人傳山林鐘鼎知誰是輸與鴟夷理釣船

有酒能澆磊磈胷人生何處不從容橫飛遼海成
孤鶴老死南陽亦臥龍習靜一丘聊自足逢時萬
户莫先封梧桐門巷將迎少澗曲分畦學老農

秋泊吳門寄友

尊酒旗亭說舊遊重來茂苑又深秋煙霞靜鎖詩
人屋風雨常欺倦客樓獨鴈叫羣天漠漠蹇驢畏
滑路悠悠相思清夜黃花老一琖寒燈萬斛愁

次韻薛曉翁教授

鯤鵬意氣鷁精神髣髴風流賀季眞三顧豈無天
下計百年空老夢中身兵塵滿眼誰知己儒術謀
生每誤人長嘯歸來尋舊隱石田茅屋未全貧

閒境

門外紅塵競往還小軒容膝自怡顏三杯對影夜
邀月一笏拄頤朝看山芳草落花春不老鳴鳩乳
燕樂相關人間尋徧無閒境閒境由來秖此間

小園漫興四首

小園雨過草離離寂寞婆娑榴又一時載酒客來閒
問字催租人去更吟詩一杯淡粥學僧供三尺高
牀避鬼吹百歲光陰行六十世間何許鳳凰池

杖藜竹外獨徘徊歎息人間幾劫灰燕頷素無難
食肉蟹螯才有便持杯世人枉是皆欲殺明主何
嘗肯棄才多謝諸公共推輓公車時亦到蒿萊

公車縱肯詔遺民宣髮謝已蒲巾美景昔時多
樂事豐年今日有飢人歸雲襄雨憐輕薄洗眼開
懷任屈伸野鶴瘦軀馴鹿性此時寧復繪麒麟
華髮思鄉去苦遲人民城郭總成非九原可作吾
誰與三逕就荒胡不歸詩思寂寥無腹槀病軀顦
顇減腰圍有時夢與鍾期遇閒拂枯桐按玉徽

懷蘇道夫

北轍南轅一昔分何時尊酒細論文談經舉世用
愚說橫筆何人靜楚氛朋黨風流推李杜弟兄詞
藻愧機雲麟洲有客長廻首歸誦琅章欵所聞

泊閣橋有懷

青鏡霜刀杳莫尋陳留巷陌故陰陰鴻飛猶記東
西跡燕去難留下上音多病樂天悲老近三生杜
牧恨春深浮雲柳絮元無準慚愧人間兒女心

戲簡友人二首

百年何處築菟裘又向周南歎滯留砧韻但能凄
客枕鴈聲渾不到歌樓江湖展轉魚千里今古驅
馳路一丘回首金焦渺何許瀟瀟風雨使人愁

茅齋蓬鬢靜編蒲誰使擔簦問客途萬里晴雲離
塞鴈一天明月繞枝烏羈愁浩渺夜將半詩思凄
涼歲欲徂却羨故人沉醉處紅樓紅粉擁紅爐

次郭元德韻二首

馬周淹旅夢寗憶常何琴古知音少囊空得句
多凄涼憐我老慷慨為誰歌三尺匣中劒時時自
濯磨

昔賢多不偶今我欲如何浮世歡娛少衰年感嘅
多吾伊繙蠹簡欵乃聽滄歌自笑平生志低回竟
不磨

次韻郭元德旅懷

挾冊知何用援琴且自寬世途今更險客枕夜偏
寒頻印隨時易隆汙合道難功名大槐夢青鏡莫
頻看

偶題

身世厭漂零衣冠愧典刑乾坤開闔户日月短長
亭水闊連天白山高擁岸青揚雄中有宅垂老太
玄經

村居即事二首

地僻村深過客稀數家生聚突煙微魚鰕入網忙
呼酒鷺鴨棲池靜掩扉喚婦素絢苫屋角課兒斫
竹補籬圍溝東積水通前浦也有蒲帆帶雨歸

溪漠平疇接遠沙一泓寒水漫梅花兒挑苦笑供
驚食妻擷葫蘆薦客茶撝柮火殘寒尚力茅柴酒
熟夜能賒歲時伏臘歌呼處三世兒孫共一家

贈良常山人

青歲迂踈厭市壟誅茅結屋北山巔泉泠陰洞猿分飲草軟陽坡鹿伴眠三徑煙雲渾是畫四時風月不論錢忽逢野老談庚甲笑指喬松不記年

富安田舍二首

風饕雪虐駕扁舟又作田家數日留鴈逐稻粱飛遠浦犬驚杖屨吠荒丘三杯薄酒延僧話一琖寒燈伴客愁白水漫漫妨麥事催錢縣吏亦宜休

漠漠寒雲接斷蕪平疇積水入長湖犢眠籬下霜埋草鴈宿汀邊月蒲蘆戰吻苦茶連葉煮膠牙酸酒帶糟餔數朝已覺人情熟識字耕田著我無

田家喜雪

漫空飛雪歲云徂獨坐閒吟粟滿廚鄰落江山千態迥渾淪天地一塵無寒聲夜吼松筠裂和氣朝回蓂莢敷說與田家好判一醉明年寧復慮官租

除夕二首

十旬為客思凄然返擬言歸又戮田稽栝煨鑪銷永夜屠蘇浸井迫新年人生半是忙中過農事偏於隱者便將老菟裘何處卜九龍泉畔錫山邊

買田陽羨笑東坡三黜窮荒兩鬢皤瘴霧蠻煙添老色寒燈夜雨彊悲歌百年富貴歡悰少一日清閒樂事多說與故人休大嚢省曹閽著面如何

次韻郭元德閒居二首

萬事夢中夢百年身後身黃塵空沒馬白髮不饒人鱸美蓴波淨螯肥菊露新相思須命駕莫厭子輿貧

戈箕冥鴻遠城荒去鶴還萬緣俱是幻百計不如閒人在羲黃上時當晉宋間委心乘物化何地不蓬山

后平叔母夫人挽辭二首

十載干戈四海同幾人徐孺下陳宮阿奴侍母但滕下潘令棄官歸洛中生死總歸蝴蝶夢哀榮何啻馬牛風送車千乘誰能致我亦清然淚灑空

昔年烽火隔江津指痛呻吟夜徹晨旁置萬家空有冢祿營三釜已無親鸞回紫誥承恩舊牛臥青岡卜兆新送死養生無一憾老懷緣此重霑巾

餞楊少監

白髮蒼顏自在儔流行坎止任天然江山得意偏攜酒家世為官不愛錢天與清閒娛晚景人看富貴出長年傳聞尺一來閶闔匹馬春風快著鞭

楊剛中分教京口有司以冗負罷去作詩為別就次韻以餞其行二首

冲霄志氣合雄飛誰遣談經坐絳幃夜雨簷花聊痛飲秋風蓴菜竟思歸一官豈為吾曹冗五斗政嫌兒輩譏去去草玄從尚白丈夫元不羨輕肥

公車指日召嚴徐友道從渠自耳餘浮世功名蕉
覆鹿冷官滋味付釜生魚百年荏苒醒還醉一氣循
環慘復舒歸去湖山多樂事故人休枉絕交書

贈程秀才

沙徑苺牆枳棘籬藜牀六尺臥書帷門前剝啄誰
驚夢馬上推敲客有詩北牖清風聊共語夜梁落
月重相思賓鴻此去過京峴應遣新吟慰舊知

姑蘇有贈

畫樓珠翠列娉婷遼鶴重來失故城商女不知寧
有恨徐娘雖老尚多情一簾花雨談幽夢雙槳蓴
波急去程却倚閶門重回首笳聲嗚咽暮雲橫

天竺山

鷲嶺舊尋詩重來十載期蓁唫僧定榻依桂鶴棲
枝山月穿窓入溪雲傍竹移一聲清磬發應悔出
家遲

遊金山寺次壁間韻

水國微茫境物閒洪濤九派護禪關帆檣下上淮
連浙樓殿高低寺裏山潮駕金鼇來海上天留玉
府在人間凭闌落日盧風起時有魚龍聽法還

醉中偶書

落花流水兩無依夢入桃源覺已非尊酒關珊山
月落片帆搖曳浦風微雲橫北固朱樓遠煙嘆西

甘露寺火後登多景樓故基有作

西風散屧步崔嵬露色浮空望眼開江勢亂奔滄
海去天形低約衆山回一卷狠石埋焦土百尺危
樓付劫灰惟有沙鷗知我意相親相近不驚猜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絶句

金陵道

樓頭凝望處落日帝王州下有朝宗水滔滔日夜流

曉行沙上

宿雨浥輕塵沙平草樹春遠山千萬疊空翠欲霑人

客中雨

風雨正瀟瀟孤燈伴寂寥關心多少事一一付芭蕉

尋春

日日尋春到水涯今朝籬落見梅花折梅欲問春消息春在橋南賣酒家

春日山行

山北山南日幾回半山山舍更傳盃一聲羌笛山雲裏二月山花有落梅

晚酔

兀兀餘酣漱晚汀古檄香霧入疎櫺捲簾歸坐月弦上隔岸遠山青更青

何山白水田

離離遠樹接山低白水田頭杜宇啼昨夜前村新雨過拮棹閒在石橋西

題米友仁遠景

蒙蒙樹隱山渺渺波橫海其中一葉舟豈有陶朱在

爲石民瞻題風雨溪橋手卷

煙林雨氣昏行客苦迢遞誰知渡溪橋風塵蒲天地

訪徐叔詠教授山菴迷道而作

上山下山山歷歷松篁不改路非昔杖藜聊欲問山翁山空葉落無行跡

到徐叔詠居

攀藤踏石訪幽客前屋參差松樹隔山童聞語不應門古木千章鳴格磔

二詩作於丁卯正月七日子與龔君聖予訪叔詠於西湖南山上叔詠喜具酒肴接殷勤敘間闊不覺留連竟日別去叔詠策杖踰履送至石佛菴子與聖予歸顧清和放邸越翼日叔詠忽以詩告二詩殆類讖語每視之不勝宿草之感

次韻周遵道京城苦雨五首 甲戌

天地黯霧雲氣繁淤泥沒脛蝸書門長安米升錢

五百忍飢茹芝誰綺園
濁醪梨棗亦易求雞鳴蒼溜還交流親賓縱談天
下樂黎杖誰肯過蘇侯
古今浩浩多詩流清辭麗句誰能高大曆飢寒少
陵杜義熙歸去彭澤陶
半年京國囊無儲飯我豆粥羹寒蔬翻江黑雨瀰
兩月卻憶溪翁留白魚
雲窗布衣賢亦愚玉階紫衣妾亦夫晝三十乘須
飽讀鵬九萬里從南圖

六言

貪夫夢尋穴蟻可人間愛沙鷗一生能消幾屐十
年浪走三州

題瘦馬圖

一十五條瘦肋八千萬里脩程春草明年又綠朝
趨夜秣幽并

為徐彥昌題畫扇

峭壁倚層霄長松蔭幽壑荒徑一樵歸平沙羣鴈
落

為陳登父題畫扇

古澗橫小橋竟日無人渡紅塵隘九衢來往不知
數

題蘭亭圖

昔上會稽探禹穴曾留此地聽潺湲茂林脩竹今
何在歎息三原埃莽間

戲題王吉甫居壁二首

曉出西關訪直溪西風掠地草萋萋低迷歧路無
人問那塢轉東東轉西
沒馬黃塵倦入城杖藜聊復暢幽情卻嫌村近山
林遠一望三茅與四平 四平山名

游鶴林即席分韻代率上人賦日字

松聲度暖風花氣薰遲日乘興問三三何勞邀七
七

廣信道中留別故人二首

疎疎楊柳拂平沙白鷺翩翩褫褪立水涯徙倚闌干吟
未穩澹雲籠月落誰家
天涯淪落偶相逢路轉靈溪事又空從此萬山并
萬水暮雲飛處望江東

題明皇卧吹簫圖二首

羯鼓催花事已奇一枝媚玉臥猶吹何如端拱巖
廊上九奏簫韶付一夔
吹斷簫聲禁漏遲華胥一枕夢醒時梨花院落沈
沈靜更有人偷玉笛吹

閒居遣懷六言四首

巧語屢遭意訪麗辭空賦梅花歲晚菟裘可築不

妨癇疾煙霞
涉世性多物忤畏人分合曲棲通德能談飛燮見
曹從厭家雞
元龍高臥樓上孔明抱膝隆中天下士憂天下此
時此意誰同
賀毅剌舌誠口郭舒掐鼻多眉對客瞪視不答士
廉已悟無爲

過高郵新開湖

新湖渺渺接張滿露冷菰蕖一鴈秋十幅蒲帆風
力飽回頭煙雨暗文游

淮陰侯廟三首

鹿走沙丘二世亡重瞳隆準正奔忙將軍果是無
雙士何用區區覓假王
兎死從來狗亦烹楚亡安得有韓彭封留便約赤
松去已愧當年魯兩生
誅秦賢項篡乾坤三傑勳名萬古存一笑淮陰年
少客不如漂母識王孫

漂母墓二首

露冷蘆洲楚水平荒墳三尺近甘城當年不進王
孫飯千古誰知漂母名
甘羅城在墓東
袴下包羞氣未伸寄身真喪更遭嗔不圖他日千
金報漂母應非世俗人

邊城寂寞歲將闌濁酒頻斟醉不歡一點青鐙霜
月白野鳧風起石窗寒

感事二首

一朝天險失長江肉食諸公競賣降受禪碑中無
姓字秪今誰憶鹿門龐
投閣先生著劇秦隴西降將欲全身沙場無萬沈
冤骨卻是周婁與杞人

梅花三首

蝶隱蜂藏寂寂芳一枝寥落小溪傍林逋優去無
知己明月清風自主張
洗盡鉛華見玉肌可人風味半開時膽瓶誰汲寒
谿水帶月和煙摻一枝
沙岸棠回一水通補陀仙子靜相逢縞衣不染人
間色寂寞清香度曉風

楊州天慶觀作

日轉梧桐影密月明楊柳陰疎經閣磬聲穩穩闖
然風馬雲車

癸未遊杭作口號十首因事懷舊雜以
俚語不復詮擇

十年南國足風埃錦繡湖山得再來醉裏不知人
世改更從雲氣望蓬萊

襄城七聖雲迷澤槐里三原草合煙今古興亡元
有數福華當日爲誰編
萬戶千門達曙開管絃喝咋沸樓臺秪今明慶鐘
聲動已報巡燈響鐸來
杖藜乘興不辭遥行盡蘇堤過斷橋白髮老翁依
古柳相逢揮淚說前朝
水秀山明僊佛國天開地闢帝王家欲窮勝賞人
非昔獨立西風夕照斜
裒編三朝邁等倫曾將雙美繪麒麟當年早共赤
松去未必清漳見逐臣
黃門飛鞚賜廚珍翠舞珠歌度十春今日敗垣荒
草合近前那復相君嗔
堤邊楊柳拂晴波堤上遊人衒綺羅山色湖光渾
似舊朶蓮人唱采茶歌
慈雲嶺下拜郊臺表裏湖山繡畫開十載西風動
禾黍行人休憶翠華來
西馬塍邊紅杏雨金牛寺外白楊風杭人憂樂多
如此儻有聖賢吾欲中
山去明月一天餐紫芝

敬題丞相趙忠靖公墨梅爲張宣參作

稜稜瘦鐵點瑤花筆底陽和轉歲華卻笑西湖窮
處士暗香疎影屬誰家

次韻張受益六言兼戲方使君二首

押鷺草臨野水夢蝶牀置禪齋矮金壺有酒藟
天粟陸無懷
燕玉公堪暖老澤室我嫌犯齋世事不均如此臨
風渺渺余懷

題古木寒泉手卷

鼈涕一鈐泉龍蹲千古木中有避世人陰厓結茅
屋

題葉勸農對山樓次韻二首

三平二蒲過即休十事九律誰與謀歸來政自有
佳趣樓對青山山對樓
避名莫學韓伯休生子何必孫仲謀遥岑寸碧可
人意風月一天閒倚樓

贈武當山孫道士二首

雲龍風虎正經綸長嘯歸山作道人千古武當立
壑在紛紛高位幾全身
漢祚雖開四百基韓彭諸將竟何之誰如四皓商
山去明月一天餐紫芝

桐廬縣作

荒城秋雨後寒谷曉晴初沙路縈紆處柴扉蕩析
餘

泊東館

一望巖陵十里餘亂山銜日鴈相呼故人零落今

餘幾獨有黃公舊酒鑪

郊居

野徑晴霏斂江郊夏日涼夢中知是蝶還復是蒙莊

訪三芽舟至金沙雨阻因游龍山書院

遊霧聳天計苦遲崐崘聊欲訪支離幅巾破曉龍山去且免三茅費勤移

村舍

激激流泉漱石寒蒙蒙草樹接江干雲歸遠岫月初上雨打落花春又殘

次韻山人見寄

營得菟裘傍暮年雲山萬疊足風煙絕憐擾擾馳名者落日西津喚渡船

閒居

客少經過因地僻門無障礙覺天寬餘生已斷封侯願渭北蕭蕭竹萬竿

泊湖頭

潦翻川蓊匌煙霧樹模糊小艇時呼客龍游酒試沽

佩韋齋文集卷第七

佩韋齋文集卷第八

太玉山人俞 德鄰 宗大父

賦

菱茗賦

吾聞秦逢氏子有迷罔之疾眠白爲黑饗薤爲臭擷穢荌以盈握涸綠華而三嗅哆茗戰之收勛擬襄羊於宇宙因澤余服闕其廬而告之曰我誓農經著茲儽茗雖霜厓之孕秀冀天龍之發穎木凍兮尚癡蟲蟄兮未醒於是北苑龍焙西山鶴嶺露芽煙槽紫筍紛朵掇於晨朝銜雲腴之絕品效包茅之入貢先馹騎而馳聘幸天顏之一粲表食芹之懇懇遺珍滯壁貢于丘園幽人隱士寶若璵璠分地鑪之宿火汲瑤井於未渾響松風於石鼎瀹以雲翻龍紗帽而一呷庶肩吾之滌煩回視薄者之炙與夫浮蟻之算曾土苴之不若奚酪奴之敢言故投以刀圭者拗相和以胡麻者渴羌金帶紫背匱藏於三品鞠苗蘆菔瓊報以二囊豈荒畦之辛穢亂官庖之餘香而況味甘兮非蘞氣輩兮類韭夜嗅兮目昏朝餐兮胃嘔俾況雪華於兔毫亦勝先施以嫫姆逢氏子勃然變乎色曰人有好尚物無嫌惡太牢之味非劣於敗苴絲竹之音匪慚於椎鑿然不肯以此而易彼蓋以性安

而不怍是故紉蘭縕蕙者以逐臭而爲非嚆矢美
痂者以饌珍而爲噱其見雖殊其適一也且子亦
嘗諏詢徃事乎叔季之世賢聖逆曳憸壬猖披彼
藍色而鬼貌豈斷笛與蒙魄伊狄聲而蜂目豈削
瓜與植髮譬然時君旨其言而心悅甘其佞而色怡
亦由嗜好之同異是以忠邪之背馳子不彼誚而
獨我嗤非滯礙而不化或痴癡之未醫余無以對
倚户而歌曰拾珠琲兮陽坡分銀蟾兮澗阿返柴
門兮自樂嗟世溷濁兮奈何逢氏子涊爾而蓄蹶
然而起雖痴疾之未瘳亦忻忻而啓齒

序窮賦 并序

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然而揚子遂貧
韓子先窮何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余感而
作賦曰

歲在執徐月放太蔟辛亥御日陽風應候俞子刈
荆掃室剪蕉載糧委敝裘於道傍揖窮鬼而三呪
伊造化之亡私匪奇偏於賦受堯何疵兮珍世瞽
何飾兮裕後築何德兮瑤臺憲何尤兮甕牖何羞
武而湯偏何跖肥而奚瘦何壤耄而由醢何回殀
而籛壽何闔閭之死而金玉其穴何黔婁之亡而
手足不覆非爾鬼之比周孰主張而錯繆爾或有
識去勿躊躇余非韓子燒船與車延爾上座爲爾

試與子言之可乎余曰唯唯鬼曰惟人一心函喜
與怒發而中節緊性之故一溺於偏爲害蠹故
喜之偏者爲屋烏之憐怒之偏者爲水蟹之惡今
子之矯矯昂昂爲世所任嘈然意行坎窞康莊非
彼智窮孰爲子殃婷嬝嫈偃傻突梯卷巹滔滔皆是
子寧不然非彼智窮孰詒子譽犁軒眩人踶跂躩
躩趨者瀾倒子徒揭揭非彼智窮孰滋爾鬬箐格
酷烈斷人膏血紓朱懷金子顏不悅非彼智窮孰
爲子賊子不彼惡惟我之斥詈昏黮黝疑莫子匹
余於是再拜瞽首卑疵稱謝俄而智窮喑噁叱咤
曰爾厖鬼我朋我儔坐我交衽行我聯鑣泛泛漂

泊我惕我驚獻歌娛樂爾肆爾憑錟鉔啾啷我不
爾能雜遝拔撥人不爾懲不我能畜而反我憎逝
將去女避彼弋獵翻雲覆雨誰復爾矜紛厥鬼之
愧余方命玉友行成其間而起眠四座分患耦俱
已笑言而啞啞

雜著

佩韋齋箴 并序

佩衷之旗也玉取其德玦取其斷觿取其解紛象
環取其立義已所不足時觀其佩而近思之所以
長善而救失也余性剛猶因取西門佩韋之意以

名吾齋且作箴以自警箴曰

佩韋遵訓晦木準規猗與前賢可效可師嗟我婞
直加以狷介之惠之和有夷之隘與物多忤與世
寡諧踽踽涼涼是爲禍階匪詳匪緩曷敢獨斷匪
循匪默曷奚玄德載佩爾韋載覺爾非爾韋弗佩
爾動必有悔爾非不覺爾德日以薄爰作此箴內
省自慶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魯璚銘 并序

濟南張時中得孔林尺柯類紫玉而璚實書室有
愛慕不足意然莫諗爲何木也因命以魯璚且爲
銘曰

寘楹夢覺曳杖歌輟聖驛希音墨車駟轍歸孔
墓挺挺異材斯道餘澤肆于條枚有棘殄萌有鵙
俄翼千載而下過者必式翩翩公子禮義弗愆言
刈其楚以代韋弦盤盂几杖稽諸觀物思聖疇敢弗
欽執如不勝非禮勿動參前倚衡何適非孔戕扼
害性揠苗蕩心雖寶斯璚鼠穴之金矧伊嚴君舊
宅曲阜浥露熙棠德風儇草子其夙夜不自滿假
學爲箕裘乃紹弓冶勿爲由野勿爲求畫勿爲予
寢勿爲師辟形端影直質堅文蔚魯璚之德維子
之則斯文未喪絕學可續璚材之茂誰云濯濯我

作此銘詞鄙義眞庶幾責善不愧古人

蟠室銘 并序

蕭元彥字彥和以蟠室自號徵銘於余銘曰

螻之屈以求伸龍之蟄以全身蓋屈者伸之機蟄
者全之體而知進知退所以爲知幾之神伊昔賢
聖韞玉蓁珍或垂綸而釣渭或負耒以耕莘或乘
桴而浮海或茹芝以避秦豈素隱以行怪蓋遯世
無悶乃利見乎大人若夫飲羽市門之上血刃風
波之濱馳朝驚暮走俗抗塵貴盛瞬息刑僇旋臻
較其得失一鉢萬鈞是故獸上蔡之犬不如思吳
中之蓴羨蔫郊之犢不如擬潛淵之鱗余友蕭子

邑夷氣醇取蟠室以自命將遯跡以全眞嗟余遲暮夙甘隱淪惟不尤而不怨冀求仁而得仁爰約文以申義庶有補於書紳

蒙泉銘

有冽寒泉在山之下滔滔汩汩晝夜不舍融爲百川放乎四海龜鼉蛟龍噓氣致霧澤潤埏垓露被動植沿流沂源兆朕消滴民之初生物則靡虧如泉始達孰能禦之人衆勝天欲窮滅理自窒其源醉生夢死有匪君子臬行育德造端一念洋溢四國天地以位人物以育明哲保身豈弟干祿我作此銘識彼蒙泉庶幾朝夕如佩韋弦

止齋銘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苟與前脩夙夜申戒悠悠貪夫其欲逐逐希榮要蟻亡羶即鹿小器易盈高位疾顚日暮途遠寧後跋前哲人知幾千祿豈弟如漢之疎如越之蠡處榮懼辱居寵慮危括囊无咎永終是思豈比下愚患得患失黃犬輿歎文犧就磔祿無過厚分無求多斯銘是監受福不那

熟齋銘 并序

潼川楊巽申字剛中以熟名齋本心文公爲之說曰飲淨慈寺作二詩虛谷方公爲之箴因爲之銘曰

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仁在乎熟傳有明戒造次無

忘夙夜匪懈如行萬里有進無退眞積力久德盛仁熟日至之時已克禮復躐登彼有秋黍稷種穋就實斂華豈徒半菽寒暴更變晝夜梏亡以私滅公以欲勝剛行如由堂堂如張仁遠乎哉我實自戕所以聖賢三月不違視聽言動戒在四非爲孔之學爲顏之睎敬銘尚鑒仁其庶幾

靖節先生畫像贊 并序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徜徉三徑夭夭申申世指爲晉宋之人噫孰知其爲無懷葛天氏之民也邪

清涼居士贊 并序

故韓國韓忠武王晚解將印自號清涼居士一驢一僮徜徉於湖山空翠間見者莫知其爲王也五世孫鑄圖其像求當世之名文辭者識之余不敏因爲之贊以附其家乘云

六龍南飛炎正重輝犀甲熊旂一豕怒啼氛祲晝迷駿轡猋戹噫歸去來兮所以繪凌煙之像而不墮徨月之機也與

無文頌 并序

西皐趙侍御持浙西憲節暇日飲淨慈寺作二詩遺無文老無文本達磨不立文字之意何事於詩而無文獨寶斯帖親授之猶子楊君巽申俾之藏去是無文未始無文也已而走在乎熟傳有大祥師於烈焰

中跌坐而逝二詩炳然獨存疑若有神物護持者
合爪讚歎而作頌曰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師號無文亦西來意刼風雷
吼刼火電熾不生不滅不怖不畏西皐與師機鋒
相值師方住世公實出使作詩示師聞秘密義云
我與佛一而不二以色相求匪夢即醉師聞是已
五體投地乃勑猪子永寶勿墜師入涅槃詩乃在
笥我識師心與公一致咸願衆生入第一位如痿
得起如盲得視赫赫畢方乘颷鼎爲斯文炳然匪
師孰庇師於釋門拔萃出類師歸西方此意誰嗣
宜勤堅珉毋俾廢棄

贖皐

吳郡之齋皐而趨者十餘率儆且黠擇鬼而皓者
爲之長凡公家之餽俾受而內之齋每踰月輒勞
以新若酒且蠲其役至之蚤莫不究切之雖其徒
意忌甚然懼其軋己也莫敢議有贖而貧者目睒
昏手足情竄隆背而傴首行步竭蹙揚其聲呼之
則呀呀開口羣眡之若無人一日竢於庭遷延而
入予室畢陳而前織抑而笑出片紙若訟牒者實
予凡亟僵僂而退睨左右若畏若駭追而問之不
應余驚焉視之覼縷數百字蓋摘校人之欺而悼
子產之謬而不悟也再讀之雖莫辨其實然孰察
之則似嬉媚其得於余者余於是憮然曰嘻可畏
哉夫皐而贖信無聞也贖而病且老信不足畏也
彼東新斗酒之獲初何足算鼠雀之辭踵至今朝廷之上賢否錯立其不能容人之
過善於伺人之短者何往非耳聰而目明者哉居
高官據要職祿賜之厚車輿之澤邸第之雄較其
所得又豈直東薪之與斗酒哉修嚴潔白猶懼官
誘而便文自營者廼傲然弗之顧徒以號位勢力
足以軋夫人而箝其口吁何愚也余故爲之說使
聞者或有警焉

書楊東里詩集後

余讀隱士楊朴詩如莎衣寒食七夕等作似可膾
炙人口餘雖放蕩狂逸有山林氣而雜以俳優鄙
俚去風雅遠矣特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有足褊
者固不專在於詩也雖然畢相士安韓內翰王數
以朴言於上太宗遣內侍召之問以對景德殿詔授
工部郎中朴辭復賜東帛且官其一子聖君賢相
其愛惜人才如此賢於朴者其寵遇又何如哉當
今淵潛山棲豈無朴輩不得聞名於朝而與草木
俱腐者是果誰之咎邪吾於此重有感矣

域民固國威天下如何論

古聖人之慮天下雖未嘗不詳而亦未嘗恃其慮

之詳何者聖人以一身爲天下之主必以一心周
天下之慮慮之不周則其計非不密也然而有聖賢以主
測而圖之則其慮也亦晚矣是以古之聖人事爲
之慮曲爲之防舉凡所以經理維持之具無一不
入於思慮之中是皆所以爲天下計也然聖人則
未嘗恃之也聖人何心哉天下之事固患於慮之
疎而尤患於恃其慮之密恃其密者雖密猶疎也
是故封疆可以域民也而民有時而不可域山谿
可以固國也而國有時而不可固兵革可以威天
下也而天下亦有時而不可威惟其不恃其計慮
之周而默有以爲維持經理之具是則古聖人意

也是則吾孟子所以警戰國諸君之意也域民固
國威天下如何請得以申孟氏之旨夫有一家者
必爲一家之慮有一國者必爲一國之慮有天下
者必爲天下之慮綢繆之戒必謹於陰雨之初于
隍之虞必謹於城復之始慮之不可不周也尚矣
然嘗論之天下猶一家也善爲家者其有不慮乎
垣墉之勤也緘縢之攝也扃鐍之固也其爲慮也
亦周矣然而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
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緘縢而扃鐍者不
乃爲大盜積者乎故諸侯之有國也天子之有天
下也立爲比閭鄉井之法設爲山谿城郭之險制

爲干戈弧矢之利皆所以安國家皆所以衛社稷
也其慮非不周其計非不密也然而有聖賢以主
之則安無聖賢以主之則危城不改闕也民不改
聚也兵革不改其堅且利也昔焉比閭鄉井可以
坊民今則併其比閭鄉井之法而竊之昔焉山谿
城郭可以衛國今則併其山谿城郭之險而竊之
昔焉干戈弧矢可以威天下今則併其干戈弧矢
之利而竊之吾之慮患愈密人之爲吾患愈巧然
則世之所謂慮患者有不爲大盜設者乎所謂域
之固之威之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嗟夫是非慮
之過也恃其慮之過也魚不可以脫於淵天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凡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
是即天下之利器也是故作丘甲用田賦魯不然
乎哉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楚之大竟何如也
超乘免胄雁旌摩壘之勇彼齊秦獨不然乎哉始
於恃其智慮之周終乃變生於智慮之外是則豹
豹之事也魯有張毅者善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有
單豹者善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天下事亦猶是爾
是以聖人之慮天下不恃其民之必可域而恃吾
有以固結其心之仁不恃其國之必可固而恃吾
有保宗廟守社稷之本不恃天下之必可威而恃
吾有不爭善勝不戰屈人之術凡是者正恐蹈夫

緘縢扃鐍之智而爲毅豹之養也嗟夫戰國諸君其有不爲緘縢扃鐍之智者乎其有不爲毅豹之養者乎今日伐楚明日易粟今日築薛明日城宋今日伐齊紛紛紜紜無有寧歲然而治亂何如也吁此孟子所以深嘅也昔人有以藥石衛生者儲醴具鍼砭參麥湊勃靡所不備然不爲元氣之護而徒規規於外患之弭防之愈至而其天閼愈速是則戰國諸君之所以爲社稷計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然則道也者其維持天下之本也夫抑維持天下之本也夫

佩韋齋文集卷第九

太玉山人俞 德鄰 宗大父

記

郊行記

俞子偃仰衡閭紬令繹古神疲志倦散髮寂寞之濱有二士玄衣緇巾對膝而語其北嚮者曰余疇昔之夜夢介者數十驅輜車至予室其持方咫若詔書者曰子惟巫咸敬導天子命惟上帝數佑下土俾予冲人嗣膺大歷服亦惟寧主遺我大寶曰汝有大疑其咨其茹予冲人夙夜敬懼罔敢墜失玆予將有事于四方誕儀攸志惟爾探賾索隱藏往知來肆予敢即爾謀爾無固哉其敬迪朕志言訖予再拜聲首升車問道至于王所文陛銅鋪焜耀暐曄俄有執刀者出而睨予驚焉兢然而覺或者予將脫泥塗越埃壒超忽而蹂穹昊乎不然是何祥也南鄉者曰悲哉是將有假於鬼神者割汝吻刳汝腸灼汝體使汝喪其館靈幽藪藏智阿呼日月遯逃江河焉罔罟之遠避樂遐齡而靡他於是北鄉者縮頸伸喙翕皇觜彼俄有頭長而身廣者自號洞玄先生從而歌曰水之清濯我纓水之濁濯我足不

郊之憤余迫而視三人者夢若無人厲聲叱之勃
率而走追之則皆化為青蠭之龜矣

濟南張侯輯所儲之書殆滿萬卷作鉅堂安之謂余曰吾鄉者輿吾書歸客喜而至省所未見罥然竒聳各飛觴醉酣以自慶于時堂未構也今將落之子盍為之記余曰書可儲也儲之多寡不必計也天地鬼神之變化皇王帝伯之因革載於經著於史雜出於傳記百氏之說質之而義理明稽之而事跡顯書雖多儲之可也侯家子房得圯上一編而羽翼炎漢四百年之業侯郡人伏生口授纔二十餘篇亦為一代儒林之冠書果務於多乎哉然皇羲斆契所讀何書顏氏庶幾乃不過心齋之妙書雖無亦可也侯以中州儁傑匹馬來南贊惟幄而辟竟土象犀珠玉羅列弗睨一閒奇書不愜百金必購之至如殘編斷簡亦蒐拾而不忍棄溯其用心豈曰錦囊緗帙姑以夸多而鬬美者埒庭蘭玉環列森峙侯殆有感於遺簪贏之義矣此書之所以儲也然則處焉而充棟宇出焉而汗馬牛侯詎厭於多乎哉不多也雖然侯舊宅曲阜實吾聖人敏敬震夙之地木鐸雖熄杏壇之蔭尚亡恙也陳元仕矣亦嘗聞所以詔伯魚者乎鄉黨一書

其記聖人出入起居之際無非脩齊平治之道此其傳遠其裕後蓋不特區區口耳之末下及子思子順更歷數世賢者相繼而生豈獨藏壁之書過庭之訓足以薰陶而沾漬之哉以侯儲書之富復求聖人所以傳遠裕後之本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兢兢然庶叔敖之免怨惴惴然思晏子之納楹則侯之子孫升斯堂也誦斯書也必有孝弟忠信者出以不負侯儲書之意書雖多為他日慶慶而奚記之多亦可也不多亦可也不然書麗之譏蠹魚之誚吾方鬼責之為我記之吾將以警吾後侯曰懿哉子之若子若孫者而抑以自警也余曰記姑以是余閒濟倣之間雲山鬱紆源泉混混秦碑魯殿遺制宛然且名士彬彬相望余未老或可從公杖屨登臨嘯詠因其餘暇取插架書細讀之緝壞判誤尚能不愧魯望若夫堂之規撫制度記之殆未晚也

夢牛亭記

貴池為池屬邑鄉曰舞鷗蘇君所居也亭曰夢牛蘇君所作也君既撤屋為亭侍御史程公大書而扁之寓孝思也君家世滁陽其先君子辟地江左卜築于茲生君之夕母夫人江氏夢蘇巨麓拔援而升至于帝所皆黃金銀為城闕怪雲變氣蕭索

輪囷千宮萬靈繽紛宴娭鳴琴鎗玉雅聲遠姚嚬窺倒景意遂目眴方懇懇不自寧有羽士止之曰是天上非人間世也帝命賜爾牛以歸老叟導前緩樂擁後至所居叟辭去指牛曰善視之當亢爾宗也覺而生君薪然爽眾兒異心甚奇之君少長習聞其事感慨歎息壯而有立且筮仕而太夫人不及養矣爰構斯亭思報罔極蒿義之感風木之悲於是焉寓是殆作亭之意也蒼蒼者天天固有帝也帝果有所謂官闕者邪亦果有所謂僊官羽士者邪瓊樓玉宇金鋪卻砌世率謂清都紫府有之茲果孰爲之邪周禮以日月星辰占訊六夢彼沈蹤下土脩然夢游九垓之上而復賜之以牛因邪想邪夢玉旒而生張說夢九鶴而生九齡古固有之彼夢牛之夢又何祥邪豈牛固有功於世者晉乃去世以此奇之亦以此疑之一日具道所以徵記於余余曰君所謂仕而優則學者也非因也吾夫子所謂因者以其資稟而言之也天命之性聖凡不能以不同氣質之性知愚不能以不異苟非下愚而不移皆可學以至道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言學所以變化氣質者也若君之氣質亦有待於變化者邪神情朗徹籠蓋人上且弘麗博雅無所不老叟之言太夫人之夢得無驗於異時者邪是又

通其作爲歌詩若金春玉應雅聲閒作而祝敔之合止至如引擎行墨奇態橫生如龍躍虎跳鵬搏風而鯤運海也君豈困者哉余嘗聞之愚也柔也質之至困者也君豈困者哉余嘗聞之愚也柔也雖柔而必彊此學之力也曰仁曰知曰信曰直曰勇曰剛此天下至美之質也一不學焉爲愚爲蕩爲絞爲賊爲亂爲狂此不學之過也困者固不可以不學不困者尤不可以廢學吾夫子天縱之將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子尚爾況他人乎君以至美之質退然自處於困而學之可記其名堂之義以詔後學惡乎而不可且今參

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困然後能自彊此之謂困又非指其氣質之偏蓋以其泛應醻酢之難也君今處隱就閒以是爲學似亦足矣他時離世樂道之志不果以其正心脩身者推而爲治國平天下者任重而道遠君其可以學於今者而遂止乎是則知不足而自反學者之學也知困而自彊教者之學也知自彊則不困矣不困則可以教矣君其勉乎哉

鎮江路儒學成德堂記

京口學官之設郡乘可考也而成德有堂漫不知其所始書于上棟則紹興間劉侯子翬創之開慶

閒徐侯棠修之亦不知始何名也徵諸扁顏篆筆徑二尺旁著守臣俞烈書案烈以嘉定改元出守兹土則成德之名或昉乎是然亦未可知也規制簡樸不華不陋每旦望奠謁畢冠珮憲憲揖讓而升師氏據皐比橫經析理正錄帥長諭陪講以序郡將暨文武官環坐竦聽已各趨出蓋闡明義理之區而非游焉息焉之地也經始至今垂百五十年迄未有記之者滋惑焉乃至元辛卯郡博士昌君謀書具幣請記於余曰堂作於前人而記成於後人或者得無誚乎君曰掠其締構之美則不可記其名堂之義以詔後學惡乎而不可且今參

政廬山燕公按察副使濟南趙公亦嘗疑茲記之闕矣余謝不敏弊愈堅請愈力余於是拜手而言曰成德之義著於易者以崇德行言也見於孟氏之書者以資稟言也然上帝降之衷生人所受之性窮古今越宇宙則一而已古之民其德日歸於厚今之民其德日趨於薄豈天賦之爾殊哉其所以教者異也嘗試求之三代之學莫盛於周繇周以降莫備於宋周之制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諫救考以德行道藝民生斯時七年而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所學皆正道所習皆正人鼓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辭詖行不

蠹其心術故其成德也易宋之制雖不逮於周然自嵩陽廬阜睢陽嶽麓立之師徒錫之經傳至慶曆以後郡邑無少皆詔許立學亦三代以還所未有也故雖科目取士未能一如鄉舉里選之舊而得人之盛視漢晉隋唐之所謂儒也今聖天子以神武混一區夏車書萬驛雨露一沾我洋芹生意續續鄉有鄉師邑有教諭郡有教授置提學以綱維之命廉訪以勉勵之而又蠲其力役均其廩稍立爲歲貢之濫士生斯時亦云幸矣夫金甲排蕩青衿顛頓固其所也冠進衣逢復不失爲士之貴士之自貴宜何如邪詞華易以亂雅虛記問易以溺心權利易以倍誼淫哇易以亂雅虛無易以害道皆吾黨所當深懲而力絶者也充是四端行於五典由格物致知之功極而至於治國平天下之大皆吾黨所當慎思而篤行者也咄咄而嗤鄉鄉而飽不此之務卒無以自別於凡民此何爲者哉秉彝好德人所同也誰夙知而莫成亦教者之過也方今學未如昔固無足與議君少以明經炫譽縣六館擢第奉常年高德邵職教是邦官雖庳師道孰大焉

新斯文陶成舊俗使人有士君子之行以仰稱

聖天子樂育之仁政君之責也君胡得無情哉況通來多士既釋然科舉之累而潤之爲俗朴而好禮又隱然泰伯季子之遺風其爲人易化其爲教易行是可與入德者也君又胡得無情哉君始至承前人怵澈之餘士無慤祿疏稗弗贍繼以淫潦田不遇歲君既搏浮剔蠹給其朝夕立小學禮耆儒校文藝人知嚮風廼飾毀堂廼葺門廡棟楹桷榱之腐撓者易之蓋瓦級甃之破碣者完之黝堊丹漆之漫漶陊剥者鮮之井浚而冽池闢而深亭

墜而潔垣墉闌檻蕃閎庖湢靡不畢整亦可謂才也已官雖庳以道自尊齒雖宿以才自壯甚非俗儒所能爲也是皆可書也余故樂道其事不復以固陋自解若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無負昔人名堂之初意邦之人士其懋哉懋哉君名士氣字養浩宣之涇邑人

代重修大成殿記

潤有學自始建今興廢不知其幾也宋太平興國中復建廟學南渡初廢爲壘舍紹興丙辰燬於兵而大成殿之焚撤者過半矣戊午守臣程侯邁經緝之壬戌守臣劉侯子羽增創之越九十餘載嘉

熙戊戌吳公潛以閫臣尹蠶茲土始議繕修距今
又三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搖鴟鼠巢穴木腐
瓦落不足以揭虔妥靈爰至元己丑某謬以迂踈
領玆學事至之日齋遨釋奠謁俯仰顧瞻退而思之
世之學孔氏者必斥佛老爲異端今郡國不過一
孔廟耳而梵宇琳宮基布天下兵燹後挾百堵之
側陋搜瓌材以究奇邊殿延閣連雲切漢丹臒金
碧炤爛崔嵬至與太紫禁衙之廟像設黜昧采飾陊剝右平左娥將就毀頓呼
可嘅已吾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與天地同其
覆載與日月並其照臨下至羲辟靡昭祀顯配自天
子而下北面拜跽薦盥之具粲稈布列彼侯邦廟
貌或崇或卑何足爲吾夫子損益然佛老之徒經
營締構求所以尊事其師者不懈益勤若此而吾
徒乃坐視孔廟摧敗毀圮掇之私心安乎否也至
如斟酌歲計銖積寸累抑豈無什伯之貲以佐土
木之費玩漏忽欹藐然不加之意是豈學孔氏而
算孔氏者哉其爲此懼僭焉不能終日思擅淨費
而一新之歲且屢饑士腹弗果徵工儻功卒愆于
素歲辛卯僅獲一稔教養外薄有餘贏適際
聖天子特胙詔旨申崇儒教許以糜稍之入理廟
庭贍衿佩有司勿問出內某祇帥諸生翫望

北闕拜舞稱萬歲壽乃白糜使乃告郡侯乃請于
提擧司議以克合鳩匠慮材俾正錄直學分董其
務凡蓋瓦之破窳者完之級輒之缺者甃之棟
梁榱桷之腐撓朽蠹者一切易之門窓闌檻必整
必飾棄以藍繪文以望朱玄蔭耽耽渥彩暐暐比
仲秋釋奠而神棲法庭煥然非復舊觀矣是役也
爲工若干糜錢若干米若干願其翬翼齒弱於
才劣於力何能以亢茲任欽惟沚義樂育洋藻雲
被翼翼孔廟得以完舊而益新歸美報上雖百天
保之詩不能模寫萬一某也幸逭曠瘝行以善罷
去何敢忘因述梗槩以告于同志者若夫記其顛
末使後之人嗣而葺之固嘗謨書贊幣請于紫陽
方侯矣文至勤之堅珉未晚也

順貞齋記

萬户童侯即燕私之齋扁曰順貞學士大夫相率
爲歌詩銘贊以美之者亡慮數十人皆鉅筆也而
侯也復命余爲之記余辭曰余所謂敘啓寠聞者
也順之爲義何足以知之雖然順之豪曰順貞吉
養正則吉也侯之所養余亦可得而聞乎侯以家
傳帶礪簪襲簪裳年未丈爲天子出千南土他人
必志得意滿而侯也其中退然其言吶吶然何也
武夫健將率美衣鮮服備日月龍鳳之飾而侯也

輕裘緩帶憲憲儒雅何也執繁窮操忘歸凌厲達
阜馳騁田獵於侯宜也而侯也公退之暇焚香默
坐圖史經籍奕羅森列鑽印沈研若欲離世遺人
而立於獨者又何也陳二八食十萬餼船一棹笑
談燕樂將帥之常也而侯也方丈之食雖盛於賓
筵吾食也則執粗而不藏且褻無欲清之隸抑又
何也侯曰此吾所以爲順貞者也吾焉知易余於
是矍然曰侯其可與語易者矣易之順聖人惟以
慎言語節飲食垂萬世戒然衣食所以養吾體遊
觀所以養吾性侯兼慎之斯蓋內外夾持動靜交
養之至也侯其可與語易者矣抑吾聞之順者養

也觀其自養所以成己也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成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一於正而已天地之間
品彙之衆非養則不生非生則不蕃非聖賢則無
以生無以蕃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皆自順貞者充之故曰順之時義
大矣哉侯忱能深思順貞之義益加慎節之功他
時釋軍旅之事爲
天子司牧烝黎吾見其兼所愛兼所養無一民一
物之不愛亦無一民一物之不養也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順之云乎豈曰自順而已乎若夫
厲民奉己拂經召凶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始雖

自養終乃自賊是皆易之罪人也侯其戒之戒之
侯曰諾侯名謙字受益世爲河間人云

太玉山人俞 德鄰 宗大父

序

竹間偲語序

竹之清自淇奥詩作世愈知所貴重繇晉而下愛竹若子猷輩不知其爲人類皆如瑶林玉樹灑然風塵之表澳汨迂疎若余之不肖者弗愛也而余也一畝之宅有盈弓隙地必手植數竿朝吟暮詠其趣至山巔水涯風巾雨屨悦然相遇輒流連竟日不忍棄捐噫何所好之異余所爲也雖然是足爲竹辱抑竹比德於君子外雖稜稜高節而中虚無我若善容物者故其人雖不類苟愛之亦必以清標雅趣相延接如余之愚坐每對竹蚓竅蠅聲即隨觸而啓則竹信有德於余者余方衣食於奔走卒未能與竹相朝夕天其或者飯一盂蔬一盤優游於畎畝間將卜肯山臨流之地以爲此君所攜琴負書相從終始庶無忘此君之德也清風明月實聞此言

送尋賢相士序

辛酉涂月予客于京師有方士款予門曰吾聞子之聲矣未睹子之面也今眡子若有合於余者子他日必有名聲于天下雖然吾無求於子願以詩若文質於我余曰子之術非我所知也子聞古有虚無子者挾而術以行一日抵曠野遇老人衣縫掖之衣桐冠棱鞋虚無子進而揖之叟曰子爲誰曰吾姑布子卿之流也叟曰子卿之術於九垓之上者老人喜止以宿輟饔飧勞之且以二子見虚無子矍然曰異哉其長也眡眡虎視萬里俟也其幼則軒軒霞舉光彩照映廊廟器也言未既老人浩然流涕曰余何爲而至此極也虚無子曰叟豈禦福者邪今叟之居蓬蒿所翳狐狸所嗥雖無預於世然叟則已病矣之二子年未壯連印磊落駢組流離便蕃清切烜赫中外而叟則閒以泣何耶老人曰噫是何言也吾聞食人之肉者可隨以鞭扑之辱乘人之車者可加以鈇鉞之誅使吾樂青紫而蓄韋布飫膏粱而厭藜藿則余之樂魋魁也久而況能保妻子全家室以棲遲於寬閒之野乎此吾所以泣子之言也子其行矣虚無子瞠然自失詰朝而去返而視叟之室則已遷矣於戲人之生得爲將爲相是亦足矣而叟也猶泣而不忍聞今子以甘言餂我是正余之所戚戚者而又何以贈子方士無以對遂書以送之

北村詩集序

詩之道大矣先帝王盛時陳詩納言命官職之所以觀氣習之感而知風化之變也夫惟觀其感知其變和其忿厲怫鬱之氣以導其易直子諒之心是故化行俗美禍亂無自而作厥後官廢士之詩瞽之曲師之箴瞍之賦矇之誦工之諫庶人之謗皆不得以上聞而上之人亦不得以知民之好惡於是政乖俗謬恬不之覺以至於壞亂而不可揉然則詩詎可以易言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知其說者其知詩之道乎北村湯君子文山陽人也其先君子嘗以功剌南服君從齠齔即自濯磨於學間聞其屬北使對機辯

敏捷一座罕酧余固奇之逮少長文聲籍籍余益瞠乎若後矣兵燹以來一再迁顧色日睟文日工一日出編詩遺余讀之既則又知君之所以爲詩矣憫世道之隆汙悼人物之聚散明時政之得失吟詠諷諫使聞者皆足以戒焉是豈徒誇競病事推敲者之爲哉蓋其易直子諒之心閟於中而肆於外者也陳詩納言世無其官其忿厲怫鬱者既踣語穽而觸禍機有如易直子諒者又無與颺之以風厲天下余也窮居荒凉乃得優游饜飫以快心而駭目余之幸多矣雖然余固幸也詩之幸不幸余未可知也詩之幸不幸余未可知則氣習

之感風化之變繼自今其醇其疵其厚其薄余益未可知也余方有負薪之憂廢棄筆墨擇其契子心者數十首命兒輩錄而藏之因序其端以見君之詩與古之詩淵然若有合者若夫君詩之傳則不繫於余之序不序也

送陳茂叔序

三代之士以鄉舉里選進故士知脩於家而已未有不聞於鄉而達於朝廷者也周衰之末鄉舉里選之法壞爲士者始皆游說以媒其身漢襲秦弊挾書之禁未除騎項溺冠至以儒相詬病當是時海內一統而從衡捭闔復無所用之於是豪傑之

士如蕭何曹參輩又皆以刀筆吏起風聲氣習浸淫于後故雖立學校舉孝廉策賢良方正而黃霸以卒史選薛宣以書佐選丙吉尹翁歸以獄吏選其他錄此途出不可縷舉非士而甘於吏也懷材抱藝鬱不遇時使非以道味自飴則去而爲吏事孰然爾秦漢之間舍黃綺四賢之外士之甘於隱逸者幾何人哉然則士之生於三代之下者亦可悲也已兵燹十年車書雖同科目未設士之通經術工文辭者幾無用於世顛頻狼狽失所操持蓋不忍言矣甚者征徭困之吏役撓之時俗又從而姍笑之及夫發憤爲吏則刀筆之末工法律之末

究其表表者不過齒名庠序卯申圖一鋪餽而止耳嗟夫何士之重可悲也吾友陳子乃能傑然自立爲名卿賢大夫所知征徭不能困夫役不能撓時俗不敢嫵笑一旦發憤爲吏則又刀筆法律若素習者嚆亦難矣揭來訪別往服厥事豈懷材抱藝不肯汩沒以故慕蕭曹諸公之所爲邪雖然子固賢於今之所謂士也矣抑子之所隸若漕漕之所權者鹽東南斥鹵淮爲上浙次之閩又次之比年以來榷利之取寖多禁罔之設寖密巡捕之員寖加以亟貪悉肆捃斂榷剥獲一冒禁之徒根連株逮動至什伯家巨室至重足舁息以竢其弊皆萌於邏卒成於胥吏而汎濫於轉運使副之爲也今尚書李公仲常以潔廉忠信爲之先李君仲方以清脩勤敏爲之佐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趣辦之饒會計之當二浙之民賴以蘇息子行矣合以平日之所學者而稟承二公之所行者簿書期會之餘藏脩涵養毋惰毋畫則以儒飾吏雖不得爲三代之士猶以文毋害而爲漢之士不然吏其身復吏其心慘礉酷烈頭會箕斂縱侵倍榷利而贏之吾不取也且二公亦安取此哉子剛塞果毅其趨事靜以敏其與人交忠以信以之爲吏疑無是患而吾猶拳拳蓋悲士之不遇而爲吏又

恐吏之不能吏而愈有愧於今之士也吾嘗辱知二公而子又嘗辱師於我於其行故無所顧忌而索言之

紀德緯詩序

余昔游京口聞紀侯以才氣鞅鞅暑雄一世而獨刻意教子畜奇書連屋客至微風醒酒靜夜聽詩宛然何將軍家風味也獨未能陪鄭廣文一造焉歲丁丑余歸永嘉與瓜山孫君會君故紀侯客也聞誦侯仲子德緯之詩澄澹簡易若不以雕鏤鍛鉢爲能者余甚奇之然窺豹一斑殆未覩其完鞹也近歸自杭乃聞德緯不鄙固陋嚴然辱手敝廬且盡輯其所爲之詩而惠教焉余雖未能躐屣起迓拂席共語然景慕其人於二十餘年之前而讀其詩於二十餘年之後得無躍然喜倘然止贊然而立者乎雖然詩難言也平易者近淺艱深者近怪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餒斯皆詩之所忌而非周游萬里涉獵勝卷者不能知也德緯從少年游江淮滌沅湘踰嶺適粵凡東南幽奇瓌偉之觀亦既飫聞而饜見之矣今又投簪解紱恣睢遥蕩於鐵甕鍾阜間日與德人勝士紬繹古則其進於詩者殆未止也余敢以昔之所聞今之所見而遽謂足以盡德緯之詩乎序以識之尚有覬於嗣音云

送劉伯宣尚書屢成化洽治最上閩序

太原劉公亭刑江右之二年政成化洽治最上閩遂以太宗伯召去之日耄艾攀車童稚臥轍學士大夫相率爲歌詩以餞蓋自混一以來士之仕於南者未始有也而公也獨得此於帶牛珥筆之俗其必有道矣廉潔之實忠利之教愷悌之心其洽於民也深故民之德於公也至是殆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東都之謠西江之頌均一至誠之感應而已然則公之歸亦榮矣哉易之象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爲否曩者權檢用事姦枿兇暨布滿要津其流落而不偶者皆君子也幸而陰霾汎掃皦日昭融端士正人茹連拔是正開泰之一機也致隆平頌清廟跻子望之而三數年來裁幣日以輕物價日以踊民生日以困姦貪日以肆盜賊日以滋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日以呈露是豈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哉意必有其故矣公歸本朝於

君相聚精會神之時百執事同寅協恭之際蓋孜孜抵導江亦以陳君爲稱首上丁釋奠于學余容述觀禮適會陳君於稠人廣衆中一揖而退復小往大來之亨而無城復于隍之患庶乎天下後

詩章淵淵有韻余於是益愛之又一日以山鷄自
愛一集屬余而爲之序開卷讀之則又知治書吳
公之所以愛君者矣夫山雞照水愛其文也君詩
然乎哉君之詩君自愛之余亦從而愛之則君之詩其斧
藻絢麗從可知矣山雞然乎哉雖然詩之作不作
在我其愛不愛在人語以人不知而不愠爲君子
易以不見是而無悶爲潛龍古之君子未嘗求人
之知覬人之愛也君恍能以道自勉反身而誠取
人爲善極而至於深造自得之地則人之愛我者
未必非樂石也況肯自

愛乎人之愛與不愛尚不足爲君重輕也況余之
序與不序乎重違君之請姑以是復將命者云爾

奧屯提刑樂府序

樂府古詩之流也聾者易失之淫雅者易鄰於拙
求其麗以則者鮮矣自花間集後迄宋之世作者
殆數百家雕鏤組織牢籠萬態思窮汝于于喁
喁佳趣政自不乏然才有餘德不足識者病之獨
東坡大老以命世之才游戲樂府其所作者皆雄
渾奇偉不專爲目珠睫鉤之泥以故昌大黎庶如
協八音聽者忘疲渡江以來稼軒辛公其殆庶幾
者下是折楊皇荂諧淫蕩志不過使人嗑然一笑

而已疆土既同乃得見遺山元氏之作爲之起敬
至元丙戌余留山陽憲使奧屯公以樂府數十闋
示豪宅清婉律呂諧和似足以追配數公者嘗試
觀之如取驊騮飾以金鑣玉勒所謂馳驟於白帝
城水雲之外江村野堂爭入吾目已而垂鞭驊韁
悠睢凌厲於紫陌間一何奇也然則舍坡老稼軒
遺山外如公者其詎肯兄視餘子哉雖然是特公
之餘事也余嘗與張君達善讀公之詩鏗鏗幽眇
發金石而感鬼神及造公之廬几案間無長物
惟義文孔子之易爐薰靜坐世慮泊如超然若欲
立乎萬物之表者是余之於公知之淺矣不知深

矣即區區樂府視公不幾於管窺而蠡測者乎余
故表而出之使後之從公游者當求之於未始出
吾宗之趣而杜德衡氣殆未足以盡壺子也

劉媪搏虎圖詩序

己卯夏有客自北來持劉媪搏虎圖及歌詩若干
首謂余曰媪渤海濱州人也姓胡氏事劉平生二
子劉戍南陽媪攜子以從至沙河之滸日已暮即
道左宿焉夜半叢薄中虎嚇然起攫劉以去
媪驚寤提刀逐虎踰數十武及之虎棄劉呀呀人
立勢欲搏媪媪直前刺之虎應刃而斃逐掖劉以
歸閱三日劉乃死事聞于官南陽守義之請于朝

與蹟其力役於是好事者圖而歌之余曰異哉天下之至猛者虎也至懦者婦也以懦婦角猛虎其與蚍蜉撼樹蟻蠭抗嶽者何異而況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雖武夫悍將猶將戰掉而奪常玆媕也乃能斃是虎於尺刃之下是豈專以力勝哉義激於中忽形於外蓋不知虎之爲虎而婦之爲婦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玆媕其哀者與又曰禍莫大於欲得玆虎其欲得者與故嘗謂漢宮之嫒能哭其夫而能忠其主而無搭熊之力泰山之婦能哭其夫而無暴虎之勇如媕者勇足以濟其義力足以全其軀其殆婦而夫者婦之天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是皆天理民彝之大者近世之公卿大夫士平居暇日苟富貴徼榮寵矜能衒智自以爲百夫之特夫孰肯以妾婦自比一旦君父有難觀望畏怯曾不能橫一草梯之其視玆媕何如也甚而怒今欲以是而媚時貴得之以爲利聞媕之風宜可以愧死矣客韙余言因書之俾綴于詩歌之後

送牛子明序

余往歲識牛君子明於揚識其面未識其心也異時從御史李君漢卿及今尚書劉公伯宣游其於子明盛有所稱引余於是知其非庸庸衆人矣然亦未詳其素所蘊積者也既而交愈久往來愈熟見其質厚少飾端介不阿余於是愛之且敬之矣歲甲申浙右苦旱子明泝淮憲司檄來潤行阡陌問民疾苦公事畢訪余於蓬萊之下出句曲山中諸詩清曠簡遠得騷人勝士之趣於是又知子明之力於學而工於詩也居亡何仕不得志投劾走江淮困頓流離二年于此余甚憐之然其氣未始餒而其學亦未始廢也近忽來顧謂將如武昌爲外臺主吏掾語已欲別余叩之曰居閒久資用之絶無以爲達官貴人故交舊友之贊今將稱子本倩善工模搨鶴銘華陽洞碑供饘粥耶子明惡用是哉且吾聞之昔士有游方之外者歸而媚其婦曰吾富矣吾富矣其妻喜嘗有是言矣子明惡用是哉且吾富矣吾富矣其妻喜亟發其篋眡之惟李庭珪墨半九歐陽公五代史稾數幅而已妻怫然而怒今欲以是而媚時貴得無類是乎子明曰世安有盡如玆婦者邪余曰然則姑行矣子明行于不悅余又曰今御史申屠君清脩雅重有爲有守玆方以臺命留湖湘間蓋識子明且知子明者君在亟往雖不假是爲贊余意君必能延子明之譽而張之子明亦惡用是哉於是忻然曰吾可以行矣遂書以爲序

曹之才詩序

因事變懷舊俗詩人之旨也然感慨之深激烈纏之往往蹈語窘而觸禍機者有矣古之詩不如是也惟黍離之什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隱然忠厚惻怛者寓焉故聖人錄之此政詩人所當涵泳而紬繹者也曹君之才以詩雄行輩間余聞之已非一日近閱蛟峯翁序語雖愛其卖易磊落美其英華果銳而猶疑其譌吟於吳山之陰所少者感慨之意翁可謂愛人以德矣雖然故宮詞十九首與夫拜景靈游湖曲登北城悼今思古如余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忠厚而惻怛者殆非之才之所少

也湖光山緑算酒嘯詠不過寫吾情陶吾性而已三百五篇興觀羣怨豈皆爲變風變雅作邪知之才者可無憾於此矣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序

雙蓮圖詩序

隰有荷華鄭詩也而澤陂則以蒭荛稱至楚大夫著爲離騷則又有緝芙蓉以爲裳之語曰荷曰蒭皆芙蓉一也或以喻德或以喻色未始以爲瑞也獨宋元嘉中二蓮同幹生于天泉於是史書之以爲瑞是豈不蔓不枝者其常而同幹者其瑞與然元嘉以前未之聞焉豈昔無而元嘉始有之邪否則昔雖有之史闕而不書也史氏之法祥瑞必書災異必書使古有之而不書則是不足以爲瑞也及觀元嘉而後至于今曰嘉蓮之詩記於史見於騷人墨客之詠累累可數則又未始不以爲瑞也史以爲瑞詩人以爲瑞則謂之瑞也亦宜而又何疑於古之無而今之有乎歲柔兆閹茂前潮陽通守湯君亞卿之南園嘉蓮斯出里人誇豔見未嘗有如斯之盛至繪圖而傳視之茲豈偶然之故哉水陸草木之繁雖非有血氣心知者而一榮一悴或者人事關焉故君臣和也而同穎之禾出郡國治也而兩歧之麥秀彼蓮獨不然哉元嘉之政比於文景天泉之蓮蓋亦和氣交暢之所致也

大而天下次而一國微而一家和致祥乖致異一而已亞卿乃祖乃父世篤忠藎置義田闢義塾睦于宗黨燊而不殊抑又俗情之所難者以是詒謀固宜後之人蕃衍盛大今亞卿象賢趾美不敢有越厥志兄弟怡怡如也愉愉如也其所感應召致端有在矣斯蓮也謂非禎祥可乎余居京口三十有六年所見達官貴人之家何翅百數兵燹以後陵替亡幾惟湯氏詩書之澤浚之而益深延之而益衍表今又和氣交暢以有茲瑞吾意湯氏之興未艾也昔熙寧中燕國邵氏實產嘉蓮已而瓜並蒂桃並實紫芝秀者三當時秦太虛諸公爭爲詩文張大之若亞卿者其可以無述乎友朋約爲歌詩識其事余拙於詩者故首爲之序云

送韓仲文赴安豐序

秦罷侯置守漢因之歷魏晉隋唐以迄于宋其藉以承流宣化者曰守而已故守之賢否一郡之休戚繫焉守而賢雖佐理者或貪猥憧弱郡不害其爲治何則守之權專以一故也惟今之制則不然固可嘅也然壽陽於古爲六實咎縣所封之地時苗飲犢之池其泚尚湜湜也東限琅琊西距孟諸是釐郡之大者曰路次曰散府路設總管府府有達魯花赤有府尹同知治中府判謂之路官若散府則闕治中而不置路官之次有經歷知事提控案牘謂之首領官若散府則虛經歷而不設每視事路若府官坐正署首領官坐東偏胥史鴈鶩行立凡獄訟錢穀工役之務無有大小率縣胥史白之首領官首領官審其可行者行之謂之繫書繫書畢乃白路路官族坐僉語庚相可否是非議克合乃定否則曠時累日不敢決一事以故一府之內得一賢郡未必治而同寮或愿姦易險賢不肖之異則必有銑喙決吻求以誣理而屈法者一不勝即崢言以相詆訐相護詢甚者襟衣裂眦詈呼歎嗚各以氣勢爲勝負朝家患之則又著爲令甲遇路若府官有偏私朋比者聽首領官庭辨之至再三弗聽則又許疏其事申之部若省然則首領官雖庳也而權實與路府官等蓋非如古之牧守得自專制其境內而長史司馬以下惟奉行守之命令而已也提控案牘之選庸非重而不輕也哉京口韓仲文以積勞求仕茲被省檄主案牘于壽陽將之官友朋憫其以宏才佐小壘而又詘於下僚各爲歌詩勞苦之意以仲文之才而縻於是職固可嘅也然壽陽於古爲六實咎縣所封之地時苗飲犢之池其泚尚湜湜也東限琅琊西距孟諸南引荊汝之利地方千里境物固不惡況朝家之制凡郡事繁悉皆自首領官而達於守貳是則仲

文此行其關繫於一郡者誠重也誠不輕也未可謂之不遇也仲文彊志有立且其所交皆名人魁士其於爲政講之熟矣今又孜孜以文藝爲事吾見其以文毋害而得譽於時也審矣又何慨焉遂書以送之

送王國華歸東平序

昔孔子高與鄒文李節相善也子高還魯二子別子生於魯而學孔氏者也於其別余敢邑邑不樂以貽鹿豕之譏雖然古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其竝立則相下而不厭其違離則相顧而不忍舍是豈過爲兒女感哉亦必有不能忘情焉者矣余生取友高即深求不知其幾兵燹以來半爲鬼錄其或僅存而未化者貌盤蠖屈銷聲沈響余惻焉既而得張子惟敬於楊繼又得子於潤攷古訂今相與上下其論余甚樂之意一二年業之蕪幾至乎至也去歲惟敬歸歷下子今又歸東平余雖念子高之言亦惡能無戚然於此況祖行道飲往來人士靡不與焉而余又以病弗及出亦安得藉子高以自解雖然余之於子固非燕游一朝之好也余將竊仁人之號而送子以言可乎津亭折柳

春日載陽嘗試與子俯觀萬類之盛矣根者荄者芽者甲者舒翹而揚英者皆一氣之春也然其敷華之茂者必其植根之固而朝榮夕悴者非藤蔓之託則龍藻之浮者也人之於文也亦然文者華也彼聖賢者根之以仁義培之以問學又充之以剛大之氣故其發也大者爲六經可以經緯天地小者亦傳諸其徒垂之簡冊爲後世法若夫組織剽剝求以夸多而鬬靡者不過草木榮華之飄風而已吾子齒新而氣宿額臞而神澤且謙以自牧孳孳焉以求師問友爲務其於爲文辭也宜無難矣然以余觀之往往絺繢之工多而涵養之功少余懼其華之浮而根本之未立也子歸與魯賢士大夫游試以叩之有不以余言爲謬者子盍勉之他時幸相遇出所業示余將見其浩乎沛然不止如今日之所觀矣然則是別也余可徒爲鄒李之戚戚而無一言以爲子贈乎

葛元白詩序

庚寅之秋余游杭閒葛君元白名於諸友間恨未及識也暇日偕郭元德詣之居近市而湫隘賈胡販傖憧憧往來輜車柴轂填接街陌余意高人勝士未必處此及既見臞然一儒目光炯炯若以風裁自持者余心異之入禧巢去喧囂漸遠閒延至

閒境左花右竹幽禽嘐嘐傍墻麅小石爲盆池金
鱗游泳儻然有濠濮趣蓋不知其在閩閭中也已
而啜茗行酒相與論古今事談辭如雲出歌詩數
十首匝意體物清麗紆婉風雅之致隱然余因喟
然歎曰元白居廛市之衝而其詩若是孟氏移氣
之說然乎否乎龐德公謂趣舍行止人之巢穴各
得其棲託而已若然則居未必果移氣也蕘夫牧
豎不迹城邑朝夕游乎山林之間思若清矣求一
言之幾乎道貌不可得是果以居論邪抑吾閩元
白昜弟怡怡然於三閭瓦屋之下孝友之行著于
鄉曲是有以帥其氣者矣詩之清也不亦宜乎余
方與元德評論及此而元白以詩徵序因錄而歸
之

贈京口外醫戚君序

疾子所慎也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其慎可知
矣然醫而至於三世優數之不能得一二於千百
何其難也余家京口三十有九年聚而居者眾故
不能無疾疾故不能無醫醫之往來余門者亦多
矣有一至者踰數年召之則其人已亡矣有再至
三至者踰數年過之則其家爲他人居矣問其子
孫曰流而爲貧販也轉而爲溝中瘠也間有能世
其業則門户寂寂而爲時人之所鄙棄也噫是豈

惡之說以自解淌淌皆是蓋不獨宣之符當塗之
徐爲然也惟君則不然本之以忠信行之以廉愨
人有疾求君視療雖風雨暮夜即負藥奔走畧不
以貧富貴賤異其心亦不責報與不問二歲余夫
婦各苦癰君眠之皆不兼旬而瘉君嘗曰癰疽譬
猶惡人養癰護疽雖古所戒然攻之太亟亦必有
意外之禍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治瘍
之法也故吾每視斯疾惟砭焫以洩其毒宣導以
殺其勢其不獲已則以五毒攻之五藥療之雖不
求旦暮之功而疾者良已若夫專以刀匕鏨鑷
割鍥抉爲奇者吾不忍爲也君可謂良也矣噫以

是心而充之豈惟醫之良以之處己以之處人其有惡而不仁者惡能余毒哉君祖父相傳逮今五世君方積行累功惟日不足吾見其子孫綿衍爲時顯人世醫之報殆未足爲君羨也君所居有阜莢木二數蔭蒙密下庇千牛殆閱百歲視其樹知其家知其家抑知其人矣非培植之久者能之乎余故樂爲之序以彰君之善以勉君之子孫且使其徒慕而效之毋爲符爲徐而爲世人之指目也

梅南詩稿序

詩契於古難也契於古而傳於今尤難也鍊句鍛辭搜攪腸胃弊精神而憂肌骨顧豈藐無可傳者

世降俗薄忌者多與善者少指瑕焉而掩其瑜索瘢焉而濾其垢士生斯世竊竊焉幸其詩之傳難乎易乎吾見其難而愈難矣雖然詩患不古不患不傳如古也不傳何病不傳然後見古而況未必不傳耶梅南陳君其爲詩雖不多乎澹古雅亦信乎其有可傳者友人張君仲實趙君景高袁金錢梓汲汲然思有以傳之噫是可以敦薄俗矣而或者猶病其鮮焉夫仕藩十首翹望江三十首皆託諸其友自唐世傳至今日詩固不在於多也或者又曰若然則君之詩蓋止於是乎余曰非也君恍心古心學古學磨礲浸潤極而至於薄風雅躪屋

宋雖累數百千言皆可傳也詩豈厭於多乎哉余讀君之詩因有感於張趙二君之義序而申之將以警夫世之忌而不與善者爾爲我謝陳君勉之勉之毋負余之所期而使忌者得以藉口也

送王應夫序

余與王子應夫居相邇情相好也應夫視吾年倍長以里先輩事之余視應夫學聚問辨孟晉迫羣其所爲詩文又皆有法度可喜每忘年交之以故情益親往來益密難疑昏問彼不得而我得之一日來訪謂分教舜棠行且有日余甚以離索爲憂然亦以應夫之得仕爲喜應夫試聽余曰邑雖小聞

業儒者不下百數吾懷空抱虛一旦竊師氏之號深懼夫嘲笑者之不免也子何以教我余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孟氏固嘗有是言也然世之不好爲者幾希矣今郡邑凡幾學學凡設幾官其以才學選如子者凡幾人以子之才之學雖舉棠邑之士而師之吾未見其不可也而子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雖然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吾子今日之欿然者知不足者也師於人而未爲人之師者猶病其鮮焉夫仕藩十首翹望江三十首皆託諸其友自唐世傳至今日詩固不在於多也或者學於人而未爲人之師固能以自反未知困終不能以自彊繼自今請業者進請益者進扣大扣小與接與構吾子其知所

以自彊矣知自彊則日就月將晝爲宵得皆自此始而又何患乎書曰學半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之謂也余年運而往顛毛種種其不能自彊於學也久矣聞邑有芳草澗者韋蘇州所曾游也今猶有賦野渡無人之句者乎王無功丞六合作醉鄉記吾鳳慕之今復有茲人者乎如有之子飛書我報吾將囊詩載酒順下風膝行而前矣

龍興祥符戒壇院分韻詩序

明慶宗師虎巖良公清曠文雅一時名公卿賢樂與之交而余獨未及識也至元辛卯六月余游杭炎暑重赫旅樓偏仄如甑方欝欝不自慘有蒼頭持巨軸至曰良宗師約游戒壇書也余疑與公未一覿面書何爲至於我發函伸紙列風流勝貴且百人而余亦與焉余嘉其未相見情相親也敬諾之期既至僕痛馬蹻欲往不果公以筍輿速之又不果越翼日白廷玉來訪盛誇茲集以爲地虛曠堂宇峻潔脩竹叢杉蔥翠交蔭芙蓉濯濯清泚香氣襲人雖紳珮籩錫環列雜坐涼廳時至不知門外之紅塵赤日也頃焉庄薰淪茗設伊蒲淨供楚楚酌墨皆極天機之妙坐客霑飫徐鳴琴溫老飛灑醉

憂亦惟吾元仁三數君子而已而又各以衣食之
故或出或處曠日彌旬乃獲一見見已遽別回視
承平時芙景良辰宛然在目徒齒序登山憩石酣觴賦詩
殆猶夢寐間事欲再夢不可必得也而元仁學日
進文日工名譽日起余又疑其必爲有力者奪之
而去幸而烏公之書詞馬幣未至洛北余猶得資
以待老閭之友朋乃謂其以太夫人在堂越明日
將歸而就養焉噫何其不預爲我告也朋友固天
倫之一熙春寒牲太夫人御板輿遠覽舊畿近周
家園吾元仁奉一觴稱千歲壽此人子之至樂也
爾有母遺緊我獨無吾方羨慕之不暇吾亦安得

而留之獨惜夫友道日以狹文氣日以萎而吾所
資以待老者一旦去而之千里之外是則余之不
能已已者也昔謝太傅中年與親友別輒作數日
惡達人尚爾況余之悵怯洟泪者乎春草碧色春
水渌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吾雖有胷無心者將
不能泊然於斯語矣雖然閒居續賦元仁肯從便
風似我吾尚能與三數君子盥手發函對風簷而
朗誦也

宋宣慰文集序

同知宣慰東明宋公余曩在揚嘗望循慕下別十
年矣復會于杭出歌詩數十首及所爲文以示余

如前二歲而已余安得取公之詩爲司牧吾民者誦之捲錦以歸因爲之序以俟夫觀民風者擇焉

至元壬辰閏月五日

序

送將守文序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三山蔣君守文踵門而告余曰吾老矣故鄉之思日往月來于懷也時暑退舍涼颸颯然吾將歷吉而歸願以一言爲我贈余曰游子悲故鄉古嘗有是言矣歸燕泣隴豈獨人有是心哉鳥飛而返林兔走而還窟狐死而首丘物皆然人爲甚然人之勇於歸者蓋鮮也君青歲出遊皓首歸里君誠不忘父母之邦者矣陵谷遷變并邑蕭條今非異時比矣其念君而爲東道主者誰乎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君距家幾三千里君之聚糧凡幾月乎川有蒲澤之敖陸有綠林之暴其爲君之紀僕者誰乎喪亂以來舊親戚銷磨畧盡某立某水孰能從君而指視者乎悵歸矣君得無渡桑乾而思并州者乎君曰子之言是也然吾之歸已決雖道塗險阻資用之絕不暇顧也子試爲之詩若序足矣余於是憮然曰君誠君子人也題柱而出乘駟馬車而歸棄繻而游建節行郡國而返其歸誠易易也中世士大夫一不得志懼無以誇一時榮一鄉則棄其丘墓如棄敝屣今君年如

是貧如是而不忍違其鄉如是亦可謂之君子矣
余年視君不甚相遠松楸之感竹篠之思亦久其
日然猶戀戀未能舍去送君之歸得無顏忸怩而
心不寧者乎既與之酒書之錢又序以贈之蓋將
以諗於君之素所往來者而抑以自警也

盛童子遺稾序

余往讀邢氏子秋風辭愛其雄深窈眇神會天出
然以時考之居實曾未冠也天假之年閱之以問
學磨之以世故雖比良遷董蕭龐卿雲直易易耳
稟命不融其所成就竟如是而止談者愍焉然猶
幸而蘇黃二老交口稱引故其名聲卒振響於世

是則蚤慧而殀固居實之不幸而其遇二老以昌
其詩抑又居實之大幸也錢唐盛仁熟亦庶幾蚤
慧者未齠亂從海陵陳君登父游登父吾友也每
訪余仁熟輒撰杖屨於其側色夷氣清足跫踏不
敢縱扣所習詩書古史義手朗誦有異常兒余嘗
謂盛氏有子矣逮少長學爲古律詩援筆輒就時
有不經人道語年十三病腸結一夕而死嗟乎何
蚤慧而遽殀也昔居實之殀或謂其父有以致之
怨誠傾覆者如仁熟之父則非有號位勢力足以
誰何當世涸跡壓市之間經營什伯恂恂唯謹且
不爲詭僞浮薄之行天畀以子不旋踵而奪之去

李侍郎母夫人慶壽詩序

仕而逮親雖三釜榮也親之不逮重茵而坐列鼎
而食弗榮也信斯言也則凡爲人子者必汲汲然
爲三釜之營可也蓼莪思報昊天罔極傷哉貧也
生無以爲養不過啜菽飲水以盡其歡若不足以
爲孝矣而聖賢之教則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
謂孝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爲不孝焉是非聖賢之與人異情也三牲
之養固人子之素心苟得之不以道曾不如啜菽
飲水之爲樂也而奚拘拘於三釜之嘗者乎若夫
家溫矣祿厚矣有平反以悅儁母之顏無放肆以
貽嚴媪之慮是蓋天下之巨孝而中庸所謂誠身
以悅親者也三牲云乎哉重茵列鼎云乎哉恒山
李侯以廉平之政趾美世德足以亢其宗矣母氏
年八十視明聽聰凡爲人子聳首願觀我聞先民
相之者而侯也惟恐養之弗至斥餘財儲之庫扁
曰奉親俾善計者主其出納凡贏得過當率以備
朝夕之養而家不與焉太夫人唯所意欲左右奉

承惟謹於是學士大夫相率爲歌詩慶美之侯可
謂能榮其親也已雖然幼吾幼必及人之幼老吾
老必及人之老侯方分蒐符爲二千石爲朝家司
牧一郡凡我黎庶孰無父母吾親飫珍鮭之供彼
亦有黎藿之不糝者乎吾親被文繡之華彼亦有
繒布之不完者乎吾親厭絲竹駢羅之奉彼亦有
顓頊困苦呻吟而無告者乎居高廣則思無廬隧
駿逸則思無車夫如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輯百姓之福以貽吾親之福豈惟富壽康寧太夫
人得兼而有之詵詵蘭玉匪伊競秀於階庭閒吾
意舍飴弄孫之樂無復有踰於此者矣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蓋言錫類所以爲孝也因爲之序
且繫以詩曰

肇慶高義天天棘新維父維母鞠育孔仁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甘旨之養豈不朝夕藜藿弗給
菽水盡歡飭身勵行以怡母顏較之列鼎彼危
此安顯允李侯孝友具完慊慊爲人矯矯爲官
曰有慈母一笑平反一昆二季郁郁荊蘭清朝
賀燕紫誥回驚凡爲人子聳首願觀我聞先民
悅親有道反身而誠對揚越穹顯我侯賦政德心
皦皦永肩爾心蘇枯澤槁曰維壽母天錫難老
詵詵蘭樹靜秀堦好生于階庭慰母懷抱我作

此詩匪諫匪私維侯之頌維侯之規

劉悅心詩序

梟鷹既醉詠太平也故其辭温厚而愉懌風降而
黍離雅變而板蕩閔亂亡也故其辭憂思而感傷
其爲體雖不同然自文武成康之盛陵夷至於幽
厲之削弱上下世變殆數百年生於太平者固不
覩夫國步之頻蹙而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者
亦不知夫鎬京豐洛之盛且大也故爲梟鷹諸詩
若彼一時爲黍離板蕩諸詩若此一時吾聖人萃
而錄之蓋以明夫治亂盛衰存亡之故設乎彼而
戒乎此者也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詩其可以易言哉劉君仲鼎以累將重俟之裔生長穆陵之朝當是時聖明繼繼休養生息年豐俗阜瀕瀕和寧文物典章魚魚雅雅仲鼎既以得之見聞者而寓諸歌詠矣德祐元二之禍倉皇辭地顛沛流離仲鼎復身覆之已而鼎祚變遷金谷銅駝莽然荊棘仲鼎又一寓於詩以攄其憤惋抑鬱之思然則仲鼎其深於詩矣乎夫詠太平也而不過於諛閔亂亡也而不流於激以一人之作而風雅之正變具焉是豈區區世俗之所謂詩者獨惜其溫厚愉懌之辭一轉而爲憂思爲感傷迄不得以薦郊廟於隆平垂典冊於久遠是則爲仲鼎之不遇也雖然仲鼎方將攜琴書講道紫陽之下紫陽吾文公闕里也輔頰遺唾杖屨故跡過者式之仲鼎日游其地日與其徒誦其詩讀其書論說辯難貫穿統壹使往聖之絶學有繼而前哲之微言不泯是正吾仲鼎事所謂薦聲詩於郊廟者抑又其餘也詩惡足以盡吾仲鼎之學乎序而申之姑以寓吾眷眷期望之意云爾

說

雜草說

居室之西有隙地衡從數十武老梅稚竹攢立叢倚間移花卉雜焉趣雖未就暇之日杜門或可往

殖之乎吾力雖勸彼稗之根連蔓衍者隕霜其不殺之乎老圃笑曰條風至句萌達吾將復詣子評之余無以對於其去三歎而飲之酒

左近仁字說

東平左氏子持咫牘詣余曰吾名近仁里先輩以毅夫字之吾惡其俗也先生其爲我易之余曰父之於子名之可也同官之於友朋字之可也余於子僅一再覿面而敢字子乎字之且不敢而敢名之乎且子之名之亦未嘗俗也辭愈堅請愈力余又曰仁者萬善之元也而剛毅木訥聖人固以爲近仁者也惡乎俗

古人命名義雖有五然泰顛閎夭不以顛夭而爲嫌石惡陳逆不以惡逆而爲諱展禽以禽名解狐以狐名其俗甚矣而皆聞人也趙堯李舜名非不嘉而人不以爲美稱苗晉卿名子率同古帝王之名而譏夫幾得以覆其族名豈有俗不俗哉吾子取仁以爲名取毅以爲字吾見其美也未見其俗也抑吾聞之名成乎禮字依乎名有因其名之美而抑之者有因其質之偏而矯之者吾子之名信美矣然毅者果敢有爲之謂毅雖近仁也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北方之學者固不患其不毅也吾子氣剛而貌嚴膽視察察且年甚少更歷未甚深余謂非果毅之難深恐彊怒之不易請以仲恕易其字可乎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天之生人均有是性亦均有是仁其所以殘忍忮刻靡所不至者不恕之心害之也恕者仁之端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語之所謂恕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記之所謂恕也是恕也即所以爲仁也人能充夫恕人之心則反薄而歸厚以己而體物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天地之帥吾其性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以仲恕字子固將矯子之偏而歸之全者也語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請因以爲贈

李御史二子名字說

御史太原李君見其二子曰知子莫若父吾之二子長也剛吾懼其過於猛次也柔吾懼其過於懦今將改所以命使之顧名思義以矯其氣質之偏而全其性行之粹子盍爲我命之余曰剛美德也其過也則爲猛爲隘爲彊梁故必潛之書曰沈潛剛克矯其過也請命曰潛以元昭字之潛而昭理必有立焉則善矣書曰柔而立亦矯其過也然非有浩然之氣者不能立請命曰浩以元直字之直所以養是氣也剛而潛柔而立此所謂善反之而

天地之性存焉者也雖然父之教子未嘗不欲其賢子承父之教每不能以皆賢昔伯魯無恤之事是也潛也繼自今孳孳問學矯其偏而歸之全防其過而止於善他時吾從御史游相與上下其論使吾如韓退之在汴得交李生賢父子間可也不然吾將有辭於子矣

張聖瑞字說

張子謂余曰夢麟始生之夕先君子夢青虵蜿蟺於襟袖間故以夢麟命之歲癸酉夢麟求試有司列家世氏名于淮閫閫之胥史訛鱗爲麟非先君子所命也夢麟懼亟以告于淮東漕使郭公公於先君爲外兄弟喜而謂夢麟曰麟瑞物也子何疑焉蓋敬易之吾將以諗于而父而父尚無責也夢麟再拜謝既而叨預計偕登夢麟之名于天府先君喜於是請于先師以君瑞字之蓋以識郭公語也嘗試以語友朋皆以爲可或曰是嘗有姓同而字不異者稗官讖焉蓋改諸夢麟往來于懷也父子於夢麟忘年交也請是而正之夢麟將以告于廟余曰麟之爲瑞昭昭也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某位麟爲聖人出也不然則與常蟲凡獸亦何以異是則麟者聖世之瑞也余請以聖瑞字子可乎吾子信厚而文規行矩步愼交而擇友不詭隨不忮刻信乎其麟之似矣矧子之外舅挈山陽歸今職方氏使吾子秉時徽利其於高爵厚祿猶探囊而取之乃今居窮處約歔歔歌古人日以詩書圖史自樂則其爲麟又可知已字以聖瑞於子抑又何怍雖然往而必復者天之道窮而必通者理之常吾子恍能體麟之含仁而懷義知麟之瑞聖而識時深培固養不輕售以汙其德而辱其身他時聞有遭遇休明使天下復見關雎麟趾之化者非子也邪張子愾然退避余曰麟哉麟哉其終於不遇哉因書以贈

義貓說

俞子之居貓之孳乳者三貍而黑者緣墻越屋人竊之夜擊缶呼莫能得遺二子鳴鳴箱毯間蹣跚蹣蹣如有望而弗至余甚憐之忽爛斑類虎文者即而視悲鳴顧眄銜其一與己之子俱已復如之啣嫗餔乳惟均惟一其白質黑章者感焉亦銜其子就之出入相覆迄于成更相母子見者莫之能辨吁亦異矣夫天地之間至貴者人至賤者物彼貓之爲物抑又忍而妬有識者人至無知者物彼貓之爲物抑又忍而妬者也往歲里人飼貓每產子輒親啗之余聞之嘗掩耳弗忍聽及讀韓愈氏文說二貓相乳因疑而未之信及今乃親見之豈物之性亦有具人之性

者歎然而尺布斗粟之謠既形于漢然萁煮豆叔季之世往往有之是何人而反不畏若也兵燹十年東南黔首半爲魚肉一二寡妻稚子依草木幸存者兄弟親戚視之不翅路人飢寒困苦貌然不之顧室廬田園猶有餘者至設陷穽奪而有之抑又何心哉昔李義府柔而害物史擬之以貓今視斯貓殆有類於世之所謂急義者而豈義府比邪吾固爲之說使覽者或有愧焉是亦裨風教之一也

祭文

祭兩浙運使閻郎李公文

嗚呼人之云亡詩人孔悲所謂伊人流俗豈知不負天子不負所學有人若斯天民先覺上蠲吾國下蠲吾民雖死萬萬奚足稱人吁嗟我公冰清玉潔踐歷四紀險夷一轍我誦所聞更僕靡終姑以目擊印于至公東南斥鹵紓邊裕國公將浙漕姦弊攸革昔者兇暨溪壑無厭民怨入骨貪吻尚饞自公涖止鬬奇除嬈牢盆日增積雪皓皓彼兇之暴膏血是朘獲一冒禁株連根連公之賦政仁恕平直有犯者懲無孽着釋二浙之民謂公父兄厥幾憨遺以輔太平康莊未窮濛汜已迫公雖歸全民實踊躃我昔閩公歷事三朝廉不言貧勤不憚勞建于混一宅牧南土暴慢是鋤鰥蔡是撫忠于而國孝于而家端介有守悃愊無華恨我與公相見之晚發潛闡幽意深語淺鳴呼我實厶麼跡與世疎公獨我知藐我公車匪我求公公實知我以我之迂何施而可杜門掃軌著書立言庶規不朽慰公九原靈車遠邁丹旐翩翩東嶋祖道有淚如雨

代祭祖襲常卿文

嗚呼大父常卿葬以戊午既越十年乃葬祖母衙石門雲覆五州原起乘止樂哉斯立乙亥季春倏遭大故兵刃隨突無骸不露維我祖龍既固既安亦罹斯酷摧我肺肝時方艱虞倉皇掩骼抔土之恨籲天罔極惟我先父晝惕夜兢改卜未遂賚志九京煢煢孤孽實承先志苫堀荒迷罔敢失墜今此仲冬奉襄父靈祖塋未葬是局眷雍寧爰卜翼日祗告于墓敬遷祖妣反骨隮祔夷衾衰孔好玄堂暫開龕其歸來以慰我哀

代祭叔襲朝奉文

嗚呼某以險釁夙遭閔凶生甫十歲父歿異封撫我育我曰惟仲父時異事殊雖煦莫嫗煢煢孑立至于成人室弊風雨田荒棘榛考室弗構父菑弗穫每一念至亂我心曲蘇臺留滯轉燭半年豈不

懷歸庶復舊觀夫何馹訃報以永訣殮不遑棺摧心傷骨嗚呼叔父神怡氣清脫屣富貴冥心死生臨絕之言具嚴簡牘謂其克家實靦面目嗟嗟孽子心慮困衡猶恐弗紹以忝所生況茲門緒日就頹靡其之孱懦胡能振起祖考之德仲父之功庶其相之以亢我宗

佩韋齋文集卷第十三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表箋

賀郊祀慶成表　以下代黃松岡

正月始和稱秩元祀昊天成命誕受多方顯閟具孚華夷胥懌中賀臣聞報本反始者郊之義親德嚮道者天之心故齋戒飭躬而神光之耀谷嚴恭展事而祥露之流壇皆縣精意之上通匪但彌文之特舉以洽百禮曰由一人恭惟　陛下聖敬日躋聰明時乂舜齊七政奉后之瑞斯班禹立三年百姓之仁既遂爰諏吉旦不藏盛儀金軒駕而黃

道之清棗蒼璧陳而紫煙之翁鬱捷書夕奏霽色朝澄嘉績多于先王宜永綏於九有介福于其王母益侈貺於二儀臣偎玷輔藩親逢照事雖雖在宮肅肅莊廟莫陪周士之秉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願頌湯孫之殷武

謝郊祀慶成肆赦表

饗帝于郊率百神而受職配天其澤混四海以爲家雨施雲行風移俗易中謝臣聞祭而受福繇天意之非恢赦匪惠奸欲人心之遷善矧當嗣服之始具嚴報本之儀率見祖考休有烈光肆受諸侯之覲亦右文母綏我眉壽更占厥後之昌將俊貺

於三靈盡瞻恩於九有舉令黔首盡洗丹書恭惟
陛下齊聖廣淵嚴恭寅畏內盡志外盡物可告神
明車同軌書同文無有遠邇博厚高明之降格輝
胞翟闇之靡遺驛馬宵流金雞晨揭滌瑕盪穢想
囿圖之遂空敷偉鋪閎編詩書而無愧臣越居近
甸親覩寬恩蕩蕩巍巍均圜堯天之大穰穰簡簡
益占周曆之綿

謝賜新曆表

禹立三年爰謹授時之正商畿千里首叨頒朔之
榮觀聽聿新布宣惟謹中謝恭惟陛下宅中圖
大荅牧亮工兢兢業業撫五辰一二日而無曠怡

怡愉愉奉太后億萬載以承驩頒課曆於清臺誕
賜書於方國以前民用克享天心臣猥玷承流居
藪玩歲夙興夜寐懼莫遑於官刑東作西成豈不
知於帝力

謝賜曆日表 戊辰

荅牧亮工會舜朝之五載以閏成歲授堯曆之四
時昭示成書具孚圜境中謝恭惟陛下握符御
極協紀叙疇兢業力行率欽天之丕憲怡愉色養
致愛日之積忱修和妻格於年登整暇肆馳於月
捷考一元之豐戊凝庥慶績而撫辰乃藏頒朔之儀
庸正厚生之事臣敢不恪共俟服夙戒民功春近

漢畿共遵泰平之運星臨吳分尚觀乾度之祥

賀生皇子表 戊辰

龍飛在御利見大人熊夢協占乃生男子慶關宗
祏歡動埏垓中賀洪惟聖宋之初基誕毓僊源之
三葉星珠聚緯昭瑞應於戊辰神筴演元復環循
於甲子天啓卜世卜年之永世生以似以續之賢
前後合符古今鮮儷恭惟陛下小心昭事大德
曰生保佑自天受周成之百祿書萬邦之多男上以承長樂之歡下以慰寰區之望民職
有利邦其永孚臣叨領輔藩忻逢盛事告于皇天
后土阻陪濟濟之班宜爾聖子神孫更上振振之

祝

謝生皇子肆赦表

履祥甲觀培萬世之丕基湧號端門開八荒之壽
域照臨所暨鼓舞攸同中謝恭惟陛下祖通先
猷作新聖治大人利見時適際於龍飛男子乃生
瑞果符於熊夢載震載夙克類克明日重暈月重
輪益炳繼明之照天職覆地職載是推不忍之仁
開釋無辜咸中有慶臣郎逢曠蕩職在布宣癯老
成

誕皇孫賀皇帝表

運啓鴻圖三極會萬年之統謀詒燕翼一家垂數
世之仁勢壯本支雕騰率溥 中賀臣嘗仰察天文
之有赫預占國祚之無疆三星爲心重暉應太子
之象十月建尾有序驗多孫之祥燁然休符萃于
今日恭惟 陛下道關百聖澤被羣生卜世卜年
統之正者系必遠以似以續源之深者流必長培
熙朝葛藟之基敷奕葉荷蘭之秀和薰鶴禁喜溢
龍顏臣越在輔畿欣逢盛事告于皇天后土陪
濟濟之班宜爾聖子神孫更上振振之祝

賀皇太子牋 同前

春宮毓德久隆燕翼之謀甲觀呈祥茂育龍駒之
秀慶開宗社歡動堪輿某嘗仰察天文俯覘國運
心爲太子之象暉重適應於三星尾有多孫之占
氣運恰臨於十月於昭景貺式對昌辰恭惟 殿
下粹質天成新功日就左右前後悉皆正習近聖
賢出入起居罔不欽喜形君父宜闡乾元之瑞有
開震索之祥某越在輔藩忻逢盛事隃瞻鶴禁雖
莫窺射人十士之儀仰紀鴻休尚當繼聖子神孫
之頌

聖節進賀禮物表

臣某言恭遇 云云 聖節者伏以中天啓聖式逢華
渚之祥近甸承流庸效野人之獻遥伸虎拜俯竭

蟻忱恭惟 陛下保合大和緝熙純嘏皇穹申眷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大德懋昭得位得禄得名得
壽臣叨分蒐俎欣際虹流結想楓宸阻上三呼之
祝將忱芹曝少供萬歲之觴所有禮物別狀進貢

蝗不爲災謝御筆奬諭表

天收飛孽喜登千里之金穰帝念承流特畀九重
之奎畫於昭春獎有靦訓辭竊惟皇家開平治之
期俟國閑休祥之證由今撲昔宅牧惟良如劉敞
之守鄆城蝗值雨而輒散如趙抃之守青社蝗遇
風而退飛有若微臣冒玆近甸惟一意奉宣於聖
化愧半菑歲奏於民庸如坻如京嘉穀擬登於場
圃食苗食節遺蝻間見於田疇方虞種類之蕃滋
乃抱黍禾而焦殪妖不勝德知吾皇一念之潛通
災反爲祥俾闔郡羣生之咸遂僭函秉穗上徵凝
旒遠沐溫綸曲加褒衮拜手稽首念三生結聖主
之知以口語心顧一稔荷異恩臣之力肆令吳會丕
覩堯言兹蓋恭遇 陛下加惠黔黎如護赤子五
穀熟而人民育迄銷遺孽之菑三階平而風雨時
允協維魚之夢洒賜書於方國特加貴於微蹤臣
敢不勉竭孤忠對揚休命才不書蠹輩已占魯史之
有年斯饗羔堂願誦豳詩而稱壽

彗星肆赦謝表

夙夜畏威靚乾文而加警雷雨作解肆泱汗以惟新洽于民心時乃天道恭惟　陛下小心昭事大德曰生謹一二日之幾每嚴勅命閱四十年之治宜底措刑仰以觀天悒然垂象丕若成湯之罪己遠過宋景之出言細書十行大賚四海臣叨分近甸亟廣覽恩有豐明星見雲漢化行之盛安如磐石惟箕翼國壽之祈

明堂禮成加食邑謝表

紫壇藏事莫陪顯相之勞黃屋疏恩亦被重封之賜寵踰望外感溢由衷中謝伏念臣初之猷爲積叨祿秩頃居田里分當常謹於祝釐茲冒節麾心益勤於布澤雖忝松階之末綴阻瞻茅屋之褰容不圖商賚之行俾預周行之數茲蓋伏遇　陛下禮隆並侑視廣同仁祝網去三民胥舉靁於敷錫列爵惟五子男皆得以序升陛今微臣均膺懋渥臣祇承龍綍誓竭駑庸取三百廛邑入已斬於多予制二千石職思何忍於素餐

謝賜臘藥表

恩畀節麾俯念吳江之冷寵分圭乙欽承漢詔之温獲遂生全采深感刻中謝伏念臣自甄弱植欣際昌時撫字服勞常恐祁寒之怨咨諏職瀆懷愧日之虞倏冬籥之告遒佩宵衣之垂軫銀合重

九天之賚綠綈榮三輔之放有此僥踰若爲稱塞茲蓋恭遇　陛下八荒齊壽一視同仁憐臣寒薄之蹤俾霑脂澤閔臣衰遲之景使駐顏皐臣敢不勉竭愚衷丕酬聖渥愧匪北門班之近曷稱殊光重拜西山藥之良永酬大德

冊皇太子妃賀皇帝表

天啓燕謀彝倫攸叙朝敷鴻冊嘉耦曰妃歡洽寰區慶綿宗祐恭惟　陛下帝祉施子國本在家無射亦臨於緝熙之雝肅其儀不忒懋昭大學之脩齊乃眷元良樂求淑女酌熙朝之懿典儲蓋之微名乾坤父母之心因親以愛感常夫婦之道利正而享聖謨孔彰邦榮斯慶臣禰叨假守忻睹彌文家人有嚴君已始二南之化震嚣爲長子永開重潤之祥

賀皇后牋 同前

坤極承天既施帝祉震宮立配乃厚人倫典冊一新宮闈胥慶恭惟　殿下蕙蕊蘭心蘩蘋芳潔之本在家將協恭於寢膳上以風化下宜秩禮於婚姻樂得妃賢式彰婦順侍青規之慈誨維德之行承紫殿之襛華其儀不忒臣叨分郡寄忻際邦榮母隨無疆已契含光之象孫謀有永願賡緝蟄之詩

賀皇太子牋 同前

日有重光人倫以正天立厥配王化所基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恭惟　殿下徇齊秉粹溫故知新闡大學脩齊之章意必忱心必正迪家人威如之吉言有物行有常載嘉瑜佩之徵誕錫珉雕之冊兩儀並貺萬世其昌叨領輔藩忻逢盛際鶺鴒鶺鴒載驚載飛願謹造端之始

周國公主下嫁禮成賀皇帝表

乾父有慶不篤天媚巽女于歸式彰風化時睠輕於選尚邦永脩於榮懷恭惟　陛下經國範民叙彝敦訓有齊貴主早迪教於公宮宜爾好逑俾服

休於外館荒周邦之吉壤舉充國之徽章勇氏如母存爰示因親之愛王姬執婦道聿新歸妹之儀秩禮大昏以社元吉臣欣聆曠典阻綴賀班令德肅雝動協襄城之則慶源遠長留沁水之春

賀皇后牋 同前

后德正倫夙迪關雎之化王姬下嫁式歌唐棣之華築館惟新宜家有慶恭惟　殿下郎持節儉德著和平坤順承乎天愛備隆於母道巽索謂之女禮庸飭於婦儀喜溢慈懷吉諧嘉耦錫光順之冊迨其吉亏戒含章之鞮何彼襛矣臣濫膺郡寄欣際邦榮紫轂有行百兩翼軒星之迭絳河流彩六

珈增姊月之輝

賀東宮牋 同前

帝乙歸妹禮重新昏震索謂男愛深同氣仰絳河之流彩想青禁之騰懽恭惟　殿下孝謹問安仁先敬長翟車侑吉屬新築館之儀鶴駕肅將允助桃夭之詠式相好矣永睽棣萼之輝

謝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到任表 以下代趙月山

林樊息影甫昇食祠郡國承流更叨給饟凜寵榮之押至俯愚陋以難勝伏念臣奮自諸生簡絲先

帝際遇兩朝之久踐歷三紀之餘導旨中樞無補討謨之密除戎外閫曾微攘卻之勞飲河之量既盈負嶽之譏莫逭潛深伏隩政忻鷗鷺之相親昧進偷榮敢覬熊魚之兼得候承誤渥游領寓邦亟伸偃僂之忱乃重峙儲之寄頃賢能出守始流福以潤京師必趣辦有才悉賦以輸函洛有如遲暮曷稱選掄茲蓋恭遇　陛下治在審官仁先厚下念臣遭逢已久未忍於棄捐察臣悃愊無華尚咨於牧圉遂令共二靡靳錫三光敢不祗對龍光勉殫鼷技以農言慰父老當烙布於漢條操贏貲佐軍興恐未開於晏筭

謝皇太后表 同前

茅檐息影甘混跡於漁樵琳館祝釐遽叨榮於牧圉惶愧深負嶽德極戴天伏念臣猥以迂儒偶逢熙運入則中樞之導旨出而外闡之脩戎才薄力綿曾微報效器盈量溢秪速顛隮一從畎畝分絕雲霄之舊迅詿圖簡畀俯及蹄涼懷太守印章已駭郵亭之舊吏給刺史鼓吹俾榮鄉黨之故人雖云恩重而命輕第恐力小而任大蓋河潤九里流福富藉於賢能而日費千金轉饟政難於趣辦有如驚鈍曷稱寵光茲蓋恭遇 陛下正始道尊貽謀仁遠志存卷耳夙知臣下之勤音播思齊克致邦家之御肆令遷暮復被選掄臣敢不勉竭孤忠對揚光命風德化以治郡願希二千石之良制課調以救邊所愧五十條之奏

知鎮江府到任謝表 代孟中齋

遽次西江甫安愚分易符北府倏領誤恩控辭迄閟於俞音黽勉遂祗於賤事伏念臣他無技巧惟有樸忠將軍好武而子能文有慙父教先帝用老而臣尚少亦玷郎潛銜命搶攘之秋承流洞弊之地進既無補退將自脩大人飛龍咸覩時乘之六康侯錫馬遽膺晝接之三維京口之封疆寔浙西之門戶民力竭矣謂宜寬之一分江濤渺然所當

護者數處曾是妄庸之品可兼牧御之長蚊負嶽以難勝鵬在梁而弗稱茲蓋恭遇 陛下昭哉嗣服成乃圖功以子萬億年用乂民而永命其惟二千石爰視邦而選侯遂使孤蹤亦叨異渥臣誓殫駑力仰荅龍光齊埭范橋希德人之遺愛韓船祖楫想烈士之英風

狀

辭免知鎮江府申省狀 代趙月山

思無一而可伏望台朝特賜敷奏俯憐眞悃特返誤恩姑俾退閒式遂祝釐之願別加遴選用宏植羿之規

再辭免知鎮江府申省狀

銜恩踰地亟控忱辭錫命自天莫回誤渥威不違於咫尺瀆敢至於再三伏念某奮自諸生東絲先帝桐鄉是念曾日月之未多桑下何心亦風雨之進退以時思昔先攸託混漁樵而爭席讓雖泰以睦鄰遍社日遺田翁僅可誇於新尹坐堂上稱太守終有愧於故山故雖勇棄鷦鷯之棲未必果致蒲廬之化下車羸臂儻爲馮婦之攘求牧與芻嘏重距心之罪伏望

朝廷亟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戰兢幸免於淵冰赴蹈敢辭於湯火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啓

賀王左相啓 代洪撝謙損軒

黃麻播告赤鳥來歸嗣皇新繼明化方流於率土左轄頻虛位今喜得於舊儒廟社尊安華夷闔懌窃以天下之安危在相君子之進退以時思昔先朝有如文正資聖著英之會尊賢獨樂之游投竿采藥剖竹灌花逍遙於物外登山涉水臨灘憩石發越於詩章若將終身焉能免我逮元祐際明良之會維潞公總軍國之綱翩然一馬之自西不作二龍之臥洛豈或出或處悉付無心蓋時止時行當斷以義矧遭大投艱之際適體元正位之初橋山之弓劒未藏商鼎之鹽梅寡和加以元臣之密啓力陳端揆之久虛忍弗副於巖瞻乃尚甘於野遯朋來七日已見天地之心玆惟三公盡共陰陽之理茲蓋恭遇某官三朝壽俊四海鉅人篤實輝光極輔書大化之盛備齊平治悟大學體用之全顧獨卷於經綸寧弗諉於寤寐所謂伊人在彼空谷固爲場霍之甘如有用我其惟東周夫豈匏瓜之繫雖簡注兹邊登庸第念風塵澒洞之秋此正聖哲馳騖之日必如推車之喻則事功可圖使

若乘舟之偏則險夷立判願以十年之涵養術爲
萬世之太平庶昔焉憂樂在民不以廟堂之高江
湖之遠而今者仕宦至相可爲邦家之光閭里之
榮某誤領左符甚慙小草倏聆坦制倍激懦衷讀
說命三篇已喜立相而置左續車攻一雅尚看修
攻以攘夷扞賀惟深期望尤切

賀禮部馮尚書兼給事中同修國史啓

歸班雍時總禮容臺紫極丹扉莫重春曹之選黃
扉青瑣更嚴夕拜之儀綜國典以裁成品人才而
筆削清班峻立顒望具孚恭惟某官四海初心兩
儀間氣先生富道德高壁立萬仞之標本朝盛文

章應奎聚五星之瑞召詢國事多識時宜釋筆硯
而操化權專綸綍而宣皇澤日上花甎柳遶鈴索
慷慨揮毫草承委珮煙駐旌遊絲從容退食整飭五
材而辨器網羅百代以成書凡厥詔令典冊之頒
皆藉潤色討論之力凌清遡紫世共指於登瀛簪
筆持荷祥果闡於筮鼎極經緯紳之榮寵被藺衆之
簡知聽屢上星辰姑踐尚書之武若歲作霖雨倚
疇立相之庸某疊組叨榮萬閒藉茂貢輸衍裕自
慙劉晏之操羸器範端凝祇羨向公之大耐虔修
戔敬仰匄鑒融

賀刑部陳侍郎仍兼宗正卿兼修史啓

執綏殷輅疊組容臺花綬藻衣於赫宗臣之貴紫
囊玉佩往持臬事之平朵衆記以定關文纂帝墳
而昭治範絲綸誕布紳紱曠驤恭惟某官揭日脩
名照人姱節讀慶元抗疏未多六士之賢擢天聖
甲科重奏五雲之瑞懸法星而糾察儀農扈之劇
叢八州繡衣仍是壺冰之御史太湖蕩節又光卿
月之英游使臣既說於見知僊省更聞於申命螭
坳載筆輝聯北極之星辰羣幄談經恩浥清都之
雨露蠭者殊庭之藏祀聿先多士而秉文侍威顏
於咫尺之間對清問於斯須之際王躔爾成來咨
來茹靡不周知君子既見爲龍爲光遂膺恭簡亟
煥設几賜金之寵式圖畫衣空圖之功制禮樂明
政刑孰擬此官之清要鎮國家安社稷倚看帝載
之奮庸某窓藉庇庥勉承牧餫童負山而知懼曷
免顛隮崔賀屢而相權更依突兀虔修箋敬總匄
鑒融

賀鮑殿院啓 以下代趙月山

溪敭宸綍晉副臺端乘白馬伏青蒲謀已裨於帝
右立花甎冠黑鳶班遂陟於殿中古柏晝寒法星
夜炯恭惟某官道方而大德純以精玉壺風露之
清偉然忠義金雞琳琅之粹蔚矣文章頃際飛龍
盡空凡馬懸衣冠於宣政傳騶哄於大明王仲儀

之執奏不移澡如鶴擊呂希哲之辯官未獲已蕭
象庭歸泰時以均釐升南臺而執法名高千古已
寒未死之女諫曉覲九重共指非凡之御史長身
骯髒直節崚嶒治平之用忠宣豈拘近制已已之
拜獻簡亦自此官某風荷軫存況叨覆露醫遷
羽阻瞻天路之次寥戾崔巍忱永託屐雲之突兀
如葵嚮慕未艾敷荼

賀陳司諫啓

歸班雍時晉列右坡凌玉清溯紫霄已職親而地
近攜皐囊乘白馬知言聽而諫行綸紓誕頒宗社
增重恭惟某官備名揭日炳節照人英華釀郁之
詞章上規姚姒深厚粹明之氣象近揖乾淳蚤爾
在於淵衷侹歷躋於清選蒼苔紅藥詩吟省直之
春皓鶴脩篁景對瀛洲之勝邁唐六絶作宋一經
寓規諷於蟋蟀之篇昭模範於螟蛉之誨迄居諫
列丕展嘉猷天子以爲是諫官以爲非昔蓋聞於
此語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今允望於明公某
猥以迂疎謬玆牧餫踰聆坦制倍激懦衷朝野競
相驩已信忠賢之得路廟堂知至理尚期風俗之
還淳鄉慕渠渠敷陳慢慢

賀工部危侍郎兼修國史啓

渙頒天筆晉貳地卿總憲度於清朝霸凝白簡程
工能於起部日炫紫囊網羅聞見於一經別白是
非於萬世師言允穆泰類朋來恭惟某官履粹行
方芒寒色正黃河半空之氣天分素高瑞叢萬仞
之標地靈特異蓋嘗以通老諸人而尚友不獨於
晦翁一見而屬心徐入脩門立登要路渥夫三昧
之講議論格心君謨四諫之除善良吐氣柱下炳
一星之耀禁中齊五鳳之飛驄馬重驅南憲花甎
之立雞翹趣侍就緒金匱之藏而豈徒哉其有試
矣蓋惟明目張膽則必有補於論思亦嘗載筆記
言則必不謬於褒貶肆專九範式究三長嚆若子
工姑掌緒修之政令若曰太史尚留久遠之功名
某乘傳滯留聽鄂鼓舞託萬間之庇廈應免震凌
脊榊中宸班崇外府藻衣花綬聿稱高選人羨名流
虎觀雲臺密侍五經之講貴世無是諫官以爲非昔蓋聞於
恭惟某官姱節照時脩名揭日清冰出壑宜承露
之玉壺古柏參天聳接雲之儻黛色談笑握南曹之
印眷容紬東觀之書謁卿之典樞機未嘗有過徐
從之陪誦說多所究探姓名深簡於璨瑤步武峻
蹐於金掌仍參儒席遂處經帷蓋日月就將有補
於緝熙之學則邦國式貢不蠹於玩好之供不然

金華勸講之官寧顧末契頒財之事王之圖任共政厥有旨哉公豈出納有司自此升矣其政麾轉饋敢顧爲寮虎鼠不佯愧同宮而列屬燕崔相賀知大厦之落成

賀淮閫加寶文學士陸大使啓

玉閫懋功璨旒錫命奎圖壁府有華眞學士之聯壽甲璫戈益峻大行臺之望使權增重邊隅不閑恭惟某官光樞渾淪陰陽闔闢庚冀之規模制度每出於人杜公之智名勇功孰識其際屬者浩渺江濤之日慨然經綸宇宙之思志士於是而屬心武夫聞之而奪氣四伐五伐之不試再命三命之愈崇激天鼓吹照海旌旗自樂雲山之趣白日綺羅青春花柳盡還景物之華十年生聚之熙熙四境謳歌之灝灝帝念勤勞之久盍此遄歸人言綏附之難問誰可代昌若仗威名之素著使之凝勳績於已成爰陞寶度之清嚴就拊碧油之駿極兒童喜躍士卒懽呼泰華班師共想晉公之事業淮南入相正如德裕之年齡其聲聽鳳綸不勝鼇抃散地逾高枕自賡愁寂之吟一氣轉洪鈞尚軫隱淪之跡

賀淮閫邊事撤警啓

頃飭一旃階千六轡江之永矣未吟杭葦之詩心如結兮秪悵懸旌之喻擬秦隙暇游驩穹明玆者伏聞疆埸戒嚴卒徒貫勇綸巾羽扇宛然蜀壘之指麾雨矢電矛坐使淮氛之清廓耕桑不擾雉堞增崇蓋嘗驅馳於天荒地老之時未有談笑致鶴唳風聲之捷玆惟洪伐厥有雄規此蓋恭遇某官蓋世勳名擎天力量陽開陰闔智獨妙於經綸地負海涵世莫窺其涯涘而又忠義足以激士氣賞罰足以一人心故如令公免冑而來回紇羅拜不待司徒納刀而戰將帥奮呼宜禡祭之弗煩報愷歌之遽作紅樓翠幕未妨月裏之笙簧雪藻瓊絲還競春遊之車轍此殆眞儒之無敵信乎中國之有人奉勳治并何竢十餘年之久贊皇入相無踰五十四之期某竊聽下風亦增壯氣黎牀竹杖自憐遲暮之蹤吹室琴臺空想拊循之暇幸脩函賀切匄鈞裁

賀泗江吳制置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啓

稟遣符牽婁隅星躔處隱就閒久樂漁樵之混遯誠延首莫遑竿牘之修緬懷麾席之晤承惟有姜墻之想似玆若恭詵龍綸煥寵麟閣宣威璧府奎圖學士炳四時之象玉符金鑰元戎增十乘之雄虎落申嚴鯨波帖息聽下風而增氣知中國之有

人恭惟某官學本中庸道存忠恕平生實地恥爲
流俗之具文景行高山雅愛前修之彝矩出則總
熊羆之帥入而儀鵷鷺之班豹尾車方藉中朝
之獻納龍旂四牡更資外閫之修攘留臺重居守
召虎來旬而江漢之式辭此蓋君子有必勝之效
故知仁人全無敵之功幕府雲開邊城燧熄閒俎
豆學軍旅聖人殆有爲而言說禮樂崇詩書元帥
信於是乎取某屬聆坦制倍激懦衷偶緣祠館之
叨亟上師垣之謝片帆障日甫踰笠澤之區萬斛
乘廳耆聽郵籤之報亟延緣於叢薄徒悵望於前
茅燕鴻若相避然鵬鷁異所適耳尚留湖墅阻賀
轅門鼓角旌旗已喜三朝之洗印丹青霖雨第祈
一氣之轉鈞

通賀鎮江趙徽猷啓

泥香丹詔雲麗朱方君子有徽猷式峻寶藏之直
賢人當重寄肆增鐵甕之雄惠氣剏剏先聲硫磕
恭惟某官天潢疏派浩水鍾英博厚高明燦星辰
而載華嶽聰明精銳淨冰雪而走雷霆外而坤維
井絡之驅馳內而北寺地卿之佐理維時碩望已
簡潮東治迺尋桂林梅嶺之游適際蟻穴鯨波之擾
羈旅之孤懸浮寄惟有望風武士之瞋目語難第
能作氣公以詩書禮樂之勇見於慷慨感激之時
入其阻挫其鋒所向披靡戰乃戈囊乃矢頻復升
平識者愈於是而蜀心邊將殆聞之而關口南人
不敢叛矣可謂膺公東山以公歸兮盍躋近侍瞻
惟京口密拱宸畿萬旅雲屯綏御之方貴審一江
天險隄防之事尤嚴少需畫戟之喻臨蓋釋璞撓
之憂顧然中原在望一洗諸公富貴之蓍則大雅
不羣自有忠定登庸之比其誤恩轉饟久願歸耕
偶視邦選俟正有勤於宵旰而攝官承乏乃復假
於疎迂奄負山而已危馬守閭其焉用聲聞命綍
喜躍心旌越尊俎代庖人之勞甚慙尸祝封府庫
俟將軍之至已告吏民願趨前驅庶安愚分

賀寧國文知府啓

頃承玉季判縣遠紆虹氣海示鯉封延首遡誠方
悵音徽之間闊發函伸紙乃勤慰諭之綢繆擬返
棹之有期將附楫而叙謝恭聆新渥起塡名藩處
三江二浙之間占疊嶂雙溪之勝足便坐嘯式俟
登庸載惟某官北斗時名西江道派沂公科第非
爲温飽之圖潞國威名自是經綸之器雖揭日月
而行時乎不免然安社稷爲悦此亦何心惟蒼生
不可無謝公故方伯又求如結輦鶴吟舊帳虎刻
新符青林霜日白水秋風姑鞾醉翁之詠輕扇涼

颸珍璽夏室綏賡謝眺之吟想騎竹之紛迎已鞭
蒲之謠譽賢能出守固應潤九里以福京師君相
此心或者先一州而後天下其昨叨祠館往謝維
垣進獲覩於得輿退殆幾於折屐駑駘力腐斷無
錦覆之思與雀情深虔誓成之賀有慙斐帥印
匄照沿

賀池州李守改知江州啓

簡知漢陛易填江城風日似長沙政哦詩於秋浦
雲峯對虛牖催作郡於廬山二境爭留一麾增重
恭惟某官英英國器挺挺蜀珍力量雄渾軋乾坤
而震河嶽精神峻潔淨冰雪而走雷霆門不識於
苞苴器甚宜於盤錯雍容佩玉勇舜旌節之榮談
笑攜壺雅愛羣微之勝六邑飽桑麻之積四郊樂
烽燧之沈紅旆行春自是池陽之難駐朱輪出郭
已聞溢浦之紛迎豈伊屹保障之雄或者殆藩垣
之選誠無暖席又覩敷綸人之稱文夫謂植旗旄
而羅弓矢公則有令德當銘彝鼎而被絃歌某夙
託蘭襟更聯枌社扶藜鳴玉自憐尋壑之形容簪
筆持囊尚想朝天之步武

賀趙吏侍兼侍讀啓

入長吏銓仍陪帝讀持衡聽履喜上逼於星辰坐
幄橫經更親承於雨露綍綸一播紳紱交忻恭惟

賀陳祕監兼侍立修注官啓

雲擁木天星明柱史考圖書於芸閣世號該通寘
筆札於玉階地分清切班迎曉日衣染祥煙恭惟
某官高徹神姿淵源問學讀慶元抗疏未多六士
之名擢天聖甲科重奏五雲之瑞脩門快入要路
平蹈彈劾不避於貴彊議論盡依於仁義安世十
九章之勁氣未究忠忱鮮于百數葷之福星又爲
選首肆盼駟詔入綜麟臺上帝羣玉之峯的非人
境玉皇香案之吏盍在蠃頭綠編素簡之校讎青
瑣白雲之點檢聖明欽矚英俊具瞻蜀寺紀游父
憶異僧之木葉海壇留識倚新上相之沙堤某夙
託蘭襟況依枌蔭屬此及瓜而需代聳聞連茹以

彙征竊比駑駘自抱錦幪之愧第同燕雀永懷廈
賀之私

賀馮侍郎除侍右侍郎兼國史啓

妙東名儒晉司小宰銀臺批勅早睽豹尾之凝嚴
金鏡銓材仍訂麟經之紀載絲綸誕布紳紱臚驩
恭惟某官四海初心百年大手渾厚粹明之氣象
遠邁乾淳英華醲郁之文章上規姚姒步武歷蹈
於清選姓名素簡於淵衷青瑣白雲親近御筵之
曉蒼苔紅藥吟哦我省直之春況綜事以訓工皆正
身而奉法衡留鑑藻政需韋相之絶倫囊括詞林
誰似蕭嵩之修史肆畴舊德式副親除然元祐諸
給饟罔功得輿助喜雲開閶闔阻瞻近侍之荷囊
地隔江山留貢小夫之竿牘

賀浙西洪提刑啓 代趙總幹

含嫗出省杖節還鄉紫界宮墻尚憶文昌之新入
繡衣霄漢密奉聖旨之殊恩此恍彼錦而晝行豈
但持斧而直指山川改觀抱鼓不鳴恭惟某官腹
飽五車眼空四海搏扶搖而直上氣凌九萬里之
遥經肯綮之未嘗村裕數千牛之解世謂臧孫之
有後天賚伊陟以父殷金節朱轓有赫詢諏之譽
望洪樞玉鉉幾殫毗佐之訏謨迄從薇垣郎宿之

老之來所期平治今正元朝士之杜盍遂登庸某
給饟罔功得輿助喜雲開閶闔阻瞻近侍之荷囊
地隔江山留貢小夫之竿牘

賀浙西洪提刑啓 代趙總幹

含嫗出省杖節還鄉紫界宮墻尚憶文昌之新入
繡衣霄漢密奉聖旨之殊恩此恍彼錦而晝行豈
但持斧而直指山川改觀抱鼓不鳴恭惟某官腹
飽五車眼空四海搏扶搖而直上氣凌九萬里之
遥經肯綮之未嘗村裕數千牛之解世謂臧孫之
有後天賚伊陟以父殷金節朱轓有赫詢諏之譽
望洪樞玉鉉幾殫毗佐之訏謨迄從薇垣郎宿之

班來溥京師福星之照埋輪折檻威聲素著於當
時露冕褰帷仁化又歌於此日有乘傳過家山之
樂無腰銀誇鄉里之矜豈惟畫太古之衣冠眞可
華使臣之禮樂憖如是耆践前猷獄幾
何錢穀幾何佇膺清問某世科有醜選穽空憐秖
有時人見諸彦升之子絶無先友肯哀嵇氏之孤
獨惟六載之逶巡每託二天之芘蔭一聆坦制倍
激懦衷瞻英蕩於太湖已喜瑯琊之近獻參岑於
門下願終樂籠之儲

回鎮江蔣教授啓

出綍西清橫經北固臨雍解褐居然天子之門生
樂洋觀旂榮甚諸侯之賓客縉紳歌羨袷佩激昂
恭惟某官實婺鍾英繡川疏潤百篇奥義嘉唐虞
樂商周萬古高名出義黄過屈宋蓋嘗以蔣父諸
人而尚友不獨於高郢一見而主盟徐入脩門徑
游辟海風清翠蹕儼鸞輅之親臨雲集竽袍赫龍
光之先被盍居風日不到之地乃顧江山第一之
邦豈學者方仰如泰山故天意將以爲木鐸雩壇
詠舞政當曾點之暮春宜室懷思倚召賈生於半
夜某進非稽古退不通今草福先之碑居慙祖武
作同州之佐何有吏能幸親炙於勝流免浮湛於
俗筆首蒙緘鯉寵報集鱣才名四十年匪久戲居

之令俸錢百八索尚希珠掾之憐推謝皐稽編摩
囱脊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啓

賀鎮江趙徽猷啓　以下代趙月山

項別星軺幾更歲籥榆枋斥鷃自憐騰躍之庳江漢故人坐阻音書之寄每遡風而遐矚旣揷羽之未能比者恭諗蒐刻郡符馬喧童竹寶藏峻直九天之星斗具瞻鐵甕秉流千里之江山改觀棨煌新渥硫磺先聲恭惟某官趙璧無瑕范珍絕代晉室同時之八達未數知名開元治廣之三人獨高清節凡其植旗旄而羅弓矢皆可銘彝鼎以被弦歌旣銀信之迢遞盍紫荷之入覲何煩匽馬來此憑熊蓋內敝日畿本龍潛之舊府而外雄天塹列虎視之重屯將以礪戎而歌向月畫角飄江姑詠此邦之佳麗宮恩鬻轉春漏鼓思書商據異日之經綸其夙託蘭襟況依槐蔭茲卜杜陵之宅更居滕國之壘冷比鷺駢曾印追風之武今同燕雀但懷賀厦之私額擬津亭適迎旌節戟

賀盧戎監兼侍立修注啓

龍衆疏恩蟾坳侍極犀渠奪日器精武庫之儲青瑣點雲班喜御筵之近官縣人重國以儒榮恭惟

某官冠冕南州淵源西洛提文章之正印虎觀蔚然濂節義之大閑冰霜皦若墨未乾於黃甲身已致於青雲蓬山佩玉之春容粉省握蘭之芬馥紀綱萬務親持北斗之機衡鼓吹六經妙演西清之綸綍曉日炫銀花之牓夜星分金燭之輝肆屏少府之綺闥兼浦司存之雨露訓工程作耀神武於遐方紀事繫年昭人文於來世厥惟盛事可謂美官書勿弭彤管豈乏起居之伺持囊曳履倚承顧問之榮某轉饋增淮馳檝燕夏治財寓法甚愜劉晏之操贏同楊得人益羨向公之大耐

賀呂都承正除兵侍啓

漢頒天寵晉貳夏卿洪禮有文武之資家風故在公綽專簡誓之任戎政其修恭惟某官盟傳帶礪動繼鼎彝識慮甚深晦叔信公輔之器奏疏有體夷簡眞宰相之才出則羅弓矢而樹旗旄入則與樞機而陪帷幄持囊簪筆近天顏於尺尺之間匝華銷兵躋世道於升平之盛靖端有守獻納益勤不待滿歲以爲眞以見用儒之無敵夏官其屬六十倚疇司馬之勳武王有臣三千終藉非熊之助某愉瞻坦制偕激懦衷惟我有臣況是西平之子王陽在位可勝貢禹之歡推賀維深編摩愧淺

登壇拜將仗節總戎羽騎旄頭父蕭宸居之衛熊旂犀甲式華戎輅之行雲麾帳轅風清江漢恭惟某官學精八陣勇冠三軍說禮樂崇詩書自是晉軍之謀帥臨約束援枹鼓豈徒司馬之忘家馳檄而忠義景從左袒而英雄響應然方畧指授已有謝安而性行淑均軌踰向寵疇咨威望協濟艱難特大將之印而拜軍中疏少府之節而行閫外彝尊龍勺鐵斧雕戈遡武台通咸統於弘天地鬼神亦相此舉人傒前茅之至師張破竹之威析父子王爪牙豈轉于恤召武徹我疆土行奏我公一掃荆楚之氛遂奠邊陲之枕黃河如帶泰山若礪申固舊盟天閑解駟寶校斥鞍未酬洪伐某出山計左乘障才踈甚喜中權之有人竊聽下風而增氣雖不能被堅執銳助成淝水之功尚可刋石磨崖載續浯溪之頌

賀常運使除檢正兼户部侍郎啓

玉京轉饋蠲衆念功程期會之夥閫命令之原班崇宰士授登耗之書陳生聚之術選重地卿綸綍載敷紳緩猾慶蒸惟某官崑岡挺秀瀚海分清力董雄渾軋乾坤而震河嶽精神峻潔淨冰雪而走雷霆依日月於中天凝風霜於憲地朝廷有李勉

體貌益尊諸公稱鄭莊貴名日起秉宋代一經之
筆裕周官六府之儲肆簡宸衷頻臨京部皇華不
遠合使節於東西紅粟相因輸輦車於前後未踰
暮月盡印福星爰綱紀於中臺仍輝煌於從橐檢
吏姦裡國論豈惟學宰相之方掌邦教擾兆民蓋
亦古司徒之職茲爲清要倚遂變調其共二無庸
實三有醜甚擬返身於屠肆誤令尊旨於椒庭渙
汗莫回政圖循墻之避泰等斯拔可勝連茹之私
虔控柔函仰徼穹鑒

上趙憲求易削啓 代皇甫司户

王節觀風盡俛首澄清之下珠曹愒日僭歸身埃
北之中非云捨舊以圖新所恃至公而無我蓋君
子成人之美猶大鈞播物之仁故犂斂於昔者或
發達於今而萌櫱於春者或悛台於夏使四時代
謝已有後先而一氣氤氳亦分彼此則生意有時
而間斷彼物理何自而敷榮是以賢哲之用心每
於造化而同軌伏念某粤從少日雅羨前修元晏
眺書忍廢傳家之典籍杜嵩嫉世例編任子之春
秋既未能軒騰科目之間亦願欲奮迅功名之際
問津宦海發軔桐曹誤蒙阜蓋之知俾預青油之
幕翁之馬遽失非蒙推轂誰許負薪之儒性尤嗜古雖藉簪裳幸免負擔之勞然

星今復見矣唐室九人之相業行且過之肆令措
大之官謬起兼收之想某投忱直突俟命回皇草
福先之碑不近舍於皇甫舉筦庫之士尚永望於
趙公 司户宋庾使遇薦之已則愛矣宋以頃嘗去使部却而不納趙憲與植代宋因干趙易制

再上趙憲啓

范公攬轡所至望風毛遂囊錐求脫穎雖恐再
瀆則不告或者三語而見知銜袖而前席豈一簣之虧而廢
聆言始仕莫重陟明山已垂成幸渾沌之竅方開而
竹帛既破則數節之解無難今罹
蹇翁之馬遽失非蒙推轂誰許負薪
業儒性尤嗜古雖藉簪裳幸免負擔之勞然

於詩禮之傳頗有鑽研之志斯未能信漫爾爲官豈敢爲百八索之希政以償四方志之願飲冰食蘗懼貽門緒之蕃翻竹傍梧數陳封內之事迄承廉鎮特上公車照浦明珠方此褰襦之繫倚江枏樹已聞風雨之侵賈誼召而宣室之癯殘司馬歸而梁園之宴徹趕免於先失獐於後非意所知屠牛值熱賣漿值凉伊人分之薄孰云末路乃有二天建節分臺將遠聽而廣眡揮簪輟沐每下士而禮賢試求蟠木之先容庸控躍金之私悃海納無外莛扣輒酬慨然相料理之言眞有送吹噓之意季布百金之諾豈其或渝黃石一編之書要須再至

蜀者輶軒之直指凜然山嶽之動搖笠澤松江萬頃穩浮於綠纜露壺冰壑八州共仰於繡衣民既熟於寬條士宜歡於庇廈睨趙璧之貴終許易以連城拾宋契之餘當不虛於數齒三熏三沐以謝以祈茲蓋恭遇某官漢沛獻之矜莊蘇孺文之方正選輔郡股肱之最特畀皇華算外臺耳目之權就司梟事澤浦澄碧廩粟腐紅穀幾何刑獄幾何倘丕承於清問德如是祥祉如是宜施及於下僚肆令厄閏之揚擬作向陽之木某千摩滋懼顓僕維深尚念孤根毋使坐成於歲晚未知寸草若何可報於春暉

謁見沿海陳制置啓

詩書元帥笑清鯨海之波瀲權下僚久望龍門之坂幸依光於蓽部盍寓敬於殽函咕嗶以前隕越于下蓋聞鄞水密護神畿屬鎮茲風濤浩渺之時正藉宇宙經綸之手必韓侯受命而後川澤之孔訏必召虎來旬而後江漢之式辟否則屏翰蕃宣之寄曷煩言語侍從之臣帝其念哉圖少寬於宵旰侯誰在矣俾獨護於風寒曰有雄規是膺寵命恭惟某官兩儀間氣四海鉅儒處位尊隆凜泰山喬嶽之氣象與人樂易儼光風霽月之襟懷蚤簡在於淵衷俾歷躋於清選逮居諍列益罄忠忱天子

以爲是諫官以爲非直言不諱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公道大明已聽覆而上星辰宜應圖而作霖雨龍旂載蕩星申于征琴鶴四時但相隨於詩老江山萬里誇再造於賢侯志士於是而屬心武夫閒之而闚口植旗旌羅弓矢信丈夫用世之所爲銘彝鼎被弦歌其盛烈殆公之素有少安玉闔是有袞衣某竊氣寡諸嗜古成癖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此外何求富貴不義我如浮雲於世多忤自墮身於枳路旋滯跡於鹽車中坂負轅聞遺逢於伯樂冰鄉問道誰歌美於汙腰幾年覩雙鶚之飛一發難五豝之獲遇合有命得失何心詎圖末路

之遲迴乃際二天之臨照吐握待士朝暮拔尤温
造處南涯石洪處北涯盡歸羅致樂發白魏徃劇
辛自趙徃爭獻智謀此忱幸會之風雲忍作無言
之桃李第其喜極鳳凰芝草之覩援無蚍蜉蟻子
之微縱思脫穎於囊中安得庇身於幕下貿然躍
冶式覬轉鈞使客臥下牀儻不下儕於許汜擊賊
作露布猶堪自附於脩期

上京尹潛尚書啓 代趙總幹

王國多士半歸京兆之龍門侯幕迂儒擬玷平原
之鴈表雖恐再瀆則不告或者三語而見知呫囁
以前隕越于下鋪觀徃代有感前修廣漢擿伏發
姦庭有銛筍之設張敞召偷補吏境無抱鼓之鳴
此其治辦之功眞是尹鞏之式然至和顏而接士
與夫顯善而表賢必特著史冊之中于以示詩書
之味蓋彈壓檢御所以福京師而汲引提衡所以
培善類懷哉古道屬我明公伏念某偶掇儒科素
無俗韻大癡小黠固嘗三揖以送窮鑿方規圓終
不再拜而乞巧自入古潤州之幕幸逢趙南海之
賢首借吹噓慨相料理第七日竊一雌開渾池之
聰而六月累三未就痁瘧之技凄其四顧誰復二
天獨憶曩時來覲上國古謂知己正如此耳方仰
羨於明公人於同年亦有情乎皁屩私於難弟謾

放操蹄之祝靡虞被劒之疑蓋亦貿貿而來非敢
盼盼而望詎圖檻擲竟免譴何嘗戚之歌酸蔑之
言既許陳其瓌怪匠石之睨伯樂之顧將可望於
薦聞顧非近水之樓臺難比成蹊之桃李依然琛
縮自笑覬覦獨聞還贅之盛心雅念成章之小子
春風送暖固難陰涸之先秋月揚輝似可嬋娟之
共輒賁函而游貢庶推轂而有期三上書三及門
雖愧數千於光範一舉手一投足將遂轉致於清
波茲蓋恭遇某官廊廟鉅公乾坤間氣山房掌計
掊克遂息政不在於吏能希文尹京閒暇自如殆
皆本於儒術皇眷已紆於獻納緇衣不倦於招徠

肆令江國之下僚隃跂平津之新閣某極知稠疊
所恃含弘傳圯下之素書儻念子房之再至拊匣
中之孤劒應爲錢子之長鳴

謝潛京尹易削合穎啓

蒐材京輦豈無英俊之在門薦士公車誤使疎庸
之通籍人云易地我獨有天不然乏駿蹇之言何
以辱文子之舉永懷特達退竊擬圖季布之諾不
易於千金曾史之書致嚴於一字矧銀筆品題之
帙皆金閨步武之梯詎伊善善之公私爲賢賢而
易必攬澄清之轡得之素聞故轉埃圠之鈞曾無
恡色伏念某一科濩落幾載閒關築精舍以讀書

又焉有志棄鈎竿而遽日漫爾爲官諺蒙當路之知數就下車之辟脫身矮屋既爲箪瓢之辭作記醉鄉又免麴糵之託遂列饋臺之末掇勇拋擲殼之故居贈以明珠璧感纏綿之意送之彊箭幾排嘲憿之流然四羊固喜於賦狙而五尾未圓於書馬康衡經學誰歟乃薦於史高趙壹言談豈料俚稱於羊尹過蒙粲菲慨許易枋第觀褒奏之華秩重貢芒之愧咕咕動喙敢誇藻之工録録亡奇何者才猷之卓若爲製錦始稱鑄金茲蓋恭遇某官學行軻雄之間政事趙張之上尹惟日卿惟月近曜紫極之光仁如春威如秋式重黃圖之寄倚需燮理每念孤寒謂五九之累惟艱甚已矣彼一簣之覆而進時則易然亟開夾袷以疏名俯徇連城之易璧某受知茲昉報德未涯 後闕

謝孟揆刑舉改官親民任使啓

翠軨問俗溥澗澤於江皐麟幕抗塵辱吹噓於天上共喜浮圖之合頴或疑游辟而取封豈知綠所主以觀臣殆亦與互鄉之潔己蓋漢東之國惟隨爲大斗南之傑非公其誰頃吟桑梓必敬之詩已起對菲不遺之想庾飛控地分既隔於層霄暖律回春勢難先於窮谷詎料見夷吾於江左乃能薦司馬於蜀都此忱結習於三生以故遭逢於今日

固難於知己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夫子將何如其感恩第觀褒拂之過情采覺回皇而失次踵常途之役役顧慚覆行之端方尋墜緒之茫茫何有文詞之典雅縱使爲宰何所取材蓋恭遇某官道塞蓋輿家傳帶礪孟軻集義而養氣至大至剛中庸慴身以尊賢不流不倚已藹平反之譽益躬吐握之勤肆俾踦涼謬叨坱圠其受知最厚圖報未涯敢援瓣香敬爲之辭以爲一飯無忘之祝心乎愛主每有不貳臨賀之私資以事師保無或叛昌黎之理渠渠控謝樓樓敷陳

謝洪尚書舉隆陟啓

驥伏鹽車方遷延於中坂鶚飛雲路獲比擬於平原共驚罔象之得珠豈識當時之推轂虔修謝語祇控夙心蓋自少年蛾術之時已慕一世龍門之盛有如先正相我穆陵正色立朝豺狼狐貍自相吞噬憲言愍世蛟龍虎鳳蔚矣躍蟠劘重陰而昭白日之光障百川以回狂瀾之倒乃若四輕之一疏尤爲千古之罕聞生不同時徒抱執鞭之願世有令德獨忻故笏之存自依冀部之天久羨狄公之寵然豚蹄祝悉皆有望於豐年而蟲臂可爲誰敢容心於造物詎圖特達乃遘吹噓此眞出大賢之門是宜爲知己者用伏念某嗜古成癖稟氣

寡諧抱甕灌園常笑桔槔之尚巧引帆繫輓未煩糗糧以遄窮一從枳路之僊夜泌菜根之苦曉參穀種之仁友朋多訝其闊疎公卿亦爲之羅致念濂溪始仕尚難清獻之見知而法曹既歸或者坡翁之稱賞忍不自力遂使終身勇辭處士鄭穀之居謾學膠萬魚鹽之隱是匪固窮竊君子之譽政恐詭遇貽識者之笑敢意大儒克勤小物棘闈刈楚方免誚於冬烘黍谷噓枯俾頗回於生意第觀褒衮滋重負芒木訥自憐願謂性姿之蠢鑿父蠹何有詞藻之旁詭縱使外故好龍姑貌似之求茲蓋恭遇某官四海儒宗兩朝耆俊持衡留藻鑑昔已領於縉紳衛甲緻朱綬茲更勞於藩翰行歸宰路預闕平津肆令么麼之蹤亦預搜延之數某敢不益礪廉隅之節多讀聖賢之書寂歷家聲雖久慚於獻簡淵源師友尚無負於盤洲國士自期墨卿難盡

代上平章啓

囿身鑪鑄十年悉藉於轉鈞蛻跡塵一旦更希於續食蓋以生匠石之園伯樂之廄初豈有審戚之歌酸鹺之言咕嘯以前賢越千下因思際遇每重激昂當疇昔游泳之初政開慶捨攐之日一丁

未拔六士甚危假設教之舟梁爲藏蚊之機穿弦歌夜輟襟佩晨稀思皇多士翼翼厥猶雖願生於周服我瞻四方蹙蹙靡騁誰實秉於國均天佑昌時詔還元老几几歸東之赤舄卷卷好善之緇衣春風噓拂於牆桓惠澤滂流於沼壁飛騰有便坱圠無垠于時杜陵短窄之夫已入狄籠蒐儲之數況抗塵廩膚茲已幸於踐更而垂蔭雲霄又俾逃於蘇曠雖黍律不遺於窮谷而葵心忍負於太陽伏念某相匪甲壬分無庚癸送窮不去早諳太學之蠶鹽乞巧無文謾設外庭之瓜果秋冷荷衫之露夜凄芹泮之風方憐坐客之無氈俄竊閒曹之

薄俸星明天庾恪共囷窌之儲雲掩泉臺悽惻糟糠之感慘無鮮服琴有斷絃故家迴隔於千山碎累更過於百指然宋人刻楮工已費於三年而痡瘼紊九技未成於六月癡駭類守株之子僥覦蓄箄甕之夫儻非皈命於上台誰念沈蹤於下土僭傳躬勤吐哺之三令文子今文孫夢協扶天之再方歛神功於不宰益爲俊乂之旁招肆令七十家筦庫之微願預八百人除吏之數某巔天摧謝踣地回皇皦皦瑚器來光玉繩固無取碔砆之碌碌

漂漂天雨與憐土偶尚永依廈屋之渠渠因謝及祈既兢且惕

佩韋齋文集卷第十五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劄子

四淮閫李大使賀生辰劄子

簸箕挹斗自憐奇蹇之蹤寶璧饋飧倏拜便蕃之錫禮勤意度感厚愧深載念揆初禮無夔比興言罔極詩重報思矧伊汎梗之餘曷記垂弧之始茲蓋某官高風邁古盛德好謙於同年有情素憶四海九州之識憐小人生歲不知六身二首之爲故特畀於多儀以寵光其莫景拍洪厓肩挹浮丘袂相期汗漫之遊觀晉堂桂聽禹門雷申固慈恩之好第某仰承眷輸俯揣分涯頌紀朱綬自是魯侯之事史誇銀信政催李相之歸敢以衰遲辱此倒置而況駢珍之下逮尤非覿於不恭猶黽莫知其所避姑從斟酌少答劬歛六十二三人久已悵心情之別萬有千歲壽還以贊昌熾之祈

答臺郡賀生辰劄子

誦白傅六十三之詩頭雖未雪贈魯侯萬有千之頌壽俾如岡願此衰遲誰與獎予茲蓋某官高情邁古盛德蘇枯憐縣縣之老人已泥塗之久辱笑昌黎之薄命獨牛斗之不神故侈多儀以光初度

第来方切劬劳之念敢叨餽問之勤返璧受飧姑俾安於辞拜借書沽酒誓不擾於公私帥控謝箋尚徼原鑒

送物賀汪守易塡潭州劄子

九陛疏恩三湘易塡為千里之師居一州之表共服藩條揔三軍之事理所部之旺式遄帥節甚擬順下風而贊賀聳聞歷吉日以于征以平時臭味之同念此際飛潜之隔臥車當道既莫遂於遮留載酒出屠蓋敬修於祖餞永懷眞率敬撝鬱轪絲竹之娛對雨有懷尚寄南紀風濤之詠其為依戀等冀監融

元正賀使趙制置劄子

寶鼎雲生又見衣冠之元會琳宮晝永不妨杖屨之春遊與國咸休自天錫羨恭惟某官襟期光霽德性冲和白石清泉飽適廬山之趣輕風細雨歸吟洛水之濵優游視宣室之釐肅散執化人之袂歲逢翼軫憲更新元祐之昌曆某依光鐵甕需寵銅符農告余及春願服西疇之事人望公如歲母久東山之留抒賀維深名言愧淺

元正賀平章劄子 已巳

歲躔翼軫憲新元祐之渾儀星耀階符重睹太平之昌曆維天篤祚與國咸休某官德備中和功參高厚輔贊乾龍之化雨施雲行開拓泰象之亨陰消陽長東風應占而入律瑞霙先臘以灑郊邊鄙無虞清晝喜車書之混宇室家胥慶豐年歌黍稌之多暮三百六旬之間萃千載一時之盛玳簪珥貂之同念此際飛潜之隔臥車當道既莫遂於遮留載酒出屠蓋敬修於祖餞永懷眞率敬撝鬱轪絲竹之娛對雨有懷尚寄南紀風濤之詠其為依戀等冀監融

元正賀淮閫劄子

漢陛珍圖之貢歲展皇儀廣陵飾節之遊春移相閫兩儀錫羨一氣轉鈞恭惟某官德備中和功參高厚平山楊柳幾歌闌檻之倚空昌觀瓊花賸賞煙霄之舞雪明月普二分之照春風藹十里之吟太華旋師平祭邁晉公之烈淮南入相歸朝正德裕之年某蚤望鈞閫僥需郡紱

元正回汪守送物劄子

青規轉律聖朝頒太史之元書戟凝鄉書殿報侍臣之武倚乘泰長入贊乾行某鐵甕依光黎牀負疾屠蘇送煖政哦荆國之詞珠繡翻光忽拜坡僊之餽得非所稱感不蓋慙

元正客送本府官劉子

寶鼎露臺元日祝南山之壽縹壺紅茆春風增北府之雄酒宜酌於獸尊班倥歸於豹尾某瞻言新曆眞是陳人心事恐蹉跎但憶歲蚰之詠微摯出舂磨愧無籠兔之珍匪曰報瓊尚祈采鑒

元正府官免往復劉子 時汪守除潭帥

星轉銀霄歲新玉曆縹壺紅茆已班北府之春白玉青蓮倚和南軒之詠二州爭衍一札召黃某懼枉謙撝坐聳誓賀帥修牋敬虔匄鑒酬

答董總幹袖啓求薦劉子

龍頷策勳永懷壯氣馬蹄隱耳倏畀雄文未能推穀以效勤所願驅車而往謝偶值纂艾懷鍼之後遂誓盍簪望履之期愧汗忍而未乾誨墨斂其游至劬飲已甚噓送奚辭顧念羅崔之門寂無行跡縱擬搜鶚之薦安有味言懷遽許於先談恐遂貽於諾責尚圖宛委庶畚勤渠亟爾還珠惠存委鑒

答壽詞不受劉子

揚箕挹斗自憐韓子之生辰換羽移宮聳聽周郎之度曲義昭與梓光耀垂弘第參義之感方深豈蠡曰之詞敢辱麝煤雖費鯨錦難留沽酒借書願不使公私之擾擾龜食蛤尚相期汗漫之遊

回鄭漕使元正送物劉子

項修報牘因賀得輿臺艾養痾徒悵娟娟之隔循墻避命竟踈悉悉之傳近祗拜於誤恩特敬陳於謝悃星龍改次菅鳳布和冰壑露壺益炯文儒之譽繩橋火井載騰壯士之歡擬於頌椒剪綵之辰併贊出綍予環之慶詎圖謙牧俯記履端惠以金玉之音飾其固陋寵以盤龍之餽慰此寂寥頗厚先施禮幾倒置某拜嘉肅祉佩惠書紳柏酒黎牀自笑遠方之滯火城珂繖願催元日之朝謹飭柔楠尚祈原鑒

回王安撫賀正劉子

風生翠輦更新閶闔之朝儀日麗星旗行牧江淮之都會於時為泰何福不升恭惟某官炯炯清冰熙熙和氣厭看九衢之曉車馬縱橫歸游三徑之春田園舒嘯方紀頌椒之瑞又聞騎竹之迎某燕賀末遑魚緘先辱詠楚岸愁寂寂之句何有要津尋洛濱眞率之盟尚瞻英槩

回元正寄居賀劉子

金鑪玉佩瞻天上之曉雲煴館涼臺端勝人間之春色履端於始泰道其亨某懼枉謙勤坐馨晉賀憶元祐渾儀之製已是循環開太平昌曆之期但觀召綍

回汪守賀正劉子

東風閶闔千官肅冠劒之朝北固樓臺兩岸喜旌旗之遠優優布政暨暨受釐莱幸託滕廑又班堯曆擬贊履端之慶恐勤晉接之私三徑及春祇願田園之適八荒開壽第祈霖雨之濡

元正送物總卿劄子

銅儀轉朔歲逢翼軫之躔玉節饗邊春滿江淮之境倚乘泰長入贊乾行某幸甚受廑又逢班曆散地逾高枕空驚梅柳之新佳節喜故人庸表磨春之摯

冬至送物郡守劄子

黃鐘應律妙轉微陽紫臺殿藩肇迎亞歲乘此祷民所載會看君子之得輿其意已疏輒效野人之獻炙

冬至總所免往復劄子

緹室候陽壁連日月繡衣給饗春滿江淮茂迎挺荔之祥即輅持荷之寵某受廑甚幸賀履惟共屬此負薪未諳頌履帥修歲敬仰旬鑒存

冬至回寄居劄子

日測周圭又添宮日雲書觀同望鄉雲蓋伸獻履之恭庸贊得輿之慶某偶因沈痼莫遂奔趨天涯相親徒嘅杖藜之阻洛濱趣覲第瞻出綍之溫

綍線舒紋喜添宮日鳴笳需愷暖動江雲對黃鐘鳳律之和迓金印龍旂之錫某偶茲抱恙莫遂群趨帥此申聞尚祈丙亮

賀雪與郡守劄子

一陽啓候三白開先落屑回飄式應瓣鄉之禱遺蝗入地預占岐麥之祥繽挾三軍袴歌千里某雖云羸臥亦倍欣愉病眼眩花空想城頭之初日暗窻鳴葉阻陪堂上之聚星帥控賀燮仰祈原鑒

疏榜

鎮江路羅漢寺募緣建水陸堂疏

澤心水陸會度三千法界衆生京口塘堤山號五百應眞教院選勝地演法雲祕典建請堂導天監遺規一十一經論總宣明億萬億輪回俱解脫奈龜毛兎角雖收拾於屢年而蚊睫蟭窠難經營於一旦鞠麼陀苦辛注疏大檀越歡喜捐貲阿難算者有地安身焦面鬼王聞齋現相選甚冥陽六道同生兜率諸天何須西京繼遇英公豈但大覺方逢潛老有住相布施共成一段良緣見在佛證明未來佛證明定獲三生福報

鎮江天慶觀化修造疏

紫極舊宮從古號稱福地青溪道士祇今暫作主

人日月閃歷之既深風雨震凌之不免大殿數條
柱蝨蠹蟲侵脩廊十餘間摧瓦腐闕然風馬雲
車之下惕若霓裳羽袖之蓋非憑有力檀那怎成
無麵餬飢肯心齊發好事立成瓊館在人間會見
規撫宏麗丹臺注僊籍營教福壽延長

南高峯煙霞山清修院化緣疏

金僊出西竺國契日月以照三塗寶刹倚南高峯
斂煙霞而分萬疊地著在圖經襄因劫火
恢焚頻使宗風寂寞幾年僧雖收龜毛兔角一旦
裏難葺蚊睫蠅窠黃面老子若來有地也無棲泊
處白水眞人肯出成功只在刹那間何愁風雨震

凌訝看樓臺突兀見施樂施重興千歲道場今生
來生定獲諸天福報 寺係千歲和尚道場

鎮江妙善尼寺化緣疏

世尊幼名釋達闍祕法號嶺峯頭妙善即是觀音
現精藍鶴林門裏幾載鵠經營之力一朝皆煨燼
之餘門前空有翠竹黃華堂上了沒蒲團禪版佛
到也無棲泊處比丘尼那裏安身人來肯結喜懽
緣都料匠纔堪下手敬攜短疏徧叩英檀敢云慧
力攝慳但要堅心辦事捐金指囷共推惻隱之心結草銜環諒畢死生之
來擊鼓鳴鐘世世祝萬年
天子良因立就福報有歸

趙庵化緣疏

寶玦青珊瑚久沈埋於荊棘黃庭丹篆字擬鬼訪
於蓬萊須得好處安身乃可墜心辦道雖誅茅結
屋曾中膽有規模而指麾捐金世上未逢豪傑懵
攜小疏徧扣高門儻蒙白水眞人肯顧青牛道士
行玉杯而擘麟脯指石鼎以賦龍頭人人是大羅
僊豈但一身快樂歲歲祝
聖天子永開萬世太平福報匪虛明靈可鑒

為封秀才求賻疏

方叔父喪未舉坡翁捐陽羨之貲曼卿親歿無歸
范相輟丹陽之麥此皆慷慨特達之彥能愍流離

孤苦之蹤懷哉古風端在今日竊見溥陽士友封
某孝稱鄉黨學有淵源曩從車書萬里之同擬遂
弧矢四方之願父曰嗟子子吾將共覽於江淮天
未喪斯文爾盍博求於師友東西趨蹙左右服勤
俄驚風木之悲遽輟高義之詠異鄉淪落疇為沐
撙之故人旅魄幽棲誰復說驂於舊館子抱牛衣
而自泣人悲馬鬣之未封無以為喪傷哉貧也弔
而能賻善莫大焉試箋迫切之私仰瀆高明之聽
捐金指囷共推惻隱之心結草銜環諒畢死生之
報

鎮江天慶觀修正殿藏殿疏

五城十二樓縹渺玉京之上八萬四千卷森羅寶藏之中出風雨外而了無震凌歷歲月深而何煩莫耆既未脫離塵世暫遊汎掃祖庭霞珮霓裳四方雲集玉函藥笈萬古珍藏眞館須要常新法輪豈容不轉共成勝事廣結善緣損壞處逐旋抽添莊莊相逢擅越關捩子尋常撥動人人都是回僊待騎鯨為汗漫之游當化鶴致來歸之謝

鎮江還京門外修街疏

還京門外五里街衢西津渡頭幾人車馬要便南來北往奈何東缺西傾星行似擲道索塗雨潭盡拖泥帶水要尋持地菩薩整頓坦平須得多寶如來歡喜布施況城內一新鋪砌則是中盍趣圓成若蹉此日機緣亦是他年話範伐石埏土家家肯破慳囊泛浙逾淮步步管踏實地是名好事莫問前程

鶴林禪寺塑金剛榜

精藍整肅全憑門外兩金剛法相圓成須藉世間多寶佛縱是黃泥具體可無白水通神敢蓋恭遇擅越某官現宰官身修菩薩行凡聯王而共事皆隨佛以下生特發肯心同捐淨帑不待逢人勸化便成立地規模開口喫十方瞋目捍外道擎拳不打笑面持杆要破慳囊此皆歡喜結緣以故咄嗟

辦事見施樂施裝嚴不壞之身今生來生受用無邊之福

無錫富安鄉化城庵行者募緣披剃疏

野狐說禪空自搖頭擺尾生龜脫殼纔免將骨裹皮儻非衆信結緣那得一佛出世入塵持鉢捧水磨刀待刻教頭上淨光光十方認得生前赤灑灑有住相布施不住相布施共裝箇不哭孩兒見在佛證明未來佛證明都教作大富長者是名福報斷不虛拘

太玉山人俞 德鄰 宗大父

輯聞

余童丱讀書粗能彊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劒辟咡時也今老矣神志衰耗前後遺忘間者追念舊聞十亡八九因竊自嘅炎暑重赫友朋絕不往來藜牀北牖嘯詠呻吟命兒輩濡筆錄之得數千言雖埤汙庸俗可厭可鄙然疑信信實區蓋之談殆與玉卮亡當者異也先儒有筆記有漫錄有燕語爲書不一皆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啓聖賢之蘊余之繆學雖舉臚傳風聽何能進於是不過從兒輩咕嗶而已雖然詎不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於博弈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韋齋輯聞嗣有所得又將續書

堯舜之臣禹稷契皐陶益皆有大功德於民者也百天之報修矣皐陶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四海不過二世皐陶之後雖載祀六百后稷之後生武王華殷爲周載祀八百天之報修矣皐陶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四海不過二世皐陶之後雖載祀六百后稷之後生武王華殷爲周載祀八百契之後生湯華夏爲殷禹受禪爲夏載祀四百契之後生湯華夏爲殷封英六春秋之世楚成大心滅六公子歸心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黥而王後戮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之命淑問如皐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具不然造物者何嗇於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爲皐陶尚

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於宦官外戚然召之者實宣帝也弘恭石顯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於宣帝矣許史衰有王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於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基禍之主有以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挾天子弒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至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志於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于國亡五十載間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辭操辟操之志猶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於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相繼秉國師廢齊王昭弒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爲晉視操之奪制漢室殆有甚焉悛悛天網如此世之懷姦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與乎氏之踵其後邪

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遂陰蓄不臣之志及

師昭廢二主弒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
相屠惠帝昏愚食餅中毒懷愍身爲降虜行酒
執蓋萬世有餘恥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
元帝再造而石馬犧牛之讖晉已非復興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陽僅五十二年中間
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亦何所利而
爲之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漢彊欲嫁之后不從楊
堅女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於辭色
及堅受禪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
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

肖之相去何大相遠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下夫人與
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大頓首及楊夫人荅書
乃云虔袁氏頓首頓首是以卑荅尊遂冠夫之
名於某氏之上邪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屢徵不起帝
欲圖姜肱之形肱臥閨室卒不使畫工見之他
時寶憲薦楊喬徵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尚
主喬固辭至不食而卒是亦可以廉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學於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
坐南向備弟子禮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

拜或云君倨密而下王公何也荅曰密君子能
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
可也乃知李密之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
稱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
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乃知參拜之
禮於古爲重

蔡文姬云臣父言劉隸字八分取二分劉寔二
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
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詩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
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

分蓋八分必由大小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
若但類楷字而分散非古也

梁元帝時有荆州放生亭碑載蠻文類駁則放生
非始於唐也

醯釋名苦酒即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賣苦酒與
百姓爭雖刀之利則官司鬻醋見於魏初
士大夫飭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
人而名不聞於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
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
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
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

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充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名無傳焉可慨也已爰旌目事亦與蒙被輯錄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亦有幸不幸

幸邪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礪風俗蓋知以馬上治之不可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故季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此正節義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何其戾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於此不無遺憾矣唐世叅載鄭君

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楊寶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與兩龔蔣詡俱被徵遂遁逃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公車徵詣闕老病不至卒於家其後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是皆潛德不耀所以豐後昆之慶如此蘇子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

造物報施之理誠然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載虞少崔言傅子駿云涉範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至曰皇極之數言乃箕子語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欲帝萬世其志大矣然即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始皇南巡會稽渡浙江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寓於冥冥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資治通鑑垂萬世法獨以魏接漢統疑蜀先主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書此不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秦置宗正漢因之以叙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後漢置宗正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近遠安有漢室尚存而玄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且生於漢世安有不知玄德而輕於以身許之者況操丕之姦雄使亦久矣顧豈待後人議之邪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

子千載徒悲傷文公此詩其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譏諸侯名大夫名何也瓊曰魏闕名也當塗高而周徵君羣以爲魏者何也瓊答曰魏闕名官職不言而高聖人取類言爾周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吏言屬蜀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其後譙周緣瓊言遂曰春秋傳著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皆廢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

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衆也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於魏也蜀果亡悉如周言子以辭考之周不過因杜瓊之辭而推廣之殊無意義然而卒驗者豈瓊亦有默授之者邪雖然以新造之蜀先主崩武侯薨禪以闇弱之資而又惑於閹豎使無此識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註多取焉然不載作者氏名唐藝文志有三輔

黃圖一卷列地理類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以爲據故苗昌言以爲漢魏間人所作今考此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於神明臺云魏文帝從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書載光武魏文帝眞漢魏間人作也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若乞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建年其意亦微矣

眞廟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甌輒比上德爲桀紂

比奏御上令宮人錄所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無知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眞廟有焉

仁宗一日問饗人折米幾分對曰折六分訝其太過旨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數日習使然也旨如舊一日太官進膳飯有砂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愼勿語人又一日思荔枝有司奏供已盡近侍曰市有鬻者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

今次宣取後必泛殺以備暴殄無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緯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饑韓振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竟諭以救邺之意使來就食鄰竟之民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又乏寬閒之居以處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藉韓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振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而卒振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尚羅陰責乃若老贏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獨見救於冥冥之間邪

昌陵初即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懼祖訓之失墜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遣內侍曹勛間道歸國付之思陵孫罔敢踰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蘇軾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曉其義聞之先輩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訢為熹謂之鄒訢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公在洛一日衣深衣散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語謁者曰程秀才康節出肅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父乎文公或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讀而陶者臚唱久不應上顧左右蘇丞相云恐當呼訖吳有讀鑾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上命以訖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顧蘇曰亦吳人也

蘇丞相頌嘗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患者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世祿之家無驕陵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不許升行此尤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於誕然或者有之余里人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間一日郡守資政趙公招飲鴈池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於池中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數說或謂宋以火德王寅午戌火在人臣當避之若然則近代之戒殊非古制然以木德王者不閏避亥卯未以金

德王者不聞避已酉丑何也或謂臣爲商商屬
金寅午戌屬火火能剋金故避之然則歲日時
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邪何忌乎寅午戌月而
巳也或謂正月爲少陽用事萬物發生五月爲
太陽用事萬物長養九月爲太陰用事萬物蕭
殺當萬物推移之時以此月舉事多忌尤不可
曉惟寶苹唐書音訓高祖紀註曰正五九三月
不行死刑且引釋氏智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
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
南贍部洲故此三月省刑修善今之州郡此三
月不支羊肉錢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政訟

襲唐家故事案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
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又漢朝方太守碑曰延熹
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則
兩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眞始於唐者及
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
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
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
自魏已有之又非始於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
舒州到任表云九月到州訖則唐人亦有不忌
九月者又何邪今之曆書多本於唐一行禪師
於此三月亦多禮上吉日是知未嘗顯忌也

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愚
駿故魏人廋語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
有頗復中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曰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爲皇色濁如金而味
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酳者爲愚又以家醪
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
庸以巷醪麴觴醉人者爲小人則酒之品目又
不止於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退之亦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
後世遂以唐人好飲甜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

酒味泠洌之語而樂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
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又曰撧甕聞時香酷烈封餅貯後味甘辛則甘
辛芳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賢與今人之好大
抵相類所謂至於口天下期於易牙者蜜餌之
喻不過取其醇醲而已
典論漢孝靈末年百司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玠
談藪記北齊盧道語長安酒賤斗價三百唐食
貨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
酒斛收直三千斛直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
白樂天與劉夢得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

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詩金罍清酒價十千王
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與沽一斗酒
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
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驩十
千沽一斗柳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
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子以諸
賢詩考之似皆據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
陵詩街頭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
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
猶以為貴而諸賢皆以一斗十千為詠又何貴
賤懸絕如此

蔡邕為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尚賢者傷之
後讀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資客欲尊卓
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
之至邕集中乃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
止於三事無異於眾宜以為相國位在太傅上
勑優上殿入朝不趨則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
所啓也豈以是而獲戾於冥冥者與鄧牧亦晉
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然放之
晉史收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
於道傍夫追而不及尚當憐之追及矣而縛於
道傍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

是與
古語云知人固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
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合二者而觀人亦
可以知其槩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傅昭性篤謹子婦
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
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案
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
尺則不特用於祭祀而賓客燕饗亦或用之惟
未見用於士庶人之家然易稱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泛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於天子
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賓客或可通用至於諸
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人
犯禮甚於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
五倫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

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妄屠牛者吏
輒行罰則殺牛有罰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
力穡牛實有功於生人者禁而勿殺亦仁人君
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時變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
及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政火
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然若新火
性柔青光炯炯乃無忽遽勝速熾之患縱使延燎
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之意也唐人詩
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不過爲節
物之戲玩耳

輯聞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模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
穎者然於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
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於穎多矣
太學聽琴序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
升坐於尊俎之傍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
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
音想舞雩之詠歎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
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意合詩與序而觀其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於酒止猶綿蠻
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
坐止高蔭步止華門味止園葵權止稚子皆止
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於酒焉暮止則寢
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則營衛不理
是豈溷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爲善雖止扶
桑涘可也又何獨止林慮涘雖千萬祀亦可
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痾坐杯酌止酒
則寥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

意邪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羅裙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禮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移天理不應受他人之贈今受明珠而繫羅裙還明珠而垂淚其愧於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纍纍秦墓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三子殉

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及居海外和淵明詠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緊晏衣與前詩意若大矣雖老成之見與年少異然可以死可以無死皆事君立身之大義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恃也

卷耳夫行役於外其室家閔其勤勞而作也正與汝墳殷其雷之意同故曰嗟我懷人曰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人曰我懷馬曰我馬僕曰我僕豈后妃之言臣下哉說者承小序之誤故遷就而爲之辭耳

采葛懼讒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董仲舒左遷膠西相而幾不免於禍之及蚡鋒中人瞬息間事此詩人所以深懼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不念太子乎吾之憂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無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獨無之蓋王事畢而歸也故曰將母來諗以養親之志而來告於君也不然將驅馳之不暇而暇遂其私乎於此詩可以見臣子之心矣

校童序謂刺鄭忽而作諸家皆祖其說惟岷隱戴氏謂山有扶蘇指校童爲在朝之小人今此詩不當以爲昭公意當時必有用事如董賢者彼

校童耳子與之押乃不與我言子雖不我與我
維子之故至不能食不能餐子獨不察我乎詳
味此說則子正指昭公而校童則指用事者也
世子忽年既長矣帥師救鄭再卻齊侯之辱不
可以爲童子況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閔其微
弱無忠良爲之助耳詩人主文而譎諫安有斥
其君爲校童而聖人録之者褒褒之詩亦然子
惠思我言昭公而思我則我則褒而涉溱子不
我思豈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
我思豈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
無衣由大夫言之則美武公由聖人言之武公之
罪大矣武公自負彊大不請命於天子乃使其
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
衣自詭以盛彊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敵己者相
視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哉七命曰侯
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變六言七非武公之
謙辭也岷隱謂外示彊大中實欲然眞情發見
不可揜也當是時晉猶未甚彊非得天子命服
不可久安故七命六命皆可恃以爲安且吉安
且燠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記考之則周之失亦
甚矣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
沃諸侯尊封而王不之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
父弒昭侯欲納成師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
年曲沃莊公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
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
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
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
能即討明年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又明年
虢仲爲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王綱若少振
矣至是武公悉晉儲王受賂乃命之爲諸侯五
失也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
陵夷至此周其能久乎君子於無衣之詩可以
知周之終於不競矣

黍離一詩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
之則其心變焉次則微變又則安之矣至於君
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
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
感嘅之意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
所以爲忠厚也噫予於是而重有感矣然黍離
王國之詩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夫子
刪詩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
以執簧執翿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
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翿則國非

其國矣周之事尚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當是時衛之君與其夫人並
爲淫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難君寓於衛
臣不得不從焉而心蓋以寓衛爲恥也故曰胡
爲乎中露露言其濡染也胡爲乎泥中泥言其
陷溺也黎雖滅亡猶醜衛之淫亂則淫亂之醜
其甚於滅亡也多矣
豈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盧陵龍仁夫曰
是詩當於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豈凱風
吹之至夭夭之盛則母之撫我育我出入覆我
其劬勞亦甚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況於小過

而敢怨乎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
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而一毫怨懟之意不
萌焉是非勉彊矯飾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
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諫之莊
公弗納非有愛於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
畏我國人之言故未敢亟圖之耳然兄弟同氣
古人譬之手足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
有可以斬伐之理則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
者有時而不畏可懷者有時而不懷段其能自
免乎觀此詩也則克段于鄢豈在於子封出

車之時邪
遵大路國人留賢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間道奔
亡而君猶留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則顯然與
莊公絶矣國之留賢者於大路之中執其袪執
其手冀少需之毋我醜惡又引其故與好者而
感動之其情切矣而莊公聽其自去若罔聞知
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
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
所謂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也
柏梁體詩起於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
舊事卷之二十八

舊事云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
銅爲柱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臺成帝詔
羣臣二千石能爲七言者賦之句各七言句末
皆諧韻仍各述所職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
難治大司農則曰陳粟萬石揚以箕他皆類此
後世遂爲詩體云
淇奧云綠竹猗猗注菉蓐也又爾雅竹萹蓄也
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韓詩作藩
音篤亦云萹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
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

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薪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樕石菑菅灼注淇園衛苑也多篠頹師古曰頹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甲戌夏予游江右旅邸題詩蒲壁獨記憶數首歲久忘其氏名因錄于左過常山云茶蘼香夢佚之禁苑井隸茶馬司則權鹽將昉於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他作間有牽彊偶合者弗逮也

饒公應龍以浙西提刑除直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知紹興府余代爲賀劄有云翠節底功紅牙易填對揚光訓丕顯哉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事又曰大都之尹羣州之節式遄唐帥之行會替所喜京兆所思渾印坡公之句黃尚書萬石舊以朱制置撰孫辭爲廣西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禮事之黃守吳朱守當塗書問往來殆無虛月朱後爲四川宣撫黃俾余作劄賀之欲述其違遠戀慕之意余偶得一聯云所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

已今去五千里何由張籍之致身
黃公萬石將漕福建兼知建寧府適歲歉米斗至
錢貫五百因禁官民毋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
頓減既而寓公招宴以之酒往往黃參棗湯代
之樂語云如此風月夜顧安所得酒乎枉乎山
水間醒能述以文也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沁江
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有云試問夜如何坐看
疎星渡河漢但願人長久不妨千里共嬋娟亦
不記何人作也又其人由沁江制幕召試館職
將行制置使請於朝旨帶行祕書省正字仍舊
職其謝啓云夔王宇瓊樓之遂何似人間陪綸

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皆以詞語屬對而切中
事情亦可喜也
丞相趙忠靖公葵少負經濟之才聡事科舉以戰
多致宰輔給事中徐清叟駁之謂宰相非賞功
之官且援宰相須用讀書人爲辭忠靖以此力
乞罷以歸既得請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學亡術
固難免於衆譏然皐陶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
解皐夔稷契所讀何書趙清獻答荆公語也用
當家事益見其工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
云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綠衣廊廟昔無一品之

曾參衮繡山林今有半閒之姻旦蓋賈有所生
之母朝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新築亭于葛嶺
私第扁曰半閒故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
南北峯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問賈甚
稱賞以此峻除列院然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
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較一
品者周公恩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閒者
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峯殆俗語耳豈
一時偶阿其所好邪

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
輩以詩中作書詆佛讖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
譏者洒水規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爲善子謂山
谷病起十詩似不愧少陵至曰潁川狂士邢尚
書本意狄日上天衢敢夫若莊鐫此老不令平
地生嵚嶇鐫之一字雖爲嵚嶇發然父亦豈可
之官且援宰相須用讀書人爲辭忠靖以此力
乞罷以歸既得請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學亡術
固難免於衆譏然皐陶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
解皐夔稷契所讀何書趙清獻答荆公語也用

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四百入官
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買者因知稅契錢自晉始
明道間嵩山石室中有汪僧誦法華經棲泊二十
年形土木也飲食猿鳥也扣其眞旨不可具道
嘗曰古之人念念莊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

枉散亂何由定歐陽永叔尹師魯最闢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云

秦檜爲相怙權恃援沮復雠之議誅殺勳舊誣陷忠良死之日詔謚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者然其子孫迄宋之亡仕者不絶或疑造物報施之誤至閱四朝聞見録遂以爲檜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時有太平翁翁之號恐造物以此佑之余觀靖康末檜枉黏罕營首入議狀乞存趙氏其後黄時儼徐揆段光遠始繼之一日黏罕謂莫儔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俾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則無遺

類矣檜枉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屬近而情好疎者有雖號同姓而恩義反不若異姓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均之恐無此理黏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室之獲免者衆此二事亦有取焉

馬

天聖中劉綽爲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枉庾之米贏十餘萬石奏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對曰向來漕臣徇情不肯盡收入曆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曾宗道否此四人者皆

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身于此公綽大慙退謂人曰當是時毆上壁鐍可入我亦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實剩錢一萬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縱有覔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亂有刻剥取媚朝廷俟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

建炎間大臣薦瀘州草澤彭知一有康濟之畧隱居鳳翔旨令守臣錢蓋津發赴行在所既入見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仍將燒金合

用竹物於街市毁棄

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萬旨轉一官依舊職時董鴻儀父以司户參軍爲幕客作奴戒譏之其辭曰董子官於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百費取需焉翠翹旬而盡復閱閱焉數日以待繼有奴校笑於傍曰使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絶且有贏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錙鎰鑿恥也呼校來前問有餘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償於人而取其倍稱之息與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蚊與校曰亡是也校能使郎有餘足矣奚以問爲余喜而歌曰昔喬

今今豐昔窘步今今從容月之蓑以百計歲之
蓑以千計吾其免乎婁空信乎狡之為吾謀也
忠一夕月明步於庭有歌於墻陰者曰露零零
今雪衣鶴翩翩今夕飢鶴飢今何憾傷子產之
智今而受校人之欺審而聽之吾史蹟也余曰
蹟爾何歌之悲也曰自郎之任是狡也蹟不得
以受子之傭矣蹟不足計也以物售于者不得
以受子之直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時蒙
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哉詰
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蓄澁也如初

太王山人俞德鄰　宗大父

翰閫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遭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而不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於是以趙苞之破賊為非以周虓之降秦為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為周虓無為趙苞案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

被害苞謂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虓為梓潼太守遣騎迓母妻歸道為符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禮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於事君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即所以為孝也苞之與虓均為太守非復在母膝下時矣食人之祿當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疆聖人躉之苟以親之故棄城而降其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況吾為君之臣吾之

父母亦君之臣妾苟不幸而處於不測之地吾能破賊吾之忠也父母而死於賊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後辭爵賞而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為尉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如王陵之母則亦非所以慰母心也故為人子者不忍於其親必不舍吾親而仕可也辭親而仕則為人臣矣為人臣而避其難可乎或曰如此則高帝分我一杯羹之語然乎否乎曰是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苞之與尉皆為人臣義不當顧私恩而毀忠節若劉項之爭可已斯已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且弗忍為況忍舍父而

取天下乎孟子於瞽瞍殺人之問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謂得瞽瞍之重於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其父豈趙苞之不顧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不死葬其母終身廬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後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託則終身廬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頂有日月之光已而偏問羣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于帝案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

焉者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諸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邪休屠數萬之眾皆從入塞內亦有入長安者悉月氏故種其間豈無奉佛者又有金像以為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於夢此樂廣所謂因也不然傅毅生於中國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為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時而其萌已兆於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人之說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趙韓王為相廳事後置二甕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蒲即焚於通衢李文靖公為相自言居位無補萬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情論之二公若苟且廢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改更興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益於民者他時或有損於民是故法不至甚弊守之可也載其清淨民以寧壹曹參之於漢亦然豈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楷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神疲之語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

以老而不衰

昔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炤歎曰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往年子遊淮甸聞有以忠勇名者朝廷累授節鉞謂不在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天下後世者不幸老而不死墮名損節爲萬世笑人臣事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返顧魯公死李希烈之難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不以衰年貳爾心也使皆如彦回輩則國家亦何所賴於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嘗問蘇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月日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綱而究當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立太子其年有某事其年命相其年有某事亦記事之一法也

朝士舊皆跨馬思陵幸惟揚雨中見亳從臣蔡奕走泥淖有墜馬折臂者及駐蹕于杭詔百官許乘肩輿汪浮溪謝表云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憫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之佚

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爲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舉之典深可憫惻繼自今曾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此意尤爲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竿犯法貿誣謂嬰以廉恥故人興節行者是也寧廟時求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鑒名京師日閱十人則卷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孰視不對肆將撤穆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官貴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尚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占筆書曰許負昔往矣天網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邸州防禦使封成國公寧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紿爲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

寧廟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故老聞之無不霑涕

豫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立之功楊文元公簡史之師也以列卿召對上從容問曰閒師相幼嘗受教於卿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彌遠視其君如弈棋上默然罷朝上以語彌遠遠對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僑爲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紉補穆陵見之嘆然曰卿一貧如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對曰陛下內無良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上愕然

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寢申樵採之禁仍置守冢戶委逐處長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廢

闕印曆明書之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帝各置守冢五戶每歲春秋御署名祝版祭以大牢商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帝晉武帝後周太祖文帝隋高祖文帝以上十帝置守冢三戶歲一祭以大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三十有八帝皆常禁樵採又詔曾經盜賊開發者重製禮衣常服棺槨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廟者每祠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

點視索圖赴闕遣使覆案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像繪付諸祠惟東晉六朝陵闕多在金陵丹陽之間當時江左未平所以制書不載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不得以珠翠爲飾時行在悉以瑠璃代之婦人行步皆琅然有聲民謠曰蒲頭都戴假無處不琉璃假謂賈琉璃謂流離也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則琉璃字本流離也

精太用則竭神太役則疲學者非天才敏贍乃欲弊精勞神於文字中往往亦足致疾北史文苑傳李廣齊文宣初嗣覇業命掌書記廣苦心於文詞間一日坐而假寐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似睡見一人出吾身中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能堪今辭君去矣因悵惋不樂後數日遇疾踰年而死宋淳熙間成都倅秦奎極力屬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吳堅續志蓋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爲深害至若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問孔穎達曰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稱善除國子

司業太宗雖誤以曾子爲孔子額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閻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筭曆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質疑辨難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爲對何也蘇文忠公博學殫記又嘗註論語其書俾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

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載子夏之言乃謂之聖人何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爲孔子書之

再上又非額達倉卒問答比何爲多誤如此紹興間中書舍人張嵲代秦會之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劉子云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爲相湯孔子引周任之言又誤指以爲孔聖當時朝士作詩議之事見周益公詩話夫以額達文忠公之才猶如此於張嵲何責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石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其謹重殆可法也

月兔爲陰鬼風牛爲飈犢史記荆軻傳家丈人召醫則其札闥甚矣

丈人之義本於易筭稱也史記荆軻傳家丈人召高漸離擊筑索隱曰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筭父嫗爲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據此皆尊貴之稱今世俗乃獨呼妻之父爲丈人行之語又云或云本漢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峯故亦稱曰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山三公以下例遷階張說爲封壇使說塔鄭鑑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酺

明皇評而問之鑑無以對伶人黃翻綽奏曰此
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為泰山或本諸此然於
丈人之稱殊無意義予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
星其下曰子星孫星娶妻為嗣續計丈人之稱
或有取於丈人星之義與
世謂大笑為絕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
絕倒人不嗔然晉書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
推服每閒衛玠言輒歎息絕倒則絕倒因歎息
也北齊崔瞻使陳過彭城讀道旁碑絕倒從者
以為中惡史謂是碑瞻父為徐州時所立故哀
感焉則又因哀感而絕倒矣要之絕倒者形體

欹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絕倒數而絕倒哀而
絕倒皆以形體言不專謂大笑謂大哭也
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兵威一振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無所
掠明年之計恐無及矣晉與吳為敵國元愷所
慮正守江之良策而皓不知出此季世恃長江
為險武昌無重臣夏口無重屯江南無高城深
池豈亦不知古今者之過與
唐陸文昌言於文宗曰
關節下所以通款曲於上唐陸文昌言於文宗曰
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
節得之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與
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又梁孝王傳有所關說
於帝則關節亦可云關說打揲為泰山或本諸此然於
丈人之稱殊無意義予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
錄云須當打揲先往安排又東坡與潘彥明書
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今俗以揲為疊
非也墨呆上徒感反下丑勘反知默詐貌見博雅及列子力
命篇鷇突不分曉貌一作糊塗呂原明家塾記
惠公左右或曰呂端為人糊塗太宗欲相呂正
云讀為鷇突食醫心鏡有鷇突羹正作鷇突字
罷休吳人言罷以休繼之方言也閭閻語孫武
曰將軍罷休舁營驚惶貌國語申包胥曰楚靈
王獨行舁營東漢劉陶上議曰舁營傍徨不能

監寐併當俗謂收拾世說長豫常為曹夫人併
當箱篋搭獦不情貌周顗答寔從絕句十載文
章敢憚勞宋都回鷹為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
任道算前愛搭獦裝潢俗云羅列張大貌唐六
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祕書省
有裝潢匠熟紙匠各十人踏跋不振貌酉陽雜
俎載錢知微責卜為韻語曰足人踏跋不肯下
錢悱惻悼迫促苟簡貌陸士衡文賦悱悼瀾漫亡
耦失疇埤蒼曰嘽嚂寂靜也音與悱悼同而義
異唐突猥觸貌馬融長笛賦曰濊瀑噴沫轠遫
礪突李善注礪徒郎切李白赤壁歌鱷鯢唐突

留餘跡而曹子建牛蘭詩行至土山頭歎起相
搪突則唐又作搪旁午儀禮曰度尺而午註云
一從一橫曰旁午施行見東漢黃瓊傳又石鼎聯句詩此物方
著施行朝廷移文州縣必云主
施行樓羅鮮鸐演義曰鮮了之禰北齊文宣時
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梁元帝風人辭城
頭網雀樓羅人著而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義
頭網雀樓羅人著而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義
妻羅之辨又說苑載朱貞白詩太妻羅乃止用
妻羅字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儸人矣
則又加人焉卑末伶人自稱攀巴傳雖幹吏卑
末皆課令習讀宿留俗謂逗留也列子黃帝篇

趙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商欽順釋文云留
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又史記天子幸縱氏城
拜公孫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
所見滑稽敘諸貌屈原卜居云寧廉潔正直以
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史記
有滑稽傳寄附唐異聞集薛昉作霍小玉傳云
大曆中寄附鋪侯景家持摭偏拾人善惡貌文
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
者而好試詞文章持摭利病唐書來俊臣持摭
諸武韓退之石鼓歌持摭星宿遺羲娥跋扈也
詩無然畔援鄭註畔援猶跋扈也梁冀跋扈將

軍西京賦睢盱拔扈即跋也媒蘗漢書司馬
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蘗
其短孟康註媒猶酒教蘗麴謂釀成其罪宋景
文新唐書記程元振惡李光弼則云媒蠱以疑
之蓋本唐書宦官傳如媒而成如蠋之蠹之語
絓閔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閔而
不通黕黕上音紙下音主衛恒說字勢曰或黕黕黕黕
狀似連珠勞曹忉怛勞曹成公綏嘯賦訇磕勞曹
懊懷晉禮儀志有懊懷歌盞糟見漢書盞皇蘭
下註
永昌卜陵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

裔領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謂之
曰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
漸繼恩因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
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事洩呂
正惠公時為上宰鎖繼恩而迎眞宗于南衙即
位繼恩等皆被誅寬然昌裔之孫逢閬其祖之
語猶與方伎李士寧醫官劉育盡惑宗室世居
共謀不軌以致敗死靖康末趙子崧太祖六世
孫也剽竊此說適二帝北狩遂與門人傅亮軟
血而盟以俾非常傳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
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聞高宗登極

惶懼歸命後爲人以檄文訐之亦嚴嶺南至紹
興元年十一月駐蹕于越上虞縣丞婁寅亮采
嘉人上疏其畧曰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
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天下之
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祖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
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
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
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寧以來諫臣
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
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走籃縷僅同民庶臣

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欲
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
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廣選宣祖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
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高宗覽之大
寤遂詔大宗正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伯字
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於是阜陵實在
選中自後光寧理宗皆太祖之後昌齡筆文誤其
驗然一語不謹既誤繼恩又誤昌齡筆文誤其
孫逢又誤子崧諸人貽禍百五十餘年雖輕淺
之徒妄生僥倖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烏之
術聖賢不道焉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號鐵鏡余爲作頌曰
人間萬事洶洶腊腊胷次九流明明了了要知
鐵鏡非鐵山中晦明昏曉咦六州四十三縣鑄
不成八萬四千同一照
梁庾信至北方讀溫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錄之
曰唯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盧思道
少解把筆耳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閭
闔門上梁祝文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
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翼
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
一人有慶四海爰歸眞可共語者也

輯聞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案史記云兵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蓋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同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于寧母九年盟于葵丘實十有一也孔氏註曰鄭氏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宋有弒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縱以遂人不至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為亦不取之或者又曰會雖十有一冊會于鄄則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則霸業成矣左氏於是會也為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自始霸之年歷數至于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張學干祿與夫問達問行皆為人也非為己也孔子於學干祿則曰寡尤行寡悔於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於問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反求諸己焉及子張書諸紳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日之子張邪信乎學之能變化氣質而極備者堯之時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伊川曰樂隨風氣至韶而極備者又盡善也

極和之至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子晝寢夫子譬之朽木糞牆疑其責之太過晝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乃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於道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況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聖人之汲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

具舉蓋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慍不形於色至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於三已而不寤槩諸色舉翊其所由來者漸矣崔杼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崔杼弑其君子弑其父陳文子與之同朝力能誅杼則去之不於此時決去就之分至於齊侯遇弑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知可知矣亡雖越竟許之以清可也亦焉得為仁哉未知焉得仁皆言於知猶未盡焉得為仁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氏以矢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絶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呪誓義可疑焉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為否泰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子之意後見韓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厭孔以矢為誓非也又以厭為擫益失之矣孔子見衛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子

曰東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束脩謂束帶脩飾不可以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脩朱子亦曰矢誓也所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先儒謂韶盡美又盡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三月為音字之誤學之說蓋本諸史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自頌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箾以下備三代之舞至舞韶箾札曰德至

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戴以加於此矣則魯未嘗無韶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學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爲至齊而始聞之始學之哉韶舜之樂也舜之後封於陳隱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使爲工正蓋陳氏得政於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子語叔向已有適齊於是聞韶則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齊於是聞韶則陳氏之得志於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蓋憂齊之將亂非學之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美之也當是時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是陳之彊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韶之歎孔子其能自已乎是時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則聞韶之歎豈聖人過憂哉

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雍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體故可使南面然莫審其說或者謂雍也仁而不佞仁則寬洪不佞則簡重意必本乎此非苟爲是言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與平聲或如字踧踖恭敬不寧貌與與威儀中適貌橫渠曰與與不忘嚮君也而伊川答王信伯之問乃曰與與容與之貌蓋踧踖則不安與與則易肆踧踖而與與恭而安也

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之事但理恐亂其氣血或致疾或語言顛錯容貌傾側皆亂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石林葉少蘊解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說諸侯莫盛於桓文桓文之霸莫盛於首止之盟與溫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謂大子鄭將廢己朝而諫之王從則大子安不從則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爲鄭而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侯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愛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于首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繁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

會則不然吾霸諸侯矣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
率諸侯以會溫則率之以朝京師亦可也文公
也乃不朝王而召王其意蓋示天下曰王猶從
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故春
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陽先言會而繼
之以狩則文於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
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因已之
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迹觀之若正其所以召之
則譎也

子擊磬於衛一章說者謂荷蕢譏孔子人不知而
不止孔子故責其果於忘世而不爲案孔子歷
聘諸國徧於衛而擊磬何也衛自瞶輒之亂父
子之分蕩然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
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
也又矣擊磬於衛非無意也石聲磬磬以立辨
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隱者知孔子之
心過而聞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
言其闇於事也硜硜石聲也謂子擊磬
雖硜硜乎有聲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傷時人
之不知也於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
揭夫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

以淺深別之今衛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
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爲然
也未之難矣天下之事正之於始爲易救之於
未爲難衛之至此吾亦末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朱氏謂其斯之謂與
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
折爲三章後閱無垢張氏心傳録于怨云見善
如不能及急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
之探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於惡也於
善而不進於惡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欲
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
不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
貪利之心浸浸不已積焉至於千駟豈非不善
而漸入乎孔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至若伯夷叔齊則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者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
是說亦有取焉愚嘗觀景公與晏子論陳氏之

事孔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斯言也豈非見善如不及之謂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
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惟東周乎此章先儒解之
不甚詳蓋費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於季氏
與陽虎謀去三桓不克而畔夫謀去三桓不克
而畔乃畔季氏非畔魯也故史記世家曰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況孔
子亦素有惡三桓之意其為大司寇攝行相事
定公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費墮郈墮成
則不狃之以費畔或者疑與孔子之意合是以
欲往也不然孔子豈輕於從不狃者哉厥後不
狃與叔孫輒奔吳為邦故將伐魯叔孫輒勸
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且夫人之
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不亦難乎自定至哀隔二世自定九年不狃畔
而去至哀八年吳將伐魯隔十有五年不狃之
去魯久矣尚眷眷於魯如此則不狃非特不畔
魯且忠於魯者也特子路未知不狃之心耳然
孔子始雖欲往而終亦不往者豈不以不狃以
輕怒使陽虎逐仲懿其所守不固邪門弟子書

公山弗擾召則曰以費畔佛肸召則曰以中牟
畔中牟亦晉大夫趙襄子之邑佛肸非畔晉也
論語記孔子答門弟子處皆有曰字惟答宰我短
喪之問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
則為之女字上不書曰字此記言者善形容聖
人深嫉宰我之意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
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
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以
此發宰予不忍之端而子忍之所以絶之之深
嫉之至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先儒以
患得之謂患不得之愚謂鄙夫劣闇之稱世謂
鄙陋鄙俗鄙猥吝鄙俚皆其人之不足道者
也故於未得之先反以得為患懼不能勝其任
也既得之又狃於富貴利禄而患失之心生焉
苟患失之則無所不至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
可已矣下三句皆言思死生亦大矣而見危致
命獨不言思何也士而見危便當致命正不必
思也思之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之窮乏
者皆足以動其心而拂亂其所為矣李陵欲得

當以報漢南霽雲曰將以有爲皆不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卒五千轉戰萬里矢盡道窮陵可以死矣睢陽既陷巡遠就戮霽雲何容復有爲哉不必思而猶有思此李陵所以生降隤其家聲而南八男兒死耳之語巡所以呼霽雲而警悟之也然子張於士則曰見危致命孔子於成人則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於天而致則以人力爲之所以有成人與士之異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

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本一章所以發明春秋大義說者析爲二章頗費辭說蓋因有兩孟子曰之故殊不知中有孔子曰一句故下不得不再書孟子曰以別之不然則五世之說似皆爲夫子之言矣其大旨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非孔子自作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所述其事莫過於桓文其文則史也孔子謂其竊取三書之義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獲麟絕筆之後至孟子游梁之時已百四十有餘年三十年爲一

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隘也然不念舊惡所以爲伯夷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所

以爲下惠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爲爲人君者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此爲爲人父者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其父

子思之言渾涵孟子之言銛利禮記載子思答舊君反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

諸滕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已而孟子則反覆辯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於此可以覘子思孟子之學矣

趙臺卿作孟子題辭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伸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戰國之時炎劉未奮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遣文之病若曰本之識緯則聖賢不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案史記索隱叔梁紇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辱於顏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謂匏瓠也瓠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惟其義一日讀衛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船一有深涉乃知匏可繫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船一盡千金者是也又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之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苦且其中呺然故不可以食

訓說命於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於典午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壞不泯然則文章果與時高下哉獨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都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若得以光嶽氣分而議之然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眞公德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以文自鳴幸使後生小子習見典刑爭自濯磨於學亦不可謂全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進取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於是文氣萎薾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見於世是非光嶽氣分

之病也人實病之也方今東西南北千地尺天
靡不臣屬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合矣大音之振
式在今日余老矣不得與於斯文之盛然思所
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愈歐陽脩者將必有其
人惜余不得而見之矣嗚呼光嶽之分合其與
於斯文之興廢也耶抑無與於斯文之興發也

佩韋齋文集卷第二十終

馮秋水先生評定存雅堂遺稿十三卷

（宋）方鳳撰　（清）張燧輯

宋方節義先生遺集補刻一卷

（宋）方鳳撰　（清）吳焯輯

宋高士方韶父先生遺集補刻一卷

（宋）方鳳撰　（清）曾安世輯

清順治十一年方如璋等刻雍正二年蓉正書院補刻本

存雅堂遺稿五卷浙江飽士
恭家藏本

宋方鳳撰鳳字韶卿一字韭山浦江人試太學舉
禮部不第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宋亡遁跡於
仙華山同里義烏令吳渭闢家塾教事之疾革命
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其門人柳貫輯
其遺詩三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
刻置縣齋黃溍為之序及宋濂作鳳傳又稱存雅
堂藁三千餘篇蓋據其未刻者而言故與溍序篇
數多寡不合其後寖以散逸遂并版本亦亡

國朝順治甲午其里人張燧乃博蒐諸書掇拾殘剩
彙為此編凡詩七十三首文十二首金華洞天行
紀一篇附以鳳子樗梓詩十六首文五首鳳志節
可稱所作文章亦皆卓犖不羣為庸腐之語冀
開嘗評其詩以為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
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蓋鳳潭畔行吟往往晞
念宗邦不忘忠愛開亦以遺民終老故揚詡未免
過情然幽憂悲思纏綿悱惻雖亡國之音固猶不
失風人之義也原本尚有物異考一卷月泉吟社
詩二卷外篇詩文二卷今案物異考出自唐宋遺
書寥寥數則無資考證月泉吟社詩已有別本自
行至外篇所輯他人贈答之作并酬劒傳吳萊碑
而錄之尤為汜濫今並從刪削焉

方曬南先生集序

詩宗三唐尚矣於初則推王楊盧駱夫駱固婺產也婺之詩派有自來矣余蒞婺演撎遴集而遺之得浦陽柳文肅甫卒業而梨棗以永其傳

說爲奇觀業託方曬南先生集比復得宋文學浩淼淵渟如懸河如砥柱氣欲吞雲夢者八九余不覺擊節驚歎嘆然曰婺多奇士哉宋文憲之爲聲布之源則柳文肅實出其門也文肅嘗稱先生以氣節自高好爲詩歌成一家言而其文獻亦稱先生爲有宋仁人義士則先生之品之學較之駱丞無媿云其詩

即未遽同初盛于中晚若韓若柳殆其流亞歟余竊謂詩文者氣之爲也氣之爲流行於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宣之爲聲布之爲韻其淳沈伸縮之故每每與

呼吸噫欷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末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論者謂其必不能爲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跡于偃蹇交氣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遘何怪焉先生當宋末季永笈仕郎卓然以名義

自持無所依附及改革而肥遯深山悲歌激烈元結明皇落譬向日以頌盟心猶責天而爲證出遊則悼天墜不守俳徊顧盼翠華無從老淚如霰咤

韓在潮州猶能以其餘勁開靈而崴鑼氣之所極其作用不同乃至於此然則讀先生詩文者固當以其氣而知先生之氣者又不但以其詩文也先生爲宋

容州文學祀鄉賢二子樗梓俱善屬文柳文肅稱其克以儒承家而宋潛溪亦曰二子皆精於詩無媿于先生學問之有淵源信不誣矣是爲序

順治甲午秋七月晉後學馮如京秋水甫拜譔

方韶卿先生遺藁題辭序

吾友張子夫次多讀未見書蕃遠甚寫其表章鄉先哲則有仙藁七先生逸集之輯皆以貧歿久未能鏤傳也會秋水馮公節慶至婺爲首梓其一種授予全彙而校之益柳文肅待制集也有方先生墓碣銘與祭文與寓祠化城及追次竹醉日感舊諸作則曰此益非偕予已僅存士之無旋又盧餘化爲烏有先生今所輯十有三卷皆博採諸書爲之爾子取而讀焉詩則盛唐文則兩漢評則直遡三百牘則盡汰六朝可謂盛矣出遊則悼天塹不守望天末悲慟者乎胡元瑞雅稱其文詞僅散不但氣節之美然其工文詞見於吳禮部詩話中益亦有金集傳示者鄉張子曰先生手著殆三千餘篇以家落勿果梓迨

乃宋景濂必
忘黃文獻公
以爲民彝王
蓋其忠愛至
藻餘而激烈
載所稱在人
何庶

方之老杜一飯不
又進之麥秀之歌
導所不能廢何也
性託物斯見不事
危苦之懷動惻千
倫不在人事在天

地不在古今者非以文辭去爾
孔子曰詩可以怨殆謂斯歟嗟
乎是安可不愈以傳示於天下
後世哉乃其子姓方生輩上請
於公序而鐫之宜也先是公刻
柳集未竟曉九霾槧將以次

金傳戴氏新貴
出而方先輩乃
然則子孫之賢
等乎乎方喜先
子所師且當漸
晉南國方伯以

刻者大梅節慫倪文卿又鮮雲
仍宋文憲之後遠在西蜀張太
常苗孫貧勿克自振安得有若
公者復出而愈鍛鍊以傳耶值
先生集成方生輩索予序言因
志予尸

并以及予所望蠡無

非爲諸生表章計非有所私於張子也時順治十二年甲午陽月朔日青溪朱卿書

何戊辰

古今立言之家有不必傳而傳流傳者何限間有一再傳者又何限要之無當理氣無關倫彝則亦任烏耳已陽至忠義之士其爲言也多欷歔鞾鞳讀之值更革一時耳目若相詭異指謂不祥誰復樂爲循是甚者遠其收臆迹歷世而後誦其心悲其志者即不能盡得其詳以至細事雜說無不具載其間先生少負大有感也先生生少負

奇又起而躋承家學推崇張子者至方之蜀郡明允一時宗匠樂可知已然而先生絕不喜爲空言綜核治體原本忠愛二篇當國指斥齊黃無所得撣推宗社惜也庸孱無足與議而秦漢之遺音作矣蓋先生既自廢恒望天末托物悲懷徘徊悵詠迄無盡摹製作甚富悲憤特深即以詩計尚餘三千兒於他文抑以黃文獻柳文肅兩家門鉅公探厥嗣所藏爲之傳次校鋟寧遽啻千言望我乃何僅哉

取什一尚恐無知輒雜傳示嗟

夫子知之矣○懷尤憤慈特見其情音之激切之樓愴發有不止於是者當代公卿不克嬰遑避忌故遺編父秘即出難全錄即錄雖久傳往往然無已至世遠人湮音塵已百僅一存者又安知不經所改削者乎中心悲之非一日也因不揣寡陋博採薪摭碎篇必錄微義并標以期與之厥憤當理氣關倫彝者乎予嘗被命舫誌而見滇南編人物一記彙列五目竊疑未盡如節烈文詞

輯年方弱冠之道長大何其精能第曰忠義韶卿忠憤又何其激烈峯詭文學雜志遺事雖微見端而豈若傳綜其言以告天下傳後世與之共諒其心悲其志哉固宜乎一時鷹紳交致揚確卜世雲仍爭相梓傳良有由也不然者豈之立言為潛溪所稱不啻二十許家或闡述玄籍或論經史或標舉風雅或品騭文章或敷陳成者乎猶曰雅有存焉

也歟夫宰無所謂也歟同邑後學夫次張燧書于清遠山房

論世原情雖已此。孰識既起剛。非學非才。未安二千古哉。令人起舞。義法裏許

鉤使忠貞蓄

輯評存 朱容雅

夫文子輯評方先生遺業既成仍寇之存雅者仍堂之本名也容或雅內風者吾知采之民間頌者吾知奏之宗廟而其歌於朝廷者則曰大雅小雅焉若先生者半通未窺世稱遺民越在草莽何關朝政乃其詩篇不列之風辜稱曰雅不既謬乎夫次子曰是不然先生之生民風日非矣宗社已屋矣然其心則未嘗須臾忘朝廷也則其雅猶有存焉耳客又難曰雅者正也亦常也先生時宋已雜為反乎常經變乱胡傳幸仁皇集雅

採軍復有朝會受釐燕饗陳成者乎猶曰雅有存焉証則甚矣夫次子曰雅有其正亦有其變宵雅之為篇八十而變雅居其十之二大雅之為篇三十而變雅亦居其十之二律有五音必有二變乃能成樂正之不廢變也久矣而況心解繫乎朝廷者雖變而不失其常雖反而必得其正雅安得不存焉容又難曰卜子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以言乎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先生之言豈亦有及於朝廷關其廢興歟夫○曰秀夫之哭故宮之怨集唐之唫

其至顯者矣若
一飯未嘗忘君黃文獻所謂凡日用動靜居常合散
得失興亡耳目之所屬屢廢不有以寫其意昔人有言
喜易言不言易善諫者以三百篇諫此所以言之者
無罪聽之者足以戒雅之名由之存焉吾客又雅口
雅者先王昌盛人心和平故雅之詞氣正大
而不繁雅之音聲平遠而有節憂而無激發之氣怒
而鮮蹙厲之詞溫柔敦厚其本教也存雅之為言氣
格不矜促乎音節不噍以殺乎夫次子曰是乍一
華手不笔之筆
端盡也雅固有優悠不迫而不廢沉著快痛雅固有
深渾高古而不廢悲壯惋悒谷風小弁之怨誹菀柳
板蕩之痛悼祈父角弓之譏薛正月南山之憑憤蓼
華何草之哀傷曷印昊之既歎皆雅也孔子曰詩
可以怨其存雅之謂歟容又雅口開之詩有雅體有
野體有鄙體有俗體雅者不野泉石之魄不革野之
癖乎雅者不鄙志與之錄兔鄙俚之規乎雅者不俗
田園之評非庸俗之業乎夫次子曰此唐人以之明
體而非以之此也如吕事白駒之味空谷何肆
乎野十月之交
○
莪生民甫田大田信南山諸篇其難免乎俗也亦已
甚也孟氏不云乎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惟吕志則遂
遂行國可當陳謠災異倘鑒可徵
陳徽難傅子曰詩之雅頌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
尋之若遠浩然文章之淵府也
其遠雅之為存豈不以是哉容乃嘆和無位置處之
次子發出成書授以校鐫既成因為簡述其述作之
論當告世之讀是書者知所以名堂以名云
張燧又識
己
方先生詩宗文獻公悲其有雅為風雅變調有所繫方記
人倫不在人事在天地不在天地又惜其當空氣閒論
及子又論深三者已特志古今大變聖子漢籍六
說不益其旨又述而變雅不推遠而即邇世教是天
地間有數文字
社叔上珠

校宋遺民方巖子九生存雅堂遺藁題詞

嗚呼人臣之誼本於性天千古爲昭也而何以獨隆於宋世范韓文富司馬程蘇宗李岳韓洪虞趙棠朱呂眞魏諸公既各奏爾能相與鳴其盛扶其顚即不幸國步艱難而烈殉社稷者又史不勝書至文山從容盡節於前登山絕食白靖於後一時踵迹無位越在草莽之謝鄭吳龔仇唐林諸先生咸惟義之歸身甘窮困瀕九死而不悔蓋聲應氣求肩背相望也嗚呼夫非理義明而克全其固有之天能若是哉

校存雅堂遺藁題詞

曾二

則豈非講學復性尊德履道之明效大驗哉於時浦陽方巖南先生生二梅忠義之鄉承朱呂諸先生講明正學之澤卓然尚風義而篤友生以故同子生係心宋室黍離麥秀一飯不忘與皐羽子善遊相從于劍氣潮聲之外山根澤畔唱歎行吟迄今讀其詩與其所爲文所謂在人倫不在人事在天地不在古今者眞足蔗頌而立懦遲前而勝倦而惜乎其不盡傳也安往讀宋遺民錄而慕之謂安得正人心潛存雅堂集快讀竟半乃知先生有賢子孫當監司

晉陽馮公飭掾平泉時捐貲開雕同里張夫次所輯先生遺藁於西塘公所厥惟順治甲午蓋六十餘年矣假而讀之仰其奇益以散逸爲恨且字亦多魚魯而未覆校也後鄭齋孫諸生華以予好之甚爰摹印以贈乃得按卷校勘未半而遘大行皇帝久道化成爲商大戊以來所未有

作君作師育仁正義漸被暨乾浹肌髓一旦升遐四海若喪考妣職蠢小臣隨班朝夕退而草宿尊經閣下哭泣之餘等燈幸業至性所感益不禁涕泗之橫流嗟乎先生而在供灑掃所欣慕焉顧曠四三百年而遘也師乎師乎能不心焉溯之乎三復較讐訂其訛誤漫漶百有餘字若仙華山采茶詩邂體耳而誤入長律中蜂蠭月云邠盼吐物表邠盼之爲訛字無疑然意是續紛而未敢定也姑存疑焉至吳似重陽對菊用蛛字以平爲仄曾淵穎先生而同譌者眞足蔗頌而立懦遲前而勝倦而惜乎其不盡傳也并書諸此異時或得先生遺文於他冊尚當錄而續之康熙後壬寅小除前一日秀水後學曾安世書

存雅堂遺稿輯刊例

一宋潛溪稱方先生善詩音調婁涼深於古今之感浦陽詩派之變王文忠論次浦陽詩派首推方公韶卿劉雅而圖潔師事柳公淵源之懿信不可誣夫諸家仰止如此固不讓而蒐羅佚逸評隲訂次以公同好

一存雅堂稿所著詩三千餘篇見于宋景濂袁程望墩傳然當時似即多遺失柳文肅採其家藏五七言古律詩刻置永嘉已僅得三百八十篇今刻後無存矣

一黃文獻評韶卿先生貫仁義士故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宅文人藻飾穠麗爲工且引孟聖予之言謂由本論之存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讀其詩者應識此意

一先生著有：

詩集若原評姓氏亦必照稱不敢掠美數塊諸家手眼也偶有所覩揩摩品量或直粘或分註期予當日情事愛時艱層冷語不爽所若

一詩之溫爲用測量高深二同志當人讀書不廢句讀先後動段乙便精神通貫最爲緊要

勤民永我懷云爾因文辨志訪義標指作者視者意

編所言率本忠孝筆意幽深恐

有關接葬日須孟毛或者蟲亦復弋
一先生兩嗣壽父俱工詩文無吝家學惜集未
鮮存今賢附編先生之後歲者曰菁永嘉梓本亦闕
並附合故楊仲弘嘗贈溜父曰蜀都藏明允袁陽孟
浩然成名兼二子得句毎舉賢具見文章辨體
一各名葦步和寄贈請詩序傳銘狀節哀武岡瘞擊
鉢或無地吹壎皆附錄葉後男爲外篇令行事可互
攷見以爲尚論者一資
一予纂編浦納先民逸書如楊節愍文安遺蒙倪文
貞卿

卿石陵葉鈔柳道傳待制集藏校能九靈集朱景濂
逸集張太常孟兼遺集與茲蒙意欲蒙梓顏門七先
生遺集顧家刪力易未免從心幸馮秋水先生既梓
刻柳文復急購藏集乃其遺裔吝賞慳之甯匿原本
韓子有云莫爲之後雖盛不傳豈斯謂與方氏後人
獨慳湮沒救然索梓賢者之相去矣豈九牛毛哉
一族父尚戒向有先生詩藁爲七里一俗子所竊迨
予編索諸藏書家已不可復得乃倣爲採藁標舉類

凡少予恩永嘉所梓彼地必多傳本擬詒札於學博
及楊王我峯子首愚兩社盟兄諸同志惠而好我
續成全書竊有厚望

同邑後學夫次張凝識

五言古詩

潘江部卿方　纘撰著
同邑夫次張　燧輯評
桐城吉倩方亨咸參定
前東園肩陸大任訂正
胥溪朝德方如璋
朝輝方加璟
朝仁方履端校刊

遊仙掌山寺　輯宋遺民録　輯詩粹　宛陵楊德周　輯譜紗帽一枝杰

仙掌矗萬仞　我乃麾其東　日夕與山對　今茲踏玲瓏
起左信奔鹿　當前任啼猿　大嘯崖石裂　一覽天宇空
蒼松飽風雨　絕壁掛老龍　樵斧不得斫　撫根憩吾躬
遵茂軒轅氏　問道崆峒龍　聲一以遠　千載悲遺弓
猶傳少女靈　鍊玉于爲宮　山林重帝胄　香火明民衷
我來重懷古　攬涕臨西風　何當剝飛流　一洗磊磈胸

遊寶掌山寺　輯宋遺民録　輯詩粹　宛陵楊德周　輯譜紗帽一枝杰

茲展欲有遊　軒車偶來駐　馴苔北村南　荒竹晴窗陰
接語未及久　相邀指叢林　澗行任詰曲　巖眺經欹崟
廣輿記載寶掌山詩峰怪石如列戟于時春早暄
澗有飛泉且烈雨語使嗇其勝
生意見草心　紅紫寂未動　萬山蒼翠深　伊予風好遊
忽忽老見侵　孤興尚衝霍　遲思或巫黔　況此近居里
而能盍朋簪　裹石發悲嘯　沿流引清斟　捫蘿復忘疲
古洞窅陶奪　豈無靈利痕　遇見笑山水　淫人今來浮

附

方樗遊寶掌山寺　輯邑志

阮霞嶼先生曰，由情，嘯，骨，當然，舉頭白雲下，來，追，陪，杖，履，春痕生意數語。理學詞翰。乃于行遊間發之。

何年此招提　近在芝掌側　巉巖聳蒼空　雲霧蒙絕壁
相傳千歲僧　于此寄疇昔　提携酌春酒　況乃社日逼
俛仰天地間　一笑詎非得

傳，字壽父，亦稱肖翁，韶父長嗣也，仕邑學正，嘗愛吳立夫領與以女妻之，來景濂稱樗亦此詩擘擬奇峭，簡秀開美，不足對韶也。

猶于詩無傳於風觀此奇警孤助衣袂皆作
冷香。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 輯碧梧錄 輯松雪齋詩鈔

大火且西遊赫曦詎能爲叢竹覆孤館綠陰相蔽虧
人散衆喧寂獨鳥鳴牖下想見探討餘層層發新知
儻不鄙朽拙勉哉勤相道

其二

太樸散已久鴻蘆疑未均惟有砥礪志挾刺得其純
勿以瑾瑜賈頑石寧勿陳君貴國香蕊每與荊棘鄰
荊棘豈不剌反以揚素塵

方韶卿遺稾卷一 五言古 三

其三

盈盈黃菊叢栽培費時日依依五絲瓜引蔓墻籬出
于今想新花于今長秋實花實益不時灌溉尚期密
毋令根荄傷委棄等葵蕨

其四

新秋涼氣發松籟調于暘山房良靜閒文史淡足娛
吾心太虛廓儻然萬衆俱大觀物物齊何事分賢愚
遐哉金閨契聊用佈區區

藥壺山寺步師遠上人韻 輯松雪齋詩鈔

旭日耀禪林曈曨晃虛室觀心得無爲頗覺詩思逸
得句所疾書振衣陟焉失持此證空空一笑墮不律

憶昔三浙淵勿遠負舟訣大海濺波濤排空銀浪掣
時方逢秋秋涼風正凄絕況復嬰沉痾幾喘一身孑
落日古渡橫牽衣各惆悵尚期暮歸餘旋泛山陰雪

天一色。西顧無依儻然自述。

方韶卿遺稾卷一 五言古 四

考德彌深淵養曠觀逐節徐時則中徵覺乾運凌穢雜施聲譽後學皆嚴誅罪人也

懷冀山人聖予 輯松雪齋詩鈔

西北有榮閣岩巒切雲天綺窗通四望綽約流蘂懸
中有絕代人蛾眉方盛年被履皎殊衆容采亦鮮妍
瑤床亂寶瑟玉軫朱絲絃有時揚妙指泠泠宮商傳
曲終悠仰類託契軒農先靡愛諾里耳大雅誰能憐
我欲往從荷淮海生寒烟

冀冀巖才能氣節各負無敵嘗輯陸君實輓詩。首擧節都父。其可稱字內知音。擧寫處潘

重陽對菊得菊字　韓吳漢集　韓譜鈔

止所吳翁歸客會輦者雨留明日重陽對
菊命觴取菊爲重陽胃雨開析爲韵不拘體
各賦以致慨

懷哉止所翁與我幾觴菊方當霜節來已作秋原哭
會輦有遠朋風雨此淹宿佳兒敬父執姻友吏敦睦
投轄不愧遼談醴仍爲褥摻其如揮麈遍不見而翁孤
悲歡今昔異筵還往東西毅回首試長望依依但雲木

題鄭氏義門　韓鄱陽集　輯邑志

人愛滑水清畢竟河流渾不知黃虞世何處覓旌門
旌門綽百世豈能外變倫秪因風氣漓遂表爲義民
鄱溪有寒泉西流類拋紳泉聲徧塞耳亂却牝雞晨
夜帳凝烟黑秋釭吐火紅六世孝友家元屬書聲中
爛銀鋪作榜綽楔何崔巍神似相語莫遣阿奴乘
人心一遭亂五官皆作魔不磨斯干詩却聽燃萁歌
先爺本一氣爲利分爾汝借問嗜利人手載得不死
會葬數十百人名施相與耕鋤不忍去豺鴟與鴻鵠何地不感惻若非慈烏啼血淚收不得

我身親乃有況此身外物世人果何思肝膽每相照
當年朱兩轓回首血在顱爭如義門鬼千載不餒而
何人非楊椿如椿能幾人秖緣本心死所以有淵磷
大樹大十圍枝葉日敷蔭願培百尺土庇此千歲根

此詩十二解、關係世風、感慨係之。
醉道眼覷俗、謂得而凡聖之。
天都載曰、善者天所嘿佑、即神人無類、無不
讓持之者、清江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
必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
形云、吾天地間忠孝之鬼、昔王江州陳氏今
奉帝命分為數家、依表得焉、非義以取禍、常
報面匿、鄭氏建神光閣奉之、其所累葉同居、
稱有助云、所謂戶牖相詔者本此。

方樗題義門　輯麟溪集

大義久不作頹綱孰能扶有回萬鈞力足起千載愚
云汾麟溪上奕奕君子居同堂爨不析已及九世餘
動必敦孝悌耶焉遵訓謨有田可以稼有畦可以蔬
有琴亦有筑有詩亦有書雍雍倪子婉肅肅嚴婦姑
祀饗必誠慤冠婚無踰濟鄰屢發廩致客恒輟車
一翁垂九十舉從紛前趨支持屹柱石萍殪精璠璵
清朝特旌義大字標門閭豐碑勒紀實賦咏皆鴻儒
老我愧同里時陪文字娛白髮映沼沚清風滿襟裾

高啟一樂酒歌罷仍長吁末俗見淳樸歸然眞世模
史稱九世同居，肋自唐張公藝。與氏同居，亦
稱九世者，據毛王中，見尚義九世同居，入字
別傳及皇明從石銘，供已稱十世，成化中科
臣疏題，重建旌門，稱郭九朝，白神詞以奉義
訓子孫至今，五，也。谷族同居，併行禮義
為江南庶民之定云，古義居者所未風
是詩導行相加美，言可市，閭治世俗引而長
焉。

五言律詩

哭陸丞相秀夫　輯詩粹

朱遺民錄

幷微方擁，勢極尚扶顛驚背舟中禺龍髯水底天
書卯道委君一　五言律　九
○○○○○○○
筆存周已晚匐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么絃激紀，故翻洪書，義不直斥乘輿，正以弘
宣壯烈，若僅言工琢便埋却號天泣血驚情也。

咏霜葉寄皐羽善父　輯浦陽風雅　輯碧梧翁錄

秋盡吳江道丹楓樹樹奇葉爲詩者色霜乃畫之師

新泉只不經人道望似醉鄉近疑猶花事遲僊雲俄在念倘末歸時

北山道中　輯詩粹

雅標點抱力開坐面覺植物變態大地玄機俱難自匿其情用之日中雨晚句有三人情致停雲在念覺見情景俱深

拂衣去城市信步踏晴泥草意春風發松陰野日西語長忘路遠行近覺山低更欲躋來此穿林聽鳥啼

顏發清遠正無憑黑柔勝極力墨柔者多多阮霞緝史部稱詩品嶙峋不可誣也

鹿田聽雨　輯詩粹

阮霞緝先生日清寂羊眼冷麗如霜山花荷韵不知是泉香花香

廨樓投僊客山雨起更閑窗○○○

紛楚澤之勳以自芳既紛再以推婆娑溫華而振藻
橫子桓曰清泉綏七釀成雲液

宿保安寺 輯燕巖倘錄

捫蘿山逕迥流水石橋分一雨過秋寺千峰生暮雲
望窮迷野色沙遠見鷗羣煙籠蒼莊外寥清磬聞
溪山雲物隨意收類圖農樂若寒落孟中

八月十四壽吳良貴 輯靖舒 吳淡集刻期

四十強而仕斯言著禮經揲脮宜運海振鷺且充庭
後夜中秋月今朝南極星老夫頻獻酢留眼看袍青

哇落綬篇用之日猶着數筆老魚勝人
哭餘之張教授 輯松雪齋詩鈔

吾憐張仲蔚青草少人行曉幌螢猶濕空山鶴自驚
徙餘八斗望誰築五城城莽莽孤鄣外王孫掛劒情

京辭清遠賢達傳餘之名森嘗著靜軒詩集
然遠文日就湮沒所不與草木同腐者幸有
斯文刷光霊上曜辰域

和張子長 輯碧山偶錄 輯攷志

寤寐溪山好相過不厭頻詩留曾宿客月照作歸人
宰爾呼盤棄憑誰辨玉宸未須陳恩尺高誼總秋旻

雄道草崖有魏收歎瓢洗約之態

書示同志 輯松雪齋詩鈔

尚覺浮名累樵漁寄此身舜盟潛德証業喜知新
氣韻生無間文章合有神毋徒涉城市出處任風塵

寧爲獨立鶴毋爲兩行鼠直有疾世如仇一
刻三易驅三洗耳猶恐不及之意
叔大日自待甚重吳立夫贊文丞相謂徵其
且有覺老況此布衣終身者哉

贈業爾居士 輯碧山偶錄

市遠塵囂隔神開陶事幷瑞花驚竹影煮茗前松聲
月與詩如約琴將鶴互賡冷香生碧落秋夢不勝清

無營無欲慕淵明意令人形神俱泯
未民起日先生詩或雖悔精深或清新雅淡
如此孤情冷韻尤爲拔萃

重陽明日得日字 輯吳漢槎集 輯篇缺

重陽明日會羣諸賓當歸吳良貴留之不眞
又析東坡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花黃蝶也
愁之句各賦五言四韻

浮生聚塵輕流景飛豹疾故人已新阡舊雨又今日
不情酒飲狂且須詩縛律一笑寓天地何終畢

清懷內閟固感激爲歡此所以四十言可活歟

附 方岑寺蝶字 輯吳溪集 輯譜鈔

主人留復留燭醉歌白髮移杯對寒花散策菊秋蕊香凝紫菜更舞倦青蛾蝶惟有一迷宴蒼山雲舊壁

源舞翻礙別有逸致可謂巧不累理備不傷道

附 方梓得也字 輯吳溪集 輯譜鈔

主人有黃花留客香滿罃日飲盃綠乎市呿慙白也

依稀聽雨床愁絕繫階馬此會長獨難幽懷還重寫

梓字實甫亦宇青父也此詩腐無宿物玉牒鮮標仕義烏學正紹興次于錢塘令蒲中蒂老

附 方樗題吳景賢樓碧樓 輯譜鈔

白叟無人識青山是故知一從簪菊後兩過浴蘭時

入暑重逢此追涼約更誰清風覺相變未忍毅歸期

嘉義次屬韻之爲志倦

附 方梓輓吳止所 輯譜鈔

先生六十化吾道尚奚云花館空餘影清歌無復聞

夜寒鶴思主忽急雁悲羣有子方跨竈天應未喪文

冷語熱血痛傷有餘痛

附 方樗寄吳晦叔 輯松雪齋詩鈔 吳溪集誤刻徐輔

地辭書難到春寒病轄深遙憐梅剪玉更想柳搓金

凡砚平生事杯觴隔歲心恐君亦思我迢遞寄愁吟

黃金謝故白璧剖知音前愈二在表。

五言排律

仙華招隱 輯詩粹 輯宋遺民錄 輯譜鈔

雜誌 輯譜鈔 輯楊德周 輯松雪齋詩鈔 吳溪集作謝翱誤

軒后悲蒼舒神旅下玉霄攀龍初失夢道蛻尚凌猷

碧墜升棺影青分產柱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濕□□

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久要綦龍因姓氏使鶴誤軒轅

冉冉將終老寘寘不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滿腔承憤致其筆銳激起生吳濛渾非考變恒冬青匪山巳綠幾不知作何等語苦

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磵泉俯山曲曲雲與樹重重
巨刹標名嶽穹垣護紫宮倚欄斜日下入室老僧逢
零落蠭頭墨荒凉馬鬣封不才持薄祿終古媿高風
弛擔雲關裡傳觴雪峽中追隨羣道侶述作付文雄
急景眞流電浮生尚轉蓬後期觀歲晏來往意憧憧

阮霞興先生日詩格不墮宋元籬下追維叔述處精警入極神遊萬仞壁土衡故應知之

仙掌山採茶詩　韓翃

軒轅遺瑞草仙掌擘何年苗蕊纍纍空壁殊根蟠遠天
蒙頭莫可斷垂脚或爭傳舟舁雪霜飽亭亭風月圓
危哉梯鳥道尤矣獲龍涎叢蘖碟丹鼎纍雲作玉延
香眞千里擅苞結三生緣夜英抽雷後春焙貢社前
一鎗滴瀼露片碾擒和煙碧澗兒模殊洪州氣味懸
清甘矜紫筍幽馥訝青泉遲饑捺兔毫點應湊蟹眼煎
松濤生遠韻風致想依然銓七椷麼仝咏三篇繼羽編
醉鄉已失路摩室將逃禪服食益人壽何當煮乘鉛

方吉佩先生日茶有三等九難如此道秀雅非徧詞采之工擬也

樗寄楚老　韓翃

抱疾不安枕且爲枯旱憂俄然垂朔霧莫是捲龍湫
烈焰仝收暑新涼正得秋客誰議龍鐵吾欲咏匏巢
機杼松臺遂琴書竹戶幽西田宜早獲却羨虎溪遊
體論卓犖氣格空爲

五言絕句

八景勝槩　轉月山雪　仙掌山入景　詩題日勝槩者仍舊源鈔耳特爲考註各題下注方

華桂丹光

了部卿定集卷一　五言絕句　六

按東陽記仙掌山軒轅少女玄修于此五峰插天再左一峰頂丹光閃閃如芙蓉初開即先生遊錄云遙望亦云

何年擘空荒截置珊瑚樹長卄燦朝霞芙蕖抱新露

仙壇靈草

鄭輯之記廣輿記皆稱黃帝少女修真處上有異草鄭東白遊記山椒夾幽處即仙壇遺址又曰異草如絲縷生峭壁上相傳仙姑麻苧之遺

歲歲不記名絕壁挂纔纔果否垂永年絲麻續蠶午

中峯晞月

先生遊錄稱中峯下脫烏傷東白原黑裏落如碁布鄭東白以會稽嶰陵江山吞吐

海門立壁脊清漢之勢皆依約而盡之蓋地
逼層霄月可手捫光皎培塿也○
縱身嘗決雲山月此皎疑是七還丹邨盼吐物表

洑穴噓風

國志瑗笈考諸書俱云山有風穴颸颸然
謝鄒日穴與鼎湖通嘗秋夜聞水聲及擊
石聲月高風遠復不知墮在何處先生遊
錄亦言第二峯懸崖有穴深黑風雨將動
上生草木皆動○

草木何豐形懸崖護丹室○
穴相傳通鼎湖深窈吹寒溜○

劒峽遲鸞

劒峽即遊錄所謂石矯如戶限者土人相
傳少女子此昇仙處

石窗即遊案卷一五言絕句
○○○○○○○○
○○○○○○○○
峽中候帝子青鳥空徘徊○○○○○○○○
捻肖叩玄律何當化鸞來○○○○○○○○

卦尖望鼎

少女峯北負一山峻嶪突兀入角垂芒相
傳少女○嘗○畫○卦○置此荊山鼎作○可姓女飛千秋覘其洋

遶岑誰書卦置此荊山鼎作○可姓女飛千秋覘其洋

藥壺閃影

謝翱遊記其初總謂之仙巖余厥其類藥壺且奇蝠特甚故別名之諸巖遶洞如井河漢狂其上晝夜分有影如珠光走鑑沒大如席○須臾遍樹石閃閃飛動叁信仙宮深處光影往往與人間殊云

紫車貯藥壺日夕發光怪不道洞府深翻嫌入荒隘

龍門飛瀑

龍門山在少女峯西側數里一名小仙峯山圖志所謂山周二十五里者是也志載龍門有內外二龍窟屈曲重關怪石撐峙絳泉瀑布飾之若珠璣萬斛宋景濂至正中生辭元編脩聘道入仙華山爲道士著龍門子即其地○

飛雪濺玲瓏流雲當面起遊遍録毛仙臨流同洗髓○

景咏物難得此神思特側辭義幽玄所謂有體裁之言外自然度越百家○公南陽十景詩全脫胎于申生事辭畧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七言古

浦江韶卿方　風撰著
同邑夫次張　燮輯訂

四明汝翼秦祖襄泰定
青溪濟庵何思卿訂正
裔孫朝旋方兆儀

朝斯方迦唯
用淨方如圭校刊

三洞　輯宋遺民錄　輯詩粹　輯楊德周蘭譜

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髫欲往今華顛森風吹衣雨洗
屐塵迹忽拒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
楠欄苹從飛橋瞰石洞洞厓色閟世知幾年風猿冢迹
化與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晴穴如墓隧急水瀉
碧鳴蝸絃迴流東炬照徙淚肩背擦石行拳拳水窮
路夷內景得以炬夾獨留玄細紋厥波滂浪接皓
彩凝雪飛霜鮮大爲獅子虎犀象瑰碎亦復蜂屯然
騶蜕變驎角尾其一玉爪拏蒼堅穹範頁甲色深

墨長蛇白質仙紫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槌廣知
誰懸直捷斜檐藏湍室轉眸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鷺
五色霞笑鳧鷖繫留丹竈中途經過最深宵伏身低
瓢洞口泉空明一線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嬋娟左巖
入深踏險思提梗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
悼到此十九餘言遠嚬奇不憚歷磊砢足以月故差
輪便翻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無常情疑復
地脩而圓宜爲洞處乃爲屋亦或摩蘇題新篇同遊
怪我久未出笑謂盍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曉猶
眠高洞山之瀕新恭可買焉我濮不遠數里仍攀緣
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開却易進玉箭挾
傍從石壁入淺坳如鐵戶限瓊爲檐儼然海韶桂珠
絡熊羆始信非誇傳左爲朝與正面入便想笙鶴遨
舉仙雲霞披薄仙衣裳奇詩玉泉
架嶽起左右蒼白龍形全登中極底勝漆黑髮屢墮
隱起半邊天光一道漏扉內知此明蛛從何穿窗深

望峭不可往安得挿羽如飛翼嗟余遊尚率俗身所驟歷辭難宣但恩乞水擊坡老洗眼看宇消除年兒貢嶼先生月坡詩曲追奇無窮發之音響寫萬物之情狀將連猿嘯側岩騰霞令人神往色飛用之曰一篇寫盡小歟也氣宏而畜閎不容髮緒影感金可拾其隱屋未可盡其峭拔

與卞羽子善遊寶掌山 輯月山野俎 邑志作皐羽子善遊寶掌山

寶掌一山何勝絕老龍千載事已別嘆嘆怪石峭森列矯首三洞謇奇崛不知騶虞集所不載其有卿雲爛縵縵二七言古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二百十 二百十一 二百十二 二百十三 二百十四 二百十五 二百十六 二百十七 二百十八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三百十 三百十一 三百十二 三百十三 三百十四 三百十五 三百十六 三百十七 三百十八 三百十九 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一 三百二十二 三百二十三 三百二十四 三百二十五 三百二十六 三百二十七 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二 三百三十三 三百三十四 三百三十五 三百三十六 三百三十七 三百三十八 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 三百四十一 三百四十二 三百四十三 三百四十四 三百四十五 三百四十六 三百四十七 三百四十八 三百四十九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二 三百五十三 三百五十四 三百五十五 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七 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九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 三百六十二 三百六十三 三百六十四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六 三百六十七 三百六十八 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 三百七十一 三百七十二 三百七十三 三百七十四 三百七十五 三百七十六 三百七十七 三百七十八 三百七十九 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一 三百八十二 三百八十三 三百八十四 三百八十五 三百八十六 三百八十七 三百八十八 三百八十九 三百九十 三百九十一 三百九十二 三百九十三 三百九十四 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六 三百九十七 三百九十八 三百九十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四百十 四百十一 四百十二 四百十三 四百十四 四百十五 四百十六 四百十七 四百十八 四百十九 四百二十 四百二十一 四百二十二 四百二十三 四百二十四 四百二十五 四百二十六 四百二十七 四百二十八 四百二十九 四百三十 四百三十一 四百三十二 四百三十三 四百三十四 四百三十五 四百三十六 四百三十七 四百三十八 四百三十九 四百四十 四百四十一 四百四十二 四百四十三 四百四十四 四百四十五 四百四十六 四百四十七 四百四十八 四百四十九 四百五十 四百五十一 四百五十二 四百五十三 四百五十四 四百五十五 四百五十六 四百五十七 四百五十八 四百五十九 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一 四百六十二 四百六十三 四百六十四 四百六十五 四百六十六 四百六十七 四百六十八 四百六十九 四百七十 四百七十一 四百七十二 四百七十三 四百七十四 四百七十五 四百七十六 四百七十七 四百七十八 四百七十九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一 四百八十二 四百八十三 四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五 四百八十六 四百八十七 四百八十八 四百八十九 四百九十 四百九十一 四百九十二 四百九十三 四百九十四 四百九十五 四百九十六 四百九十七 四百九十八 四百九十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五百十 五百十一 五百十二 五百十三 五百十四 五百十五 五百十六 五百十七 五百十八 五百十九 五百二十 五百二十一 五百二十二 五百二十三 五百二十四 五百二十五 五百二十六 五百二十七 五百二十八 五百二十九 五百三十 五百三十一 五百三十二 五百三十三 五百三十四 五百三十五 五百三十六 五百三十七 五百三十八 五百三十九 五百四十 五百四十一 五百四十二 五百四十三 五百四十四 五百四十五 五百四十六 五百四十七 五百四十八 五百四十九 五百五十 五百五十一 五百五十二 五百五十三 五百五十四 五百五十五 五百五十六 五百五十七 五百五十八 五百五十九 五百六十 五百六十一 五百六十二 五百六十三 五百六十四 五百六十五 五百六十六 五百六十七 五百六十八 五百六十九 五百七十 五百七十一 五百七十二 五百七十三 五百七十四 五百七十五 五百七十六 五百七十七 五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九 五百八十 五百八十一 五百八十二 五百八十三 五百八十四 五百八十五 五百八十六 五百八十七 五百八十八 五百八十九 五百九十 五百九十一 五百九十二 五百九十三 五百九十四 五百九十五 五百九十六 五百九十七 五百九十八 五百九十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六百十 六百十一 六百十二 六百十三 六百十四 六百十五 六百十六 六百十七 六百十八 六百十九 六百二十 六百二十一 六百二十二 六百二十三 六百二十四 六百二十五 六百二十六 六百二十七 六百二十八 六百二十九 六百三十 六百三十一 六百三十二 六百三十三 六百三十四 六百三十五 六百三十六 六百三十七 六百三十八 六百三十九 六百四十 六百四十一 六百四十二 六百四十三 六百四十四 六百四十五 六百四十六 六百四十七 六百四十八 六百四十九 六百五十 六百五十一 六百五十二 六百五十三 六百五十四 六百五十五 六百五十六 六百五十七 六百五十八 六百五十九 六百六十 六百六十一 六百六十二 六百六十三 六百六十四 六百六十五 六百六十六 六百六十七 六百六十八 六百六十九 六百七十 六百七十一 六百七十二 六百七十三 六百七十四 六百七十五 六百七十六 六百七十七 六百七十八 六百七十九 六百八十 六百八十一 六百八十二 六百八十三 六百八十四 六百八十五 六百八十六 六百八十七 六百八十八 六百八十九 六百九十 六百九十一 六百九十二 六百九十三 六百九十四 六百九十五 六百九十六 六百九十七 六百九十八 六百九十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七百十 七百十一 七百十二 七百十三 七百十四 七百十五 七百十六 七百十七 七百十八 七百十九 七百二十 七百二十一 七百二十二 七百二十三 七百二十四 七百二十五 七百二十六 七百二十七 七百二十八 七百二十九 七百三十 七百三十一 七百三十二 七百三十三 七百三十四 七百三十五 七百三十六 七百三十七 七百三十八 七百三十九 七百四十 七百四十一 七百四十二 七百四十三 七百四十四 七百四十五 七百四十六 七百四十七 七百四十八 七百四十九 七百五十 七百五十一 七百五十二 七百五十三 七百五十四 七百五十五 七百五十六 七百五十七 七百五十八 七百五十九 七百六十 七百六十一 七百六十二 七百六十三 七百六十四 七百六十五 七百六十六 七百六十七 七百六十八 七百六十九 七百七十 七百七十一 七百七十二 七百七十三 七百七十四 七百七十五 七百七十六 七百七十七 七百七十八 七百七十九 七百八十 七百八十一 七百八十二 七百八十三 七百八十四 七百八十五 七百八十六 七百八十七 七百八十八 七百八十九 七百九十 七百九十一 七百九十二 七百九十三 七百九十四 七百九十五 七百九十六 七百九十七 七百九十八 七百九十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八百十 八百十一 八百十二 八百十三 八百十四 八百十五 八百十六 八百十七 八百十八 八百十九 八百二十 八百二十一 八百二十二 八百二十三 八百二十四 八百二十五 八百二十六 八百二十七 八百二十八 八百二十九 八百三十 八百三十一 八百三十二 八百三十三 八百三十四 八百三十五 八百三十六 八百三十七 八百三十八 八百三十九 八百四十 八百四十一 八百四十二 八百四十三 八百四十四 八百四十五 八百四十六 八百四十七 八百四十八 八百四十九 八百五十 八百五十一 八百五十二 八百五十三 八百五十四 八百五十五 八百五十六 八百五十七 八百五十八 八百五十九 八百六十 八百六十一 八百六十二 八百六十三 八百六十四 八百六十五 八百六十六 八百六十七 八百六十八 八百六十九 八百七十 八百七十一 八百七十二 八百七十三 八百七十四 八百七十五 八百七十六 八百七十七 八百七十八 八百七十九 八百八十 八百八十一 八百八十二 八百八十三 八百八十四 八百八十五 八百八十六 八百八十七 八百八十八 八百八十九 八百九十 八百九十一 八百九十二 八百九十三 八百九十四 八百九十五 八百九十六 八百九十七 八百九十八 八百九十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九百十 九百十一 九百十二 九百十三 九百十四 九百十五 九百十六 九百十七 九百十八 九百十九 九百二十 九百二十一 九百二十二 九百二十三 九百二十四 九百二十五 九百二十六 九百二十七 九百二十八 九百二十九 九百三十 九百三十一 九百三十二 九百三十三 九百三十四 九百三十五 九百三十六 九百三十七 九百三十八 九百三十九 九百四十 九百四十一 九百四十二 九百四十三 九百四十四 九百四十五 九百四十六 九百四十七 九百四十八 九百四十九 九百五十 九百五十一 九百五十二 九百五十三 九百五十四 九百五十五 九百五十六 九百五十七 九百五十八 九百五十九 九百六十 九百六十一 九百六十二 九百六十三 九百六十四 九百六十五 九百六十六 九百六十七 九百六十八 九百六十九 九百七十 九百七十一 九百七十二 九百七十三 九百七十四 九百七十五 九百七十六 九百七十七 九百七十八 九百七十九 九百八十 九百八十一 九百八十二 九百八十三 九百八十四 九百八十五 九百八十六 九百八十七 九百八十八 九百八十九 九百九十 九百九十一 九百九十二 九百九十三 九百九十四 九百九十五 九百九十六 九百九十七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一千十 一千十一 一千十二 一千十三 一千十四 一千十五 一千十六 一千十七 一千十八 一千十九 一千二十 一千二十一 一千二十二 一千二十三 一千二十四 一千二十五 一千二十六 一千二十七 一千二十八 一千二十九 一千三十 一千三十一 一千三十二 一千三十三 一千三十四 一千三十五 一千三十六 一千三十七 一千三十八 一千三十九 一千四十 一千四十一 一千四十二 一千四十三 一千四十四 一千四十五 一千四十六 一千四十七 一千四十八 一千四十九 一千五十 一千五十一 一千五十二 一千五十三 一千五十四 一千五十五 一千五十六 一千五十七 一千五十八 一千五十九 一千六十 一千六十一 一千六十二 一千六十三 一千六十四 一千六十五 一千六十六 一千六十七 一千六十八 一千六十九 一千七十 一千七十一 一千七十二 一千七十三 一千七十四 一千七十五 一千七十六 一千七十七 一千七十八 一千七十九 一千八十 一千八十一 一千八十二 一千八十三 一千八十四 一千八十五 一千八十六 一千八十七 一千八十八 一千八十九 一千九十 一千九十一 一千九十二 一千九十三 一千九十四 一千九十五 一千九十六 一千九十七 一千九十八 一千九十九 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一 一千一百二 一千一百三 一千一百四 一千一百五 一千一百六 一千一百七 一千一百八 一千一百九 一千一百十 一千一百十一 一千一百十二 一千一百十三 一千一百十四 一千一百十五 一千一百十六 一千一百十七 一千一百十八 一千一百十九 一千一百二十 一千一百二十一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一千一百二十三 一千一百二十四 一千一百二十五 一千一百二十六 一千一百二十七 一千一百二十八 一千一百二十九 一千一百三十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三十二 一千一百三十三 一千一百三十四 一千一百三十五 一千一百三十六 一千一百三十七 一千一百三十八 一千一百三十九 一千一百四十 一千一百四十一 一千一百四十二 一千一百四十三 一千一百四十四 一千一百四十五 一千一百四十六 一千一百四十七 一千一百四十八 一千一百四十九 一千一百五十 一千一百五十一 一千一百五十二 一千一百五十三 一千一百五十四 一千一百五十五 一千一百五十六 一千一百五十七 一千一百五十八 一千一百五十九 一千一百六十 一千一百六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一千一百六十三 一千一百六十四 一千一百六十五 一千一百六十六 一千一百六十七 一千一百六十八 一千一百六十九 一千一百七十 一千一百七十一 一千一百七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千一百七十四 一千一百七十五 一千一百七十六 一千一百七十七 一千一百七十八 一千一百七十九 一千一百八十 一千一百八十一 一千一百八十二 一千一百八十三 一千一百八十四 一千一百八十五 一千一百八十六 一千一百八十七 一千一百八十八 一千一百八十九 一千一百九十 一千一百九十一 一千一百九十二 一千一百九十三 一千一百九十四 一千一百九十五 一千一百九十六 一千一百九十七 一千一百九十八 一千一百九十九 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一 一千二百二 一千二百三 一千二百四 一千二百五 一千二百六 一千二百七 一千二百八 一千二百九 一千二百十 一千二百十一 一千二百十二 一千二百十三 一千二百十四 一千二百十五 一千二百十六 一千二百十七 一千二百十八 一千二百十九 一千二百二十 一千二百二十一 一千二百二十二 一千二百二十三 一千二百二十四 一千二百二十五 一千二百二十六 一千二百二十七 一千二百二十八 一千二百二十九 一千二百三十 一千二百三十一 一千二百三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三 一千二百三十四 一千二百三十五 一千二百三十六 一千二百三十七 一千二百三十八 一千二百三十九 一千二百四十 一千二百四十一 一千二百四十二 一千二百四十三 一千二百四十四 一千二百四十五 一千二百四十六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一千二百四十八 一千二百四十九 一千二百五十 一千二百五十一 一千二百五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三 一千二百五十四 一千二百五十五 一千二百五十六 一千二百五十七 一千二百五十八 一千二百五十九 一千二百六十 一千二百六十一 一千二百六十二 一千二百六十三 一千二百六十四 一千二百六十五 一千二百六十六 一千二百六十七 一千二百六十八 一千二百六十九 一千二百七十 一千二百七十一 一千二百七十二 一千二百七十三 一千二百七十四 一千二百七十五 一千二百七十六 一千二百七十七 一千二百七十八 一千二百七十九 一千二百八十 一千二百八十一 一千二百八十二 一千二百八十三 一千二百八十四 一千二百八十五 一千二百八十六 一千二百八十七 一千二百八十八 一千二百八十九 一千二百九十 一千二百九十一 一千二百九十二 一千二百九十三 一千二百九十四 一千二百九十五 一千二百九十六 一千二百九十七 一千二百九十八 一千二百九十九 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一 一千三百二 一千三百三 一千三百四 一千三百五 一千三百六 一千三百七 一千三百八 一千三百九 一千三百十 一千三百十一 一千三百十二 一千三百十三 一千三百十四 一千三百十五 一千三百十六 一千三百十七 一千三百十八 一千三百十九 一千三百二十 一千三百二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二 一千三百二十三 一千三百二十四 一千三百二十五 一千三百二十六 一千三百二十七 一千三百二十八 一千三百二十九 一千三百三十 一千三百三十一 一千三百三十二 一千三百三十三 一千三百三十四 一千三百三十五 一千三百三十六 一千三百三十七 一千三百三十八 一千三百三十九 一千三百四十 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千三百四十二 一千三百四十三 一千三百四十四 一千三百四十五 一千三百四十六 一千三百四十七 一千三百四十八 一千三百四十九 一千三百五十 一千三百五十一 一千三百五十二 一千三百五十三 一千三百五十四 一千三百五十五 一千三百五十六 一千三百五十七 一千三百五十八 一千三百五十九 一千三百六十 一千三百六十一 一千三百六十二 一千三百六十三 一千三百六十四 一千三百六十五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千三百六十七 一千三百六十八 一千三百六十九 一千三百七十 一千三百七十一 一千三百七十二 一千三百七十三 一千三百七十四 一千三百七十五 一千三百七十六 一千三百七十七 一千三百七十八 一千三百七十九 一千三百八十 一千三百八十一 一千三百八十二 一千三百八十三 一千三百八十四 一千三百八十五 一千三百八十六 一千三百八十七 一千三百八十八 一千三百八十九 一千三百九十 一千三百九十一 一千三百九十二 一千三百九十三 一千三百九十四 一千三百九十五 一千三百九十六 一千三百九十七 一千三百九十八 一千三百九十九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一 一千四百二 一千四百三 一千四百四 一千四百五 一千四百六 一千四百七 一千四百八 一千四百九 一千四百十 一千四百十一 一千四百十二 一千四百十三 一千四百十四 一千四百十五 一千四百十六 一千四百十七 一千四百十八 一千四百十九 一千四百二十 一千四百二十一 一千四百二十二 一千四百二十三 一千四百二十四 一千四百二十五 一千四百二十六 一千四百二十七 一千四百二十八 一千四百二十九 一千四百三十 一千四百三十一 一千四百三十二 一千四百三十三 一千四百三十四 一千四百三十五 一千四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三十七 一千四百三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九 一千四百四十 一千四百四十一 一千四百四十二 一千四百四十三 一千四百四十四 一千四百四十五 一千四百四十六 一千四百四十七 一千四百四十八 一千四百四十九 一千四百五十 一千四百五十一 一千四百五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三 一千四百五十四 一千四百五十五 一千四百五十六 一千四百五十七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一千四百五十九 一千四百六十 一千四百六十一 一千四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六十三 一千四百六十四 一千四百六十五 一千四百六十六 一千四百六十七 一千四百六十八 一千四百六十九 一千四百七十 一千四百七十一 一千四百七十二 一千四百七十三 一千四百七十四 一千四百七十五 一千四百七十六 一千四百七十七 一千四百七十八 一千四百七十九 一千四百八十 一千四百八十一 一千四百八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三 一千四百八十四 一千四百八十五 一千四百八十六 一千四百八十七 一千四百八十八 一千四百八十九 一千四百九十 一千四百九十一 一千四百九十二 一千四百九十三 一千四百九十四 一千四百九十五 一千四百九十六 一千四百九十七 一千四百九十八 一千四百九十九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一 一千五百二 一千五百三 一千五百四 一千五百五 一千五百六 一千五百七 一千五百八 一千五百九 一千五百十 一千五百十一 一千五百十二 一千五百十三 一千五百十四 一千五百十五 一千五百十六 一千五百十七 一千五百十八 一千五百十九 一千五百二十 一千五百二十一 一千五百二十二 一千五百二十三 一千五百二十四 一千五百二十五 一千五百二十六 一千五百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八 一千五百二十九 一千五百三十 一千五百三十一 一千五百三十二 一千五百三十三 一千五百三十四 一千五百三十五 一千五百三十六 一千五百三十七 一千五百三十八 一千五百三十九 一千五百四十 一千五百四十一 一千五百四十二 一千五百四十三 一千五百四十四 一千五百四十五 一千五百四十六 一千五百四十七 一千五百四十八 一千五百四十九 一千五百五十 一千五百五十一 一千五百五十二 一千五百五十三 一千五百五十四 一千五百五十五 一千五百五十六 一千五百五十七 一千五百五十八 一千五百五十九 一千五百六十 一千五百六十一 一千五百六十二 一千五百六十三 一千五百六十四 一千五百六十五 一千五百六十六 一千五百六十七 一千五百六十八 一千五百六十九 一千五百七十 一千五百七十一 一千五百七十二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五百七十四 一千五百七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六 一千五百七十七 一千五百七十八 一千五百七十九 一千五百八十 一千五百八十一 一千五百八十二 一千五百八十三 一千五百八十四 一千五百八十五 一千五百八十六 一千五百八十七 一千五百八十八 一千五百八十九 一千五百九十 一千五百九十一 一千五百九十二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五百九十四 一千五百九十五 一千五百九十六 一千五百九十七 一千五百九十八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一 一千六百二 一千六百三 一千六百四 一千六百五 一千六百六 一千六百七 一千六百八 一千六百九 一千六百十 一千六百十一 一千六百十二 一千六百十三 一千六百十四 一千六百十五 一千六百十六 一千六百十七 一千六百十八 一千六百十九 一千六百二十 一千六百二十一 一千六百二十二 一千六百二十三 一千六百二十四 一千六百二十五 一千六百二十六 一千六百二十七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一千六百二十九 一千六百三十 一千六百三十一 一千六百三十二 一千六百三十三 一千六百三十四 一千六百三十五 一千六百三十六 一千六百三十七 一千六百三十八 一千六百三十九 一千六百四十 一千六百四十一 一千六百四十二 一千六百四十三 一千六百四十四 一千六百四十五 一千六百四十六 一千六百四十七 一千六百四十八 一千六百四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 一千六百五十一 一千六百五十二 一千六百五十三 一千六百五十四 一千六百五十五 一千六百五十六 一千六百五十七 一千六百五十八 一千六百五十九 一千六百六十 一千六百六十一 一千六百六十二 一千六百六十三 一千六百六十四 一千六百六十五 一千六百六十六 一千六百六十七 一千六百六十八 一千六百六十九 一千六百七十 一千六百七十一 一千六百七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七十四 一千六百七十五 一千六百七十六 一千六百七十七 一千六百七十八 一千六百七十九 一千六百八十 一千六百八十一 一千六百八十二 一千六百八十三 一千六百八十四 一千六百八十五 一千六百八十六 一千六百八十七 一千六百八十八 一千六百八十九 一千六百九十 一千六百九十一 一千六百九十二 一千六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九十四 一千六百九十五 一千六百九十六 一千六百九十七 一千六百九十八 一千六百九十九 一千七百 一千七百一 一千七百二 一千七百三 一千七百四 一千七百五 一千七百六 一千七百七 一千七百八 一千七百九 一千七百十 一千七百十一 一千七百十二 一千七百十三 一千七百十四 一千七百十五 一千七百十六 一千七百十七 一千七百十八 一千七百十九 一千七百二十 一千七百二十一 一千七百二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三 一千七百二十四 一千七百二十五 一千七百二十六 一千七百二十七 一千七百二十八 一千七百二十九 一千七百三十 一千七百三十一 一千七百三十二 一千七百三十三 一千七百三十四 一千七百三十五 一千七百三十六 一千七百三十七 一千七百三十八 一千七百三十九 一千七百四十 一千七百四十一 一千七百四十二 一千七百四十三 一千七百四十四 一千七百四十五 一千七百四十六 一千七百四十七 一千七百四十八 一千七百四十九 一千七百五十 一千七百五十一 一千七百五十二 一千七百五十三 一千七百五十四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一千七百五十六 一千七百五十七 一千七百五十八 一千七百五十九 一千七百六十 一千七百六十一 一千七百六十二 一千七百六十三 一千七百六十四 一千七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六 一千七百六十七 一千七百六十八 一千七百六十九 一千七百七十 一千七百七十一 一千七百七十二 一千七百七十三 一千七百七十四 一千七百七十五 一千七百七十六 一千七百七十七 一千七百七十八 一千七百七十九 一千七百八十 一千七百八十一 一千七百八十二 一千七百八十三 一千七百八十四 一千七百八十五 一千七百八十六 一千七百八十七 一千七百八十八 一千七百八十九 一千七百九十 一千七百九十一 一千七百九十二 一千七百九十三 一千七百九十四 一千七百九十五 一千七百九十六 一千七百九十七 一千七百九十八 一千七百九十九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一 一千八百二 一千八百三 一千八百四 一千八百五 一千八百六 一千八百七 一千八百八 一千八百九 一千八百十 一千八百十一 一千八百十二 一千八百十三 一千八百十四 一千八百十五 一千八百十六 一千八百十七 一千八百十八 一千八百十九 一千八百二十 一千八百二十一 一千八百二十二 一千八百二十三 一千八百二十四 一千八百二十五 一千八百二十六 一千八百二十七 一千八百二十八 一千八百二十九 一千八百三十 一千八百三十一 一千八百三十二 一千八百三十三 一千八百三十四 一千八百三十五 一千八百三十六 一千八百三十七 一千八百三十八 一千八百三十九 一千八百四十 一千八百四十一 一千八百四十二 一千八百四十三 一千八百四十四 一千八百四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六 一千八百四十七 一千八百四十八 一千八百四十九 一千八百五十 一千八百五十一 一千八百五十二 一千八百五十三 一千八百五十四 一千八百五十五 一千八百五十六 一千八百五十七 一千八百五十八 一千八百五十九 一千八百六十 一千八百六十一 一千八百六十二 一千八百六十三 一千八百六十四 一千八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六十六 一千八百六十七 一千八百六十八 一千八百六十九 一千八百七十 一千八百七十一 一千八百七十二 一千八百七十三 一千八百七十四 一千八百七十五 一千八百七十六 一千八百七十七 一千八百七十八 一千八百七十九 一千八百八十 一千八百八十一 一千八百八十二 一千八百八十三 一千八百八十四 一千八百八十五 一千八百八十六 一千八百八十七 一千八百八十八 一千八百八十九 一千八百九十 一千八百九十一 一千八百九十二 一千八百九十三 一千八百九十四 一千八百九十五 一千八百九十六 一千八百九十七 一千八百九十八 一千八百九十九 一千九百 一千九百一 一千九百二 一千九百三 一千九百四 一千九百五 一千九百六 一千九百七 一千九百八 一千九百九 一千九百十 一千九百十一 一千九百十二 一千九百十三 一千九百十四 一千九百十五 一千九百十六 一千九百十七 一千九百十八 一千九百十九 一千九百二十 一千九百二十一 一千九百二十二 一千九百二十三 一千九百二十四 一千九百二十五 一千九百二十六 一千九百二十七 一千九百二十八 一千九百二十九 一千九百三十 一千九百三十一 一千九百三十二 一千九百三十三 一千九百三十四 一千九百三十五 一千九百三十六 一千九百三十七 一千九百三十八 一千九百三十九 一千九百四十 一千九百四十一 一千九百四十二 一千九百四十三 一千九百四十四 一千九百四十五 一千九百四十六 一千九百四十七 一千九百四十八 一千九百四十九 一千九百五十 一千九百五十一 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千九百五十三 一千九百五十四 一千九百五十五 一千九百五十六 一千九百五十七 一千九百五十八 一千九百五十九 一千九百六十 一千九百六十一 一千九百六十二 一千九百六十三 一千九百六十四 一千九百六十五 一千九百六十六 一千九百六十七 一千九百六十八 一千九百六十九 一千九百七十 一千九百七十一 一千九百七十二 一千九百七十三 一千九百七十四 一千九百七十五 一千九百七十六 一千九百七十七 一千九百七十八 一千九百七十九 一千九百八十 一千九百八十一 一千九百八十二 一千九百八十三 一千九百八十四 一千九百八十五 一千九百八十六 一千九百八十七 一千九百八十八 一千九百八十九 一千九百九十 一千九百九十一 一千九百九十二 一千九百九十三 一千九百九十四 一千九百九十五 一千九百九十六 一千九百九十七 一千九百九十八 一千九百九十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二千十 二千十一 二千十二 二千十三 二千十四 二千十五 二千十六 二千十七 二千十八 二千十九 二千二十 二千二十一 二千二十二 二千二十三 二千二十四 二千二十五 二千二十六 二千二十七 二千二十八 二千二十九 二千三十 二千三十一 二千三十二 二千三十三 二千三十四 二千三十五 二千三十六 二千三十七 二千三十八 二千三十九 二千四十 二千四十一 二千四十二 二千四十三 二千四十四 二千四十五 二千四十六 二千四十七 二千四十八 二千四十九 二千五十 二千五十一 二千五十二 二千五十三 二千五十四 二千五十五 二千五十六 二千五十七 二千五十八 二千五十九 二千六十 二千六十一 二千六十二 二千六十三 二千六十四 二千六十五 二千六十六 二千六十七 二千六十八 二千六十九 二千七十 二千七十一 二千七十二 二千七十三 二千七十四 二千七十五 二千七十六 二千七十七 二千七十八 二千七十九 二千八十 二千八十一 二千八十二 二千八十三 二千八十四 二千八十五 二千八十六 二千八十七 二千八十八 二千八十九 二千九十 二千九十一 二千九十二 二千九十三 二千九十四 二千九十五 二千九十六 二千九十七 二千九十八 二千九十九 二千一百 二千一百一 二千一百二 二千一百三 二千一百四 二千一百五 二千一百六 二千一百七 二千一百八 二千一百九 二千一百十 二千一百十一 二千一百十二 二千一百十三 二千一百十四 二千一百十五 二千一百十六 二千一百十七 二千一百十八 二千一百十九 二千一百二十 二千一百二十一 二千一百二十二 二千一百二十三 二千一百二十四 二千一百二十五 二千一百二十六 二千一百二十七 二千一百二十八 二千一百二十九 二千一百三十 二千一百三十一 二千一百三十二 二千一百三十三 二千一百三十四 二千一百三十五 二千一百三十六 二千一百三十七 二千一百三十八 二千一百三十九 二千一百四十 二千一百四十一 二千一百四十二 二千一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四十四 二千一百四十五 二千一百四十六 二千一百四十七 二千一百四十八 二千一百四十九 二千一百五十 二千一百五十一 二千一百五十二 二千一百五十三 二千一百五十四 二千一百五十五 二千一百五十六 二千一百五十七 二千一百五十八 二千一百五十九 二千一百六十 二千一百六十一 二千一百六十二 二千一百六十三 二千一百六十四 二千一百六十五 二千一百六十六 二千一百六十七 二千一百六十八 二千一百六十九 二千一百七十 二千一百七十一 二千一百七十二 二千一百七十三 二千一百七十四 二千一百七十五 二千一百七十六 二千一百七十七 二千一百七十八 二千一百七十九 二千一百八十 二千一百八十一 二千一百八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四 二千一百八十五 二千一百八十六 二千一百八十七 二千一百八十八 二千一百八十九 二千一百九十 二千一百九十一 二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九十三 二千一百九十四 二千一百九十五 二千一百九十六 二千一百九十七 二千一百九十八 二千一百九十九 二千二百 二千二百一 二千二百二 二千二百三 二千二百四 二千二百五 二千二百六 二千二百七 二千二百八 二千二百九 二千二百十 二千二百十一 二千二百十二 二千二百十三 二千二百十四 二千二百十五 二千二百十六 二千二百十七 二千二百十八 二千二百十九 二千二百二十 二千二百二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二 二千二百二十三 二千二百二十四 二千二百二十五 二千二百二十六 二千二百二十七 二千二百二十八 二千二百二十九 二千二百三十 二千二百三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二 二千二百三十三 二千二百三十四 二千二百三十五 二千二百三十六 二千二百三十七 二千二百三十八 二千二百三十九 二千二百四十 二千二百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二 二千二百四十三 二千二百四十四 二千二百四十五 二千二百四十六 二千二百四十七 二千二百四十八 二千二百四十九 二千二百五十 二千二百五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二 二千二百五十三 二千二百五十四 二千二百五十五 二千二百五十六 二千二百五十七 二千二百五十八 二千二百五十九 二千二百六十 二千二百六十一 二千二百六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三 二千二百六十四 二千二百六十五 二千二百六十六 二千二百六十七 二千二百六十八 二千二百六十九 二千二百七十 二千二百七十一 二千二百七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三 二千二百七十四 二千二百七十五 二千二百七十六 二千二百七十七 二千二百七十八 二千二百七十九 二千二百八十 二千二百八十一 二千二百八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三 二千二百八十四 二千二百八十五 二千二百八十六 二千二百八十七 二千二百八十八 二千二百八十九 二千二百九十 二千二百九十一 二千二百九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三 二千二百九十四 二千二百九十五 二千二百九十六 二千二百九十七 二千二百九十八 二千二百九十九 二千三百 二千三百一 二千三百二 二千三百三 二千三百四 二千三百五 二千三百六 二千三百七 二千三百八 二千三百九 二千三百十 二千三百十一 二千三百十二 二千三百十三 二千三百十四 二千三百十五 二千三百十六 二千三百十七 二千三百十八 二千三百十九 二千三百二十 二千三百二十一 二千三百二十二 二千三百二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四 二千三百二十五 二千三百二十六 二千三百二十七 二千三百二十八 二千三百二十九 二千三百三十 二千三百三十一 二千三百三十二 二千三百三十三 二千三百三十四 二千三百三十五 二千三百三十六 二千三百三十七 二千三百三十八 二千三百三十九 二千三百四十 二千三百四十一 二千三百四十二 二千三百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四 二千三百四十五 二千三百四十六 二千三百四十七 二千三百四十八 二千三百四十九 二千三百五十 二千三百五十一 二千三百五十二 二千三百五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四 二千三百五十五 二千三百五十六 二千三百五十七 二千三百五十八 二千三百五十九 二千三百六十 二千三百六十一 二千三百六十二 二千三百六十三 二千三百六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五 二千三百六十六 二千三百六十七 二千三百六十八 二千三百六十九 二千三百七十 二千三百七十一 二千三百七十二 二千三百七十三 二千三百七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五 二千三百七十六 二千三百七十七 二千三百七十八 二千三百七十九 二千三百八十 二千三百八十一 二千三百八十二 二千三百八十三 二千三百八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五 二千三百八十六 二千三百八十七 二千三百八十八 二千三百八十九 二千三百九十 二千三百九十一 二千三百九十二 二千三百九十三 二千三百九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五 二千三百九十六 二千三百九十七 二千三百九十八 二千三百九十九 二千四百 二千四百一 二千四百二 二千四百三 二千四百四 二千四百五 二千四百六 二千四百七 二千四百八 二千四

摩中有一人亦拔劒是楚是漢舞婆娑須臾壯夫擁盾入怒目而語背盡裂項王喑嘔無一言楚囚孤臣淚流血玉玦何勞再三舉赫衣竟作彭城死沐猴而冠何足云君看五采成龍文

敘事 吊振旅若怒奔突亡友鄭月親舞喜喜齋玲寂財讀之輒四壁問生氣勝

上元陳丞相宅觀燈有作 用李憲偶緑

楊又如日洪下石與水爭喧壽五成雲雷溺龍入夜吼百川無毀鮫珠迸地圓落五花珙樹青生烟烟燈萬不勝花朵踏歌何人增

古意 幽森扁七在月

有鳥有鳥丘桑巢雄鳴雌和聲嘲嘲坎坷風塵淮北馳羽書金鼓江城實燈火君不見狄青宣撫荆湖間上元歌樂晏清班忽然稱疾燈未滅五更已奪崑崙關

愛泳虞遠 置事納規

遼西曲 輯補陽風雅

遼西八月邊風急塞草凝霜刁斗濕旅雁嗷嗷思婦哀綿機初罷流黃織并州快剪裁作衣製成千里寄相思巧盤詩曲同心紐附錦回旋錦字詩長字字

依食之中原富玉道內美推尋禮樂陶淑且絕序儀乃咀英華此是透頂型學和盤托仕

史氏以爲物異文性學于金履祥學詩文于方鳳何作岐製也

送吳立夫 輯碧梧翁集 吳渭集多誤筆增改

有人儲書塞中腸不能奮發爲辭章亦有英姿限時命坎坷名不登文場吳子妙年即秀穎隻字過眼終無忘文如翻水溢萬斛晝夜不舍流湯湯于今東南聚儁彥與然一發能穿楊二十脫穎客毛遂名登十九宿二十八有球天畢施之行兜子平生志遠遊塊坐已能窮八荒從茲北上有歷覽徑到河洪經呂梁青徐平野望不極半萬里程趨冀方君不見龍門採奇氣益北文豪千載同翱翔

元詩選癸集二 七言古

承旨上下兩霏微入城換頭重拂衣西港隔衆汀轉長北嶽幽處剔泉飛鳧歐定磐鹿春過月蹄丹秦鴻東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游雪夢未全非

友惟益筆下皆帶倜儻之氣

朗伊人日靜貞秀

吳萊淵穎集 輯宋遺民錄 輯張燧周

石橋觀雙虹集

仝惟謙破山霆翅石軍疑走六丁問道便須捐蠖屈螭長竿先已監蜻蜓齊州作略君堪紀岭雪行藏我欲經領取屋山好風月更看高架龍然亭

晉雨渡浦陽江　輯碧湘耆錄

雨雲千頃墜江坻寂寂蓋輿破午烟柳梢樓臺看近
郭渡頭歌浪忽滔天舟依此港難廻楫得轉高陵每
得全誰向龍山誇海岡一聲鐵笛女墻邊

尚書三江既入韋昭曰松江浙江浦陽江也
鄭玄論曰吳王權吳自三江納日亦注其大澈江
錢塘江浦陽江朱雍泌路史稱經浙浦陽皆
自會稽人浙其入海之文郭景純亦以浙江易漾
漢入江之文擬今僅一派浙江既入江通與
陽侯引注不知昔獲為一江出或又解入江處云
入海上達邑之類漢吳蓁詩所疫吳潮

了齋卿遺藁卷二　七言律　九

與此通宋濂宮篇院碑云翻音堂在殿之北
牖方季孤日水不必皆潮沉惟能自達于濂則皆
宇載疏之江浦江其一也蓋自成化中縮與
海令人俳徊引浦入浙潮始不至閘此詩
嘆

春日集張元吉兄弟宅　輯天苗圃錄遺

斫盃不讓阮家風光復陽春白雪融調谷西堂冬欲
晴深北海酒聖空詩題歷歷諸名跡酬和年年幾
醉翁未盡清狂尚期約同看燈火月明中

如古梅著花虬枝壯月既其若動之骨復健
清癯之姿
叔大曰筆勢翔舉如鵬如鴻

寄梁隆吉　輯天苗圃錄遺

美爾英年早息機羅衣○○○○○○
咏野史稱官漫是非寶○○○○○○
山薇金閨玉樹思君○○○○○○

方吉偶先生日遊與摩訶
日外談心激情

讀西山寺壁間詩　輯碧湘耆錄

出郭尋探約里程竹籬○○○○○○
得客乘流霞暑氣清煮○○○○○○

脫邪着荷衣黃醪白醞供嗟○○○○○○○○
事橫看東澗水新餐誰共北○○○○○○○○
乘藥春華歸未歸
遺世特立綠紗幽窗頻吟詩
小語忽雲生寺藏窗樹落聲○○○○○○○○
若每開松關落長苔半與石

方韶卿遺藁卷二　七言律　十

床平何來老衲唫魂盡○○○○○○○○
滿壁多題世外情○○○○○○○○
淚鴻發雪遠嶺印月寒潭有

遠情別致着慈此願深

九日同皐羽子善　輯碧湘耆錄

江韵
塵埃隔處地天寬○○○○○○○○
携觴且笑歌不惜道遥校杖○○○○○○○○
履何妨磅礴解衆冠晴○○○○○○○○
易寒世事悠悠雙眼外○○○○○○○○
餘嵐重雨猶落秋老天高酒
與君飛瀑醉中看

堅秀宕逸之致
如脫意象故自
機子極月如覩

止所吳公艷歌雜
嶽嶽文家共識名歸來風月慈彈評竹階過鶴窺棋
局花院流鶯和樂聲燈動酣閒勘鄭老猶歌跡達慕
韋生何來排闥耕衣召天上猶傳白玉皮

其二 詩清鈔

倦客喜青禎舊林如蘭在生死俄分感獨深喪亂交
黃金策更過揮明朝是同首西風淚滿襟

贈邊監心判清表德鈔在等徵彩蘇不僅作
落葉與之亂

吳長貴雪中歸 輯吳淑集 輯清鈔

別時黃菊映郊扉轉眼寒風刮鬢衣豐豬正當三白
見脩程適自四明歸回思水國銀兼渡勝看山鄉玉
作圍老去羊羔總陳迹坐擁猶喜客輩依

羊孚賦雪贊桓伊以畫扇題無此清雅。

方梓次韻 輯吳淑集

忽忽策馬出林扉不及江頭攬別衣霜鴈橫秋終可
堂雪舟乘夜稍須歸穆家未比窮郊具解帶寧論漲
毫吳吾翁慵蔽水挽枝烏鵲暮相依

清心玉映

附

方梓次韻 輯吳淑集

兄時諧笑幾盧扉聚散浮雲天上衣季子客貂寧復
敝貰臣鄉錦誓宜歸鴈漪巨艦風千里覆屋長松雪
十圍欠子交遊吾獨抱飼來慚作輔車依

體潔獨芳曲高和寡吳仲恭翠微樓九日落成和謝皐羽 輯吳淑集 輯清鈔

樓成楚菊芳非候客裘齊山酹酊期與俗相追何日
了登高一痛洗秋悲望殺

了昔身是秦朱二七言絕句吳淑集

到時野服從茲近離辭西風塵土莫輕吹

共二 次藤原詮秀鈔吳淑集 輯清鈔

慈竹堂陰長露情又添新關俯江郊眼空霞錦疑鴻
字手摘松枝碍鶴巢野月散衣開弄笛墟烟隔水見
編茅望中尚與漁樵接若處真能廣絕交

天宇列垂一碧無際景色大心俱難控搦。
用德元服寬似海筆盡于山。

附

方梓和詩 輯吳淑集 輯清鈔

牀牖初成一快登新題招客共茲辰涼風闌檻宜敲
句落日川原遙見人歌餘白雲醒俗夢醉飡青菊笑

險身他年更足開中趣野服葦稱葛巾
頃業石波流而屬篇云
附
方梓和詩　輯吳溪集　輯譜鈔
新樓招樂偶今朝與客登臨四望逢竹日暉暉侵酒
年松風瀉瀉響詩韻嫋嫋横烟曲逕燕初過落蕊空江葉
正飄看取他年歌醉帽還思舊菊垂垂
題業無多古秀之氣豈易易流
附
方豸星吳學士新第落成　輯浦陽風雅　輯
譜鈔
一山逢接曩溪水甲第宏開相府居燕賀親朋來落
有詩卷二七言律
落霏飛夏屋見渠渠紫宸清禁功難泯綠塗春林與
有餘榆奠放陳張老頌梁間更看有懸車

盤詩歸去納須憐獨客爲傳消息報南枝
自天遷居放授宋濂黃溍皆出其門識者方
之王通高樾溶志標古屬文此詩一一描出
七言排律
贈張叔元鎮帥　輯蘆溪外編
越東佳氣薄龍旗捉鼻馨名久識公紹袂發有翻莪
菟蕘頻見錫詩筒乘書忽學萬人敵秉鉞尤誇一
世雄拔垣三千堪敵愾獻鐘二八協和戎長驅誓擒
燕幽北大纛旋稽浦渤東重發
帛扇臣忠東南半壁賡王氣秦河山襄帝力時垂竹
深仁共頌縣厥偉績還期勒華嵩

氣招綏德愈隆畢策更能延俊彥衆誼先已編旄童
志傳公幼讀書，尚氣節，敢貴結客，王梁爲用，
等酷二年，元兵度淮，人務逃和，當州，亡投真用，
用，遂逃大龍公，以勇，士民懷之，不忍其去，遂
圖練果敢，保障一方，東安德州，數兵鎮浦陽，
家焉，被時被詩以留者，數十百家，此最著聽
傳性。
附
方梓寄吳立夫　輯吳溪集　輯譜鈔
一風格秀整，言氣雙盤，藝語和尤矣
菲師頁笈頻千里授業登堂此一時我北樓苴罅得
巳爾如附贅亦何爲家山在望悠悠夢舍館相逢疊

江上巍巍萬歲樓今春花更作邊愁傷心欲問南朝
事風去臺空江自流

其二

願及行春更一年中流簫鼓振樓船不知何處吹蘆
管城外風悲欲暮天

其三

不堪惆悵滿離盃水碧沙明兩岸苔無限塞鴻飛不
度二陵風雨自東來宋遺民錄元楊維楨編宋諸陵既已發矣而此稱引之者以未改葬也陵在紹興中歸攢東嘉植冬青樹識

尸韶卿遺槀卷二 七言絕

其四

孟雲獨鶴共悠悠別作深宮一段愁萬聚庭旗何處
在白雲猶似漢時秋

其五

華表巍巍有夜霜海天愁思正茫茫遼知漢使蕭關
外泣上龍堆望故鄉

其六

寒上風雲接地陰萬方委難此登臨坐中有老沙場
客霄漢長懸捧日心

其七

江南江北望烟波南國浮雲水上多共說總戎雲鳥
陣中原將帥憶廉頗

其八

邊風蕭颯動江城獨上高樓故國情積裡征人三十
萬空教弟子學長生

其九

愁看血北是長安雲樹深深碧殿寒心折此時無一
寸夢魂不到關山難

尸韶卿遺槀卷二 七言絕

其十

桐庭西望楚江分回首姑蘇是白雲今日南湖采薇
蕨何時重謁聖明君

吳船能先生曰此即傳所謂北出金陵京口浮天壑不守舊物老臣感知遇蕭關一策多集杜句若出己物而先生遂爲當日文采淪落悲憤無聊歌謹行國都不矢口正訓今借他人輔頰縱橫點綴意切悼今辭如懷古覺委婉得體

浦江鄧卿方　鳳撰著
同邑夫次震　綏輯評
荊溪伊人胡世定參定
東越眉蘇硯萬年訂正
齊琅嵰之方士奇
能之方懷璧
行之方　舟校刊

上書

上陳丞相書　辛丑

夙頓首獻書相公閣下竊聞之曜芹可獻天子聖皆不廢芻蕘千慮一得知者取之而況駑鶩下走風屑伯樂之顧忠盡血誠不以瀝之閣下將誰瀝乎鳳雖一介布衣伏處草莽其於家國機宜兵食大計嘗竊竊講究稍有開知身歷行都希得一當惜當世依違無足告語廢然思返乃耳習六君子之名藉藉人口則浩然長歎謂獨不得剛下一秉國成耳凡一切用舍處置寧有不當而尚恐狡虜生心鷹食上國哉迨

閣下晉司寇陝政府果首厭喪地之律蔑正誤國之羣四方益喁喁向風翹首隆理乃天未悔禍疆域日蹙然國事豈遽難爲而在丞相先去以爲民望致庶僚離次守令委城三宮子立無可捍持雖然竊不能不重望于閣下者何也知鳳惟閣下苟夥結箝舌有讒莫吐鳳豈特負閣下且以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請得稍布區區願賜採擇焉語有之舍衛室者不于戶牖而于門庭又曰緩則治本急則治標夫長江帶水固國之標而今之門庭也效義摅忠之臣奚第基厲

內郡徒擊之肘宜急從之沿江以控要害百里設屯十屯設督驛絡繹統制使往來奮擊互爲聲援則險要乃扼也國家懲鑒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雖除然釀成積弱敵鋒所摧無堅城曷若揀擇忠貞誓分藩閫使各爲戰守敵勢既分自疲奔命則國威可振也夫若台于室翔鷗不下凡齊春剪芝蕢不秀蓋天地生才有限況時多事爲培養猶懼勿給容忍菱雜自鐵羽毛乎凡國家可惜人宜儲爲中流之壺勿增人抱蔓之嘆則人才必恤也金羽之沉浮殊性火

水之操濕與宜故冬蠶難與語夏蚉不可遣塗奈何令武騎亦師各呈所短一旦檣摧輔折誰司其咎則任用當審迺語云困獸猶鬬況國乎虜衆地利懸軍深入近關雖破勁王師衆尚盛數萬激而用之背城可戰堅壁可守潛徹江津斷其歸路使進退失據腹背受敵天下事未可知也夫郤至之芳發于癸巳繁會之謀生于耙柱則士氣已應物可冤于變之容事挾情不觀萬端之妙虛設塔數也陸士衡嘗云辨日天下事如一家事荀利家國功不必已出者何難

人成羣色會而衆音雜而韶濩和則已見戒○橫也凡此者皆切時要圖雖或閣下所嘗聞亦或閣下所厭聽然而鳳籌之必熟綜之必詳告之必切蓋鳳既倚閣下之藥籠敢忘效藥石之言是用不辭窺昧冒瀆賁據陳幸恕瞽狂留神察省或有可採錫之面教顧一一畢其志焉

先生三上書皆詳剴指切當日中流一砥頂門一針予童而習之久失其業亟搜世受簡錄此猶歸然如見故知不勝狂喜然忠告如此聽者憂憂甘任滄矛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祝眉孫曰樂江於閻守戰三策文丞相張越公江都訪討亦能言之惟成見橫胸其已必蔽水步談任皆膏肓流癘言人所難使能聽用何至有青溪遷海之役

序跋

仇仁父詩序 輯宋遺民録 辑文徵

山村仇君過余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華聲利之場而泠澹生活之嗜混混盆盎中見此古器洗令人心醉及披其帙標格如其人益得乾坤清氣之全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宋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月露之清猋烟雲之纖麗今君留情雅道滌筆氷蘗其就之從仇君日近體吾主于唐古體吾主于選融化事往往于融暢圓美中忽而婁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嚮之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鳴號蹢躅焉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發而不念儀髣望白雲而不思親州西門閒山陽笛而不愴故是無人心

矣而尚復有詩哉人懷欵意止服業言此余于仁父之詩編證其不爲窮所移後又明年復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余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余知之後世亦必有知之者矣友人東陽郡遷民方鳳部父

民霞興先生日此方先生論詩本肯乃其身本色稱宋遺民有以也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輯月山野史志

存亡離合本是尋常一經有心人手卽便爾悲辛酸惻悽不忍讀覽與感屬知故爲懷者

右文安集十五卷尚書梅公執禮所撰曰文安者公所封開國縣也嘗考 錄金人趙秉文大拊金皇戶部尚書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及上皇及后妃等至燕執禮死之皆靖康元節之最著者然世多難若水而次公則以金人有逆亡死義十穀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論不知公爲虜之謀最中虜忌金人所必欲甘心者故忌公而愷拳耳其實死事之無遺恨李何能視公當金人再邀帝舉臣多勳無行帝亦有難色惟若水與何栗以爲無虞及遇帝易服秖以一死塞責而已公當金人入懷州卽勸帝親征請太上六宮權宜出避奈有阻之者乃勿果及金人質帝邀金繒以數千萬計又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審偕吳革趙

悼亡半載今爲東陽訪舊之行倘之行倘俱若夢寐而能有託以垂不朽則非予之所及姑爲序此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云爾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存亡離合本是尋常悲辛酸惻悽不忍讀覽

右文安集十五卷尚書梅公執禮所撰曰文安者公所封開國縣也嘗考 錄金人趙秉文大拊金皇及后妃等至燕執禮死之皆靖康元節之最著者然世多難若水而次公則以金人有逆亡死義十穀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論不知公爲虜之謀最中虜忌金人所必欲甘心者故忌公而愷拳耳其實死事之無遺恨李何能視公當金人再邀帝舉臣多勳無行帝亦有難色惟若水與何栗以爲無虞及遇帝易服秖以一死塞責而已公當金人入懷州卽勸帝親征請太上六宮權宜出避奈有阻之者乃勿果及金人質帝邀金繒以數千萬計又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審偕吳革趙

遠至南遷惜奸臣范瑗殺華泄其謀徐黎晉亦以子
妨遷虜虜知公實主之以根括金銀爲罪問誰爲長
官意正在公也遂遇害竊嘗論之若木實主車駕者
即其死豈遑誤國之罪倘使公計終行則河津豈得
飛渡虜勢豈遽莫遏北轅哉悲夫人謀已
臧天嗣未悔展卷興懷每用長慟若夫文辭之博碩
精核人能言之非予之所以仰止公也

虜害節照實忘其謀非爲金帛張復開廻是
補正史之缺通考所載康氏之論未正本旨
并故爲撻高聲價也

跋遠古尚書鎮公仕爲上人手帖 輯碧巖錄

遠古尚書鎮公仕爲燕寧閭死于宣和睦施之變揆
之封疆社稷之義戚者爲公惜之然倚從舊臣歸休
于家直奮義勇逆渦齊盧之間糾合鄉社
覬爰兄子第子鋒鏑之下故其子孫文獻羅羅有引
是足以亮公之心矣公之裔孫庭蘭得公愛居時若
期公閻黎手帖其言蔬食水飲既以如禮然亦不敢
過之觀喪所以自盡則公之惲于禮衰而自靖大忠
孝之實其大節之端固兆見于是益少爽之哉染公

昌父有書名于時謂王荊公學王濛書公書實似羲
當時崇尚如此其有爲之言也失

跋謝皐羽登西臺慟哭記 輯宋遺民錄 謝已志

口多微辭但表章先正無非務式後人如此
特法忠厚用意處深成就甚大公

于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聞于此野
哭而歸爲之蓋不獨異于今之人也 王伯輿登茅山
大慟哭與此無異否于讀其所爲文辭痛不及與於斯哭爲恨或者
他日得攜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于斯臺之土曲百
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

楊約美曰無楊處士志難相告語半慧半痴教
人如何着恕語
當指甚長而著端甚隱稱述甚詭而歸其
真

題處士楚記後 輯歸溪集

世嘗稱故家喬木者衆何取于木哉蓋木非百年不
能干雲霄百年則所閱三世爾取夫子孫能世其業
故能保而有之也聖人鄭君達卿出方先生子顧所
作處士楚記示予記言處士楚楚以期子孫義衆者
甚備請予識之嗟夫處士至於君六世矣處士之骨
雖化于土而木固無恙非君兄弟之孝友不忘先訓

能若是乎木之榮瘁義門盛衰之所繫也鄭君尚深培而厚植之方夙題

健者聯也鄭沖棄于建炎中取木之連以聯族于時爲二百年物本實不穫枝葉煎蔽宜有志易俗者承風盛選引伸其義而後之長也

記

棲碧樓記 輯吳淡集

浦陽江水源西去縣三十里曰桑溪遡李洞而入曰擧源吳氏景舊卜其地爲壽藏之所經始于至大辛亥冬工未訖明年宣人何氏亡又明年舉柩以葬而

結廬其左上爲樓以備遊憩取李太白詩語扁樓碧山從西北來與巖陵郡樓境重崗復嶺長林茂梅參翠欲滴曲垣周遭方沼澄瑩級碑渠石平陳峻築甃堊塗髹玲瓏輝煥饌供被服器用畢完佺花奇卉布蔣前後又二年秋九月領客觴菊斯樓之上且命予記之或謂予吳氏世居是鄭逮景禧承祖父業能充拓舊址搆廣厦連雲且二子所志又足觀正將便體養生抱孫娛晚不出戶而蒐裘故在尚假碧山之樓乎予謂昔人有樂斯丘而欲躋望其巔而知息者亦

明乎造化乘除消長之理而然景禧日與物接而物于物家居益不樂而山樓之樂亦若家焉試以是叩之當意與神會正太白所謂笑而不答心自閑者歟

愛者大有間矣景禧于余親且厚是不可以不記余雖老碧山未謝客尚當扶杖從之遊是年當延祐乙卯冬十一月甲子邑人景山方夙記

通虛照鄰詞 輯陳昌元亮自蔡頭載唐李白人酌酒照詩蓋通知命故能超脫羣華師東一切智父先生具有曠情則致憤世傷時之意

浦陽江橋記 輯鮑矽 輯邑志

浦陽江出深裏源經越之錢清入於海麗道元水經注以浙江爲浦陽江橋重脩浦陽江橋記臨平以在浙江東忠文公祠特爲錢清江浮橋記其說原本千此其說人不知其說原本千此

尚書錢公過始搆橋江上久爲橫流所出橋若虛置以故危圮頹壓廢能葺理至正初元復由故道行越三年癸未達魯花赤那海公適長吳邑乃嘆然曰天其或者有所屬乎明年秋因首割已俸爲修治之費

佐隸屬莫不協從凡閭巷鄰鄙之在編籍者亦皆出資以助而公則專任其事焉遂鳩工伐石具畚鍤僦民庶衆効其力如蟻斯集如鵲斯搆不期月而成其南又築疑與橋道接堤抄撥小艦以疏別流曰岡津舊有迎恩亭在社壇之右今徙就橋側且爲屋十四楹以爲候館憩息之所扁曰臨清橋爲洪道九廣十有九尺亘五十步因故名扁曰浦陽江橋堤廣視橋亘五百步扁曰浦陽堤於是朱欄華柱映耀鮮波虹跨簷戴雉麗駭目牖以欞檻翬翥林林蕉者以歌憊者以休涉者以濟觀者以往以來呼呼相屬也邑之父老

有以舞負者戴者以往以來呼呼相屬也邑之父老來屬余記余以爲尚書公德業文章雖然昭著及於四方而公又能輸其餘力以利民涉閱二百餘年未聞有卓然能起作葉而興者今公之興是役舉心致力以爲民先雞鳴而起日入而息燃燭燕忘其疲乏民舍稽事而趨役不以爲勞出私儲而食工不以爲嘗費省而用周功成而効速視尚書公經始之意爲無忝矣則公之茂績推之於政必將優美可觀矣止斯橋而已哉工始於是歲之春月畢于八月之二十有八日是役也橋爲大故爲記之詳焉至正五年歲在乙酉三月癸未邑人方楘記

宣讀邑誌稱公修大哭三百餘丈障水建橋下橋上船三百餘艘舟楫雜遝以觸橋梁往往摧壞中人行堤上斜側飛檐棨牖掩映荅霤儼然圖畫中則未嘗不逆檝棹歌過江大通舟于白沙公詩亦狀其勝絳紗籠燭飛相照繡柱圍香酒滿杯江上詩昨發赤亭湖今宿浦陽江秋沙明浦陽月意主者每歲脩歷流螢馥古撰古哲故爲江山增麗此文躍上可合

方楘重修聖昌寺記 輯安志

佛氏爲道蓋未嘗以官寺名寺也聖昌寺之美丹青之麗爲邑奉故其徒或處脩廬繚絕壑誅卉結構雜人世屏塵跡劬身苦志靜坐深潛求所以爲佛之道迨其後世徒衆日增遂乃充廣室廬雄門傑閣聳棟飛簷刻木泥金尊崇像設梵唄交陳鐘魚畫應此巖林大刹之所由興然非其所尚也浦陽之南有山名駱山山之中有古寺在焉按圖志本唐昌尼菴宋大觀二年始易以居僧治平間乃名曰聖昌歷年滋久廢而不治山之僧曰紹隆募化好善者施財出衆極力營辦撤而新之大殿既成前葺山門兩修廊廡乃及鐘樓朱甍翠瓴

碧髢麟薛范銅爲鍾聲動遐邇然可視於是請余爲文立石記之余以爲聖昌之爲寺雷峰擁其前江水橫其後左原右隰瀠洄深紆長松曲逕茂密交加其徒能堅持靜處朝香夕禮請祝國釐以安民社庶亦不負檀施之始意若徒以宮室之美丹青之麗相夸誦笠吾之所望于其徒也哉是役也紹隆之功爲大山之一善雲貫綱維之作始于至正四年十一月落成于八年九月其施財之姓氏鐫諸碑陰云進士邑人方樗撰并書

元詩卷三十二

行狀

謝君皐羽行狀 輯宋遺民錄 輯晦炎集

君諱翱字皐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歸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于家君世業幾冠已行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軍門署諮事參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所謂按西臺慟哭記所謂此記亦畧而不欲辭盡其意此同

外道異教全似不欲著筆墨見大義歸空摩惑神識端靜想見丁公一書淵源宏遠已

後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梧蒼四年往來鄱越復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鄧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以賦焚自命爲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次社期晚而益取諸湘湲嘗爲許劍錄魄時降交廡耆舊猶落異越殆無揮劒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告賢所嘗遊作亭立石以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絕處不到如雁山初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固發奇所至即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志及抒以與人若載與實歸者遊倦取志麥隴之江源月泉白鶴巖小廬蜂三瀑布復愛于陵臺下仁雲亭英處士舊隱有不欲爲世用柳文家癘所爲稿臺南非惟身不屑孤憤絕矣 甲午寓杭遇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月下能文詞者往還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復來娶聽

葢于是距生年已酉、朱理宗淳祐九年、四十有七矣、垂發時、語妻劉吾去鄉遠遊、惟婺睦間方其翁某毅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偕吳思齊睦馮桂芳翁卷及爭衡會小檀峰相繼哭明日鳳與幼學方燾先往登南度可楚地甲子具舟之杭、吳靖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員山營兆所慶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藉痴、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殿陵鄰、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

方郡卿遺棄卷三行狀、
亭伐石表于墓、日學諸鄉墓、益君嘗入刻、見或願墓、
表云然空之日同生年吳諫字仲恭、志墳其從孫貴、
以門人處而歸要銘之、月泉君遺稿在時舊所爲悉、
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
史贊一卷楚辭等方草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騎、
吹怖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補陽先民、
傳一卷東坡夜南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春秋、
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還唐韋柳諸家及東都、
五體在集外憶君始玉時留金華山中歲暎爲文祭、

信不望天未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異姓兄弟不忍離輒復合每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來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共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爺衡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與爺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敘顛末赴所知求爲銘且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張文伯路盡嘆篇未見友蓋船花巨觀也、
然范傳號緯而未詳、
爾卜地收骸據鄙述行、如
下、

祭文

祭溫州路教授吳君輯諱鈔、

昔年丙子始識君家而父伯叔三荊正花當兵革餘、
閒館穀我二兄來趨旁列右左金蘭之契膠漆之堅、
道義相與逾三十年中雖暫違虛左以待信誓重尋、
前規弗改詳君出處意在徜徉筮扁止所舟名安航、
閒丁蒔花斯役鋤藥沼樂觀魚亭率放鶴家庭燕集、

寅客過從有壺有奕觴咏從容居嘗語余人苦形役
戚攖牙牚或肆毒讐當其觸網頻賠料纏我則此中
心身泰然膠擾者年爰樂始旦徐行裝遊宦蹔伴渙
彼蒼不惠苦戕善根疾未及藥弔已在門顧予衰拂
期托晩歲君乃先余逝矣莫遒縱論三世賴有象賢
猶存楚醴不乏鄭穉憶君斷絃自爲卜兆益知今斯
纚飛丹旐茲率二兒薦此金巵望新阡老淚交願

不爲形役身心泰然所謂虽寓形宇内而虚舟之觸容身而遊與道爲隣此是爲知道力可見係情全惟勗德

朞方楮衲吳良貴 輯吳漢集

寿介芙年期先杜夕瓊樓玉宇氷清影之高寒冽扇
方書舉遺稿卷三 藏
綸巾想雄姿之英發於焉蓍慶勿爾獨酹某末托葭
聯勝欣綵舞遐祝願齊千椒徽徵恍式薦于潢汙仰
覩泰包俯垂謙受買臣謂五十當貴仕同有時莊生
以入于爲榛老宜益壯濮上所歌蒲見於秀

如廣果之爲蟬老宜益壯濮上所歌蒲見於秀

朞方楮壽吳良貴 輯吳漢集

宿耀斗箕旦迎弧矢推大衍之數宜學易之愈深備
洪範之疇惟日壽之若始眉齊洪介膝侍增娛某之
稱兕以宥誠聊獻羔而伸祝長於一歲念螢窗兄弟

之情序屬三秋菉蘋蘊藻之會飭匪懈而興實微鑒茹以為榮

附 方梓壽妻立夫母夫人 輯譜參

癸女降祥花甲弧開于上壽嫦娥駐彩桂輪仍旋于中秋雅宜萱背之稱歟兒復蘭孫之添秀某託姻孔篤趨賀未由輒憑柔牘之脩聊效芙芹之獻所懼輸資切幸麾留地老天長益廣龜齡之算堪榮闕貴會加鴛誥之頒

書北山感雪竹贈後

北山鄭先生未遇時作先生嘗以宜和庚子來寓浦陽集中詩及避亂錄所書後鄭者景山白先世貧家爲林學藪澤深竹禁寺往往檜相識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後既第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秉鉞火方熾先生自言舉室流離窮乏萬狀僅脫頻死此一雪竹也後既第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秉鉞全蜀然卒以孰論不阿忤檜相識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因而能自奮既奮復擢歷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其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二之禍而

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間則所以處陰陽向背者宜有甚於襄時其爲雪竹益凜凜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翱將往金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足老出雪竹畫卷及諸賢所書是題徧徵詩玩因得想見風烈益於是距宜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其年孟陬既望方景山拜手謹書

跋

書方巖南先生遺集後

昔先君於家麟溪集所題義門詩極愛方巖南先生作順治丁酉從天山兄處見之次張先生輯詩巖南先生遺集遂乞以歸朝夕置几案間嘗揭集中仙事招隱篇以示盡謂此詩悲憤雄奇渾深蒼潤綽有杜工部至處宜熟翫之時以從事科舉學未暇深究指趣然未嘗去予心也後康熙甲寅遭寇亂是集失去念之每爲深恨適巖南先生之

孫居邑南西塘下有冠山子舍弘者嘗求余爲有源輩來余辭溪就學幷以已所作詩文請正余讀而嘉之固知其有志家學克紹巖南先生之緒然尚未知其集版之爲其家藏也迨已卯余族孫見寄欲余言書其後余得之真不啻拱璧夫以國惠館於西塘方氏冠山子始以巖南先生遺集

巖南先生爲吾浦忠義人文之冠加以先君之篤好而蠹數十年企慕懷想之誠一旦得之固已厚

浦江縣卿方　鳳撰著

同邑夫次張　燧輯評

東海文白范　驥參定

裔孫朝玉方應祺

朝玉方應琯

熙之方文楚校刊

紀

金華洞天行紀上　輯第四雜錄

一ノ七四

教先公刪定先生古金華洞天行紀後曰此

從諸鈔所錄嘗閱程篁墩朱遺民錄標此爲

金華遊錄屬之謝皐羽稱翔傳所著有東西

遊錄九卷此特其一云不知此睡髮集所不

收又翔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亦云友人方

君鳳既集爲行紀志所變怪完後有羔

又詳覽原跋率首稱嚴南韜卿盒可見也故

予斷以譜抄爲確手錄梓行以爲好遊者云

幸又兒殺名其末簡而爲之稱道揚盛非藁之

甚願也哉是年冬冠山子又寄余嚴南先生書鄭

北山先生感雪竹賦後其兄舍支郎欲補鋟入集

且欲余於跋語中并及之余觀嚴南先生去北山

先生百七十年後而高節勁氣相感如一日者以

殆有必不可磨滅者固宜百世下之讀其文者如

見其爲人而冠山子之昆季後前人之志紙遺墨

輯樂得而表章之其慕德之誠亦重可嘉也斯其

予當卿道矣余三跋

不愧爲嚴南先生之後人也夫　康熙三十九年庚

辰孟夏蘇溪後學鄭尚藎謹識

助萬曆己巳來修禊此日張一楨識

己卯歲正月謝鄒魯羽方厥韶卿約遊洞天(○○○○)賦

己丑爲宋士後十歲是年韶又補博士弟子員正月書法舉首何如

十一日辛卯韶卿携子楊竹翁納入邑與魯羽及陳公

與韶卿曉取道上洛之吳溪過吳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曉取道上洛之吳溪過吳

似孫續古約俱行至横溪訪柳司聲父子留用不至

帝臣從五路續先過門魯羽繼至會宿聽聲堂

丁丑春遣妻朱氏祝上閏而是晚以兩宿柳明府新居各

檢朱景陳撰柳貫傳父金字時舉撫成浩三年右榜進士第爲烏鄞令

十三日癸巳抵上饒一首

朱景陳人物記云未季城寶山民留魯父金所居官閩金撫斬之金憫然曰見重共本心豈事爲徼惠不圖累金重重遷之是將新居留予和女四壁輝已

十四日甲午陰未晚即行午度太陽嶺過上饒界

訪樊巖鄭子有閩之先至旅舍遂宿陵雲山房

觀中嘗憩茲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靚

曰後十八年當相見彬州及唐登第授彬教有二道

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返諸賢

書帖共觀至夜分韶卿書北山感雪竹賦後舉羽亦

題

邂逅既多聲氣。主人又出遺書。顧不復寞。

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霽景情

逶迤飯話良久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曉撫赤松

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蟲翠有清

溪橋溶溶盤王公墊書今任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

有書案易篇中兩見。復沿溪入

多棲遲無非隱筆爲恨。

亭跨中路扁赤松山○

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

人潘繼先築過橋入三門勒實積觀額大中祥符元

年所賜與殿中四錦藩及獻花四木孩倶今猶存入

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爲濯纓堂默成先生潘待制長

貴書入而爲松遊亭又入而爲梳

○○○○○○○○○○

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

欵宿謝冲應養素二眞祠二眞初起初平兄弟也松

下有過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慶有日書寓

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日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乎
既而邀之不知所從方知爲二仙云時語鄭病日甚
故道士言之爲詳治目良方莫卻看
賦上元遊赤松詩
南景甚富陰書岡州時光何
有關氣
十六日丙申微陽華之也道士水竹
唐元素劫虛王德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皐羽
作觀羊石記云金華洞爲皇初平叱石處予躬而閱
之髮種種乃一羊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來至洞
天書卷之過婁來四紀上 仙二仙
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皇初觀觀考則一仙二仙
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髮怪猛獸
宛然如羊形多爲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
蓋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自他人記事其一在
天井東僅十數角嶸然峯伏具起復無低昂意日暮
茸若草薾地可近而現其一金曲池之北岸紫石爲
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者十七低者
蹶者十五履險而陟者十三傍而跂跛而乳者十一
若覩古奧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全而意自足其一倩

亦坻位置加密跂伏齕乳低
拱而入立者奇蝙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
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遁葬臨其化
而爲羊與絳羊之化爲石是或一物也其床爲白石
羊南陽宗定伯嘗化羊之鬼不令復化皆自其蘊藉不特
而遊若脫而休陟乎日與對而洎不知所求其有不
復化爲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沉寂起立若楠以余
言爲然故書以啓後之遊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
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倘後若干年爲樵

牧好事所取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於遊者非有
繫故不書砂虛石傍有方竹一叢蕭疎可愛堂名蕭
閒樓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饋玉倪各
爲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疽發腦纔愈未接客入
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奇古皆餘
杭虞似良仲房入分青未過橋爲物外亭過橋有亭
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羣磈水激射爲觴峽爲盤
道士徐南華攜酒肴并青窗王易所書趙元清夔
小桃源圖時詩來青窗即故檇窗王公之孫名建

思官惠院號淳齋善書面好險以避世亦見子孫子
使出贅役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爲道士於此及
過世人不得復南華酌泉之徒王德謙藍之携琴鼓再行乍從覘石登丹山
問新構小亭名別有天地復酌亭上巖壁有諸公題
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周雲巖世昌要會酌樓上石
行窮林臣石間觀丹籠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石
上有道人養雞見雞飛丹取之丹即飛去今立祠與
巷祠前舊有老樹盤糺一丁部卿望憂來阻氣上
着而生下半則偃立不相接狀甚怪奇今爲改構道
士伐去曾遊者以爲有老樹何足惜也
正到處露情耳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作出小
桃源之上祖二仙祠回宿實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
山大字李陽冰篆偉其以赤字從大下作火揭之
有火災故冀不用而存其刻云

大之雲物翔章小之亭榭草木以及幽人行徑諺借傳聞頗紛悉一入題詠無不鉛華可稱筆具化工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寺得

霽取道智者以往

米家雲山僅可把玩卻是祥符智者邀靈鞏墨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舉羽有塔影霧中深之何韶
卿雲縣號峰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發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帥丙
辰歲郡守謝奕脩改創潛齋王楚書扁今易以他書
矣又倦時擊丁夫急所帶參奴不敢出市衢部卿自
同舉羽訪吳蓼盛太傳共與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蘭溪門會於北橋韶卿
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
遇且庵徐玉汝于盧七安卜肆韶卿舉羽甚欲留訪
石老以雨餘得霽重于妨急遂行既出城遇抑齋劉
掾院梅居郡深道成齋王玉成于菱塘之東王謝二
道士自赤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留而相送韶卿賦
北山道中衆客皆和頌重智者寺山路有亭扁乳山

唐乾元二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爲倚○○○松亭遺構有亭扁靈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寅之雲堂後廡寺僧吳之貴也又僧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鳳鳳爲沈烱石晉開運二年爲國泰令改法清山西有一徑捨僧寮如盤龍院俗圖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以周垣遊想其下龍松失護頹佛是晚宿院中之間逢生悲慨

作境潮入唐

次縣業庭皆具性情稍人取法

馮秋水先生評定存雅堂遺藁卷五

浦江鄉方　鳳撰著

同邑夫次張　燧輯評

古越漢菁朱　黯參定

仙華上珍張一儒訂正

裔孫斗瞻方文光

紀

瑛之方文琦

仲之方文高枝刻

金華洞天行紀下　辛丑山雜錄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攜詩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聯中又以畊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客請審言曰余以鹿比僧羊比道士鳳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誥泰國長公主墳園未至數半里有岐觀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上爲朝真中爲水壺下爲雙龍三石扁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爲

敬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顛然而迴遶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矣○○○髮龍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三二百人仰觀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左而尾懸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藏身霞衣挂其旁有北斗星宿洞穴如甕顙水淙淙從半中出即流入石偏暗出洞外溪調泉○○○○○來炬揭裳匝傴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擦石○○○舊趾小舟而入今激漏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之所從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乎趾之鐘聲仙珠縈紫貫巖上石門限雪山前雪山後雪梁之皎然仙笠懸巖石石鼓趾之鼓聲有形蛻螭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猫一獅子一頭足尾共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斜統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一霜崖粲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滿竅中名仙人視滿候片時縫一滴仰觀洞中他無漏泉獨此爾浴室石榻三足曠懸鐘寶蓋如名刹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蹲立雲霞五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大象足二小一仙莊水波石鄰鄰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爲滑臺爲池爲田畦町高下可鼓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素砥衆感擡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卧仙人幅日月○○二宮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鑱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中洞洞口視深處乃庳穴但聞瀑瀑水聲東鼓矩相

躡立雲霞五色飛極裏從後先若入井然稍斜向內衆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白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覩水簾以下復沉沉深黑人多不敢復入皐羽鼓然揚矩而前部鄉續古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鼓向覩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如玉從石筍而下極底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天有石室燥潔會遊者留題在焉周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得盡其奇來

遊者率望水簾而止隔又登山二里韶卿父子皐羽
續古倩兩山童買竹薪來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爲觀
音洞從巖罅越石喉而入展轉愈高攀援至觀音前
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士偶者仰高入巖罅以
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此最勝頭
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洞
正面而入歷三穀坡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屋室
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
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
下韶卿道裏來紀
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
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啓其一極黑暗中
遠望石扉啓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
處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
名石上韶卿賦三洞云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髫欲往
今華顯春風吹衣雨洗屐痩笻忽拄蒼山烟山高地
平走幽澗根終石上森楠梗步從飛橋厭石洞厓色
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與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
中暗穴如墓隧急水瀉碧鳴嫋絃遡流東炬照徒涉
肩背摩石行拳攣水簾路夷內景得以炬夾燭窮幽
玄細紋戚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爲獅子虎
犀象琪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瓜
拏蒼堅穹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繩鐘能鏞
聲鼓能鼓不假攙篋知誰懸直檣斜檝藏福室短畦
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雲笑書敗絮稻丹鉛中
途經過庵深宵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陰陽遠見
秋蟾浴海光嫦娟左巖架衣頗橫亘疊榻衆鐵垂蹯
躡自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鐫非鐫出登山腰叩
下韶卿道裏來紀
中洞外視石井圓潺潺入深路險思拉綆長竿揭炬
役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悼到此十九歸言道嗜奇不
憚歷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翻身郤望水簾處銀河
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百尺賚水定作神龍淵石
乾徑闢郤易進玉筍投地脩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
不成摩蘇題新篇同遊疑我久未出笑謂登欲井底
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睨高洞山之顛薪蒸可買樵
我築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石壁入深坼如鐵戶限
瑰爲欄儼然海相桂珠絡熟視始信非誇傳左爲軒

異正面入○便想笙鶴遊舉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崎詭
益必下洞專欵然脩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
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
知此明鮮從何穿窗潔壁峭不可往安得挿羽如蒸
鳶嗟余益遊尚羣俗身所驗歷辭難宣但思乞水學
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夕與悵玉同歸西鹿田寺
止宿寺丈室後有奇石峭立辟坼間可行林泉幽勝
特甚默成先生洞公大書其處云余往來南北兩山
餘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廿七日同
子韶卿過棗卷五紀下
脩者長老法銓來于崎嶇險隘之中得虛曠寬開之
地脩築巨石瀦泉氣象雄偉此養未之見○不獨
甲于金華也○竹可呼君○石當作自是評吾鄉山水以
丈便可第一第一靖山○○○○
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上爲思賢閣是夜
聽雨軒中

三洞神奇上府之緯下括坤輿非幽人鉗
體其鴻纖聲含宮徵道能極塊昆斯便建昇
思其圖雲鄰下榻洞嶽珍龍五嵕一
洞嶽珍龍五嵕一然九龍寺講堂
數里以方謝行去三洞不
而失良稱大事○○○○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內有

巢丞相衡集壯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分墜山
木抱雲猶更宿招提境還同惠遠遊又僧舍壁間有
郡倅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虎
深寒在不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
所營山橋穆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始終牓下有
懶瓚岩岩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筍又傍巖臨溪爲亭
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鑽小雙溪如篆紋路口有亭○
偏北山今亭臺皆燕廢既下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
徑歸赤松至潛岳寺前帝臣審言同入城部卿皐羽
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韓居
聖傳之蘭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

懶瓚名明瓚性頗羣僧令看曛雨至流于地
扶之不怒冬月固竈前不起以箒灑其面因
號頭取耕作明心論然在衡山爲李泌所事
蓋實至此耶

聖傳即柳道傳侍御初字也黃潛宋濂稱其
學文于方鳳受經于蘭溪金履祥此其交緣
時耶

二十五日乙巳韶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容有問金肇勝遊者韶卿以詩叙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艸長北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皐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一叙于詩一述于記山川渾貯矣囊已

跋

右金華洞天行紀一小帙蓋嚴南方先生驅髮

耦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覩諸老情懇感有黍離餘韵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已乎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吳士謂識

又

乃韶卿浦江人號嚴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溍柳

次爵公買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過遺民故老十餘人山剩水間搤手歔欷俱問而不忍去緑情託物發爲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龔聖予嘗誦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皐羽建寧人號睎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爲事每過談宋事輒悲咽泣下亦皆時之高上文章巨家也共爲此卷夫豈易得哉然俱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録一過而略述二先生之行槩于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寄觀消毀過半欲覓其遺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宋咸淳志嵐○吳會于此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褒述

又

郭公震稱陳帝臣吳穎古肯堂高士文章巨公
燧按帝臣郎正臣名公舉府志賢達傳雖載而
未詳續古名收川志竟缺載府志曰公舉善屬
文與兄月泉山長公齊日齊名方風吳恩齊爲文
字交由本邑論累遷江淮副提舉與趙孟頫善
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不知府志有未詳者帝
臣以文字起家一時卿交皆宗工碩士若同邑
方鄧卿柳道傳戴表元吳興趙孟頫公永康胡穉
仲恂交尤密嘗爲賈勇者倒屣曰光風霽月及
提舉來杭困奏張楩雅陰湯炳龍莆田劉燮永
嘉林景熙莫相率爲詩歌以賦其事穆仲爲之
序時龜公以集賢直學士行提舉江浙與公舉
情誼深厚凡六七年公舉秩滿歸爲書落牋一
道自題其末大德十年五月四日也其見經世
堂胡之純序及彥貞方伯駿吳似亦名似孫
則謙之子謙善駢翊于其舉爲磐塞志嘉興士
大夫哀誄爲哭詩編見府志吳謙傳似嘗館郯
及扈思齊郯與訒論與填播諸著作後散論山

陰舉見吳溪集惜邑志不錄行事遺文遂多逸
沒此予浦陽攷志所錄也并志于此以示人知
所考見云紹興丙子正月夕東越張燧書

浦江鄧卿方　鳳撰著
同邑夫次張　燧輯評
四明法公沈彭琇參定
月泉閒父張德燦訂正
裔孫鼎書乃望
方
校

考

方韶卿遺藁卷六　攷

物異考　輯唐宋叢書　輯宋李冀異林

語曰子不語怪蓋恐後世好奇之士立爲變幻不經之說以惑亂天下以此防民而邪說不息然宇宙之廣氣類不齊大妖妖怪在在有之予因閱史凡與之遘者輒記之庶資博聞者一笑非敢以惑衆也凡七條

宋之將亡古奇變必其一時妖孽叠出屢見怪異多端不可枚舉者而史止紀其白虹黑子暈背星數節原其意或正恐動搖衆志爾爾然而傳聞其怪目擊其妖者反忽又難指如此實寓深意故作此以為後則晉太康之為故作

水異

周靈王二十一年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

晉襄公時周靈王二十一年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擬發水使北出後數年有如日者五出於水

宋高紹興中衆乎縣河里街田水如爲物所吸聚而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里南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嬌如長虹聲如雷穿檐毀樓二者前且却約十刻告退歸舊處乃解

水相聞于杉墩且

方韶卿遺藁卷六　攷

周靈之後宋高之前則德宗時朔州熊武五溪水鬬僖宗時沛入于淮二水鬬而塚破兵見唐志按京房易傳曰天無水鬬靈王時占者以四瀆之卿大夫之象爲卿大夫宰也後數年靈王崩景王立儀夫王殺之及王崩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時洞水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三日秦遂亡

漢安帝時水赤如血古今在日永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爲血通致云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時鄧太后專政

水赤不始自秦漢周景王時者洞水水赤見竹書紀年後則晉太康時者洞水水赤見竹書紀年

太素初學記曰漢元中宋大中祥符初……滙水
漢元興中層城通中皆湧泉赤黃東昏永
元初水暴漲武后時乾符中皆非水赤晉州
水赤於慶歷中皆光啓初皆
變古曰妖謂水不流也五行傳大沙水也炎而
寫氣不通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和平氣色澄潔
之象也

○○○

荊楚歲時記曰江河大暴水化為血水色
如朱而非實闘先正有言水之怪為最多土之
火之性烈而無怪觀干寶之說水又火之金堅則怪鮮
干部卿遺奏卷六

火興

晉惠帝元康中武庫火燒……累代舊書王莽頭孔子
履及兵器一時燔盡是後恠懸見數
不一子之謂也

南那太順中汴州……是日郡廳西屋
災國等史

赤塊飛轉入門……藤棚中周而火作頃之北飛轉
關廡網中亦周而火作炎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
數尺火愈甚延及民居三日不滅

齊武帝永明中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有沙門
從北齋火至火赤于常火而小能療疾貴賤爭取之
咸呼為聖火……忌禁之不止病者取以灸至七炷即愈

虛疾二十年者亦差

武庫佛盧皆笑也面……非實闘先正有……五行皆有其怪而水
之怪為最多土火之……木又火之金堅則怪鮮干斯地金石

水興

漢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作中……
○○○○○○○○○○
色面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

漢靈帝時熹平三年有校刑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
尺所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
形髮一尺須眉生三寸皆黃白色二手皆欲若欲揖
者亦有二足着褶之態惟無目鼻每夜有聲

劉耀時……酉明大內……有大樹風吹折經一宿忽變為人
……是日都廳西屋災國等史

人形之木亦不祥于建中漢永始初河南街
郵傳生支如人頭眉須皆具惟無髮耳明
帝太寧初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靈帝中平
中又長安空桐中有人面生鬚又不勑武帥
家園人參花葉甚茂忽成人狀齊後王武平
中鄴城青桐亦如人下人將起則有木作人狀大約像如人而
其髮稍輕人貌備具為爾必烈所不識
之妖也

金石異

晉元帝永昌初甘卓將襲王敦 鏡而中止 及還家讀
事金石多變怪卓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 乃覺定
後唐天成中偽漢掘古冢有文曰巳與水同宮王將
耳巳同日來居易首山嵐護重重蓋太宗以巳亥生
是巳水同宮也其下三句為聖君出三字
魏明帝青龍初 張掖都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狀象
靈龜 立于川西 有石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

按鏡失元則又有故通依以為金失其性而為妖之占不知其
宴陽本巴討賊而然宜乎反為夷滅
咎正不在金石矣文頴則得之欽州羅浮山
民以獻偽主劉淵者亦焉知非宋室亂人所
偽為瑞實則有石馬麟鳳白虎龜牛璜矣
入卦則宿諸象及大討誓之文又安知非
牛氏之作耶昔人稱信如金石夫金石之不

可盡信也類然
漢成帝鴻嘉中 天水與南山大石聲隆隆如雷鳴有
坎上 二百里外野鷄皆應而鳴俗呼為石鼓石鼓鳴
則有六 是歲熒惑等盜庫兵劫略吏民後四年樊並
等謀反殺陳留太守藉令等盜庫兵歷避國四十餘
皆驗年乃伏誅
晉武太元中吳興長城夏菜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
金鼓三吳有兵至安東大鳴則後有孫恩之亂隋揚大業中盜
後天下大亂兵戈並起按此即師興所謂石言也作事不順怨讒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矣即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慮為象
所感空言徘進則有讒無形不知所從生總之皆為兵象惟秩南傳所載西海有山焉千里中有大石鼓可百丈海行者聞其聲如雷則為鯨魚起而為風之候若遠與元八方之荒有石鼓具徑千里擊之其音如雷聲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聲

文莊英華載天寶三年王忠嗣奏蕃禾縣天寶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爲麪正月以來取食甘美益人唐會要載太和四年柳公綽奏雲南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爲麪人取食之通鑑載太中咸通五年寧鄉縣山生石脂如麪可爲餌又元豐三年青州臨朐益都石化爲麪民取食之此雖堅物化朽物實無用化有用也與武威之麪書其無異若弘農楊氏陽城山得狍屋棟自漏林未可食見異苑乾符中土人入山掘得秣百斛以釀酒酸厚兒葆謂之黃漢哀帝建平中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前此者周報王中蒸伐齊潛王出奔爲楚將滹沱所殺時齊千乘博昌周方數百里雨血

晉武帝太康中河陰下赤雪三頃集異志曰二尺

按此見晉朝禮事又唐書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京師雨赤雪正德中雨紅雪此皆素精血附也又盧州志載梁爾文胖發陽雨黃雪至乙未潮廣雨黑雪則通考所未見者而見之南史及草木子

宋徽宗政和中宮中青作○○先是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尚微也○重則芽○葉矣○及六畜曰疫○○言浸深也甚則與物生謂之眚○○日病○病猶也○著也○及人曰疫○○前此者周報王中蒸伐齊潛王出奔爲楚將滹沱所殺時齊千乘博昌周方數百里雨血

廣雨餘彷彿如龍○○一作鼻○○金眼行動硬硬有聲黑氣○○蒙之腥血四灑兵及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蟲其出無時○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等見多在梅庭宮人所居亦嘗及內殿○宋徽宗宣和中洛陽春夏之際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方夜即出掠小兒傷食之後

桓帝建和中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骨骨也或大如手○晉愍帝建興初河東雨肉亦然○魏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能動搖○舊爲龍所詩○吳戍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猪肉喜引弓射之而中昨作一婦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闔室憂懼○劉聰僭建興初雨血○干東宮延明殿○深五寸○又雨血于平陽廣袤十里○赤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流星起于

牽牛入紫微龍形有光落于平陽觀之則肉甚臭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舉之不得項之見于牖雨傍○

天雨肉地生肉人頭則食肉龍鱗則爲肉總之皆偏屬陰之象也按京房易妖曰山見蒸江于見邑有兵狀如人飢赤色此則鄧喜所見矣然占者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而見于人頭之形成肉傍之聲告凡蓋時聰納劉殷三女爲后遂骨肉讒同牲怠莫大焉故病生后死其哭始絕可不畏哉○封牧內草木背流血○今淳熙玄天實中楊愼矜父蔡

驗之愼矜遷朝○祿而桓帝悟于墓○晉愍帝建興初河東雨肉亦然○魏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持火出入爲戲○宋高建炎中貢細與二十年建昌軍潮塘縣永安村夜風雪大作○若數百千人行聲歌笑語笑隊擾舞遶而凝聚○昏黑尺○莫辨窺之無所見明旦雪中有人獸跡流血汙染十餘里○入山乃絕○

庚洛以言利得幸致上生疑四門廣而林甫又始賢路壅遠塞幸倖滿朝兒希烽火內起通路流血何侯卜其宅墓而後知之名都城聲遠則以修心絕外款聚以盡用朋兒希滿

春秋文公時長狄○○防風之後漆姓兄弟三人○一者之鼻一者之脣一者之胥皆○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伏○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

京房曰長人見厥妖長狄入國滅國調血非妖也稽之與也禹守封嵎之山見巨迹長狄益長五丈見洪範五行傳則與見臨洮者正同事出家乳極人長九丈見博物志始皇時宮渠又有人長二十五丈皇陽國志龍角國人長三十丈見河圖龍文若有坐馬之象長數僧申香王莽時之巨毋霸亦見于十六國春秋及漢書雖確可據者故曰預之與也非妖也

漢景時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晉武泰始中亦有年七十生角者而史以爲角者兵象下反上之應一曰七國反謀一曰趙王倫篡亂弟非也按易傳曰家宰專政厥妖人生角政其應當在晉鍾用事侯創諸侯

元和郡縣圖志卷六 十二

及楊駿擅權勢傾中外者是也若階大業初雁門房岡安舜生角三寸時則教然也後肆也貞觀末商州劉道安生肉角時則武昭儀恣威福也咸通中渭州人生角寸許時則令狐綯私賄也導化郡汾州僧生角三寸時則秦檜爲政計也乾道間建業人生兒頭與頭面相對四眸共胸俱前鬻尻上有日長二寸所

唐高儀縣中涅科鄉鄜縣縣衛士胡萬年其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共胸相連餘體各具乃析之則皆死後又產二男亦相連延有之至四歲以獻于朝

漢平帝元始初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對四臂共胸俱前鬻尻上有日長二寸

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

一千

文化丈夫者又竹書載商紂時女子史記載徐偃王時女子水經注載徐登本女子

而鞠足則有唐總時之晉陽婦總之天下不一之象可馬彪云兩頭者政在私門主下無頭之象易傳曰將軍文武不可以分職上不一也千足今而任都頭下相隨二首共上不一也千足今而任都也足少！不勝任重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敢過上謀實也凡首在下上政將變更也

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兩性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陰在腹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頭疲在揚州性俱好淫

後魏義熙末豫章男平人二陽重累生元熙初建安人陽道無頭下復作牝要之皆陰盛

方輿勝覽卷六十

反覆上下顛倒之象也史氏以兼體者自成宇太康之後男寵大興士大夫莫不都尚天下傚然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隙故男女氣偏而妖形之作然則在腹與頭亦安敢爾在背如尾者易辨同保宂又有產男而陰在背如尾者易辨日人生子陰在背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

晉安帝義熙中無腸人趙承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

髭鬚齊然三日而死

又津照來臨安錄頭民產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長四尺知營室之異生甚好盛血長占他大慈悟之所感可化他陰之為民以十二年杜錫之婢下產生而忽生石出之見其妻產川久閉年風我服如梨俄頃聲聲嗽不語化為人形生十年郭后之錄尊宮人以穀百餘年貴建鼓之南王子之為馮翼石北上老人為之作銘道士之為貴石老者圖象來可以掌理潤也石皆文夫化石之青

唐豫長慶中吐蕃臘上出與歐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不食

諺之說老者莫如老狐老者莫如宗鬼狐者莫如猩猩不倒無尾者莫如白澤好生者莫如角端能辨冤者莫如貔貅能殺猛虎不食生物遠至此獸亦自遠集乎

漢文時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書右角長三寸左角二寸皆太二寸後吳王濞舉兵誅漢

漢靈帝光和初司蒸長史馬生人

唐貞觀六年中三月有馬生二兒一兒頭在肩上一兒頭在項上

方紹卿遺藁卷六 攻

蓋物有不宜角而角者漢文之龍城狗面角商紂之兔而角大龜而角周武王之虎而角牛而六角而犬角而羊角而馬角而不宜產而產者駱駝之生狗豬之生龍牛之生麟蠶蛾之生狸與虎超母之生虎與龍崇寧不之生二男一女而兒于馬京房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臣不是又曰天子親佞馬生角而不宜生人秦時一見漢赤眉一見晉赤一見唐尾二見宋周顯德中一見唐赤六見宋周

晉成帝咸和中登埏獲牡豕也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豕

可謂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五行書曰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極凶厥則有牛禍

隋文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旅于場圃之上夜見大豕與小豕十餘頭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猶貢他一命言罷而去又有人施家寄宿夜中聞其家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將我殺供歲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避而去明日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客告

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棄我何之騁還牛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其年張昌反暴江夏騁將衛于是五州殘亂騁亦

後周建德中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

亦與黑開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黑周所商色後旗旄尚赤衣服以黃

牛一足三尾者見太興初三足而行者見武昌民長安初五足者見秦弄文時及齊武平中唐咸通中六足二首者見貞元中六足二首者見宋淳熙中二首者見晉建武初及唐大曆中二首入足兩尾者見太興初及咸和中足生背上者見漢景帝中六年中三角者見武昌及宋太平興國中一角者見慶元中兩角有人手者見唐先天初人首而能人言者測惟此與光啓初見及大康初足生之頭能語耳似牛面閉光不

言兎之得二豕

豕之與者、衆之是而我之宅、進賢與武冠、帶綬之犬爭座至死者、吏其不形也、至貞元之兩首四足、一首四足、身和之二耳八足、更異矣、然未遽爲人狀也、至慶元歲、谷蠶化鳳、首形以及人首、廣明之人狀、竒無眉耳者、更異矣、然而未聞牡豚產子、類彭祖、壽八百歲、豬人言、豬彘人、言豬類人、言緊也、蓋非聰之不聰、豕窮彭明、緊也、蓋非聰之不聰、豕窮彭明、敵者、五胡雜糅、以爲戎狄、敵者以爲戎狄、生者、與亡不繼、貌朗、殖者、殖、蜀王秀、太子勇、欲行君上之大道、而命、歷萧樂平之匡救、而終陷、未云誣耳、

開皇中繁昌楊說見雲中二物、如兎羊黃色大如

方朔觀遺棄卷六 改

新生犬鬬而墮說、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

視之不見是、謂不悲、時則有羊、無、王遣處之、欲後足、打州之無角、隋恭時、驊遊則無尾、太原則無頭、特聲之異耳、更異者、脩太業鬬雁門犬多去、而未若此之、幻也、惟乾符中、洛陽、亦云極矣、暴雨有物墮地、形如我羊、見之入地、其跡、山之角、騶也、形如我羊、見之入地、其跡、羊之蹄也、形如我羊、見之入地、其跡、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悲、時則有羊、無、王遣處之、欲後足、打州之無角、隋恭時、驊遊則無尾、太原則無頭、特聲之異耳、更異者、脩太業鬬雁門犬多去、而未若此之、幻也、惟乾符中、洛陽、亦云極矣、暴雨有物墮地、形如我羊、見之入地、其跡、山之角、騶也、形如我羊、見之入地、其跡、羊之蹄也、

漢文唐武、時犬皆角、武之犬二、首後屋之、大賢以下、分職六、是二、尾、試氏酷使臣御、勳、犬、

成帝河平初長安石艮劉音二人同居有如人狀、其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爲狗走出忽數人、張帶、特、兵、至艮家艮等格擊、盛殺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辛、六月乃止、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大衙引其衣止之、恪曰、大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如此者再、乃令人迎犬、遂升車入朝、是日破害、

陳後主時北內犬皆有官稱、甚至開府儀同、雖犬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飼以菓蔗、

唐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爲狗、雄目張牙、欲噬林甫、林甫即射殺然、有毫隨箭設、

服留易翳特者還白倫使更求將小兒入宮審龍鳥
并小兒閉之深戶明日視之皆不見
晉安帝雍熙中龍驤將軍朱倚戍壽陽家婢炊飯忽
羣鳥集竈來啄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鳥羣鳥因共
啄犬殺之盡藏其肉惟餘骨存

鳥之名興者如孔子之于鴝鳳禽之于爰居
張華之于海鳧漫倩之于鼻遠之于神
崔豪蔡衡者之為城大十里其物皆血然來鬪反噬相傷何
之東館街鬻之雛

十九

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中出在
廳上周南以杖擊之不應鼠還穴中後
至期晨冠幘絳衣出又語曰王周南今日日中死王
又不應鼠復入須臾更出語如前日欲中復出出入
轉更數語如前至日中鼠曰王周南汝不應我復何
遣言絕周南感而死遂失衆鼠取視具如常鼠

宋寧慶元初鄱陽民家一猫幕穀十鼠行止食息皆
同如母子相哺民惡猫殺之鼠舐其血

鼠同穴不又甚于共處乎然猶似相恤也若
舐血者不又甚于同乳乎然猶未反噬也弘
道之初梁州倉鼠大二尺餘為猫所噬羣鼠
施針反噬銷段之不又甚于舐血乎然猶遠
皆擊隨即散復猶畏人也巳長堂皇腐鼠相
聚不又甚于啗猫乎宜于殊常罷敵鼠輩蒐
合共餘蟻貶冠裳其中數貨其死

浦江韶卿方鳳撰著

同邑夫次張燧輯評

東甌我皆楊一完參定

仙華用德張德驥訂正

裔孫朝乾方應元

朝嘉方應亨

聽之仿文望校刊

月泉吟社詩

謹按月山雜錄曰、猶憶髫時、先府君華璧公、語楨此月泉吟社詩益嚴南方先生筆也、及宋義烏令吳清翁渭所爲、其從子集賢直學士直方并其子貞文公萊相嗣傳爲心竊疑之、既讀田水南序言稱清翁退食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部父與閩謝翱栝吳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位對面交卷守囘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況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

詩題

徵機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刊而免于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沉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位對面交卷守囘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況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

詩題

誓疑雅以登壇、賦英雄而入彀。

過與其評定爾○○○○之而謝吳二子則參訂焉者也又攷江陰李翊漫筆亦言勝國時東南士人有方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者爲主試如科舉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令解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

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其詩五七言四韻餘體不取○
直欲均與如律品實一如律令。

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
拋却田園全然泛言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未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
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等句正屬興
此題要發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那不是要將眼興
二字體貼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不體認得此題
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三輿金劍并拈考。

元詩選癸集卷七 豐野

方韻卿遺集卷七 豐野

詩評

詩有大義與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
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爲詩者皆與也○風雅多起興面
亦多自賦所長能雜萬类○
等乃得以孝弟之間欲幸日燥濕之俱齊固甚難只
曲直細重而見歟亦不可令○念偉事或偶成於農劇被
讓言特借譬而揚我責○如翁賈何奉緩賴於諸老
比聲得衆楚譬薄不貲於齊上一點無它三反在上
長風春作。爲種供衆晚明百篇齊處所
雅才康翻意。花潤
歌變文道林故當知之。

方韻卿遺集卷七 豐野

詩詮

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漸然如芒杜秋興八首深
詩人○興與之○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此益
借題於石湖作者固不可令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
田園而宅及舍之則非此題之面泥之則失此趣之
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興景融觸興
意會一吟風頃悠然自見○其爲難興者此眞雜興也
不明此義而爲此詩他未暇論徒徵實者多入
於賦稱美者多近於頌甚者將雜與二字體貼而相
忘益遠矣請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

浦江縣學訓導方　鳳撰著

同邑夫次張　燧輯評

會稽猗謙　曾　益參定

裔孫朝韶方應成

朝祐方定國

儒臣方文彬校刊

評詩

元韻鄭玄侯、斯特上聲

月泉吟社評詩上　輯月泉吟社評詩錄

第一名羅公福　莫清吟社、三山逸文學、伯正、號慶山。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徑○自逍遙一犁好雨秋初動○種幾道寒泉藥旋洗放猶曉登雲外麓聽鶯時立風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唫魂入夢招

評曰衆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整齊而不○○○

嫣嫣春思倩吟鞭○
候雄蜂雌蝶衆花天○
野泉忙事關心在何處流聲不聽啼鵑
評曰起首包括兩聯說田園的面面興第其
中永語亦不泥○
渾成處故書等○
第三名高宇 貴州西壘 菊相 字少大
宵雨初晴布穀啼村村村景物正熙熙誰知農圃無窮
樂自與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去最
方翁卿遺要參入詩詩上
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間着東風穩不知○
許曰前聯妙於紐合後聯引陶范不爲事縛○
句法更高○末借言雜興的是老手○
手揮五絃易○目送飛鴻難○
第四名仙村人 吉安 自號
○○○○○○○○○○
芳草東郊外疎籬野老家平曠一犬水小園百穀花
○○○○○○○○○○
許曰前聯平曠一犬水小園百穀花
○○○○○○○○○○
許曰領聯十字一毫不費力自與前兒號者
○○○○○○○○○○
不同餘見雜興○

第五名 山南 憑遠 載鳥應龜字元益號山南
獨犬家家繫籬門是間也自有桃源海藏竹菴無多
路人語蛙聲久一村屋角柑香包括雨聯說田園的面面興第其
溪渾我來拾得春風句分付沙鷗莫浪猜
許曰此卷七言凡六首律細韵高如耕餘閒
有牛磨舂稅足淡無人照簇青春却付鳴鳩
管自日日全輸卧債開此等語更未易及能當
一關餘可槩知○
方翁卿遺要參入評詩上
遠趣幽懷○覺下巖壽經○猶傳慈閫○
第六名 子進 分水 鄧石川先生名前之字稚夫
歲園誰言與世違韶華正恐易芳菲○野色牛邊晚落暉膏雨平分秧水白光風小聚菜
苗肥行歌隱隱隔村腰忽省溪山有歲微
許曰起有類推二聯善琢句善鍊字末意尤
衆○
花影零亂○撲人縻袖○
第七名 栗里 金華 杨龍溪 名本然 舜舉

春風建業馬如飛、雨過青田柳絮肥、賦就江亭招石湖詩、歌枕鼓琴秋綠浩、酒裏豈務茶肥、異下風流今莫續、社能嘯處草離離

許曰起叙石湖出處兼括綠本題餘聯引淵明紀閏附青燁民野陶然化日熙熙乃爲對語有斟酌頸聯就范詩狀田園結有歲宴醵花飾樂清時洛中富貴斜照悵絲竹助勞于古恩浩興歸來驗不盡陶詩和後賦幽詩若止如前半篇則於義於此末句亦縝密

第十名呂滄翁 東陽名文志

月篇紀閏附青燁民野陶然化日熙熙歲宴醵花飾樂清時洛中富貴斜照悵絲竹助勞于古恩浩興歸來驗不盡陶詩和後賦幽詩若止如前半篇則於義於此末句亦縝密

許曰引用田園事全與諸作不同單思一至

方韶卿遺奏卷八 平湖上

第十一名方賞 桐江徙居新埭方舊居數載六

桓子野聞之嘗輒嘆奈何

許曰見趣高格調別觀前聯入字及末句語

第八名倪祥 義烏陳光遠字景傳號山堂

高痛長嗟局引清是

第九名全泉翁 歙山社名雪君王掌選初子

倦遊歸隱白雲鄉芳草庭開晝日長晉世衣冠門外柳商人風俗屋邊桑青林伐鼓村村社綠水平疇處處秧未分東風欺老眼一編牛背卧斜陽

許曰起聯有力五六亦新傍花隨柳人多正說此乃翻用之意深

第七名吳山 武林

花日村田樂春風晴繡圖秧肥科斗動桑暗鴈鵝呼罷社翁分胙占豐始得符傍花隨柳處此事不關吾

若耕沙薗金往往見賢

許志逸

喪見至隱一往有深情

第十二名鄧草運 三山劍波釣君能脫棄高

年來蔓斷百花場安分農桑萬慮降爲喜麥青行暇

連因看蘆出筒晴窗草坪閒見鳥犍點舍水飛來白
鷺雙滿飲茅柴拚爛醉踏歌狀壯下白成腔
評曰意圖語爽五六善寫物態用韵尤工
律本異勢雲黃共色
第十三名魏子大 武林九友會，梁必大，
麥畴連草色疏逕帶鋤無瘦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午村
吾生老農圃世事付兒孫但遇芳菲景高歌酒滿尊
評曰前四句詠題後乃述意末二句亦不離
春興格韵甚高五言中未易多得
万韶勿遺棄卷八 許詩上
客塵緊盡妙棄來宅
第十四名喻俊之 分水何教，名喻俊，字達識，
東風轉暖又東皐久賦將蕪力未弱古木一作陰深
巢燕弱蒸陂水淺怒蛙豪兒爺方撥半栽林身隱尚
猶全徑桃何許蕨薇君欲采饑眼堪羨拳山高
許曰語健意深雖首句疊字微欠推敲後聯
興味韵遒人矣
意有所極，蓼亦同趣。
第十五名躋雲 建德梓州，翁合老，仲嘉，

部舉到處入宾投郭外人家東事更幽土脉正融催穀
雨林陰微合聽鸠鶻誰家酒熟社公醉明日桑空聲
妾愁祇恐春工一作東風忙裏度又唸風雨一作催
秋
評曰
句更高結句所引雜興字相關尤有深味
匠心獨妙
第十六名王舉唸客 分水，州東圖，名于朋，
一點陽和薰萬宇最餧佳致是山莊雞豚祝罷成長
夏席落燕聽來隔短墻晴酒不嫌多種秫無禰長恨少
栽桑東郊動相呵煩爾農圖吾生自合性
評曰前聯細玩見田園次聯敍分職結意尤
有含蓄
步趨高古
第十七名田起東 崑山，劉正，
桑風吹綠滿原頭酒嶂東皐暖氣浮村婦祈蠶分廟
祝老農占歲說泥牛田鳥飛還逐明烟犢桑扈鳴隨
一作相邀同社飲旋將新酒向花篘

許曰此與祿與二聯稱雖甚工
此皆性情卓越親致莫奇

第十八名唐楚客 孤山社白湛湖名琛字廷玉

雨後散閑步村村社鼓鳴陰晴雖不定天九自分明
柳處風無力蛙聒水有聲幾朝寒食近吾事及躬耕
許曰前聯不來於題而柳處蛙聒一聯題意
俱足格調甚高結處亦不弄

第十九名謝宇晴 夫孟林社泰州同聯字伯陽號方山

方韶卿遠委冬八詩上
蜂聲似吹雨初足桑椹欲紅風始和少婦每憂蠶利
海老夫惟喜秫苗多舊栽花木山陰識新貝阪塘野
鴛過客人得意句此境東風元自好當年金谷事如何
許曰不事排界而意語新妥自是佳作
如寒山遠火明滅林外

第二十名學古翁 桐江越史范號古一

一歲農功只在春夫婦幾經辛苦門餘有種瓜
地綠野新添躬稼人早把牛衣課諸子欲修舊具問

第二十一名社翁 釣臺乾潛翔

總寫新年百事昌春盤次第薦春漿芽香燒燈過了爭糕
菜祭社歸來便撤秋布裁衣聲催剪紙風吹雨初足桑椹欲紅風始和少婦每憂蠶利
餘粟一春忙過無多日又聽鶯鳩勸報麥黃
許志遠
三春景色尋討無厭

第二十二名騎牛翁 讀書教三山高錄聲玉號雲

已學淵明早歸東籬吐醒夢中非黃聲腹號來讀
犢牛背安閒膝東肥時聽無歌時牧笛閒拔道笔閒

農家務時節可形容盡仁仙之事歟
評曰五六作意就農家上形容甚似為氣格
之累結而不可收也第二句頓收末用白明
意尤佳
往往引人書勝
第十三名天日山人 義烏吳式傳龍峯書
野水平過戲與鷺線雜鉄處晴雲草舍雪衾牛
臥門淨無人樵雀多夫徵
雖依所來別有營生計又喜逸格住客案
方前卻道桑麻下評上
評曰全篇是據盛本色第四句是據
雖一點塵俗
道來
第二十四名安定書院 義烏胡南字号山頭先
世最有遷華閒園興高今為喧爭劃號牛徙增除
永活土音動風微花氣暖明千古垂竹六北騁心
評曰一聯但入紀未意尤永
要知之際是令平雖側
第二十五名龍門 蕭山長號景日
野色擺春麥正肥烟村開牧徙還稀未多桑葉蚕初
浴更小茆茨燕亦飛行市綠蛆花濺眼臥坡黃犢草
侵衣穀盤桐角歸來晚柳陰月半扉
評曰細潤中見襟興若知區圃勝景則又當
進盧前矣
第二十六名姜仲澤 金華省霸
雖過于委陳正如孫知微繫金幕苧袍上標
前韻敬人疑是遊太白復出也
老益傾酒試新嘗社鼓村村鬧夕陽麥壟風微牛睡
穩芹塘泥滑燕歸忙半村兩斷烟影一逕落花滾
方前卿遠妻卷六評詩上
水香鼎貴安知此中意徒能學犬吠邨莊
評曰領聯安貼五六語尤勝末不雷同
孤情絕照直卷獨上
第二十七名陳柔善 武林社字孝先號潮原
嘆緣郊原春事深治生幽趣豁塵襟聲聲禽語時人
意種種花開老圃心乘葉漸舒梯欲整麥苗暗長路
難尋日長雖有荷鉏倦薄暮歸來常醉唫
評曰終篇可謂清新之作三四尤有味
清遠

第二十八名方尚老　柳江白雲村方子游

東皐雨後土膏肥風駕烏犍出短扉秧水平疇蛙閣閣菜花滿徑蝶飛飛比鄰社酒欵猶在墻壁農書事已非獨喜桑麻今正長潤物動歸去最知幾

評曰領聯停當五六有感觸結三四字尤警

英銳深遠

第二十九名朱孟翁　東陽

鉏飢蔬菜已竹萌如何布穀來催耕牧兒懶散騎牛過迷子牽連信馬行秧際窺魚翹白鷺花間拍蝶下黃鶯東風歲歲添新綠獨我痕痕多幾莖

評曰鄉道裏老入評詩上

○

評曰平妥中用字有工二聯不拘體貼而題自見末感興深

不苟同流俗

第三十名愛雲仙友　杭白雲村趙必析

一段佳山水芳時事正忙作妍犢哞青塍歸臥君○○

桃烟社老邀嘗煮鄰僧伴共摘鮮莫嫌陶令拙庭圃得○○

餘年

評志逸

馮秋水先生評定存雅堂遺稿卷九

浦江韶卿方　風撰著

同邑夫次張　燧輯評

穀水無邊章有成參定

後學赤公樓如瑛句正

裔孫朝熙方應和

道之方文士

達臣方文卿校刊

月泉吟社詩下　晦月山樵錄

第三十一名陳希邵義烏人名舜道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冊有時桑下課牛醫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兒童鬬
草嬉偶物興懷渾不奈森來非是愛唫詩

其二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三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四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五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六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記玉綵梳出浦江引月泉吟社詩爲據然烏鹽角兩
子竟不可探嘗讀楊升庵詞品云元人月泉吟社有
烏鹽角之句烏鹽角方曲名江都黃碟志云始教坊
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
屏有烏鹽角行云云開閑閒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其三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四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五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六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滿入吟懷花月
照紅生笑面柳風吹綠上村聲溢（陽井庵詞品耳烏鹽角
竹山歌斯）曾因閒草爭心起每爲沿花樂意隨
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唫詩

所○○恩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七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脫分畦秧韭○○○○○○○○○○○○○○○○菜趁晴焚圃樹棠梨山煙青筍等開去涉地鳥犍和○○○○○○○○○○○○○○○○酔騎一片野情羈不住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八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遣興時行傍山翁驅犢○○○○○○○○○○○○○○○○父坐觀鄰媼試鶯兒看秧時泗水深淺行菜間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唫詩

方韶卿遺稾卷九 評詩下 三

其九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盡興時蓐食出門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踏青漫有心情在咿綠寧甘體○○○○○○○○○○○○○○○○力疲倘假工夫償不足春來非是愛唫詩

其十

春來非是愛唫詩詩是田園感興時草地畊牛才有○○○○○○○○○○○○○○○○犢花村吠犬那生羞麥青未必三時飽桑綠其如二○○○○○○○○○○○○○○○○月絲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唫詩

年日此卷首尾唫十篇題上生題莫寫各賓

其妙與其他画蛇添足者不同姑寘諸此以爲手抄之冠紙價當爲高矣○

第三十二名劉時可 冀漢

土脊初動雨初收草遲茅亭趣最幽○○○○○○○○○○○○○○○○麥踏耿時有里閭遊半畝秧秣醉堪酒五畝樹桑寒○○○○○○○○○○○○○○○○可哀老圃老農誰足學不成吾道付滄洲○

評曰淸聯語圓味永後四句婉順而有結束○

體味義根故無滓辭

方韶卿遺稾卷九 評詩下 四

第三十三名岳重 武林 九友 岳重

半畦水遶遲初蚪小圃雲深景不繁此處農桑雖是○○○○○○○○○○○○○○○○僻多情鶯燕不嫌村倦眠芳草開黃犢靜對幽花倒綠樽兒說弓旌方四出欲更名姓掩衡門○○○○○○○○○○○○○○○○

評曰田園對起已占地步頷聯得園關之妙○

餘佳

見脅仲連李太白誰敢及者利字。

第三十四名雲東老唫 義烏 訓元發

片雲昔是出山時曾使東風謀一○○○○○○○○○○○○○○○○坎歸意不煩啼鷓

自炊桑里輞川非謬許渾愛仔細味聚詩

許曰起善善寫五六用澗明摩詰語却以第七句承之可謂得格

綠卿處靚鬼輔詩子。

第三十五名避世翁義烏供責仗。

棄官杜甫權天寶薛令閉潛曖義烏暖日浣溪仍整逸春風乘里只前時苗生許陌培嘉種花繞林塘紫故侯佳興二公能領會可能將次太委時

方韶卿遊衆乙許下

許曰全倣坡體

稱其佳句衣衫能流。

第三十六名□□□舉

露晞烟陌裏名刊等欵處引樊縣牛放新籠望滿綠和根挑葬菜帶葉摘榴花讀羅歸來駐臨風微和陶

許曰全篇點檢無跡滿二聯麗以俗爲雅和根帶葉雖只舊對却轉務得好末押和陶更佳。

第三十七名徐端甫義烏居禪定。

曉出東郊踏霧驕并晴微雨濕陌鳥雜花間黃鳥呼楊柳嫩搖風氣力稍秧新蒼雨工夫農家滋味誰知得飽飫脈蹄酒一盃

許曰如是而後爲祿興詩中二聯尤得趣末

掘風氣力著雨工夫可稱才以情韻。情以才

第三十八名龜潭朱釋老金華孝順鎮

家山萬象春歸好詩筆指來感物情泉脈動時舁待滯士齊起處正宜畊無窮懷抱風和暢不盡形容雨發生試問封侯萬里客何如守拙晉淵明

許曰前聯說田園輕快第二句體貼興字五六帶春景體貼祿興二字更工然而氣格不

第三十九名樵逸山人桐江李夢。

竹屋只是鶯衣冠北望南園熱往還雨外泥深牛敵觸花邊風暖鳥閒關躬明自得華郊樂日涉誰知陶

逕開只說桑麻元白好不須糠秉嘆時艱

評曰全篇辭氣雍容末韵哀不傷怨不怒深得詩人之旨

長江廣流縣縣徐逝閭閻士之風

第四十名柳圖　月泉竹罅陳君用名公鈔

春風冗我田園務野○恩芳情約不齊檢點瓜丘仍芋壠按行桑墅更秧畦○偶陪霊運山前展或學東坡雨外犁薄暮倦歸專一事旋誅生菜變黃薤

評曰詠祿興甚工但失之刻露然其好處亦在此

庾冀稱右軍書煥若神明

了部卿道妻矣之評詩下

雲邊催花雨風收囷麥烟一鋤天地裏三月翠紅邊

朝市雖無夢郊墟似有緣秫瓜何代叟畫蹟趣無然

評曰詩人詩韵度自別起聯甚工

光大雅

第四十一名冷泉僧志寧　杭州葵山葵澤註名

○○○○○○○○

第四十二名險隱俞自得　金華孝順鎮

暄和春景好供詩日暖風輕土脉肥白鷺時窺秧刺綠黃鸝頻設柳依依幾回野水閒姑惡數村春英洋

評曰全篇辭氣雍容末韵哀不傷怨不怒深得詩人之旨

長江廣流縣縣徐逝閭閻士之風

第四十名柳圖　月泉竹罅陳君用名公鈔

春風冗我田園務野○恩芳情約不齊檢點瓜丘仍芋壠按行桑墅更秧畦○偶陪霊運山前展或學東坡雨外犁薄暮倦歸專一事旋誅生菜變黃薤

評曰詠祿興甚工但失之刻露然其好處亦在此

了部卿道妻矣之評詩下

庾冀稱右軍書煥若神明

雲邊催花雨風收囷麥烟一鋤天地裏三月翠紅邊

朝市雖無夢郊墟似有緣秫瓜何代叟畫蹟趣無然

評曰詩人詩韵度自別起聯甚工

光大雅

第四十一名冷泉僧志寧　杭州葵山葵澤註名

○○○○○○○○

第四十二名險隱俞自得　金華孝順鎮

暄和春景好供詩日暖風輕土脉肥白鷺時窺秧刺黃鸝頻設柳依依幾回野水閒姑惡數村春英洋

評曰全篇辭氣雍容末韵哀不傷怨不怒深得詩人之旨

長江廣流縣縣徐逝閭閻士之風

第四十名柳圖　月泉竹罅陳君用名公鈔

春風冗我田園務野○恩芳情約不齊檢點瓜丘仍芋壠按行桑墅更秧畦○偶陪霊運山前展或學東坡雨外犁薄暮倦歸專一事旋誅生菜變黃薤

評曰詠祿興甚工但失之刻露然其好處亦在此

了部卿道妻矣之評詩下

庾冀稱右軍書煥若神明

雲邊催花雨風收囷麥烟一鋤天地裏三月翠紅邊

朝市雖無夢郊墟似有緣秫瓜何代叟畫蹟趣無然

評曰詩人詩韵度自別起聯甚工

光大雅

第四十一名冷泉僧志寧　杭州葵山葵澤註名

○○○○○○○○

第四十二名險隱俞自得　金華孝順鎮

暄和春景好供詩日暖風輕土脉肥白鷺時窺秧刺黃鸝頻設柳依依幾回野水閒姑惡數村春英洋

評曰全篇辭氣雍容末韵哀不傷怨不怒深得詩人之旨

長江廣流縣縣徐逝閭閻士之風

第四十名柳圖　月泉竹罅陳君用名公鈔

春風冗我田園務野○恩芳情約不齊檢點瓜丘仍芋壠按行桑墅更秧畦○偶陪霊運山前展或學東坡雨外犁薄暮倦歸專一事旋誅生菜變黃薤

評曰詠祿興甚工但失之刻露然其好處亦在此

了部卿道妻矣之評詩下

庾冀稱右軍書煥若神明

雲邊催花雨風收囷麥烟一鋤天地裏三月翠紅邊

朝市雖無夢郊墟似有緣秫瓜何代叟畫蹟趣無然

評曰詩人詩韵度自別起聯甚工

光大雅

第四十一名冷泉僧志寧　杭州葵山葵澤註名

○○○○○○○○

第四十二名險隱俞自得　金華孝順鎮

暄和春景好供詩日暖風輕土脉肥白鷺時窺秧刺

刺黃鸝頻設柳依依幾回野水閒姑惡數村春英洋

姊歸物態滿前看不足等閒開唫詠對斜暉

評曰語新而對巧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

但求二句不過敷演起句耳

有表無機呼鳥投語之態

第四十三名東湖散人　古犹

物色天成蒿不如東風又到野人廬蓑笭辛苦供官長

課蚪蚓縱橫學古書小雨杏花村岡酒澹烟楊柳巷

巾車汀洲水暖蘆芽長更買扁舟伴老漁

第四十四名仇近村　南陽仇遠宇仁一作

一灣新綠護茆廬草細泥滋已可鋤野老但知分社酒地官寧復進農書鶯花服界人烟外蠶麥生涯穀雨餘我愛賦歸陶令尹柳邊時見小籃輿

評曰社酒農書一聯甚有深意不但全篇清

第四十八名感興唫和梅江

兒結蓑衣婦流沙暖風踈雨趁桑麻
菜業竹移根帶笋芽椎鼓踏歌朝祭社貢薪桃菜晚
田家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鹽定榷茶

評曰此詩無一字不佳末語雖似退直若使
採詩觀風亦足以戒聞者

第四十九名王進之 建安

丁酉歸道妻來 九年詩下

東君私我此身輕脫却青衫野服更桑可以絲麻可
績麥宜積食韭宜羹分甘望上昕雲應夢不湖邊拾
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覺風伝舊語流鶯

評曰以微雅語寫高潔操悠然之興見於篇

採述幽情辭義凄凉

第五十名元長卿 義烏陳希聲

香紅眩眼綠莊英竹杖扶唫縱步行菜服墓含青薺
小麥麩蝦磯翠芒輕黃花菜圃午風軟綠水秧畦春

評曰有悠長味無艱澁語後半篇視前畧不及

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蒼柳色弄烟暗

其二

犁鉏徧野沸畊農血吻鵑聲一樹紅唯蠶秧針青刻
刻隴翻麥浪翠茫芃雞鳴盡寂花村雨蛤吹殘草
岸風溪外雲過橫笛亂嶺烟野色耐龍慈

評曰閒文二首俱妥順亦出苦心

如張融傳贊文辭遒激實超玄虛

第五十一名聞人仲伯 義烏陳希聲

田閭興在早春時服領生紅喜上眉門巷日高人橋
有鄰通未冬九評等下 十二
雪池塘煙漲水流浙杯拌新歲歡同社燈火元宵閙
古祠野老告余春事及夜來小雨過前陂

其二

田園興在半春天春事關心夜不眠護撒秧畦須撫
水閘栽蔬圃更閒川青數子粒鄉風翦翠籜雹芽肥
雨前獨立夕陽無限意一聲布穀野橋邊

其三

田園興在晚春頭且說田蠶兩事休桑爽雨酣新水
滑棟花風軟薄寒牧青楓蛾子催桑月綠樹鸝鶊報
麥秋但願花村無吠犬時呼海酒背眠牛

評曰三春分作三首曲盡變態非苟為敷演
者所能及

於秀之篇氣格更高爽

第五十二名戴東老 月泉

飲了椒盤收了燈翁鵝稚子放新晴茅柴初熟勝膩
醞菜蔬久籃宜晚羹卵雞留上春種出桐牛試吉
辰耕去年官賦今年麗寂甚門前犬吠聲

其二

有鄰通未冬九評等下 十三
昨夜西郊雷隱鳴金穰檢曆兆秋成槍旗味向茶畦
舊餅餌香從麥臘生拂去梁塵招燕乳撥開簷網看
蜂營誰家子女羣喧笑競學黃花唆叫聲

其三

野花村酒賞清明桃菜踏青魚隊行稧水戲弄觴白
羽扇烟不禁飯黃精田功宜早秩勤捕桑價方高蘸
苗成莢道犁鋤忘學問讀書聲閒織機聲

評曰三詩狀三春之景得處亦多起頭一句
欠蘊重

三詩資情以化卿案成輝

第五十三名子直　分水魏石川新之

野景入時務東風劇滿鋤簡聲牛出後酒味燕來初
穀種天心在桑枝帝澤餘紅塵幾飛輕背信有農書
評曰起句快便結意深遠兩聯亦高不得已
屬實諸此
羽力並量

第五十四名襲慶陳文增　著水

無無薄畝扇和風簇簇人烟野意農培漑桑麻沿淺
石溪卿遺委宋九齋詩下　三
路經行聲麥省畊晨飲牛潤暖山堆影接果枝青聲
旅封酒熟花香村欲社芒鞵藤杖儘從容
評曰起見題意兩聯中五六尤工
緻句奇鍊所謂月似鶯星河如覆

第五十五名九山人　嵩杭

軒窗一夢斷塵寰乘柘陰陰靜拂關種秫已非彭澤
縣採薇何必首陽山因憐祉敭剛催老聘覺倦冤不
貧閒君看院花堂上樂芹泥雖好亦知還
評曰前聯就事映帶田園次聯韵度迥別末

尤有趣
一味掃空文心獨絕

第五十六名桑柘區　金華

桑酥瓜官懶覘生涯雲水與烟腴晚風一笛麥秧
隴春雨半鉏桑柘區可是樊遲宜請學肯叫陶亮嘆
將蕪斜陽芳草關情處更把新詩弔石湖
評曰起四字絕住二聯分明見田園借尾句
節字太過
曉風春雨如畫

第五十七名柳州乃泉

東風生意鬧農圃正宜勤播種開包曬菊苗依偷分
嘴西曉耕雨舍北暮鉏雲莫待荒三徑歸歟陶令君
評曰二聯見田園分明第四句最好晒字欠
雅
悠揚

第五十八名草堂後人　古杭

桑眼已開芳晝長西疇東墅足相羊麥風初暖燕爭
壘林雨忽晴蛙滿塘野老新秧逢社喜山妻推髻爲

鷺忙○紛紛遊騎踏花去雜遝謳吾家雜草堂
評曰第二句入田園快便前聯甚好後半篇意順○○
茅檐谷隱之事絕非塵俗所知○
第五十九名君瑞 拥江
白粉墻頭紅杏花竹梢籬下種絲瓜廚烟乍熱抽心○○○○○○○○
菜薹火新乾捲葉茶草地雨過應易墾秋田水足不須車白頭翁婦閑無事坐對花陰到日斜
評曰此眞穆與詩起頭便見作手○
方韻庵遺藁卷九 評詩下
推賀中有高氣
第六十名青山白雲人 居杭
乍夜東風雨一犁曉晴隣巷共熙熙遮門縣客有參拓輪囷不憂無蔭綠小婦餉耕因廢織老夫覩社忽成詩眼前物物足生意却恨淵明歸計遲
評曰頭聯語意深頸聯尤偶○
摘句圖
起句

名利有危机老於農圃宜無撥老
驅却餘寒碑土牛田園生計又從頭桃李場中已免參只將農圃繫頭銜
風暖業荊烏語幽麥高麻矮野桑桑柔唐人機軸
聯句
○
寸絲不可棄東風何處無○忘憂老人
種瓜思夏實分菊待秋花○五雲山人
幸存耕雨地兒倦餐花時○老農
參苗花下綠猶子草邊黃○劉春坊
戶部郎遺藁卷九 評詩下
水暖鳧鷖戲○○○○○○○○石筑菴
雨露桑麻清夜話清明花鄰少年心○○○○○○○○

社近記穿黃蜀子雨前趙摘紫槍旗　無名氏
鳥藏楊柳金歌舞蝶宿梨花雪夢魂　山野人
桃林我憶放牛日葵國誰思逸馬時　盤隱來子
一生甘作扶犁手萬變寧移抱甕心　扶扶夫
蛙鳴暮夜官何爲螺戀芳菲夢不知　延雲
鴉趁犁翻爭啄食蜂粘絮落苦含香　翁自適
烟連草色迷平野雨趁鳩聲過別村　郭建德
烹罷稼龍新上筋修來秩馬尚伝墻　駱爾宾
清曉蛙聲引喈鳩夕陽牛背立歸稍　陳帝臣

方韶卿遺集卷九　評詩下　七

牛飲芳陂鴉立背馬過秀草蝶隨蹄　風靜
蠶一二眠催出伏秧三四葉尚憂風　竹衆笠翁
郎罷耕歸呼固教阿翁驅起問姑盤　翁望庭

結句

晴原望新麥一片綠雲香　藍田道人
桃李公門者將蕪胡不歸　林泉生
笑他恩著蓴鱸者却感秋風始去官　博九萬
山翁不識時宜甚猶學淵明裹葛巾　才人

馮秋水先生評定存雅堂遺集卷十
浦江郭方韶卿方　風儀著
同邑李夫次張　逸輯評
蘭陰李六吉張　謙訂正
後學古虞程諸嘉穎參定
餘杭之方文輯

詞

方韶卿遺集卷十
月泉吟社選錄賈小衡　舜月雨雞錄

月泉社吳侍御置酒於西湖小春望日次春日韻

因雜興爲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

第一名公服羅一綵七支貼墨五分
第二名公服羅一綵六支貼墨四分
第三名公服羅一綵五支貼墨三分
第四名止第十名各春衫羅一綵筆二貼墨二分

第十一名止第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止第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三十一名止第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笺二番

以上所送並就縑端筆貼墨錠用月泉詩賞潛齋記號通榜仍各送本社新刊一冊

郭泰評鴻海內士大夫在紹興庚戌年一卷論來士之本然宋有光聖品題希榮褒來山人翁元圻

方韶卿選棄卷十副

嵗以題目以二千七百餘卷入選止于二千八十選刻止于五十捐貲止于五十啟事止于二十意在慎簡嚴絕無採濫芋

啟羅公福第一名

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廣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群執事振纓武林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為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戚奪錦誦珠玉斐然禮以為羅愧瓊琚報矣餘如玄韻并致篚

隱括鍾絲處處如瀟灑將樂令意旨標位錯綜便成名筆

啟司馬澄翁第二名

執事清酒繡湖香並班史菜花天秋穀候偶迎着雨之風野泉甕烟隴犁總是關心之事雖居蕭次猶占盧前

謝舉所稱風清萃上

啟高宇第三名即第十三名

伏以交連湖海風聞詩錦之名題借田園尚愧禮羅之意有來匡門豈遲盧前執事文陣椎雄武林羅秀

四時春始成石湖老去之吟三徑人聞得彭澤歸來之趣期樂只農謳宜哉某得是高吟從而深刻問終

方韶卿選棄卷十副

嵗以題目以二千七百餘卷入選止于二千八十選刻止于五十捐貲止于五十啟事止于二十意在慎簡嚴絕無採濫芋

啟仙村人第四名忘選

啟山南野逸第五名

月泉里社風邀繡水之齊盟春日田園誰繼石湖之楪興新篇吟就舊廬噢醒執事嘉遯山南大觀物表

氣妙

退前哲而尚友不肯同今而之交呼市人如使見何
但拾春風之句能多益善實罕其倫某見之心降傅
者脫脫自非三昧難諦得奪錦之華欲効七襄終愧
禮爲羅之章

恩能造端才能發義

敬子建 第六名 即五十三名

執事秉著方陽選高無氏牢籠物態成天機楚色之
聯玩弄韶華得青雨光景之句塵外之業剸自適山
中之微巖尤香

方留舟遥棄卷一劉

如張鏡之與客語辭義清玄

敬栗里 第七名 即五十六名

執事秀氣桐蔭高情栗里想建勒當年之飛馬深羨
勇歸慈吳松今日之啼鴂益增泳慨試提一律數厪
同盟

漢宮可憐

敬倪材 第八名

田園雖與僊徵情計之再盟潮海俊游爲賦長城之
五字云云執事假富春山爲逋德里耕織圖村田樂

退前哲而尚友不肯同今而之交呼市人如使見何
但拾春風之句能多益善實罕其倫某見之心降傅
者脫脫自非三昧難諦得奪錦之華欲効七襄終愧
禮爲羅之章

恩能造端才能發義

敬子建 第六名 即五十三名

執事秉著方陽選高無氏牢籠物態成天機楚色之
聯玩弄韶華得青雨光景之句塵外之業剸自適山
中之微巖尤香

方留舟遥棄卷一劉

如張鏡之與客語辭義清玄

敬栗里 第七名 即五十六名

執事秀氣桐蔭高情栗里想建勒當年之飛馬深羨
勇歸慈吳松今日之啼鴂益增泳慨試提一律數厪
同盟

漢宮可憐

敬倪材 第八名

田園雖與僊徵情計之再盟潮海俊游爲賦長城之
五字云云執事假富春山爲逋德里耕織圖村田樂

放閑塵外之懷肚餘胜奈嫗待道盡眼前之景以修
爲雅此詩耳

裴寂遥謂惟勤光當免喬字以修爲雅苑進
一等

敬金泉翁 第九名

執事東許長廻西廂月俗閑庭芳草俺遊廿隠於白
雲綠水新秋時牧悲服於紅日卓爾有力與乎所聞

月泉里肚分茶隣燭之光春日田園視動奚裳之興

方留舟遥棄卷一劉

敬十洲 第十名

執事驛幸甚盟鷗執事駿極覩蜂洞源歷落中
富貴斜陽追恨於繁華餘上地勞終古慨思於輞綱

萬吟不盡鼠思何深某飽觀塊奇祇覺倘永

境幽神遠若悟若思

敬方賞 第十一名

執事望餘東安峯稱北與晴畦白逸鶴聲讓齊於閒
悠春色蛸偏牛背獨誇於老健細觀妙格細出清芬
某一諷一詠起敬起慕珠枝甚佳愧無玉案之酬綺
獻雖微尚篤繼衣之好餘遵元式俯奉新編

加撥琴奚松風洞智圓奏之

啓御草還　第十二名

執事聽抒秀出吳會俊逸參迴垂意安分隋化場之
參草坪命小鼎歌成社下之臣意境俱融薪榆其美
第十之不齊心則爲降金玉其相宜勝集珍之肴給
給筵簡第難膾繩之酬餘若顚素并登几格

高駿男案

啓魏子大　第十三名即三名

湖海俊遊九友自聘於芳社田園祿興五言難敵於

丁部鄭遺奏卷一　詞

長城壯哉齊盛煇然遠耀榮事居吳都會得魏大名
吟自在詩無厭粉氣調芳非菜適農圃情先生尚淺
弟子服矣某識韓確未試功良勤綏欲酬金雖答情
惜之鼠敢因獻紛先陳戀戀之情

忘清骨角

啓喻似之　第十四名即十五名

執事如合浦珠爲分陽望將無已賦顏愚鈍於東
皐衆嵐無從直欲饑驅於西華若栽林種桃之句與
怒蛙鼇燕之聯免矣清新如之若勁非咀華不獻劫

作以傳終有瑞珞英報投桃之意可無筐篚以昭獻
芋之誠

氣清抗起

帶鵬霄　第十五名

執事緣潮清風姚舉塲飆土脉融於部華祖公醉錄爰慈嗽盧盡瓦可但清新

思緒風折

啓玉華聆峯　第十六名

丁部鄭遺奏卷一　詞

某快覩吟篇恍階遊展試如金聲王肩起敬於席珍篋
眾紛紛鼻難聞於衆錦

道朋

啓田起東　第十七名

健事見王無瑕瑩冰微庭詩對○○○○○○○○
年饒用烏衆屋總是清新之句共○○○○○○○○
云聞我以雞肋所愧瓊好賢如縞衣取法成學徐

啓唐楚友　第十八名

田園春日偶得分題得湖字　其人杜長城白屹

前賢無堅執事懷軟紅節存清白其楚波之及於

音有鬼風而調之唐雜興悠然社村耕事一聯佳

柳處性時意復寫於陰晴誰敢言其非是

吳農遺狩　絶筆　蓮倫榮

啓謙字畊夫　第十九名

農圃餘生結同盟之盼友湖山佳處有謙宇之畊夫

所謂伊人夫豈卑我執事語無排奡體不效崑野體

方韶卿遺藁卷一劉

山篤動金谷當年之感婦蚕夫秣逼石湖春日之吟

和易自然清奇可愛

屢落得好

啓學古翁　第二十名

執事秀氣蒼決與搡耶忽謂衆作追隨世好非愚則

詼而入詩模寫農時以俗爲雅一鞠固知於門味寸

莛猶叩於鐘音業云云

無青玉案徒慚玖瑰之貽淸

古錦囊應笑紓衣之獻

高駿崔赫客醉皆盛。

啓禮翁　第二十一名

執事氣孕蒼決學宗莊正以俗爲雅一年生百事之

書因險出奇入句盡之巷之村泉真成巧中奚取多爲

紙象談上

啓騎牛翁　第二十二名

伏以五加五雜組旅變南金執事刺手鯨牙射光

牛背覺東風之吹夢事不委心討夕驛而忘還有

其意歸空俗韻增重齊盟某披險以遲起敬無教無

舐而堪噗乃令識良梓之斧斤布不布則已微所

啓安定書隱　第二十四名

蘭膜建松水慶形衣蘚雜。有此嘉致。

啓天目山人　第二十三名

月泉社友爰歌翼盟天目山人爲題春興不勝甘甚

當果遠而挑事望邑輝輝平齋宗基詠牛羊畜壯仍

親戚水之乳驚知蔡崔生成又喜廻篇之稟審有險

其儘或附而歌

幾事若有神助令之安定趣雄物衰牛德島墮身入
用中風微水潛且能棄義慨然之士莫欲追止如之何
雲薄云亭獻并以頌歸
秀色如茶

浦江邵卿方　鳳彙次
同邑夫次張　廷輯訂
用之張德行參定
思孟傅宗卿訂正
裔孫璣之方文旅
君豐方　楹
錦升方文旭校刊

劍

方韻卿遺稿卷十一　劍　一

月泉吟社同送詩實劍　每月四題

羅公福第一名

讀烈明詩久藏田園之感夫子幸厠焉慶國之民未敢望其下風謹述之上座教事雅儀月舒清思泉寒猿景興感悅唐科之不復以詩焉試觀周雅之可追竊知扶植之量必豈欲主籍手公是事業珠玉之在側忝攜就之指教前輩擬秋聲曾占桐江之風品梁之榮陽修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綠袍而皆感與筆墨以忘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歸修豐第一社集會宜戶往觀冠軍
傳忠孟日借試卷類名糊壁賞別有聆選

司馬溍鋪第二名

品題得佳士公方司風月之盟塗抹如阿堵自笑得田園之樂箕諸榜眼壯此詩脾執事襟韵石湖標儀采聖腰嫌來帶寸榮不入君夢中酒無燥尊諸公要出我門下泉洞悄綺水清傍月泉借來青之矮屋三間閒鎖故低想環翠之財機百尺分合下牀有來騶

方韻卿遺稿卷十一　劍　二

四圍六之文藻中拔十得五之選錄其善者願爲吟社之門生羅而致之景仰騷壇之座主恩欲酬於奪錦敬少俟於搦管

故泰山大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庭堅
吉門生

高宇第三名即第十三名

風月泉之雅與問一劍三觀詩社之盛行吾十有五

黎明教在雨則冥工攀泥銅章綸巾羽扇

徐高風月清標遠邁於

陶今吟監是宰公遊以明

信手揮灑何嗤得失

人品題之列有何格調之高憩基少年的非老手直
評衰褒匪獨鼎鼎風謂何節細雕香實過鄭僑之稿帶
筆精墨妙榮亟卻氏之絲簑三復以還一悵兼謝參
尚未卜照亟是祈

進士李園前吳
甲巳登龍眞不愧雜記所稱

山南墜逸第五名

橫山有吳佚老著名東萊太史之文南塘稱劉潛夫
留意盛唐諸公之作頃因月泉之續社分示石湖之
舊題有栗里輞川之風老子興復不淺無鄴野林遁
之句吾黨斐然成章詎意慈詩亦占前列既不述五
色前失方叔抑且出一頭而放子瞻猶擘華繼韓勒
裒裒裂綃喜朶雲之到手啓匣驚疊雪之浮香兼有
炯炯之珍遠貢紫荊之陋旌儀修甚刊册緊然鮑照
井嘉豈勝唧感美人贈繡陵心匪吝於卷還小寶皆
錦裳句尚慚於拾得永遲申謝并冀丙聰

黃神逋題

三

無心得此有司榮之恭惟春滿河陽趣高彭澤謂
六義之中有興風雅則然豈三代之後無詩田園抗
在胡取厥雅之採不令野菲之遺兒陳飛蜜香分釐
雪庵酬顧襲龍拜手登嘉當春服之成將氍蜀兩端
之教覩溜齋之深處敢忘一字之師

白水翠巖程駿甫

栗里第七名前第三十六名

巖壇元帥獨主夏盟里社兒生復吟春興愧無好語
誤辱實許敬惟執事吳下華宗洛中眷顧閉詩取友
方部卿遠棄筒十一刻
高伯方玄英之肩下筆如神參趙苑石湖之體吟哦
不輟鑒裁尤精兼自顧溫笨敢謂野林遺逸兼玄頴之珍編段雅事慨
兼玄頴之珍編段雅事慨

四

意義千雲

倪棒第八名

山堂隱盧未暉白木鉢之廣月泉詩社許薦青玉案
之榮名幾七賢才空八斗恭惟執事睑稱仮笑面
如靴彭澤歸去來遂事整羅仁之趣廬峰老其下拓
買田築室之規兼會借展於東山且羽尊於北海篆

錦未已褒賞謂何(纖綿勤渠既出吳延陵之賜(垂
飯向當如陳師道之言(
全泉翁第九名
何其美神(鳥度
(泉翁
回周將無窮節義陶翁之賦(池塘生草(履險漸靈運
之才(品題後甚於袁(愧靦彼平其甲厚自大雅不
作久矣漢絕響以(無聞然小子何莫學夫覺用心之
(((((
徒昔漫爾驚一鳴於(楚道期次入采之虛欲惟執事
心醉六經服空四海(學探月窟吐老桂之秋芬詞滿
(五
身韶鴻遠(蓼(十
泉源障狂瀾之東倒(小退青雲之步甘爲綠野之遊(
隨柳傍花舞雪風於(春裁雲剪霧主唫社之夏盟(
妙選穿楊亦兼采非(集者粗工恐刻頗學蝸鳴其(
聲鳴鳴然安知格調之別所言平平何有見趣之(
高誰期點朱衣之頭(幸矣殿盧首之目人訶衆珠之(
偶得(我慚奪錦之(圃功試擲地當作金聲難並與公(
之妙如舊識與之(縞帶故忘季子之知或承之窗(未
知所報(
吐隹言(如(集(木(
日游齋第十名
(泉翁
(((((
(((((
(((((

說國城復誰毘社驅馬亦直戲耳熊魚乃兩得之覆
流增慚槳轅獻笑青山白紵荷見春之不涼烏玉柴
毫姑卽施以爲報草茲布復莫既謝私
斯逃不義放浪玩世。

魏子大 第十三名高字

華卽高君，棄巳，甲，乙，兼牧，縣，棄，並，致，而爲，陳，謝，末，云，退，情，定，屬，當日，送，遷，情，少，此，君，一，番，
控，引，

喻似之 第十四名

學吟農圃政欠推敲布武壇場誤蒙鑒賞寵榮殊甚。

登須振然恭惟執事陶徑春融宓琴調古植月泉之
赤幟足張吾軍續風雅之清音旁招同社士每難於
知己公獨譽其過人顧此斗筲曷當簠簋某栖遲少
水企仰仙鑾詩可以興幸襲封於古錦服之無斁敬
紳珮於深衣。
聽鳴不凡。

躡雲 第十五名

若詩大國難爲入社之才吾學老農頗識歸田之趣
吾漸出醜浪被褒嘉恭惟執事遺蛻浮榮潛心大雅
从六義之中日興能感性情而一年之計在春盡知
稼穡俛率芸人蒐夫而分其席且招騷人墨客而與
之盟刻在新編傳焉推話集
左史之錦袍溷無傑句分題
庶何珍服之無數使毛嬙陳玄同倚尚欲發揚與長
沮葉溺耦耕終甘隱逸謝言不足宥鑒是祈
張長史所謂猿遶自舞鷺浴生風。

大將登壇就匪富家之什偏師宏律何希酸賈之頌
与相卿嘗裘爲士一卷

茲談厚於婁羅第僧增於慚煉適情聊爾於畦逕以
未知寄興爾何亦田園之謾歟總登料暗中之摸索猶
爲室外之婦娟寫白雪詞就令文房之二益酬綠殿
特難同筆法之變鈎語副渠渠占詞草草

田起東 第十七名志遠

磨楚友 第十八名

亦錄采詩喜三百篇之典刑復見蓮閣結社數十人
賢之地位偶同登湖海之士實菲葑之下幘香淨

雲朶光挾星躔得之若驚愧無以稱顧苦陰霾中之情性而躬耕亦分內之生涯題命田園與琴筆硯自以自業頗愜九首之在後者以延玉良噗冶之俱前無非至公敢恥八名之柳處已自知音飛鍊多譽於品題籠罩倒承於領袖四表之詩別才頗減許公冶之冥冥金流水桃花誰其共眼蛙時之句良語匪遑謹此申酬伏祈丙在

識字畊夫　第十九名

方詔鄒通稟卷十一到

匍心大雅聿追三百篇之遺倏指同盟厚寘十九人之列視前茅而有靦感下非之居多敬惟統事文思湧泉書艱如月唐英嗣響擅歌詩之芳名彭澤賦歸得田園之真樂尚友溯海之士相期文字之交許後進以言詩凡先登者石實敢期庶下亦預選中其識字畊夫學詩小子容洽春風猿去都再來之句豈真得意誤蒙賞音榮哉舉一隅亦頗堪玩索邊夜雨惟滄陽二虬之田溯上漸固已在羣譏之類日北日與所願刖六義之言

秋日有情　第二十一名

社翁

雲帕無心風美淵明之先見月泉入社偶而毛遂之役塵。

騎牛翁　第二十二名

彭澤賦歸飽田園之真樂廣文坐冷頗滯塗以新歌適驗伯之遷境縱塗翁之胸壘不知枝養聊遣旅愁牛從陳舜舉之騎頗諳塗與魚勘韓昌黎之約良用自慙過眼五色無迷於心一誠可鑒雖愧於萬選萬

加李年吹角，家共遠發

學古翁　第二十名

放休文而八詠如類展歌後毛遂之一塵亦領匡鼎之解頤苦陰霾之情性而躬耕亦分內之生涯題命田園與琴筆硯自以自業頗愜九首之在後者以延玉良噗冶之俱前無非至公敢恥八名之柳處已自知音飛鍊多譽於品題籠罩倒承於領袖四表之詩別才頗減許公冶之冥冥金流水桃花誰其共眼蛙時之句良語匪遑謹此申酬伏祈丙在

中李列之二十二人通塵寵翰之際過沐賞音之真
游之禮幣感此誼藻紅帚施且見領於綠筆青衫
無用尚托庇於深衣僕僕拜嘉悒悒言謝
宛若面談

天目山人 第二十三名

枯腸索句未除石氏之村褒筆過情爲搔徐凝之惡
俾陪前列以勸後生恭惟執事温詩社盟嗣騷壇響
蜀得田園之興揚以爲題遍行郡邑之間者皆作
至令猥瑣亦強精神某云云負才非夷簡羞無慚叔
文盛郵遺書卷十一 劉
父之薦揚與試得歐陽幸不遇主人之黜落
絜淨無疵

安定書隱 第二十四名

田園動興得從風月之盟潮海僊遊未接雲霄之武
辱招大社敢詫長城敬惟執事氣概雄豪際期光澤
種花多暇膝留潘縣之濃陰夢草生春拈起謝池之
舊話比司文之有在咸賈勇以先登某非其人而居
此選俟白綃斜封之寵敬用珍藏慕深衣獨樂之風
益深銘佩

惟勝可詢

槐窓居士 第二十五名

彭澤琴書歸去不孤長嘯石湖風月還來轉入清唫
[illegible]
古今至於騷人之業掇科聊爾

吳仲澤第二十六名

范詩凡引四首之多我甘落後
何敢爭先誤辱褒嘉特動旌勸
之襲筆陳歸雲好寫兎園之冊
陳自英典

吳郡鄭遺書卷十一 劉

陳采菁第二十七名

仰止帶森的水風清千處嘿非著莊求田自笑上
元龍會期握蘇樽品藁恭惟執事以義熙人物續
[illegible]多成的一變至道石湖有作難圖託興
于[illegible]以前賢見盟詩于春月力扶大雅誤采
陳容集無與聞于經庭亦有一經于牛角即老圃
寒花之句還以祝君欣書田自給之意惠而好我永
酬守滔敬

方向老　第二十八名

景流明月獨分詩派之清村隱白雲遠借騷壇之重

誰爲壓斷忽拜衮褒恭惟執事富貴故鄉風流別墅

忽窺豪大雅久亡山川草木之風而勉勉後生俾識

穀粟桑麻之理載舉石湖之祿興稍舒彭澤之閒情

不卻互鄉亦爲同社某　章縱曉學句律新知無二十

八宿之奇胸有文廣千百年之佳話端在斯

編爲老農有此盛事天吳翻短褐頓更白紵之章

霜兎秃長毫難寫青琅之報函修謝幅伏冀照原

方語卿通委卷一　十三

乱龍蟠甲鱗然欲動

朱孟翁　第二十九名

于彦惠人也紓頌美之意榮毛君中書耶謝秃易弱

瓊報

不宰人籬下

愛雲仙友　第三十名

田園歸隱風欽彭澤之高風筆硯久荒難得石湖之

秀句不慚卻劣胃稠擬騷誤屬甄收敢言類脫敬惟

執事山林富貴軒冕錙銖釣月咿雲酬成製錦佛落

拋柳雅稱鼓琴可見知幾之老成居然超世而肥遯

緬想佳興用拂清人餌絲棄釣江湖貨玄覘貿珠璧

此意卓矣其利溥哉　集　溪壑餘生泥塗下後有

圖雇就犁鉏茲劾聾唐土之五言歌從逊孫外兎慨盧前自謂盤飧

或云駝傍脅須白紵以詮之

自贊自解者著者人。

浦江夫次張　逸群評

川征張以邁兼定

于桐棲如珍可正

蔚霞朱孫朝憲方應嶽

朝顯方應坤

約齋方光炯校刊

外篇詩

謝歸

丁酉歸青藁卷一二　外篇詩

雨夜宿韶卿　輯宋遺民錄　鼎峰叢集

相看龍水東還民
○
○
○

邃裝百年珍重斯文意
酬放翁
和方韶父先生以潇城風雨近重陽約韵七首
清真學士續集　翻宋遠良校
其一
掩書坐中宵增空蕖落滿不見書中人恭燈夢孜館
其二
益不有齊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歲歲寒情
其三
樓遲鎖緊瓜蘆麻追飛蓬去去羊腸州兵帆渺霜風
其四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川源
其五
江碓配荔枝勝處終不遠好醜宜勿爭大道有定分
其六
輩丞遂已矣日斷千山重烟霞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其七
寒華衰復榮東籬幾變陽蹉爽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仙掌方先生析簡齋春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爲
韵賦山中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
見及顧未能屬和今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
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八十矣偶逢森
社興懷存歿追次前韵以抒鄙情
其一
貞居逸人哀屋老四山靜一翁屹靈光二季亦秀拏
曉閒颯條鼓雨過鄰舍修然發孫謀盡意方永
其二
昔年詞吳趨古歡生鬢花凄其懷故交中情亂如麻
念彼蟲壯時綴攀揚輕櫂呼嗟長星墜無復出漢巴
其三
淮陰權奇士解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顏尚紅潮
朋遊三數公于焉共逍遙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
其四
卓哉金閨子離塵返寒極却覩人世間千載猶一息
陰山在吾耳風規良可則欲抑封禪書探囊竟無得
其五
惜哉商山翁歸進江上艇書札來相忘歲月遽如許

山長春樹深地潤雲務四詩簡齋不來今雨非雨

其六

仙華幾下仍峻絕騎紫清天壇峰甚合石穴陰風生

駿駿凡驥長鳴春原整情幸有一夔足雅歌續遺聲

其七

前脩遂不作良友就我同兀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

徒操五色筆隨人蓋龐雩悠悠感存歿慨飯百年中

和韶父道意在類而歸

吳師道

元名卿詩集卷十二 刻

宋遺民錄 黃學士初集詩

夕陽牛背立歸鴉不進作者此等尤積生

明泉眺 沈震嶼先生日陳帝臣知清遠縣引嘯

解款結青靴信步天境

上元赤松山和方先生韻 世經堂

昔年客京館元夕燈萬家綠鬢出飛驄紫陌驅香車

今復仍此日羈履山水涯乘風度松徑繫馬攀巖花

願聞汲丹井嚼此九轉砂盡無樂道人携手翩翩霞

可翔舉觀

同方謝二先生和趙元清夢遊小桃源四時詩 世經堂

碧桃開落自春光不與人間作艷陽洵是劉郎前度

蜀郡蕪明允襄陽孟浩然成名兼二子得句詫羣賢

楊仲弘

贈方韶父處士 詩文卓犖體

到瀟渠流水尚生香
華覓山中日月長閒驅蘚磴即雲床虛懷一片蒼瑠
玉可待糧陰轉午凉
野菊浸山黃葉深抱琴携酒此幽尋爲聽山峽泉聲
細不覺歸途日半陰
木出霜根水見沙丹崖飛雪不成花縞衣昨夜相逢
處回首重雲知幾家

風彩照物

次方韶父先生韵

芳韶鼻祖要卷二十二 外集 詩 青世經堂

白雲深處倚晚窗夜半
鐘聲夢裡權風過重松流遠
響水穿亂石激飛梁鶴毛欲濕怯春雨野露微收覺
曉江爲訪洞天迂蹇入城益必愧耆龐

支公所謂神駿

新霽北山道中與方謝二先生作 韓世經堂

拂曉烘晴宿霧收緩文猿鶴動清遊龍歸洞口雲投
濕只在峯巒最上頭
顏綠幽討事青鞋握手山行笑語譁江路逢梅因借
問開殘猶是隔年花

靈源勝地次方韶卿先生 韓世經堂 韓浦陽

靈源廊詩境雅稱此幽尋日落橫松影牛閒開石陰
寒梅護芳沼清磬出喬林僊郎晚鞍處鳳凰山更深

念覺有件之爲頗

柳貫

昔仙蔡方先生晚最瞻墜吾鄉詩道脊一昌矣
自公下地寂寥無聞余每深慨于斯聞若多暇
方哀公手澤爲卷得公山中竹醉日所舊賓贈
方韶卿文集一二 外集 等
之作讀追次其韵寫寄其嗣子壽父孫壻吳立
夫 輯柳待制集
倚望巖南叟久化寞漠君巫陽不下招宿草荒秋雲
篇章一一在旗旐揚餘芳誰昔開雅頌世方睽典墳
重此窺制作散馬遠與羣道散五十載于今歎窮文
匪窮耽石原但涉尤河濱不知泰難降遂及東門枌
公誠後死者幽明已中分茲歌三百首烈火豈俱焚
向余泰末至于茲館前問嘉穀雖屢歉旱苗猶足耘
嗚呼召公臣閎下知蒼昊胡不扶雅道肅然漢坎壈

公詩載揚熙與世析朝醮
雅本著未有正雅之風規

十一月十六日爲仙掌先生寓洞福碣矸其墓
北化城僧舍里之交友成來會祭歸而成詩用
議斯事韓柳倅制集

先生隱仙掌名藝仙掌旌表其十霜露慕草今幾宿
永惟不朽事誅行當有屬業鉅自宜久才薄豈堪服
重予師友義題勉承記錄鋪蓁雖弗工序述皆可覆
平生有道碑此筆知不辱但嗟無繐藉告薦泰嘉玉

才部卿遺憂卷一二 外篇 詩
成碑懸空後合置庭之曲奈何荒阡中 日所暴
乍可牛羹角敢火防童牧十夫昇致之寄幕託倫屋
并爲近墓祠斟泉薦寒菊交朋響然臻杖履或不遠
意氣有歆動夫豈爲肴蔌茲山望其麓數里入陰谷
離離紫翠間歷歷盤蔚蹙定應挾飛仙時來蔭喬木
徵唫應吹鶴高舉還騎鵠誰家松柏墳竹鹿不敢觸
運往無須臾夷墳已爲陸春花照黃琥有酒無茅菁

先生死布衣桐棺僅能束葆茲泉阿藏免被塗翁瘃
斯文在天地千歲馬鞭燭其不亡者往過來足式

雖無家塾文尚有藁充篋淵詩數千篇一一法魚目
蘭蕙何方來後死慚不穀藏之千名山斯言可予復

贊裘淵裏千載如見

歲宴風雪中方濤父連翩惠詩次韻酬答 韓柳
衍制集

詩壇列五字堅壁似長城未必形吾怯深憑寄此情
和聲將律比隹與挾梅清雪夢脩然覺天葩正鏤瓊

其二

登臺方樊上先生自洛城弦匏懽有合鷗鷺得無情

若昔論三益于今諼獨清仙山倘招隱高步驟飛瓊

其三

邇生不織徃持底彼愁城忽枉詩連軸尤慚攀過情
北風寒氈落小雪夜堂清安得吹簫侶能來噴紫瓊

以輔腸體無所不膺

葉公袞字元補古銅人

和方部父重陽對菊得爲字 韓吳溪集

菀拂來吳溪過雨適相滯舉眼見黃花值此九日至
淵明今何之開落竟誰繫阿戎勉留最晚先志

楚客倍凄然暗灑牛山淚望望來白衣未飲先心醉
與李舟兄

和方韶父重陽明日得相字 輯吳渓集

白雲吾故里歸興已悠揚徑去慙徐孺淹留感孟嘗
如茨依玉貝有菊爛金相觴詠靡盧刻謝嫌醉後狂
想見其人。

翁衍寧敬與眭睦人

和方韶父重陽對菊得陽字 輯吳渓集

寒蟲踏葉慶荒蕪蘭芎東東來泝水陽序屬三秋還滯
方韶卿遺棄卷十二 外篇詩 十二
雨客踰兩紀復登堂綠樽似綺酣佳節黃菊空餘對
曉香回首悲歡總陳蹟雲山西北暮蒼蒼

增正可念。

和方韶父重陽明日得黃字 輯吳渓集

歸心望東睡恨不跨飛黃可耐如澆酒猶供卜夜觴
露分吟處濕星爛醉餘光明日丹楓外雲山路渺茫

晚帳。

張鑫字居璧号平安人本邑籍

和方韶父重陽對菊得菊字 輯吳渓集

行行向吳淡聊復素車哭明朝乃重陽遠客已三宿
殷勤親酒盃蕭瑟風雨屋永懷泉下人漣洏對叢菊
寂至懷切不忍再讀。

和方韶卿重陽明日得去字 輯吳渓集

參商最難逢聚首忽此處主人仍滯留親友未慙去
鼎酏佐清歡落英供美茹井西挿菜黃猶戀不得與
酣酌。

吳欽字紱古元山監諭

和方韶父九日對菊得重字 輯吳渓集

二方韶卿遺棄卷十二 外篇詩 十三
九日年年此會同伯兄今寄若堂封菜黃遍挿增予
感華夢相輝莫爾從厠首悲歡勝有殊論交生死意
尤濃酒闌直恐成輕別望望雲山千萬重

詞理無滯。

和方韶父重陽明日得逢字 輯吳渓集

今日又明日晨鷄與暮鐘意濃秋晚菊交久歲寒松
若也輕言別何哉復此逢一杯初度酒還訂更從容

神色俱正。

吳明字時叔

和方先生重陽對菊得日字 韓吳漢集

綺夜來遠朋生死篤交好塗潦固無避風雨甘所日

絕懷游事脩復此佳節到酌

蘿花幸堪摘樽酒且相勞人事重合離世態分靜躁

矯首鳴雁行把萸聊自悼

孟郊遠引

和方先生重陽明日得忙字 韓吳漢集

幸枉雲山展暫滌風雨來馬鳴歸思急鶴語故情衰

紛美矜蘭佩幽餐饜菊觴即嗟輕聚散益問嚴測忙

方韶卿遺蓑卷十二 外篇詩

歷代詩

吳賀

和方先生重陽對菊得兩字 韓吳漢集

良辰方鼎來佳客若奎聚鳥紗受西風黃菊媛今雨

感時漫飄飄對酒重懷古回首勝新阡傷哉予帥父

客服若光

吳賀幼敏雁子來鼎試亞榜進士元松江尉

和方先生重陽明日得不字 韓吳漢集

淒涼懷齊南安期料歸及此良朋聚未應佳節違

徑荒秋欲老江濶雁初飛正喜陪清宴夕夕莫厭歸

曾鞏

吳萊

仰止先生九日對菊得開字 韓吳淡集

節序宛如昨○為誰煩抱甕川原悲事往○風雨送人來○
鶴冷千年夢○花留百罰盃○庭蘭惡小謝○終宴可能陪之在賓淡。

和方韶父先生重陽明日得明字 韓吳淡集

風雨青燈夜連床意各傾○悲歡雖有殊離合詎容輕○
落葉侵行轍○妍花照驛程○更等蒼霸運○同叙白頭盟○
歸思刀頭折○離裳鴈氣橫○尚憐詩酒興○猶不減淵明○

宋詩鈔清高鳳翰撰

丁部卿道集卷一 二 外篇詩鈔 十五

夢窗南老人 韓淵頴集

文章餘耿光○蒼日儼○卧○盡思見其人○夜夢郎識路○
優悠尚存○蒼茫○○○○○○○○○○修名可千年○俠世空○且暮何○我白玉埋青有黃金鑄○
從知蕭散姿○已○○○○○○○○○○玄鶴來頡頏○赤虹下○○○○○○○○○○○○○
憐子○流落○愛我終○游豫○云胡縈苦心○昌不○遲步○
麗香返梅魂○嶺物○輸桂蠹○經其弄琴書○儼若○陪杖屨○
婆娑○○○○○○○○○○○○○

仙華集後

薛方龍卿先生仙華集後

天之生人才所患非不足○奈何衰季世○師朋○及觀與王朝將相森立○鴻○始○知○盛○時○英○往○代○冀○不○錄○谷○於戴方先生三策獻當○局○彼○迷○如○不○聞○奏○貢○此○忠○良○抵○掌○與○談○論○卓○犖○一○一○皆○本○經○術○發○為○文○章○蓋○以○其○餘○力○旁○及○詩○賦○小○道○耳○

今看先生詩才華美○如○玉○使○得○用○於○時○隨○隆○等○世○而○不○與○猗○那○長○發○盖○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在○勝○國○時○及○仕○而○遷○去○物○政○抱○其○道○經○隱○於○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奇○殆○與○世○斷○文○之○稍○出○遊○浙○東○西○州○

方先生詩集序 程宋遺民錄 黃學士續集

泰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泰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崇厚俱傳者雖○黍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箕○存者亡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

遺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搤手歔欷低佪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遊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戰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悅人耳哭氏善父日誦百年之耆舊其音遂絶蓋至是而百人皆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嘉亦以游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緝輯錦其墓且採其家

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屬爲卷末嘉尹趙敬叔刻置縣齋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伴來爲空謁記誼不得辭按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爲攬卷太息而不已也

異時冀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誠以二言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凰字部卿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諸墓銘此不著

張先先生日聲歌之遺宗杜民彝係重如許題目最大恰發揮得淋漓痛快極深覺作者遺者都無遺憾

哥餘爲新成陽南陽洪範客朝鮮惟過故墟纔麥秀黍歌采薇以寓志節感慨係之矣然非極深研幾者遺者都無遺憾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若空之所搆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沒墟山之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

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遊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柳貫所爲銘刻置祠下佛盧寄記事絕特爲忠實如巖南誼而院之興顧未有所登載眉參及先生之門伴來爲空謁記誼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浦陽縣北高一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峭如屏障爲風穴古仙人上昇處有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自嚴腹望峰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花稍進至仙壇前聳峭離立東一峰拆立數百丈俯視如池又東一峰如劍循其鋒而上踰石嶝如戶限北

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峰之背有石屋可坐數十人又東爲中峰下睨烏傷東白原隰聚落如棊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峰在其東峯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峰懸崖有穴深黑風雨嘘上生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履所歷較闊志所聚尤險怪蜿蜒奇誠天壤間勝槩也空受業於山北皇安山之普利院而徧漸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旣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林虛席屢以名刹讓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對仙華之秀巢將卓錫其中乃遊北麓披棨了智卿道衆錄一三 外篇文 四

荒而入得其地于隣黃氏直東峯之下窈然深靜遂翦荆棘結茅以自庇劣僅容膝名之曰雲巢無登涉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爲若是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門人與空方外交嘆其自處太偏恒首捐田爲闢基址而同里樓德爲作佛廬齋寢庖湢龍峰主僧永鎮撥田三畝有奇稗之而空之師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山園總百畝更其故所居雲巢曰化城精舍空自建鐘樓門廡盆置二十有八畝爲久遠計易精舍之號曰花城院而國師爲降法旨加護焉

重紀至元元年之夏四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道元本覺撤舊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悉同巨刹之制佛僧之奉倘具如式茲山之面目亦軒豁呈露先生向所覩怪奇壯偉之觀可不煩舉趾而坐致也蓋空之優遊而返故山志在遺去置絆探幽擇勝以佚其躬而已表始卽人而人自卽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以無媿于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于文字其名固當諶先生以傳如盧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潛相了智卿道衆錄一三 外篇文 五

其作始大畧俾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先生之嗣事自有述茲不書至正四年冬十一月甲午記

柳貫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轉宋遺民錄 輯文徵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
華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
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
祿大夫諱楊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進士
共子瀘（按譜及人物記俱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
作貧楊遠之父也）欽資之以服德葆性汲
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益老而愈銳何等學問
[illegible]險巇冒[illegible]蹊冠出客杭都士貫外祖閻門舍人俞公
[illegible]方書肆賣朱一三外篇文 六
所辭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侄試國子監舉
上禮部不中第于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
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
追記其一時所予非敘序之類人則序賢之間士於
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遠者也始蓋用爲文以應
有可後乃束其興觀羣怨之旨而一發于詠歌體裁
純密聲節嫻婉不緣琢變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
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淵因與其伯兄弟閟
家整延攽先生吳溪上過好賓客則探揆雲月朝呀

林水閒晚善括蒼吳思齊善父武夷謝翱皋羽序其
倡荅諸詩曰風雨集以識皋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
喪爲面骨葬嚴子陵釣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蹤古與
慷增慨自陵陽牟公獻之新安方朶葛里而下若淮
陰龔聖予劍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
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藏數
十便來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館京口浙江至建業
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雁蕩大龍湫抉靈景物率藉爲
賦詠無一毫徼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竟知
[illegible]之[illegible]我哉家故貧壬先生一倚嶮讌不事生殖遂以艱
[illegible]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益
次得諸弟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爲不死者先生講
學鳳宇部卿年八十有二夫人李氏先卒于貫爲從表
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
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黃岩男二
人樗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俊孫
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
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

齒士獲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
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婿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
聾疾晝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城人將死無
日矣然行閒整整不見老人歎側態方意其雖聾眥
遽衰者兼還而趨錄事以訃至貫爲位哭失聲已乃
日先生既葬矣琢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爲蓋用其所
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顯于奔而遊于恬粹書之實以鳴其謙有韜鏞
槩若筌蹄鼓圖由聲震轟嚴器之頑者則用不兼

先生中身遒然崇廉發其和音不應不意不慮崩郊
卒死于滬鯈鯈仙華越人所嚮聆之維何匪孚用占
有封斯隆如車如幢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阮霞峽先生日序事古質合書不書詩何足工工詩何致實蓋兼學易原雨露
至事君交友之道一寄于詩何思顯家人真起徵世心照隱蓬蒿一錄姓莫大于此不知者以爲
聖人如粧如繪其耶

榮方先生文 戴帥集 揖文徵 與來遷民錄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壬辰門人柳貫寶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

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
奠爲文告之曰嗟誰寒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磨緇
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于心而宣于口
其最精者爲文詞徵于詞則有險有易得于氣則有
既遠向迷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攜挈將啓秀而揚非
駕方騁而遂踬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戶騑以泉
石爲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理草其遺筆攄物華于

方詩非遺矣一 外篇文
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熙瓊瑰惟遊尚之飄飄匪山
巔則水涯登曉交謝之二子溪有志于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舍宿草之資于是酌飛泉
于中嶼之東送夕陽于治城之西滙鍋仙之清淚聯
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
雖年耆而未衰屢風欻其名與駟玉軟而驟雲螭卞
吉土于陽岡壺十寤其若馳而揭德而振華豈承學

之敢私緝衆美而爲銘亦既琢于卷石之碑重斯託于僧廬并陳主而寓刺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槓之堪俟遡仙掌實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冤彷彿其來蜕于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淹于藥裡不揚于列星則恭爲茵芝耿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風靚矩矱寤仰光儀悲莫酬于樹飼淚徒沾于圭衣爰因爲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卮來格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宋濂

文學傳 • 嘗游浦陽人物記

方鳳一名景山 • 按陵君樓記尾題邑人景山方鳳記則景山當爲別字非名也字韶父其先出唐玄英處士千千會孫傅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掌山傅生招招生文過文過生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生揚遠字遐舉踈儁慷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二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論之殁贈大中大夫楊遂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閩門合人工於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爲親舊鳳因得見宜中二以策告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爲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睿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遏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願聆徘徊老淚如被一日復遊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特鳳問故則日予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爲暹國臣暹蓋古者文單國文單國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今爲其奉使上國重遏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泣下鳳亦泣因欲俱行無那人勸止之鳳尊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咏歌音調婁宗深于古今之感臨沒猶屬其子撙題其莊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

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濃富與東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奇傳壯其爲人自據奕後關異教者數十事以做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藁嘗字貴父亦精于詩無魏于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雛至老但語及勝國事悉低徊感慨其忠憤鬱抑蓋有不得于言者非耶晁元文類　卷四十一　十四　外篇文

稽人吳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會孫翁浦文天祥客也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思齊以文任入官爲嘉興平宋亡麻衣縗屨退隱蘇山中郭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被髮徉狂行肆于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羣之士而獨與風雅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寫照家貴有畢肖者易耳所難者傳生動所以洞冰雪摩霄霓方謂則金歷比德則玉亮蓋非大外猶絕。

右卿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修道先生胡公汲仲嚴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傳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嚴南有異才常遊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亡已而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顧世獨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嚴南

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云云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與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嚴南先生方公夙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弱冠兼舉章敖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覩之乃班固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窃覩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界之嚴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卽悉其指趣巖南退謂人曰明膚如吳其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慚極羣書至于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宇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

方詔卿述業卷十三 外篇 卷十三 十五

事翔嘗於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鳳歸來兮何極鳳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喝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及翔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墓我許卿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此皆王斌愛業爲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士未嘗不與之進云云

潛溪胡翰撰

振乃自力于學宗人幼敏家多藏名士大夫鄉先生方公鳳與謝公翔吳公思齊虞公集賢公又云公童時來游不處處或談名理及子今成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嘗作側聞其言有會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則嚴南所陶淑成就又不啻淵頴已也

胡翰 金華人

謝翔傳 輯宋學士文集

謝翔字皐羽建寧人也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侯鳳若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

王禕

蒲陽戴先生詩序 節王文忠公集

昔者蒲陽之言詩者二家焉 仙華先生方公諱鳳 卿烏
蜀先生柳公道傳方公之詩幽雅而閑潔柳公之詩
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
俱有重名于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
公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于是二公不
可作矣獨其學而昌于詩者又得吾戴叔能先生焉
叔能之詩質而敷簡而審優柔而不迫冲澹而不濃

元文類卷四十三 外篇文

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視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公
學於方公而叔能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蘊信不
可誣葢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于
漢魏莫盛于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湘陽之
詩實有之叔能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
其以吾言爲足徵也哉

遯本窮源。典型在望。學日烟墨無倩。在人驅
藥。

程敏政

方鳳小傳 輯宋元資料 雲南叢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卿唐玄英處士平之後遠祖逢
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子楊遠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二年
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有能名殁贈
大中大夫至鳳凡七世鳳有才學嘗遊杭都所交皆
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
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斿家教其二子大登
小登斿與丞相陳宜中爲親昏弟鳳因得見宜中三
以策告之雖不能聽奏補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

元文類卷四十三 外篇文

事迷寢後以恩校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
志從善歌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逐一發于咏歌音調
淒涼激切臨殁屬其子楊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
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葉二子楊梓皆能詩無
娩于鳳云

以潛溪傳爲粉本。
設賓父。尤乎眼猶出鳳。
意在簡嚴。亦卓然。爾雅不
。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於化城精舍且爲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道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所謂要其十霜露蕙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爲之愴然有感先生沒於至治辛酉之春而公之祠堂乃在後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于此者固已悵其妻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年而公亦沒其墓草之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年而公亦沒其墓草之宿與其墓之木拱矣三并舊文闕

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爲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豈不重可慨哉良既歷公之門而承其謝教固不得不爲之有感於斯矣詩爲化城所藏今其主僧若空將葬勤入梓以貽諸好事則夫朝誦而暮咏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堂廡之游戲或托物以寓懷或緣情以抒思或登高以賦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遭酋不惜夫室之空而躬之葬迫贊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戶屨以其得諸已者淑諸

蔡恩谷曰因文書之有感於文章而歸於文章之有感於郁郁先生而遠及後人之有感於師友之誼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巳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幃道左薄陳香觴之奠爲文以告之曰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之殊然所賦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少伸而其托之於言者則茂乎其可恃言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雖時世之遷更道風變而雅麗荷有道以爲之本根則由其緒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三致先生於方韜遺蓑卷十三并舊文闕斯可謂有志矣是以雖當巢傾卵覆之餘棄劒棄璽之際借鷦鷯之一枝會風雨之不蔽然猶以貧自嫉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爲緯或紉蘭而作佩詩眞帝於蓍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匡山黃則水濱故凡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遍覽以爲朝吟夕咏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堂廡之游戲或托物以寓懷或緣情以抒思或登高以賦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遭酋不惜夫室之空而躬之葬迫贊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戶屨以其得諸已者淑諸

人。亦既有以慰懌其心意。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
徹懱。暨晚年之放達。稍流酣乎酒醴。抹顙生以與俱
卧。匏樽而徑醉。較劉伶與太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
翁季。惟仙華之故墟。誠衆芳之所萃。當先公隱居行
義於是中。而栝蒼有吳。延平有謝。亦翻然而來。泝人
之望之要。不翅大呂氏之友朱張。方參居而陟峙。當
是之時。其嫺學之徒。惟嶼山爲可仰。他若田居子之
清醇。深梟君之精邃。亦皆可挹而可厲。先生之於三
公咸弟畜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永振岩南之里。豈
期人事之難常。滄桑之幻風雨。星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輝媚。竟
斯人之不淑。亦塵飛而烟委。嗚呼。繼今以往。典型日
以曠。達鄉學日以陵替。間巷何從而考徵。士子何從
而淬厲。將見黃鍾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
閒。且交陳而並興。某等之於先生。豈以姻親而託交。
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誇從。豈以友朋而徒
趨。咸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鄰燭之輝。不
照泣麟之淚。當璽車之既駕。痛若人之云逝。託鶚泰

九泉先生。良名。而軼其文。甚以爲憾。今年冬。於
吾友傅子晉物家。忽得數集。一本內有祭方壽
甫先生文一通。書柳箋。以行。如蔑百朋。
急謀梓。商扃。尋貶語。復。而。
僭也。讀內。無不知名。受業於柳文肅黃文獻吳
文貞三先生之門。豈得其閫奧所著有和陶集。
春秋經傳考。九鎰山房集行于世。後。刪不能世
守。失其藏板。自是廣。慢。散。非復人。間有矣。不意
傳子於一村人家。得之。雖。散。逸。過半。亦。蔑乎有。

以陳說。尚愬瑕而鑒記。倘

方生含弘者。教行孝義。好古文辭。嘗覩其家部
卿先生遺集。殘缺。聞永嘉與寧波黃黎洲先生
處。尚存原本。欲訪求之。以道遠且病。未能也。其
家失分內外兩編。凡諸先賢與部卿先生往來
詩文。斷片語。隻字。悉爲採入外編。因見目録有

什一于千百使人嘗鼎知味也嗚呼文章光怪
物一落人世便有不易泯沒者特繇人好之耳
大一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猶
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
之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今舍弘方以不見
好之而枉人之家忽若假乎脩子而
戴先生文爲儻而所好非其酷好之則驗耶然則舍弘嘗然歎其
來前非其酷好好之以力辟四海九州之寥濶斂宮
所好好而加之以心存無異則詩之爲道安可謂古今人
虎室之險阻無不可探取其奇物況四明永嘉
不相及哉況於宋金元明之詩而其義尤著焉世
之論詩者溯唐以詩賦取士故唐之詩爲獨盛夫

御製詩選序

生民之始禀二儀之精含五常之性而其理具於
一心人心一靈日出而不窮詩大序謂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非聞明廣延言志之義而歸本於心者
其意深矣一時運推移屢變其言之所發雖
殊而心之所存無異則詩之為道安可謂古今人
不相及哉況於宋金元明之詩而其義尤著焉世
之論詩者溯唐以詩賦取士故唐之詩為獨盛夫

唐之詩誠一矣若夫宋之取士始以詩賦繼至貼經義而詩賦元祐初復其舊大略如宋制元自仁
主經義而詩賦元祐初復其舊大略如宋制元自仁
之其後又復與經義並行金大略如宋制元自仁
宗罷詩而存賦明則詩賦皆罷之士於其時以其
餘力兼習有韻之言尊之則易美兼之則難二而
其至者亦往往比媲北宋而追三唐豈非人心之靈
日出而不窮者歟此又可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朕夙興夜寐永圖治安念養士育才國家盛典考

詢事曩代良規亦既試之制藝使通經術兼以論
表判策俾達古今而於科目之外時以詩賦取人每
當省方觀民之行止之所進詩賦古文止聲噯觀停
舟近閭親試而按其尤者亦多矣蓋舉斯世而措之
禮陶樂淑之中被以溫柔敦厚之教故所以奬勸之
者靡弗至焉近得全唐詩已命儒臣校訂刊布海內
由唐以來千有餘年之久流傳自蕃朱見之書亦可
謂斯文之振幸矣遂又命博採宋金元明之詩每代
分體各編自名篇鉅集以及斷簡殘章罔有闕遺稍
擇而錄之什之剖劂用以標詩人之極致攬後進之
見聞譬猶六代遙奏八音之律無爽九流並溯一致
之理同歸缺則唐以後之詩又自今而傳矣夫詩之
日遠而日新如此而皆本於人之一心孔子云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之言詩法也即心法也
子夏味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二子者一以文
學列於四科一以多識得聞一貫朕於是有以見夫

天之畀於人者此心此理隨在流通願學者謹其
所存而審其所發將以上達夫大原大本而充廣
乎萬事萬物豈惟詩之為道也哉

康熙四十八年五月

遊仙華山

齋孫光炳謹校

仙華盡萬仞我乃躡其東日夕與山對令茲踏玲瓏
起左信奔鹿嘗前任啼猿大嘯崖石裂一覽天宇空
蒼松飽風雨絶壁掛老龍樵斧不得睨撫根慰吾躬
遂戢軒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鼾一以遺千載悲遺弓

猶傳少女童綠玉爲官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衷
我來重懷古攬滯臨西風何當剌飛流一洗磊磈胸

曾濂曰謝翺仙華山若芝拳擎空而立吳立夫稱如芙蓉翠建又如彩鳳騰青壘宋拱聯來景濂稱如旌旗如寶蓋如鐵馬臨閱甚此詩峻拔跌宕簡秀開美不足對副也

鹿田聽雨

禪棲投倦客山雨起更闌窗葉散幽響石林生峭寒
洞深猶暗瀑江遠忽風湍想像雲蘿外應宜晚色看

阮葵嶼曰清峻張夫子曰芊眠冷麗如瀟湘夜雨詩韵不知是泉香花香

東陽進民某山子　鳳著
　　　

其六

[illegible]風聲陽司晨雞鳴丑蚩蚩取人偕亂蝉合緘口

其七

[illegible]利人蜂蝓偏害物利害夐不同共間徼添忽

其八

猿啼不覩窗牛馴常露地伏虎與降龍此理元無二

其九

解牛中肯綮祖馬外羈韁貞從卬得三昧竟到形自忘

其十

饑討蝉隙地蛙井爬尺天那能致廣大此道誰爲傳

舒以

先世嚴南老人遺集根联開四明黄梨洲先生家藏有原本因往求之先到司上甲范氏天一閣不得承萬開遠先生子劝受學兄教詣慈溪鄭義門先生蓋以梨洲遺書與鄭氏其紹目上不載兒其別目於鄞民任上林之右石[illegible]

誠詩十首乃至元二年丙子春昕江傳公習采集孫公存吾編類學士虞公集校選者也未復

大幸於

聖祖仁皇帝御選四朝詩內得方鳳仙華山鹿田聽雨諸詩不禁欣然雀躍曰老人原本雖不能得即得只一首亦爲不虛此行況十首乎況而上

叩

御選乎是則聲聞於天矣其爲老人幽德之輝光

後詞之榮耀者爲更何如也願義門鄭先生曾
誦舒曰梨洲先生宋元文集抄於昆山徐氏今
既有其目元本自當必存候萬同遠回日致詩
求之切得也而尺鴻吳先生尤極愛重之各以詩
曰某浴會城交遊有人必當爲君覓之洛以詩
文遊聞帥爲書淳安方文輈先生於戲誠如
是言則原集之可必得也有日矣諸
先生之嘉惠自當與老人並垂不朽矣於是幣且

告歸以餼好事者令長兄勉齋先生倣證將曾揭
士錄示并錄
御製詩題序文老人野服致辭誤十詩并附錄詩
文因謀付梓以爲將來訪求之計命舒讀其始
末於簡後俾不忘所自云雍正二年甲辰三月
朔日乙亥舒位識

宋高士方韶父先生遺集 卷末 目錄

東陽遺民吳山方 恩綦
秀水後學梅塵曾安世輯

跋 凡例
十五世孫 允頤校
舒位 倉訂

也後世學士大夫亦往往釋戀簪纓娛情布素若
而人者蜿蜒淤泥之中浮游塵壒之表其可易之
忽之也邪于是鴻裁賡歌擇野服之尤雅者凡十
六條定著爲兹編使大山澤之癯習之可以耀潛
德鶚紳之家得之可以斷清儔郎兹編以盡野服
而野服盡于此矣屬識

臺笠編撰

臺笠編撰注曰臺夫須也編撮綴

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摄其髻也

鹿裘帶索

高士傳云樂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荅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終不能敗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于世

不借

貴溼遂相與誄之臨邛賣酒令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其父其父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刻而

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鶡冠

子略云鶡冠子楚人居于深山以鶡爲冠著書十有六篇號曰鶡冠子

犢鼻褌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悵與文君謀滇以所着鶡裘就市人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吾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

古今注云不借者卑賤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于人因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嬖不借視

朝

白接䍦

世說新語云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草裳

汲郡雜錄云孫登字公和西晉人無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短衣

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聚芳圖百花帶

九華半臂

雲仙雜記云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于自

高士春秋云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

王績南園其形狀名狀著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隱士衫

梁祖應陵記云成芳隱參林山劍苧織布爲短襦寬袖之衣若以酤酒自給則隱士衫

樹皮芒鞋

大唐新語云朱桃椎蜀人也滄洲無爲隱居不仕秩裹帶索沈淨人間寶貴爲益州閭而名之遺以衣服遍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扇秋衣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無所受織芒鞋置之于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競取來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九華半臂

雲仙雜記云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于自

綾半臂號曰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青笠綠蓑

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飛雲履

燕人直說云白樂天燒丹爭予廬山艸堂作雜雲煎元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雲飛藥以四選香振履則

如烟霧乘蹻着示人輕舉道士王旦召之不至旦自往見于庄雲請不

負上若朱府英

減樣方平帽

瑣碎錄云羅隱帽輕巧簡便皆效之謂之羅隱帽

減樣方平帽

太清樂

清異錄云臨川上饒之民以新智作雕骨紗用綠蒸骨相兼織織夏月衣之

凍雪

叉鞋

余游浦賢道舊不可得爰寫書知文堯兒輩辦訪之乞兒都從書牘頗得方韶卿道集數紙衛余閒其跋知出同里曾秋岳侍郎昔所紙藏皆北遊便華山遊寶掌山寺照華山招隱三章予出仇仁父詩序一篇及謝皋羽寄星二律柳道傳芦振菜端詩與已刻存雅堂藏

襄中吐舒服攷士大夫諫併識爲所未載亟錄以貽
先生尚孫諸生兆烜太學生舒俾刊入家乘並正二
年花朝明泉暨者秀豫甘安世跋

方讓齋先生私謚議

清陽稱忠孝節義文章理學之區要其遺澤不絕如
綫之緒于陳梅侃王以下開柳巽宋歆之風者厥惟
宋遺民部父方先生見安所爲校集題詞及浦陽文
紀序中評矣雍正甲辰春先生十五世孫舒走千里
謁先生墓以謚詩歸偕兄先炳合刻之取潛溪跋中語標
曰宋方節義先生遺集而以書屬安爲私謚議安惟
先生之在宋以一國子生三上書權相不見聽宋亡

年未四十而丱心行遯與皐羽子善輩以志節行義
相高駿爲詞章探幽抉奇淒楚纏結當時襲聖予開
評之曰由本言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
地不在古今其高蹈遠引子黃文盛潛不得從
周大夫之後晚乃于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柳文
肅貫曰悲天末之回風折瑾草其遺誰哉登高恍懷
或弔古嗟咨或蹲踏而徙倚悶悶若長與遺黎共太息
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至宋文憲濂稱其終身

思宋一飯不忘每讀父之帆渤泗交頤世稱師義之士今讀其詞仰其義不負心行吟嫡躅懼富貴之淫我輩饑寒困頓以如飴歷乎四十餘年之久而無改亦數百年而如見焉此山崩地裂蒼松勁柏之挺然于氷雪沍中也文山登山易地皆然其所以致同尊之廉以成數百年尊賢養士之報立文章理學忠孝節義之則以淑其後之人者豈不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溟渤人間而必俟標之而始明哉雖然

不必標之而始明者先生之人之品而標之而無不以爲先者南海北海千古萬年同然之心也而又何不可以爲先生私諡哉遂書以貽之是歲閏四月三十四日月泉吟者秀水後學曾安世拜手撰

九華詩集一卷附釋希坦詩一卷

（宋）陳巖撰

清鈔本

九華詩集一卷浙江鮑士恭藏本

宋陳巖撰。巖字清隱，青陽人。咸淳末，鷹舉進士不第。入元遂隱居不仕。築室於所居高陽河，日嘯歌其內。出則徧遊九華之勝，至一處則作一詩紀之。名九華詩集。前有至大戊申同里方時發序，稱以山之東西繪爲圖本，攜入於梓，與遠方朋友共之。詩人陳清隱吟咏有舊版，兵燹不全。此二百一十篇乃掇拾於散佚之餘者，捐帑重梓，俾詩與山相照耀於無窮。是時發本刻九華山圖，而以巖詩附於後。今圖佚而詩集獨存。篇數與時發序合，蓋猶原本。巖以大德三年己亥卒，而時發序作於戊申，則巖歿後之十年也。其詩皆七言絕句，凡咏名勝者二百七首，咏物產者三首。九華山自唐以李白得名，詩家多有題咏，而取泉石洞壑之勝，徧加品目，實其備於是編。其詩亦俱蕭灑出塵，絕去畦逕，有高人逸士風格，不僅足供山志採摭而已。集後附釋希坦詩十一首，乃後人從池州府志錄入，中有可與巖詩互證者，亦並仍其舊存之焉。

序

九華迤陽蘇塊也山有九峯
名之唐李泰伯有詩在九華
蘇來詩亦九芙蓉之句最是
夢有分三氣靈山開九華由
得罪地故山重與莞生衆
吳北南西三方皆是萬壑千
衡嶽廬華皆崇高渾厚其最奇者莫如池之九華歙
之黃山指之仙都溫之雁蕩蓁之巫峽此天下同珍
之者皆共歸言九華奇秀誠爲天下第一劉禹錫第

過江上以詞九華奇峰自是造化一尤物爲李太白
杜荀鶴羅隱貫拾遺滕子京王季文讀書有堂林浚
金地藏昌雅川貢奎修煉至于滿逵王介甫張于
湖等吟咏歌記散出于郡邑誌書者不一予世居其
下雖足濟勝之具坐臥偃息獨專所好兩携朝晴嵐
光暮澗旦而祝之入吾窗戶矣衆流耀日杉影舞烟
盡而封之掬吞將遐矣月明窗吹雲擁棟唏夜而歸
之遠吾几席矣故以山之東西繪爲圖本續入於梓
與遠方朋友共之昔詩人應清隱巖負其禁山衆水
之趣過遊歷覽陰吟咏九山中草木羽毛之名品

泉石巖洞之靈異煙霞風月
中皆得其事迹景物之真盡
歷目所覩概也詩有舊板兵
乃余掇拾于散佚之餘者也
乃有教之山山之有詩猶天
有日月星辰之光彩人
有衣冠珮玉之文華也苟或
之恨乎特捐己帑而重梓之
窮云歲玉大戊申仲秋之吉
同里方時發撰

二

傳

陳巖字清隱青陽人自號九華山人博極群書負用世大志當宋末屢舉進士不第入元遂隱居不出時元世祖徵求隱逸乃汗浸江湖以避之及老始歸青陽築室于所居高陽河有樓曰溪山第一樓有池曰臨清地有室曰靜觀曰燕居日嘯歌其內出則遍歷九華之勝至一處則作一詩以紫之名九華詩集又集杜詩為風雅集同里方時發楊少愚序而傳之大

宋 青陽陳巖 清隱

化城寺 原注禪衆起于唐梁上植茶異于他處皆自新羅移植

匝徑茸茸菜甲青遠池艷艷藕花明四方柏子尋幽

化城池 原注寺前植蓮于中

踐多少空山振錫聲

半霄亭 原注在化城寺之中遠疊石危峻縈迴為遊人想見之所

簇簇青蓮滿壑開老僧誇說舊栽培塵埃不涅花心性淨客原從淨土來

望江亭 原注半霄亭上視長江時下

裊裊長江浸落暉水流不盡覺雲稀登高忽動離騷恨無奈山川若要詩

地藏塔 原注化城寺東南九十九步舊傳地藏正元十年現塔放神光照耀如晝因名神光嶺 原注化城寺東南二里方時發楊少愚序而傳之大

塔影地藏指點處是雲衢若為遠入雲間

八十四級山頭石五百餘年地藏墳風撼塔鈴天半

語衆人都向夢中聞

笑指亭 原注在化城寺之中遠疊石危峻縈迴為遊人想見之所

多少人間狄路偏山川還是舊山川淡然忘笑菜忘
指嘿嘿真成第一禪
李白書堂原注龍女泉化城側
蘭芷春風滿地香謫仙昔卧白雲鄉山間精典今猶
在落月時時見屋梁
神光覺原注發光如來臺上金地藏遇神之後
眼看恒河幾劫沙隨身鎖子骨鉤加頭頭閃閃神光
動無盡燈中轉法華
南臺原注金地藏禪女火檀信過之地藏遇神之後忘仰這菩
舊日新羅國裡僧山裂間散滿百千燈只將一嘿消諸
二
妄塵透禪機最上乘
要坐巖原注地藏坐處南金地藏而還當揚
掠地霜風黃葉飛山人要坐已多時但知六鑿俱通
遙不着支牀舊有龜
白蟻穴原注白蟻甘金地藏居山掌徒日衆因次上得
起之時和尚
炊沙自昔終難飽坎土于今乃可餐翻笑青泥變青
石糕原無分啜仙丹
龍女泉原注龍女現云金石下地藏下居方善遠汲俄少女出
有泉因以手撥石泉果湧
祖師正渴山頭水龍女俄分海眼泉萬事不離無始
定南北東西路各通
會仙峯原注中峯側趙知微常宴群仙于此
仙袂飄飄掃翠顛知嶽来此宴群仙人間風雨山間
月始信仙家別有天
大還嶺原注中峯下知微煉丹所俗呼大灣
龜腸剜盡不緣飢窪骨生来豈解肥煉得丹成生羽
翼山中無復趙知微
斧柯爛原注中峯下仙客圍棋方終無人斧柯已爛
偶爾觀棋忽爛柯豈知勝負是如何歸来笑問人間
事恰是人間勝負多

甘露泉（原注中峯上泉味甘美如飲流溜舊有人疾或曰在雲門寺北）
山接靈河雨流長松間石上瀉天漿幾思吸飲清玲
味洗我一生烟火腸
漸漸水（原注中峯北西流或盼或泓散落石上如細線散漫漫然）
危柱枰枰曳素絲水散還解發天機風来未定風還
住恍訝山中鼓瑟稀
飲猿潭（原注潭溪上源漸漸水流向中峯北直下還為潭）
月照秋空風滿林孤猿渴飲碧潭深我今忘我兼忘
物兀坐怡然不動心
漯溪（原注飲猿潭水西流為溪）

摇摇曳曳水西流風定波凝不起漚倚岸人家墨散
住塵埃終莫污沙鷗
龍池（原注山之絶頂四壁峭絶屬天自五龍池合流為千尺泉注池中瀦漾黑如而碧噴沫騰沸秋霖數丈寒氣凜然潭深民田千畝頃）
噴瀑喧砰無已時驚雷出地怒濤隨水從千仞峯頭
過過險應成一段奇
五龍灣（原注龍池上源五龍相貫池方而平）
石骨分開四角稜日華磨透鏡光明水流圓折仿方
折忽作鏗然戛玉聲
千尺泉（原注上下二泉全規詩料甚多）
下臨無地上連天中有飛流湧滿泉今我不圖今日
到詩成要檄兩龍眠
弄珠潭（原注龍池下既碧且深有耕夫宿山中之有龍驤者）
交覺光彩洞射溪谷熹視之有龍驤者
玩珠
龍抱明珠出岸隈夜光草木亦昭回叮嚀莫向深潭
瞰恐有人從領底来
綺霞峯（原注龍池東瀑布直上旁眺巨壑杳杳冥冥）
森木尤芙翠霏回叮嚀莫向深潭
欲誠晴嵐態度奇直須待到夕陽時同光倒影山如
染狀出餘霞散綺詩
龍池菴（原注龍池北唐時僧神類所居）

惠崇往矣遺蹤在時有風来撼古松想見草菴無恙
日月明池上獨支節
花塘澗（原注龍池西其水来自放生池蓋伏流而下地藏時雷置水）
寺所（原注龍池西北唐）
散香花隨流而去
疏巖剔鑿空王宅金碧光中開寶坊日日散花方丈
裡山門流水例沾香
鳳崖巔（原注東藏源西北又名鳳棲峯麓舊錄云在東藏源南）
望望梧桐一刻齊山深豈是鳳来棲只今吾道非耶
是更有何人歌鳳兮
碧桃巖（原注鳳棲峯下昔趙知微植桃千樹于中峯當春花發率注其下花皆碧）

色疑有道
術變易

自要貪閑非避秦洞門隔斷世間塵山中不置四時曆
開到碧桃知是春
定華觀原注縣東北在藻溪東歐陽詹建廢錄云皇
崇教院
五百年間岸谷移邯鄲枕上夢回時見葵燕麥玄都
觀好題劉郎舊日詩
浮桃澗原注懸水西南昔趙知微種桃千株于
中奉之北鄰人手澗下植桃有致富者
廬山重奉曾栽杏鳳嶺知微亦種桃怕有人來問前
六
古澗中不肯放溪勁
懸水原注縣北里東支峰翠屏橫截萬重
天懸水落成雲玉
永來作閒窗夜雨教
二神峯原注縣南高下天池
日夜雲間噴薄鳴玉龍千尺繞山行滿天鴻下銀河
立秀出人間棟梁春
呈鳳嶺原注縣東北里如鳳棲二峯之
伯仲治然意甚真脅肩諂笑捐親雲陰解駁排空
綵鳳飛來似瑞呈飄飄五色錦衣明
定德觀原注縣南臨上者老云古有鳳
棲之故觀于朝為群鳥
人乃合之
知不入鴟鵂

伴要向朝陽數一鳴
協濟祠原注縣北傳神姓
水流無限白雲深勝迹靈光古到今第一溪山神下
宅慧有歡酒勸家心
芙蓉館原注縣中林令奇之所建
拂塵留詩墨尚鮮如今屈指五年前直須強健常來
北到老寧消幾五年
澈清亭原注縣北清溪流
燈影昏昏枕半攲此清原自少人知水聲到夜渾如
雨聽思過于聽雨時
少微峯原注縣南峯頂有石
隱居不惠不夷間拜鶴山中驛使還身遠猶嫌幾千
里少微星影墮空山
碧玉泉原注縣東流出少微峯北石崖上澄碧如玉不混
盥玉含暉一水間碧光炯炯照人寒却疑洗出荊山
遺書烹茶于此
璞若有瑕疵試指看
點墨原注縣東永上石方平泛級如墨昔仙
榮榮無塵一石平向來此地步虛聲薛蘿令統空山
人石今俗呼仙人石
裡十古清風實子明
天香嶺原注縣北少微峯北卧雲巷前下即費徵君
隱居昔少微先使峯駐卧雲巷前下即費徵君
天香嶺原注縣北少微峯北卧雲巷前下即費徵君
忌

日邊有詔起徵君遠望長安隔萬雲一炷清香天在上
徵君只欲斷知聞
風輪石（原注天竺有此）
我心匪石不可轉有石當風如轉輪何物山靈能薄相
工夫勝邦斷輸人
昇雲峯（原注少微峯東四山雲氣無不先自此）
（上有小峯如羊角故名）
即兩
雲本無心盡日閒溶溶史史不離山忽思去作人間兩
騰上虛空一鉤閒

翠微峯（原注南旋烟昇雲峯下天香朝暮如一）
嵐氣陰陰淺色山史分黛墨墓添松翠冷沾襟袖間
野螺峯（原注雙峯南北落狀如螺）
野螺側向空中立回旋索成翠甲長沫霧濡雲真得
計魚蝦舊侶莫相忘
臥雲巷（原注野螺峯下黃徵君舊隱）
一日自縈手蹤高僧圍陸之越三日而化狀塔華詩社僧清宿存
亂雲堆裡酣酣夢人在清泉白日閒
勝擾勞生非中
滯有官不換此身閒

野寺荒山澗水濱古藤翠篠自梅春僧閑晏坐無人
到內保禪心一味真
滴水巖（原注保真院東仰望巖溜地）
（空而下下有石窪常承其滴）
照溜常穿石眼寒蘚紋如繡不曾乾山頭一滴曹溪
水山下人人仰面看
巖泉（原注保真院東北泓）
（潛碧號保巖泉聖水）
月光泉眼湧虛明澄碧無瑕注一泓大字石間標聖
水只緣徵底是真清

煉丹井（原注卧雲巷北葛稚川煉丹井）
閒中惟有高低桃老去寧無內外丹千載雅川今往
矣誰言古井不生瀾
雲外峯（原注雲門西畔煙嵐鬼）
（縈子京書堂在山之半）
聳入雲端一壁青地高轉步即天京有人著屐衝雲
去但見雲從脚下生
諫堂山（原注因子京書堂）
（高後屬當氏今屬吳氏）
華萼莎草藏風長二百年前一諫堂諫堂舊地幾蓽新
主諫堂名字愈輝光
（原注雲外）
滕子京書堂之半

雲外峯前結舊廬胸中經濟眼中書兵閒一笊同鞍
馬不記深山葱悵盧
枕月峯（原注翠微峯四甲中曲狀如石枕每山月初上跂跂然從峯而出）
層崖抉霧月蟬娟金背蝦蟆石（乳）眠笑問月邊人在否
中宵有夢到釣天
思賢巖（原注山北保真沈東自天香嶺沿溪九曲入至臨司諫書堂基址猶存故號思賢巖壁有衆名賢題）
諫葉成埃兩鬢絲秀槃在澗倚天知巖前風雪行人
耳便是襄陽墮淚碑

青峭灣（原注天香嶺東北柱五峯分路）
石磵竹岡無盡時上難着腳下難窺平生所性佳山
水烟雨中行不廢詩
處士巖（原注臥雲卷東北相傳有處士居山手植松相在焉）
海先生杭元正逃禪
踏雲牆（原注雙溪上華池下）
飛雲鵲鵲出從龍遍爲山郎辭歲豐雨到足時雲自
飲有功及物不言功

羅漢然乳滴凝結如羽蓋幡有溪雲徑出僧人閒遥之再（再）
雲巖洞（原注雲門峯南池在絶頂）
伴去去來來自在雲
天地峯（原注雲門峯南生冥鴻露寢往往）
春曲山阿路窈深春風隨地散幽芬洞中仙客誰爲
雁浴鷗梭水影平菰蒲芙蓉遠波生冷風颯颯山前
起應有天仙下濯纓
吳氏新城宅（原注蓮花峯西月窟花蓮花幽田光洞清溪之側有壺天
漢教西去疾於雷山龍雲根翠戶閑杜郎幽尋三千
載壺天月窟久曾來
新城精舍（原注唐刺史
吳器高築）

朱虔碧元粉牆園花舫四
宅喬林景物兩芳菲
翠光亭原注吳
無笑張奉旗無
呷呷波間錦羽明地無塵
子來與山家注水經
源清莊原注
軒取吳氏別
源清則派
湊入方池一脉泉泥沙不
影白露風標是水仙
王季文書堂原注
龍洋風雨不
而鄉人
龍頭蕨原注頭
尋歸山梁主
對客談論
記
池有事
泉環繞池以名其
流沒民田甚廣
作記
奉
可逃尋與回天上張公
雜性中天時時自照清
三

要學騎鯨主簿仙休官直上九華巔我來細讀碑間
字風葉時時一颯然
頭陀巔無相院原注
書堂僧即
頭陀巔下招提境畫閣干尋度竹遊客驟來還倏
去看山輸與在家僧
金沙泉原注
陀巔前
金能生水水通金本為源源遊化心幾許碎金隨水
出救沙終日若為尋
秀綠亭原注在
之旁
頭陀巔下
水綠繞千山秀秀攢眾
峯一嶺
吳氏南莊前後沒二
曾看雙峯老子詩秀攢綠
畫史蕃幽亭相發揮
雙峯原注卧雲巷來
流為溪為二
仙洞深沉杳不扃層巒叠
石皆是前朝嶽降神
虎頭巖原注巖形如虎峯南
三游洞原注洞深邃奉下
其西
鄉萬古春有路盡通塵世
清風披拂蘇若痕洞裡仙
下視眈眈猛若神世方重
刻及輕身縱教是虎真非
峯挿天青蒼雲常抱山頭
北嶺巖雙現其泉
神落境之地
客未遊何揭是三人
十丈洞原注洞深邃奉下
森秀前流一側
洞如覺注
無中岸
水從洞口瀉玻瓈松檜林中日影依勝景略無人避
世始知不是武林溪
上下峯池四下原注雙峯
聽鍾喫飯東西寺試水烹茶上下泉
在摩挲若薛日西時
合澗水原注雙溪上
流而出
澗分南北兩源通繞轉春
山翠羣重偏爾混然成一
池二百年來人迹

汾湄湄東去共朝宗
獨秀峯原注華池上孤峯矗東
一山獨出衆山中日照烟浮紫翠濃山不爭高人共仰
爾多岳埜儀相從
雙溪原注上下華池之間其源自二水來從翠巔頭相逢瀾谷邨同流冷光如鏡清人骨
珠借山閒六月秋
清漪潭原注雙溪下其水清且深
水出雙溪似鏡平榮迎還石自成文眼明波上誰相對只有飛來白鷺群
清隱巖原注雙峯下劉世珠卷側世珠名友書扯尚存嘉祐無考
朝士來爲隱居
姓名亦刻于石
一生不買真清譽平日不歌招隱詩底事琢山成大
字有名還被衆人知
劉世珠卷原注東北傍雙峯真
亂草枯茅町疃場寒風搂地日荒荒有未提起山卷
詰又是先生杓骨香
翠蓋峯原注蓮花峯北頂有石
峯色蒼翠點蓮花名石蓋峯
烟除亭亭出古崖幾層翠蓋倚天開鏗然風度林梢
過知有神仙玉珮來
上雷潭三級亭原注千佰廣修院側叢薊左界懸流
水沫拖來驟出奇滿空灑下雪紛披雲端驚見雙峰
面恰是僊人剪水時
下雷潭雪浪亭原注三級奔流湊合處
潭面應光涵日華水紋倒影射簷牙倚欄如在雲霄
上俯看紫風萬雪花
瑯珞亭原注雪浪石而下如瓔珞然
花花結結淨無塵邦笑莊嚴未是真五色明珠光照
水湛然清淨本來身
廣修院原注舊在觀音像側今遷在三汲亭側
別去拈提恰十霜幾番夢到五峯堂
及對佛前燒結願香
蓮花峯原注東南接中山西曰蓮花山東曰蓮花
風動雲開淨客顏三十丈石錦斕班淙流不是花間
爰擢出天河綠水間
翻溪原注水西流蓮花溪
小溪忽有怒濤翻可但滄溪始足觀世事會心無廣
狹請君來此試觀瀾
濯纓潭原注溪上有廟
山深地僻人稀到安得滄浪孺子歌纓上本無塵可

灌莫將止水強揚波

安禪峯原注蓮花峯東梁林邊唐道
蓮花巷原注安禪峯頂道滑禪師歌江南美
庵流霧之子卷類易之今為福安院九
峯頂原注蓮花峯東梁林邊唐道
師居舊名蓮
福安院原注蓮花巷東梁舊名蓮
花巷原注福安院前經行剝鵲處
雙泉原注龍安山西二泉相去咫尺宜
和尚宮今安山北麓方池泉亭其上
高僧石賢奉注僧

山頭兀坐已忘年忽見孤雲兩角天但有圓明真寶
在是身何往不安禪
西洪嶺原注雲生山東北麓折數里通山西
冷屋棲雲是幾年嘆人履迹破苔錢不辭更入山來
處手種西方社衆蓮
門前葉斷人行寂歷山房晝永扁疎竹婉窗僧兀坐
灶香燕筆自抄經

柏根翻動一爐香白足高僧禮梵王還丁十方行腳
債邦來山頂放圓光
龍安院原注雲生山東北麓山西北麓
舊名蓮花峯頂道滑禪師歌江南美
之今為福安院
衆經中分嶺勢回數家茅店傍山開長風吹入松梢
去一斤黃對地來
龍安院原注西洪嶺北麓
舊名蓮花峯異批杷
葵草衰生伴棘薪古藤直上絞松身寺前寺後清幽
看山鳥飛來不避人
雙泉原注龍安山西二泉相去咫尺宜
和尚宮今安山北麓方池泉亭其上

擡泉湯出不多深兌澤相資互有心水淨苔嫌塵土
污底須吾欲濯吾纓
流泉原注龍安山西二泉相去咫尺宜
水源同出萬山頭上半支分各自流曲折繞從山下
去短長隨地弄輕柔
永安塔原注洪嶺上西
心不能安總是塵事孤塔鎮巖阿惱無佛力三十
行奈此丘蛇并鼠何
崇聖院原注西洪嶺西舊名慶龍
山形四抱水來前中有金蓮色界天清磬一聲偕定
愛一峯山鳥忽來前

起松岡靈徑舞蹈躋
遊遠臺原注崇聖院側翠屏亭西
揮面溪風灑灑清輕衫短帽御風行遊遊自是天中
藥不結沙鷗水石盟
翠瀑亭原注崇聖院前蔣頴叔詩有雲實落來
濕翠拖未覺染衣侍欄元坐移時偶因過雨添流
水憎重莽絲攲練詩
憂玉亭原注瀑泉側翠
丘中流水度鳴琴靜與僧房發妙音高下抑揚渾不
斷時時寫出昔賢心

未悟雌雄死結纓昂然對峙只
石盛氣飛愉不再萌
翠羽池原注碧雲寺下百
鴛央翠翎雪集其中又名鴛子湖
錦雞花鳴斕成文乘雁雙鳧雪羽紛同免王孫金鞭
子飛未飛去一群群
李仁文書堂原注時以碧雲寺
似搆前賢所文詩
劉相公寨基原注九子廣化寺上宋建炎間毀
世路荻峰內詩山中留客且伸肩竹林勝踐難相
山報書堂與張喬許棠杜進物行蹤遠車聲聽之不
起筍窟領雲筆為物外

採得松苓足養身仙家曲稻滿倉囷盈如山下人辛
苦五月青黃已糴新
碧雲峯原注廣福寺南其峰高峙上
瘦雲引我上峻嶒蒼壁如梯石作層袖得碧雲無用
愛郡將分贈住山僧
煎茶峰原注鍾樓其下則李仁文書堂
春山細摘紫英茅碧玉甌中散乳花六足禪床支瘦
骨心安不惱睡中蛇

鸛雞石原注煎茶峰下二石相對一起一伏宛如鸛狀

垂雲澗原注九子巷前上有瀑布如垂素雲
飛瀑奔崖色皎然飄空上下勢相連看来不是天河水盡是飛羅斤綿
石照原注九子奉側有石皎如霞南北相望有
刮垢磨光碧色深日華穿漏解雲陰十分疑是仙人鏡照見范范萬古心
天井原注石照側深如井
分泳天河入地深斬無射鮮泪泥塵仙鄉初不諳机事多少山間抱甕人
七布水瀑原注九子奉上夏秋暴注而高七數丈落崖谷
廿
地恍疑有路到仙扃
奚峯巷新羅僧建西立九子太素雲
江南九子雲深處六有新羅國裡人用夏變夸變夏世間畢竟是誰真
覆甌峯原注廣福院西峯扁有石皎如覆甌既
生鐵團團鑄翠巒一甌到覆白雲端甌中姓氏無人識應枝山靈靜揭看
廣福寺原注覆甌峯下本宋起田書堂舊名應唐時人所抄經今改寺中
五百年来見葉光劫灰難泯壁中藏山僧要廣人間
卅一
只緣南過水傾崖霍地氷簾數幅開始信人間真實相盡從無始劫中来
福海院原注廣福寺側有奇松九子奉下僧寺前舊主僧龍醫
風送香来草木靈壽松何事不重青日當亭午禪扉靜藥杵敲中霍夢醒
卧牛石原注福海院前形如卧牛正對雙峯居士程之基
石犀沉後波濤息石燕飛時風雨来堪笑石牛徒解卧山田無數牡蒿萊
碧霄亭原注前今忘不載
秋風吹上碧霄亭足躡靈河袖拂星雲影四垂天蓋地恍疑有路到仙扃
奚峯巷原注九子奉新羅僧建西立九子太素雲
江南九子雲深處六有新羅國裡人用夏變夸變夏世間畢竟是誰真
覆甌峯原注廣福院西峯扁有石皎如覆甌既
生鐵團團鑄翠巒一甌到覆白雲端甌中姓氏無人識應枝山靈靜揭看
廣福寺原注覆甌峯下本宋起田書堂舊名應唐時人所抄經今改寺中
五百年来見葉光劫灰難泯壁中藏山僧要廣人間
卅一
只緣南過水傾崖霍地氷簾數幅開始信人間真實相盡從無始劫中来
福海院原注廣福寺側有奇松九子奉下僧寺前舊主僧龍醫
風送香来草木靈壽松何事不重青日當亭午禪扉靜藥杵敲中霍夢醒
卧牛石原注福海院前形如卧牛正對雙峯居士程之基
石犀沉後波濤息石燕飛時風雨来堪笑石牛徒解卧山田無數牡蒿萊
碧霄亭原注前今忘不載
秋風吹上碧霄亭足躡靈河袖拂星雲影四垂天蓋地恍疑有路到仙扃
福長日工夫一炷香
沉機石原注廣福寺側超田所題時有打
忠誠為國心無累簡易臨民訟自稀與世相安真省事若為作意苦沉機
春陽臺原注沉机石側上有程穴尚存
富貴風吹一閃埃春陽尚得舊時臺老松偃蹇山前立曾見昔人歌舞来
東協濟祠原注襄城東南
新祠金碧照林丘十五年前認昔遊月桂山茶分左右滿庭花事各春秋
福長日工夫一炷香
沉機石原注廣福寺側超田所題時有打
忠誠為國心無累簡易臨民訟自稀與世相安真省事若為作意苦沉機
春陽臺原注沉机石側上有程穴尚存
富貴風吹一閃埃春陽尚得舊時臺老松偃蹇山前立曾見昔人歌舞来
東協濟祠原注襄城東南
新祠金碧照林丘十五年前認昔遊月桂山茶分左右滿庭花事各春秋

文殊峯（原注九子峯北形如獅子前即行道峯也）
佛法中存不二門空然洗盡意根塵山頭日月如旋
磨照見光明示現身
獅子行道峯（原注珠峯後衆峯羅列拱北辰）
佛力所至物皆化看取南山金碧堆林浮莽伏不衙
毒獅子皆曾行道来
採長峯（原注文殊峯後衆峯羅列拱北辰）
水合衆流同赴海山分一嶺獨朝天居高未以誇為
德日月領心斗極邊
羅漢行道峰
磊塊中閒忽洞開舊題字照蒼苔只言如我貪山
少亦有遊人先我来
黄宛城（原注碧雲卷北遠望大雲江）
草色濃于野燒痕春風吹面午猶天長江搖蕩遊人
眼與在悠悠一雁邊
海信院（原注碧雲卷今改名碧雲寺在西南舊名碧雲寺山門寺因其地瀕宋紹興中里人額）
来自青松翠作閣秋風吹帽醉醒閒紛紛遊眼處處如
海粟起毫端大抵山
碧眼碑（師錫振空石頭無路不相通俯看歷世三千
界總在空花起滅中
螺髻峰（原注碧雲卷西）
山無重數想蟠青直北孤峰最有情天巧總成螺髻
樣梳雲沐雨百嬌生
仙人塘（原注碧雲卷上有綠云在巖峯岩内上有石床并灶傳云仙人居于下又名丹灶菴）
陂塘一曲水泓澄山簇瑤臺十二層剩脉餘膏流不
盡芝田惹布歲常登
石屋（原注碧雲卷上山半内有羅介翁伯南居士等同遊題名介翁名大古宋紹定中以

嫩上雖摩霊裡床邦来山頂現毫光紛紛百歩倶馴
伏蒼蔔春風到處香
羅漢峯（原注在縣金地藏未化前名九華山）
其西地藏（原注地藏未化前名九華山）
貌清古（原注地藏未化前名九華山）
閲盡人間萬劫塵
坐凡凡真成不動尊
雲峰（原注羅漢峯南去天尺）
暗雨視（原注羅漢峯南去天尺）
詰朝雲出雨如傾
手望雲人要驗陰晴
有動皆從靜處生
西
眼石縫中閒旋出
白鶴廟（原注舉此項事）
廟貌森嚴屋枕崖
洗若有神仙引鶴来
朝暮相依五老仙（原注五老峯側有大潭西里余）
處窗外日高人尚眠（資聖卷朝與因上高僧雲譯開山于此）
忘歸亭（原注在資聖卷前面對五峯）
雨柚飄飄恍欲仙（原注資聖卷不厭程留在賛石南）
半醒半醉酒明船大盃一室都無
四海秋風吹戦塵有来濯足到溪濱
世酔杞流觴一笑春
石船澗（原注在招海西十里）
不怕掀天浪拍舂石舡繋在古溪濱綴紙水繞東流
岸猶勝虚舟誤觸人
龍游澗（原注資聖卷南麓流而下入嘉魚池說者謂嘗有神龍遊藏其中）
龍蟠水底安于命龍奮雲間便自神
決何須来往澗南濱
嘉魚池（原注龍游澗下入池中有石壁乃實子明李北文尽畫鈎蝦其水激之水湧多出黒魚或亢歳人乃屠大魚以祭之間亦與雲雨吟為仙人駐臺名祈雨壇在池深三四尺周四数歩）

不滿三四尺峻壁四合上有二水
奔為垂瀑百山東第一奇觀
客有忘形物我閒寸絲不挂謾垂竿游魚得計洋洋
樂人作西方丙穴看
祈雨壇原注嘉魚池前之石
萬感生於一念閒妝香驚起老龍蟠今年人協嘉魚
夢荒邨池前古石壇
普賢臺原注淨居院北
石臺宿草幾年荒不比維摩獅子牀大士向來曾晏
坐是身如電暗回光
淨居院原注舊在雙石上今遷于此
舊日禪扉松竹幽寺移西去幾經秋誰知一画枯茅
地曾是談經石點頭
漱玉灘原注雙石巖東飛瀑有戛玉泠泠之聲
永石相迭驟作激鏗然律呂自天成山中縱乏知音
聽亦有流魚傍岸行
東陽澗原注澗水東流石下澗
澗平如劃水流遲湛碧溶溶可染衣向石蘭邊人不
到月明風細一鷗飛
法樂院原注雙石巖東二十里宋紹平中喬令創
閣修類芭東二十里有巖岡前
無住師參第一禪指開古洞秀巖天柬扶西倒部休

緣白業青照眼波笑蓉此
去安得泰山態度多
菖蒲澗原注淨居院前雙石舊有基
澗中多有九節菖蒲其
朕外淳雲不數多只將無事養天和朱顏冤仙人
藥九節菖蒲奈我何
墨石塔原注淨居院前雙石舊有基
上唐詩高人許數而不作
無復晨鐘落政栽慧雲猶護法燈明佛乘大有扶持
力借塔雖敬不解傾
雙石巖原注玉泉峰下舊為淨居院紀勝石雙
有異物狀若蛇蟠石壁天流東傾下老僧云嘗
時一見色斑駁形長盈丈角執矣三十年
乃復入石巖中
閒里結人閒見在緣
琉璃灘原注在青崎灣東
青碧琉璃手可掬寒花都在雨中添高風不禁銀河
淚仿彿康王谷裡簾
磐雲巖原注雙石巖南峯圓云列仙峯側
金剛璀坐路不迷白雲翠巘一般齊我今要達參寥
境借作淩虛萬丈梯
老人峯原注雙石南峯如老人拳俗呼老
陶僕形容古貌渾宇運衆巘似兒孫流山太古萬萬

天柱峯原注五蓮峯如柱最西南峯勢聳
直柱虛空何不斜上通絳闕玉皇家若移此柱天西
北鍊石無功說女媧
思斷灿然不救燃豈知此柱固依然九關豈藉扶持
力肯信人間有扼天
閬齋書堂原注程滌有泉注寶帶盤在天柱峯前峯下
人生隨遇是行藏最有山靈引興長安得居鄉伯休
父再來閬齋舊堂
列仙峯原注天柱相屬
笑鬬黃冠高切雲前攜後挽互相親我來歷歷披雲

句我攲廢骨不栖詩
滴翠峯原注有三層煙令絕
春氣薰空草木浮綠雲冉冉起山頭嵐光泛翠濃於
染潤入衣襟冷欲秋
天柱峯原注俗呼高舍即天柱峯前峯下
石壁參天駐冷雲一教遨遊鳥忽驚人卷前卷後山如
舊杉相年采不再春
翠峯卷原注乾道中已入余志源因折柳漢逢
時屋山中數十年雞茅誅棘旋開田何須折柳漢邊
去招木寒林總是禪

遠碧巖原注倫之滴翠峯之五老雙峯高插
空洞玲瓏萬石攢中間逗入翠光寒人來坐對山無
語表裡盡明不礙觀
石牌峯原注滿翠峯西
山斷空青近玉京一牌就石琢磨成烟指露戟明如
鏡自與遊人記姓名
展旗峯原注柱峯側天
山形南去疾如馳高處展旗似龍蛇影動夕陽時
梅花峰原注展旗峯西

看試問肩隨是熊人
玉蕊峯原注碧雲峯玉蕊石叢若峯南列仙峯北其峯圓直如
蓋奎下有僧居
茹芝仙客老仙鄉淨盡人間粒食腸玉蕊豈能無用
處樂香與世熱黃粱
淨巾石原注玉蕊峯側帕山巔狀蕊如巾
炯炯豁開明鏡臺是中無垢亦無塵埃平生心事地常
如此何暇頻頻拂拭來
最勝亭原注玉蕊峯下宣和中曾令機夏玉光
狀詩惜了燒子仙人羅漢諸峯環列肇秀不可名
前植茶名麥冤香
烟收霧斂翠成圍來助幽亭眼界奇稍子苦于山栗

儘立枯梢帶雨霜至今陰極動潛陽不嫌孤寂無人
到一點春風萬壑香
鉢盂峰原注地濱南如覆盂
農家辛苦靳逢年誰似僧家飽飯眠曲得中庶為老
伴難
遯谷巖原注人迹罕到山來處處雲在東磵泉南麓
戛秋株根往往千丈雪中抽水雪而出
千古當曲一窖氷女蘿筇竹鎖寒陰仙人肯為遊人
出試問中間老許渠
翠屏峰原注雲外峰名頂峰雪西瑕方如屏州
制玉橫陳閬翠屏東西有路總堪登向來同識春山
面猶有蒼蒼九節藤
香林峯原注數里雲外峯西南隙風排修林異音開
靈性因號香林石塔多奇古僧墳塔竅其藥草稽始
旁則金光洞多花異木
幾許山花照夕陽不載不植自芳林楠一點風機起
吹作人間百合香
煎茶峯原注俗名子峰前汲地旋招遠泉烹茗
緩火烘來活水煎山頭卓錫取清泉品茶頻檢茶經
看古木無非有味稗
金光洞原注洞有穴可望而不可入則神光金色光照洞戶或擎拳暗仰
則仿佛見人像或謂金雪居洞中常有白蜂穴
神劂鬼劃劇幽深門外藤蘿淺結陰洞裡金仙十年
坐湛然認得本來心
黃石溪原注南近南陽峯
平田千畝萬山中水馭高低處處通黃石一溪三十
里暖風吹動稻花叢
南陽澗原注臥龍卷前入南陽古獻州境流
人家四散占荒丘曉夜悲鳴澗水流點點寒鴉來不
盡奈雲頹日古獻州
臥龍卷原注平田南陽里李常傳有志未逢宋
天船中泛州慕九華劉髮史丹居曰臥龍卷止曹
龍卷嘴
臥龍和尚
孔明西去終狄漢散騎南來莫逆唐同是臥龍殊用
舍古今易地而南陽
古仙峯原注玉臺北南有神仙經過接
日薄烟底莽蒼問古仙相望白雲端山中倘有安期
棗見取歸來當晚餐
古仙洞原注古仙峯下有石床石徑或溪或田石上孔滴涎
結成晶瑩彩遊者秉燭入洞窮之燭以入費疋
風泉藤蘿水舞岩洞門常開不常開草根滿地皆靈
藥彭祖僊佺曾到來

五臺明智院（原注古仙峯北書山之西舊云五臺院上有白雲敬若集賢華履隨
始五臺）

前國後隴盡紆餘嵐影光半有無山腳斷邊開古刹
五臺分布似連珠
（曹山延壽院原注王田莊來寺後有
王角泉本甘贊通書莊）
三角如泓一角鶴共間濁水照摩挲風幡不動墟烟
直正是僧禪定起時
（秀華亭原注曹山寺前）
寺山人指我秀華亭
瘦田耕穫並花明冷徑斜斜相葉青何處路通雲際
畫我今欲画恨無人
（臨溪原注聖泉院水如絃
出清溪八十里）

靜觀寺（原注山寺前老
打圍行城時時戰觸紙癡蠅日日
卧靜中回向此心觀
（聖泉院原注自臨溪至山南
冬夏不涸多產異名五色彩錯）
釋子親傳馬祖永枯慈來此卓烟
庵港碧中涵五色埰
（覽勝亭原注聖泉院前野堂
萱大卿平甫書扁）
亭中妙墨寿珍添得一番山色新幽坐看来如看
畫我今欲画恨無人
（臨溪原注聖泉院水如絃
出清溪八十里）

風信吹涼入鬢清悠然日送一鷗輕影綠色波光戈戈明
（觀音巖原注僧孝西北有石室感觀音現
佛身在光明法界中
（拾寶巖原注圓寂
一性圓時萬境通三生斯念墮真空如今舉眼無非
西南）
梵王住在光明殿萬寶莫同瓦礫看玉塊金沙隨地
有好来攬取入中單
（望仙祠原注即邑南橋滑
行祠入山西路）
嵐翠相迎一笑中窗然想見舊仙蹤紛紛雲氣逢某
裂肯靈初不為割腸
（白龜擺脫泥塗辱步入金蓮佛道場玉水迸流山石
白龜泉原注即靈源表
提刑甫書扁）

近日斷前山幾十重
訪山事原注仙翁側望
又捨十日作山行去路一程高一程三十年遊遊未
了青山應笑白髮生
蜜蜡巖原注蜀中化城西南四
逸逸岡巒迅下馳蒙回蜂結幾蛟螭終然鼓勇歸滄
海只待風雷借便時
龍潭刹泉院原注亭側山即四皐山也在龍
日涵林壑繁光疑草動花翻氣似蒸勝地幾開堪
遲數閒松屋住殘僧

曹溪原注溪風水西流為溪山西龍池溪曹
王溪○按此與泰溪合流出覺安院前之曰
王溪蓋曹溪環諸溪而成之也作詩題俱作曹溪和詩俱依

近水人家自是奇水成灣處處開扉波光一片青銅
鏡無數文禽照影飛
以上皆咏名勝

黃精出九華山舊傳金地藏自新羅移種至
此種之華芳頴其莖肥其色殷其味香
歙與吳

紫莖金粒動秋風三月腰鐮捋地空農事倦時天與
力扎春相繼便論功水南有
金地茶出九華山相傳金地藏自西域攜至者

永並夫葉帶餘馨細嚼能令雨
事會須添入品茶經
五釵松出九華山每枝五葉如羅傘蓋潛雄居頴書之又稱鎮山之寶尤異者全設
五釵松黛色鮮山家掃雪不成研
以上皆咏物產

用付與雲巢鶴仙

附釋希坦詩

題劉世琫卷

藏郝胸中萬卷書郝來山頂結茅廬當時若也窮鞿
鎖爭得高名是世琫

廣化院

路轉世多曲山登千巢重未滸走馬澤先看鷄雞峯
高樹出雲聲寒泉趁石春禍祥因覓句時復倚青松

福海院

路入轉幽處潭疑別是天蚪松雖變化半石尚酣眠
驟過一番雨鳴飛七級泉望中千點雪白鷺立平田

老人峯

二氣分時有此翁壽年直與太虛同想應徑傻千峰
上默笑人間說篾公

五臺明智院

時過九月秋來作上方進林疫霜凋葉鐘鳴風滿樓
五臺新月上一洞暮雲收奪利爭名者寧此知地幽

崇壽院

踏波蒼苔徑幽居在巔巔亭臺清映月松竹淡籠烟
佳客纔登席高僧忽起禪呼童急煎茗新汲白龍泉

曹溪

五水奔流會合通大溪飛過一長虹芙蓉面目重重
見多在烟霞變態中

金步搖

偶對叢條巧柳成動搖徐步寂無聲仙花不識與亾
事豈學吳宮響屧行

婆餅

綠柳含烟烟不消紅花噴火火無燒如何焦却婆婆
餅致到春風舌苦饒

華池

陽魂日運金烏髓陰魄時含玉兔脂一旦相交化神
二

水山中分作兩華池

李昭象書堂

廢興生死安安名山水何曾改舊清孰謂堂空人已
往溪聲還作讀書聲 以上池州府志

寧極齋稿一卷

（宋）陳深撰

慎獨叟遺稿一卷

（元）陳植撰

方叔淵先生遺稿一卷

（元）方澜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寧極齋稿一卷附愼獨叟遺稿一卷 編修汪加藻家藏本

宋陳深撰。深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今惟讀春秋編有刻本已別著錄。其易詩二編未見傳本。其詩則僅存此本而已。卷首有顧嗣立名字二印。蓋卽元百家詩選之所據。卷末有題識曰陳清全先生詩稾藏於荻溪王寧遠氏。泰昌改元八月十日。張丑敬觀。丑以賞鑒書畫稱。而不以收藏圖籍著。詳其語意。殆從眞蹟錄出歟。後附詩一卷。別題曰寧極齋遺稾。考元詩選。深詩之後附刻其子植詩五首。核之皆在此卷中。嗣立稱其遺稾若干首出於祝希哲手鈔。併錄鄭元祐所作墓銘於後。必當日親見墓碑故有是言。但元詩選題曰愼獨叟陳植。而此本乃題寧極齋遺稾。似乎深之外集。殊爲淆混。今仍題曰愼獨叟遺稾。以相區別。深父子詩。並春容閒雅。不失古風。然核其體裁。如出一手。且深詩中多酬應仕宦之作。與鄭元祐所作植墓誌稱其文行學術。結知於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將私淑其子弟。必厚幣延致者。大槩相符。而與深之閉戶著書者頗不相合。疑或皆爲植詩而傳寫譌異。誤以爲深歟。然如鞏伯秀詩。又似乎其時植年尚少。未必卽能作詩。別無顯證。姑存疑焉。

鍾山鄭元祐撰并書

故慎獨處士陳君墓志銘

張簡書

盧熊篆

吳有隱士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
脩行著生識先肇著書立言成遺庶幾乎古
先生有妻黨維私之契而先生長子三十年卒次
降屈年德時相過從高談遠論不絕口君有
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于士林咸方承
乎巨室大家將私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委
宰大所能致禮也而君純行篤孝每館授歸其完
又不但于中裙劖鞿若夫温清室廬則其上世敝
風:者一于滲瀹飲食之奉必君躬庖其珍羞儲雖
極貴而心以娛親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
寧無疾疢不如意者皆君有以致乎養也君既純孝
又能力學其為文動以經為準貫穿諸別集或兼若
以立言其為詩尤刻苦精練本之于杜而上之于
唐入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黃至于晝思之下磚裸
跣山林泉石幽窒塔木各盡其變態然富貴以招而
求之者雖百金不以予一葦黃之襟度洒落其壽寄
三牲之養以奉客亦必着膳豐美器皿精潔與人尤
重:諾然僅二子年之十卒于至正二十二年冬十
月五日君首娶費早卒繼娶夏二而男長訥亦既
有妻李子矣而皆早卒次謙尚未娶女二人長妙惠
適俞沂先卒次妙清適曹敬德謹即以君沒之十又
五日奉君柩葬之于吳縣靈巖鄉朱墩之原予之曾
大父諱德一配張氏大父諱遲配柳氏寧極先生諱
杲字子微配周氏君諱植嘗自號慎獨處士云謹乞
銘于予予乃為之銘:曰士而處矣久則當舉矣胡為
棄于父三世而益倡也身雖也而道則純豈得于天者
和嗇于人耶既以有行有言無淄磷矣其亦不朽有
堅珉矣何庸慟有弗信者乎

○ 數聯

○○ 我思古人

○○○ 望君庚之余最友也共好古嗜學與余同而天資爽朗過不可及暇日撰此辭道之衷有攀古人之寥寥兮夫何思之弗諼屢余生之獨後兮不得與之周旋嬉世而匆見兮徒增歔而永漢撫遺籍而重覽兮參斯聞之可寶彼井心之耽芳兮難亡而實存苟超風而遐舉兮尚何有於吾令覽元化兮無窮感祖業兮如駭余髮兮種。念像兮盤。馳賓軌兮遐征仰超煙之高軌兮聖言兮如元至道人如玄趣鴻濛兮何極窺詰莞兮無決款事余以適兮遵坦涂而容與惟諒友之昭。庶訂余之憤。嗚呼嘻嗟吾之人。患我無疆忽不見兮心之傷余之思兮曷去其忘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得

○ 古詩

○○ 送曹叔時歸淮東

義農去久遠薛風日以遠經秋幽吉千載望。漭。導其源百川始東朝我生壯願蒙望直織堅高鍼砭無良友窮居困煩黃東平曹叔子妙年振英翹令心默相契一詣神情超高堂奏綠綺長歌以學仙杳杳路方期梅琼竹歸秋何飄飄淮水白浩浩楚山青送迎相思意無盡贈子一長謠

重至寺拜檀林桂花

有桂生秋園園園擁雅蕊盛根捷幡錯華色深映萬疑怨鶯啼移迴與城石對寺有城石山有石簡裝灑清陰獨六合芳意西緘弄華翻廣寒肅金布如來香天堂氣翳成同。深月挂曲人夜祥起淨想解清遊時獨行真賞耐安坊華易殞落徒犯小心之蒼鶯始無塵映此分韻得高字

戍陽古城曲茂臺高不極何年創曲高結構半青山擁花檻白水環空壁美哉此王都一戰霸意氣何孫驕城石坐領國忠略遺趣朝空餘故宮先寂寂飛鳥高佳辰昭良友清觴舒頻勞夕風振叢薄鴻鴈中天旋永懷五湖客一新凌雲詩浩歌增浪詞

送祥上人無懷子帝學士

吳興山水邦有謫雲氣萃岡巒抱榮迎溪流瀉清駛遶遶烟中客綠渺雲隱寺根鍚起幽尋攬秋掇遐步是時秋正中頒朗天宇霽明月射神珠光彩離自閑漁歌和

道香茶经说出事欲从煙橋遊若為屋鉄禁施衆金城
英歸来雲屋蛸来来白黄花国風為送寿

次韻陸承之虚紙物情閑有珠亦谷疏時急送
鸚鵡晨先鳴絡綿夜虚紙物情閑有珠亦谷疏時急送
送立中古判扉畫常閉賦詩悠往華閑老懐往昔扉然
一言得不顧千金易大江流湧白日如逝異庭堂榊
来紘再数三嘆息西山遺清風胡水有奇迹勗我望前
修猛志展可及自當孫元和政不慕人益

次韻高上静軒閣学士
南山有松風共聘何厳従朝参現樹實少似天津池枝
陽雪一鳴千載今無斯将従和風翔俯視塵壌平梁藻

芳園蠡屋宛在江之曲何年植瓊樹繁七紛在耳美
人美容衆超逢處雲谷時登月中観玩此枝上玉蕊芳
怨吹来妙契心自足維望崖庭界異意益有馬夜闌耿
無眠霜露天地肅寒七翠禽語葱曉晨光旭

寄題天與清香臺

人間世静壽仙者徒令子返烏啼書城縮苑荷金章映
飛服錦清承雖與前有命婦被後有玄孫扶春飛盛應
幌晩日暉慶圖海桃摘實霊芝授雲映南山為爾壽
北斗為爾斟人生天壌内荻水歓有餘期盃壽且貴身
與五福供厚德獲陰報仮蒼默相孚詩人頌無喜此樂
不可渝

寄題天與清香臺
芳園蠡屋宛在江之曲何年植瓊樹繁七紛在耳美
人美容衆超逢處雲谷時登月中観玩此枝上玉蕊芳
怨吹来妙契心自足維望崖庭界異意益有馬夜闌耿
無眠霜露天地肅寒七翠禽語葱曉晨光旭

匪君食松蔡匪君棲遅衆乾坤陽肯為雲雖為鶴坐遠
超成振翮遠泰霞、

遠周公明北上

天寒霜露繁歲暮日月敬周子何合望孤伝清燕菊衆
寒抱遺經瞰七蓄幽志青雲既交薦白首期一試窓松
多勁枝光鶴翼寄氣扶孤信何待高翼不數致洋林日
影疎芋矜氣淪替側竹典型人須理組立事明年候重
風湾首江南涯願倩晉諸生敬抱叔孫秋、

龍西太夫人八十寿

恒山鎮列野積翠凌太虚中有仙子宅霞光把屋怡
窓燈月奇奴印風幽夢紀紘開遺響振遊子情懐之厚尊奉遠風動室幌
斜月照飛様芳勝耐

細朵流屋香華風前香帳未歌潘詩應廉風孤歌駭衣
雜舍欣幽晴窗莊亦何人做況白鷺沒通情只良雖
整理塵拭秋

題梅圖

玉妃還絳脚垂珊姻江資理華振共來照堆山水春汜
若不敢受謂是天上珍掌管倩妃氏封護頭勝神風格
二公子素航靚且新邀過蓬萊仗翻然興初覺畫師何
凡見洗素閑清真款懇高堂一洗凡俗塵我欲商妙語
喚起通仙人

曹叔時見過索戲為

泄雲家朝日微雨露良餘曲入梅關卧門小無來車書

五

子別經歲枉過我廬謝余記文藝胡為鄉閭余曰
匪高尚袖性涉世疏上秦日髮覩鉛槧書豈如取
時有妙年美名譽訓華燭締綿閨學法新參秉子一危
酒聊為譯斯須盛威感朝高閣逸騏騰雲徼及時樹達業
臨事毋如婀

壽元翁治中

氣風萬清洪秦淡鍾妙世德裕後遠威年振清聲余
晉宏君家君甫十二歲期君世游美事業如甘卿微言
副深堂學沈我修程業吳大舊地政業任匪姓剝戴得
終貴游耳新發硎知奉就亡戒毋著赫：耕臨亡此以
莊事上必以誠勤勞慎細事惠爰疑疏試制動由靜一

春心貴和平會開公輔量允矣王休徵
嘉共樹德政維州堂令名

題山中觀詩畫圖 中秋有遠客書此詩士一聲一共西堂松子落一共陽在山動月上同子非此山如為圖中人相洋湯武一揖歸首趙

山客歸雲欲暮落夕飛驟咏松滿徑月清光照巖實烟
中二仙師一笑欲邀迎行樸空翠枝棲相先後清景
遠與期得句老天枝畫成詩逾艷閑寒清新陋如飲中
泠泉可掬不可收我懷陶貞白日夕夢三秀何年再莽

庚辰冬日

夜中不成寐即覺風刺刺殘寒費飲勇猶馬憐蔡

六

明春新寫旭日光晚時窗陰得陽和春氣已先感員暄
高軒下余生帝云春高門誰能走達户類常趨趣車穀
奔湊處詩紀媚語信甘字琢婚堂復味坎壞濁意寫赤
階陛几坐文遠盡所酒不竭燈挺夫始敢吐詠煤清新
研雪味真源流光信難駐華髮那可柔朴已敢有得感
時能無恢員吾宜嘉遊心予由習坎淳榮易歌神鑒
常洲猶也趣春告親力學深自眠

送沈秀楚

清才不數九世閨未易識如玉在荊山落匸混於石沈
君義興士恨我未良覿陸子不安席測里孫江之致經扉北於道共閣捧徵建德國高歌謳

唐庚諸子有於武巖灘治煙霞山水登觴碧眼日一釜
臨清實思慈叡

荊州山鷹

何處桃花源超然欲高舉永懷塵外遊遲英烟中佇時
使清夜閑點抹元化租壽無將住勝府期結茅宇仕公
五十非竭來何江渚投竿魚不食歸興洁莫慕達本下
落日海雲閑清商揚船吳松續寒衣歌去英
淑未卜重昏語相期會有時散髮眄雲螭

送許希元副憲清

士生天壤內所抱者奇氣當朝人品高皇尚名爵貴子
真第一流渝迷南昌對空令疑仙去風前兵百世希元

人中豪永識我深恍實點
賡色復堂有餘地豈易識深是固余所最陸子少許
可欣然紀其事近於府山若艺芸乃即小試若水清且迷
若民疏難治願言化以德勿但施法制令閒起在令徵
言母我嗤

題鄭相憲所藏蓮社圖

白蓮生清池空潔塵不汙當時取名社亦以清淨故樂
國初無有茶、果何處陶公寄醉鄉蓋諒得其趣公何
說不入謝何推不去遠師信高識心離閑不取益徒彼
何人一見乃深許士固未易知名期風慕遺風寫千
祀流芳且湖素永懷名山遊樂與善人過匡廬青嶂天

江水日東流我行解世纓登山具載酒時潮明問
津桃源路

內人彈白鷴搗圍圖

華清宮中歌既醉南海奇禽世所稀當時曾得寵顧盼傷羣飛
君王憐汝解語言依恩不改毛紈良遭棄篋笥篇出齊時事側立江彩內人膺
江花滿地不思看空拱盡日閑情倦慢慧 竹

寄金仁父

鈐黃著柳曲泉風玉實協瑞裴琚宵金祝虛暖香霧豪
銅燭落炬光如虹穿前突統南極前海北 柚朝霞紅

蒼山挂雲蘿莊南山幸
世間人語雜形容

書歐馬圖

王良伯樂骨已朽畫霸丹青亦有開盍觀見神駿姿
對逈高歌雄劍吼孤令騏困鹽車落日長鳴淚昂首
安能俗眼迷天機相士須貧馬嫗瘦

題道照相士

無生年少精悍姿照時秋水氣直雲天冰自可
白璧風塵政可嗟一鶚盤空擊輕翮夕風吹波雲欲起
海岸相逢話不休一笑人間五百祀力睡秋谷相山中
無領自堪侯萬里人生出處難張期浮雲變化無窮已

亟成一去不可追 永心服虚丘子
○ 送徐五往
○○ 南遊
驱車登遠道白日
送江公宅月猪成
晚望
春日即事
忽忽春将晚出窓
事何能已浮生信
有涯且書讀一尺卷
次韻晴雲
晴書仍好客盤飧
鴻渺何許煙波外
寄友
山中人王子此日
湖鶯老大日月暗
寄友
海内昔兄弟情深
酸雲中月悠悠蔵
懐銭穂約
誠南寒徒伝銭子

古道傍秋風吹草木落日下平蕪
悲新事登臨感異方長冷盡無柂田昔一露霑
九

趣亦佳山蛙時入座野鳥自緣階吟
地迴民老山河霸業空清懐無着處茶入酒盃中

次韻沈明叔見訪之什

逝者不徴問流字宙驚新夢山河成舊迹雲
登陽山妙浄院
野寺雞宇谷山僧亦自如幽栖
勝軒揺古天寒草木疎悠悠
武月中桂
天上何年種婆娑碧樹幽根蟠
悲水蘇歳時頻玉斧修柔娥久
江上
放蹤清江上悲歌感窮秋能
地迴民老山河霸業空清懐無着處茶入酒盃中
次韻沈明叔見訪之什

即辰蒸藉玲門深一逕客座
湖悲新事論詩畏逸才未能親
次韻沈明叔見訪小雨遂留
湖悲新事論詩畏逸才未能親故人来起
晨起盥櫛把爇香默坐俗朝陽
几案清幽檄閲素書吁嗟望
晨起盥櫛把爇香默坐俗朝陽
几案清幽檄閲素書吁嗟望
會晴時詩
旭日照晨巒清不受塵浴光
葉神相照黄花色愈新南窓晏
共二
朝暾上高樹霧巻海天遠勁氣
清出遠寺鳥滑悲危橋行遍南

次韻陸承之寒夜有懷

客心驚歲暮不奈遠愁攢等屋夜來雪梅花江上春驅車衝行旅閉戶有高人共待扁舟興期晴興乘

其二

壯志窮二在流年丹一催寒燈和夢照暗雨挾愁來白雪詞難和青山首重回夜攤浮不深慨想陸機才

祝王伯琪

之子九江柳親曾奉洞庭懷才嗟未用抱疾竟難治歲暮風條冗寒年永蓼花紅治盛

送張德美北上

扁舟江梅客素懷經濟才屢年高勞治已一山根無蝶白

送鴻臚少卿侍次大行 赴通

義絲千縷清風水一盃玉石頑老大行 赴通

晚步分韻得冰字

偶階二三子愛雁西城陰遠意求羊遊永懷江湖心殘陽隱深巷積雨歌高林自笑黃冬曲那追白雪吟

送馮茂卅分教豐城

晉朝雷旗地名士是清遊神物今何處浴江空自流公程二千里吾道一扁舟徐孺利前過訂頭為薦羞

贈彥廣

海內知名士泰時谷樹勳辭華成蒙進節行乃松閩月升林表白華開水濱紅蓼搖遠眺楚山雲

送晞存大參使日本

東端久不庭抗疏出忠誠不憚殊方使期休四海兵虹貫日白鳥歷旒清突下扶桑國歸來致泰平

其二

陸賈初馳詔終軍已請纓上方顧垂任南國謂威名扶扁鵲風順敢般媒月明陽侯應拱護不道海濤驚

祝補雪嶽高士

瑜七珠中獎中狀元清殊八十餘平生山水趣盡日老莊書唐狀元黃鶴人間世白雲天上居重花吹又落回首一

歌歐陽文忠公廬在廬山北

王太古偕遊雪巖余以事中止先還

晴峭冰參起蒼寒倚太虛尚媿凡子到仰仗美人污翰

三、

軒車紀華念竹服逸尚倚白獨短漢邀玉蟬飲露清時
州江曾金家師李傅蔣廉友通明且結姻中客雖論世上
名

暴橋嚴中丞院兼梁中祇同城爾余飲
風有嚴中約今晨得傳來書曲寫六人坐清思一時開雪
下堂看竹天寒未見梅人生良會少莫惜共持盃

送王從政赴番易慈湖講席

楊子清而科進退江淡靈無人維紀學有容把酒經窗
冷鴻飛積秋情為石朝來道山似象田首靜儀刑
從政如鎖未謝復就養
弄州況廣士氣質傳大雲吳下為三北第一海六經做

三

雲臨實漢清月出林州哀分事曲令人感共型

其二

瑤來甘靜處詩思妙通靈雲有慈親奉門無冗客經佳
兒誦書史深巷類鄰鄉應解莊周學全生不近刑

贈張受益校校

山水經、行遍蕭閑史隱情翻冥光不厭鳴光骨逾清傾
春遠和已吟詩盡課鄉徒未說張祐不是浪傳名

其二

德刑相濟用自古意尤深秉銳各靜合慈祥使有心月
明清歸路風已定寒林暮政民應化時忠魯史成 時父監生監

海三洋隔風沙萬里送松遠欲有夢月落重陽情壁
捉沉吟人
允矣夫人德降象屢有餘生存盛
月沉滄海淨雲散太虛當為閩侃
○送體之言律
○○晚望無城有感
嗚嗚寒鴻動城頭吹起千羊越國
城關西子歌扁舟寒雪寺鐘聲
一笑浮萍易盛歌白雲長在水東
送別指淡遊句曲
華發蕭、兩鬢秋醉眼花竹窗風
流天心橋畔行將老

剡溪九曲流水地肺山中隱士休羊裔白雲窓可玩一庵明月
高風雪窗梅影有枝香山中隱士休羊裔白雲窓可玩一庵明月
有四平山如畫水西風趣赴方壺約歲下還有二老進酒
拉人四平山如畫水西風趣赴方壺約歲下還有二老進酒

次韻叔時述像

文學淵源百行除詩騁深陽溪相如性豈倫處后山人
才大難堪奉簡書毛義仕承身暫屈楊雄老矣計全疎
雅顏徵祿營甘旨已約煙霞共結廬

次韻子封承之遊桃花塢二首

二仲相從共此遊一花氣暖紅芳草野桃春色暗隨流
一徑紅芳草野桃春色暗隨流水去客愁空逐暮雲高
臨溪忽動秦源興風味浮生何太勞

雪後遊石湖

衆峯動雪正莊嚴風定湖光鏡面開山色丁堪西子笑
漢舡曾送屈平哀兵木元寒野水搖孤城日落浮圖對古臺
田舍風塵驚歲腳楚木誰復倒清盃

范公農圃堂

旅感重來事已非却憐清景不相違晴湖盡屬盟鷗樂
夜月還驚化鶴歸萬里吳船空野水百年庾宅尚斜輝
酹哦皆日三高客千載何人復見公

送鄭覺非赴金陵學職

城南不得送相羊又著紛紛去上舟
未家船上貧紅尾西來江水如鄉近北望淮山引興長
應倚判公祠下過向來松竹尚蒼々

送湯雁齋赴省檢講席

四十雅依未班諱經海上看青山曹江霞印湯難遺
高廡梅梁去自遲疊嶂晚晴詩筆銳平湖風定酒船閑
會開可學多奇士眼目清流盡叩關
湯梅山為進士歸吳遂山城一詩以餞

閶門行森送船華閶訪城陰野老家黃犢得晴飛紫蟹
華翕陽浦喙桃花衛門倒底臨官路古渡橫舟閱戍沙
亦有詩人時一到醉吟行盡夕陽斜

賀胡西軒入道

世外煙霞淨納紀天風吹夢遠空寓清名久上共塵蘇
敬候新除製府官九疑霞舒帝所千秋錄勝表仙壇
歲經一見心相契應許翻傳說骨毋

次韻王松陵

江上青山擁縣城江頭結屋放歌行歌人皆有陰晉望
萬頃雲濤耶自實百年肝膽定誰傾
庾士今無稱三老

三年獨向孤山住　應為梅花滯水濱　滄海鶴歸雲有語
荒城笛長又逢春　芝田大曉丹砂熟　松嶠花香白釀新
安得與君俱隱去　煙蘿深處著閑身

丹行題亞
非遊處興隨幽境　門面臨西國出示迎文詩就次韻
岸回遠草晴浮煙　樓高近水活飛鳥樹暮藏雲喚恨賦
慈威已空尊酒綠　醉吟閑眺晚晴天

贈吳江學
萬丈垂虹阿那邊　未山水倉清研洞庭雲氣浮博祖
震澤濤聲杳詞絃　汀柳春遠雪重宜江花飛落屐文增
此行遺有稽山興　蕩槳恐風載酒船

又贈
郭范寒。數百年地仙思復出人間蓋開天外一蹤目

贈陸稼邨
風雨鵝鳴江上村　半夜宿鴞松院靜一天星照石池幽
學稼供庭老聖門　百尺蒼松心不朽千年古井水無澤
井屋犀解何從見　一笑相逢醉竹根

送盧觀玉
客然高閣鎮吳州　妙手應煩玉斧修萬疊紅雲藏寶屋
一輪白日把瑤樓　濛氣凝浮屋外。神光逸射牛

看盡江南千萬山玉指時彈烏兔宮
我今放卜神仙宅霧豹何妨霧一斑

餞楊世章
門華年少楚才敵相所當年興賢寮高非久無求仕想
閉書聊作讀書謀風煙望度吳江晚山水能移為穴幽
正喜相逢又相別飛花不分流離愁

送信甫之江東
就屋吳城不厭貧江東初奉鳳書新壯年才器須名世
異國光陰肯滯人官舍外生三月晚遺宮花落六朝春
別時公事期程暇應有新詩寄我頻

和貌湯桂樵

三楚名家有吳孫皆平射策對君門青衫佐幕府名重
白首諫經通義尊天壤忽驚遺老盡衣冠今復數人存
小山桂樹傷楚絕類有清香為遠魂

文代乾

壯歲名登進士科青雲直上趙鳴珂于兵退衆神仙隱
作隋時主墨閒居製作多雪拖萬竅巖湯藥竟無良藥起
沉疴諸郎頻痛衡泉切為報門人發衆哀

送悦心北上

使泰天膜上通達笑伴吳鉤氣益奇徐展交遊盡名士
王維才藝重當時西風星斗寒芒動落日川原秋興悲
莫向黃金臺上望翦鴻流歎草離心

戲墨圖

秋天宮中戲人間那得覓開圖付一笑能不類兒嬉

百卉盡搖落獨傲清霜棄拔榛兒黃花滿明元不死

堂有期順母天涯事遠遊八生歸養樂薄宦一萍浮

題王五章雲山卷

嵐气兩峯時歲光照寺門青山無今古白雲自朝昏

題扇上畫

老樹千年古精靈變化奇純陽有道士猶且放巢知

二

古木排山立幽窓傍水開直疑林處士獨棹小舟回

題秋塘小景

寒溪上下碧水鳥去來雙鯉衝秋色應知書不成

○○題鐵崖琴寫生五首

○○○石榴

萬里赤擎朱錦衣鸚畫蛙相逢秋風中思餞一笑杯

○○○青瓜

蒼藤藍田婆曲棟營冰雪邊逕通青門翁雷救人間暍

○○○水仙蘭

翩翩凌波儀靜花君子德手生出處同相知不易得

○○○菊花

百卉盡搖落獨傲清霜棄拔榛兒黃花滿明元不死

○○○送人還宜思親運像

○○○近體五言絕句

○○○題秋猫圖二首

○○○題扇上畫

○○○送人還宜思親運像

○○○近體五言絕句

○○○題秋猫圖二首

○○○題扇上畫

○○○送人還宜思親運像

○○○近體五言絕句

○○○題秋猫圖二首

○○○題扇上畫

○○題習齋先生扇上畫
石磴修篁蕭爽水邊老樹搓手氣味與箭相似歲寒長對君華

題扇上畫

蹇驢款住何處落日空山暮鐘行到水邊幽寺白雲低覆青松

○題雙文宝紀

○○小園即事

淺黃楊柳著細蛙細州舟：攜厭行行到水邊心會處夕陽一樹杏花明

南湖史君製暗香湯奇甚戲作二絕求之

題唐圖人調馬圖

琥龍六尾蓋雲駒一匹騸馳動聲雲流桂下驀如真廐養

題唐圖人調馬圖

收拾烟嵐掛作湯小山風味不能忘歸時取黃金一斛除

二

出城過上有感

岸上征人水上舟古今行役夢悠悠恰如河畔青青草死盡還生那得休

隣圖求挂花并收隣行到水邊幽寺白雲低萬里西風挂樹秋稽宮雲葛夜香浮何當淨洗紅塵夢乞取一枝遮醉眸

二

收拾烟嵐掛作湯小山風味不能忘歸時取黃金一斛除

題唐圖人調馬圖

琥龍六尾蓋雲駒一匹騸馳動聲雲流桂下驀如真廐養

小山桂樹碧雲西三疊琴心居未低曲罷美人簾不捲

廣寒宮闕夢新題

贈程高太醫

吳下論心把朴孫妙年應遇長桑君素心嘅、相如渴

一寸靈苗手自拈

二

人間無地不嵇叔刺眼醫門劍數森操術不為流俗變

治如大手有恒心

乘盡松花重清芳德房想像劉石鼎煮泉水二香

二

露閣雲窓深閉春微聞玉柝清聲玄霄祇許英雄見

地上詩人消夢生時有姐新及劉之除

和南湖史君煙柔墨掃圖時屬有出

依約雛浮翠巘前美人玉立破蒼煙西園未許分明見

一寸靈苗手自拈

贈程高太醫

吳下論心把朴孫妙年應遇長桑君素心嘅、相如渴

一寸靈苗手自拈

二

人間無地不嵇叔刺眼醫門劍數森操術不為流俗變

治如大手有恒心

小女姻震病疫深已将瘳喜山林年来史有纪事
喜的喜春农司世张创作首为一纪

衡南题右成南使鄙三纪得还其稿子录其
道事求诗为眡一纪
三十六迎秋月明年圣谢厉南征苏即时首逢乡去
魏叔当时李少卿
吴市售菜
山夫市作市盛沽诗学查公甘已秋收卷向永经海采
紫鹃性集古方书
题山水扇
喜山忘谢叔当楼庭有高人隐一丘答子门忘思何是
一道把无名胜境事偕雅必 唱笑天涯龙地且
浪游煙点有酒半壶有书五卓任我来萧散闲心似水
何隐城铺吹面如飘雅鬓依依故人红尘事
飞
井乱利重表俚俗挥刷然飛下置仙县银溪無琴天
如水非衣新深多少白发少联一曲瑗高晋卅年人春臺
凌雪收凡一觉并州先飛到彼蓬聚题猛草 风流别
春雷英妙对江山撒算北酒注歌天籟绿发公庆打更
说自是無双才调况堪荃青二天仗月戚旭城宝深處
道清秋月桂馥阜群绿酵新花帽
如画卷次白商应韵

卜筑竹枝未曾休
二
江上唐峰标翠帙人翔隐·见岚阿白舟二子登平陆
遥点波雲南何

○集首
○○水龍吟 寿山蘇谷
此翁数是看山老来爱学神仙道银溪無琴天数雲短鬓一曲陽春揮前惟大抑雲楼素對荃松翠竹
江空岁晚伴明月倘芳酌 深谷修阑处·绩班婕妤
拟重编延重路莫把一瓶 莊垞一樹翠色在枝芳桂長
金篆玉斡自式狂踪持前土喜不似衛郎温润一庖边
满袁野岸风流醉中天岸老画黄花清香宜晚處
西江月 寿者七
龍沐风等旅·岸沉鈷屬霜二玉春铁香泥歷盡

人間花影葉初溫火
心如雖向人前拜似
庭芙人題玉堦
玉換肝腸鳥雲墮枉頻看書卧閣元天子惜娉婷一笑
媽然何事便傾城　馬嵬風雨歸時路艷骨銷黃土多
情誰寫畫圖中江水江花千古恨無窮
洞仙歌人日春明外
銀波淮左宦況仙槎早去宿榮煌瑞雲曉慶芳傳丹桂
歡動滄枝捋寧庭一族蓬萊翠霧　步虛聲蚬鬢清徹
瑤墀疑是到雪風香渺正金母禮虛星天階爭深入綺
庵心共想金書秘字賜長生道叱醒霞卮總顏長好

○拉小銘

○予華甫隱於梁而等我於梅山自號請
銘於余迺為之銘曰

天地變化其機不停古陰既極萬物用卓由剝而復微
陽始升蒼山泛寒幽花獨馨玉盾朗雅銳技爭嗟暗雪
讓潔晝月並清得氣之先斯仁之萌自華而實斯仁之
成音宋子華視九化英靚梅於山而得養生寓仁于樹
熹視疾要先之目最以遠八紘

○贊

○俞時中小像贊　服蒙古服手執團扇一卷

渥井其顏如戟其質服古之服執古之書吾聞古公味

塗有如丹車如者自達恩者拘唯易之道變化不居
就為俗于而作是圖蓋將示我隨時之義君子之中于
玄于贊
超物先妙自些見之者猶龍為
玄之玄
陳清全先生詩稿藏於梁王掌達氏
泰昌改元八月十日陳旅致跋

寧二澤楊終

楊慎支
字極齋遺集

心遠堂為清大賦

淵明去千載吾猶識其心妙
手把奇尚構堂大湖陰發揮陶公蘊高視古猶今菊花
方寸地青受塵垢浸脩然坐遠夜片月生高林朗咏止
酒詩突拂無絃琴世味如嚼蠟勇退忘華簪深風起蓑
蓑秋氣爽我襟短髮已種種余年復駸駸及此樹明德
顧言亦如金

為宋自齋賦

三衢仁政妙神曹治饑民百萬人歸去淮南山色好
八十不借陽春

安如廣陵老仙人面如紅玉心如水相期直上玉霄峰

歌前共飲吳門市批杷正熟兩初時送君高步白雲裏
曲江橋畔賞金華千仍峰頭采瓊蕊明年約來名山
息念徒翁問舍看庶挹清閨畫陰濃喜對南薰第一風
欲得休徵仁且壽他年九十作三公

送歐陽尉鄞職教吉州

白首春秋學青衫水部文定近南丰化兩起西江姐
樹龍飛月秋濤臧夜窓老懷隨處適莫惜倒清缸

贈拱陰鄭相師

士何樂於拱耶吾隱其德君家有子真清名振東國後
生展所愛猶往豈易得崇陽世遠矣奚也更超特力耕

不違行皆隱永絕遠顏色安能為小殷那可食寧為殺
石平肯作楊朱哭寸田可治生物棲去荊林眼光射牛
背月冷秋虎跑大滿泉清風高視既八極欲識天下士
何嗥虎成威焉有容新豐燕顧侯絕域持相得君人汤
內自安息主民盡心氣君心與有力我非君廊廟自是
山林客榮念久已忘頑鄙如木石君顧乃談許極口談
時。見吾衛氣機求之始聲色是相不可聞非相不可
識玆之大無外欲之微冀測我堪為神仙華峰冷半席
願從麻衣子學先天易

題華清私語圖

深宮夜半語鬼神永冀知何播歌詠萬古星日垂君

子慎言行所守在隱微欲人不知事毫髮不可為

送趙生

古雷峯如畫別來夢想江鄉為客久歲晚到家逢夜
晴探先發冬深打雪香紅塵染衣袂莫使白雲知

送夏景揚之東流

閉戶三日雨鄰題贈別詩江流向東底君去定何時五
月風氣冷九華山色奇端能相憶不妨木瑞光

送馬唐卿北上兼推數

窮達皆由數君行已信天老親年八十游子路三千歲
雪占堪矜吳蜜眼穿絕憐忠孝祖業定傳當年

寄林齋

秋聲館詩

別情無處說漢水東流不盡有無珍重故人官已貴
三眉不換一行書

題水仙卷

翩翩洛浦仙凌波妹行五江之汜明妝秋烟中水佩風裳無語
默素姿塵世那有此吾欲慰其伶俜仙若可挽

題逸馬圖

逸馬既羈勒野性適其適人能解天放何往不自得

雲西像友畫山水寄之求題

蜘蛛妙何許悵望慕雲碧思之不容言畫之那可得故
人別去亦已久汗漫有期俱白首思之思之又思之何
如相逢一杯酒

題老虎橫卷

老虎嘯空谷雄氣猶未銷就人一任妖狐驕
相逢行逸方叔高之九
相逢吳門市如自煥陽來朔風號枯柳歲暮落日心悠哉
綠水曲

綠水西閣道美石江上行盆城應不住五老笑相迎

送周衆道解滿榮於

婿中州士圖機妙劇載清時明有用小試濟海才日
下歷名趨天心變化未遂家綠衣榮第忽鵲書遊 夫
門有佳士大器未瑞烘垂文那為庸長才儻有餘詩書
藏谷衆德業寄笛圖彩歸歌樂誰云志未娛

次蔡時龍興寺詩韻

見朝黃蘗寺老屋白雲扉燈續長明火僧猶壞色衣臥
經馬迹遠念伴鳥聲微唯有閑閱叟坐看紅日飛

戲四明吳典史

翩翩入衆去何異衆仙捷左攬狀奈日右抱遠峯霞
頗絕塵味老手執鮮平庶頌佐寬政花縣蕭春華

挽陸子順

早逢田園樂人推靜遠賢安知名下士竟作水中仙幸
八珠生蚌米家虹貫船良朋驚頓失歲晚獨凄然

餞行之諸暨知州

晉人素重入衆行況是山陰道士程流水飲來鄉味近

鑑湖到了宜情輕蹺裁柔樹陰選閣更給蓮花俸最清
第一流人冠當代化絃振起雅家聲

題草衣卷　仲冕持曹無競州系上物横卷見

小戴作演雅一首題其尾

虬蜡趙、常於眩小媳營、工為口靖規墅水何太輕
蜥蜴緣壁徒善走客蜂私已翻為人壘娘食前仍顧後
唯有玄蜍航蜕來獨立餐風淨無垢

題曹雲峰草卷

雲峰幸庭超哇逞描寫州系得其性就云爲人篇作爻
不見虎兒幾頁命

枕西江鄉

田以期後積殊琳脥碎稱其德
落：三四點如晨星之光挾靚霞而朝初陽疏被龍淵
之秀蔚為玄圃之祥抗紫琳脥其稱兄滅雲藻露湛揮
濡六籍之芳銘而積嚴以俟斯文之昌

吳江顧仁甫義堅

澤國漁歌素琴閑弦調聲如磨當以漸數學註俱政義
登安隱業高門磯垂俯詩書有真味枚枵笑淳榮

次友仁泊舟虎丘獨步

西立兩過落花郎洪、溪塢水漲渾樓閣日鉼唯見立
點鞋泉高聲喧無言着石空橫道做世青山不出門
獨往思鶯春已去題詩猶記刻苔痕

三馬文學像元昇祖元族故國金千里寒山閩一紅家
厥嶂桐古墨枝楚花秋不見西江空悲逝水流

青田縣

吳臺卜居久忘却在他鄉門桥蕭、古廋蘭睥睨光好
寺僧秘笈傳業付諸郎荒州驚埋玉江楓昨夜霜

題時太初遺文卷

海虞孚英秀天不假以年文翰俱散落唯餘十四篇遺
珠特精瑩脩蘭自清蚓有子紹青似庾以永其傳

製琳欣論硯銘二首

余遊金華得此瑞鵝與眼馬肝與色精瑩而澤如玉
之質特昌斯文實天所錫雲蒸霞蔚揮灑玄墨態此石

和胡五山陪吕浩翁春宴時吕已捐館

華堂花氣膝春宴魯律山公醉玉劇倪仰古今猶旦暮
去來生死異悲歡春風元不散花室夜月仙人承露盤
遺跡宛然成昨夢空留麗句與人看

送意無的遊衆林

大師何方去上五老峯遠公不可見清池出芙蓉酔
石閑來坐幽香定裏逢向來的意白月冷青松

題馬

漢宮挾騎五參掌氣桓桓語羣北風起蕭蕭馬色寒

題畫

風裏征帆駐上人爾程路遠又斜照不如有客紅塵表

閑看青山起白雲
和山中送友
何年身外又生身始是乾坤自在人畢竟陽回非在子
碧桃花發自長春人間本處三山路心上彈無一點塵
回看芙蓉峰在眼二黃應許作山賓

題牡丹
京洛全盛日花開大若盤繁華驚慮少覺風雨五更寒

題蕉石人馬
摩来一尺五花馬山玉芭蕉大石旁閑卷明應見和風
送風萬里想乘黃

雍正壬寅清明後旬校
當補得一首鄭元祐墓誌
一首以稱其全云 寓王

方叔淵先生遺集

王維
稱為古摩詰豈有二文殊說
移山數翠禪 睦熙
屈原
才高得說忌從此事君難二
獨醒注鄭事就楚朝端載拜
先生像風烟對楚蘭
宋玉
邈哉屈先在談治帝王師天
高不可仰繁辭為誰遺
孔明
鄭川林下圖軍
啼鶯曉長安足衆途
多賢滿天無兩中興英
一 ㄨ
集251-305
答莊舉雁外長清入青冥國亦
風漢紀律古廟列丹青一表忠
淵明
鄭莽與雅樂今我俏無絃向不
山采里宅白發表興年忽沈痾
東坡
天資愛其士坐案盡才豪骨自
州一笠兩赤壁萬松濤醒酵英
范蠡
老懷猶國至謀國更謀身野鹿
悟萬馬地天淵五湖春後世空
題詩誰倚仗勉匡
山烽將起人風
已逝

樂天
曉鐘不礙滯去官長晏如
閑入海國心胥藏石渠若為身色累溢浦夜露話
荊軻
計出不可測禍期相激昇悲風寒易水俠氣小成陽六
國辭謀夫三軍一九當英雄幸不幸悲入代雲長
柳子厚
寂寞匡君業蕭蕭風烟生嶺瘴金石柳州文琴
不登清廟人猶祭使君向非入選鄉那得古今聞
司馬子長
才良世所惜況是國推衛輩忠天人宗有書金石舉春

秋通大旨今古眼俱明筆力千鈞重石苑太史情
李商隱
泰山不食秦相顧蚍蜉微春民困忠甘兩時危見義人難
嚴叩馬諫已退北濱晨不有扶賢光先生志弱仲
貫誼
好學明治體猶忠不自由清時賈賢路太傅獨劉州天
劉湘潭望秋萬屋宋趙上方崇先代未服謂才歐
于陵
菜由去我火盡日釣魚臺漢騁欲相支野心谷已厭高
風萬衆友歸夢百雞雷後山多道逸終南是仕媒
金山寺

江心勝絕處人飲不知源楚狹夜喧喇浙山晴到門清
寒入僧夢太古結雲根欲問前朝寺松風若有言
大茅峯
聖代不同住白鶴喜青天春日猶傳會令人非漢年雲
深收霸府石淨浴丹泉萬慮夜無寐華陽鐘和烟
旅夕
淨風明月我抑鬱復何為客老將至問君誰使然嘆
息時序吳楚接風烟劇寒雲洞何時喜谷泉
訪中庵主
共惜寒花短不知閑日長松間沿澗路上金叮嚀野
鶴高麗夢山有天日香乳云幻中幻誰識白雲房

早秋夜坐
萬里都談月夢不並光誰塵間閒鐘靜風庭江頂涼明
江西落野鴈露下霑裳但息人間累仙鄉不雜房
秋懷
羅袂覺自補水生魚游漸畫船風作氣勢動者增光陰日
靜慮全尸秋高宋玉心兩鬢黑相乘不覺夜涼侵
江鶴并老
何處凌風翰來巡傍琴堅山翁欲與遠繫纜寒溪樹天
地吾廬舟田園老歸路但得中聖賢何須載茶具
秋日錢唐紀事二
吳越南去遠萬峰青照杭江流柏岸潮初滿漁人櫂已落

日荻蒲暗行人未春天開地闢後知歷幾興亡
阜物家ヒ市烟湖處處劇垂時今又老夢裏古乾坤佛
石千像在風潮萬馬奔誰予指新路指落枚宮垣

秋ノ有感

摧落秋蘇晩露香籬下黃花球鐘出卿都加卿入家巷
詰日夜忽鷹飛天漠斜塞余不能去塵世事如麻

初冬作

沈寒蕭瑟後霜色却怡人霜已千林晴天猶十月春黃
花蝶過晩白草雁衝新野性自夫騷非劇絕世塵

晴雪去不盡日日護霜天萬物歸根ハ孤梅得氣光暖
容時供酒寒力晩欺綿

六晴

霽日好乾坤衝開紅紫鳴能趨蜂至蜂亦識王尊野
水魚偷伍春山竹子孫始知烟雨栗多少發生恩

海陵道中

漢ヒ千里遠和絃歌昔遊風頭碧海岸春老綠蘋洲自
古利名急更京天地浮客心不自得落日傍漁舟

梅

數問本自覺陽已積根潛積雪都消盡南蜂衆工加香
能去月夜春不棄茅簷漸過枝南北笛吹風三嚴

石門夜泊

過吳江

雄雞喜行落晴不見炊烟秋疹水漲無岸野舟撐入田天
荒新稼稀人還借山川不待鴻飛定西風已裏弦

石門晩行

風高木葉脫從此晩寒新擁爐兒初日遠山如故人相
村一聲渡野寺數家鄰獨念行商異汀鷗未我馴

嘉禾道中

歸帆一日速萬疏落晴蘆人涉風窗老水浮天地覺溫
燈野外小兒月夜中寒慣識蒼苔味推逢到夜闌

寒郊即事

曙背茅簷與樹疎野老閒霜屐不打樹日出最高山萬

衆開圖畫群紛　觴豪性知春有即梅縞竹籬間
遣懷

書田不容耨生事共誰論杜老風敧屋衆雲打門數
雞為境別者舊親人存仙亦多垂白何愁入far根
玄功觀訪劉潘陽人居共蕭然

石菖蒲

龍湖下秉彝鳥蕩寒入骨雲根蔚生意書凡對清樞山
尋翠吸未覺瑤州歌九節傳神寄倉、浚苔髮
靈君睦綠髮仙匠劉青冥無歷朱千記根深我屢秀

分采藥客看心卧雲僧熊磨清泠氣心前翠日增

秋作

雨寒月起林雁雁風入葉草屋收戰何鉞大火流將老宝
烘亦合息庭報一葉早秋水不馬深吳鄉舊魚幽摩能
走天事水國日多雨豈乏松翔功甲卿不遠處今宵佳
月出野樹萬影舞不圖還青冥復見開胡士

遊茅山南路

采、光葉樹連、仲冬日地高曲羅與歲晏既條采嘉
遊野慕遠迎曙山月出與世不相聞松風滿寒聞

風鳴朝陽篇

物光須懷新惟桐資材古烟霜性已盡千載金石保風

仁山金先生文集四卷

（宋）金履祥撰　（清）金弘勳校輯

附錄一卷

清雍正三年春暉堂刻本

仁山集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表註已著錄。履祥受學於王柏。柏受學於何基。基受學於黃榦。榦爲得朱子之傳。其詩乃彷彿鞏壤。集不及朱子遠甚。王士禎居易錄極稱其貧子操一篇。然亦不工。夫邵子以詩爲寄。非以詩立制。履祥乃執爲定法。選灕洛風雅一編。欲挽千古詩人歸此一轍。所謂畢之學王。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愈遠。所作均不入格。固其所矣。至其雜文。如百里千乘說深衣小傳中國山水總說次農說諸篇。則具有根柢。其餘亦醇潔有法。不失爲儒者之言。蓋履祥於經史之學研究頗深。故其言有物。終與空談性命者異也。

勉齋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傳授之何王金許四先生史稱爲朱子世適顧何王二先生已自德祐初竝謚贈當宋元之交祇仁山金先生久謝徵書屏居金華山中得白雲許先生相與遘衍其傳是何王早逝白雲晚出其不至中斷者尤以仁山先生也先生先事魯齋因魯齋以事北山當時有謂北山似伊和靖魯齋似謝上蔡先生親得而竝充之亦善論人者矣先生多經史撰述極留心於天地所未慰歟勳於庭訓之下得聞緒論素有志於先生之學因求先生之集輯之初得正德間寫本旋又得萬曆時刻本合校之爲謀開雕惜不能竝購表註疏義暨合刻史編諸書以廣其傳而敬識其緐閔之大略如此至於先生先後世系則有枝山祝先生金氏譜引暨其裔孫所述文安公纂略頗爲詳密故併附録於後云時雍正乙巳孟夏朔日

後學金弘勳書於婁東春暉堂

原序

道窮天地無止息也或明焉晦焉行與不行焉存乎其人爾孔孟大聖賢也故斯道之傳至是大明如日中天不可尚已是後寥寥歷千五百載而程子兄弟者出雖復煥然一明於世時東南學者猶未盛傳也然幸聖門言游首稱文學於吳此脉之傳已開源矣程門楊中立載道而南以授羅仲素李愿中此脉之傳又濬流矣朱子因之以接二程之傳而東南一脉益汪洋浩大矣若吾鄉金華之何子恭王會之金吉甫許益之則又朱門黃直卿授之也之數公者雖見道分明不如程之大析理毫芒不及朱之精然於宋元衰季之世咸能因人心之固有者昭揭斯道於塵迷波蕩之中而激昂奮勵之務期當時學者一趨於正而後已焉蓋皆以人心不死天理常存此道一日無止息而名教不可一日不維持也由是論之黃直卿可方楊中立何王金許宜與羅李相當也厥後因之以接朱子之傳者亦豈無其人乎今之仁山集即金氏遺書也金華四氏獨仁山著述最富有曰尚書表註曰大學疏義曰論孟集註考證通鑑前編皆多裨來學而此集特雜録爾然其形諸詩辭發諸講義圖表章之遂以序見屬其亦仁山之靈啓之哉正德戊辰歲二月朔旦後學南山潘府敬書

更不去分殊上體認朱先生唯焉憬然悔悟遂去分殊上尋理之一由斯而觀理曷以一分曷以殊耶愚生也晚幼侍仲父章先生側每聞仲父稱先生賢閒窺仲父所編先生年譜中載先生語許益之高弟明理一分殊之旨而嘆緊以分殊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愚竊記憶之比年十五而仲父逝矣惶惶顛躓四顧寡儔既弱冠而闖然以庭闈之誨習隨厥末俗而向往焉遊泮忝仕或進或退四十餘年間雖甚慚魯鈍而未敢廢學也然而竊

自聖經得之記之言曰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源委也此之謂務本夫天一生水汨而爲源泉盈而爲科滙而爲川放而爲四海何莫非水也然而源泉可盡水之量乎匪源泉則無水匪四海則靡盡水之量虞廷精一執中而親睦風動協和萬邦此君子之所前覩也孔聖之門難爲言矣非難爲言也難於體與用之協一也是不得已而然也孔而後爲孟之世即入羣緒怪迂不經或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之境而不由君臣父子綱常大道之施比老佛倪兩漢而佛濫觴於晉梁噫歟也久矣唐之韓愈隋之王通亦猶爝火之光也不有宋之周子二程張朱子曷續如綫之緒乎仁山先生葢得之何子恭王會之二先生之傳而爲朱學之滴派也今讀先生靜嘉樓之詩曰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此雖一斑而儼思寂然感而通天下之故千溪萬派一敬流行無所往而不逢其原葢於李朱二先生之授受不爽衡度也故平居儼然終日出處分義各當其殊及

徵之經世大略間於天象地形兵刑禮樂靡不研窮奇策不用歸隱華山甲子紀年署前聘士年譜序云先生敦行明誼不徒以著述顯近是也迨其著述散佚已多則以嫡嗣無存之故而所藏有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亂稿噫稿皆出自正傳吳子家而遵道董子增入多篇彙以成集者愚向亦録而珍藏之茲歸自留常適喬孫文學金應駿葺復持是集以愚序愚惟先生之文析微徵義自成一家言律詩取意而不泥律古風宣而語勁純如也其間復見天心之篇次農之說廣箕之操過釣臺之題歌古晉魏之章辟之鴻隼之采而羽翰戾天夫言者心之聲古今人莫之能違也而先生所注精表春秋之志者則在通鑑前編一書繹其義不繆於聖人而折衷于詩書執禮之訓不遺於舊史諸子之旁求乃其自序則云王仲淹續經有作聞變而泫然出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之治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所爲志也夫世之學稔有乘於分殊者矣傳朱者其究支離影

響競註釋之長而昧於協一挽朱者矯枉過直而卒之炫奇獵禪蕩佚天命人心之正而彌亂其一真然則先生之學微之文傳悉其行事之實使其得孔聖爲之依歸則豈惟度粤諸賢將謂之曰曾孟之具體而微可也萬曆戊戌歲冬日同邑後學徐用檢書於片雲居

余讀先生集論先生世掩卷歎曰嗟乎儒者若先生師事何王王遊勉齋門而勉齋爲朱子嫡嗣是先生之學原本朱子者也朱子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繕脩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繕脩以是克闡而卒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克闡而卒

以命世鉅儒集濂洛大成有宋以來靡不宗嚮其學轍近儒者迺掇王陸唾餘僉詘朱子謂其學不本之靈根而索之物變不率之性天而飭之事爲未免馳外而遺內舍精而求麤其說已浸淫於天下不知靈根非內也物變非外也性天非精也事爲非麤也墮黜筌蹄獨采元珠詎不超軼而其失也爲狂慧厭薄倫常希心象帝詎不神奇而其失也爲詭行夫慧而狂行而詭其何以昭物軌而經人代朱子所揭居敬窮理精察力行由其道雖未底於成其所詣者純其所履者實矣且先生之志尤可悲者當宋季世國勢阽危在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敘洋島險易歷歷有據而宋竟莫之用及宋改物儒者率俛焉北面事元先生獨以宋室遺民高蹈不屈著作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自署止稱前聘士而前編之題箕操之廣亂稿之志辭意慷慨悽傷令人讀之泣數行下說者謂先生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猶

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可謂知言矣雖然先生負經濟之略而不以經濟名篤君臣大義而不以節誼名含厥章美粹然一歸於道德而以道德名斯又非陶元亮輩可及者嗟乎儒者若先生迺稱儒哉其集若干卷乙未年重梓文與詩皆布帛菽粟云萬曆己亥歲夏日同邑後學趙崇善書於萬綠軒

山川毓秀
挺生斯翁
傳道繼志
萬古高風
宋濂題

仁山自贊

幼爾冥行忘爾多愛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嬌而輕以慢而懶以敏而勤爾謹爾獨以養以存爾戒爾弱以毅以猶維敬之門視爾踐維德之庠小子識之蹀忝爾所生

元史仁山金先生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

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遂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絶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韋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隅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悉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

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

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
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
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
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
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謙
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
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
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
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
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
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
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
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竝充
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
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
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仁山金先生文集目録
卷一
四言詩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華之高壽魯齋王先生
北山之英爲鄭北山之元孫作
五言古詩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景定甲子九日登高
遠遊篇壽王立齋
題釣臺
龍井
七言古詩
和王希夷盧陵觀梅韻
題金華三洞圖壽唐母
代張起巖和清塘詩
五言律詩
題城南塔院

登嚴州北高峰用韻
輓北山子何子三首
九月初吉遊金華洞
七言律詩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詩二首
和王妙虛道士詩
裝解卷和魯齋先生
代東汪明卿
和陳復之韻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圖詩二首
景定甲子夏五三日王希夷弄璋作詩以
賀
題富陽嚴先生祠耕春堂
都下會安吉姚學林作詩奉勉
後數日姚學林用前韻言別因別奉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令賦詩
進退格送蘇金華解官東歸

九日書懷
立齋靜佳樓和韻
和徐山甫初秋韻
七月初三日和徐山甫喜雨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
釋弟
棲真紀勝贈立公二首
壽徐山甫
壽張南坡
輓王易巖
輓劉南坡
輓徐居士二首
輓蓮塘吳孺人
卷二
五言絕句
苦熱和徐山甫韻
七言絕句
題汪功父所藏畫卷

術士求詩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以詩贈
遊赤松口占
作深衣小傳王希夷有絶句索和語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泛免口占
都下賦歸二首
即事
咸淳夏五求王先生梅竹二首
梅雨書懷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用韻贈諸友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客嚴陵贈星史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峰
東津旅中
遊下靈洞水深叵入書二十八言
上靈洞棲眞寺聽琴贈立公
二月丁亥奠何先生退遊智者寺一首
洞山十咏
操
廣箕子操
辭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
箴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巖
銘
篆銘經籍
篆老母扇
銘扇
周平之邱銘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
贊
紀顏自贊
潘默成文集序贊
傳

深衣小傳
外傳
卷三
說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中國山水總說
次農說
議
爲師弔服加麻議
文廟祭議
講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
孟子性命章解義
序
送三蘇君序
紫巖于先生詩集序
通鑑前編序
通鑑前編後序

尚書表註序
卷四
祭文
代王姊夫祭亡考散翁文
代仲一諸姪祭其祖文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文
祭王立齋先生文
爲兄祭妹文
縣學立純孝祠子孫奉安祝文
祭縣學土地文
祭何南坡文
祭北山先生文
奠王敬巖文
再奠北山先生文
祭魯齋先生文
又率諸生祭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
告魯齋先生謚文

祭葉養志祖母文
行狀
七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題跋
書浮屠可立簷蔔齋記後
魯齋先生文集目錄後題
代書鄭北山帖後
書包氏家訓後
潘默成三戒文磨鏡帖後
附錄
金氏譜引
文安公纂略

後學金弘勳元功校輯

四言詩

北山之高壽北山先生 北山之高美咸淳天子也天子能繼志師賢而聘何夫子爲

北山之高表我東底惟山降神生何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夫子令德在躬道廣心平不外以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驕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既表程朱亦躋呂張謂爾夫子繼程朱緒卿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於鄉即命於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玉几道楊燕翼是託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咨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子爲世宗儒來游來歌東觀石渠夫子曰止臣非索隱士各有志亦既耄只天子曰獻咨爾夫子汝予交修講殿維帷爾優爾游夫子曰道惟帝之蹈臣何容力亦聿既耄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終棄予

凜于宮祠寓我渠渠夫子由匪詭匪隨匪傲匪
求云受奚爲子子千旌侯伯是將鳳皇于飛亦集
爰止北山之陽優優奏盤溪之流可以樂飢明
明天子肇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無怠巖巖北山
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天子萬
年充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愆金玉
爾音以永斯文

右北山之高十二章二章八句四章四句三
章九句二章八句一章十二句

華之高壽魯齋先生七十 華之高美王子也于是子王子七十而獻是詩也

金華之高其色蒼蒼維華降神生何及王維王及
何文公孫子天子是師斯文之紀翼翼王子教行
於東思樂東州舞雩之風東人之子其來秩秩是
追是琢是進是服有車班班有來自東子曰予耄
落此新宮新宮巖巖佩玉翩翩毋曰予耄而將閉
關自古在昔聖賢有作七十之齡德烈方恪于時
阿衡一德之書于時尚父猶蟠之居于時宣尼從

心不踰六籍是正三千其徒百里何爲亦顯其君
武公九十懿戒維新屹屹王子三壽作朋視彼霸
侯曾是足論嵬嵬王子我人所宗維北有斗維岱
在東亹亹王子毋遏來學是潔是進亦審亦度毋
信其言省其退私毋晦其明而左右咨明明天子
宅此四國寤寐幽人旌旄斁幣帛北山之陽其及王
子毋然遁思孤我帝祉帝心孔翼帝民孔棘盍濬
其源而沛其澤穆穆王子毋斬爾猷以永斯文邦
家之休吉甫作頌其詩孔碩侃侃相彼兕觥以介眉壽

右華之高十九章章四句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爲書北山之英四字求跋爲作詩 北山之英吉甫美鄭公也因以勉其子孫焉

北山之高屹屹南州北山之英爾公爾侯誕此鄭
公維國之器有偉其才有奇其氣不屑以潔不震
以強權不離義鍛不柔剛戎始歸疆人喜公慮謂
戎未覺亟固我圍既藩既宣左秦右川北仇方睦
西戎獨嚴壯茲遠猷卓茲偉志一時之英而不大
試高牙大纛虎節銅符東將寬民乃公所餘相維

權奸公以才忌瀕死荒陲非公所悸執是叔季而有斯人執是北山而落其英嗟我思公去之百歲思莫見之見其後裔維公之英育多聞孫尚繼其志而世其聲亦有適莊景爾家世北山之英表此大字北山之人仰止攸同矧其後昆吉甫作頌勉爾聞孫鄭公是似北山之英

右北山之高十四章章四句

五言古詩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崑崙派南條東走欲無極海氣薄回巒清淑轉鬱積嵬嵬天台山東表千萬尺其上有仙靈其下有英特伊人天一方從往恨未即渺渺隔蒼山跂予三歎息

昔歲在東壁紫氣踰蒼山金君初筮晉趙侯亦開藩下有蓮幕友上有師師賢渾然和氣中砥柱屹流湍使我千里民賦政兩清安益知天台高楚波浩無邊一朝別流泳先後俱東轅邦民一何孤天意一何慳舟流安底止郡政將改弦嗟我千里民生意復茫然

自從夫君來劒氣躍須女遊刃肯綮閒淬鋒滄浪浦直氣浩難容才名世所妬枳棘豈棲鸞百里非賢路箸刀謹自藏大烹鼎可負

自從夫君來二惠亦驟乘天台本多賢君門獨何盛大兒十四齡神氣極凝瑩溫然荊山璆可續虞韶小兒年十一磊朗益自俊壯氣已食牛風蹄期奮迅兩載辱交從一朝隨歸鞚相見復何時相別涕其隕美質不可恃學問無窮盡少小日易逾德業須自竟執手獨徊徨愧無珠玉贈歸哉各努力教忠家有訓

白雲蒼山東歸驂邁長道采采斑斕衣怡怡華萼耀俯仰浩無怍歸來豈不好正疑稅駕初已有徵車名努力崇明德勳庸良自保我亦志四方匪伊瞻旗纛

景定甲子九月九日舍弟麟至何公權暴弟繼來定登高之約東行再約南仲元質二賢族子同登三峰初至山下策杖以登

木石藤蔓之間尋徑甚微出其上始夸坦
可得循隴而登則巉巖壁立氣象雄偉因
捫蘿而上摩挲舊題又上重巖石曰在焉
再上懸崖之間忽東峰有山行者三人遥
相呼應指示洞處舊聞山下人言天將雨
則是洞必先有雲氣越危石又數重始至
巔間其上有古瓦不知其初何以有此何
公謹由中峰陰崖而下呼之久而後應諸
兄有息於山腰者上下相望恍如登仙四

顧浩然若有得也歸來因記其事

九月天氣清高颸掃虛碧山色日嶙峋山意亦寥
閒有來二三友勸我振雙屐問道始委蛇陟巘轉
深密犖确礙微徑藤蔓絆行色岡阜出坡陁重險
更嵗崔絶壁詫天造石笋疑人立上上復扳援嵐
嵐亦恂慄摩蘇追舊題捫蘿着新碧佝僂度崎巖
盤薄踞危石誰鑿丹臼深碧瓦軌摶埴云何半空
中有此千載迹中峰函劒氣幽洞飛靈液霏霏人
間雨往往此中出陰崖採芝人東岡竝遊客虛谷

遠應聲重崦近成隔而我獨油然振衣來千尺川
流一以眺蒼莽浩無息長風拂巾袂太清可噓吸
乃知艱險餘始有高明極益知身轉高冥然氣超
逸登天信有基昇仙豈無術何當躡飛煙高舉振

長翮倒景凌三光遠觀天地窄

遠遊篇壽立齋 時立齋在廬陵

我歌遠遊篇西望心悠然孰能爲此遊渺渺重山
川和鸞車班班珩佩聲珊珊塊視幾丘陵帶視幾
流泉正氣凝陽剛端操凌雲煙猶將徑天地奚獨

此江山黃鵠以爲御鸞鳳以爲參雲旗何揚揚八
龍亦蜿蜿一舉衆山小再馳天地寬三駕跨八極
高馳闔閶問正陽以爲糧六氣以爲餐金丹毓天
和玉色顏晚顏俯視世紛蚊壑起滅甕盎邊高超凌
太初達觀眞後天願言賁其辭曰西望先生舊釣臺

題釣臺 并序

咸淳乙丑之春買舟東下過富陽之東嚴先
生之祠在焉因書其壁曰西望先生舊釣臺
無窮山色鎖崔嵬閒歸故國耕春雨遂起頹

風生暮雷萬事盡隨江水去千年寧幾客星
來北山今有何夫子不入經筵亦草萊是歲
之夏復如京師纔舟江干祇謁祠下登兩臺
之巔因念往來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講明
嚴夫子之心事益審魯齋先生嘗曰子陵懷
仁輔義之言深得聖賢之旨而世之知先生
者殊淺也因系以詩

誰云孟氏死吾道久無傳我讀子陵書仁義獨兩
言仁爲本心德義乃制事權懷輔存體用治亂生
死關廼知嚴先生優到聖賢邊歸來釣清江夫豈
長往人漢道終雜霸文叔徒幾沈何如對青山俯
仰日油然我來一瓣香敬爲先生拈陟彼崔嵬岡
想此仁義心儼若羊裘翁縹緲暮雲深一作如見羊裘翁此遺無古今

龍井并序

嚴陵北高峰之上臨崖有井其實因崖有泉
疊石而止之鑿以爲井耳今山僧謂其開山
祖師善導和尚講經致龍扶石爲井蓋附會
以神其法也

高峰餘洞氣石竇通靈液發源已太孤臨崖千萬
尺井鑿回飛湍修綆收澄碧一飲清風生膚寸寒
雲出山僧語似奇老龍事無迹我來翠微巔得此
寒泉食東望子陵臺連峰對茜崖下有十九泉趾
此相仲伯因哦掊隱詩凭高三歎息

七言古詩

和王希夸廬陵觀梅有小序

希夸西遊廬陵觀梅郡圃與山中友朋之感
如履祥者固山中之一人也讀之慨然因次

韻

歲寒堂前桂樹秋秋風浩蕩君西遊羨君充此四
方志望塵何異登瀛州人生難得心相識況君與
我心相得君心誰似惟梅花雪霜不改馨香德顧
我思君日幾尋歲寒又見梅花春見梅不見故人
面空詠梅花如故人月明千里路雖同致疇昔追隨
今少異始信燈窓朝暮同此會人生良匪易噫吁
嘻安得彼此長似歲寒枝清芬處處同襟期

唐丈命玉澗僧畫金華三洞爲圖障壽母

玉澗有詩約和其韻

金華高哉幾千丈翠壁重巒不可上上下飛潛靈液通朝暮煙雲姿萬狀我聞元女蟠金鼎至今遺粒猶可餉又聞仙姑駕銀鹿至今瑤田印層嶂金華本是東南奇未數劒門天下壯有時笙簫響青雲猶疑幢節迎仙仗自古長生端有術飄飄羣仙尚無恙祇今洞天雙龍飛何處華表聲清唳誰將此山眞面目盡收奇偉歸圖障居然岡阜北堂前未須屣履勤救放

代張起巖和清塘詩

清塘佳哉上有橫霄映漢之御雲下有通川入海之流泉不舍晝夜揚清清流迴環山奔迎暮雨層波綠朝暉山氣新呼吸溪光飲山淥人人氷玉若爲貧我欲買山居其間囊中不靳金滿籯明月清風對高士絲桐一張酒五經倘看塵世幾蚊蚋須臾起滅敗與成炎涼僅昕夕晦朔分枯榮眼前突兀徒駭俗死後滅沒杳無聞孰若此地多君子純孝千古留風聲天光浮動映松柏地望流傳光丘林太鈞播羣品生靈本一心何況古人傑由來毓地靈欲爲混沌鑿七竅須憑天工揮五丁窮爲樂善之君子達爲廟社之元勳於此地靈有媿無鄙人敢此問諸君

五言律詩

題城南塔院

佳境城南勝浮屠占十分魚舟船依竹僧齋鉢薦芹夜窓雙港月日曉九峰雲不隨人世改千古澈波紋

登嚴州北高峰用韻

雄蟠古睦東俯視翠重重白塔清涼界烏龍伯仲峰雲連天勢近石釀井泉濃更上最高處扳躋意勿慵

輓北山子何子三首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傳眞統緒惟下實工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

昔年夫子在已慮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

徵素幃兄並殯丹旐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
更稀
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卧病亦春
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理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
幽宮

九月初吉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
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携手登山處山高風露寒共來巖壑裏別去海雲
端意重言難足更深語未闌相期最高處志見兩
俱安

七言律詩

奉和魯齋先生涸古齋詩二首

圓融無際大無餘萬象森然本不癃百聖淵源端
有在六經芳潤幾曾枯人於心上知涵處古在書
中非遠圖會到一源惟太極包羲原不與今殊
陋巷深居世已疎書齋幽雅更清癯神徂聖伏人
何在古往今來迹易枯太極運行常自若羲皇向
上可潛圖渾涵妙處皆全體大用周流自不殊

聞道君居向紫巖爲渠征役未遑安從來古語貧
爲累豈謂今時富亦難六十里間無一字幾多心
事付三歎秋來好着新鞭策要把規模遠大看

和陳復之韻

元化機緘未易知此心之外更關誰題名本自非
千佛造物休言是小兒得失天心如弈鑰古今人
事等花枝看來勳業皆吾分何用諄諄詫一時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圖詩二首

生平杖履未東湖喜自師門見畫圖堤貫橫橋分

半水規方盈尺已全模衣冠上蔡存遺緒絃誦濂
溪可合符此地先生開道脉尚遲從往我非夫
臨海關東水滿湖書堂新上赤城圖地居郊左宜
魯定同符誰終濊起平湖水雨我公田幾萬夫
芹藻天錫奎章示楷模王謝後前傳正印東南鄒

景定甲子夏五三日王希夸兄有弄璋之
慶是時希夸尚在歲寒堂報至以曆推之
日在參月在東井火在天西北魯齋先生
曰此卿相之命也越七日希夸煮餅歲寒

諸朋友與焉桐陽金履祥吉甫爲詩以賀
七日已叨湯餅客幾時親賞寧馨兒有崇佛子于
今見王氏多佳自古奇掾可培養慶源惟一善流傳家
學有餘師異時才氣須名世莫負先生卿相期

題富陽嚴先生祠耕春堂

西望先生舊釣臺無窮山色鎖崔嵬閒歸故國耕
春雨遂起頹風生暮雷萬事盡隨江水去千年寧
幾客星來北山今有何夫子不入經筵亦草萊

都下會安吉姚學林作詩奉勉

客裏相逢豈偶然羨君爽氣浩無邊世間固是少
英物吾輩當期不負天撑起元龍湖海氣撩來坡
老短長篇化工不盡斯文在莫學餘人學聖賢

後數日姚學林用前韻言別因別奉

聚散雲萍有是言與君相遇帝城邊共吟黃卷東
風裏相對青燈夜雨天養此俊明真大器發予沉
痾有佳篇贈言歸別勤渠意別後重哦即見賢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
誕辰俱在歲寒堂報至王先生皆爲之設湯餅
寅仲欲往三衢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
爲壽作詩以賀
帝遣銀潢一派來日長春老起風雷誰知年少貴
公子儼若儒先老秀才共作師門湯餅客早期庭
下綵衣萊明朝又上柯山去更問長生要術回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成出簪囂閩牝瞩
五字令賦詩

操似青松潔似蘗頌言忠信匪爲囂水分銀漢浸
江浙城擁天台控粵閩人向少時宜娓娓德于進

處更牸牸聊翁聞有侯鯖味昨夜宵人已目矚

進退格送蘇金華解官東歸

勇學淵明賦歸去豈隨巧宦效脂韋居官但飲雙溪水閉圃寧無三徑資碧落競騰鵬鷁興秋風獨憶鱠魚肥吾皇側席思賢德會有徵書下赤墀

九日書懷

欲買山園種菊花此心荏苒負年華幾時三徑成歸計今日重陽轉憶家落帽已驚微雪早登樓爲望白雲斜詩成捲起悲秋意天濶風高未易涯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層樓新扁表新功簡裏工夫自不同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山窺南北浮嵐小月轉西東瀛氣充更植樓前佳玉樹君家槐蔭比車攻立齋

故相家時門前又新植槐

和徐山甫初秋韻

衆口嗷然望有秋炎威何事燦林丘原田處處成焦土江水源源亦斷流連月更無甘雨應長空惟有火雲浮如今幸喜金風到會瀉銀河洗衆憂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時陳守麗去趙推解施而雨

饑穰誰道盡由天治國須知類小鮮貪吏班車方立立雷神振鼓已闐闐弘羊既往民無事旱魃不來書有年自此皇家歌樂歲魚鹽麗天保永無愆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

以矩名軒義已諧方方尋丈自恢恢勿侵四辟藩籬限不費一天風日來學者毋欺惟暗室聖門所樂只靈臺盡朋但讀立齋記誰謂顏居曰陋哉

釋弟

我生半世尚茫茫西既隔谷東如湯衆責今方四面至百爲盡要一身當仲兄摘實欣幾少伯氏刈葵根已傷康叔周公本相睦休茲俗見積參商

棲眞紀勝贈立公二首

高眞棲處在山阿古寺山靈久護訶三洞奇峰踞下靈洞亦名三洞又一洞名千秋一石屏名飛來峰龍虎千秋喬木長藤蘿泉流清澈天池近石竇凝雲氣多一片飛來山更好飛來端的自岷峨上中

閑闖秋高強入山棲眞勝地極高寒孰泉水下人

間去靈洞雲從天半看麗澤先生留姓字顙濱元
子蛻衣冠典刑尚在山深處爲宿心香不敢灌板辟
上有呂成公諸老留題
歲月寺側有蘇侍郎墓

壽徐山甫三月十三時在書館

三春芳意徧羣葩今日崧高肇錫嘉西館暫爲湯
餅會北堂長奉彩衣華秖今喜有蒐裘約此去仍
標桂籍花吉甫重歌山甫誦由來補袞是君家

壽張南坡并引庚寅生登仕郎

恭遇瑞節初臨玉書裁度明年解又明年省

即躋强仕之期千歲春而千歲秋長奉慈親
之壽某外叨末屬中切贊欣漫課唐詩少申
華祝仰祈尊愛俯賜粲存

綠袖斑斕上慶庭鶯鶯燕燕競新聲庚寅初度踰
三紀丁卯秋來快一鳴十九春光清晝永百千歲
頌壽星明願君高舉紉蘭佩自古悠長是令名

輓王易巖

石笋孫枝萃衆芳少推夙慧映諸郎故家文獻典
刑在前輩風流氣脉長誤把一編黃紙冊未沾數
寸綠袍香同雲慘澹西原路賴有遺編死不亡

輓劉南坡名漢英以理宗升遐發臨感疾而歿

憶昔端平轉化弦公時輸委爲安邊鼎成龍御方
賓帝弓墮烏號亦蛻仙漫仕此情初已薄愛君一
念世逾堅典刑今與丹旌去空些哀詞咽澗泉

輓徐居士二首

昔年滂旱苦頻仍南北郊關自越秦東浙于時猶
道殣嚴邦此地況山民能回涸轍西江水頓起翳
桑寒谷春神理固推居上坐壓他持秉音柄剖符人

積善由來屬慶門如公積善衆推尊至於垂死片
言頃猶是賙饑一念存有子已登天子學無人不
感德人恩霜風慘淡禾塘路繼志揚名在後昆

輓蓮塘吳孺人

北風吹恨入佳城忍聽依依薤露吟家世百年忠
厚意夫人一點惠慈心橋橫蘭渚陰功遠山遠蓮
塘地脉深記取秖今埋玉處他時青紫映丘林

五言絶句

苦熱和徐山甫韻

地棬稿苗盡人居沸鼎中何時霖雨相夢到武丁宮

七言絶句

題汪功父所藏畫卷 景定辛酉暮春早雨桐陽叔子觀于藏清無咎之西窓而敬書之

細雨西窗展畫筒江山杳靄幾重重簷花飛動衣裳冷疑在雲間第一峰

術士求詩

名會不使勳庸媿鼎彝

自分迂疎已遁思君言造化有他奇吾生果赴功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以詩贈 并序

術士錢神鑑欲往橫山求余書爲介余不敢而以詩贈之行矣神鑑見汪君明卿方君叔子雲集京師貴重物貴橫四

炎皆余所兄事者也朱亨父汪平仲亦余舊友其舉余詩似之

錢君杖履到橫山爲我傳聲談話間術動諸君應

一笑不教垂橐怨空還

遊赤松口占

蒼虬夾岸幾重重靈液飛流碧澗通可是神仙易忘世人間爭得此山中

作深衣小傳王希夸有絶句索和語

深衣大帶非今士考禮譚經盡古書莫把律詩較聲病聖賢工夫不此如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萬頃平疇一色春雙溪城闕北山青登樓不爲閑

瞻眺此地前賢尚典刑

泛免口占

皇家科目喜宏開試比抽拈不擇才多少官人無着處不知能得幾人來

後因侍北山先生言朝廷泛免鼓舞數州士子雲集京師費重物貴橫四

蹔之徂公賦芊只朝四暮三贏得羣徂之喜耳先生曰羣徂又不自覺亦浪得一喜也

都下賦歸奉別天台金彥如惠子明沈新

之馬景昭趙寅仲并呈于晦仲時與寅仲
以上諸兄初相識諸兄又約便道至王先
生歲寒堂相會也
多士趨京我亦東不排閶闔不南宮此行識得天
台彥誰道歸舟載月空
客中相見別叙叙論學無由意獨濃賴是歲寒來
有約不妨歸去又相逢
即事
佳人早幸已從良好治絲麻理素粧休向人前售
歌舞春風寧得幾時香
咸淳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 并小引
履祥僭躐無狀輒以梅竹有請于先生撰杖
之餘比于惠澤遊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
之教之也小詩二闋敢告謁者伏希尊察
溽暑初蒸日正長人間何處有清涼先生筆下風
威勁便放寒梅次第香
右梅
圖書閱罷獨高齋撰杖油然午蔭回楮穎從容侍
函丈不妨閒引此君來
右竹
梅雨書懷并唁汪功父
雨意蕭蕭重客愁如何五月便成秋士無禄養農
無地早恐秋風慘黑頭 一作種 素鬢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一榻蕭然竹與蘭 床屏所書 擁衾話別轉留難明朝又
渡湘江去細雨斜風分外寒
用韻贈諸友
臨別哦詩比贈蘭聖賢學問貴先難歸與休用嗟
離索來歲時時到歲寒 王先生書院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洞房佳氣比椒蘭刑至工夫自古難莫使家人誇
七里灘頭眼為清秋風許我快南溟東京太史知
誰氏不算莊光是客星
客嚴陵贈星史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峰

客中連日雨和風晴色今朝杳靄中遥想雁行公
事畢肯來同上北高峰

東津旅中同徐改之館清溪源招之同遊見訪
君居幽更幽客中相望兩悠悠願言携手高峰去俯瞰蒼茫盡睦州

遊下靈洞水深叵入書二十八言
久知靈洞鎖嵬奇水石幽深路轉崎佳境自多平
爽處笑渠索隱厲裳衣

上靈洞棲眞寺聽琴贈立公

爲訪高人入山去迢迢山路不知勞此身已到山
高處更聽琴聲山更高

二月丁亥與諸友眞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扳千今始至滋懷恨不見先生却見山

洞山十詠有序
金華爲東南佳山而洞山最其奇勝清賞之士固嘗憩椒庭航雙龍探水壺窺朝眞而此山之勝所遺尚多也思誠子張君少遊金華攬奇選勝晚好逾極丁丑戊寅之間避地是山有桃源之心焉朝夕遊處其中始盡其美嘗謂洞山之勝有十景焉暇日邀余相與觀之大抵金華一山其最高處岡巒繚繞四高而中下有似仰盆故舊名金盆金盆諸峰平挹競爽而正南一岫差爲最高又衆岡皆土此獨戴石其絶頂上平又數大石浮着其北如自天而下也思誠子名之曰高石巖自高石巖而下兩山夾澗以趨其東支即爲洞山南高處朝眞洞中水壺洞下雙龍洞三洞嵬奇不在論述洞前椒庭清勝之士多謂築堤止水即與靈隱飛來峰冷泉亭無異思誠子以爲信高石巖既爲中正之峰則其下兩支之間澗水當爲金華中澗發源巖下數百尺初沮洳隱見竹石間涓涓漸成流合諸源泉始大忽石巖疊疊水中下懸數丈飛湍濺沫瀲瀲震厲名之曰小龍門又下行石

間或平或瀉約凡五節殊可觀名之曰五疊
泉自此澗旁無路山路橫出通朝眞之前自
橫路中下又得中澗之濱石巖崎欹可庇十
人石際有古梅老幹嫩條澗水濺濺遠其旁
名之曰老梅巖南出其西支橫出一
峰突臨中澗之上山西小澗合流其南則此
山爲中澗之中峰無疑也故名曰中峰思誠
子將結精舍焉而未逮也思誠子於朱門爲
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

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
或靳之不以爲慍於時不屑氷霣孤松端操
凜凜其于此山表微擇勝諸所品題終篇山
中故事不鄙謂予各課一絶自惟鄙拙未必
能爲此山輕重而思誠子之命不容辭也勉
綴左方思誠子其幸教之

右高石巖

山到金盆共遠回勢高羣岫獨崔嵬那更絶頂乂
拳石眞似飛從天上來

右朝眞洞

洞外煙雲膚寸合洞中氷霣百尋飛壺中日月憑
誰記水自飛淙雲自歸

右氷壺洞

天鑱鬼鑿匪人間湧霣轟雷震地寒石上雙龍葢

形似更深須有老龍蟠

右雙龍洞

洞泉噴薄雨雷鳴竹石參差風遠楹好障波流浸
山影飛來靈隱一般清

右椒庭

霣液風來自石峰金華衆壑此爲中須知流出此
山外更會羣流共入東

右中澗

兩崖疊疊水中分瀑布飛流漱石根伊闕西河天
一角山間號此小龍門

右小龍門

時行時止石高下或見或聞雲有無五疊何妨轉
奇偉終然萬折必東趨

右五疊泉

片石崎嶔斜插澗橫枝愁絶淨無塵從茲石上裁
氷玉寒谷年年遞早春

右老梅巖

高巖南下走羣龍兩小源頭合一峰問道是中人
不識先生信善擇中庸

右中峰

操

廣箕子操

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翠華重省方獨立回
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南荒不作田橫橫來
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
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蒼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
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宋季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
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舊知後爲賦此辭不然五柳先生幾于
旨悲慨音節高古眞奇作也 吳師道書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歸去來兮先生庸何歸豈陋邦之難仕繄當路之
無知抑直道之難行伊民命之蕭斯既歸興之方
浩寧挽留之非癡薄宦情於清光審去就於先時
覽盈虛其如彼歎奔走以冥爲歸去來兮車班班
而將駕旆悠悠以先驅轅欲東而或挽輪將發而
或支謂單父之爲政寧有民之忍欺障貪殘之橫
決非夫子其爲誰彼稚饑之未恩此鼓琴之已希
胡爲乎忘百里之命翔千仞之輝嗟夫君之去此
是吾民之數奇將焦熬之益熱見百里之磐垂吏
婥婥以齋怨民盼盼而觀頤歸去來兮先生毋庸
歸聖賢無必不爲之意而天下未嘗無不可爲之
幾觀廉直之得民如此則公道之未泯奚疑胡不
舒南溟之雲翼活東海之波魚移松菊之清歡爲
黔黎之愉怡其毋以蘭芝爲糧毋以許瓢爲卮毋
與猿鶴爲伍而與斯人爲數辭不然五柳先生幾于
閉關毋遺王河汾之笑嗤

箴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巖 并引

維元祀天子以王公守越帥浙東廉士金履祥敎揚州箴作越州箴以獻其辭曰

源源浙流東南之紀自浙而東首衝甬尾至于海邦莫不來求越惟都會方伯元侯帝命侯伯作鎭于越帥東諸侯銅符虎節蒐蒐會稽神禹所藏世祚綿綿以表東方皇皇吳京此維幾輔右扶左翊以寬東顧惟越之民今瘠不肥維爾元侯撫其瘡痍爽維越之支兵處不備維爾方伯師干之試翼翼元侯其子我民毋若秦人匪戚匪欣屹屹方伯東方是保治斯褒揭亂亦瀾倒勿敏爲明勿異爲奇庶士小子敢告誦詩

銘

篆銘經籍

聖有謨訓允啓爾性敢拜手服膺對揚休命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篆老母扇

奕奕桐陽穆穆北堂清風其長旣壽且昌

銘扇

維元祀夏四月帝命臣箎賜爾清風以播於爾躬以母愠於爾衷敢拜手奉揚其光尚施于庶民亦惟帝之功

周平之印銘

后稷受氏古公岐陽至於文武是興周邦八百歷年源深流長以爲國姓作賓後王子孫千億永世其昌

書行父弟所得銅雀臺硯

嗚呼曹鬼漢之涅羿曾是遺甓猶爲世所貴匪貴爾物益有感於廢興存亡之意

贊

紀顏自贊 并引

景定辛酉之春桐陽叔子肖其容而爲之贊贊之爲言佐也佐爾弗及非以自頌也詞曰

幼爾冥行長爾及更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矯而輕以重而敦爾警而慵以敏而勤爾謹爾獨以養

以存爾戒爾弱以毅以弘肅爾威儀惟敬之門視爾踐修惟德之成小子識之毋忝爾所生

默成文集序贊

默成之文斬釘截鐵朱子序之河傾川決沙隨名筆詎論工拙伏讀仰瞻如火烈烈字字言玉璜金玦寶祐而降公卿跋章文斂鋒鍔附中掩剛風俗議論駸駸刓方匪公之節豈邦之昌嗟公聞孫毋寧珍藏方來日長必或發揚

傳

深衣小傳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要縫半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衽當旁續衽鉤邊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衽尺二寸制十有二幅齊如權衡負繩及踝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音裨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垂辟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傳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以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外傳

深衣者先生燕閒深居之服也衣之朝者謂之朝服祭者謂之祭衣燕閒深居之服則謂之深衣古者上衣下裳以爲服而連衣裳爲深衣完且便焉故有虞氏以爲燕衣三代用之周諸侯大夫士朝朝服而朝而深衣以夕庶人吉服之盛也周衰禮

廢後世失之矣深衣之復製自温文正公始也其復明也自子朱子始也其制用布古者深衣之布十有五升則幅之縷凡千有三百今無之取其細者可也度用指尺稱人體也體有短長而指尺如之自然之數也不以指尺則度不應數長短不稱于體指尺之法各以其人左手中指直取之上下節文之間以其中之長爲寸之長曲取之屈其指兩節文之端度其中爲寸亦如之積寸十以爲尺衣全四幅幅之廣凡尺有八寸以布二幅中屈之不裁其腋其前幅領裙之邊餘二寸下屬于裳裳十有二幅以布六幅交裂之一殺而上一殺而下其端一廣一狹爲要上屬于衣而下廣爲裔衣全幅一則裳狹幅之三屬焉狹之度六寸積十有二則七尺有二寸廣之度尺有二寸積十有二則丈四尺有四寸此其大約也然衣前有領且前裾疊而後裾展故裳之幅前廣于後則後狹于前則不餘幅邊之直合以爲繫音篤則其直應繩以繫之長爲身之長古者上衣率二尺二寸裳如其人約餘

四尺故短不見膚長不被土袂屬于衣裕可以運肘袂之本其徑二尺有二寸今加之可也微廣而員殺以爲袂之徑尺有二寸行舉手而應規其長三尺有六寸則反詘之及肘裳之兩旁連屬縫之前後之幅不殊謂之續衽右邊交而左左邊交而右左右交鉤謂之鉤邊或曰幅之邊交鉤縫之則表裏如一也謂之鉤邊衣領之交其袷如矩以抱方也帶下當髀則窘上當脇則不袷當要圍之結于前重繚而下垂之爲紳紳者言其屈而重之也

紳之長齊其裳用組五彩約帶之結餘則垂之長齊其紳紳垂三尺則組之長六尺有三寸三寸以并組約而垂各三尺與紳齊焉凡帶古者大夫四寸士二寸今皆博四寸古者士以下皆禪而今夾縫之古者天子以素而朱裏諸侯大夫以素士以練居士以錦弟子以縞而今以白繒其飾之也古者君朱緑大夫元華士緇而今之色視純或飾以緇古之士帶也古者天子諸侯終禪之大夫禪垂士下裨今有爵者通飾之古諸侯之帶也無爵者

飾其紳古大夫之帶也其長古者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今與裳齊禮從宜而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繩具父母大父母以續具父母以青領表裏皆二寸袪邊齊表裏皆一寸有半今純以黑色之便也具慶加古純可也君子曰取義之多乎其餘深衣乎衣之全也以象天也裳之博也以象地也袷之矩也以正義也袂之規也以容仁也背之純以中直也下齊之權衡以行平也故深衣者規矩準繩之服也服其服必思蹈其理焉是以君子清純以律天博厚以律地仁義以法規矩直其正以法繩平其行以法權衡故詩曰服之無斁又曰緇衣之宜兮小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之謂也

說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孟子言公侯百里等制與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等制不同按井田之制方里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封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于百里也如周公之封于魯爲方百里也而泰山其在封內嶺東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泰山之外土田無幾嶺東成國而魯地亦無幾也故閟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禮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之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盡井畝分溝澮者則以爲園地菜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地之平濶者井之是以古者治田各以地名如所謂濟西之田汶陽

之田龜陰之田咸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盡爲井洫隨其廣狹以爲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于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侯則足一同之數而伯子男以次降殺焉此封國之大略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以方十里之百乘方一里之百是百里之田計萬井也八家同井則方井者八萬家包氏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八十家而出七十五人每家一人其餘五家以

防疾病死喪之數蓋司徒之法民之可用者家率二三人而凡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其餘以爲羨卒又每車有餘子二十五人乃所帶羨卒子弟臣妾之類以備薪芻負戴之役者夫八十家而出一乘八萬家而出千乘此百里之田所以爲千乘之國也或曰古者一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一十二家三軍每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僅用夫家之半耳而古人用軍亦不盡軍力故每調兵賦則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而起七十五人併餘子二十五人耳大約三分其軍而調其一七分其夫家而起其一十二分其民數而役其一所以惜民力亦以備更役也然則封建之法孟子以里言之周禮合土田山川附庸言之也千乘之制所謂諸侯千乘者以地力夫家言所謂甸出車一乘以用兵征調言之也秋夜因朋友異同之問

肇其大槩如此至于制數之詳則未暇考云

中國山水總說

天地常形固相爲勾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滋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

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
崑崙以東言之則自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
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
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
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
諸峰亘爲終南屹爲太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
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於
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
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

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
綿亘耳又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
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恒水西漢水
如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
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洛水而北爲三峽其
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
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
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
盡昇潤再盤之間其水聚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

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
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
以爲異歟

次農說

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
下凡六等其下惟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
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也
然古者以周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

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
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二寸三分絶長補短
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
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基與其租稅之
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
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去
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家謂君心可
正公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redacted]可屏也而非
有庠以養之非有卿士大夫以興之羣試有司類

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副字儷語謂之程文少有振厲則有司駁之以為非度子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為有志未遇責子者以為未能忘禄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禄仕亦勢也使子得百畝之田而耕之子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去夫之目哉顔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顔子猶有簞食瓢飲足以事育安知千載之下其貧又有甚于顔子者子也上無可宫之椽下無可植之畝進無代耕之禄退無歸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自食其力則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灌高擬古遂畝子負笠而荷篠深耕而力耘畜雞種蔬上養下教閒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天子清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忘私以為公使時和年豐稽事不擾則子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子力貧而體弱不能為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為庶幾其中中不能為中次亦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所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有宋景定甲子十月次農金履祥吉父記

議

為師弔服加麻議

謹按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俗之服為服布襴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制今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為麻最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最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

細布爲之則今深衣之布以苧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廢人之弔委貌今失其制以帛代之可也帛則何以加絰曰士冠其吉元冠也色元五梁左掩右其非吉則素冠也色白三梁而右掩左今用素冠加絰于內而生絹單帛加于外可也加絰于冠古也而外用帛則又俗如之何曰用古之禮而不駭今之俗亦以代幅巾云爾加麻之絰總服之絰也總服之絰絰之小者也今用總麻而小之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總服之帶亦布之細者也今用細苧可也然則用深衣則何屨曰古有弔服而無弔屨深衣方屨古也然古之方屨非獨爲深衣也凡屨皆方也今之屨凡屨皆員也今之君子其服深衣從其俗者多矣方屨可也從俗屨亦可也履祥謹議

是時咸淳戊辰十有二月十有九日子何子

卒魯齋先生曰北山先生當世之巨人也四方之觀瞻係焉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布襴今之總服涼衫前輩之燕服是皆不可子其思之且問伯誠時履祥匆匆奔赴皆不暇帶書以往于是就子何子之齋假禮書焉一時哀戚不暇詳考亦不敢久出何子之遺書亟納之而往伯誠子之家問焉伯誠子相見慟哭而其說則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絶俗之事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爲吾輩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皂如常庶可表此心而亦不甚駭于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今朋友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履祥念無可考訂亦不暇考也既而汪功父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議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

加葛絰履祥謂元冠不以弔雖加絹武而乃無首絰不若素冠而加絰布帶則不必絰可也而魯齋先生約日成服不受是說既成服履祥請問焉曰素委貌者委貌之注以爲委武也則是素武也士弔服疑衰即深衣也疑衰者擬于衰也緦麻之布十有四升爲緦麻而深衣之布十五升是十四升而深衣之布擬之也深衣素純則爲長衣麻純則爲麻衣詩所謂麻衣如雪者也二者皆非深衣也故今不從其純柏葢已有考伯誠不俱來成服是恥與吾人黨乎履祥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履祥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丈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

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竝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寢廟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享禮牲帛旅陳享先聖而南面于堂以顏曾思孟侑既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于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於洽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講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於復之一卦係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寶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于復有見焉葢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夫

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初也語其象則復卦一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間若已殆無生息而一陽之仁乃已潛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時生氣磅礴品物流行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氣闖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歟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愚謂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眞翕如純如皆從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庖犧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却不知孔子獨于復之一陽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交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周子見此意本于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

卦先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于是而有偶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氣剝爲純坤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窮之心先天圖見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是動之端先時便是死煞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于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於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

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囚貿
驅馳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惘
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
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
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
禁嗜慾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
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
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

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
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嘗謂有
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
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
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最多此正天地之心
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
線天理之萌此即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
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汩于動而不能靜之故
學者須是於此下尅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

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
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
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

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既復之後無以長養之
則復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
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
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
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
大爲泰之通又進而爲大壯之動以天夫之剛決
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之後工夫也
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
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
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
建明倫之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
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于復之義而充
復之功用者幸不廢焉

孟子性命章講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之性是天地之性

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於其中焉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却在於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命自其貧賤富貴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富貴賤纔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賤富貴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却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自程子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發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自至義之於君臣也自盡禮之於賓主也自節智能自辨賢否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於父子而仁有所窒於君臣而義有未充於賓主而禮有未合於賢否而智有所昏於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遇聖人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於齊爲賓而魯君不禮於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於心驗於身遇於事各有不同者

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目之於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此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却反結何耶曰目之於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事是就人身言有是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序

送三蘇君序

愚翁先生溫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期愚翁先生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聞詩歌各有宜也然則愚於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之音希矣傳於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詩也寥寥乎不可作已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矣乎故愚於太古歸也爲之歌古佩韋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由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七而春秋作歷春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於亡而古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泯與故吾於佩韋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尚清虛風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於會心之歸也爲之歌晉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

予復斯古風之淳斯今斯漓斯有君子兮曰子維斯古書之簡斯今斯煩斯有君子兮曰予還斯曰夏曰虞又曰古初曰唐曰黃又曰洪荒是尚友之人兮是能古吾之今適子之館摻執子之轡兮曰毋以吾古道東征兮（四章三章四句一章九句）魏詩曰瑣瑣佩韋可以知仁鏘鏘璆玟可以知文瑀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牉可以知分有劒斯直可以思貞紘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韋亦以繼佩爲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毋然韋脂敢以爲告匪以爲譏（四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邁長道朝且出東門落景慙郊藪行行歸東嘉采采斑衣好東嘉勝遊多晉代人物眇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理滅中湊窮達有會通一本萬殊圃風流非所高塵想祇自垢長歌臨回飈采菲忘予陋咸淳改紀秋七月幾望

契家生桐陽金履祥謹序

紫巖于先生詩集序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

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洩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於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

通鑑前編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見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

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跡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記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子史傳記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至周威烈王二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威烈王二十三年戊辰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通為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麤見首尾大抵出於尚書諸經者為可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既考信其出於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其說失之誕妄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而從帝堯元載至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丁丑朔蘭谿金履祥序

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註釋章旨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於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希禮失求諸野此猶不愈於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於書史上關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証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於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鑒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公之篇多誤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隋所以爭起於請爵管仲所以霸本於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於解經而其事或具於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於封殽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於在衛履祥所編欲

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於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況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荀悅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閒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二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輯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醬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於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耶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上章執徐之歲冬至之日金履祥後序

尚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益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艱澁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字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大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門人語録未萃之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竟解句釋蓋亦有

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脉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授子姪間以示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碍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澍河後學金履祥吉父序

仁山金先生文集卷三

祭文

代王姊夫祭亡考散翁文

嗚呼外舅而止斯耶天不可必命莫之知公生於世六十有八維鄉之瞻維時之傑公之儀形渾然天成和厚之氣溫其如春終日之間不形忿愠見者心服聞風斂衽公之學問超然流俗聖經賢傳諸子史録取之如逢誦之如流隨叩而鳴愈出而優公之文章時稱大手前坡後潁伯韓仲柳几格之間黄冊不留左右圖書歷漢窺周少始知學蘄然異衆命物成吟遍書成誦長遊庠序譽傾一時名公賢士一見而奇中更數奇不偶塲屋晚益推分斂付庭玉迨其季年學成行尊後學師崇前輩推稱如何不淑一病遷延匪痛匪痾而歿終天嗚呼人之不幸時之無禄鄉邦之思矧爲姻屬夢說忽怒之辭没齒不逢令公之薨泰山圮矣予則疇

依言之涕矣公神在天公書在筐追維疇昔有淚浪浪菲儀一奠庶幾享之上為公慟下哭吾私嗚呼哀哉

代仲一諸姪祭其祖文

嗚呼我有金氏世家桐陽積善一脉源深流長至公之身典刑所係自初有終罔非善意彼世之人為富不仁惟公不然富以仁成不貪而足不吝而裕不為壟斷善人是富彼世之人富則必驕公則不然不改所操不奢于度不矜于人不務于外油然此心惟公肫肫不屬不怒惟公融融不躁不露保此家世植此户門安我後裔訓我子孫藹然和氣融然善意賴公而存雖亡不墜嗚呼哀哉在昔先聖屢歎善人古猶難見矧惟茲今幸有我翁胡不百歲一疾長終三年夢寐昔我諸孫嬉嬉在庭所聞馨欬所瞻儀刑今我諸孫環侍庭止不見音容惟柩惟帷凡惟茲時良靈神不留祖道既馳輀車悠悠諸孫扳號莫尼其軌毋疾而驅公神爰止薄陳以奠矢心以辭公其少留公毋遽馳有酒斯馨

有殽斯潔公亡如存尚我肯啜丹旐翩翩有鬱委原嗚呼行矣有涕漣漣嗚呼哀哉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文

嗚呼哀哉元氣化生所受不一長短殀壽何可致詰人軌無死所痛維殤人軌無殤所係或長奕奕誠求三世文獻軌其承之保則一綫焚焚重闇子子偏慈軌其奉之保則是依昊天孔仁哀此焚獨存此一脉幾有屬既曰存只曷又亡只命之短矣維其傷矣維此文獻曷其有續維此重闇曷其有托言念崇墉永思其終軌不有歎矧其朋從維子王子聿念厥義于此外孫欲玉汝器俾我二人更誦所聞式習庶幾克慰所承去臘之窮阽危一疾今喜有瘳舊聞來繹翼翼孜孜左右進趨再夕不寧而訣幽塗嗚呼哀哉斯意孤矣斯人已矣興言思之涕其隕矣梓溪之源有崇斯阡從爾皇考行矣罔憾追念遊從始終三載緘詞一奠愧弗躬酹殀壽不貳生死一原尚其知之維以永安嗚呼哀哉

祭王立齋先生文

維咸淳三年十月甲寅朔越十七日後學金履祥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敢昭告於有宋善士立齋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大學重闢誠意為要過此則人不然則盜允惟吾邦濟濟宗師公在其間是友是資純直不疵其生也性誠實剛方伊學之正少始就傅博覽羣書如誦己言如駕輕車長為文章高邁流俗不屑舉子亦遜世祿温潤古雅詩人之風非楚而楚詞韻春容閒為詩歌驅馳晉魏詣理之言騷選訢媿自處以介忠為人謀父兄朋友交挾以遊在庭在外吳越荆楚南閩北江慨今弔古自得無欲故能囂囂抑豈好遊家國之憂昔在淵明宰輔之世雖仕不顯始終無貳公之家世與國同休苟利社稷豈間顯幽遨遊其間議論所及忠君利名濟時之急既盡其實則避其名實則在已名則在人凡此所述文學德操皆公之膚人已難到惟其此心不愧屋漏隱所獨為顯可人告言行相顧表裏無殊心廣體胖誠意之符聖賢此關亦既越止天假之年尚究極只云胡一疾荏苒三年右緩左弱不廢討研一朝不寧至此不淑道日已孤人如可贖我實企焉遍參儒宗既友公子是獲遊從深衣朝行擁衾夜語不倦不疑靡懷不吐受用之要心事之微凡所見聞悉以語之善則與之不善拒之於諸公間亦或譽之顧我何人而能得此今公之終何日忘止賦竹之原思泉在東公其冥感一誠始終前輩梵梵後學貿貿侑奠以辭匪私是悼嗚呼哀哉尚饗

為兄祭妹文

維咸淳三年歲次丁卯十月甲寅朔越六日己未兄夢章謹以肴羞致祭於亡妹八乙姐安人之柩嗚呼哀哉吾母九子存者二人惟我與妹相依終身母踰八秩我過六旬妹乃先亡棄母與兄初妹之少擇配京英謂得所歸謂足且榮中更歲年歷幾紛紜百我險艱妹亦辛勤琴瑟方調沉疴遽生一病終星一朝訃聞於今四年宅窆未寧反葬母家首丘之仁廟後之原幽宮既營吉涓詰旦舉此

丹旌有子在遠有夫不臨孰臨其穴有女與兄既
固既吉依我天親靈辰不留祖奠既陳行矣永歸
老淚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維咸淳四年歲次戊辰十有一月戊申朔越九日
丙辰曾孫夢章偕孝德孝修理履祥麟椿攀龍會
龍登子文友端等敢昭告於顯曾祖考純孝先生
八行金公九府君惟公誠孝純篤感通神明德行
昭著聲聞朝廷帝用嘉之存恤有旨賢牧對揚表

厥宅里名之純孝以華其德今九十年流風日長
鄉寓之公大夫君子考據圖經謂宜通祀翼翼蘭
侯是采是容謂爾子孫來幹崇祠斲珉作主侯表
其額其傳孰書何子所筆頎頎祠祏表表名跡維
日迎長立於學宮有來瞻者肅然興起惟孝惟忠
人心天理曾孫奉奠以安先靈惟公之神其尚監
臨之尚饗

祭縣學土地文

維年月日邑士金某謹以酒肴致祭於縣學土地
之神比鄉邦寓公大夫士考據圖籍謂吾先世純
孝八行金公以孝義爲乾淳名賢聞於朝廷表其
鄉里是宜有祠於鄉邑之學縣侯是之俾履祥主
營祠作主之事將以吉辰奉安謹先以酒肴祗告
於爾神俾我純孝公之靈妥於學宮則惟爾神實
陰相之尚饗

祭何南坡文 北山先生令兄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
丁亥後學金履祥偕張必大章僑童僩余澤童俱
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漕元居士南坡何
公之靈嗚呼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
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
焉退老盤溪之濱頎頎兩公翼翼典刑勉齋遺言
被於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丘
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悶曾是
信宿相繼而殞執無兄弟惟公怡怡執無生死惟
公同歸師學匪殊塤篪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
巍巍北山道脉攸傳有公之兄允爲二難我登師

門竝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
乃金今登公堂有聯銘旌令德壽終於公奚憾儀
刑俱隔茲之永歎奉醴以奠寫哀以詞不亡者存
其尚監茲嗚呼哀哉尚饗

祭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
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童偕余澤童俱
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
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學問得聖

賢之傳授存歿關世道之隆汚是惟知德者足以
知此而或者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
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
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
理散於事物之間皆眞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
各有自然之處此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
先生蓋灼見乎此故廣探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
以居達於取舍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
之腴間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
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旣祖口傳指授者或
浸差其精蘊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
訂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
矣學之者惟眞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
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受徒衆方決性
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蔽然而廣厦細旃之
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者
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
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

先生之憂世每懇切以嗟吁惟老病於山林與斯
世其若疎隱然玉府之有重寶鼇然隆冬之有後
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
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蓋孤鳴呼哀哉履祥
等獲供灑掃之役迭陪丈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
即語欵欵其盡無餘顧資識之弗強又探討之弗
劬蓋悠悠然恃有先生在耳今一朝而奪之始咨
嗟痛哭悔前日求教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眞實
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

益服行以弗渝尚有以繼先生之志讀朱子之書
分經帶以皇皇遡雖絜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
愀然其鑒予嗚呼哀哉尚饗

奠王敬巖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巳巳七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
子里學生金某謹以香燭湯茶之奠昭告於宋故
都運觀使敷文卿侍敬巖先生王公之靈曰昔在
孝宗相維魯公于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
辭正誼譬諸春秋責賢者備世莫此知曰盾曰矛
孫朱子之學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
昭融公在薦紳力行所學凜凜直清蹇蹇諤諤越
在外服麾節煌煌所至政聲明敏剛方嚴陵之政
士信民服江東之政家尸户祝終其愈偉不畏於
強匪狐匪鼠孰敢予抗風波畏途天日有赫詔公
辭行佚公祠秩風木未盡壑舟已移如何不淑而
我從魯齋遂交思成實推實引以登公門一見而

異再見而器屢見益奇誨語諄至公實知我我豈
敢求匪勢匪利淡以綢繆中更糾紛遂疎左右豈
不懷公畏我罪疚今公之薨永隔儀刑感公之知
懷不能瘖哭公以辭匪有雞絜哭公匪私亦世之
故嗚呼哀哉尚饗

再奠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巳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
日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
於先師北山先生子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
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
行祗言徵意念昔多岐中心漾漾既得魯翁指我
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為人一語夢覺謂
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氷然所敬畏
匪拘匪慵常以為重則罔或越越謂凡事物用各不
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益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
一本惟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
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
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宏多娓負師言間關悠

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旣歿我始成室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尚饗

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維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鼇峰之傳北山之陽猗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游一二偏參卒於北山紹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旣聞道悉斂豪英克已亦顏弘毅似曾攻堅鈎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辯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庶其大用隨其

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襲人日晶霜潔玉粟金精內明外齋閨門朝廷遇事理棼神運權枰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皐比所至鳶魚高深孰謂斯人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洛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褊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差翼升昔我大故負不克葵先生賜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止師訓有嚴始拘謬慤卒踐師言涵養拓充發揮方其卒業遠遊疏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其卒業遠遊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微疾為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聞淵氷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刑儼其如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侑奠以辭監我哀恫嗚呼哀哉尚饗

又率諸生祭文

維咸淳十年歲次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儀敬祖奠於先師魯齋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先生天其以殷斯文之傳也歟而我抑有感於世道之變也蓋其稟剛大之氣高明之資固一世之偉人寧百年之幾見也方其抱膝長嘯熟窺天下之大勢南北之治亂議將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如見建瓴之便也惜也而不獲用於寶紹端平之旦也及其中年斂邁世之豪慕曾子之貫窮格事物會一於萬勇

詣旁通鉅細無間意其經世綜物必雷行而日煥也迨其晚年德成而義精養至而仁慣不動聲色而措諸事業有潛移而默轉者然慨其憂世之心已不勝悠然樂天之分矣雖譽望之日高與羣公之交薦於先生了無與焉獨可憐夫信者之尼與忌者之訕也肆今天子之訪落視見大夫而若憾方疇咨於公府起先生以講勸而不知其倫然長往已不疾而夢奠也嗚呼望其人如泰山之巖巖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也讀其書如日月之為光雷霆之為威如霜風之為勁也執而終藏深山大澤之畔也吁此吾所以深嗟痛哭而有感於世道之變也歟然自先師朱黃之日遐屬

易吾言又安知其非天之所建也嗚呼遠矣始自履祥之登門繼率朋從而旅見涵古歲寒之清幽耳濡目染之觀感益均蒙追琢之盛心亦俱恨卒業之猶晚也今也先生不可復見矣曾歲月之幾何又靈車之將啣也茲諸生之畢來敬祖庭以侑奠非敢獨哭其私而於世道斯文為是痛哭而永歎也悠悠斯世知德者鮮矣惟神皖之陟降尚回翔其一監也嗚呼哀哉尚饗

奉楚黃告魯齋文

維德祐元年七月庚午朔越十日戊子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特贈承事王公之靈朝廷以外患孔棘强或不免焉是爲正學之故思宰執侍從自負崛強或不免焉是爲正學之故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回世道而不可復作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數次第舉矣諸公以履祥逮事先生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勵之意尚敢受之謹告

告魯齋先生謚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辛亥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於故贈承事郎魯齋先生文憲王公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攄其德沒有謚以表其行是皆命於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而不得誄長賤而不得誄貴諸侯不得私相爲謚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謚矣然卿大夫之謚猶命於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猶譏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稱德於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誄其師若陳文節王文中孟貞曜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謚之而溫公以爲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義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惟先生稟高明剛大之操窮格致服行之學眞傳的緒高視旁通其風力宏撫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紛立度雖道在經綸而遠厭進取跡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淳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招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廷惜之於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等列請於朝乞謚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謚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謚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謚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紀謚先生曰憲事止得可已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有累命之爵故謚告即下先生沒有始贈之命故告贈先下又以一字之謚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字上悉連

文所以明一原盡衆美也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告詞亦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須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阽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爾以後十餘年故舊凋零生徒散佚大懼履祥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夔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謚其師初非有待於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謚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謚先生曰文憲

羅隱齋謚文質李延平謚文靖黃勉齋謚文肅陳北溪謚文安張主一謚文憲

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無斁惟先生之神尚歆受之敢告

祭葉養志祖母文

維丁酉之歲季冬己未朔前聘士金履祥遣人以雞絮之奠昭祭於賢惠南陽葉夫人唐氏之靈告之曰若稽安定婁邑上繼彤管爲賢惠録寅惟夫人賦性淳穆克孝於親作嬪名族相其夫君内和外肅訓教諸子義方庠塾中更事故轉徙迍

遭贊夫以義收死贖遷羣從子女既反既閑有教有歸各保其天粤自婺憂再歷艱難儉以足用奉祀周旋卒全其家三世名範諸孤森森力學修踐施及外氏存亡續斷迨茲令終終始無玷考卜祔隧塋兆無遠諸孤謂予書其蓋篆載惟諸孤從三十春往來名門懿範熟聞慈順曰惠貞良曰賢慎考前録敬表幽閟書曰賢惠誰云不然忍聞詰朝丹旐有翩逝將勤防虞祔而還疾病纏縈風雪繽紛緘詞一奠用表微忱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兄諱彌高字與瞻姓金氏始出三衢之劉十一世祖徙於婺之蘭谿擇桐山之下居焉世有隱德以詩禮相傳五世祖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錫爵族曾祖景文以孝行聞於朝遂旌其鄉爲純孝曾祖諱天錫早歿曾祖妣唐氏少寡喜讀書清苦守家課子孫尤嚴切詩書之緒遂以振祖諱世臣祖妣童氏父夢先是爲桐陽散翁母童氏兄益仲子也

兄生於紹定戊子十有一月甲戌性淳慤仁厚數
歲就學穎悟日進先生長者異之命之聯詩曰動
業歸鄉手即拱手而對曰詩書養我心聞者驚歎
以學識奇之比長學不輟輟讀聖人之經常欲體
諸躬行之實凡一舉動輒引經爲據而後爲之非
止爲口耳之資詞藻之計而已也兄於事親至孝
承顔養志朝夕惟謹無一節少懈二親以是老逸
宴歡每得于人遊于市苟一物之甘脆斷以饋親
雖遠或飢渴不以自嘗及壯家貧子女之累且漸

重兄不牽於私不以私財自有究其所行古所謂
一出言不敢忘親一飲食不敢忘親者兄眞以之
兄之事長最爲悌順雖遇嚴急亦能回其歡心有
事勤焉雖勞不憚教諸弟自句讀至能文其勤不
倦族姻之交寧過於厚而無不及者朋遊以實相
與久而不狎平居終日未嘗見其慍厲之色人視
之愿者也然義所當爲輒奮不顧俗鄉黨鬨其
家爭羅而致之子弟從之學者咸不嚴而化兄之

之學自涵泳程朱子之書不釋於前加之誦數精
熟編摩勤整討論簡密而文辭詳贍所到日且益
深假令兄博交遠遊則其學行當表表人耳目顧
厚積薄發無一毫務外爲人之意是眞古之學者
矣寶祐丁巳之春感寒自利醫復誤之腹益急中
醫復灼之末更醫復下之遂不起矣嗚呼傷哉兄
之病也語言雅正恐傷親之意惟以溘先朝露爲
不孝以學道未成爲憂且勉諸弟以學而無一語
及妻孥之私者至病革猶口誦周易韓退之詩頃

之誦曹太尉內宴應制之詩語訖而逝蓋是年四
月三日也世衰俗薄忠信之資而能學者少學焉
而務實行者益尤少也如兄兼之而壽命不長享
年三十死之日聞之者無少長貴賤莫不咨嗟涕
洟者傳曰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執
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斯言也惟兄足以當之矣
兄娶唐氏男一人濟孫女三人皆幼曰存者後兄
之歿二月而生後五年實景定辛酉始克卜以十
月已酉葬於桐湖山之原前期散翁命二子曰嗚

呼仲子之孝與其學行之實人皆信之吾慮其無以傳於世遂以湮淪魯齋子王子立言君子也仲子將受業焉而没不果惟爾履祥及爾麟獲供灑掃於門其往請銘諸幽庶斯子也死且不朽夫表微闡幽爲善者勸君子之責也夫子必樂書焉爾往請之履祥謹序其實以請謹狀

題跋

書浮圖可立簪蔔齋記後

簪蔔夷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書以爲縱其有同吾道自足況其不同大儒君子且辭而闢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簪蔔之說予益憎焉佛者翌竹黃花之語先生夫子亦亟稱之因喻物理彼亦各有得也雪菴立上人以簪蔔名齋自爲之記予舊友何君師文爲跋其後暇日何公權弟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請予書其左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問俊遊爲少予益屢歎之故不辭而爲之書景定甲子良月望日次農金履祥吉父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右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文集今所編次其第録如上初公之大父煥章公與朱張呂三先生爲友父仙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公天資超卓未及接聞淵源之論而早孤年長以壯謂科舉之學不足爲也而更爲文章偶儷之文又以偶儷之文不足爲也而從學於古文詩律之學工力所到隨習輒精今存於長嘯醉語者蓋存而未盡去也公意不謂然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間從撝堂先生劉公舡山先生楊公克齋先生陳公考問朱門傳授之端而於楊公得聞北山何子恭父之名於是尋訪盤溪之上盡棄所學而學焉焉默浮就實攻堅鉤深間因述所考編以求訂證謂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於正自是以來一年一集以自考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麤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稿其後類述倣此甲辰稿二十五卷甲寅稿二十五卷甲子稿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諭語衍義七

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辯說二卷書疑
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太極衍義一
卷其餘編集不在此數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爲
著述前後則見於日記履祥又嘗集公與北山先
生來往問答之詞爲私淑編咸淳甲戌七月九日
公歿書藏於家後又分藏他所丙子以後散失幾
亡某切獨惟念自淳祐乙酉得侍函丈自是以來
無日不陪書冊几杖之右凡有詩歌間得次和及
有論著首得披觀故於諸書具得本末一時多事

不料散逸比年以來收訪裒録未之多得迨己丑
庚寅之間天相斯文募得諸稿之全其他著述雖
間逸亡而未盡喪也於是與同門之士相與紬繹
諸稿各以類聚其他雜著卷帙少者用朱子大全
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先生亦俱
有答語與履祥所集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
之例別爲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爲夫子一
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嘗刊於天台而未
盡間亦有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圖有書自易

天傳以後書存而圖亡公嘗因先天圖之出與太
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
編入云

書鄭北山帖後 代魯齋先生作

故資政北山鄭公其言議在文集其行事之偉在
史傳鄉里者俊多能誦其遺文而吾氏與公家復
有世睦以故所聞爲尤多今又得見公之遺帖於
其元孫某皆與其親故之書也人之稱公者大抵
多其勳業而某竊嘗獨謂公之勳業百未一試今

讀公之帖見其辭氣間舒無一毫自愜者而尤信也
何者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其次則蜀漢
可以入關中也自關中而舉山東周秦漢唐咸以
之自蜀漢入關中漢王之收巴蜀定三秦正用此
也方虜之歸我關河也朝廷以樓公炤撫京陝由
潼關入咸渭人有勸其守要害據形便者謂虜覺
且復取矣時公爲其屬關之擊節亟請於朝重爲
保關陝之計此恢復之第一籌也公言不用而其
事卒驗及公之使四川也時權奸又決計忘讐割

地辱國而公獨爭險隘肅號令營關外之田以計
軍實使一旦得便而出關陝也如探囊耳此恢復
之第二籌也權奸忌之罷公於蜀尋以罪去失此
二籌遺憾大矣而顧區區以保蜀爲功至前時入
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子朱子嘗稱歎之
今讀公帖亦復有田渭濱省水運之事因有感焉
而書其後如此北望中州如隔宇宙而巖巖坤維
亦爲虛矣後之君子必有歎公之功不遂而悲予
之所以書者嗚呼咸淳丁卯二月初吉書

書包氏家訓後

包吾鄉之望族於吾宗八行公以來世姻連故予
知之審其先睦人也然少時見唐登科記睦之包
一後見新定志自皇祐以來包之登進士者再紹
興後娶之蘭谿登科者包又三人即清塘包氏也
鄉人嘗曰包族詩禮相承簪纓累世宗支蕃衍非
孝肅公之裔乎余曰不然孝肅廬人所謂闕下包
是也初孝肅有庶子棄不收養至爲人牧豎已而
嫡子死無子其婦守節不嫁朝廷表其門閭世遂
爲闕下包云孝肅苦無後節爲訪其庶請收之於
軍實使一旦得便而出關陝也如探囊耳此恢復
之第二籌也權奸忌之罷公於蜀尋以罪去失此
二籌遺憾大矣而顧區區以保蜀爲功至前時入
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子朱子嘗稱歎之
今讀公帖亦復有田渭濱省水運之事因有感焉
而書其後如此北望中州如隔宇宙而巖巖坤維
亦爲虛矣後之君子必有歎公之功不遂而悲予
之所以書者嗚呼咸淳丁卯二月初吉書

書包氏家訓後

自著治家要略及三省齋記患難橫逆解辭氣與
雅皆足以訓其後故總名之曰包氏家訓因知子
謙父家學淵源所致抑亦古之所謂立言者也豈
他日但爲一家之訓哉永叔老而不衰善行益著
而子姓羣從尤多才尚勉振其家也哉

潘默成三戒文磨鏡帖後

孟子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
於默成潘公之風亦重有感於斯焉蓋公之志節
剛毅凜不可犯其著於言語文墨者眞若斷金漱

石以履祥之昏老頑鈍每一讀之輒一奮勵猶有平日不自揣量之心況方來有志之士且什伯於我者其感慨激烈當何如也世多言托於金石者可以不朽公之三戒文磨鏡帖刊於東陽道院於永嘉於八桂於義陵蓋非一處亦非止一二帖而東陽道院者已毀漫不復存其碑存厄蓋可知也而公之風久而益振賴有國史文集與朱子序文千載不磨則有非碑之所能盡者公之來孫子東陽叔衷集家藏諸碑墨本整褫成集以示當世名流見者心肅髮上指使君子之澤再新於五世之後則其遺風之興起可期於百世之餘也嗚呼肆哉

仁山金先生文集卷四

附錄

金氏譜引

嘗讀萬姓統譜而知金氏有四出焉其一始於古六子以名爲氏伏羲六佐名曰金提迄漢文有金王孫者子孫蔓延於陝屬其二始於漢武賜休屠國日磾以金姓蓋因其國有祭天金人也七葉內侍金張益著令徽族表表俱其裔也其三絡與金氏本漢景帝分封中山劉氏也亦因錢鏐而易氏此與蘭溪金氏姓同更而譜各別所謂同源異派也惟居於蘭谿者始錄宿遷而徙於三衢桐山峽口則劉昭禹也再錄峽口而徙於蘭谿三峰山下則金明偉也三錄三峰而又徙於桐山之陽則金世臣也四錄桐山而徙於仁山之下則金夢先也五錄仁山而徙於長洲之徑城則金章也六錄仁山而徙於吳郡之洞庭則金繹也七錄洞庭而分爲玉峰澣曠二派則金維仁維義錄雲間而徙於陽山則金維禮也自後唐以迄宋元世次相傳墳墓丘陵如掌上螺紋歷歷可數所以何王金許爲

娶之四大族云吳郡後學祝允明敬敘

文安公纂略

先文安公以宋理宗紹定五年三月丁酉生蘭谿純孝鄉桐山之第桐陽散翁叔子也始散翁有夢虎之祥因以祥名既長師為更今諱云公生而敏睿博學多聞通于天文地形禮制兵謀陰陽律曆之秘靡不殫究年十六試中待補太學生居恒篤行敬修雖不事進取輒以匡濟為任強仕之歲以襄樊告急國勢阽危慨然思自建

立遂至京師進奇策請以重兵繫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而當事沮共議識者咸歎惜之德祐改元名為史館編校又不果用乃設釣臺書院專意著述題其集曰仁山新稿既而元兵入臨安以帝㬎及太后北去公即屏居金華山中時年四十有六矣後三載而宋亡公以宋室遺民孤節自矢遂決志遯世窮約以終是歲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其集以仁山亂稿名焉公娶徐氏生三子季有雋才而早卒公甚悼之是後詩文又名噫

稿題其端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之戚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誌也晚年館於唐氏之齋芳書院成通鑑前編及瀛洛風雅七十二歲大學指義成是歲三月壬辰以疾考終蓋元成宗大德七年也易簀時謂二子曰前編一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吾為是書圖欲以開來學殆不可不傳亦不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謙錄成定本此子他日必能為我傳於是以此書授之白雲大德十

年九月甲申葬於仁山後壠禮部吳師道移文學宮列之祀典學正徐鎧請諸朝列祀於先賢之祠至正中特謚文安國朝成化中敕郡建正學祠正德中郡守於天福山建仁山書院春秋祀公長孫巽言公於元季避兵徙家吳下從孫履之公亦從雲間徙陽山六傳至世昌公自崑遷郡又再傳至曾祖愛月公卜居長洲之蠡溪而支裔之衍於蘇者益蕃矣裕竊仰溯淵源懼弗克步趨家學夙夜罷厲時瞻遺行而興起焉故為略纂懿蹟敬書

如右用示世世子孫知有典型毋敢墜緒云爾萬

曆戊午冬十月二十四世孫文裕謹述

片錄

滹南遺老王先生文集四十五卷續編詩一卷

（金）王若虛撰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自號慵夫。藁城人。登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官左司諫。轉延州刺史。入爲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微服歸里。自稱滹南遁老。越十年。與劉祁東遊。卒於泰山。事蹟具金史文藝傳。史稱若虛有慵夫集滹南遁老集。均曰若干卷。不詳其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滹南遁老集四十五卷。與王鶚序合。慵夫集虞稷雖著錄。而卷數則闕。考大德三年王復翁序。稱以中州集所載詩二十首附卷末。則慵夫集元時已佚。惟此集存耳。此本凡五經辨惑二卷。論語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記辨惑二卷。新唐書辨三卷。臣事實辨三卷。議論辨惑一卷。君事實辨二卷。諸史辨惑二卷。新唐書辨三卷。雜辨一卷。謬誤雜辨一卷。文辨四卷。詩話三卷。雜文及詩五卷。與四十五卷之數合。然第三卷惟論語辨惑序一篇。總論一篇。僅三頁有奇。與他卷多寡懸殊。疑傳寫佚此一卷。後人割第四卷首三頁改其標題。以足原數也。蘇天爵作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氏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今考論語孟子辨惑乃雜引先儒異同之說。斷以己意。其間疑朱子者有之。而從朱子者亦不尠。實非專爲辨駁朱子而作。天爵所云。不知何據。觀其稱陳天祥崇若虛之記。謂四書辨疑。因熙斥之。遂焚其稾。今天祥之書具存。無焚棄事。則天爵是說。特欲虛張其師表章朱子之功耳。均非實錄也。其五經辨惑頗詰難鄭學。於周禮禮記及春秋三傳亦時有所疑。然所攻者皆漢儒附會之詞。亦頗樹偉觀。其自稱不深於易。即於易不置一詞。所論實止四經。則亦非強所不知者矣。史記辨惑諸史辨惑新唐書辨皆考證史文。掊擊司馬遷宋祁。似未免過甚。或乃毛舉細故。亦失之煩瑣。然所摘遷之自相牴牾與祁之過於雕飾。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雜辨君事實辨臣事實辨皆所作史評。議論辨惑著述辨惑皆品題先儒之是非。其閒多持平之論。頗足破宋人之拘攣。雜辨二卷於訓詁亦多訂正。文辨宗蘇軾而於韓愈閒有指摘。詩話尊杜甫而於黃庭堅多所訾謷。蓋若虛詩文不尚剞劂鍛鍊之格。故其論如是也。統觀全集。偏駁之處誠有。然金元之閒學有根柢者。實無人出若虛右。吳澄稱其博學卓

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衆，亦可謂不虛矣。

黄鳥止於丘阿流丸止於陾史胖言止於公是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劒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異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異歟之說息矣自秦大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於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汨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奧為多其間騁駁淆混註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具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

錄也劉子玄點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後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況雜述乎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靚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擇蒙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通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詣礎炳今文古文無惑無之惟於議論之學殆為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為汙隆耶其磊磊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畧為世擯表者不常有邪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濂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為傳注六經之蠹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紓信萬世文所以紓治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紓信萬世文所以紓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為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夫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烏虖色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群言掩之也故畢者以陷而高者以佚杜者以惛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久之者又如是久織之逞而孚誕之參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於猱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其廢乎道復明於今日也

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十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為一日也欒城李治引

李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朝進士至元中以学士名就職所著有故齋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制十二卷汉說平卷古今雜四十卷測圓鏡海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見元史及續文獻通考：

溥南先生文集序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溥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矣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昧額良鄉王武坡河中李欽坡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與從游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為幸而忝厠芙游之末祐所以為幸也數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尸饜益食乡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俞久俞親者溥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垂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為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為文不事雕篆唯求當理在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貴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芝陽道順天為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為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為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敢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於燕稟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棗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鑒為四十五卷與其巫趙君壽卿倡義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囑為引予為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為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議而先生斷之不疑

戊寅字百一曹州東明人金正大元年登進士第一人元建元中授翰林學士謚文康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鹿物集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為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慱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羣書論議記釋具存而世有慱雅之士潛心思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老先生所望乎来者之盛心而余於潭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為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慱而辭乎辨之明嘩克爾鳴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来知陽宇宙有可慨者潭南生乎其間必其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本泯故所學論說淳委則

然方將狄其會余喜者隨所讀書附記司異切磋究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里與賢書院行且錢辨喜而為之識于帙之初閒是君難冬至日前刑鑒冷官彭應龍羽冀夫序

潭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来巫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見之與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共校為復翁所得以字多差外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舉姻文廣東官帙無定維欲求之来由也已既幸任迎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崇陰之舊候迎公来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潭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居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前有潭生臺印記按明清保初承樓字尔光著有潭生臺集詩話稿參政富子參政所著有潭生臺集詩話稿參政富子藏書有手錄居書目一冊今存古林書院此係校雠未精再加校正數百字美成完書云

濤南遺老王先生辨惑文集目録

一卷　五經辨惑上

二卷　五經辨惑下

三卷　論語辨惑序　論語辨惑一

四卷　論語辨惑二

五卷　論語辨惑三

六卷　論語辨惑四

七卷　論語辨惑五

八卷　孟子辨惑

九卷　史記辨惑一

十卷　史記辨惑二

十一卷　史記辨惑三

十二卷　史記辨惑四

十三卷　史記辨惑五

十四卷　史記辨惑六

十五卷　史記辨惑七

十六卷　史記辨惑八

十七卷　史記辨惑九

十八卷　史記辨惑十

十九卷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總論　採摭之誤　取舍不當　議論不當　文勢不相承接　姓名爵號　字詁訛謬　重出載事　用字多不安　語誤

二十卷　諸史辨惑上
二十一卷　諸史辨惑下
二十二卷　新唐書辨上
二十三卷　新唐書辨中
二十四卷　新唐書辨下
二十五卷　君事實辨上
二十六卷　君事實辨下
二十七卷　臣事實辨上
二十八卷　臣事實辨中
二十九卷　臣事實辨下
三十卷　議論辨惑
三十一卷　著述辨惑
三十二卷　雜辨
三十三卷　謬誤雜辨
三十四卷　文辨一　序附
三十五卷　文辨二
三十六卷　文辨三
三十七卷　文辨四
三十八卷　詩話上
三十九卷　詩話中

四十卷
詩話 下

四十一卷
雜文 詩附
揮麈軒賦并序
瑞竹賦并序
寧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王氏先塋之碑
李仲和墓碣銘
故朝列大夫劉公墓碣銘

四十二卷
千戶賈侯父墓銘
大一三代夔師蕭公墓表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四十三卷
進士彭子升墓誌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楚驥誌

哀鴈詞
高思誠詠白堂記
門山縣吏隱堂記
恒山堂記

四十四卷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菲先生道院記
趙州齊衆謀新修悟真庵記
答張仲傑書
道學發源序

揚子法言微旨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送呂鵬舉赴試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四十五卷
祖唐臣惠庵序
復之純文說
移判仲澤虛舟堂銘
四醉圖贊
林下四友贊

王士衡真贊
跋寶墨堂記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貧士嘆
白髮嘆
題淵明歸去來圖
題趙內翰城南訪道圖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架
再到故園述懷
評東坡山谷四絕
評王子端四絕
題宮人圖基圖

濼南王

五經雜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曉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無有禍敗其說甚為明白蓋人之所以陷于禍敗以至夫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義理故耳然出之學者皆認為遠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爭不容于時者輒持此說以律之嗚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自效于公家者且此語之下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繼之何嘗有遠害自全之意哉子嘗深惟之孟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詩為證學者因之錯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指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艱享國長久孔氏以為太甲鄭氏以為帝甲而疏從孔義蓋以因國語說殷事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也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尒予謂此說未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

明是兩人周公所引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維之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其次第不應為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共淫亂而致襄殞周公奚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傳出于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為近知其事為詳左氏司馬遷為遷其傳閎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遷就其事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弒君之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弒

為不義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弒君豈復有例稱臣為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為不議則稱君者果臣之義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皆可指為無道而殺之矣長姦雄之志生篡弒之心皆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就有大于弒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是何輕重不論所德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明分別嫌疑為亂臣賊子設耳今乃責妄生義例以為之貨不亦乖乎

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殺之而三傳皆以為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于疑似者一何嚴耶至于推刃之賊則以一己之私而敢為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書也若是之類可謂近于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哉差不齊自相為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淫刑而厚斂慢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為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耶楚靈之無厭民怒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為衆所絶乎而書經公子比之名何耶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三且曰民之不與者衆則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為衆所絶也而稱國以殺又何耶經書薛弒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既稱國以弒薛侯之罪安得畧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為而發哉宋昭之殞傳言其無道矣然自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則曰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而不討賊則曰以無功不叙杜注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蓋其意亦有

所不安者故反覆自救如此莒紇紀公左氏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故僕因國人以紇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咬助曰紇君例徵暴君也施之此義豈有又為下道子可致送聖人訓典故當不然遂削左氏之說然終不以其例為非也夫經於被紇之君皆書其名初無不稱君之辭蓋稱字不可也稱謚不可也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則所稱者為誰邪左氏徒見有時而不著臣之名遂以有名者為稱臣而無者為稱君亦忘意耳杜注未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遷就而為之說至薛侯無傳則亦漫曰無道而已迄代胡安國既不察此例而隨事揣量卒無定論是皆不足據焉或曰如子之說則暴君無道終不當懲乎曰此聖人不得已之變而非所以為訓也以湯武之德對桀紂之罪然後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春秋之君罪不至于桀紂而為逆者皆亂臣賊子也聖人顧肯於此為訓哉書之稱湯武蓋曰放桀伐紂而孟子則以為聞誅一夫而不聞

紇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敎為君而加之以紇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比義例哉然則何為有時而不稱臣吾不敢必也意者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咬助曰紇君例徵暴君也施文之脫誤耳不然則實出于褒意而不可以一人當之也要之既曰紇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紇之罪在一人衆紇之則罪在衆不容有輕重于其間也王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子亦譏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君子之學亦求夫義理之安而已聖人之所必無也傳為經作而經不為傳作信傳而誣經其陋儒已矣

左氏傳穎考叔純孝愛其母莊及莊公得詩人賦穎之義予謂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為入言之機耳而遽謂之純孝何也豈考叔素行別有可見者非都鄙其為人謀者如此足以知其孝于親也非不然譽之太過矣

晉棄疾之誅羊舌虎與焉虎奴向魯也左氏曰初奴向之母妬奴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宋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圖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憂焉使往視寢生奴虎美而有勇力棄懷子

娶之故羊舌之族及于雜寫謂此毋之言無謂也
深山大澤則固生龍蛇矣而美婦必生惡子豈決
定之理耶抑偶中耳使其言果當而智慮果及于
此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妬實出于妬則言雖
有驗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左氏既以為妬而又
若著其賢者何也
師曠對晉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
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陸氏釋
音云本或作之祀誤也寫詐文勢恐未必誤而所
謂困民之主者乃復可疑蓋上言神之主民之望

下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字皆相應不宜云此猶
以主字屬民且主重可言困或者其生字也歟
汲冢書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潛出殺之而復
立伊尹于伊陟伊奮杜元凱特附于左傳之末而
為之說曰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然則太甲雖見放遷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
與尚書所記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
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信也為其粗有蓋
于左氏故錄之嗚呼得伊尹聖人其大義貫乎天地
詩書載之孔孟論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誣者世之
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毀而此說為尤甚
然亦何能奪古今之正論哉元凱姑欲發明左氏
因遂取之而反疑聖人之經亦已陋矣案左傳之
文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凱云尔者
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而叔向之母本為叔
虎所累且上文云緜駟不信而禹無下云管蔡為戮周
公右王故為此門會以求合規厲不相及之義祈
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嫌隙廢公直而已詎須比
類之規然則元凱於此不獨誣經而其于左氏亦
所謂欲益而反損也

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為丘明
初未有疑之者劉歆謂其起惡與聖人同而杜預
亦偶親受經于仲尼獨唐啖助言別有左氏其說
曰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
引率前世人若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
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如史佚遷怪者後世便
謂左氏為丘明非也張揖集程伊川雖未能必左
氏之為誰然亦不主丘明以為莫考也蓋不以耶
說為過而宋子京譏其鑿鑿劉器之笑其惟然則果
就是乎曰哉子之論無害也然亦未免于畏其名

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聖賢之言一是非也翻覆之義一是非也盡亦獨論左傳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觀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于丘明可遂以為是乎劉歆之徒或于論語之所備乃謂好惡與聖人同既以為同特而親見之乃謂受經于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蓋論語備之者特所恥而端耳安知餘事之盡然而所謂親受者又何所據也孔子之于人取其一節而備之者不知其幾人而可皆以為聖人之徒耶且明丘親見就與其弟子門人彼弟子門人日承

訓誨然往往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丘明何人哉就使親受其經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然則劉歆之見固無異于鬼童啖子辨析其失可矣而必云別左氏則其意亦以丘明之賢不應至是耳故曰未免于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正月下書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上書春鄭伯使其弟語來聘書秋八月而申云夏五其脫月字不論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為閒焉爾雅呼高之解經類以矯拂雖仁不迩人情為奇節不亦異乎

提以示重慎豈不可笑哉穀梁云夏五傳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嘗以闕文語人豈有特著一書以為大典乃擬存此等而不辨者況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後來脫之耳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災伯姬卒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去至也逮乎大而死教案左氏其說略同公穀皆以為夫子賢之予謂伯姬知禮而不知禮似賢而迂于

男子其志可哀而其事不可法也夫救焚拯溺之正禮而搜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兩全則亦權其輕重而處之耳婦無傳母雷不下堂者所以別嫌疑防淫慝乎君無事之時可也大至而趨初非失節之污就使旁無一人亦所不禁況左右有司之重足以自明獨不能權其輕重而必守此區區之文乎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羊之陋也左氏譏伯姬女而不婦以為女待人而婦義事乎謂當此之事雖女亦得以從宜豈獨婦哉嗚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垣乎奚釜而世每以矯拂雖仁不迩人情為奇節不亦異乎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總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別為一號專指婦人為士之配然則天子公侯夫人筆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子引之以為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退御于王時皆有齊同之義豈繫可笑如此

擅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俊則安能為俊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下為俊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謂先君子者只是伯魚而疏矣以為夫子其說率合蓋不足取或問子思之處此何如曰非也夫婦之義雖絕而母子之恩不廢此聖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於其婦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五經辨惑

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證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賢似過于曾子要皆以孔子為準而非其所自見也使孟子處之當不如此蓋君子之道人情而已喪而遂欲速貧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弓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記亦有寡婦不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予謂喪戚之至無暇避嫌先王制禮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於漢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為賢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子謂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伯之無取至于妻妾皆哭此則人情之常義所當然者豈所以卜其賢否哉母子天屬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哀

夫何足為賢而錄之且前既言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而又此說非自相矛盾乎覆非

鄭氏釋三老五更之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其說甚陋以更為更歷事既已不安而三五之稱又不知何從而知為星辰也古人命名定不如此及注樂記則曰三老五更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孔頴達見其矛楯則從而為之說曰其義相包夫以一經一事一人解之而自立二義可乎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之更代者劉原父云天地之事當作天地人事此又以三才五行當之也臆說啾啾孰知真是蔡邕謂更當為叟蓋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為更耳嫂字女旁叟今亦一為更以是知庾為叟又以三為三人五為五人此最近于人情故裴松之稱其有四而頴達以非鄭義不取何獨信鄭氏之專耶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無謂之甚尤為可笑柳此皆不足辨也蓋經旨迂誣自非先王之禮耳天子尊賢至于師之盡矣優其體貌厚其祿賜有

謀則就而不敢召唐虞三代不過如是而已何至
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酳着冕持
干而舞乎稷契皐陶伊尹傅說太公周召之徒不
聞有當此禮者餘復何人而可以當之哉雖委巷
之談不至是矣說者又謂以父兄養之所以示天
下孝悌嗚呼親其親長其長孝悌者雄之不然者
懲之可以教天下矣耆老縱賢要亦臣子而以父
兄事之不亦悖乎蓋漢儒集禮雜取異說以亂聖
人之經時君世主好名而輕信則或強勉而一行
之然見于史者纔三數人豈非為下者難作而不
能安為上者矯拂而不可久非胡致堂徒惟其行
之者寡傷古道難復而不知此等實非可行之事
也三樵林東獨鄙其說以為漢儒撰出而不之取
正與愚意暗同然千載之間而能知其非者惟見
此人則夫特達不惑之士世豈易得哉

或問禮記三宥制刑之說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
實而已哀矜審慎則有之至于當罪無疑而必有
三宥焉以為有司當執法而人主貴收恩此後世
之虛文而非先生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陳曰予曰
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斯則其正

道已

文王世子篇記言文王為世子朝王季之法繼言武王
夢帝與九齡周公往伯禽之事而終之曰文王之
為世子也既言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之法繼以
釋奠養老之事而終之曰教世子既言三王教世
子之法繼以周公踐阼之事而終之曰周公踐阼
此三語者其於文勢為贅恐亦如子貢問樂之類
而鄭氏皆云題上事吾所不曉也

文王世子云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
吾與爾三焉鄭注謂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逸
樂延年紕繆之甚固不必辨孔氏既知天定之數
不可增減而云文王言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于
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乃教戒之義訓非
自然之理當如此言則帝與之數復何以說蓋不
知經文記誕自不足信也

禮器云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宜理夫
聖人制禮未嘗不出于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
是豈君子之言耶

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次室而下皆妾也非
專指奔者而言使奔而為嫡遂不謂之妻乎彼所

謂天子諸侯之妾亦皆出于奉者乎鄭氏曰妾之言接也閑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于君子子謂女之奉人直淫佚耳亦鑽穴踰牆之類豈因有禮而往亦豈君子之所當接者哉

樂記末章子貢與師乙問荅聲歌之義而終之曰子貢問樂此必重出或有闕文而鄭氏云上下同矣之也大是繆說無足信焉

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然漢儒所記述事事分別維道德理義萬世不可易者亦或以為異尚而偏勝不亦過乎如忠敎文之說前人既有辨其非者矣至表記云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謚之令人笑矣夫賞謂夏必先賞而後罰殷必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惟以官爵尊卑為差殷三尺之童亦知其甚繆而學者信之以為先生之法聖人之經悲夫至于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等說皆不足取也

喪服之制親疎輕重固有等差至其哭主于哀則一而已而記禮者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

止注云三曲者一擧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哭毋而降父一等已為可笑至大功而下又有曲折從容之慶是與敎歌謳無異豈復有哀耶甚矣

漢儒之推也

禮小功不耘而曾子譏之吾以為是孔氏皆喪出母而子思變之吾以為非禮者人情而已矣

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上古而成于周故曰周禮于謂此書迄閱頃賡不可施之于世謂之周禮乙白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北門紀念事

孝經獨君子事君將順其美夫人主有善因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北齊常山王演敎諫文宣王聽止之曰一旦褰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乞且將順曰慎一日太宗嘗責字文士及之侯對曰南衙諸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擧手臣若不火有將順雖責為天子亦何聊此乃為阿諛而已豈孝經之義哉

孔子誅少正卯事誰所傳乎其始見于荀卿之書而呂氏春秋劉向說苑家語史記皆取而載之作王制者亦依倣其意著為必殺之令後世遂信以為

聖人之大節而不虞復疑以予觀之殆妄焉耳利者
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後用者罪不至于當死其
敢以意殺之乎故曰興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一
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此聖賢相傳以為史官之
至者若乃誣其疑似發其隱伏逆詐以為明經行
以為果按之無跡加之無名而曰吾以懲姦雉而
防禍亂是則申商曹馬陰賊殘忍之術而君子不
貴也昔者四凶天下之所同惡而帝堯亦固知之
矣然卒不誅逮乎之世而後有流竄放逐之事猶
不盡置之死蓋古人之重殺如此況正卯魯之聞
人自子貢不知其罪況如孔子之說亦何遽至于
當死而乃一朝無故而尸諸朝天下其能無議而
孔子之心亦豈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惡借或可
除而曰有一于人皆所不免然則世之被戮者不
勝其衆矣尸諸朝正之屬不見于經傳姑置無論
如管蔡王室之親敢為叛逆罪孰大于是者而卯
與之同罰無乃不倫乎至于華士尤非其比韓非
曰華士自言不臣天子不交諸侯耕而食稼而飲
無求于人不仕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賞勸勸禁也逐執
而後之信斯言也則華士特介潔之流雖非中行
詎可殺之王肅惟知韓子之不足憑而不知荀卿
所傳亦自無稽也東坡蘇氏曰此叟自知命薄必
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荀火速疑己為卯
所圖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則止寧人負我無
我負人使卯誠當死自有常刑堂必如仇敵相軋
以先舉為得計哉蘇氏嘗以晉武不殺劉元海明
皇不殺安祿山為盛德事其論甚高可為萬世法
顧復有此說何耶嗚呼士生千載之後不獲親見
聖人是非真偽無從而質之則亦求乎義理之安
而合乎人情之節而已自三傳而下託聖賢以罵
己說者何可勝數益不足盡信焉三山林少穎近
代之名儒也其於孔子兵莽人墮三都等皆排之
而不取且曰說者使謂聖人嘗用于魯必當有功
故欲以是加其矣而不知反污辱之可謂切中陋
學之病矣誅卯之事亦此類也哉荀卿又曰有父
子訟者孔子同拘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于孔子
教之季孫不說孔子為言教化不至不當罪民之
意幾三百語永嘉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于審慈
于人不仕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賞勸勸禁也逐執
而後之信斯言也則華士特介潔之流雖非中行
詎可殺之王肅惟知韓子之不足憑而不知荀卿
所傳亦自無稽也東坡蘇氏曰此叟自知命薄必
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荀火速疑己為卯
所圖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則止寧人負我無
我負人使卯誠當死自有常刑堂必如仇敵相軋
以先舉為得計哉蘇氏嘗以晉武不殺劉元海明
皇不殺安祿山為盛德事其論甚高可為萬世法
顧復有此說何耶嗚呼士生千載之後不獲親見
聖人是非真偽無從而質之則亦求乎義理之安
而合乎人情之節而已自三傳而下託聖賢以罵
己說者何可勝數益不足盡信焉三山林少穎近
代之名儒也其於孔子兵莽人墮三都等皆排之
而不取且曰說者使謂聖人嘗用于魯必當有功
故欲以是加其矣而不知反污辱之可謂切中陋
學之病矣誅卯之事亦此類也哉荀卿又曰有父
子訟者孔子同拘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于孔子
教之季孫不說孔子為言教化不至不當罪民之
意幾三百語永嘉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于審慈

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子訟以侍其心之自由所
謂正刑也竊亦以為不然考諸論語孔子之告子
張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之戒陽膚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荀卿之說
推此意而為之耳方之誅卯固若近厚至其忌正
而非人情則一也審可罪也當即刑之審可恕也
當詰而遣之併執其父三月不別至于請止而後
教吾不知彼之請止果其心之回邪抑不勝困繫
之苦而求脫也使彼心不回而終莫之請孔子將
何以處之且教化不至非一日之故也上未可責
其遽行下未可望其遽服而凡有罪者比皆特此說
以貸之則小人得以藉口而益輕犯法矣病痛發
于身而却藥投石委之不治曰是攝養之不至也
夫攝養不至則信有罪矣而已發之疾亦安得不
治乎蓋論語云不教而殺者謂其先務之不知而專
事其末耳非以刑為可廢也哀矜而勿喜者恐
其以察慧為能而幸于殺人耳非謂遂不治其罪
也荀卿因此設過正之事以驚動世俗以為衆疑
于無罪者而遽誅之疑于必殺者而卒赦之操縱
無常閫閾不測此孔子所以異于凡人者而不知

聖人正不如是也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
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
竊盜者三不出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年之
喪也先貧賤而後富貴也後世本之以為律令雖
犯七出而有三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
子意乎曰非也惡疾無子出于不幸而非其罪自
不當出若乃失節而淫僻不孝而違父母是則罪
之大者雖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之至于嫉妒口
舌之類重其輕重而處之可也又曰女有五不取

謂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父長
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婦固有所擇而此五子者
固在所疑然不比皆可棄也今立言而使之勿取
是絕物也聖無絕物之法

左傳楚子將死屬群臣以宅罗之事宅罗二字從宂
無疑其為家壙之稱也而杜氏以為長夜晏子之
論陳氏曰民人疾痛而煦休之煦休云者亦温煦
安息之意耳而杜氏以為痛念之壁未能其
說也

衛獻公復國大夫逆于門者頷之而乙頷蓋微點首

之貌而注以為摧頭誤矣

左傳定公五年三月於越入吳注以衿為發聲竊謂經語發聲之體此字不安閒誤可也

楚子圍蕭還無社號申叔展曰有麥麹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氏以茅經哭井為叔展教無社以文勢觀之殆是無社教叔展也

曲禮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云者止是語辭而注云若欲為丈夫行道之人皆宜忍也行道猶言

行路耳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陳軫所謂行道之人盡知之是也而注以為行仁義至于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則曰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吾不知歡何以為飲食而忠何以為衣服之物也鄭氏之謬妄如此

禮記有問傳其義未詳鄭氏云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特以經文意之耳一聞字如何包許意

史記吳世家云子胥將死曰狀吾服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此時一特字猶辭而已而呂氏春秋言夫差實杖其目著之門殆未可信楊子論子胥曰

諫吳不式不能去卒服之注引史記為說予謂服之絕不成語或者字之訛也數若果用此事則正當引呂氏春秋耳

論語辨惑序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猶記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于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于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于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于太過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也蓋亦緣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為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為彼其明推心術之微剖新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過深檃括過侈以為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焉排異端而實流入于其中亦豈為無罪也哉至于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誕浮夸往往令人發笑遠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九六經孔子之書無不舉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于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于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刪取衆說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為吾家童蒙之訓云

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于深也過于高也過于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與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為實告之鄉堂所載乃聖人言動之所作史冊所載或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虞禹湯文武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孟子所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多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

有不安及未盡者竊自不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
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為吾家童蒙之訓
云

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于深也過于高也過于厚也
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易知申庸而可
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
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
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
路而宋儒皆以為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
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堯禹
湯之事寂寥殘缺有闕文不當強解而或謂堅學
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
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
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孟其
所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
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猶有求知之意非聖
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止就
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
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嘗試子那無道則
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揚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
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蓮伯玉那無道
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
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柔聖人之旨乎若是之
類皆過于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
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
期之九疑疾讒朱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
蓋為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儆瓚以為字屬下句
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
喜之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脫而改節者然槩
說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以其有為而言
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第
之間商評貢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
之辭至于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
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于
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論語辨惑

溥南王　若虛　從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義以為三次而晦庵所謂
偶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點撿程氏聞
之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倣三者之說
錯了意謂君子之學造次不忘則不特於省也
舊說頗于本文而新說有功於學者始而存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南
軒曰非謂行此數事而後學文也以是為本而以
餘力學文耳說甚佳吾必謂之學矣舊疏云此章論
子夏曰賢賢易色至未學也亦曰觀其行足
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吳氏曰子夏之意善矣
然其弊將至於廢學南軒曰非謂不待夫學也欲
使務其本耳不學而曰未學意有涵蓄矣其
說皆非蓋此本言己學非未學也亦曰觀其行足
以卜其學而已韓退之嘗云苟行事適其宜出言
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于文學也意與此
同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
謂之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是為得之晦庵曰人
之為學大要不過欲為是四者而已故如是之人雖
或以為未嘗學我必謂之已學意亦無異然云不過
習則失之狹蓋四者行之大也舉四者則餘可知矣
學則不固舊說以固為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敵
重則學亦不能堅以語法津之舊說為長
毋友不如己者東坡曰世之陋者樂以不己若者為
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辨害意
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交矣其說
甚佳林少穎乃通上句為義曰忠信不與己同者
不與為友此正疑其害意而為之辭就也

公直謂出於妄傳而非夫子之云此亦遁也游定夫曰三年無改者言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軒曰此言其常也若非通之甚不待三年斯盡之矣蓋聖人固有決定之論亦有姑言大體而不盡其變者非止此事也學者一槩用之而不能以意迓志故常敝而不通者昔年融純皇援引此義以遂漢明之非幾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復有持維述之說以誤天下者豈不誣經詬聖人之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東坡曰易稱無思也何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非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無非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盡心也作詩者未必有意于是孔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者耳孔子之於詩則彼所謂無數無疆者當何以說之此近時學者之蔽也子謂蘇子此論流于釋氏恐非聖人之本旨楊龜山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云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色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非可乎詩三百出于國史未能不思而得然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焉人慶哉曰視曰觀曰察之之支耳晦庵曰視詳于觀詳于視察又詳于觀此幾王氏之蘩奎矣雖若有理然聖人之意恐不在是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晦庵哉周氏之說曰行之于未言之前言之于既行之後解者雖多無近于此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真知當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上句何必如此解百伊川曰以為不知

而求之則當知之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
理然聖人語下本不及此則未免為曲說晦庵曰
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意
已定矣而復曰由此而問有必知之理此又流于
程氏之曲而不覺也謝顯道曰當知者不可不知
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不可知者不必知
如千歲之遠六合之外是也僅能識別于此則可
謂知所存心矣亦可移能克是非之心矣故云是
知誣妄之甚不足論也

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慎言行東坡曰子張學干

祿將以自售也孔子言祿在其中教之以下求而
自至者也其說甚佳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舊說以為任正人廢邪枉而程
氏之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荅樊遲
知人之說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證
之以舜湯伊尹不仁者遠則舊說是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

可知者此專指禮而云尒馬融以所因為三綱五
常可損益為文質三統殆是妄說而朱氏取之
蓋未當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
庵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此事尚忍為
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
辭予謂前說為優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晦庵曰記
者序于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此殊
有理勝于泛論者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釋者曰還至之事有司存焉時王
之制或損或益聖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問雖知
亦問敬慎之至也子謂此說皆通然亦止是初入

一次耳若每如此則為而不情矣

宰我對哀公問社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
既往不咎解者莫能通張九成以為微言隱語可
以意會而不可以訓詁唯當時哀公宰我孔子知
之此却本分

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二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而
記者不著其姓名殆為闕典也

子謂韶盡善而武不然古今論者皆曰唐堯揖讓湯
武征誅所以優劣不同世之淺丈夫遂敢以湯武

為非至有詆毀而幾乎罵者甚矣其無知也予嘗
論之唐堯舜湯武皆古聖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無
優劣之殊賢之五經論孟亦未嘗有不足于湯武
之意直後人所見者小耳以常道觀之以臣伐君
與夫授國他人而廢其子均為不順自不得已之
變而論之則唐堯之傳賢湯武之除害無非公天
下之大義也故夫論湯武之事者亦求其果是與
非而已是則為義非則為賊豈特優劣之分哉然
則湯何為而勲武何為而未盡善曰湯之斬桀復
世也亂臣賊子無湯之志而襲其跡者得以為口
實是則湯之所病也何嘗以柔為不可伐哉武未
盡善此謂傳其樂者耳伊川曰說者以征誅不及
揖讓跡固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善者樂紀
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乃知未正之前不
能無錯亂者此說是矣而復以其跡為不及蓋亦
未脫于流俗之見非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不字非行則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
非以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
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遯
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謂聖人之經
不當變易以就己意則奉閔之而勿講要不可通
文而強說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疏以為不聞世之有道其
說甚繆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
虛生也斯為得之東坡云未聞道者得衷之際未
嘗不失其本心而況死生乎由亦云一日聞道
雖死可以不亂所謂過于深者也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南軒曰不得其欲則怨謂怨
出于己也伊川曰利于己必害于人所以多怨謂怨
怨出于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聖人之言果安在
耳至王補之乃云不獨己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
己是則過矣

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門人問
焉則曰忠恕而已說者遂以忠恕為貫道之實嗚
呼忠恕固修身之要費之矣是兩端何足貫夫子
之道乎東坡曰一以貫之者雖言也雖孔子莫能

名之故曾子唯而不問知其不容言也雖然論其近似使門人廢幾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門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則眩而失其真矣然則盡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門人將自卹其所得而勞心于其所不及思而不學去道蓋遠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由進業曰盡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之謂一然則一者所以主宰衆善使之不過者耳夫子又嘗語子貢矣曰予非多學而以一以貫之何妥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雖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可謂一貫而同歸百慮而殊塗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可謂

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論蓋亦惑于忠恕之語故與或者又言彼是論學此是論道是亦不然其實一理耳近觀論語集義楊龜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為姑應門人之語則疑此者不獨東坡也予故從之或謂曾子所見實在于此猶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而已以中庸所載違道不遠之言準之亦似有理然而決非夫子之一也尹彥明白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亦深諭曰唯至於子貢不足以知之故先發多學之問果以為然又復疑其不然而諸馬雖聞夫子之言猶不能

如曾子之唯也子貢之學不及曾子如此若純夫亦云先攻于貢之失而後告以至要洪邁破其說曰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以默悟于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單子貢者為其先然夫子多學之旨耳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予所以敬師之道故對曰然而維之以非與之詰意為不能知子矛謂洪氏之論深盡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謝氏曰忠譬則川流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夫聖人之道誠高遠而洪深至於忠恕之義人亦易辨矣而諸公張大之如是蓋其意必欲極一貫之妙故耳恐未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累因何事而妻容邪曰凡為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惡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第子使謂聖人之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證之而附會耳宋儒釋三復白圭之義曰有意慎言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禍蓋遷就其事云孔子

以子妻公冶長而兄子妻南容或謂南容之賢差
愈于公冶長聖人所以遷嫌程氏破其說甚當抹煞
謂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蓋弟子見其事相類
故從而録之本無異義使聖人於此而有公私之
辨是則漢之第五倫矣其論左住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語辨惑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喻且曰始吾於人聽其
言則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舊說以為廢墮于學
嗚呼一晝寢之過雖聖人不免焉且夫學之動墮惰
行之真僞何足以卜之而夫子怒之至是乎蓋其
隨也非止于一朝而夫子之怒亦有素矣特因是
而發耳不然則子之駑鈍寢日以為常記者語簡而
不盡其詳亦不可知剳公曰宰子之大罪在于行
不顧言則晝寢之過為不足責東坡曰晝君子內
非有疾不可于蓋好内而懶安者皆求之大過也
其餘說者尚多迂陋蓋甚無足辨焉
始吾於人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或非
一日之言子謂以語法觀之只是一章其為衍文
無疑也家語載夫子之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
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斯果夫子之言乎曰非也
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為之耳夫子所謂始無矜
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曰子
改之者特一時念慮之辭非謂平居一信人言遂

去其言

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矣使夫子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者豈特宰予耶言猶可也至于以貌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為之乎夫子之於人好惡必察其毀譽必試賜之辨師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顏子之愚猶必退省其私而後信何獨於宰予子羽而鹵莽如是哉吾固疑非夫子之言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為非尒所及范純夫曰君子修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可必也己欲無加諸人豈使人無加于己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無加于人矣而欲人無加于己雖聖人不能也顏子之行犯而不校則己矣豈能使人無犯乎其說甚好然注疏本如此程氏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強生穿鑿殊無謂也晦庵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不欲以此加人却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也字為者字於文為悖矣又云此仁者之事故非子貢所及予謂如彼之說亦是恕何足為仁乎林少頴曰此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然以為非所及而彼則曰終身可行者蓋自謂能之則不許其于不能則告之乃聖人抑揚之意皆是曲說無足取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考諸論語六經夫子實罕言之故雖高弟有不得聞者蓋自漢以來學者奠敢輕議而近代諸公皆以為聞而歎美之辭或又曰聖人之文章句句字字無非性與天道者吾不知其果何所見也陵陽子嘗謂聖人不窮性為言或雖言而不究學者當力修人事之實而性命非其所急此於

名教不為無功而衆共嗤點以為不知通高論既興莫流日甚中才庸質倒以上達自期章句之末知已指六經為糟粕談玄說妙聽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顛倒繆者十八九此亦何用于世哉愚謂歐陽子不失為通儒而是說讀讀者未必無罪于聖門也嗚呼度德量力切問而近思孔孟之教人心始于此後生小子未盡亦少安寧失之固無淡于僭焉則善矣

妄寧處其畢而不至于僭焉則善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夫人之行事固不厭其思至于畏縮太過則亦不必也文子

其太過也與故聖人以中道約之以為如是亦足
而已近代李邦直獨得此意鄭氏曰賢而寡過不
必三思蘇氏曰再會于一而況三乎程氏曰再則
定三則私意起其說皆偏而程氏尤甚思至于三
何遽為私意耶程子又以文子使晉求裘之禮為
證按文子至晉而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
之有孟事有不然必再思亦有不止于三思者初
無定論也呂盜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
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而恪終不悛其與仲
[illegible]

失言夫以元遜之疏而剛狠自用卒至于殺身則呂
君之戒固未為失但孔氏曰用意委曲非為直人
短故不復與之辨與仲亦勝于夫子之言而未能
以意逆志也

夫子以微生高為不直孔氏曰用意委曲非為直人
東坡曰高古之遺直人也乞醯以應求非孔子之
所謂不直而高平日之所謂不直也凡人情之所
安者皆高之所不可至其重違人之求而乞以與
之雖高不免此之謂不維孔子因其不維而譏之
耳無垢曰直謂直情徑行也高殷勤委曲以盡人
情如此孰謂其徑行而不恤乎夫子蓋美之也嗚
呼從孔氏則幾于指介而不通蘇張之論高矣而
於文勢訓義又為不順是三者猶未安也謝顯道
云周濟急難何害為直然在當時其設心恐不若
是夫子親見其事故設語止于此而意已達矣今未
可以乞醯證為不直林少頴云是必高不[illegible]之乞
諸隣而與故也二說與鄒意暗同夫人求于我我
適無而隣孝有公乞而明與之隣不為病而求者
之望備焉兩不相傷聖人將為之而安有不直之
譏意者竊取諸隣而名為已有紿其人而為惠耳
佞而不真故聖人惡之晦庵譏其掠美帝恩孟得
之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丘亦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
也或訓焉為何而屬之下句庶幾于遲朝日傷人
乎不問焉或讀不為否而屬之上句意謂聖人至
謙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聖人至仁必不至賤畜
而無所恤也義理之[illegible]非始置勿論且道世之為
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解經其論雖高而於文
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況未高乎

夫子以顏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為賢周濂溪嘗

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樂天知命而
胷中有過義之味則外物不能累矣豈必有所指
哉今乃如种子下句曰什麽是受用吾門中何事
此等語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
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輪他顏子得心齋一時
好事者爭諷誦之子按論語中庸繫辭所載蓋夫
子之於顏氏惓惓之以文約之以禮使欲罷不能而
彼其所從事者皆遷善改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
隳支體黜聰明心齋坐忘等語此出於莊周之徒
而吾黨引之以為美談誤先賢而惑後學其風流

不可長也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小人儒均是儒也而有
君子小人之辨蓋其心術不謹趨向一差則要利
盜名
盜明文義濟惡皆學之力也求流或至殺聖人
害天下而不顧非小人而何程氏曰君子儒為己
小人儒為人王平甫張南軒亦同劉公曰君子一
以貫之小人尚雜博王補之亦同池道原曰君子
者揚雄所謂大知而小人則所謂小知也范純夫
曰君子學其內小人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
所治者末劉原甫曰君子將行之小人將言之謂

顏道曰君子志於義小人志於利尹材曰君子通
其理小人誦其數皆不以盡之呂東萊曰小人者
非陰賊不正之謂也果陰賊不正則安得謂之儒
蓋如言必信行必果之類子謂不然儒者所業之
名耳豈以行為小人遂不謂之儒乎夫小人之稱
有二而指細民者不與焉其曰碌碌小人小人焚
須從其小體為小人之類此謂所見淺狹對大人
而言者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陰賊不正之屬也
游夏之在聖門文學雖勝而行實未醇則夫子以
是警之蓋不為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伊川曰三月天道小變
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子由曰性之必仁
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
泥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清薪盡則火
明人而不仁物有以害之也物之害既盡心一而
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而土未盡
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故能三月不違而未
能終身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
次顛沛無一不出于仁是以知其終身弗畔也予
以東坡為當設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

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限有恰限三月輒一次
違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為顏
子乎
潛室盛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宰室程氏曰由
徑者謂脫田疇之類也使小道便于往來由之何
害予亦謂誠意苟通不必因公事而後可見盛明
指介之士不足為通方之大義豈是與語此哉
子微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非所行不由
正道者皆徑也此論太高恐非其實史記稱盛明
子游特取其所長而已王
人之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
與性而云耳者子不解也始聞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夫
子答以待賈南軒曰待賈者俟乎天理來善賈則
心已先動矣其說甚好此便是義利之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云以為嘆時
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曰此道體也天運
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
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君子
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自漢以來儒
者皆不識此意于謂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
可曉也諸子之言亦俱說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
程氏之論雖有益學者要為出于億度而蓋謂自漢

以來無識之者何其自信之篤邪蓋未敢從

于畏矜匡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其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而取禍此則在我者君子所當畏也既以窮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為畏匡也曰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夫窮理盡性然後能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圍一事觀之則為可畏以理考之則非聖人之所畏也其未可與權與唐棣之華詩舊說以為一章謂唐棣之華偏然反而復合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于大順李清臣辨之曰權者稱之名猶無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其於道之大經蓋未嘗度而人倫之大經未嘗亂也公羊氏始有反經之說烏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既已句斷而別舉逸詩之文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矜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云兄弟之不親由己之交惇不至耳意謂詩人失辭所以刪而不取而釋者附之于權以矜公羊之說豈不妄哉此論為勝解詩之義雖未敢必而其為兩章者決無疑也晦庵不知

詩之所指止當閟之而云上二句本無意義但以興起下句則當矣程氏曰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此言亦太峻矣唐德宗嘗自興元欲因迎虔軍咸使人代李楚琳陸贄諫曰若此則事同脅銳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論其理權者之為義取類權衡易一卩而虧萬采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居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觀宣公之論豈可謂自漢以下無識權字者耶

卿嘗一篇皆聖人起居飲食之常而弟子私記之雖左右周旋莫不中節然亦有本無意義者而學者求之太過如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食不語寢不言之類此正是端莊重厚耳不徹薑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性之所耆耳至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肉敗色惡臭惡者不食凡人皆然何必孔子東坡以為雜紀曲禮非獨孔子之事皆置不說此固太甚然如張九成輩妄為誇誕務以張大聖人而不知其非實至謂與春秋相表裏其不近人情亦豈是盡信哉

晦庵釋不得其當不食曰惡其不備心子倘君子食無求飽又以士耻惡食為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庵解食不語寢不言云荅述曰語自言曰古此何可分而妄為注釋只是變文耳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揚氏曰不敢嘗者常慎疾也必告之直也子謂人以善意饋藥而往告之以疑不敢嘗凡人交際皆知其不可況孔子之於康子乎且雖饋藥無迫使面嘗之理何必以此語忤之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是耳

孔子廄焚而不問焉蓋其己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後人因其記之遂妄意而為之說本不須着此三字鄭氏以為賤人賤畜而然夫君子之待畜固輕於人然不應無情如此張子韶之說美矣至舉性不弄等語以發明忠厚之心亦所謂矯枉過正也

不疾言不親指孔子在車時其端重固如此而說者以為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禮所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則有此理矣

卷之五 論語精義總目分五卷而此則前析卷四後析卷五以其次第頗異故各為一卷以無他本可據姑仍其舊

世明夫行伯子下

溥南王

論語辨惑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許東坡曰古者行禮視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則賦騎于舊館人及其無不捨車于顔淵胡氏曰葬可以無椁騎可以無館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君子之用財顧義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予謂胡氏之論若勝于東坡然愚

竊有所未安夫子之於顔淵其視門人不啻若子矣門人之於夫子其視顔淵不啻若父矣其倘有財貨而不以死傷生古之通也雖於父母且然況卑幼者乎以子之椁而奪師之車其不量彼己不識重輕亦甚矣在禮意人情自當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語其責詘于路者可見矣若夫脫驂之賻則我自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實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說曰人鬼之情同死生之理一知事人則知事鬼知生則知死矣不可易爲之則言之固宜訶也游定夫曰夫子荅樊遲曰先難而後獲荅司馬牛曰其言

也訒者未可言仁故也三說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吉司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寬解其憂云耳非謂眞如己之兄弟也故胡久以爲意圖而語滯晦庵亦云不得已之辭說者當以意逆志而楊龜山遂曰天下歸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無兄弟爲憂者皆自私之過然則塗人無非吾親而天屬不足貴矣而可乎楊氏語錄以郭子儀不問發父冢之盜爲能忘物我傷義既甚而令復有此論豈非流入于異端而不覺邪林少穎曰子夏之言近于墨氏之兼愛意則廣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喪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內皆吾子也予謂林氏既知病其言則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寬牛之意自寬則可矣

子貢問政夫子答以民信之又曰民無信不立夫民信之者爲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爲民信也爲政而至于不爲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勸而罰不可懲委靡頹墮每事不能立矣故寧去食而不可失信蓋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無以易而晦庵過爲曲說夫三者初無先後而曰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俗于)者而曰以民德而言則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由己之事也而曰民有以自立其義迂回皆不足取雖然此一信字古今誤認者多矣豈獨朱氏而已哉

子謂先言可矣(以)折獄者由也至必使無訟此自三章不相干步但記者以類相附耳尹村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先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諾恐不果踐言故無宿諾此說爲是晦庵曰子路忠信明決而人信服之故能以先言折獄而所以取信于人者自夫素無宿諾而養之過矣夫然諾之信豈所以服罪人者哉林少穎曰子路一聞夫子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徐而行之歟使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見其如此故復抑之蓋三句只是一段與秉桴浮海永夔緼袍章同例其說益迂不足取也所謂先言者特甚之辭自富以意逆志而晦庵遂云不待其辭之畢過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則繼之以舉直錯枉之言子夏廣之而及于舜湯舉伊皐之效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

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庵無垢之徒皆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乃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嘆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于是與竊所不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古今解者未嘗有異說而張無垢曰自者由也如自天祐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終者多由取辱之路以交之也設數以鈐制而不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阨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于己然

禁之于己發非所謂不可則止取辱也平居棁其所志觀其所趨儻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則要之以禮正之以義所謂不可則止也其迂誤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爲非此亦過于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致興喪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即下文不幾乎之幾耳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于興喪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無可疑而晦庵乃訓爲期曰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無謂甚矣

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蘇氏曰此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子貢之問必有所指不然從政之人非一而舉以爲斗筲可乎此論亦有理張無垢乃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貢正化夫子之某故夫子自稱如此予謂天子之過庶人得以議之而謂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說蓋出于孫卿未必聖門之事就使誠然但不可昌言于衆耳師弟之間真實語話何必周諱如是哉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善者惡之此晦庵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必其無可取之實其說是矣東坡曰此未足以爲君子也爲問者言也以爲賢于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予謂此論雖高然善之異類猶冰炭也妬賢醜正亦小人之天資豈能盡以媿恥望之哉使凡不善者皆知見善人而恥之則世無小人矣仰孔子之觀人初不以此若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則亦親求其實而已豈徒取決于鄉人之好惡哉

胡氏曰憲問一篇疑皆原憲所記愚夫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義理如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爲指不相附屬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冊繁多欵記習之便因其科節以爲號前輩既已辨之矣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所記此意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欵訥於言十章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說者不一或謂明理而無所疑故不答或謂禹稷以禹稷比己故不答或謂禹稷之有天下止于躬稼其言不盡故不答或謂爲善者非以干祿而祿以天下尤非學者所宜言故不答或謂雖不形言必有目擊首肯之意是皆億度非必其真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不使有時而窮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而得之者德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雖美有時而窮也夫子將言其非恐害名教欵言其是則其病猶适也故特付之不答而已至其既出而謂之尚德君子者

蓋偶其用心耳此說爲善殊勝諸家也

或問于西于孔子于曰彼哉彼哉鄭大夫公孫夏楚令尹公子申晉字于西馬注兩存之東坡曰或謂楚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國微子西楚不國矣韓濱曰公孫夏無足言者非所當問此蓋楚子西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遂沮之使聖人之功不見于世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皆未嘗疾而獨于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子謂顧濱以公孫夏不足問固似有理然其自爲說亦未嘗也夫子之論人毀譽抑揚一以至公而無容心爲今以沮己而遂短之是其言出于私怨也聖人恐不如是晦庵曰子西能讓楚國而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勝以致亂則其爲人可知矣此說頗安雖然以子產管晏而夫子不過稱其一節子西之事業雖有可取在聖人觀之亦句足多直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子路問成人章故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爲子路之語此蓋惑于曰字耳觀其文勢殆不然也

前漢鄒陽爲梁孝王說王長君云魯哀姜薨于

子曰法而不誦以爲是過也顏師古曰言齊人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死子按語偶桓公正而不譎蓋總言其行事直而不詭賢于晉文耳郭陽之說殊爲乖戾然東坡反引爲證而又以納辰竊賓

晉文之譎其失愈甚

管仲不死于糾之難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爲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偶其功而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于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蔡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公弟子糾兄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之餘也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不可同世義之甚豁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直學諸公多主此說然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長而諸子傳記言桓公殺兄者多獨漢薄昭嘗偶桓公殺弟以反國而帝昭注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今宋儒遂以糾爲弟豈其別有所從乎若止以薄昭爲據則其固未定也左傳經孟云納子糾而公穀之經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小白入于齊者從之亦唯國人之聽而已桓公以高國之召自莒先入國人奉以爲君初無異義則齊既爲桓公之有子糾雖長而勢不得爭實未成君也管仲無必死之義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憾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故不以管仲爲非仁而亦不以召忽爲不當死那氏疏義略得之矣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言亦可以爲仁耳注疏臨庖以爲誰如其仁其於辭義俱爲不順南軒曰夫子所以傳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傳仁

論語辨惑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晦庵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歉有餘之辭蓋以而字故生此論耳初若可喜而義訓終不安止當從舊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爲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窮當從注疏伊川以爲固守其窮好事者或取之而實不然蓋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當窮而非論窮窮也夫子言固有窮時但不若小人之濫耳伊川之義蓋亦在其中而遽以固字爲說則過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呼其名而告之以謂人之能是者少耳意在警子路亦不可知然其文勢則非直指之也而說者皆云爲溫見而發過矣且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章則既已間斷安得通爲一脈之事哉蓋孔子世家亦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而喜鑿矣

之功則其淺深可知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蓋聖人抑揚之意此說甚善東坡曰以管仲爲仁則召忽爲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度德而處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歸死于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時有大小耳此論甚佳子路子貢以召忽仁管仲爲非仁孔子獨明管仲之事而不論召忽則召忽之爲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程子又言王魏當死建成而不當事文皇此尤不然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實高祖之命則二子因難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

胡氏解孔子請討陳恒事云春秋之義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嗚呼此何等事且孔子有何權柄而得擅發之耶其紕繆可笑亦已甚矣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此民耳所說甚好然記者以此屬于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其

子曰字

晦庵解小不忍之義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夫慈愛而無斷婦人之仁也果敢而輕發匹夫之勇也二義不同豈有一言而兼二義者哉謂其俱通而並存之則可矣然君子未有以殘忍之恩教人者唯王氏霄有此訓詳其文義止從舊注爲長

子謂民之於仁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然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所以仁爲甚王弼曰民之遠于仁甚于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那氏跋兩存之而近世諸儒多從融義以文義觀之弼說爲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周式楊倓以師爲衆張九成以爲讓爲責劉原父吳元長則曰當仁而傳道可以爲人師皆不近人情不足取程氏曰爲仁在己無與讓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讓恐夫子之意亦不及此唯晦庵云言當勇往而必爲雖師亦無所讓斯得之矣蓋此乃甚之辭非眞與師對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止當如舊說而張九成以爲寓議王室之意至引高騈見魏政不綱退結豪傑事此過正之論也

夫子答子張恭寬信敏惠章晦庵載一李氏者之說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其言無謂不足信也晦庵擇取衆說頗爲精簡如此等者何必錄哉

東坡以惠得之當爲惠不得之蓋闕文也予以爲然

子以博奕賢于無所用心晦庵載李氏之說曰非教人博奕也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可謂能意逆志矣楊氏曰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必則放僻邪侈將無不爲故以是而保其心豈不猶賢于已乎南軒亦云信如斯言則是聖人真欲使人爲之矣苟其人了不用心于他善將恃此以爲足乎甚非立教之本意故不取

夫子閔子游絃歌一章本無疑義王補之曰子與其徒戲亦可乎曰戲者人情之所不免但不爲雷而

已而謝上蔡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貞君牛刀割雞耳聖人之哂固宜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忽小故從而釋之呂與叔亦云辨之則愈惑故自受以爲戲竊謂不然夫使爲上者知所以愛人爲下者知所以敬上是道也安往而可廢而謂不當施之小國乎彼其心止以聖人不應有戲是故妄生此論林氏曰聖人一話一言無非教者前言戲之以親子游之對耳武城之治達天下可也其說甚於以俟興王而付此恐仁者亦孔子謂殷有三仁而記者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當紂之無道三人者皆嘗諫爭而不能救也微子知其顛隮之不免故遯于荒野而避之二子不去而一被囚一見殺皆出于不幸耳而其愛君憂世忠貞惻怛之誠則三人之所同故孔子俱稱其仁初不在于去就之跡也後人泥于記者之言以爲三人之愛不同者各有深意而孔子之所取亦不過此遂委曲而爲之說王氏曰微子不去無以存殷之祀箕子不奴無以貽天下之法比干不死無以示人臣之節楊傑亦云微子仁于其親比干仁于其

君箕子仁于萬世林少穎曰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張無垢曰比干之節易明而箕子之仁難言微子存商祀其仁爲大故居二子之先皆過論也甚者又曰紂無道而周有道故微子去紂而歸周以爲親戚教之證若然乃名教之罪人尚足言仁乎洪範一書誠爲大典然亦歸周之後因武王之問而陳之耳使其平居果有意于垂世則著之簡冊足矣縱復不傳未爲大過而乃坐視國亡佯狂苟免以俟興王而付此恐仁者亦所不忍也楊氏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范氏曰三人者皆可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二說皆疎而范氏尤甚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大勢則兩句相耦細分則四者各爲用東坡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之問而遠思則勞而無功偏枯而不類矣朱氏不必取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尹氏云事上使下皆以信爲主人之不從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晦庵亦云事上使下皆須誠意交孚而後可矣有爲王棠微廣之曰仰以事君必先整盡

忠赤深結王知而使上見信俯以臨民必先誥戒號令感化人情而使下見信下既見信則以之役使雖勞不怨上既見信則以之獻替無言不從是道也出于至誠而已其說甚佳蓋此信字在我者之事耳而世人多錯認了人臣畏罪而不言輒以自謂無媿于其心嗚呼彼亦甯先盡其在我者乎于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夫惟大德之人然後周旋中節而不踰閑德小則不能故乍出乍入而無定尹氏曰有一不善是出入也此說得

之曰可云者猶言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耳非可之謂也舊疏云不責其備故曰可胡庵云大德小德者大節小節也人當先立乎其大者小者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此則認爲許可之可矣夫細行不矜終爲大德之累跬步必謹猶憂其過舉也而謂小節有時而踰閑豈君子之訓哉胡庵既已失之而又載吳氏之說以爲此章不能無礙噫子夏本言小德之無常而學者乃以爲語之病亦已誣矣

吳氏者何人哉賢易色章既云子夏之言其弊將至于廢學而于此復不子夏之過斯人何其不幸也

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孰能使之本末而卒傳之者其惟聖人乎君子之教人也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而達于窮理盡性之極譬之草木區以別矣其終至于參天拱把則其生之序不可誣也君子之教人也本乎孝弟忠信而通乎禮樂刑政其施之有序不可亂也其孰能之而無倦焉其惟聖人乎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待學而能不待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乎道德之間而已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舊說以仕優爲優閑有餘力學優爲德業優長豈有一字而二義不若訓爲有餘力也上蔡曰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無垢從而廣之曰仕之與學皆以優游處爲極耳優游則見理明白雖萬事紛紜千古治亂皆能灼知其所以然而從容以應其變故能起當今之弊壞斷千古之興亡仕而如此雖不枕策讀書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學乎學而如此雖不涖官行法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仕乎此論甚新人亦

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於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從官而施于德業是亦爲政強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爲足也而曰是亦爲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說果行則學有時而廢矣予不得不辨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爲難能東坡曰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孟疑爲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爲孝則固孝矣而必求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鄧氏曰獻子有賢德莊子未有聞焉而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孝所以爲難此雖須于經而未見所以難之義南軒曰父之臣與政果善固當奉而行之不幸而有悖于理害于事者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于親矣莊子之不改意者故置之不論而道學諸書簡編絕亂有不可知者故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思改也孟善而不改乃其當耳不必備難能焉可也胡寅曰莊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備難能也胡氏云云爲近人情故從之程氏云曰予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謂政當屏四惡而其一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暴雲賊同備夫當出則出當納則納自有道存謂有理矣而胡氏尤親學者其詳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晦庵曰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不善之地惡名之所聚言人當常自警省者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謂紂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其說甚佳東坡以爲子貢言此者蓋不許武王伐紂之事而張無垢亦備其有恕紂之心賢于孟子賊仁殘義之說皆繆見也子貢之意在使人慎所居而二子乃謂恕紂而甚武王不亦異乎子貢雖惡備人之惡者亦何至渝洗染紂以爲忠厚哉

湯武大義聖人固有定論矣今乃妄生訾毀而爲譬武成之文而頗倒失次不可復考蓋孔子之遺書簡編絕亂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論而道學諸公曲爲義訓以爲聖人微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爲近人情故從之程氏云曰予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謂政當屏四惡而其一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暴雲賊同備夫當出則出當納則納自有道存

豈容或吝蓋非爲在君爲不可而有司亦不當爭
物君之所命也而有司掌之出納君之所命也而
有司奉之豈有君不吝于上而有司當吝于下乎
上下同心以歸于至當三代之直道也自世之鄙
夫懼失陷而趨罪求增美以爲能是故習成此風
而不能免孔子所謂有司者亦就其職而言之耳
而王安石遂以屯膏吝嗇爲臣道之正其所見窮
不鄙哉以此說經安得不戾聖人以此爲政安得
不害天下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八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孟子辨惑

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意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趙氏曰故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
但施于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
不主故常凡引人于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
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善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
其變縱橫而不羣蓋急于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
大義之君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

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又知此而不能
善爲發明是以無大功于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
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
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
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
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
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鄒魯所見至于對齊
宣湯武之問辭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
嗚呼孟子之意雖明如此乎
伊川解取傷廉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能自

足則不可取取之便傷廉予以爲孟子之意止謂於義何如耳豈論己之有無哉義所當取己雖有餘取之何害果不當取雖其不足亦不可也其說與傷惠則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却於合者無以衣帛而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則當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所以傷惠而適害之耳何勞曲說嗚呼聖人之言固聖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明經如程氏亦可謂難得矣然時有此等故未能盡厥心

仲尼不爲已甚者蓋每事適中皆無大過耳或者見論語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論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已甚字遂專以此意解之失之拘矣然已甚之事亦有在他人或有之非所矣論仲尼也聖人於本分之外無毫末之過豈至于已甚而後不爲乎

南軒解父假而不歸曰假之則非真有矣而謂烏知其非有此關幽以示人之意蓋五霸暫假而遠歸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孰曰非己有乎蓋之者不係于假而假于不歸耳孟子斯言與人爲善而已豈論其自新之遷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弘裕矣其說甚好晦庵曰假之終身而不知其非真有又云假之雖久終非己物隨我斯言也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趨于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皆在所取以爲成功則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克舜舉皆就勞而無益誰復可進哉方渠未成書時嘗有此義質于南軒南軒答之如今所說而卒從己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東坡曰殷之興性亦異矣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何不知之有嗚呼孟子豈誠不能辨此乎蘇氏幾乎不解事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東坡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李泰伯之說同夫孟子云此固正禮然有時而從權耳豈謂權即非禮乎二子可謂以辭害志矣謂子產而不及知乎此

子產以乘輿濟人于溱有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夫橋梁之政野人皆知之曾謂子產而子產遑見因以救一時之急豈專以此爲惠而孟子亦豈誠譏子產哉必有司之不職或偶圮壞而孟子不知耳

孟世有不知本求如移民易粟遺衣遺食之徒故

借其事以爲成其東坡遂以孟子爲失張子韶既
知其出于一時而復求子産之病以實孟子之言
是皆非也
東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義破孟子禮輕食色重之
論以爲使從其說則禮之亡無日矣張九成亦疑
其非而置之不說予謂不然子貢以去取爲決故
孔子以去取決之任人以輕重相明故孟子以輕
重明之其勢然爾使任人之問如子貢之問則孟
子之所荅亦將如孔子之所荅矣孟子之言未可
殺疎南軒頻見其書但辭不能達耳

孟子語人每言性善此止謂人之資稟皆可使爲君
子蓋誘掖之教而蘇氏曰孟子有見于性而雖于
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
惡其說近于釋氏之無善惡辨則辨矣而非孟子
之意也
呂東萊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于
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
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于
王莽之筆則爲姦說陽虎之語編于孟子之書則
爲格言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愚夫曰

此論似高而實非也言之邪正顧所何如豈氣所
能變哉莽之文姦固不待辨而陽虎之語人皆疑
爲夫陽虎志于爲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
言之孟子志于爲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
言之陽虎君曰爲仁則不得致富故爲富者暇
顧仁孟子君曰爲富則必致賊仁故爲仁者不當
務富此其所以異耳先儒曰言有可採不以人廢
誤矣虎之口豈有善言哉至于仁富不能兩立則
理勢之固然者故孟子舉之以爲勝文摩敛之戒
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滿焉不字爲行不然則誤

耳此甚明白而釋者依違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之說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
屬下句予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
未可爲斷然之說也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此止是畜養之養君所謂
女子小人爲難養者而汪氏庵皆云不使養已
即是奉養之意當作去聲讀非也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發口之
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
智爲尚則害前說以聖爲尚則害後說此雖一時

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
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孟子對齊宣聞誅一夫紂未聞殺君也而說者疑焉
予以爲警時君之語耳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梁撫之誤辨上

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蔽又云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謂之愛棠樹則可云懷與思不可也

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故齊曰徵于丕欽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若予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而本紀於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却只是申前事也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之事云流凶族遷于四裔以禦魑魅文雖差殊其爲四罪一也一

則曰變四夷一則曰棄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蓋
二者皆陋說不足取焉且此事止當作舜紀
而復見于堯止當從經而復取于傳紀之語
不亦兄而雜乎
夏本紀載皐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
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
亂天事索隱曰此取尚書皐陶漢爲文斷絕殊無
次第即班固所謂疎略牴牾者也嗚呼豈特此一
節而已哉
殷本紀云湯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

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
女毋予怨曰嘉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
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
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
民故后有立昔堯尤與其夫夫作亂百姓帝乃弗
予有狀先王言不可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
怨以令諸侯予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
在曷嘗有此遽何所據而載之也
尚書湯誥篇末云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
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于湯時而列之湯
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
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
迺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
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太甲夫三篇之書雖曰
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
而作乎
封禪書舉殷太戊時伊陟贊巫咸事云巫咸之興自
此使按尚書咸乂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
但以巫咸爲臣姓名而遷遂以爲巫覡據周公作

君奭言巫咸乂王家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同列
孟一代之勳賢而謂巫覡之藝可乎且其間又有
曰巫賢者正使爲巫覡亦是其名爲咸安得謂自
此而興乎雲騰引楚詞爲證殊句足格也列
子亦有神巫字季咸自有來能之人死生壽夭豈
因而亂乎
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云巫咸乂
王家夫贊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乂王家者總言
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贊于巫咸治王家
有成作咸乂何邪
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

胥皆怨何等語那

盤庚三篇凡以告論臣民之不欲遷者史記既略言其大旨矣而復云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紀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乃訓王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考之於書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躬曾歷而去武丁既歿祖己嘉之而

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己之意哉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常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歎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其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箕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

而秘其事武王既喪群叔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而王未敢詰及因天變以啓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於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既載周公納冊金縢及群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于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爪沉之于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好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冊于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公祿書乃泣反公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啓金縢事如書之所記矣其蒙活對胡亥亦引周公揃爪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予最愛奇因以記之耳柳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謂爲何義也

周本紀云成王既遂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無逸自今考之多士爲殷民而作者也無逸爲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併無逸爲告殷民在世家則併多士爲戒成王混淆差互一至于此蓋不惟牴牾于經而自相矛楯亦甚矣至世家雜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欬笑

衛康叔世家舉酒誥之旨云吾以紂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案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燕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殺祿父作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格于皇天云云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說周公周公告之以尚書所載之語無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悅周公可乎

周紀云成王既崩召畢二公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令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下安和天下以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紀云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

周紀云穆王閒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絶不成文理

淮南修務反伯禽帥師伐之于肹誓曰云云作此肹誓何周四字

或謂太史公父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多與尚書不同此愛之者曲爲之說也按武帝嘗詔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向書滋多於是則其書時已傳矣終未列于學官于長豈得不見只是採摭不精耳彼其所取于他書者亦多抵牾

而不合豈皆以不見之故邪

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之直云其於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疎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問冉求則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不知其仁論語所記云尒史記仲由傳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而冉求傳則云季康子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仁則吾豈敢

不知問子路孔子曰如求夫者孟武伯而遷以爲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疎甚矣

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云歸與歸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爲而發也孟子亦載之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辭少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

論語閔子騫辭費宰之命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孟一時拒使者之言也史記子騫傳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始不成文理

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馬遷意其大久也遂加學之二字夫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然史記如此者何可勝數

孔子荅陳司敗昭公知禮司敗以孔子爲黨巫馬期特傳其語而已既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訓誥也而舉著此以爲期傳甚無謂也

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遷併與言爲與字豈傳寫之誤歟

論語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無所成名我但云人而
史記以爲童子何所據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
司馬氏索隱云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子曰舉直錯
枉則民服今以爲荅康子蓋據略論語而失事實
按論語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荅哀公
問知之言耳然則憲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
者亦非也
南容傳云容問羿奡禹稷事夫子不荅容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
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論
語此自三章不相附屬而憲合之爲一貽不可
詰也
孔子嘗謂子貢曰予一以貫非多學而識者蓋泛以
告之耳而史記以爲在陳蔡時因子貢作色而云
不知一貫之說何以寬子貢也子張問行孔子語
之以忠信篤敬此亦平居之所講明而史記又謂
困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那
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
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記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
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踳駁而二帝
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

不足觀也

孟子初見梁王王泛問利國之說孟子以仁義荅之他日又以挫衄于隣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孟子復勸之施仁政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述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爲人君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文辭雜乱矣

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

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莆璞曰司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誠中其病

舜本紀云象以舜爲己死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據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也

左傳曰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而愛段杜注云寤牾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及弟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時之事孚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

愛之予謂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特以惟異而惡之耳遷反謂之難而又謂段生易何邪此雖無係于利害亦可以發一笑也

左傳記石碏之言云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劉子玄謂陳侯尚存未當稱謚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故爲隱公叔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諸隱公于桓公曰隱公歎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其病猶左氏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狀之多若雨然故以爲異而記之後世

史書五行志亦時有載此者左氏乃謂與雨偕而下杜預遂以如訓而孟失之考至史記宋世家則併舉之曰宋地震星如雨與雨偕下豈不愈繆哉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于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與偕下六鷁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

陨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疎甚矣

據左氏傳注魯僖公爲閔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記乃云潛公被弑季友自鄆奉潛公弟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爲悖

衛世家云蒯聵與渾良夫盟曰免子三死無所與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即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

吳世家云季札自徐如晉將舍于宿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蘇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爲鍾一以爲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孔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于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異而不同那按前說本于左氏當以爲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楯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乘蓋獲罪于君即所謂畔也而何在于擊鍾邪司馬貞既知其非矣而曰畔字當讀爲槃亦強爲之說也

史記稱寧喜與田常爲亂袁其族前人辨之曰齊相閽止亦寧子與田常爲亂遷誤以爲然考之左氏先書閽止而後稱子我注言子我即閽止也今齊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閽止之宗人則其繆誤豈獨寧子之事哉

齊世家書子我爲閽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衛世家稱莊公名蒯聵而仲由傳作輒衛世家云孟壓敗子路而仲由傳作壺壓是不當從一乎

史記辨惑

採摭之誤辨下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痁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史之罪以塞鬼神之望公曰吾君方將被游笠而立曰民人苦病婦人之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于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有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晉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列于曰景公游于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茫茫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

史記孔梁丘據從而泣晏子獨笑公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梁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

公曰寡人有過子將何以教寡人晏子對曰君之過大臣不得而聞也近臣不敢言也

得此位而立焉以其逆遣之逆去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感乎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為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雜取二書之說云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晉侯使禳之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彗星將出彗星何禳乎公曰可移于大臣晏子曰使神可呪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嗚呼此一事也而差誤不同如是其餘繆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谷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史記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脫誤予謂不然古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

史孔梁丘據從而泣晏子獨笑于傍公曰寡人今
日之海悲孔與梁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
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
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

數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被莎笠而立
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
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遷之迭去至于君也而猶
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
臣所爲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雜取二書之說云

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
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
臣諛甚景公曰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
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第星
將出彗星何據乎公曰可復否晏子曰使神可呪
而來亦可複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令一人
穰之安能勝衆口乎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五]不同
如是其餘繆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荅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史記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固疑左
氏脫誤乎謂不然古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
獻公將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盍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
也孟子辨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
爲汚也可謂智乎亦是類也且遷記漢文之語云
吾獨不得薦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復
何異而獨疑推之言邪雖然亦不可爲法也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
天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
左傳僖晉靈公欲攻趙盾其右提弥明死之又謂初

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而食之後輒爲
公介槃公使而免盾問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
其職則明爲右而輒爲介言其所終則明死輒亡
其爲二人明矣而史記云桑下餓人即提彌明且
又以爲宰夫何邪左氏之說未必皆可信然遷之
所記實以是爲據焉則其舛誤不得不辨也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舍其半
曰官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夫存否且不知
顧安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固
舉而失之耳

晉趙盾弟穿弒君董狐書盾弒以示于朝盾不伏狐
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仲尼
稱狐爲良史左氏云不晉世家既從之矣而趙世
家復云君子讖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
太史書之如此却是先出于士論太史因之而書
左氏記趙盾事云盾盛服將朝坐而假寐處曰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貽
笑而死公羊以爲見盾閨門無人且食魚餐嘉其
易而儉故尔史記則云盾閨門開居處節慶曰報

忠臣弃君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閨門闢居處節慶
何以爲忠也
郤克恥爲聲母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
云尔齊世家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意既異矣至晉
世家則又云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記一事而差殊
若是矣之不精也

左氏曰郤克僂魯使蹇衛使眇則果誰可信乎
三傳之不同各記所聞固無足怪史記因傳而出
者也不從此則後乃又乘異如此何耶
左傳曰白公勝在吳子西召而用之後以救鄭之故
欵殺子西子閭之曰勝如尔余翼而長之此蓋恃
其有恩也而史記云勝如尔耳何能爲也則是
忽其脫弱而已不亦異乎
在氏曰吳王闔廬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
士皆有貺賂吳人皆喜淮子胥惟曰是豢吳也史
記改爲棄吳此何意邪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可
材也吳其亡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吾不知何意也
吳世家云越王擊吳于檇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
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世家亦同
賈逵曰死罪人也鄭衆曰欵以死報恩者其說
皆不安按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
三行屬劒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好旗鼓不敢
於君之行前無所逃刑敢歸死遂自剄蓋死士者
敢死勇士也與罪人之事自是兩節而遷混并之

故義理不明而說者妄為云云耳

左傳云匄踐與吳戰于檇李大敗吳師闔閭遂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蓋閭閭既歿夫差使人問已耳而史記曰闔閭將死立子夫差必令毋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以動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百里奚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為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尔骨焉此亦不相干涉而遷以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為質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後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殽歸即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為取王官封殽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為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闔之垂涕者哉

左氏單傳遇孔父妻目送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云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注視睛不轉也殆是妄說

公羊傳宋南宮萬弒閔公大夫仇牧手劒叱之萬搤而殺之碎其首庭著乎門閾注謂倒手曰搤蓋搦碎其首故庭著門閾死忿充憙

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反而告其情子反勉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去將去而歸王閭而責子反子反曰吾軍雖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不得已乃引師去此公羊之說也史記乃謂莊王喜華元之誠自發此言而罷兵

盡別有所據耶

穀梁曰季孫行父秃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手僂同時聘于齊二使秃者跛者僂者御眇者
者跛者僂者御跛者眇者所以有辱之戰公羊
略同吱助以為似衛詒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旨
字法云當作谷以其類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記乃
謂令人如之以導容則是為效其訣而非真疾也
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問之仲請遠易牙豎刁
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
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忠又將何有
于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忠又將何有于君公
又曰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而歸哭
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
忠又將何有于君史記亦載之而但云教子以通
君非人情不可自宮以通君非人情難親倍親以
通君非人情難近誰得而知其事邪

史記辨惑　　溥南王　若虛　從之

取舍不當辨

遷史之列惟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為大官不絕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且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為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也之稱猶強族大姓云耳烏得與紀

傳字為額邪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

史記諸世家往往隨年附見他國大事至于列傳亦或有之徒亂其文無關義理夫左氏編年本紀諸國之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互相發明故可也如遷史者各有傳記足以自見何必爾近代蘇子容嘗自言其強記之法云吾每以一歲中大事為目敘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某年有某事某年命相某年有某事則

記事之一法也大史公書亦此意嗚呼史書法言也豈徒備強記而已哉蘇氏之說不足信魯世家有云往年冬晉殺其君厲公孔子世家有云明歲子路死于衛子路傳有云是時子貢為魯使于齊魏世家有云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夫當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又往年明歲同時十數年之後者何邪

烏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滯耳劉子玄唯知孟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識遷史之謬何邪

遷采穆異聞小說習鑿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感于箕山之塚殆是胷中全無物也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數其猶龍者蓋出于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為實錄乎至于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于子夏曾子以慕蓋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為古史遷之妄譏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

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
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呂氏春秋韓詩外
傳也信如是說則遷所記古人事孰非採諸兩書
者而此獨稱傳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為兵出無名故不成明
其為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于義理故孟堅全載
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且止于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呂后之名既列于本紀而其事跡始末亦隨處具見
而外戚世家又云呂媭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
[illegible]二之二集
及戚姬等事恐不爾也若唐武氏事跡猥多記中
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傳其例自別
呂后紀末云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
皇帝按此言代王為天子但以終誅呂之事耳其
崩與謚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邪
呂后紀先云封呂嬃為臨光侯不言嬃之為誰而後
乃云太后女弟呂嬃失其次矣豈前所篤者別為
一人耶
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按其文意當以
詔字為是

寶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
王孫寧可以讓邪王孫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之字也班氏著之傳首
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
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
法也
爰絲傳云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
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
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閩粵
吏隸郡國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此正
當入本傳而書于爰傳何邪維下有破碎其家
[illegible]二之二集 十一
事亦不須也
張湯傳云趙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深刻稱湯
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
立行一意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此段與湯事非必相須亦止當併于禹傳至廉
頗趙奢張蒼周昌魏其武安等傳皆是藉也
律書之首以為律為萬事根本而其於兵械尤重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救氣相并
而音尚宮同聲相從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
備論帝王以來用兵之事而終于漢文厥兵百姓

史記辨惑

議論不當辨

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
稱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
通人達才莫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
又常所以叱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
然蓋若是厥非祥則亂臣則子皆得以天命自解
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何足以污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
述崇勢利而蓋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
是故襲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

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
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李廣之間乎循吏
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矣及
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
上復可意哉

史記辨惑

議論不當辨

若虛　從之

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
稱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
通人達才莫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
又常所以叱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
然蓋若是厥非祥則亂臣則子皆得以天命自解
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孔子世家贊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夫聖人道
德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遷因讀書
始想見其為人之大槩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傳贊云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
其實毀者損其貞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
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矣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
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子謂論人者亦據其
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覩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
而還顧以為準乎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
者矣又豈皆論語之所載也

魏氏家蕢云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迫于秦興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也亦迫于漢興而無可爲者矣而遷於本紀乃取貴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

為客卿事在益國然遷之失言不得為罪也

照名立李雖過殺而伏劒昏文以正國法無乃少

評論總結之語乎

呂不韋蕢曰孔子之所謂閨者其呂子乎按孔子所謂閨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

項羽傳蕢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余年而獨以此事遽疑其為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遠為君之庶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之期之而充

其所有矣止于是乎

李廣傳云其射見敵急處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救困厚其射者虎亦多為所傷此在陰

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德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郡冢書無他褒貶獨載其有勢則容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羿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詳哉

消稽傳首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卑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巧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夫天道近恢已不見聲明消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貧賤降云無當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

外戚世家序云夫婦之際人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于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娃能成子娃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夫一婦人之過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

史記辨惑　　淮南王　若虛　從之

文勢不相承接辨

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妙說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垂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中間文勢踳駁不相承接

范雎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

已立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宇樂殷使于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聲涪王謚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筦者平亦壯之父之戶牖里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李奩嘗有罪富斬瞯為庶人頃之家居數嚴皆同病也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為牧羊求得之為順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于穀城山石取而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黃石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于穀城山下

萬相國世家客說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韓信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安尚得而用之予不相承甚矣

汲黯傳云匈奴昆邪王來降至京師貰人與市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

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鬲匈因以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百萬之衆來降虛府庫當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廼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剿今從不能一旬不唯語意重疊而其吟哇亦不通也

淮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雜惑辨

娃名兄視鯀辨

顓頊下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劉子玄史通點煩云顓頊紀中其言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云昌意又鯀不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誠大中其病然遷書率皆此類可勝道哉今略舉之如此紀既明叙諸爲禹之子矣又即位又曰帝啓禹之子衛世家既明叙嗣績爲出公之父矣又嗣立又曰是爲莊公莊公子重耳爲獻公之子矣又重耳立又曰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其後又曰重耳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晉厲公八年閏十二月癸酉書中行偃囚厲公迎公子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書等弒厲公如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雖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魯世家云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是爲武王夫冉季載次弟在焉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又云是爲武王武王賢而得立止宜入本紀耳康叔封冉季載既見于此矣而衛世家復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尚有冉季載季載最少蔡平侯卒靈侯盟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憲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不得立而殺之子也又曰是爲平侯子四代之是爲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誼爲成子吳王濞傳既云高帝兄劉仲之子也而又云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義從傳既云從有婷姁以醫幸王太后而又云釋義弟從爲中郎若是之類

皆當爲史通之所點也

史記稱人姓名凡複爲甚最是不及諸史處敘紀云

武丁以雉雊而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

乃訓王曰此止當云乃訓之曰世家云句踐棲會

稽欲報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句踐曰

止當云止之陳世云孔子儀行父請殺洩冶公弗

禁遂殺洩冶止當云止當云逐殺之吳世家云季札使于

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

止當云止當云欲得刀筆以問子之實太后中都

矣止當云謂之趙氏家云自敕帶以下五世而生

趙氏趙氏家云自敕帶以下五世而主

趙夙趙夙晉獻之十六年代霍魏取而趙夙爲將

伐霍中間多趙夙字又云趙衰辛子朝嗣趙朝

景公之三年朝爲晉將下軍救鄭中間多趙朝字

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

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

逐解去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

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丁

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効丁公安

用許多丁公字郤薰相國世家論云蕭相國何於

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

末光何謹守管鑰上多却何字周昌當燕時入奏事高帝

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周昌項止當云騎其

項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

周昌止當云既至后怒而罵邽都爲中尉丞相條

侯至昔諺也而都揖丞相止當云常揖之臨江王

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款得刀筆爲書謝上而

都葉吏不予穊其侯使人以問予臨江王多兩臨

江王字止當云欲得刀筆以問予之竇太后中都

侯法於是遂斬邽都止當云於是斬之主父偃

傳云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世務各事徐樂曰

云云嚴安上書曰云云重却上書字天子

召見三人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止當云

俱拜爲郎中偃以齊王自殺下吏上欲勿誅公孫

弘曰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

下乃遂族主父偃止當云不誅無以謝天下遂族

之張湯傳云上疑湯有姦問湯湯不謝湯又佯驚

多一湯字董仲舒傳云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

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於園何必更言娃名郭

解得罪公孫弘議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翁

伯解之字也傳首既著之此尤爲贅

劉子玄駁遷書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即位而仍謂宋襄公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皆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踐未嘗捨之其論甚當然此乃遷全体之病也凡稱某王類加國號凡舉人名每連姓氏冗復無識最是不滿人意處班范而下乃始淨盡焉

淮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淮南王

史記辨惑

字語兄複辨

舜本紀云瞽叟愛妻而生象敖瞽叟愛後妻子常欵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曰以萬雉匿有廩後又云舜父瞽叟愛後妻子道兄弟孝庶欵殺舜舜兩適不失子道兄弟孝庶欵殺舜舜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字語重複而兄弟孝庶一句亦不成義理

周本紀齊世家梅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剿諸侯諸侯字乎

晉世家云宣公以子仮為太子令石公子傅之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夫人入室而宣公見所歡為太子婦者好悅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頓重如是乎又云齊女子前後惡太子仮宣公卒使仮與太子白旄而告界仮于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仮于齊與之白旄而令盜於界上視持旄者殺之乎文云前之兄

壽知祖之惡太子而君教殺之也乃謂太子曰界
益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
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乎又云太子祖是爲惠公
左右公子不平祖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
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仮而代立乃作亂語意重復
但存不平祖之立一句足矣又云翟殺懿公也衛
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仮之後仮子又死
而代仮死者子壽又無子此但云思復立太子仮
之後而仮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字邪
趙世家云趙祖友程嬰謂公孫杵臼祖之婦有遺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無何而祖婦免身生男多
子貢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
貢一使使勢相破五國之中各有變文意重復矣
趙世家云莊生謂閔朱公長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長
男即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即取之可也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献遂邑之
地以和柯之盟沫劫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地既而桓公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於是桓公乃
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以予魯但云桓

公乃從可矣何必重疊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
亡滑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姓孔氏既曰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著姓氏
乎
鄭氏家云孔子嘗過郰與子產如兄弟云及閻子產
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矛謂言孔
子爲泣則閻字亦著不得或只云及閻其死泣曰
更爲簡省也失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
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弟亦不應尔
春申君言所幸李園女弟子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
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
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共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
春申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
自園用事以下冗複重濁殆不可讀以精當律之
當云園用事益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
之以滅口
楚考烈王卒李園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
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
幽王予謂遷先記李園女弟事既已詳悉備見則

於此但云園女弟所生子立哉直云太子立足矣
何必費辭如是哉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子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子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羆事但云我又射殺之可也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為報雖而死以報智伯則無魂魄不愧矣多以報智伯字

石奢為楚相行縣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為但云縱之可也何必再下此句

趙奢傳云奢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
魯仲連傳云仲連游于趙趙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客將軍晉鄙救趙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云此文理重複但云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可也仲連謂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字必欲存之當在太甚字上

聶政欲為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為輔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多聶政乃辟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屍暴于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云但言政姊榮聞之於邑豈不簡快乎又曰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非政姊三字生義

吾相國多諸衆人字
李斯出獵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張儀傳云趙案令工人作為金尋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欽酒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手以擊代王殺之但云廚人如其言擊殺之

范雎傳云須賈謂范雎曰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雎帰取車馬車駟馬此當云願為君借于主人翁即帰取車馬

項羽紀諸侯無不人人惴恐無不人人字意重

項羽紀云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而
信越之兵不會張子房曰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
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
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
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
穀城與相國此當云發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
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不酒言為良意
韓信傳云漢王欲拜信為大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為得大將多各自字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
注引三王世家
音驚此但當云至拜一軍皆驚
曹參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
者皆欲有言至者輒飲以醇酒來者至者重複
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
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
國日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游園中幸其閒而召
按也
牧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
之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
故此句安用哉前漢前之當矣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我多陰禍故也
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領得續封陳氏
然終不得多兩然字我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
賈生之死
馮唐言李牧之事云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
遷立其母倡也王遷乃用郭開說辛誅李牧再
言王遷立何也
注引三王世家
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薄尉左右視尽不
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薄甚悉
若止云從旁代對甚悉豈不善乎
張釋之馮人有益高廟坐前玉器補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奏律益宗廟器者為奏不頂廷尉
治三字又曰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益長陵一
杯土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煩重如
此殆不可語
申屠嘉傳云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常
宴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

有急慢之禮再下是時字不唯文勢重疊意亦不
愜也其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嘉因辱逼上使使
者召通既至為文帝法多為文帝字
鄧通傳云文帝崩景立劉子玄謂不必言帝崩固當
矣然是史顧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
賈生傳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陽景帝而亦書
之豈不愈無謂邪
袁盎稱文帝而嚮讓天子位者再南粵讓天子位者
三何必重言天子注
太倉公傳云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
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
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孝幾何歲嘗有驗
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
以對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遽所敘而後乃當
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併而為一云詔召問曰
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博陵傳吳王導傳云景帝與吳太子博爭道引博局梗殺之
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
子故稱病不朝但當云知其故也
竇威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如前數都尉皆步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又成往直陵
都出其上剸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補郡中豪猾中豪猾連坐千
餘家不須再道郡中豪猾
司馬相如病甚天下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
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
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
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奏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
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
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
有使者來即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
異焉其辭云云不亦可乎
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因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
為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
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
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
不中三字重疊若存此句則上句却宜去也又言
廣自頸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

此二字亦可

汲黯傳云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多

不往字

鄭當時傳云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旦常恐不徧到至其明旦字

淮南子卷三

申公傳云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

曰云云伏生傳云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老字豬矣

竇太后使輶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

倒多一刺豕字

張湯傳云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當作視之或云臨

視也又云三長史嘗害湯欵陽之據下文不須用

此語觀者可見又云或告湯奸事下減宣宣當与

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當云窮竟之也

郭解傳既稱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爲人

短小不飲酒何邪雒陽人有相仇者辭夜見仇家

仇家曲听辭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庸待我待

我去今雒陽豪居其閒乃听之誼重用待我字

貨殖傳云魯人曹邴氏以鐵治起富至巨萬鄒魯以

其故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

則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匈奴傳云單于頭曼欲廢太子冒頓作鳴鏑習勒

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傳令

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前後凡用八鳴鏑

字據文勢相蒙其餘可尽去也

晉張輔論邊固史云邊記二千年事而五十万言圄

記二百年乃八十万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

大繆劉子玄既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邊記事

疎略而剿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刪詰嘗然自

邊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是爲

優劣哉

淮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二八

淮南王　　淮南王　　君虛　　從之

史記辨惑

重疊載事辨

楚莊王圍鄭鄭伯逆降之辭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鄭世家註王叔時爲牽牛踰田之喻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陳世家莊王圍宋單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宋世家陳恒殺闕止事既詳見于齊世家而又見于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于路死難事既詳見于魯世

家而又見于本傳陳厲公齊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載于完世家而又全載于陳世家孝諸刺吳王僚事止宜載于本傳而又載于吳世家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于子胥傳而又全見于楚世家子胥諫吳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之語亦止宜見于子胥傳而楚趙世家又皆載之閻廬將死屬大子報越事載于吳世家是矣而又見于子胥傳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于孔子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項羽遷家足矣而又見于晉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陳平間義帝事既載于羽本紀而又見于高帝紀陳平間

楚君臣事既載于項羽紀而又見于高帝紀而又見于本傳酈生事既載于高帝紀而又見于本傳酈生責酈生事既載于本傳而又見于帝紀綰綬上書救父事止宜載于孝文紀而又見于倉公傳迭代孔殺夫雜說論晉史王隱諫祖約妄幕事兩得俱出謂之繁文而嚴有翼著藝苑雌黃亦摭新唐重複事以爲病獨未見迂書之失邪

吳世家云季札聘于魯觀周樂其言云云使于齊說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曰鄭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家乎哀悼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凡此皆以見季子之明識著之可矣至魯世家景公二十九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魯周樂尤知其意鄭世家簡公二十二年云吳使延陵季子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必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不

然鄒將敗衛世家獻公後三事云吳延陵季子使
通衛見遽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晉世
家平公十四年云吳延陵季子來使聘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于韓魏趙矣是
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備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為
不利故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矣而衛世
家又詳出之何若但云周公誅管蔡乎
趙世家論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于
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
淮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二一
故誅其良將用郭開豈不繆哉至馮唐傳稱李牧
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
郭開讒而誅李牧子謂趙王遷所以奪適而立則
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倡何與
焉此句為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竇嬰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從容言曰
千秋之後傳梁王嬰引卮進諫按帝言傳位孝王
事世家自具何不但輕道過
淮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二二
史記辨惑
疑誤辨
鄭生說高祖復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古今稱以
為美談竊嘗有所疑焉其言曰湯伐桀而封其
後于祝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武王伐紂而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
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此論甚疎夫桀紂
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
事而三王又其
紂之頭豈封于未滅之前且湯武所以封之者
重絕人之世耳非以計其利害也桀何其以項籍
之命為此哉鄭生所以說帝者特欵係衆人之心
庶幾叛楚而附漢耳非使之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
湯武之事勢相較哉湯武命與得其頭亦何以分而
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良并之者
以其一體也至于倒置干戈歸馬放牛獨非一體
乎而役析之為三何哉班氏蚵見其非乃并湯武
事為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以死命字不屬

紫紆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類也既以湯
武為一事故又分楚唯無強以下為第八節蓋二
書已自參差矣近世胡寅謂是時高祖未稱尊而
于房呼陛下作史者之過也然則八難之目安知
其無誤耶

漢書老父相呂后及二子皆貴及見高祖曰卿者夫
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顏氏破其說當
矣然史記正作似豈誤歟

鄭生既自有傳而朱建傳後又敘生初見沛公及下
陳留事大同小異而辭頗浮誇此必褚先生紫附
益之及名敗身誅王
入之猶田仁之類也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敘行
說為漢患者但云必我而
漢強之曰必我行也是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
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
我行為漢患矣如此乃順

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
於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
勸百而反一猶馳騁郊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亦
戲乎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
其死之歲月然云迄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迁

此錯簡以下共六頁
此一頁在八十三頁後

二十年雄乃始生還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
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于史記耳
公孫弘主父偃贊云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矣
與八十餘年矣上方嚮文學招進之以廣儒業弘
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稱奢之及名敗身誅士
爭言其惡悲夫舉首字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
乎

淮南王文集卷之十七

淮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淮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疑

史記周而字多不安今略舉甚者

齊世家云欲克使于齊使夫人惟中而觀之晉世家
云襄公之六年而趙襄辛景公時而趙盾卒平公
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荀卿傳云齊襄公時而荀
卿最為老師魯仲連傳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長平之軍武子奉之軍武子奉齊傳文吳國內空而公子
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又云吳與楚平其後五

年而吳王闔廬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多上
一而字聶政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
母壽固進而聶政謝曰云云又云夫賢者以感忿
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
乎多中間一而字呂不韋傳云不韋以五百金與
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
而西游秦多上一而字趙亮問高帝曰陛下所為
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威夫人有隙邪備萬歲之
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邪字亦剩韓
信傳云趙單戰不勝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

蜀主傳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韓生傳云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轅生也此等而字皆當生之直不疑為即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亡金者大慙多兩而字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剩上一

司馬遷用於是乃遂等字凡而不當者十七八今略舉之

如殷武丁夢傅說事云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既有乃字何須更云於是鄭文公妾夢天與之蘭曰以是為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遂字殊不安若云既而生子遂名曰蘭則可晉世家云武王與叔虞坰會時夢天謂己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據故遂因三字豈可連用鄭世家亦舉此事則云遂以命之何巧于彼而拙于此也曹沫劫齊桓公求所侵地許之既而欲倍約管仲以為不可於是乃遂割魯侵地其病猶晉世家言叔虞事也趙世家記程要杼白事云乃二人鉏取他人嬰兒習之乃字却當作於是或云二人乃謀則順矣范雎說秦王云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多却乃字蒙敖對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乃字為悖語意亦重高帝斬白蛇有老嫗哭之人問何哭嫗曰云云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乃字宜去田橫二客自到高帝聞之乃大驚多却乃字叔孫通傳云上見留侯所招客入見云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乃遂二字當去其一惠帝即位乃謂叔孫生曰云云惠帝出游離宮叔孫生進曰陛下自案聖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敖語袁盎謂絳侯非社稷臣絳侯望盎盎遂不謝多却遂字灞陵尉呵止李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云今將軍當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乃字不安伏生傳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之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

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周仁傳云武帝立以為
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三乃字皆不安

淮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史記辨惑（淮南王）

雜辨

鄧莊公綽其母姜氏隆生悪諸楚呼予焉公背於
義不安始立明予長之失未必當時本語也
楚世家云莊王圍鄭鄭伯降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夫庸可絕乎遂許
之平北盖本于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
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楚世家云莊王圍宋華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
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宋世家亦載王語
云君子哉二者果孰是此類甚多不可殫紀也
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云
此變文也予謂不然言出于一人之口書出於一
人之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晉世家云唐叔虞叔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
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卷衛管蔡
等世家類皆不著而此獨著何哉
晉世家云趙盾見弒靈公趙穿攻靈公桃園穿

昆弟也未曉昆弟之義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焉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鄒神其句法亦自不順凡事奉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親奴師事父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役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豈非思之不審歟

我以句法則屬乎彼當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傳云吳王闔廬問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閽廬曰可試以婦人乎

淮南三先生之集

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老父相高祖曰居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漢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帶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側國故號為平國君子謂匿帶肯復見宜當在號為平國君下

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珠姬當貴珠字不安漢書改為奇是矣

太公家令云高漢雖子人主猶子玄辭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為皇帝是矣

陳平傳云平從攻韓王信于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而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應劭意其以漢有美女動之世或喜其說然吾觀韓王信傳云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之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

淮南子三先生集

胡騎稍引去漢出圍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匈奴傳略同而又云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信如此說則漢之所以動閼氏者正於重賂而胡騎之所以解去者又不專因閼氏之力也烏有所謂不傳之奇計哉其言支離殆未足信

張敖傳云趙相貫高等欲殺高祖壁人相人上過欵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相人相人者迫乎人也不宿而去乎謂迫人之意本此張出高祖非縣名本有此正之為是

理又非史氏所當言則宜加上以二字漢書又去
也字猶覺不圓
荊燕世家云荊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
絕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有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
景帝次子武次子勝次上脫言男則子字
皆贅太子非名則曰字亦不安法當云其長景帝
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厲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
敬作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盎晁中
尉臣開方行法
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
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與
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與
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
云云夫稱臣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史家輒
竄書之無乃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而後世亦或
襲之竊所未論

田仁傳云武帝時拜為司直數坐太子事時左丞
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開守城門坐縱太子下
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
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誅死又言
舊侯世家記紀上老父事云良固怪之詭曰諾劉賁
父漢書列誤以為怪字合在固上北固是矣然漢
書之文本緣史記且其下又有云良固異之者則
非獨孟堅之誤也

比類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齊宣王好文學之士自如鄒衍淳于
髡之徒皆賜列第前卿傳云自如孟子至于吁子
世多有其書自如二字連用不得十二諸侯表文
明及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傳序云孟子荀卿之倫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
之列字不安
子胥傳云公子光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如何下襲字
田橫二客自到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
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
橫亦沛王完全文集
橫死亦皆自殺子謂聞之乃大驚列乃字吾聞其
餘尚五百人剩吾字
沛公北亦同病也
留侯世家記上老父事云良固怪之詭曰諾劉賁
父漢書列誤以為怪字合在固上北固是矣然漢
書之文本緣史記且其下又有云良固異之者則
非獨孟堅之誤也

張良贊曰余以為其人計畫格奇偉至見其圖狀貌
乃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
侯亦云以為字與計字相室留侯亦云上當有余
於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閒性事
韓信傳贊云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
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
食矣假令字下不得載字亦不便於文勢
呂后紀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
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
淮南王安文集
其陷封多一款字
淮南王安之集
蕭相如請王奢五日乃上璧奉王度之終不可攖拳
遂許奢五日多邽之字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邽曰字左右
大臣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邽
少一曰字
袁盎賈曰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無復不
遂上三句語意不接亦不成語
韓信傳云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之字不安
趙充國傳曰其人有堅忍持重何用有字
燕太子請荊軻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范雎傳

云須賈聞范雎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孤乎宣
有容習于相君者乳要敬說高帝曰陛下都雒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乳孰字豈不安作乎可也
范雎僕戴楚王之言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
之子故而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荊軻傳云軻雖游于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傳云諸公莫弗稱之莫弗字不成語
楚昭王庙甚讓其弟公子閭為王五讓乃後許乃後
不成語
通世家云智伯與趙韓魏共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
滑南王先生之書
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以
以小斗受之其粜予民以大斗多粜字
循吏傳序云網漏於吞舟之魚多邽於芋
范雎傳云散家財物盡以報所睿困危者所睿字不
安
李斯出從與其中子俱送至咸陽遂父子相哭北而更三旋
此而不成語
李斯賛曰人皆以斯極寵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
俗議之異之字極難下
周漢書加耳字是也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即當作而

項籍見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捴其口毋妄言族
笑其語不圖
趙禹傳云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稍遷為御史時
字不安
申屠嘉傳云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
連用嘉對文帝責鄧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
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此語法不順若言
府檄召也
鼂錯傳錯改曰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
深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語
卷百三七三十集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勤王行素何
絕秦歡以口字
荊軻傳田光謂燕太子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
臣精已亡矣雖然臣不足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
使也雖然字悖
王溫舒傳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以為爪牙皆盜
賊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多其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皆本多巧奸孰矣法善人不
能化唯一切嚴刻為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居
上能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
有所長作俟倖傳夫酷吏俟倖類皆小人史之立
傳大抵著其罪惡以為世戒而遷獨有取于此等
然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
自序云嘉荀父之謀作齊世家嘉旦全縢作摹世家
其序贊云嘉其崇之詩其序猶云嘉其崇之詩康誥序宋
則云嘉微子問大師序晉則云嘉文公錫圭鬯此
類甚多夫史書實錄也事所當記善惡必存豈因
嘉一事而後作乎大抵諸序傳皆不足觀用之可
也

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善啟能
啟紀則稱孔子善啟能以繼禹殷紀則稱孔子正殷時於
商三先生二十集　二一
可謂不略窺之矣予謂遷特因孔子之言而衍
之耳既非己見又不能別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為
知捴盖之意何遽過譽之甚也
大事記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
蓋以為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史書實錄也詔
誥一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
悉浸之乎此自遷之私情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

班馬之才識乎未敢知也
班固譏遷論游俠注貨殖之非世稱其當而蔡少霞

諸史雜感

五帝之名史記以黃帝為首書序以少昊為首其說不同要之少昊黃帝之子顓頊黃帝之孫帝嚳黃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於是皆傳之子孫至于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蓋不得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說

奉孝公乃謂初以帝道再以王道繼以霸道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鄙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皆淺陋之見也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皇或及于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所當然而出于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為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段道親親之殺周自尊尊立子段道貴貴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

死立適孫髮適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指益不同至于名教人倫萬容殊致尊親之道執可偏廢而云殷祖親親周祖尊尊非定法也若其果主于親親則一于立弟矣何復持太子死而後及那抑當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庚立此皆在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比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間沃甲崩則立其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耶紀又云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孟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于人情者雖記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信也

左氏文章所謂真疑無遺恨者惟祭奉人名字簡而不愜如邾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苗賁皇又曰士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苗賁皇而後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穀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誰知其為一人耶雖無害其奚要之不潔而近代諸家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為不足取殆與雖與論真是也

姬棄封于邰而非姓也又如王字有何不別姓遷子終信僖固作淮陰等贊亦稱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上擊韓信餘寇于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玄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順于遷矣而加子恒云二字復為贅也

張國淦漢書刊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

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
起布衣其語太簡倩之殆不可曉也
漢文帝以公主嫁匈奴使窟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
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史記如此
行字卒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已引
而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為漢
詩彼已之子殊為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
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矣如此乃順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竟上發御府金錢
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
為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曰可往從唐蒙取其書使所
滰南三兵三長
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為贅
且若字意乘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
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
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予謂不然戒辭用
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
獨爾不亦妄乎
秦嘉詩社稷臣云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言以身徇主
與之同存亡耳如漢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
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
而務詘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
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
已字率字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已引
詩彼已之子殊為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
彼已為句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說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贊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
號五世以無詞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失著於甲令
而倫惠也末句不相承
前漢車千秋宋姓田氏以其奏為丞相時語許乘車入
滰商三兵三長
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為姓又
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逐從
車字何邪
黃霸雖以治郡稱然既壽為相自當附之賢臣卿
等傳而班史列于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為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
固不勝于天矣然班氏身為史官以褒貶勸懲為
務則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范曄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
矣而中間復敘稱太左慈字元放既稱其名而又

兩稱為放不亦雜乎

老蘇評范曄之失謂不當縣董宣于酷吏槩鄭衆呂強雖有可嘉豈可去宦者之目乎

漢書高祖紀云老父相高祖曰向者夫人嬰兒皆以大息曰大丈夫當此漢張敖謀弊時冬月未盡數日故使人語之曰冬月已盡速命乎此言雖居以或作似顏氏以為非當矣然史記正作似字

豈其誤耶

高祖繫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云大角觝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至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顛倒也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故人令觀予謂此於文勢為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人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作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焉丙吉傳曰皇孫病者數歲比不登桑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武傳云孝成孝哀比世嗣公孫賀傳云丞相事蔡等三人比坐事死服西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請前其過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頻似是而實差殊李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何乃自為郎也安在猶言何在崔浩以為自何為郎非也予謂漢之郎選其奎非一有以父兄任子爭為郎者如張安世表嬰是也有以富訾為郎者漢儀注謂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唐是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為郎以是觀之浩說為勝而顏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太篤矣

笑

申屠嘉劉奉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奚臣者耳而師古以為敖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蔽教戒之義耶

賈誼言秦俗之薄云其慧子嗜利去禽獸卞幾以文勢觀之慧子當是錯誤顧氏強為解釋恐非也

田叔以肺附為相師古舊說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去肺斫木札斷其輕薄附着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于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腑字孟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為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為附諺矣

汲黯拜淮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為句曰力謂甚也訓力為甚未知何據子初謂此字當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孟堅誤析其詳故守師古之妄而新唐書琳傳云從章梁州辭病力肅僥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顏注而失也

淮南王　淮南王　從之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為句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既已刊正矣

雲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墓未乾盡外戚家反任許史公人不省死師古以為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耕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于太后太后怒罵責之舜仰謂曰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

漢書載揚雄解嘲其末云司馬長卿竊訾于草茇方朔割名于細君顏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解又見筆嘯論所引乃作竊貲割炙當以此為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預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師古以所避為月事予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帑藏既實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者或不得聚會同之時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因官而氏焉故其後或以王以侯以將相以大夫代興更盛更衰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禮義所以防淫也刑罰所以禁暴也政有眾寡時有緩急作事者因禍而為福安於甲而危於乙智者處其一焉愚者再三焉昔禹之興以堯舜之盛而戒於旨酒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憂在羑里武王以乘殷之弊而慎於商政周公以太平之業而懼於流言成王以周室之安而畏於金縢孔子以聖德之盛而困於陳蔡此皆禍之所自來也

晉書稱荀勗即至晉謝安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机導童席即無事故誇之噩則合小兒號而乘口既噩而舍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為不及之遠即不道如此非人所為是者皆當切齒而謂朝士歆羨以為不及甚哉史氏之妄且酒也

晉史慕容德時妖賊王始稱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為征西將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答曰太上皇家鑒于外征東征西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恕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

終不改帝號此事當時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
一一如是始滑稽談諧者所飾耳通鑑產略之為
是
梁武誅齊之諸王鄱陽王寶寅奔魏數寇梁境後
以謀亂見誅而蕭子顯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
殺與寶夤等同死其誤甚矣
北史梁鄱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寶
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俯于
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寅二字義殊未宜從
一一

後魏陳容謂袁紹司寇與武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崔亮之語曰寇
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
亦然此似不可並東筆者潤色之過欺通鑑刪之
云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謇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之而李
百藥正史乃不為立傳何邪
北史楊脩傳常山長廣二王諜廢齊南王脩及未可
渾天和宋欽道皆被拳頭面血流各十餘
人持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
出太皇太后嗔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便不好邪又
惜誅太皇太后臨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
以表我意蓋術其所損目也李百藥齊書但云已
出而無一目字蓋其脫誤歟
隋史高類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類曰武王戚殷
殺紂已令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
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
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罪而姚思廉李延壽
從承其誤耳跡陽帝所為當以隋史為正

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令上疏詐孝諶子希玠請以身
之官爵贖有功予倫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
言今上者蓋唐臣寇錄之辭劉昫偶忘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既載于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蝟繁簡
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別直敢言固有可嘉而
遂柴之忠義亦非其例也
舊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
元魏以忠烈自北伍貢固改姓員按五傳釋文員
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讀如運何邪
元魯山于為于欽學者注不解其義予憶昔舉一
人于為于欽學者注不解其義予憶昔舉一

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畧書共辭者而
唐書通鑑皆不及之始為闕典也
籍退之驅鰐魚文昔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
而全錄其辭亦何必也
史傳人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
而未改之前却稱舊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類亦
非也
五代史梁紀曰太祖武元皇帝姓朱氏宋州
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溫
云云中和四年九月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
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朝兵
少不敵出云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即位
他紀皆放此條無彙注云始自稱名既而稱爵既
而稱帝劇也爵至王而後稱帝其通者子嗣帝王
本紀既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以帝號為
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止見其名雖未即位則
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体而歐公乃以新
意變之既稱其父曰其而後云生子曰某始而稱
名次而稱爵至即位而稱帝此則
實主不分體統不一不足為法也或曰遷固作高
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邪曰庸得為是
乎蓋劉子玄史通已嘗辨之矣
或問華五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
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
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
不省視而通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
以為美談而通鑑獨載遷馬事此既一時之語當
供錄之
溫公自節通鑑以為更加精擇則其繁蕪斯固可矣
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韓安國傳云梁孝王與
野與等筆避雨樹下衆皆奪路相對安獨危坐愈
恭林宗見而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且曰客殺
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
與客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略同而
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供設雖為饌泰謂為
已設客分半食母共疏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
一聯云見奴婢而亂放奢識家而統入謂義府多
略人奴婢故也事既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德宗責黃門雖妻孥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扼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須量輕重之宜使婦人率爾之語皇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手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數

淳南王

新唐書雜

作史與他文不同率失之質不至于率略而不盡率失之繁不可至于蔓衍而不止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毋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此論或勸柬發重脩三館退之而順宗實錄不憚繁敢論列之而國志而被自謂非富行家莫敢書也以此輩奇偏

若虛　從之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新唐書糾謬

作史與他文不同率失之質不至于率略而不盡率失之繁不可至于蔓衍而不止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毋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此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遂圖載相如文君事或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之必曰少寧窗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水炭也初書成將進吏白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

云某等撰而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傳列傳用
功深而為日久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
傳書子京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忌掩而
不讓此事前所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
當耳
唐子西云晚學遽讀新唐書鄙能壞人文格蚤不知
此論併紀志而言之耶抑具獨指列傳也歐公之
作紀不盡善無壞人之理若子京者莫自壞也已
甚宜它人我溢公作通鑑未肯用子京一語蓋
知所決擇矣

子京讎舊史僅酬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季者類
皆欵數以為新奇舊史幾廢刓器之掌言二書各
有短長未易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為本分
且不失當時之實安事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修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庭湊之即舊史
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掩人明臣子之義也太宗狂覬徼
諫投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不書之所以掩人
君之過也予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
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
責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董

以掩人君之過為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
改烏足以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
傳書子京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忌掩而
不讓此事前所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
當耳
令移予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其群下曰天不祚梁數歸于我若等力
亟必害黎元盍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
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
爲諸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
殺掠銑雖草竊一時而頗帝之際其言可愛如此
可以為萬世法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贊

但云以好言自釋于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
從見之哉銑對高祖述廢立之誅與所謂田橫南面
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辛
誅銑立以其不屈而慙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
云偽稱旁窮且極揣高祖之聖蓋不獨去取失當
而其褒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謀殺尹思真于朝思真曰公
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和或謂思真曰公
平日訥于語言今廷折承嘉何敏和思真曰物不
能鳴者激之則鳴水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

亦不知言從何而至也陽史恩真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真公敏行何與承嘉司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稱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于晉孟物遷而為恠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錄錄甚多此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海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宋子京於事情停乃易疾雷為震霆易掩為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于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而反弊者也陳叔達掌引以疎高祖而子京則曰矣而不斷反蒙其亂是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宗喜來以告劉棠之而子京則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柳楚賢聞高祖兵興況太守乎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其時也子京復略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和其聲韓之病數如此古人稱矣手可熱者蓋甚之辭而非實事也玫但可施之詩句語語耳而

章渠丰婺煽可矣田令孜權寵可矣既已非矣而復謂事義所門如沸湯王侯等門若沸矣者豈不益乖和

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重王徽云公議浩然歸重鄭綮慶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見其風古人用浩然字多矣曷嘗以為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亦忍之甚也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詔兵請寬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此却似總分天下兵為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害時之實乎

杜正倫屢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開神龍可捷而剔然俟下有逆鱗卿等並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能盡云乎子京輒云逐犯杜正倫屢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開神龍可捷而剔然俟下有逆鱗卿等並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能盡云乎子京輒云逐犯吾鱗不幾指作乎又改豈處字為其處亦便通不

過

通鑑云索元礼與萬國俊皆為訊因酷法或以猴關手足而舁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駝枷校猴又有仙人獻果王女登梯之狀新唐元礼傳但載其一云號曬翅不知曬何翅

駝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経史于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悉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何関尋檢事

封倫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

二十四

新書改云頡頏太子下此皇當時真語且須頡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說建成作亂曰烏可海者不顧其親漢祖乞羹此之謂矣新書但云乞羹者謂何若無論史安知其為高祖事

我

劉德威對太宗云陛下文失入者咸三等失出者咸五等法之為等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統以十分為率而論也

舊史云玄宗聞顔真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顔真卿所為得如此通鑑改為作何狀

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羨小名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通鑑云乃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若夏卿其責従事金曰顧當是我崔湜聞韋泰真諫曰公貶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羨武安人封武連縣公為左武衛将軍直玄武門以其皆有武字通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也不亦乘乎

劉黄下第李郤謂人曰黄是我舅非門生

二十五

何可言逆也

趙宗儒辺吏部侍郎德宗召見勞曰卿父事于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宗儒不任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此名亦不傳王向念之邪古者人臣稱其上父事于君則有先王之命辞君稱于臣未見其例

求礼折衝味道曰三月雪為瑞雷為瑞邪李瑞當邪新史云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果為瑞邪李顔新史云黄遂郎曰劉黄不第我輩登科實屢我劉吾顔其學邪李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乱始

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乱宗師者訓
注也然其進就為之先此等處不及舊語也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云朕不倦欽庶
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益何行而
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廣道德垂聖後
進忠直與大臣言救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
共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乎治者則
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
才能出作宮女之希
勇美官師公吏治辭美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焉
諸葛廟詩以自況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論何語
也況杜集諸葛廟詩非止一篇乎
李商之集
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
書諸紳子京之文類從僻益至此一段偷華靡儷
儷幾似進士策一時對答之間豈得如是舊史修
傳無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崔善為左丞令史忠其聰察以其往而溫潤之曰崔
子曲如鉤隨劍得封侯髀上全無瑣肖前別有語
而新史但云曲如鉤封侯何耶後漢劉寬不喜
盥浴京師以為諺史不載其語者必以俚甚故耳
子京果嫌其俚則刪之可也改之可乎
時人善刻蒙寵奎不知何所創也
張東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
張巡問李棲忠曰君事胡哉何曰二尋夫幾何云
場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

者但多少之名耳豈足見當時字之義

宋廣平救張說救魏元忠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為榮新書作榮香字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琰改葬父母使男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男氏移其所三字想然用心未然既使移舊塋則便知銑其地美何必如此費力

兼三字自非典實語

武后遣璽人卻內安金臧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

漢書称倪寬以儒術飾吏事而斬唐謂負半千不頗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我何武所居無赫之名去後常見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的的可驚方已罷刑林之子柬於文字其實處不及古人而專以易置字語為新使勞磨矣

舜稱老明堂子勤蓋老而傳于勤也新史奇舒翰等賢云主德耄勤

王嶽傳云傳宗西狩嶽遊帝不及墮崖拗閒楷竹盛傳云小校王稔依拠步戰裝救舜傳云居母喪有白鳥巢冢趣樹陰耳直以為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拔香殿曰此隋煬帝所作郭何雖處庶此底之訓致也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載主德為石僕射劉仁軌為僕射皆歸仁軌有老嫗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時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郭我輩據此是老嫗明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今乃非是則意不完矣

王壽傳云母有疾祢年不瘳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庶字何義也

淮南王 若虛 從之

新唐書辨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徇不夜吠民不見吏盖慶譽甚之靜耳新史云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捕斬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為勝州督脩格風賊夷之城門夜閉道無惡旅實録之事不當爾也或謂史記王溫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如曰史記之誤亦多矣豈皆可法乎

淮南文集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權進士第其後同臺為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應舉者友此何理耶劉子玄傳云撰劉氏家史又譜按據明甚議者高其俾高李亦非而云世榮其友而有不得簡者常弘景傳云楊虞為文字語雖貴簡而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不少虞卿字吾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

言讀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予亦撰蔣義傳獨卷不釋于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驗動驗往者矣安樣山傳云百姓愈驚裴冕傳云大衆一驚馬延傳云天下方驗無乃大言諱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予亦撰蔣義傳獨闌乎

李靖論蕭銑士卒云籍以抵鋒本非所情杜如晦傳云像屬共才之莫見所淮李勣朝京師詔還所鎮三所字下不得籍以抵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揮李義府高宗怒其毀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

淮日八十二

薛萬均死太宗霍賜群臣膾皮及萬徹而泣呼萬均恰然曰萬均朕之鷹勲不覺吁名豈其魔靈欲朕之賜新史則云忍口其名終下口字便是從已作用之意豈所謂不覺者乎況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蕭宗狄以李輔國為帝侍尚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直任等輩耳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

然何等輩也

柳文偉傳云武后問天帝異事文偉不得對房琯論第五琦言利事肅宗詰之琯不得對王叔文傳云俱文珍詰折叔文不得對得事為悖止當云不能耳

杜正倫傳云為世歆美藝至德傳云世詭其榮爵後若只作時人榮之大小本分王義方舉振一時異澤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脉也

李義府傳云自其仟天下憂且復用此至內外乃

安嚴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誅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此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既等字可也

溫庭筠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庶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世私占授者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謂代進士科舉之作耳今乃似泛為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溫彥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參修類如此

高適工詩每一篇已好事者已傳布已字通不得

韓思復為滁州刺史有黃芝生州署民為刻頌其詳刻頌其謀不成語也

新史楊慮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琮禮至斗不亂前史載人洪飲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後為異踰斗之量世亦多矣何足著之乎

李翺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累遷字下豈有闕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郾傳云室處庶頗無妒素起身全史太宗嘗對衆詰問玄素大臣諸逮良上疏論之而新史乃云玄素出閤始不能移改新史段移為從只此一字亦覺失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此殊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憂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臣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勸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主薦者已譴所以人

人爭噤默以避嚴謗若陛下志其能警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謗毀終其建敗不竭忠以開予亲鍋改蕩文誕異辭滋殆不可諳甚不滿人意也

李鼎賢云身保安危而集不少慙佩宋過矣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趫誕不用與成天下務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於此等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旬歲至大將軍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旬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旬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慎密上不當論淮陰以言事懷字量明可見其際慎密上不當論淮陰以言事懷字量明可矣

張知謇傳云天性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容字不安

張鷟傳云視經史猶漁獵然夫前人已有涉獵成言便是此意何須複解析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滑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朝隱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多得無父為字乎蓋出入字不同遷惟陟降例也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求文綺四種于休烈欲勿與裴光庭啟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於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宮市事既詳見于張建封傳而李錡貢又別載之重複矣

許孟容傳云公主有求補崇文者孟容固謂不可帝
嘉其守蕭瑀傳云詔宰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侍
帝顧即位自居天下推其尚曹憲王廣推擊者推
其該帝表徵以學者薛師道著九經師授猶誤其
遵守尚稽違該等字皆通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徵而徵
嘗乃娶或問其然曰切不附宰相今底知已故也
楊慎詮傳云坤因史敘忠得至宮中見帝素服
史敘忠被衛問質其然字下不得
通鑑載賈志論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綽論不狗同
浮南之集 四下文

軍事將義論張茂宗舜服尚書王式被裘而事續
之盛聲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可
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玄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
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
有惟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銖為太常卿霈詔禮生博士李慈折其非嘆銖曰
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所辱辛辛字如何走得

薛元賞傳云都市多使少業以黛墨錄屬參記力剿
奪坊市夫鬱屬者針也字墨所以為色耳而云以
黛墨錄則不可舍文身不通而艱詘若此其亦勞

墓矣乎

李夷簡元和中為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
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遏度乃求外遷言不
能過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康子元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趙冬曦駁之子元議挺
不從蘇珦傳亦云肇按詆韓魯諸王天后詰之挺
語無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
守前議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郭崇全在於繁徵過赦不原張仲方訟之曰德音遠
洋而人集 四下七

布于四海而不行御前需準備施于昆虫而獨遺
崔發新史係為一句云思被天下流恩虫而不行
御前乎田令孜專擅惡橫孟昭圖論之曰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
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
國九州天子武后時有司多失出人罪除有功對
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則云
失出有司過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頗駢
不古故變亂以就已作而不知其反拙也
馬周寓新豐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

為新豐逆旅以對洛陽年少予嘗笑之而新唐稱
劉從諫命魏弋鉞定州戍將弋因為逆旅上謁新
其首何耶
李蠡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雖犯雖修睦千外
而蓄怨于內新史改為儒者儒者必文士自別此
當從舊
蔣儼為蒲州刺史終隱禁毒號良二千石案二千石
漢之職名豈可通為長史之稱
王承傑為吐蕃所執贊普見之曰視賴吾父故不死
歸之死事不不得
呂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瑩缺予謂瑩者人所識也
缺者已所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實
無此理也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數行同書尤
不可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
分語而予京改云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將可忌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為諍臣必諫其斬
及其淌盈無所復諫此真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
源既以斬為源因並易其下文曰及至橫流無復

事矣義理雖同於當時豈有橫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襲江中私語革命事柬之
執政引為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臣忘之蕭
復言于德宗曰自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
可悉棄法善以術高辛氏之司馬皇甫謐傳云司
盍不安至蘇頲傳云開元中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黃
帝時猶姬姜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至周官命氏
用无乖戾也孟子京初不詳其義故每至誤
烏
武白閒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
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為佳士訢史復作奇士好漢
字誠為淺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寧存
本語可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于城下仰而侮詈

元豁令宰地道捡之新史改為陁地固簡而文然
陁字作得暗地遺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頹土
山者後又令郝廷玉道入恨州何得為此
異也

淮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淮南王

新唐書辨

張籍傳載籍愈答籍論佛老書其無謂特人無事可
籍始與塞云耳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
不必也磨碑事舊載于韓愈傳而新史附于元濟
傳不若舊史為富

魚朝恩宰講易慶緒之義以譏元載時孟釋奠于國
子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宰遂郭子儀同
將韋敬寺而新書但云約脩具裴度傳云初德宗
淮南王集 三十二
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全吾輒伺察以聞而新
書但云時京師尚苛伺無乃太簡乎
太宗怒李文士又曰魏徵宰勘我毫侵人意疑是次
今果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次字則衰
不免矣
郝君手傳云其屈已好士類此虞永慶云其能著人
善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
則意不足矣
吳泰宮宮市事曰宜科中官主之禹謹信者平實和雅
以息衆讙宮市大抵猶買民間物平值孚珠不安

只作判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淡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真是以
寧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
多處也
明皇雜錄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為柳楊自得而已
子京改為軒驁無大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喜津津
出看字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
而子京又加以遐然兩字此後何從而得哉蓋亦
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戡寧論李泳文結狀偉
臣側目人為危之戡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
事同上集 五十二
史云戡自以通志軒軒甚得楊遲傳云以公清勤
約自持豈非九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益
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而每喜此等武云詼王
伯哀不厭或云其議論纔可聽或云介自
修後有風望佩之不干虛譽介不至顯官
過也
舊史云郭弘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奠之至是功畢
則天嘗問翟匡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
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弘霸死此即好事新
史改云外有佳事和此一郭字便別却本意蓋本
是無故而問今却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袒肩攘臂以助其
勢新書改為時衛振臂助其氣舊史云楊思勗得
俘因多生剔其面或勞髮際劃去頭皮新史改
剔面勞腦禿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
或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詞之不明矣此等猶未
異于人不已甚乎
蕭鈞為陳議大夫盧文操盜廉財鈞案以識主幹當
自盜罪妃鈞曰因罪誅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
事同上集 六十二
輕法任喜怒殺人詔原死子謂罪死罪誠死但道
不過須加富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數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
耶安字下不得劉元濟曰史臣善惡必書使驕主
賊臣惧此推顧輕或顧字下不得德宗謂李自良
曰卿於進退宰不有禮蕭俛質曰俛議消兵事不
野戰宰字下不得蕭俛以擅發京畿龍察儲粟劾
階停職或弔之俛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
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旱卿相百二梁悅田而景戚壟上

游取礎利拳農用十七楠鴞請皆蛟徹成得租二
百萬民賴其入白樂天為杭州刺史庱李泌六井
民賴其汲昌黎只云賴其利也蘇舟傳云平賊後
從略頃苻人賴其寬字充贅
薛夢得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克責贊曰陛下引
咎克躬意也然致寇者群臣罪惡指盧杞等請誅
杞因曰卿不思歸過朕有是言我當作手詔令舍
卒變故亦不成語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何修而
王何為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
準南之集
為要而行之為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此
本分語也新史云何修而王何為而霸又當孰先
若用之王為先而霸難為帝曰今何為而要語意不
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
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
也新史云悔可及耶語意皆非是蕭復諫事德
宗曰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黜
亂朝政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
不可責
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徵盛德播越及茲始
表高勗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
詔見宰相盧翰劉從曰杞當國矯誣陰賊仗忠讜
徼明德反易天常使宗柘失守天下疵貶才示貶
默今還校大郎官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傷殘
或曰瘡痍或曰瘡痏皆可今言疵痛乃聲耳豈可
與瘡類哉又秦曰杞罪惡指盧杞等請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
內移今復非刺主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
之過咎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
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
準南之集
王珪傳云自傭于楊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妻妻之
謚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路州
銅鞮令張暐性豪殖善貿易客馳儉事孝奉太子數
年服器血之類郭中間云侍衛何止許將安使公
主謀益甚語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資裝是
義皆不安也
林蘊傳云蘊辨給幸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

持紙齊君林放問礼之本優劣何如孰其人俯首不
能對前史中固有載口辯嘲謔者至如此語亦何
足錄哉

李密等贊云煬帝失德天醜其為吉溫傳云李林甫
政歸其為馮河清傳云衆裏其為崔遠傳云世慕
其為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為有為則有之矣單為
字未穿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筆字或曰時無筆考
或曰未有筆者或曰古未有筆或曰始无其筆至
晉南之集 十二

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筆唇舌此若非好語
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餘也

韓宏傳云來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
皆道不過

何易于為益昌令剝史穿乘奏與宴篤泛舟出益昌
雲氏棲絆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
不事可任其身撓絆耕且蚕皆非吏体不事亦不
成語也

崔日用韋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尋始
誤所事字道不得

挑撥挑撥 子其為朱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為温庭筠傳云執
政鄙其為馮河清傳云衆裏其為崔遠傳云世慕
其為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為有為則有之矣單為
字未穿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筆字或曰時無筆考
或曰未有筆者或曰古未有筆或曰始无其筆至
晉南之集 十二

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筆唇舌此若非好語
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餘也

韓宏傳云來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
皆道不過

何易于為益昌令剝史穿乘奏與宴篤泛舟出益昌
雲氏棲絆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
不事可任其身撓絆耕且蚕皆非吏体不事亦不
成語也

崔日用韋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尋始
誤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娣病勣親為煮粥大燔具類其娣止之勣曰娣
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娣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
曰雖欲久進粥尚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
別却本意

天后時宰相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俸助軍
興王求禮奏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逮宰相
李之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適不過
鄰權傳云識詣鬼然以鬼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
景虔傳云志義革然又有稱造詣新遠者豈不益
甚哉

閻智元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啟內案九召郭子儀妻
公輔傳云朱泚以蚤累書邀朱泚列事述傳云割
帶內案九告隙德招此本蚤字何義也
張荐叔顏真卿流云去正月中云云擢德與貞元十
九年陳岡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秉去
歲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則題難中數破偽書危得不死張玄
素傳云初詔太子承乾承乾遣尸奴狙擊危脫死
安祿山傳云賊將類探虜無遠謀日縱酒嗜声色
財利秉鴞危得之蜀無進謀之走按新史有曰危

得之危殺之者危猶岑羞幾从之意俗言則險也

子京殊不悞此乃頗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亦上書謂魏證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為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將斬仁軌杖殺之太宗怒追至詰責仁軌班慢罵仁軌仁軌扶殺之太宗怒追至詰責仁軌曰宰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實怒而殺之上悅擢為

檇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寧豪縱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寧暴橫日如而無慢罵事

涉而之集

若止于豪暴何足為辱乎又以檇陽為咸陽不知是否

裴子餘本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休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奏知名或問陳業業曰子餘朝隱行謹優劣業業曰譬諸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朝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歸楚言聲誅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徇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聲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暢刀帝

下方共食優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二夫人字止當作楚語

則天傳云檦叠共坐重幃而國命移何必檦叠共字

后妃傳贊曰或稱武帝亂唐同一轍武持父帝亟滅

劉子玄傳云年十二父枝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

皆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胃性聰之退輒辨

析所疑數日書如是兄何怠予殆請之不能曉及

見史通自敘則云幼耆史傳兼愛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難為諷誦雖屢逢

董槐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遂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歎曰若

史書皆如此吾不優為之矣

疎略之病為何患也

違述傳云入元行冲室觀書不知寢食言志則可不

知則過矣

王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蠭起應對上不宜言蠭

起二字

張說傳云乡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紛澤典章成

一王法此譬之太過無不是史氏叙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論諫之事非正人所宜為而傳
贊褒稱以為文物之盛豈良史之體哉
李泌傳云當持黃老鬼神之說為時人所譏切譏切
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後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
之云爾胡致堂詆李泌逐良誣奏甫明但泊字誤
二人不相中故泌逐良以為庶幾為左而逐良
孰不已帝感之乃陽死泊之贊曰為胃忌所乘
辛門二集
辛脁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為疵病至崔
仁師傳又云被遇无渥褚遂忘之何侍褚公之
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為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言事死
即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紂人死而曰死之無
此例也
盧弇懷塡少子也往拜御史中丞自悵慎與及弇三屆
其官清卻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弇見忠義傳把不恥忠衣非食人未悟
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
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贊褒稱以為文物之盛豈良史之體哉
李泌傳云當持黃老鬼神之說為時人所譏切譏切
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後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
之云爾胡致堂詆李泌逐良誣奏甫明但泊字誤
二人不相中故泌逐良以為庶幾為左而逐良
孰不已帝感之乃陽死泊之贊曰為胃忌所乘
辛門二集
辛脁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為疵病至崔
仁師傳又云被遇无渥褚遂忘之何侍褚公之
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為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言事死
即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紂人死而曰死之無
此例也
盧弇懷塡少子也往拜御史中丞自悵慎與及弇三屆
其官清卻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弇見忠義傳把不恥忠衣非食人未悟
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
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贊褒稱以為文物之盛豈良史之體哉
李泌傳云當持黃老鬼神之說為時人所譏切譏切
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後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
之云爾胡致堂詆李泌逐良誣奏甫明但泊字誤
二人不相中故泌逐良以為庶幾為左而逐良
孰不已帝感之乃陽死泊之贊曰為胃忌所乘
辛門二集
辛脁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為疵病至崔
仁師傳又云被遇无渥褚遂忘之何侍褚公之
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為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言事死
即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紂人死而曰死之無
此例也
盧弇懷塡少子也往拜御史中丞自悵慎與及弇三屆
其官清卻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弇見忠義傳把不恥忠衣非食人未悟
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
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贊褒稱以為文物之盛豈良史之體哉
李泌傳云當持黃老鬼神之說為時人所譏切譏切
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後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
之云爾胡致堂詆李泌逐良誣奏甫明但泊字誤
二人不相中故泌逐良以為庶幾為左而逐良
孰不已帝感之乃陽死泊之贊曰為胃忌所乘
辛門二集
辛脁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為疵病至崔
仁師傳又云被遇无渥褚遂忘之何侍褚公之
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為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言事死
即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紂人死而曰死之無
此例也
盧弇懷塡少子也往拜御史中丞自悵慎與及弇三屆
其官清卻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弇見忠義傳把不恥忠衣非食人未悟

君事實辨

淮南王　岩虛　從之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漢後五十
年東南有亂豈汝耶應邶曰高祖有聰睿反相徵
可知至于東南有亂竟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
良是然謂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而
意之耳列子所謂使鄰人之竊鈇者也不然美彡
李德裕云漢高祖娶戚姬寵如意思其父安至于悲
事可見矣

歎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賣以惠帝閎長公主議者曰是舉也高祖實導之盛氣
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期于必行故
非呂后則治不能詰制所以存之為社稷計也老
蘇小宋皆楚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為惠帝不
得不殺如其不然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
定天下有功而無罪余何以戚氏如意故而遽置
之死地哉姑息婦人之常況呂氏之悍手且以妾
偏妻以庶子而幾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
豈不益甚哉故寧隱忍而委之亦可謂能自克者
夫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予曰身後之
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遣誅之在他人
猶不可而可施于妻子之間乎為論不求義理之
安而惟詭異之貴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權術處
之是故忽夫曲耕之士也

高祖聞鋒王信欲與匈奴擊漢使人使匈奴匈奴匿
其壯士肥牛馬使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餘輩
來皆言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宜奏於見所長而今使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
伏奇兵以爭利愚不可擊也上怒械擊敬于廣武
既而果困于平城及得解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為侯

淮西文集　二十五

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擊烏彼十使者非俟
則愚其言可擊何足深恠而殺之于使幸而得
忠且復殺敬矣可高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已也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既至帝方踞洗召使入見
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
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為始折其氣而終
收其心此孟賁奔雅之術以予觀之恨御之具
素所處也若夫倨洗而見則平生常態始與見鄙
生無異假其傲慢凌侮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

魁騎項羽所不生而顧獨謂此為俑乎使其誠出于是亦非篤馭之道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急遣使說之使之皆主而歟及其生也乃必學之此何理也使布衆其悔怒不就舍而就去是足生一敵也豈為得計哉王者之于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用高祖性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為美詩何邪

漢高祖枉美之詩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為天下者不顧家此姑以寬雖羽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如是非惟不罪而或又為之說理嗚呼天下之事有

大于殺父者乎幸而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成功將何面目以立于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人尚知太公是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大亂天下法上心者家令言慕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私是下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荀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于為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所施于家而父子之分無時而可變也所謂土亡二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

所生之親威丘家以驀樊朝為閭孟子作之以為齊東野人之語且曰幸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為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台豈得而壓父哉舜既為天子而父瞽叟自若然則君父並立于天下國自國家自家而不相涉本無奪尊號之有無初不足為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為天子而父為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即為人臣而不富受人主之養可乎家令惟知主

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寶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教已未必然也彼誠欲發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見止于如是耳其詔曰人之至尊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則尊歸于子子有天下則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其言是矣至謂平暴亂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於天理未明而家令敢之故雖加尊崇而卒入于不善也末流至于後世遂專以家事為私動

特義棐恩之說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勞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惟又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法而帝不徇之名雖誅戮骨肉而不以為慊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咸絕無餘曾禽獸之不若昏家之遺意也

高祖以糠釜之故怨其嫂及即位封諸親屬而嫂子獨不得太公以為言帝曰吳非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君子曰漢祖小人也以一鉢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是何稱哉始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尚得為長者乎

有言偏以醍醐之美頒賜百官張敖而不以予婿嘉韓信元勳本無異志而數施誚詐欲思備有此帝曰使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直一笑而後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逆之李布雖當以等齊官已而戒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說者猶謂寃仁大度誠使使人善不知其說也

漢文帝卻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穎曰華歆猶金不若置寧揮鋤而不碩以是為二帝之優劣陋哉斯言人主之道在于罷貢獻絕貪求為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其子之數棄百公之成旅嬰其私憂過計也那且夫千里之駒而以駕鼓車亦非

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却之為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愛其子少母杜或至于亂也逐物故弋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盛傷蓋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暝乃於語左右自以為明主臣又曰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皆趙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用事故而盡先帝之法意何而曰入高廟未乃可與秦東方明上壽以為誅不擇骨肉此五帝三王之所難備矣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責成之子劉之猶恨其遲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懼而不為哉使當主請之時即以高帝法語之將不主于此矣利一時之賢而貽後日之悔知守法于其終而不知防患于其終武帝之志荒矣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君事實辨　滹南王若虛　從之

光武封功臣節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戒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先武為非予謂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區區之法制以沮姦雄而捍禍亂蓋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信然如事係征伐自謂幸勝而偏書先諫者可以為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趨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先青史而賢仁孝有古賢君之風至甚哉

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鴟吟先主天資仁孝有古賢君之風至于此歟乃與曹操無異惜哉

晉史山濤傳云南公表殺賂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不斤濤不欲為異于時受而藏于閣上後殺事露

淮南子集

淮取絲付吏擯畢盧埃印封如初王成亦肇爰人布司隸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成豈惟私竊得者正當不欲為異耳嗚呼古人所謂不為異者不為崖異絕俗之事而已臨財之際雖一芥必有義存豈容自污而猥之尚同為貴哉成本貧夫益無足責涛既受其物矣印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涛又宦以益官稻田為李憲所劾則非真能清潔者也而史我也犯贓則為之護諱而貸其罪天下安得不亂臣亦以此怨之何耶武帝每謂趙綰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俗自責近而王恒與石慶爭侈乃以己物助之

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飢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飾太子以下受麦于宮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當使親師傅通古今義理既明百行自正曾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横才志文帝時為散騎侍郎不為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曄謀亂事覺收帝曰孔熙先才達人也安能為逆蓋不諳大義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奚事也誤反不能獨存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耶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發亦豈可許乎乃不學之過也

唐太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腫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禁錮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醉人殺人殺者理應有異志此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

其狂也亦釋之此可謂寬明矣然於李君美則人
識記之文而救劉涓則以魔之語而救或怪其
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惠凡人皆知
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若夷吾則瞞其真譯
惡之執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蘇安恒而不容
魏玄同劉幹之亦是類也
唐明皇誡晏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奉所部音樂
集于樓下以較勝負使州刺史以事武樂工數百
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鳥獸之狀魯山令
元德秀惟達樂工數人連騎歌于為于上曰豫州

之人其金炭乎立以刺史
高鬱四方高一足明皇眺
而做之而又翹誤守令責
以取悅蓋亦不足怪也乃
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
于寇亂交興中原受禍而
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數爭論于上前僕郎高霞寓平
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部之德輿罷守本
官范氏唐鑑稱其明慎夫曰憲宗默德輿識是然
吉甫諂邪憂為陰所屈帝常立絳而謂吉甫
恨蜀則其可都孟昌于德輿矣頃乃存之而不去
其後絳亦罷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讒誣貶
張仲方而特賜田忠何其眷之缺然則帝之明未
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
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薄高第上亦素之詔中
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
誣考官不公上乃貶詭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
嫡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共心非有他也帝既嘉

之即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留乃徇
吉甫之私情而為之報怨牛李之際有自來矣帝
每以朋黨疑臣下而不知已之為朋黨之根也
唐武宗時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復手
殺師韜而欲赦死陳子昂謂元慶復手殺師韜
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
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者以其忘生而
趨其德也若釋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
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且正國之典憲之以
刑然後陛閣蓋可也時趨其言後柳子厚駁之曰

誰與誅不得並誅其可誅則顯刑誰其可誅則據禮砦師錢以私怨害非臺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免于罪而師錫之誅不愆于法是死于法而非死于吏邪天之于法而哉奉法之吏是悖黷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誅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悅報父讎殺秦果救有司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宜令詳議韓退之曰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究其文于傳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義也宜定其制凡復讎者事皆叅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敕杖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瑝張琇亦以父讎殺人而加矜宥張九齡欲法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為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李子之言揚汪議者多言宜解也世宗天資孝友聞之而嘉惻足謂之聖人子使世世皆如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子謂溫公締之天哉是為將啓聖人則蜀主之孝子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弟出無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

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鈺無以對而退歐公載其事于五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招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哉憓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王此舉果何名而何辭哉偶鉉又子之喻固不當為兩家矣而來之與唐何遽折之夫父子固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以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于一統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節度使劉從訏置匭泰院于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若置即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御焉始終之義朕盡柔遠之宜鍾護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日事不可知歸詩次主可又吾時亮城郭修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真視宋主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為小爭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此則情實之詮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翅本朝妄師主闕在臣子之義雖未為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于大公至正

唐將劉巨容討黃巢幾捷而後縱之曰國家憂厄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諫者議其以鷹大自斃其言誠是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王太祖命曹

彬平江南許以使相及迴推賜錢五十萬曰更為之以誠故人樂為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為名器計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蓋所謂君子者則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能知人也

淮南王　若虛　從之

臣事實辨

楊子以子胥鞭尸藉館爲非秉筆者曰泌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全肩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辛以盡忠而喪其躯豈非天哉慵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仕然身居楚國而父爲楚官則員亦楚之臣也臣無雠君之義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負之報之無乃已甚乎爲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禄而已夫君非至明誅殺之間不能無濫使爲臣子者皆得椎刃而報之則國家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邪若員者勇而無禮敢爲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即從因之進專諸于公子光而使弑之蓋求以逞其私毒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爲既自賊其君而又賊人之君員小人也哉楊子譏之未爲過論而東坡以爲非人子然則蘇氏獨非人臣乎張南軒嘗與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必不饗于楚地蓋謂忠于吳而不忠於楚耳予謂員之於閭廬則忠於僚則賊其饗于吳亦恐未安也

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略曰爲人謀而不忠有臣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曰泛輕舟遊五湖者豈惟范子乎其招文種之書猶梭句踐之劒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于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子以爲知言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盍亦爲之勉留而徐以禮請則始終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棄仇讎者王以誅賞動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遁去楼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之短而示己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固謝病不朝王未嘗貢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乎蠡春秋之豪才略有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曰待其君如此其薄則向來所以事

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為功名之資耳夫豈誠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為君子悔者固為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蓋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為非是或以為當然或又疑其為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監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尒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舉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暗于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踈矣而後世每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為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譬之飲牛于汚泥而不即清淵呂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于荒臧而不求大厦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是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蹕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議者紛然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自當處決聖心皆襲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尹嘗病華戎其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為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鳴呼凶人為不善惟曰不足賞之酷士良之姦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汚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朕人不當如是邪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於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

之死亦何名乎劉子翬曰廣德誠大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伀無隱廣德以之子謂權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翬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亦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劣小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爭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親戚泣曰吾為兄不肖益声位二弟年長未蒙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

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于是遠近称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當委曲教之正使無成亦何愧于心而為此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如所說邪抑實出于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產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辞于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卧起及各娶妻相恋不能割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邪讀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既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戚可以退則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它人珍滅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顏于世哉而史臣称美其賢陋亦甚矣

劉翊豐財而好施敝帝西遷拜陳留大守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斂之又遇知故困餒不惠委去困救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饑死東漢之士詭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夫

或問荀彧荀攸于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逵曰虐哉漢武末嘗不悦而容諫通曰漢武其生知乎雖不從諫末嘗不悦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乱亡晚節未路僅能少悔而通以為生知荀彧之徒當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通以為仁者其說論不待辨也

董昭為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悦彧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郡致其策略以權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

氏而將焉往刼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為君之本心也呂伯恭曰或沮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已出而已荅昭之辭蓋記忠烈云云子謂二說皆通或必居一于此要之不可謂忠于漢也而或者曲為文飾很加褒奬温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諸之殊可惟笑夫管仲合諸侯以奠王室曷嘗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為曹氏之腹心乎或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或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陳生豈有免理至

饋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或不自裁亦終被害將有慘于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死也烏在其為死節邪嗚呼人臣至于苟或遇道其邪正逆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為司馬昭所誅屠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于如此而注引于寶晉記云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此幾大過也當時既知其不可屈則槩殺之矣何至一一遍問而數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若是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為君之本心也呂伯恭曰或沮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已出而已荅昭之辭蓋記忠烈云云子謂二說皆通或必居一于此要之不可謂忠于漢也而或者曲為文飾很加褒奬温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諸之殊可惟笑夫管仲合諸侯以奠王室曷嘗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為曹氏之腹心乎或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或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陳生豈有免理至

陳壽評孫皓以為肆行殘暴雪用其民宜膝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臘蕩之澤意若微譏晉武而孫安國亦謂皓罪為通寇雪過辛棄疾首素旗不足謝冤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伐罪弔民之義二子之言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伐人者例皆忠於奪國則既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為民者蓋不獨晉武為然也初羊祜陳伐吳之策曰皓暴雪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

立令王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嗚呼采使
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于一方釋而存之以為
外懼豈非好事今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
此其心曷嘗在民耶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
所謂仁人君子而為謀亦爾則是舉也尚可以湯
東坡詩云景山沉迷阮籍傲畢卓盜竊劉伶荀貪狂
嗜惟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
其實公論也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于世遭魏晉
多故乃一寓于酒何耶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好

事者每為解說子由所謂借通達以濟淫欲者誠
中其病古之君子遊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
不免則命也何必穢污昏醉為名教之罪人耶蓋
籍嘗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尔
則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臣事實辨

阮籍廣武之嘆呼沛公為豎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
至公而東坡以為指魏晉間人子謂籍傲誕大言
視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于沛公乎此固無足怪
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為人鄙儉可知阮孚蠟屐之
嘆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耶是區區者而未能
忘懷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爵尸錢本橐土故將得錢
而憂穢當時以為名言浩問劉惔自然無心于稟
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憂捨將得錢而憂橐何也浩曰
百鄰百盧者王衍曰此無奇直後鄰如前鄰耳庾
子嵩曰王君之言闇得理皆此類噫三論無謂甚
矣而取重于世如此晉士以虛談相高自名而李
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顧存而傳者若是
則餘可以相見矣得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

因而辟之一生幾量後婦人所知而遂以決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絜絶倫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為當時所牽之不動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結髮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曜子常讀而笑之所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不向朝廷而坐鳴呼謂身為軍師而臨難苟免又為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為美談亦已陋矣

王猷之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勸主師保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有歸乃始繼晉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謂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為賊所覆遂降于安鳴呼虓既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于受汚沒不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其踞慢侮或至詬罵既又屢為叛逆而不悛此何謂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歸見晉人邪不忠于晉而無禮于秦進退兩失其妾人也已矣

溫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絶其裾而行鄧攸避石勒之難其子隨之繫于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為攸之無嗣天蓋

物蒼生何由仰照昌不但言禮不可瀆上下之分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

有知其論甚愜而称嶠辭親蹈義申胥無以尚之
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忠違
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為急
耳豈得與申胥比哉張南軒曰就使大真有克復
神州一匡天下之勲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
天性之傷若頻毋意雖泯滅無聞于後而所全者
大不媿于心烏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為
萬世之訓矣

呂氏博議以溫嶠詐王敦求脫為累晉其言過正不
近人情朱晦翁謂只為己計亦不害于道以父母
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于逆賊之手亦何圖
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耶

傅亮謝晦徐羡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慕
代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會未葬年而弑
營陽戕義真略無忌憚之意既已遣人迎文帝則
又分據要地以為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
誅之蓋千古之所快而蘇子由著論以為元兇劭
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過豈理也哉至
其稱引春秋之義解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

與取馮道殆無以異嗚呼蘇氏溺于佛老每以聞
大道自矜而時時害教之說不為無罪于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我欲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劉湛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乱
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乱
之朝而措置自高忘疾已甚蓋所謂殺其躯也顧
乃恨為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于湛輩會權壩乱
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汝門慧琳曰弟
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

康問于大義貪權昵黨不遠嫌疑故至是耳其評
甚當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
賓客填門四方贈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稱使
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戢邪斯亦幾何其不敗
也

劉凝之聾有人認其所着筏笑曰僕着已敗令家申
覓新者備君此人後得所失筏送還不肯復取沈
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筏麟士曰非鄉筏邪笑而
即挽而反隣人得筏送還麟士曰非鄉筏邪笑而
受之來坡曰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

凝之子謂沈亦未足以為法也君子之道貴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為受誣而與人使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偉之名果何圖哉且所認有大于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辭乎然則麟士所處雖差勝凝之要亦不近于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聲以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辭盜嫂為非而顧復有取于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褚淵之力為多然觀其始謀本出于儉淵初無意為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於淵矣而一時物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嘗曲宴群臣敎人各使效伎藝褚淵琿琵琶王僧虔琿琴沈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勝于諸子矣而不知諂而迎合以啓驕侈之心會不若彼伎之為本分也嗚呼儉既陰贊道成以奪宋國及相齊朝又為此佞媚之態非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戶晏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昆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思遠曰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世或以思遠為賢子弟子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為非智思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要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時遣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帝犯贓事覺誅于高允曰帝問當以實對為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罔黑子竟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太子營救專令虧異不從帝嘗其直赦允而誅浩宋王曾曰太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謂人曰我

所以不從東宮者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為美談予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欺君自是當然之事不必有為而後為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有使允所坐果實則詭言自脫是為負浩豈閣黑子如其不然冒覆族之禍而踐嘷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敦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或勸其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

人將謂吾心不固歟忠而全愛也復命直還賊至
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戰
死者相枕城陷猶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如曰
後一節可矣其始則失之過焉食人之祿者固憂
人之憂然一身盡節自足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
許且無害于義而必全族蹈禍以固衆心斯不可
以己手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于隋而直言于太宗溫公曰君樂聞直言則
佞化為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而或曰矩跡則
忠而其心則佞煬帝喜諛諫矩則以諛諫而悅之
太宗好諫爭矩則以諫爭而媚之視君之好惡而
為取容之計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惜夫
曰攻矩之心術此固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崇
教化則溫公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事
太宗予謂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
宗之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
而事太宗亦可也溫公作通鑑正牧齊勸其著徵
罪而溫公不以為然得之矣

唐王義方為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
憂乃請于母既許而後言之
既居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逐不言耶近
代鄒浩劉安世聞有諫官之命皆先請于母而後
受是則知所處矣

集251-498

臣事實辨　　壹老王　若虛　從之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

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為言者多矣事雖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之啓奢靡姚崇以之勸逸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懷戒懼之意正當將順以成其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于惡罪孰大焉然何語雖非特以自解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玄宗幸洛以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及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今待罪朝堂而後赦上善之嗚呼臣以進言為忠君以納諫為聖上下同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諛臣專以歸恩分謗為愛君於是人主始諱其過而恥屈于下矣孰謂堂如宋公者而亦為此態乎

李希烈攻寧陵劇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居西北未聞內顧而捽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

其圍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衆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為好事者傳會此蓋有功于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蘇氏之學駁而不醇也

或問張巡許遠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忠為已則不可為國何害曰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之手寧使賊殺豈容自食故曾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為己則不可為國何害曰為己與為國等耳天

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況其未必哉為巡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為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董曲為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儆曰議者遂定焉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辛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郭子儀不理發冢蓋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楊龜山以為能忘物我豈不悖哉此流于莊列之薄非所以為人子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樊冀宇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以為皇家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饗非相佢也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潰矣皆謝非所及予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人其機既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柳君危而臣死敵義自當爾天象吉凶實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為實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蓋以城之素行非畏禍苟容者又安有沮廷評救陸贄事故爾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為臣之法當以韓歐為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醫避謗不著書恐未火然宣公經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于用未嘗有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遷爾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淺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于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諫也退之不思須史之窮遂為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共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奚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得不至于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于流落可也而乃刺譏悲慙魯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于顧馬璧浮圖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譏切父政之故遂深
疾進士聲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
蓋少習其業而熟于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
人之才不能周習也世以其言為不公而楊中立
力為辨之懦夫曰在德裕自德裕而
言雖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
進士則可乃欲專仕公卿子弟豈得為通論哉天
下之事豈徒習家業熟朝儀者所能辦而才誠過
人則亦何有于此等哉自古由寒素為名臣者昌
可勝數膏粱紈綺子埠埠者幾人而處以此薄天

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邪使德裕能盡人猶不足
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實皆本於儒學獨以激于私
意遂為是過正之說卒以忌克禍及縉紳至于斥
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
裴樞謂太常卿當以處貴戚清流為之持之不下全忠怒
而敕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
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
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為樞乃
全忠之黨從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

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姦臣
有篡奪之志必誅異己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
王經未有同己而誅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
全忠自當以意曉尚何其心校之濁流李振之謀
耳振聲曰王欲圖大事而樞輩朝廷之雅制者故
令殺之昭宗時樞為汴州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
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後雖因全忠言而復相然
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當以歐陽子為正

懦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許之大過所以
起純夫之辨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而無不可奪
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其異
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悋之妻曰天
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
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召兄弟
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篤于友悌者豈一婦人可
得而間之既已為所遇而至于乖離矣雖知過而
改亦何足入傳也

王朴薦處載于李穀父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
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

乃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歲中病卒時年三十六議者以毅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予謂人之於事亦盡其當為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毅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毅言亦偶中耳

馮道忘君事讎萬世罪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為辨說以為合于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于晏子庶幾無愧嗚呼是豈可以為比哉子糾小白均為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為君內外安

之初無異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爭而仲亦無死之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亂也莊公之讎在崔杼而不在景公則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已與者則晏子不肯焉為臣至于為道萬善不足贖百說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病可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為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為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為能重朝廷且曰篡奪之除雖青青無所致其譏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富文忠則目為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竟染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子為道傳鄒薄

貶斥若將不盡然於此等亦以為誠然而不能辨何郡菲荊產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諸公此老賊伎倆亦自高明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愛之者陋見耳吾聲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人主之祿而敢昌言以為道為是者皆當伏不道之誅也

王沂公有言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為得大臣體予謂人臣雖不當收恩然賢才豈可不求雖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于不肯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于喜犯衆怒皆用心之過也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云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神廟以皐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封心為商鞅而羨慕之又何其卑也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為語病又可謂生重于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曄也叛人何足以知之

唐蘇廻論弗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于子房夷齊稱仁于宣父與其稱仁于宣父不猶愈于見賢于子房哉鄙語見賢于子房夷齊人以為重殊可笑也呂東萊曰競驚騭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陳伯樂而譽馬未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為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

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予謂被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無事乎儀秦之術也

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郡氏聞見錄云顧子得位為湯武孟子得位為堯舜

此繆論也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為而孟子游說諸侯急于救世遂敢臆度而為是斬絕之論豈知顏孟者哉

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與屬國世皆恨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在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逐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厲世之具廢矣

温公排孟子而歎服楊雄荊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或為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寬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獎飾馮道皆繆戾之見有害于名教不足為長厚也

司馬温公論曹操篡漢以為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知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己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東坡以武王伐殷為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或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靳于武王而輕以予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猶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其心于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于中原與劉琨祖逖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其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朱温曰為全忠計既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道唐君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二子之意則善矣柳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手書生之迂闊如此

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于神仙殊為可笑蓋蘇氏議論闊踈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識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罪三子蔦立方曰君命之于前衆驅之于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為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靦顏

真孝慤三良安足希其君以魏鞠事律之則正可責
康公耳郴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
也呂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到發尤甚
柏子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于一時之率爾而
讀詩記黃鳥篇復引蘇氏語為解乃知其所見之
敝蓋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銷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
道不殊于帝德史法無害于經意直厚之鄙見如
是耳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予謂辨無太
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為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
亂也子謂不然聖人與天為徒而以大義公天下
遇所當為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
藉口而後發枭獍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
晉而下凡篡奪者皆以禪讓為名然則充瘉亦為
亂臣賊子倡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云以湯武
順天應人非得已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
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
所憚者至是說則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
至于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多教之理
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耶何其
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
古今多疑之乎不可不辨
鄭學小子敢為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于孟子
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
為聖賢而亟稱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薄佚
夫之口其足恃乎
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磔砢至庸者
以徽纆之至美者以醯甕之衣錦尚褧之義也無

管仲之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則仲一淺丈夫也必
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無蕭
何之強買賤賣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
百姓為一代宗臣無霍光之陰妻邪謀寵女立后
則光一悉人也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
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
往略細謹忘非法君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
之今日必如是而後可以了大事然則凡脩身慎
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矣亦何以學為哉世惟
知其訕薄湯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

罪人也
韓退之葬曰孟氏醇乎醇荀揚大醇而小疵以予觀之孟氏大醇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醇疵也
退之三器論以為階太平之治歸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為第一然辭采不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謀故不入內篇惜哉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覈實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病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溫公東坡深罪之未為篤論也
通鑑一書救絕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或評為可恨耳當刪去之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姓命之說吾從歐陽子祭禮之說吾從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甚美中適之雖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說漢儒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賢之實益隱矣

滹南王　若虛　從之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為名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楊子法言隨問而荅論孟之躰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為序曰諤其篇無乃失其宜歟

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為丘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宧卿文伯起之于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護諱而曲為之說恐未免妾婦之惠也

外紀通鑑之贊也道原初勸溫公始于上古或自共和或自周宣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而又勸其始于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法而卒為此書蓋好名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強拿合至取戰國諸子諺妄之說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為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贊諸篇殊不足觀蓋為蛇畫足欲益而反損者顧乃高自矜誇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史記以為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騭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即衍之所以為牛鼎之解為西牛之鼎云衍之一衍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于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汲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委曲穿鑿出于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己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頴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為近代之鑿當為古今第一而還來學者但知有夏僎盖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缺處大抵皆出于火頴其以新意勝之者有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是何必呶呶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其駁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自莊周窩言設老聃訓誨孔子事以自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于世教讀詩記乃反尊而漢儒記禮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然其孔子同時哉

雜辨

舊稱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薄禮學論者疑別有老子予謂聃雖不喜禮學然以大賢而聲仕于周其於典故豈無所聞亦備衰弘之于槨郯子之于官名孔子問之亦何足怪但不知果聲問與否耳盖自莊周窩言設老聃訓誨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禮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

生于何代安知果與孔子同時哉

莊周詆訾孔子之徒盖其學本于黃老加以天資刻薄狂恣脏而無忌憚則其輕詆吾儒無足怪者東坡乃謂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譬楚公微服出亡其僕操箠而罵以為倒行而逆施者此出于愛周而強為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耳周之于孔子渠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群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于虞書班班可考也而左傳載季文子八凱八元之說何所本哉杜氏以八凱為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

為授楚朱虎熊羆之屬蓋妄相配合耳且書言禹
作司空宅百揆奚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
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敷五教於四方是
八凱同任禹之職而八元亟預契之政也無乃戾
乎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為
解釋無足憑焉學者盍亦言乎經而已

季文子言元凱世濟其美而堯不能舉四族世濟其
凶而堯不能去舜能舉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
夫堯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舉善而
去惡尚足為聖乎此固無稽而劇道原以為堯知
舜于側微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日亦妄
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尚于渭濱曰自吾先君大公曰當有聖人
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
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為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
召之類或又以望子為名皆非也至范曄傳載秦
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
仲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
先君呼之矣豈不愈繆哉

經傳稱秦伯為穆公或亦作謬伊是二字通用也而蒙
恬對胡亥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
其罪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終當音靡幼反
矣不知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既殊豈得並舉邪

唐高定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桀何以臣伐君郢
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周公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是順人手郢異之按湯誓云雨尚輔予一
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而已定之所舉乃其誓之辭也

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
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
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
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
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
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
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
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
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
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
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
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
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
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
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
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
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
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
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
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
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
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
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
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
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
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
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
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
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知幾云虞
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黎民懷之文皐陶謨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
明而唐劉知幾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

貧而號于人歎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耶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所是為易非其所非為難或評王介甫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子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能知小人矣世豈有能識白而不能識黑能辨東而不能辨西者乎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胷中不擇筆

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校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本偶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蓋嘗自叙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藝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苟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嘗以三錢雞毛筆書蓋不得已耳誠使佳者固當有問而云在手不在筆此一時誇辭非中理之論也

精金者素不傳人後強予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可為為之必不禍敗以予能不為故傳焉默慎勿輕以校人予膽許諾其後陳希亮來諸子膽子膽不得已予之既而深悔恐陳卿不能不為而負僧約也陳果大作以殖產默竟病指麾而殆乃知僧言為不妄又有蜀僧儀介者亦得其方所至營造

其費不貲而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懵夫曰此僧誠惡人為之何苦須傳其方子膽既以予人豈能使之不作介雖不以自利其間人之罪亦安得免乎是三者皆可笑也

程氏曰今人以影發天不便錯一髭一髮便是別人此亦太過也存其形狀以慰想像之心初不在一髭髮之間若云偽妄而非真則髭髮雖同亦豈其人邪故但言其徒勞而無益足矣何必如此說

程伊川言婦人夫沒雖貧窮無以自存亦不可再適

人餘死事小失節事極大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
王制禮雖曲為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
故可以萬世常行而人不為病若程氏者刻畫已
甚矣

溥南王 君厚 從之

讀誤雜辨

公羊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蓋接上文將弒君之辭
也唐明皇廢王后貶云見無將之心劉從諫理王
涯等究云有如大臣挾有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
司蕭遘作時溥之姦云畢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如
何道來後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問阮籍莊老與聖人其旨同異籍以特無同荅
之戎咨嗟良久乃辭為椽時稱三語椽瞻意蓋言

同耳晉人例重玄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
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慶亮令褚裒詰孟嘉于
衆中裒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荀粲從子母
求為將聒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
劉裕受禪徐廣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曰徐君將
無小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
載謝晦語亦然以此可知其為同世說記三語事
則又有衛玠嘲之之辭云一言可辭何假于三蓋
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疑耳今通鑑所載既依
本文而溫公自節本乃改為無同異豈溫公于此

亦未詳歟而林氏又為之說曰二則有同有同然後有異一則無同無同然後無異求其同且不可得尚可以求異乎何謬妄之甚也

後漢陳煒謂孔融幼而聰慧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將不亦猶將無也蓋以煒言融雖早慧而大未必奇故融復言煒既大而不奇則疑于早慧也或謂實言其不早慧誤矣世說云殷仲堪之荊州王東亭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為名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任與本禄將不乖乎殷曰皐陶造刑辭之制不為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

未為不仁南史荀萬秋對策父祖以示釋道琳道琳荅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荅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荅貧道奴皆能之祖曰此將不傷道德耶荅曰大德所以不德竟不看焉推此類則其義可見矣

學者多疑寧馨之義或以為美或以為鄙皆非也山濤目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辭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曰將刀來破我腹生寧馨兒此鄙之之辭也夫寧馨猶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

但聲之轉耳故張謂詩以對阿堵劇費得送日本僧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推猛得寧馨平仄雖殊其意一也宋書於太后語加如此字蓋誤而不足憑焉魏書作如馨是則大同而小異耳東坡和王君卿平山堂詩云六朝興廢餘丘壠空使姦雄笑寧馨殊無義理特迫于趣韻姑以為王衍之名而已近觀吳曾漫錄亦論此字併載王衍廢帝事云晉宋間人以寧馨為不佳故山濤王大后皆以此為詆叱之語豈非以兒為非馨香者耶張劉二詩蓋乘其義此大謬也山濤之言分明是歎美安得併謂之詆叱哉又以寧馨為非馨香其鄙陋可笑甚矣洪邁容齋隨筆云劉真長謂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戰鬥求勝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王導與阿充語曰正自爾馨至今吳中人語言多用寧馨字為問循言若何也予謂邁引晉人語為證是矣而云猶若何則義不然惟臧榮緒晉書載桑虞雜錄云寧猶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陽居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為阿堵物東坡和

當

陶詩以阿堵為墻或指佛書云理應阿堵上阿堵
如俗言阿底也不應為墻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
照正在阿睹中則阿睹乃眸子耳此字從目按東
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飲誰歟此頗然比亦指墻
而言阿底與王衍之呼錢無異豈遂以為墻之名哉
慣之語從目者蓋一時書寫之偶然或俗子以意
改之其實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嘗以
堵為墻而城陽妄認睹為眸子也

世說陳元方子群季方子孝光各論其父功德爭之
不決諮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蓋言其賢相等不能相勝也晉王珣弟珉名出珣
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法護
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北齊邢子良愛王睎之清
悟與睎兩兄書曰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
進此言弟過于兄也後魏杜正玄贊云難兄難弟
信為美哉此言在昆季中最優也今人作書簡往
往呼朋友為難弟難兄其義未安豈別有據乎賀
知章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元
德秀字也今人書簡遂有芝字之稱不成語矣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上覽之大悅飄飄有
凌雲之志似游天地間意蓋武帝好仙而相如所
陳皆飛騰超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凌雲之志
而學者多以為文辭可以凌雲何也李白詩云相
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
作萬乘懋欲凌雲翔此得之矣彼有云高義薄雲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肓萬之間猶心脊肺腹之
類耳或遂以膏肓對錮疾是豈病之目邪新唐李
靖傳至謂靖為蕭銑輔公祐之膏肓其謬益甚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此特喻其
所出寖大而已世遂以制誥為綸而職翰苑者
謂之掌綸綸又有綸閣綸閣之稱古今相襲恬不
以為怪不亦過乎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索隱曰嚴本姓莊明帝諱
後並改為嚴然則遷史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
如此也然張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
又云莊助詰田蚡張倉傳又書莊青翟相如傳首
書莊忌夫子至漢書申屠嘉田蚡傳皆作莊青翟
而公孫弘傳始作嚴子雜亂不齊蓋校定者失之

不精耳

左傳齊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辭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謝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吾敢違諸乎謂自謝以下皆晏子之語亂而與傳者語尤無別可乎光有脫字書稱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訓汝也周瑜上孫權疏云是瑜乃心曰夜所憂卻正教劇禪語云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楊子雲逐貧賦云昔我乃祖宣其明德汨梁蒙遷謂其衆云吾之乃祖翼奘實融保寧河右無乃悖乎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事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當作知之德宗聞李泌補成辛之說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知郭從謹言于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之德宗聞李泌補成辛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復權德輿論元武封子容事云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

南史齊東昏游獵至蔣山定林寺一汝門病不能去應時救之左右韓脾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豬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宋蕭琛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枝琛琛仍取棗擲上曰陛下救臣以赤心臣敢不戰棗劉瑱妹為鄱陽王妃王死妃追傷成疾瑱令人盡王與平生寵雖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密使掘妳示妃妃視竟仍慟之因罵云故宜其垂死詳此三仍字皆當作乃南北史中此類甚多

古人言文集行于世者世間也或有云行于代者代字雖亦訓世義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此本只是世字孟當記錄者避太宗之諱故易之而後之作史者遂相

仍而不刪其實不成語也

古人言底事底物底處有底作底底之訓何也今人或認為此字之義誤矣

史記平準書云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漢書食貨志亦同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無慮亦謂大率然則語意重複矣史記稱莊周之書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也

退之復志賦云伊時勢而則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中璧攻有北之者而則之者而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之蓋不足怪然謂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于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蓋
自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後人文
字中便以知命耳順繼心為歲數之稱既已非是
而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年始過立劉子玄自序
云年已過立豈不愈諺哉
曲禮所記自幼學至于期頤皆漢儒強名本無義理
而世之俗學亦或以為年齡之目蘇易簡之死未
及四十然已經執政矣或記其事云竟不登隱仕
而卒可以一笑
班伯與王許子弟為辟在綺襦紈綺之間而非其好

紈綺貴戚子弟之服耳劉子玄自述其兒童時事
云年在紈綺此何謂哉潘岳悼亡詩三十有二
始見二毛人之衰白早脫周旨不同而庾信哀江
南賦序云信始二毛即逢喪亂亦非也
楊大年奏言禮稱四十強仕七十致事凡仕于公者
古制不過三十年大年十一歲解褐甫四十以疾
辭位蓋以此予謂曲禮之說出于漢儒所撰以意
強名而謂之古制殆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論古
制自當退休必曰四十而後仕仕不過三十年則
有何義理而考之古人亦昌寧拘此哉
退之叙張道事云許遠與道同年生日月後于道呼
之為兄是道年為長也而新唐遠傳云遠與道同
年生而長故道呼為兄未知孰是更當考之
文字中有曰同年而語一曰之長者予竟不曉同年
一曰之義當與知者商訂
書言百姓寧寧若崩厥角稽首釋者謂既崩其角無所容
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殷百姓也若崩厥
角稽首已為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
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論太宗又云皇威
所被黎類厥角復何謂邪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

憑也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圜云有朋自遠
揚雄古今豈咸語哉然歐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
已有此語則其緣久矣南齊巴陵隱王窗義為太
尉詔曰不言之化形于自遠尤不可也
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文甚明
非難釋也而唐太宗旌賢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
不能性與天通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
與天通非臣等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贊曰閱里
性與天通脩六經以維其末何其繆邪

論語稱夫子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
唯謹字而後世史傳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
為成言豈非習遷之誤邪
自東漢以來史傳文集中往往以貽厥為子孫之曰
交于為兄弟之名至有謂隆於交于傳諸貽厥者
公然相襲恬不之怪近世或辨其終矣然不特此
也書稱知人則哲而范曄云則哲之鑒惟帝所難
宋文帝云吾無則哲之明沈約云有以見武皇之
則哲詩稱王赫斯怒而薛綜上孫權疏云仰雷霆
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發赫斯之命者論語稱

色斯舉矣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
以求名者范文正秋香亭賦云資土爰之正味劉
平等傳引云鍾鼓非樂云之本孔子曰盡各言爾
志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梁簡文論古
今文體不同則有俱為盡各之辭司馬貞識史記
不傳季禮則有何為蓋闕之語嗚呼學者於義訓
幽深隱奧者容有差誤至于此類如辭曰黑矣而
鹵莽君是其與豚瞽何異哉東坡詩云聖善方糟粕
而立歲乃前已及者希羊此則滑稽以為戲笑者
耳而藝苑雌黃共友于貽厥同譏過矣

詩云潛焉出涕語云夫子喟然而嘆潛者涕之貌喟
者嘆之聲耳詞人便有涕洟潛泣餘潛生喟喟也
等語貽不可也
穀梁曰三軍之士槩然皆笑槩只是笑貌耳宋子京
筆記曰槩明也萬衆皆格齒齒既白故以槩義包
之其謬論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塗昏險云擬步如漆却是地黑也歐詩言
夜色晦宜云舉手向空如抹漆却是皮膚黑也
今前略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訓上字也在上聲則
曰方將欲上去聲則曰元在物上及訓下字乃反

之何邪
柳下惠言代國者不問仁人此蓋拒魯侯之辭耳槩
容德勳燕主瞗代秦逐曰頓獨斷聖慮無訪仁人
豈所謂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蓋不足責然
世之書生類此者亦多矣
劇通曰天下句句爭欲為陸下所為顧力不能霍去
病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訓顧為念
揚雄解嘲云顧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
二義皆非蓋此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會耳
郭璞三餘錄云孟嘉墓誌桓溫問廳妓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之意荅以漸近自然晉史更之曰漸近使
之然殊失其旨孟肉聲者歌也不假于物故曰自
然嘉之意謂絲聲之假合不如竹聲之漸近竹聲
之漸近又不如肉聲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謳名
者如王豹綿駒秦青之流皆男子也而此專言聽
女則知俚語所謂詞出佳人口者其來已久以古
意推之歌舞管絃不必專言聽女子謂璞表出墓
誌之語以證晉史之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別漸近
自然之義及辨論女字皆非也蓋漸近自然總言
三節只是一意而云假合不如漸近漸近不如自

然何郗蕤女即聽音樂也本作伎教坊記謂太常
樂人為聲伎兒舊唐李勣臨終與家人別堂上奏
女妓通鑑賀蘭敏之居喪釋縗奏妓蓋妓二字本通用也

魏志鍾繇議田疇謀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謂之
止善雖可激清厲濁猶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吕氏
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矣與繇所引不同未審繇誤或別
有所出予謂此皆小說寓言縱有所出亦何足信
哉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寧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歆
為頭原為腹寧為尾裴松之謂原之微猷懿望無
媿華公寧合德高蹈恐難為尾魏略之言未可以
定其先後所評固善然劉義慶世說亦載此事蓋
云寧為頭歆為尾乃與松之意合不知所傳果孰
為真也

謝安初不就徵辟夫人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
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但恐不免耳說
者皆以為恐不免富貴而吳曾漫錄云恐不免禍
難此於不免字固亦可通然以掩鼻之意觀之似

不爾也

類說張尚書故實云梁武帝令鼓鐵石於大王書中
揚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字召周興謂
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
皆白殆謬說也此文雖不足觀然皆偶儷韻語要
是人之所撰豈有漫取不重之字而適能相就乎
或言本晉武時鍾繇撰進年代久遠又因兵火凍
乱不能成章上乃令與嗣韻之是則有理矣

江都幾雜志云歐陽永叔知舉太學生劉幾試卷鑿紙
俄有問歲詔幾懼改名輝既試永叔在詳定所升

作狀元劉原父曰永叔有甚惡據予謂不然公本疾其恠僻故特黜落以厲風俗及變其體則從而取之此乃有憑據也正使知其為幾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為百世師豈幾輩可得而肰亂哉原父素與公爭名故多謾戲之語而鄙幾猥錄之予不得不辨

遺教老王　若虛　從之

文辨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荅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為二統不足惟也至遷固為傳亦曰上覽子虛而善之相如以為北乃諸侯之事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複合之為一邪不然遷固亦失也

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為二首左思三都一賦

也而析為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其京其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綱集者之誤而不出于統歟然世說載度亮評度閻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晉宋史載潘明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語所以便章而為斷循系曰亂曰之類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當以時字之字為韻其留字偶與前休字相協而已後之擬者自束皙而下皆雜和之然則果孰為韻耶

近見陶集本作能復幾時此為可從孟八字自是
兩句耳然陶集云胡為乎遑遑欲何之殆不可
讀却宜從史所載也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過幸一獻
三授上二句脫兩字何卜賦云時乎時乎去不可
逗來不可逃淹乃孰捨操夫操所以對捨也上當
脫三字又云董之毒眾苓雞首之賤毛亦有脫誤
處禹錫集文粹所載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

東坡杞菊賦云或棲霞而飧肥或渠肉而羹瘦諸本
皆同近觀秘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飧墨二字固

當勝也

東坡詩論其未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
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
勞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
先知比與此十六字蓋重複也不唯語言為贅其
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均然可見而諸本皆無
去之者蓋相承其誤而未暇細考也

左氏文章不復可議惟狀物論事辭或過繁此古今
所知也如韓原之戰晉侯乘鄢駟慶鄢以其非土
產而諫之言其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亂

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何必爾邪
左氏書晉敗於邲軍士爭舟中之指可掬獻帝紀云
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刀擿斷
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劉子玄稱丘明之體文雖缺
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斷指而讀者自見其
事予謂此亦大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為是
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貽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
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
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

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慵
夫曰邁論固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
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

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須
存古意何為哉

郡氏云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庾伯
庾傳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意果何在下用
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歲寒然後

知松柏等語殊不類其事所以為宏深高古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者膽智甚薄也懦夫曰許由之事何關伯夷遷特以其讓國高蹈風義略等而傳聞可疑因附見耳然亦不足為法也若夫富貴不可苟求歲寒知松柏等此正合其事矣安得為不類且為文者亦論其是非當否而已豈徒以膽智為貴哉遷文雖奇疎拙亦多不及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高而過正將誤後學予不得不辨

洪邁云司馬遷記為唐救魏尚事其始曰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又申言之曰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益道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予謂此唐本語自當實録何關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則首虜差級削爵罰作之語宜移于前而前語復換于後乃愜蓋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當如此耳重言官職姓名其實冗複吾未見其益健也宋末諸儒喜為高論而往往過正詎可盡信哉

國之風耳

郡公濟聲言遷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終妄之論也使文章無形體邪則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則不是謂其不主故聲不專蹈襲可矣而云不在似非夢中語乎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使有杜子美故學文當學司馬遷學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于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手遷雖氣質近古然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已矣

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于遷者為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殆盡其人手遷雖氣質近古然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終而遷之變態亦何至于是故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乖屈原之蒐云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手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說激亦不應爾況可施于文耶蓋馬氏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為後學之法

退之送窮文以鬼為主名故可謂之送窮文以貧為主名故可謂之送窮文云恐未安也

貧賦但云呼貧與語貧曰云云子建獨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同得一斗蒯璞辨其不然憮夫曰此自狂

言又何足論然璞復云可當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

凡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逕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為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賦亦然

歸去來辭本是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宜況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

庾信哀江南賦堆垛故實以寫時事錐記閑為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稱了無是觀如崩于鉅鹿之沙碎于長平之兎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

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今人嗤點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論庾氏諸賦類不足觀而愁賦尤往易可怪然于美椎稱如此且譏誚嗤點者乎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為過也

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奇哉海之壯也壯哉海之奇也何等陋語

孔德璋北山移文立意甚新可喜然其語亦有鄙惡處如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既已大過而又云叢條嗔葉腦墨頑雲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不亦惟乎且顯實未至但為榜示檄詒之辭安得遽及此也

東坡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了無可觀夫韓文高出古今是其不知體者蓋其圖中人物數甚多而狀態不一公惜其去而不復見故詳言而備書之庶幾猶可得于想像耳不必以尋常體製繩之也秦少游誌五百羅漢云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于叙事該而不繁辭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故倣其遺意而記之此復何如哉或謂此退之最得意之文則過矣故東坡不得不揶揄其貶之不已甚乎

今人作墓銘必系以韻語意謂叙事為誌而系之者為銘也然古人初不拘此退之作張圃張孝權銘皆止用散語以誌而終之曰是為銘其銘亂辭亦云刻其語于石納諸墓者蓋祇此為銘而不及有所系也而或者於孝權銘後注云銘亡獨何歟退之送窮文言鬼之數曰子之明傳非三非四在十

去五尚七除二此本欲不正言五字耳而云在十
去五則大顯矣不如在六去一為愈始言屏息潛
聽若有言者鬼稱單獨一身以給主人則是但聞
其聲而無所見也而復云張眼吐舌跳梁倭小低
掌頓脚失笑相顧以至延之上座豈既言之後復
言脢顙也

遺老王　若虛　從之

文辨

退之盤谷序云交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為已
之交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
字柳子厚柔卿墓誌既稱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
誌為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為誌山谷劉明
仲墨竹賦既稱顧以歸我而斷以黃庭堅曰其病
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酒德
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點鼠賦始稱蘇子而
後稱予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
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謹于為文者當
試思焉

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刪去
以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
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大多且過于浮艷耳
餘事皆略言而此獨說出如許情狀何耶蓋不唯
為雅正之累而其於文勢亦滯矣其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多却於字
退之行難篇云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

生也其任之其死也其誄之予謂上二某字皆商之名也下二字先生自稱也一而用之何以別乎又云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歟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辭也今先生問皆商之為人何如已之任誄當否其意未安取次于衆而皆以為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與誄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誄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爾又云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于人之賢歟聲與晉也且有二與七十焉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又云先生之與者盡于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

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問荅之間所下字語皆支離不相應觀者試詳之

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亦常理無甚高論而自以為孟子不知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三然後字慢却本意又云責冬衣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菽之易食之菽之字

退之原道石洪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凡作序而併言作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記若詩若誌銘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未云作原道原性原毀歐公本論云作本論猶贅也

退之送溫造處士序云洛之南涯曰石生洛之北涯曰溫生全篇皆從傍記錄之辭而其末云生既至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恐于盡取此乃方與他人言而遽與本人語亦有方與本人語而却與他人言者自古詩文如此者何可勝數哉

退溫造赴河陽軍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群空及解之者自是兩人而云吾所謂却是言之者自解也若作彼字其字或云所謂空者吾謂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恐于盡取也二為吾字當去其一

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

退之送石洪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重却節度字但作至鎮到官莅事

之類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贖妻重
焉其何說之辭之字不安又云先生起拜祝辭曰
敢不敬奉夜以永從祝規當去祝辭字
退之論時尚之獎云每為文得意人必惟之至應事
俗作下筆自慙者人反以為好王元之嘗謂祭裴
少卿文當是蓋得之矣然類于不貳過論亦此類
耳而置集中可何也
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
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復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鼎聯句序云斯須擂鼓動奏何必用奏奏兩字當
淮南三元上元集
削去之
李干墓誌云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救人
不可食一道之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却不食
二字
師說云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兩節文理不相承
王承福傳云又曰粟傢而生者也又字不安蓋前無
不安爾字亦贅
仲長統贊云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自字不安
言聲可也
樊紹述墓誌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斯
極字殊不愜古人或云何至斯極者言若是之甚
耳非極至之極也
退之論許遠之事云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
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而字上着不得嗚呼字
猫相乳說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
猫相乳說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
淮南三元上元集
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猗猗母且死一句贅而害
理且之訓將也
薛公達墓誌云夙翔軍帥設的命射君三發連三中
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須
用史記云陳平從攻陳絺黠布凡六出奇計輒益
邑凡六益封亦此類
邵氏聞見錄云嘗得退之薛助教誌石與印本不同
校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賓墓銘亦與印
本不同印本云文高手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
哉石本乃意何為哉益歎石本之語妙乎謂指字

大做造不若挾之自然意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意耶
竟邵氏之評殊未當也節削產云碑本蓋初作時一
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
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為
正此說盡矣
陳後山云退之之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予謂
不然唐人本短于議論故每如此議論雖多何害
為記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始後山
妄為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為詞也且宋文視漢
唐百體皆異其關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

惟其一二何邪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
然學者必先黃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顛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為彼也陳氏喜為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予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法之疎莫甚若也
柳子厚謂退之評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已為之便說用兵伐叛此爭名忌前妄加詆病耳其實豈必如是論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說几有以議論入者輒援此駁之亦已過矣
劉禹錫評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頭便曰韓弘為統公武為將周左氏樂書將中軍欒偃之勢起又是敘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嗚呼劉柳當時識病退之出于好勝而爭名其論不公未足深怪至于文昌之作識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錫以助耳彼真小人也哉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放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邪抑其實不能邪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左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同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倣而成亦未必可責也
邵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是妄說恰限韓文皆出于經柳文皆出于史或謂東坡學史

記戰國策山谷專法蘭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蘇黃
而黃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為李勝杜
晏元獻以為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為黃勝蘇人之
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晏殊以為柳勝韓李淑又謂劉勝柳所謂一蠅不如
一蠅
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
輒寄翰以自託然不滿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檜
王孫罵尸蟲斬曲几哀溺招海賈之類若無義理

矣
捕蛇者說云叫號乎東西攀突乎南北殊為不美退
之無此等也
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
氣少耳

遺老王
文辨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
不霽何虹或以雲為雲字之誤其說殘是然亦於
理未愜豈望橋時常晴而觀複道必陰晦邪鼎鑑
王石金璣珠礫曾子固以為璣當作磯言視金珠
如土磯麗礫耳然則鼎鑑王石亦謂視鼎如鑑視
王如石矣無乃大艱詭而不成語乎棄擲逶遲恐
是追遷棄擲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足以拒秦秦
復愛六國之人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多豈乎
字當在滅六國上尾句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
此亦語病也有使字則哀字下不當復云後人言
哀後人則使當云讀者詳之
王義方彈李義府章云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
恩漏泄其謀殞亡羣之正義雖伏山超海之力望
此猶輕雨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風屆節王露
啓金霜簡與秋典共清惠臣捋鷹鶻並擊請除君
側小荅鴻私其辭無陋讀之可笑而林少頴觀測

集顧選取之何其濫也

封敖為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于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帶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計合方自以知遇為幸而敖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体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于謂居字亦不愜也

楚詞自是文章一絶後人固難追擊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王孫何處芳碧草極目公子不来芳清霜蒲棲汀邊月色芳曉將曉浦上

蘆花芳秋復秋此何等語邪

李翺與王載言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能成文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輦然則敬畏子言之矣曰逶迤尔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体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翺之說且天下安得許新語耶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辞也

歐陽畫錦堂記大体固佳然辞用而氣短頗有爭張

粧飾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于罵題或曰記言魏公之時以矜名譽為薄而以昔人所誇為戒意者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記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未偶似西山夫姑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如此則無病矣

梁楡雜録云或言醉翁亭用也字大多荆公曰以某觀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必此處欠之荆公矣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尔

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醉翁亭用也字大多荆公曰以某觀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必此處欠之荆公矣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尔

旋造也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為佳但不可為法耳

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記尊直亦以為然曰荆公論文常先体製而後辞之工拙予謂醉翁亭記雖波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

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体豈足置歐文之上哉

歐公秋聲賦云却起敲之兵不聞號令惟聞人馬之行聲多却聲字又云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若却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

憎蒼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頭丫髻巨扇揮颺至頭垂而脫脫或立寐而顛僵殆不滿人意至于孔子何由夢周公于髣髴莊周何由與蝴蝶而飛揚已為未事蘇子美誌云時發憤悶于歌詩又喜行草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尹師魯之死之文集

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下畏其嚴號薛出油奎聞之後在蜀乃作春游詩十首因自呼薛春游蓋欲換前稱也歐公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為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固為之數空而至今人猶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者也然後世讀之安能知其意耶則之可也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然字却是不足責也

此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會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

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虞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置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說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晏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云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尹師魯誌云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辛窮以死此等其字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今不上于天而下見于水中是夫職也然其一何多歟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歐公誌蘇子美墓云短章醉墨往往爭為人所傳爭字不安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再是也

歐公散文自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絜峻健耳
五代史論曲折大過往往史雜踳駁或至渙散而
不收助辭虛字亦多不撅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湘山野録云謝希深尹師魯歐永叔各為錢思公作
河南驛記希深僅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
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
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
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
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為貴哉
蓋簡而不已其弊將至于儉陋而不足觀矣

歐公謝校勘啓云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
并盤庚于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
猶存郤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之為
閔其舉訛辨之類初止于是蓋亦足矣而揩芳載
董由謝正字啓窮搜捃摭幾二千言比徒以該贍
誇人耳豈為文之体哉

邵公濟公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
多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
文至東坡無復遺恨矣

趙周臣云党世傑聲言文當以歐陽子為正東坡雖
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
冠絕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岑齋夜話載荊公愛東坡經藏記事至稱為人中龍
若溪辨之以為坡平時譏切介甫極多彼不能無
芥蒂于懷則未必深喜其文誣岑齋之妄予觀坡
在黃州荅李惇書曰聞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
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
趣固不同至于公論豈能遂廢而若溪輒以私意
臺之邪李定鞫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
然而出而告人以為天下之奇才蓋歎息者久之

而何疑于荊公之言乎

荊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
語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為口實夫文豈有定
法哉意所至則為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戰乎
前不若云美惡之辨文乎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超然不須其臺字但
作名之可也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其不泰處于潮也審矣審字當
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

而實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見復何疑哉

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也而所謂疇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却是夢中問答語蓋嗚呼噫嘻上少勾喚字

黠鼠賦云吾聞有生莫智于人擾龍伐蛟登龜佇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于一鼠墮此虫之計中驚脫兔于處女夫役萬物者通言人之靈也見使于

鼠者一已之事也似難承接

可去而莫于追字字不安去之

東坡用矣字有不安者超然臺記云辭福求禍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敵之矣大悲閣記云髮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沒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知者常行于所當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論酒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可以當之矣以一日千者或識其太誇予謂唯坡可以當之矣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逸而不失為精絶也耶

東坡之文其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為四六而無能談笑之資而不以窮筍藤為勝此其所以獨兼衆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詞不

工于少游禪語楚辭不深于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文辨

遺老玉　若虛　從之

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予由著頴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誌警衆人之短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為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思予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然引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故使監兵于外當時趙高輩未敢逆其姦及帝病亟為書召扶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責始皇不發定儲嗣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百一律同名齊實手韋曾孫之亡慧或可慰夫九原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于江陸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誄出于己意而非上命則哇還有碑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後知鼠輩之果無此志乖戾本以變倉舒相明而郤似惜華佗又云同舐犢于晚歲又何恣于老腥操為改容是豈有恣意哉但下疑惟等字可也

蘇叔黨颶風賦云此颶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颶之先驅爾郎多颶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老來唁酒漿羅列至于蓽茅屋補垣墻理草木葺軒檻則時已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魯直山茶賦云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培戶而思溫故無得而凌跨竹豁覺公曰此止謂冬無蜂蝶耳何用如許予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然數句自作佳語細腰子孫既已不與而又以莊生物化為蝶不亦謬乎

東坡中之醁一句頗贅但江而通院賦景為精奈然酌稽云公試為我開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諷之意耳

代古人為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為發之且得其體製乃可如柳子對天蘇伯益上夏啓子房招四皓等蓋屢戮矣王元之擬伯益作書既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勞亦甚哉而遷文者或錄之又何其無識也

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魯子固而卒自為之曰六經閣者諸子百氏皆在焉不書蓂經也士大夫以為美談予聲於文鑑見其全篇冗長汗漫無甚可嘉不應遽勝予固也或言子固陰毀伯玉且當時萬譽者大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稱胡旦喜玩人聲草江仲甫弁　使額制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彌實有功江小字忙兒故也又行一巨壩詰詞云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宜竪功蓋夫制詰王言也而寓戲雜嘲之語豈不可罪哉

孫覿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粧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聾夫臣子陳情于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為主而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哉

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子語而近見傳獻簡嘉話云晏相常言大年老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嗚呼詩而不取老杜為文而不取韓柳其識見可知也

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內者可以酬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前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似倩麻姑癢處抓李義山云欲將己入人肝脾此豈巧于外者邵氏云揚刘四六之体必謹四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可鄙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必當為歐蘇之橫放既惡彼之類俳而又以此中蘇倒語乎且四六之法非夢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儷浮辭不啻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耶後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絕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名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田而附入此適足為累而已柳子厚夢愈膏肓疾賦雖非科舉之作亦當去之

凡人作文字其他皆得自由唯史不諱駢儷鏤無

所不至自以得意而讀者亦從而歎美識真之士
何其少也
凡文章須是典實遒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始為知
本求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終身不造其
巔倒亦甚矣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
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
而云來則順古人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大長成之一分則
宋王縉郡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大長成之一分則
太短施粉則大白施朱則大赤予謂上二大字不
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施粉大白施朱大赤乃若
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大長則亮固長矣
而減一分乃復大短却是元短豈不相窒乎是可
去之可也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曰字與以為意重複柳文鶻說云余疾夫
今之說曰以鶻照照而黔徐徐而脩者善之徒翹翹
而屬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亦是類也
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大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
非恒人而憐之梁鴻傳云鄰里耆老見鴻非恒人
蓬鬢狀異恒人孫權骨體不恒符堅骨相不恒姚
萇志度不恒此等恒字皆當作常蓋恒雖訓常止
是久遠之意非尋常之常也
張良問高祖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袁盎慰文帝
曰上自寬夫稱君為上自傍而言則可面稱之似
不安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抔掬也此本謂發冢而云
一杯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抔
之土未乾世皆稱工而其語意實未安也而唐彥
謙詩復有服見愚民盜一杯之句豈不益謬哉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小便殿上者主司白行法安
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那何以字別却本意當
云安知非耳
後漢張升見黨事起去官歸鄉里與友人相抱而泣
陳留老父見而謂曰網羅張天去將安所求逃敗
走失道問野人蓋曰天網恢恢逃將安所字
不成語謂之往可也
吳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為呂蒙所給而降憊恨入地
此不成義理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直云入地可

乎

新唐記姚崇沈僧事云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此本
萬二千餘人耳如子京所云則是多餘許數也可
謂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獨子京也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滉水燕
談則曰面銅具閒見錄又曰帶銅鑄人面予謂郤
氏語頓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勻何其俱
不若蜀公之真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通鑑云吳王孫皓愛人視己群臣侍見莫敢舉目左
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猝有不虞不知
所赴吳主乃驗凱自視而他人如故予謂自視字
不安若云獨驗凱視可笑
通鑑劉聰朝崔曄說太弟又曰四衛椅兵不減五千
晉孝武時兗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控弦之士
不減五十餘萬唐慈宗每月宴設不減十餘予謂
凡不減字止可於此對處言之而非所以料數也
字文泰謂賀拔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
是矣餘減字皆當作下新唐書劉仁軌諫北擊突厥妨
農事云役雖簡省猶損數萬損字尤非也
通鑑云唐宣宗時吐蕃大掠河西郡廊等八州伍千
里赤土殆盡郤是幾無也不若作編字
通鑑記周世宗禁銅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觀鍾磬等
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悉令輸官既有外字不當

更云自餘也然楚世家或說項襄王之辭亦有外其餘字

揚雄之經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貴文字詩則反是矣

詩話

遺老王若虛　從之

世所傳十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饋塘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自餘皆非本貫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名士以為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偽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往往譬球不可讀蓋學步耶郭失其故態來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為少陵貴有所取而飽文虎杜時可編次甚矣世之識貴者少亦不免蹉跌至于此難解東溪已西觀漲又呈實使君等尤為無狀泊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也如盧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為此詩也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

先此掌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嗷慶曰人才之不
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
未有不異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
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
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鄉掌論詩云文章以意為主字語為役主強而役
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騎其所役至跋扈難制
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為巧
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
就拙為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

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景聯頗
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
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
狀景不能盡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
然之詩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寫實之論哉

史肇元作吾鄉詩集序以為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
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鄉兒時便學工
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堂乘閒問之則曰魯
直雄豪奇險善為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
無關涉前輩以為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肇元之

論畫亦襲舊聞而發歎柳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
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春草之句以為神助石
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
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碎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
故非常情之所能到玲瓏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
于情詩句蓋寫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
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靈運平日好雕
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為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
忽然見此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為貴予謂天生

好語不待主張苟為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
為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郝意暗同蓋
謝氏之詩誠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于其言而
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王維柳塘春水慢花鳩夕陽遲之句以為
天容時態融和貼滿如在日前或者病之曰夕陽
遲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若溪又曰不繫花而繫
鳩孰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鳩哉
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
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

滾滾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為云云何也裴先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街泥帶落花或曰柳當有絮泥或無花蓋漢以為得其實育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可盡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耶且此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等不知亦何害也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体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皂鵰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為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則終欽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荊公之論天下之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為
工予謂雪着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乘馬而見耳
逐逐二字甚不安歐永叔江郎敎以坳中初益辰
凸處遂成堆之句當睹此駭而或者曰未知退之
再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
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盃珓拜我擲云此最吉餘雖
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逐
以為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
問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
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
亀日月至君諸恩光未報春日月空君諸君杜又
有童丱聯君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水誰成池庾半膏蛙聖得知言初
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連如聖耳山谷詩云唯悴翠
幕深調簧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郭若
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
有聲使罪李干輩諸人服金石而品題着百端
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
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迓婦
人為譏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為口實耶
其罪李干輩特乘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
服藥豈所禁哉樂天固云是之服硫黃一病訖不
痊則公亦固病而出于不得已初不如干輩有所
真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輩之句以
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只今何處去
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
劉禹錫詩云雲棗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自有高
門慶自注云高二義殊三山
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
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氣歲花相似歲歲年人不同
或曰此之問揚刘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
傳人慾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此殆妄
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事年歲歲歲年
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夫抵詩話所載
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喜而品題着百端
不已劉公全中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最無咎附
之楚辭以為二十四字而有六韻群言之道味書

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為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始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強牽強之態此豈糕斷冷鍛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鄱陽評詩劉公嘉黃黎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衰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郊島春鶯秉野如草根秋虫自鳴天籟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矣

戊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詩話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耳苦謦結實比數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若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句以為詞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乃是嘘夫曰子西談何容易之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矣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所以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矣造法家雖以言想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趍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愚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愚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主法之嚴而用心之勞耶蓋喜為高論而不本乎中者未有不自相矛楯也退之曰文無難易

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設汝塗常處士千年騎鶴朝
雖伊川云風興超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引夫詩
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荊公詠雪云試問大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寒知苑
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
兄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相同
羅可雪詩有許侵庸奚鬢横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
以為信然郎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乘暴曉穿破梅跳簡霰疑之句楊文公深
賞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
想見明窓溫炉閒坐之逸楊公所愛蓋其境趣
也非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未少章云唐藝
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
忘于落筆之時予抑別有所閒也予謂不然按晉
史云伶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
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得
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永送酒無潮明之句
若漢詩話云或疑舞字大過及觀慶信荅王褒詢
洞云未能扶暈卓猶足舞王戚乃知有所本予謂
謎者但謂潮明自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戲劇處畫出陽關意外
蓬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為長短句又裂
為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
免俚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實逸之是皆非
所嘗論也柔亦因使之意以是告意云爾哥窒心
說而較其勝劣那故但觀其眼目青趣之何如則
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兒童隨賦詩必此詩定非
知詩人夫所責于畫者為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
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為何語然則彼之
論非徒曰論抄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窮
于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
實無得于心而借此論以為高畫山水者未能正
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香霧謂之氣象賦詩者准
此嘩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青商一

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為淺易而尋常不求是命
求奇貴偽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笑已豈坡
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云鍪晉已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
失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
間之泉挪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
豈非更容擬議夫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咿咿聲而歎者也嘻夫曰
鄭厚此論似乎大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
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

坡亦不免波隨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
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寧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
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東坡導導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
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北虔之見
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責哉且東坡
後篇自破前說此乃服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
前篇意善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鷓鴣詞云徐熙畫出沒骨花以其不接末故云爾
蓋激說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為語病
是尚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為稱
而牲皆人之寡聞此益可笑其義之言不當援引
為證也其實鷹何嘗棲木哉
鄭厚云鍪晉已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
失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
間之泉挪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
豈非更容擬議夫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咿咿聲而歎者也嘻夫曰
鄭厚此論似乎大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
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

坡亦不免波隨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
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寧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
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東坡導導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
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北虔之見
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責哉且東坡
後篇自破前說此乃服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
前篇意善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鷓鴣詞云徐熙畫出沒骨花以其不接末故云爾
蓋激說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為語病
耳此言得之

是無生云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比境耳陳後
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
知是直以公為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
謂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蓋為
小詞而間及于脂粉之閒所謂滑稽玩戲聊使爾
耳者也若乃纖艷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
卿筆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徧
乖荊產棘其不歌謂公詞為古今第一令翰林趙
公亦云比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

觀自世之末作習為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
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于委靡蓋謂其体
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處其
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寫以詩人
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特裁前輩
與流俗爭勝乳蓋其天資不凡辭氣蓬勃故落筆
皆絶塵耳

東坡江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為之為工乃
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花實
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去之其可得乎故予為
之惡滋甚矣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
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
輩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
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
曾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餘事雖若不適用於不
易蛸蜂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煞
多食則動風發氣其許可果何如哉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新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
以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而澤然天成如肺肝中
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
論則高矣而風何

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實之偏
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為口實同者鑿其迹而不知
迹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
曰來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曼處陳後山而後不
勝其槩矣人能中道而立以臣眼觀之是非真偽
望而可見也雖不解詩頗以為然近讀衆都
事畧山谷傳云庭堅長于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
海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
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為公論矣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閱何事自是行人作詩

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早發分寧云我
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永雪相看有此君夫阿
堵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僻士云
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
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為竹乎
山谷題巖溪釣雅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
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踪其
本原正在子陵釣平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

與為輕貴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
心亦不能安也或云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
然亦須不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而豈有意病哉
于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和
蘇黃各因玄真子漁父詞增為長短句而互相譏評
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為詠真得漁父家風衰悲
予謂此皆為蛇畫足不可作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
以山色水光替郎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衰悲
謂其大瀾浪可謂善譬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

事也

山谷最不愛集句目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詆也山谷知亞比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邪

山谷兩絳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客璽絲抽萬緒妹機桑朝霞成五色為君王經緯草木文章帝行機朝霞成五色為君王補生朝衣夫雨絳云者但謂其紋如絳而已今互

先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益行到手莫留殘不直月明人欲睡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取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詩話

判公有兩山排閭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閭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閭等耳便令人駭捋

山谷閒雨詩云東海得無冤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云有字之意臥雲龍真龍耶

則宜必南陽指孔明耶則何閒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餘骸妾殉夫士其焚死不封侯士其焚死用介推事也寒人乞餘宜寒食事我若迂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諛也此類甚多

食飲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逸來何處蹤是固皆從事於其語意宜可相合也

來棊云初東一日城其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日馬棊服不愜甚矣且此聯宜專指翰局耶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弁堂與入室只在

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譬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

送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相逢叢書當

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

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耶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

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衆人說破元

典一事

弔那將夫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

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扁悼之意乃可

程毛萇云自後五車書按惠子多方其書五車非所

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為作筆寫字此以自

守耳而吕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

乎只平生幾量屐細味之亦疎而挍毛齊世事左

傳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註也何足為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

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欵欵扁舟歸去主人云是

舟書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桂句云

徑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鳴不應人若應人可是

惟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羊生客裏無窮恨

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非日酒開偶

談及之容暫絕倒也

山谷贈小鬟摹山溪詞世多稱實以予觀之用意歷

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

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

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豆蔻梢

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

誰以為彼然那則未應識然以為己愁那則何為

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緣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

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各乃指為青梅限以

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

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

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

實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宜詩之真理也哉

詩人之語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

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

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

陵與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楊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說世以為名言
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點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
于前人故為此強辭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
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
同耘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蓋昔之作
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奇隨其
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其卹處不專在于
是也故皆不害為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
之措意耶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最白閭里有白毫時人為之語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于白
眉也而杜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
白眉山谷送秦少儀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
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肇以真字題邢惇夫扇云月
團新碾瀹花磁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
葉青虫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
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虫催女織金錢滿地
無人費百斛明珠蓋以秋少游復見之云過我

大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
游之作大游所謂相逢者非謂
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為用意體
全之地予謂用意體功夫必不
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意
能相兼耳前輩評劇秦叔長短
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枝樂天
之曰南風吹起薛能兒戲戲滿
頭劉烟雨時朝吹作碧參差羊乞與人間巧不
五人間巧更多北楊朴七夕詩也劉夢得改取此江西之鋒
只應將巧畀人間定都向人間巧不同
派欵益反損攻擊一笑而增諸
精巧節制章以爽拔為文婉而
末作方日趨于詭異而議者又
樂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荊公
改為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筆矣然意無乃
修容乎

振文潛詩云不用為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李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字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令齋夜話謂其客詞而細索雜記云此用鄧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大抵而以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耶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為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叶隔之韻乃可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春睡酣酴詩曰露濃花瘦薄衣輕是典情也動人豔俗乳山谷作雜數解語應倒風任是無情也動人豔俗乳山谷作雜酴釄詩曰露濃花瘦薄衣輕即說湯餅日烘筍令性嬾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為出類而吾以測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即意尤佳也擴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韻為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耐人尋味故而曉遠然亦未安去題太遠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盡少眩乎

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笑此花無乃大麁鄙乎錄帝疑何即傳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酴釄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笑且夫兩邑雷農同于言湯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為對邪

揚虛牡丹詩云楊妃歎舞態兩子巧笑倩利紉斫不斷餘妖鍾此根東坡詠酴釄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蒼梧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問此花詠水仙花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

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居王圖王按泰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看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株陳綠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象不著糊千角督見傷春衣向啼予嘗論之于人物其詠何物莫有得其夢寐者告以其題猶或也尚不知為花況知其為梅又知其為畫乳自賦詩不必北詩之論翊作者誤認而過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盡少眩乎

予堂扁近世墨梅二詩以為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
云綠槩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宮洛
渾依舊只有繒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
姑射山夢中栩栩行時還水霜不許琴常見故隱
輕雲蔚霧間乃知北槩有自來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為孤憤吟五十篇
以歷之然其詩不傳亦暑無稱通者而樂天之作
白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指與元氣相作
而狂夫之徒僅能動筆翦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
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便露痕跡
用之則不切矣

蕭閒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沉水翡翠盤
高走夜光世多稱之北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
又曰雲夢澤之雨洛浦凌波之襪語雖工而終笑賀方回有鳳頭麝嘴吹成
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西時飄酒星赤如雷渠
之說乎

蕭閒憶恒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丘壑謂予心目注
以故山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陽而已好在斜川
三尺玉公定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
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為澈玉堂泉按此堂
白在北濠中豈相平步予官門山豪得復本乃是

亂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翻耳慕凉白
鳥歸喬木乃定前真景也郭而注云翠月而退如白
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晃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
蕭閒詞云市朝冰炭棗湯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
便露痕跡

樂天望羅墟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巫峽堆蕭閒送
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滄浦堆當溪漫注蓋不如
此出處耳然樂天回望羅墟故即其所見而言毛
崔塘故即其所見而言

蕭閒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沉水翡翠盤
高走夜光世多稱之北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
言瘦予友彭子弁掌易臧宰此似差勝若乃走珠
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緣蘇意當時不應有雨
也山窗月夜之類蓋總述計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
言此花以山為眉波為眼雲為衣不亦異乎至一
枝梅綠猶冰等淡雲新月烟疎星之句亦如此說
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終之多也

蕭閒使高麗詞云酒病詩花醫却世皆以花為婦人
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

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頼以解醒耆獨有此物而已此當時之實事後主詩云洞房昨夜春風至曾與瓊枝作主公詠花詞亦善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微之義以淮除惡味耳

蕭閑白鎮陽還兵府贈雄廷乞言者云待人閒覓箇典情心緒着多時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為苦而還美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悰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欵者非陶寫其歡固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北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為陶寫歡情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大高閒口脚以三百篇十九首為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盡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頼以解醒耆獨有此物而已此當時之實事後主詩云洞房昨夜春風至曾與瓊枝作主公詠花詞亦善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微之義以淮除惡味耳

蕭閑白鎮陽還兵府贈雄廷乞言者云待人閒覓箇典情心緒着多時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為苦而還美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悰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欵者非陶寫其歡固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北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為陶寫歡情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大高閒口脚以三百篇十九首為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盡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應爾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雜文

題翠軒賦 并序

覺老王 君虛 從之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擢翠其子達之求詩文于士大夫予亦為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秒理之所寓也人之于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為家指象石風月以為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于人情哉有得乎其趣也沃川崔公賢明之厲生于畎畝之間佳花美木大有可以娛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為可觀惟此居焉是敬對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亟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即之窓牖戶焉青森乎其External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寒百物殞迭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于作者僕辭不獲暮諟叢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北君冬芬香艷色莫不零落敗散至于氷雪交擁晏颯號猥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神蓋其共盡而無餘而吾此君有所必至而其參乎稟于內者有足特是以凌乎外者無所往白世所雖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品乃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為人意其勁挺堅確卓乎不群舉世皆怯而我獨勇衆人既居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污險難有所不能變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色試取其質不徒呪之于其日試體之于其身若夫披風蹄月含煙卧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鳴呼公今逝矣而予壁嗣吾閒之孝者善能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取于此君盡亦思所以自厲如其廣擴委庭依遣簡忌與時變遷一析而痒豈將摩頂于此君亦失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 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昔兄弟輯睦為一鄉最其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為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于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為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曰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惑也執知其微萬物何為者耶隨氣向生不揆其地紛紛雜雜參殊狀異類惟寺偉麗非常可喜

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為瑞歟感召之說自古人不
廢也不唯舉之于其口向又筆之于其書睠惟類聚
毫釐纖悉以為不當和合符雖日信不感者時出而
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我人有足行天有是應二
者適稱足以據而為證也蓋出于物理之當然合于
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是之瑞何為而出善靈
考其素向得其實兄弟相好閭門相睦鄉黨稱其德
誰與兄弟曾是不樂始忘忿嫉以相掩捨陰雲彩積
以白植之至其現極乃絕以折者皆是也此則上友
下敬慎篤其翕怡終以之有死生易我心既孝問言
[illegible]
莫入可謂純正萬實一出于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
名跡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內異體雖異體而本同
心故斷竹也始于一向中焉二歧而復合于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
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于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
氏之為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俾述
記錄以自美而參末俗鄉吾為之說曰人有固物而
知勉物有得言而加顯善立德維于錫類和傳家欽
其及遠故夫所以宣厘于此而未能忘情者始亦懼
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為勸庶幾意況

記

[illegible]縣令吳君善愛碑

昔予閑居于東垣聞沃州寧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
歌而舞之鑿龍鼎熙愈久益播心寫慕焉既而知其
為吳君公鈔也予與之令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
書為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為
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來京師始獲拜之僕庭表表
而知其不凡即之愈深不覺歎服益以忻傳不誣可
信矣日引去于京尋遷除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
所在且為何職居未幾北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
[illegible]
政者問其主名曰公鈔也從而做其實則曰吾令
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姦不遑而懲仁廉不舉而
興日煦風令橋鍵晨醒民施而績相忘乎無事亦
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經急得所動改不廢
事商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
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又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
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而無報罪又甚焉吾儕小
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招不朽而垂無
極所以報也嚴尊樂思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
損益乳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敘

以託鳴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況吾公赴亂守令之重尚矣而得人實難故未乎每不得孔子其毋言良吏者必乎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赴沙者世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耐能使之不(任字)煞妄而予亦樂乎為之道之平郭人登第于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既以廉陞故超授寧晉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為治莫如重守令而令而為其善蓋其於民最親而理亂之原常於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此下原文缺失約二十字)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真定劇邑其宰之左不可非其才雲中國公明敏人也既下車詳者以靜悍者以柔寬昔以有善聽斷如神官無留事倘異政而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而留之而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于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見之所及見其夫故老之所傳吾邑且幾人矣公之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心與夫所以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嘻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為榮無實而譽人君子謂之愧辭若公者始可以為萬一而疑諸石以慰吾心以傳于天下後世或庶幾可以收玉公而不可散

服而刀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譽有以服其心則此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公論之在閭之徒可使之俛首而聽命不敢(任字)煞國之得失上之是非皆好喧慕強識于其下蓋有淆之而不信矧之而不從者執謂其可以強之而使吾譽之扎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等者既嘗為府參軍鞏葉鄧改為前後之職民既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于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後之既至而人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但(事字)耶合一人之情易遷至于一邑而實然茲不難乎是必有大邑之情易也至于所至而皆然茲不難乎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可苟也蓋昇之在天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將牙批隙導窾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至於為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跡足以鑒動人之耳目而瞻矣其口者甚多列而著之非唯煩不可舉而且使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嘻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為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
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參謀宇迪之父也
好古樂善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
孝友忠信里閈少年有悖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鎮諭
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瑀
藐然可憐公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為名進士大
人事代還雅意祥備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
三子其中則參謀君也未冠失怙迫于家累屈沈刀
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南雄兵
[illegible]

井亦作井

變自令丞以下悉棄城走君則肩井而歎曰忍者除
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即以縣事歸
之未幾改主簿定海令萬戶史侯之立居勞為多擢
居未幾改主簿定海令萬戶史侯之立居勞為多擢

脚評後

慶源軍節度副使累召置幕中思顧益降辭奉使
心之寄居資豪爽而慷慨多可見者皆說而親使既
以頒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居復以惠摩濟之政簡風
恬遠通戚類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居
力也平居孝實客車騎塞門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
之風而於文士尤摩收攬為延唯恐不至播紳以為
依歸傾類或謝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
賢者居為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
能勳業無踰人者脩緣幸會驟至榮顯非祖考之靈
其何以及此而憤懣鬱鬱沒受一念又未嘗不痛心
免雖居殆不悉視吾罪大矣每一舉棒喉之間狐
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
因力贊曰斯亦孝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
工更其宅兆增之垣牆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塋者
皆次第而遷祔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
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為
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於玠為同舍生於君為門下
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說
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
也為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
親宜若是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象
壙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焉不朽之說使夫來者顧瞻
想像歎慕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
邪王氏之善慶既當為之發揚而太[illegible]君孝德始終
尤不可不紀乃敘其大畧而系之以銘曰

崗阜在後閭溪在前繄王氏之阡有闕其室既

完既竪有蔣其碑是唐是鐫不有所鑒執聞其
先不有所繼執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于
以昭之于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日李君諱全字仲和傳州高唐人孝于
親頫于長仁于僕妾其待交朋尤推誠尚氣郎確乎
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為鄉曲所重徑行
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蓂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
為癡而笑面目嚴冷琅于禮貌其踞傲不能一作
諛媚狀向人人復以為傲而疎之

天下每欲危言叫閽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
又以為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子以從師
客滕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趺宕不羈之士
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輒欵然大適為忘形交久之益親
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幾
暉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偉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
賦乎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乞克取高捷驚人舉漫
齟齬然志愈膚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
京師徧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所業率槭動
借聲勢因有所諧奔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聞人
益多觀之態益熟內思仲和益深日在朧陰當得其
手書并雜著益卷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為普人相
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齊而非甚遠乎居多暇獨不
能一徑往猥詣過門躇何耶秩滿衆還當必遂此心
若復不獲益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
某北從事淨屠學參究玫玫自以有得既又習辟穀
法困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
學閎輒歆慕予審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
也其竟以是終乎嘻仲和見異之摩而無以報情
其有大志而幸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
弗果乃書其行已之槩而為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
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且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
無子取其兄子為後春秋若干卒于其年某月日而
窆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吾焉則止向而
不心涓涓皆是有不其然如吾事子不幸短命
死矣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晟屋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
賦為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

遺老王

千戶費侯墓銘

保寧費侯嘗識于東垣下
書見招玉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向言曰其
生六歲而失怙侍今四十年矣向未有紀述向不
之託負提衷深雖不及誌諸幽倘得以表其陰其既
卻孤家譜世系不復能知向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略
故乎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尚矣
且理不忘其本而孝莫大于顯親親有善向倫揚之
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宗之意比天直之自然人
情之同歟向孝感之所當盡者也不容勞乎吾輩近
世白一介之微銜時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為華榮嗇
首竟趺李事相望宜我信之不敢緩也既厚侯知能
勿或其美按公諱伯字巨平祁之滿城人其先曾隱
德不仕公長身美風貌賦性淳篤事父兄以孝揚聞
待交朋以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吉德向又重
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
以為雖初長兄侯次兄成晚誤脫公脫生父母屬念且公
竿鈐盡可嘉故曲極交愛侯子弗祠屢請祈居侯歿

結曰二親既有命書夫幸舉貴產付公州戚高居赤
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于
家享年五十九即以其月葬于里之先塋公凡四娶
皆同郡巨室子為最侯為李氏先貴叔備婦德男一
人曰鶴孝所出即佳也一女適宋氏男孫三女孫二
人富祐兵火之餘城邑幾盡遺黎無依休佳以完復安
輕之功為衆所推由本縣副公為州判史及歸聖朝
勳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
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遂充行軍千戶云佳儀度
恢偉習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內愛民善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景純粹廉謹為可屬乃以為法嗣向改上柱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為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向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披者螫於內外和親祈院以再祁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什麼例遣憂以為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奏選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向河北鄧城居人往往爲徒向本觀道衆亦簇寓于蘇門師聞而還整望既隆求教者接踵向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閻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向翦籍且存師請諸官遷於西門增闢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本觀殿宇頹毀且盡師久弟結完葺復一新向增創者幾

信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尚書右丞劉公倩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洪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剌者先以當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款屏人獨住而師常靜坐無為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普雖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眾一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于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晝而雨雹至是色如紫玉日光烟然旌伊整肅若白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為真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已高望嗣未立設普天大醮于亳之太清宮開崴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衆隨意向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披者螫於內外和親祈院以再祁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什麼例遣憂以為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奏選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向河北鄧城居人往往爲徒向本觀道衆亦簇寓于蘇門師聞而還整望既隆求教者接踵向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喬曩方提控亭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位之曰今明主臨朝尊玄重道天長繕廢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遠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為留七年大嘩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穰治法元長教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容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掌留經籙三百餘階內有祕章令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霈真人其兩之止翌日有旨問嘻紀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瀘壇符而瀘時當留一面使嘻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群飛入山向兜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物安用賞為上曰真道人也當副

讓旌表郡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維之仍賜號玄通
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
前襄陽王某治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立枉宮閒
局治以符水內愈宮閒非閒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
也尋紹即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嘗時榮之師
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享顯和身甚夢浩然有休
息志乃因番公奏而事大方以自代而歸宥大安
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燈
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通者祖師再從孫吾
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閒意

貞祐二年四代師主臺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閒七
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遠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
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繞久之時天氣猶暑閱
旬而体不變八月庚申權瘞於宮之瑩其日陰晦
重蠶裹方以時刻焉銘銳樹杜雲閣如唐許得以不
悔己而陰晦如故又閒香風四來送者數萬人咸嘆
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于宅中不半歲成樹比
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偃蓋接世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
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詩也師平生無喜慍拥物似不
能言至是事而發雖無所難決者三數語斷定老壯
之外兼通諸史諸書而尤長于春秋其智識有
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
代師宇公卿既逝河朔將復迎師骨以祔于真人而
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一世偉人所交皆
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又有益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
狀而具著焉

清虛太師侯公墓碣銘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
河北西路漕司像才鈐跋優而

即師也生不如董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肖兒禮北斗登大喜以為祈祷有徵和得所託矣會朝廷嘉祠牒由是度為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獨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奉和陵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資甚豐屋賜紫衣德號曰親妙尋佩一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常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如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禒軍階恩改授今號宣宗南遷破命入朱提上清宮勅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向退未幾太清宮請為宗主三辭盍勒不得已應之時院門凌替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為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蠲蠲免衆賴其庇已而拂袖棲足于洛川正大庚寅正月焉喜士左崇等作醮于約臺法事勝絕衆嘆忻幸以為未始遇也既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為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至未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頃中蛻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欽有聲而手捏子丈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旺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乙酉焚化於郭西

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十數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而成塔於潁濱之紫真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為恨然嘗與其門人正悟詮蓉悟詮素屢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于平陵驛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景意既堅而窩亦樂為之道也乃叙而銘之曰

其生也為賢其沒也為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硯埃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原軍節度使高侯固教授王君進士隊生來見曰不幸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指館合詞誼不得聞泰春秋之義不及欽其為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昌勝風樹之悲簡暗松微未嘗不流善大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此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為人之大畧庶敢以託子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為之叙次曰公諱顕高邑人其先皆農鴈弗耀公數朴簡靜而辭色溫易接物極慤悃悖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

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遠近
交口稱為吉人無間言著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
終于家享年四十卽葬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祔焉
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慶紹本
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泰祖卽卒幼男孫曰人女
三人正大中以節度副使贈昭武大將軍夫人封琉
和例初節度當再罹兵火之後能葺益與道路蓁蕪
城邑頓廓而能糾集義旅招安遺黎內守外攘以鳴
完復之功閭境晏然更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相鄉
令累遷令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而未
艾嗚時所至有巨量者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
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
歟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為善為之未始
無做高氏世居畎畝無一旦子孫蕃昌門地煊赫以為鄉人之榮雅泉其自
豈偶然也哉是誠可
曰

身雖不顯向後
郎有命紀述有
不亡

進士彭子升墓誌銘 并序 遺老王若虛 從之

君諱悅字子升世為真定人父烽將仕郎大興安文
主簿子升幼明悟通人倜儻有立志讀書為文急得
其妙慶永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益州錄事到官
仁政溫溫民到于今不忘秩滿主濱州鹽曹勾使知
鄒州滕縣事其政如其為吏而風聲氣燄有加居無何
忽得狂疾衆心若物逸者言動可怪自謂真司有所
拘急趣井死孟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

德心地坦夷和氣溢于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向
親居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則大之
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且享
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
一旦子孫蕃昌門地煊赫以為鄉人之榮雅泉其自
劍官永清而士佳子孫李得不償褒君子謂天之於
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擾而後釋然大慰以謂壽乎
彼皆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世俗之說福福
之徵其可以理詰數子升之在孺也予為鄭之管城
嘗以官事會沛渠路畢且暮予升曰人

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為尤難翁不能更少從容
乎予皆默然為一日留痛欲極數夜艾而罷翌日相別
于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悽色初豈知其遂為永
訣也柳子心又有所感焉昔同居于里中與
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洎水王簿周居暗之忘形莫
逆為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于一時雄方以功名相
勉向既老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于文字以傳諸好
事者夫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殁乎此
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是是固已數落落之莫能
而後約之與遲孰相望如是是固已數落落之莫能

世事達人不知憂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
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郤故于此不獨悼吾良
交之不幸而無事興懷無非可以大息而流涕也子
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
年八月望于西城之先塋俾子書而銘之子斐武
氏子一人曰聰祖云銘曰

既秀而結有數存不祥命也柰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為真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養德
不仕公少剛果敢為無畏憚天眷閒朝廷以南代徼
出有討之而例注得祖保義副尉公兄公開即走歸自陳被才力不
弟若干人遂行不一詳要子人義而之會事平還
第二女天資純實治生本幼倫細故輒斡旋親不擗服食器四
期手佳足白鈴無毫毛非分用日少慝慝恒若不足
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措得者嗟嗟
惠字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
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妻
年八十有八素康強少疾至是猶能日自興起行步
了無昧枕崇將終謂其子潤曰吾常教人之子孫鮮
克以義終祖終積累之業一旦不雖剖散之骨肉相

視一旦如道路人烏孰其厚薄而厚其即下以嚴慶之以
約無烏無須臾連乖離以發我家其孫曰元亮者以
進士擢第則天特恩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
慶累無遂獨庇宗德必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
志如此初娶新氏先公卒晚娶張氏子三人長曰沛
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混皆早卒淵其季也女
四人長嫁新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
二歲餘皆已亦既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笄者三
銘烏得所歸遂公之所事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
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蓋之論不多歟故其殁也居

兵公適生有司即取公兄公望自陳被才力不
我若請白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之會事平還
天資既質治生左劬倫細故務膀親不擲服食器四
期于便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惓惓恒若不足
故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脩行者咄嗟
慕弗治不能與言故幸大其家以名一邑永安二年
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家
年八十有八素康強少疾至是猶能日自興起行步
了無牀枕藩侍終謂其子涮曰吾常數人之子稚鮮
克以義終祖終積累之業一旦不雖副敢之骨肉相

視一旦如道路人慈孰甚焉為爾其即下以嚴慶之以
均無怠無頓無違乖離以發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
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盡有
虞尔無遂獨庇尔儀以荅我祖宗盡其遺
志如此初娶新氏先公卒晚娶張氏子三人長曰泳
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温皆早卒涮其季也女
四人長適新氏次傳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
二餘悉未曰立亦既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孥者三
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
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茲不多欤故其殁也居

子並大根其衣殁後二十一日望諸先塋祔以斯氏
向貴銘于吾虛若盡於公焉銘曰
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
吉卜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真以利其
弱人

英鞮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近
處督下行而基急厥振小故靡不為之竟無驗現久
恬捏之說興遠民家有
毛雲方興鞮蜴御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宛旱胡
得止一人隱膺衆萬以
之哽見夢于府之屬基曰寃我英福流行民自
罹之吾何預焉吾生不
乘爵駕犯惟人所命驅叱艱奎亦惟所加勞奚以終
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
詭証我者而帥從之福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
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妄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
言出而雨僻之旱也焉伐那之淺即興而雨漢旱卜
式請烹弘羊唐旱索中敬乞斬鄧注救旱之術多矣

盡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
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積之言而揣我
之遊嗜其不然暴亟投畔阮已逝矣今茲無乃復甚
殺我而有利乎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焉是
以益焉證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
子其屬也故私以訴某謝而覺諸帥而釋之人情
初不擇也未殺而兩則弥月不解濕傷禾歲幸以
全人無後議騭

哀鷹詞 并序

晉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鷹食客見而不
忍為作哀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
誌殺生文有動于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
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烏之遠害宜莫如鴻浩長風寒寒遠空迅手寔深
去萬里而無窮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機是委憂
餐是充吁嗟手其同壎且燔罪且弗辜夫碼丹而欲
前坐客垂泣而思堅而脩神意自若俄回睇視不知
福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有生物罹其酷是以知人雖有生
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是以知人雖有生
之至靈而亦其至蠢也高林莽深而川剡遠而窮

皇保鱗介羽胎卵濕化皆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封
割醫膳蒸燔烹煎濯腥滌羶窮其極鮮一邑之內一
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靈以已而推之乎
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痛所以自待如此
其至也而獨於物不然之此惻隱之智刀可復而
吾之而後之忝愚至死而不能諗其賦形稟氣同
得乎天故亦未嘗不舌則快而樂則舒與夫閒而重
生全孰何暴殄不恤以為當然孰雪其冤孰懲其慢
豈天有厚薄固以使而泰此乎柳初無所主而自生
自殖自擾自擊勞攘者勝而享不然何其太偏也庖
厨之遠君子以為仁已既不忍則假手他人夫其
畏怖之情設睹之態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素
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
可除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即是佛說亦何必
指實誠律推明眾堂觀地獄之變相指兵刀之凶翔
人惟為總舌之所謀是以安為而不屑嗚呼戒之敢
告來哲

高思誠詠白堂記

有所慕乎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
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

夢弼其善至有勇名變姓以自比向同之此其嗜好
超向自有合焉而不泰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
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
榜以詠白蓮降日玩諸其口也一日
其告曰吾平生慕樂天之為人向尤愛其詩故以
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予能於是向
存心其嗜好超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向
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向不學學焉向不以亦何
取乎其人即盖樂天之為人沖和靜退達理向任命
不為榮喜不為悲窮處所謂無入而自得者今子方遑
[illegible]
遑于稼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于胸中是
耳日予日雖錮粉膠未免有俗心而軀殼得乎其外是
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
在此予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
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革而懟以學至于
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還乎白得之場則樂天之
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為子一觀而評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廳之西故廳之東重
屋而稍庳令以之館賓者也予到未幾而新之意
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
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焉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
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惠然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
吏隱吏隱之說始于誰乎首陽為柱下為工小山
吏隱吏隱之說始于誰乎首陽為柱下為工小山
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尸位苟祿
者亟用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
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
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
之賤必思自效而求其俾安在日非是之謂也謂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理直何所不可隱而顧隱于是乎此真人欺世之言
吾與取焉則名堂之意安在日非是之謂也謂其
為吏而猶隱耳孤城半大砂乎在窮山之前煙火蕭
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榛莽日向傷心過客之所顧瞻
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不得已者不至
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弟姪而不賀予固厭煩以憂至
則事簡俗淳便于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陲
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
不聞者隨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當日高
而起申申自如冠帶綏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

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向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自世雨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袁州以民無冨訟任其判使者號為守道院夫郎守之居向得以五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乎

恒山堂記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衛河朔其府署規模通和稱副而恒山堂宏麗特出又為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翬飛俯瞰北潭借諸勝槩於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為誰則圖誌與傳近世[illegible]

虎括言潭園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遷王益治之益若閣蓋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手向吳中復詠仆宮以為宋祖征劉承鈞常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即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迨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盡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既深寖至頹弊

大元掇瑣彙編 大元乙酉中萬戶史公實來公以抄發蒙蹈而居其慶之下日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堂若也由是特為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欹傾凡當營理者靡不及之蓋甚月而後畢則大衆賓客稱觴為壽以落其成而道使致書屬予為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湖如隔生豈知尚有恒山堂耶繁芸共盡榮枯傑鞏莫不化為虛空如斯堂者纔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後為有力者新之宛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我抑此不足論也予聞之有非當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以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宜乱措安澤被於生民其孝功孰大焉宜其窮修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美乎其親賢於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故一登堂臨眺為竟不果今既辱公知當得預賓客之末因之寓目以償夙心亦殊幸之一遇也於是乎書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遺老王　若虛　從之

鄜爲州在深山窮谷間荒凉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花竹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閑無事散步而盤桓不過直流鐸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爲佳處由三門巡廊而西其傴爲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爲隙地故卽慶都公見而愛之謂其奥壇便安可以爲待賓之所顧而命雄此軒予所以構也深靜而明夏涼向冬燠高繞丈許而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閑閒視緣山諸刹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爲上官所拘宴游戲劇事悉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坐來遂于道路飲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倀然其無聊甚矣深居高臥請書以自遣而久復計日蓋累年而後有成軒曰斆清以景名也奄日塵靜以道命也竹木蕭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爲嵩陽之一觀夫嵩少海內名山其間勝跡殆不可殫紀蓋爾弗公之廬宜若無是道者而人常以不到焉以其主人之賢故也公若明極之爲數雄亦閑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田是有興輒至至輒爲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恨到必盤桓而不忍去則亦以其仰其風觀其擺落世以高跡閒四方賢愚以長莫不紛擾于沖漠之境始終四十年處之甚安壽考康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遠是也此及其門呵喝有謁

拿悠然而往非胷中真有所得疇能尔耶
時群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為
馴使之逡遁退却而不敢犯非獨自免而又有以庇
人其道德所服至于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所措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于
人而功名不切于己雖寄跡市朝而吾堅之念未嘗
一日忘慕公為頻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遂蓋
每為之歎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為志
形交出公所繪院圖及所以自叙者請記其事予披
玩再三恍如即其地而見其人忽焉自失益覺官味
如嚼蠟字明亦自可人由刀筆中一翔有所着年踰
四十而屏酒肉邯鄲色色日與名流逸士游學貫三家
略窺其訣其剛果超詣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
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扶櫬相從訪公之故居而
躡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道遥倘佯以卒歲乎
其中公之精要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
乃為書之既以發弔公之光且為吾他日踐言之盟
云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庵記

趙州道院曰悟真庵者參謀齊居大年之所建也吾
郡時人也閒與倜儻久仔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既
還留寓於趙因向家焉自以若且能化暴為
生理益優自名俱逸與不足於心者蓋神明之所相
也思有以荅謝殊既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冥
田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真之士且為他年歸宿之
所云鳩基於甲午之春迄再期而訖役聖恬雲堂齋
厨方丈總為屋十餘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
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維宏麗未極而体
則具矣喧囂既遠境界清凉熙然有絶塵之趣居人
瞻仰莫不懽喜讚嘆自是一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
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遊乃延
致而奉之其洗無慮三十人居色色資給與外求者
絡繹無事婆娑其間頤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子數
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觀其次第三則及其
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有命白不當辭況其用
為積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心之果為力之勤宜可喜而足称耶抑予衰矣險阻
備嘗煩勞久厭閒興士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幾喘
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脱屣俗累優游蕭灑以畢其餘
生雖不足與聞玄理厠迹朋流而杖屨往来陪君為

方外之友庶無慳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則居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溥南遁老記

答張仲傑書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季惠好音曷勝慰喜趨報之暘甚愆老鬱正恐踏破蒸園為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撓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為學力于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為之發藥乳州即之職古稱老

人況此多虞素忝道頒間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父笑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史而傳循吏看夫趙上而雲下借寇命以易一身流血刺骨而求鈐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穿穫四郊於人無獲罪於天普宋計元昊閱右困于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體其意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尚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貧向宦益拙鮑魚上竿可笑可惆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遷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歸念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為過夫聖人之道亘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向使無傳焉何耶愚者珠之邪者盡之駁而不純者泪之

向真偽莫繼則雖存尚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向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故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為高遠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駁雜疑似向失其真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乎故士有讀書万卷猶如懸河而不竟焉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向豪釐之差交入於惡者惟其不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故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已自宋儒楊秘與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闢其致知格物之端向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

於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
如指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朝
承平既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恣稽衆論之所長以
求夫義理之貫而不專於傳疏其所以闢邪之昔至
於以興起斯文為已任且降與未知者共之此發源
之書所以汲汲於鋟木也學者要試觀之其必有所
見矣以術既正由是而之焉雖至于聖域
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注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

其可量哉亦在勉志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切
為人之周而喜為天下道也故咨書其末云東垣王

楊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于世尚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陳略祖述
甚可觀其後益而者書趙公集皆此書得其機要
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尚書胡公撫浙之明年取衆說折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
言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敘以
為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篇

首二字以為名而祖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
終始貫通為一義條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
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柱頭師
古為丘明蓋堅忠臣令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
功多矣至于進退隱見之際尤為反覆而致意使千
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茲不亦忠之大者歟古
澤陳氏著淳賢工校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
替成之而屬予為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
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
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

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好事如
此其用心固已可善且不肯於公門下士而辱知為
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
望日中議大夫守平涼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清淨塗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顧非掩注
乎盛時悲歌乎渭城者何必檜快而含情維然有以
親乎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樸寒華枯淨於乎屬

之所貴重矣尚其昌助我決科捐戰也請以戰幹屑摩
鍾電鱗集毛萃肝衝屬吻抱腕楊袂賈餘勇而奮素
技者皆吾敵也擾而却之吾子亦勞矣寧能非敵武
王所以警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貴育之不
敵童子扼之魯雖之不敵孟賁之勁敵在前若之
何勿畏吾子請學芒力養且久則兵既厲而馬既
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儲容
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
隙擣虛戰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鼓之從不
介焉而已矣作者之筆衆能而馳之巨失有司之度程勿
拘勿礙勿擾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敵功無動可以

高視而橫行矣洁美玉者不患無善價騏驥且角山
川共舍諸鵬舉翮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
既日士衡以得子子其日子而求識士衡復日士衡
偏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漫灌以盡其高
仁者之名豈踐予所望抑朋友之道將善是務責者
也故以告

送吕鵬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氏衡實送之且見屬
曰或稱鄙下有一佳少年向不詳其姓名弗聞筆勢
翩翩可以與之進也予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為後
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誘掖成就豈得辭其責乎謝
而識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擐甲執兵而馳
騁其間吾子亦勞矣寧能非敵武王所以警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貴育之不
敵童子扼之魯雖之不敵孟賁之勁敵在前若之
何勿畏吾子請學芒力養且久則兵既厲而馬既
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儲容
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
隙擣虛戰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鼓之從不
介焉而已矣作者之筆衆能而馳之巨失有司之度程勿
拘勿礙勿擾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敵功無動可以

高視而橫行矣洁美玉者不患無善價騏驥且角山
川共舍諸鵬舉翮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
既日士衡以得子子其日子而求識士衡復日士衡
偏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漫灌以盡其高
仁者之名豈踐予所望抑朋友之道將善是務責者
也故以告

送彭子弟之任黄州序

歲壬戌卿士以習推賢讓能則庶官和不和政且亂
向秦稽之擧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
子其道相為徒向其徒相為用故能有尊也有虞之
時衆賢和于其朝向無乘爭之患垂讓于芝浙伯夷

讓于婁龍皐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
質諸益賢于己而不嫉不賢于己而不復師于人而
不恥告于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為二蓋
其量識宏而其德厚此其能共成之代之極治者
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
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謗
以其所短鰓鰓然惟恐人之參乎
我也先得一職必先
能而不已若也則孝
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標至于

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欲之以其私罪孰大
焉居乎始終仕途幸得事君者焉長官使其才幹有
餘而能譬況善盡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
事有決亦自焉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
心一司之治何憂其不舉我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
所病且併謝事居其亦以是而待予焉可也

潛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遺老王若虛 從之

祖唐臣愚庵序

鶴臺祖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
喪亂流寓河朔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為題榜以求
詩文于士大夫嗚呼化物有其實而後得其名實
無有焉名烏從生實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
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
智者而顧加此稱是自襲以藩指謂為渾也無乃
乘戾而不合乎人情耶且先生安靜寡欲不求聞
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嫉不必嫉邪惜世知知
宗元遠害全身如蔣武子累何取乎此也意者直
出於至誠故欺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念讓
其責己也重其取名也廉雖有鉄肺絕俗之資而
自視欿然當若不足此其尊而光里而不可踰者
善為無伐所以為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為孔子其
與浮踪衒露炫於人知虛而為盈處之不疑者豈
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於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
月潛南遺老王若虛從之書

復之純交誼序

之純篤為交誼以見識今贊於中以若虛名
篇者是也其初本自為一首孟郊氣急音出
于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虛自累能如此雖古
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歟予讀
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程判仲澤虛舟室銘

泛而游載沉載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
虛舟者歟萬物相牙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固
勇者戕而至人免乎無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自託矣
雖設心委形以行乎斯世可也

四醉圖贊

秦和辛商谷手此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
居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既
暮皆醉三子者就宿予邸抵籍而臥初不記
也來旦而覺呼舍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即命重
酌復成小醉雖食散髮相對怡然頗樂之以
為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恃圖其形而名
以四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漢乎其如忘其聲莊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
向無營渺乎其如物莫之礙也不為劉伶唯以酒為
名不為屈平衆皆醉而獨醒蓋不放不拘不暗不明

不渝不清隨其所適為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贊

東垣彭子弟悅王士衡擢周晦之嗣明皆予
心契也晦之於予為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
京師始識士衡于綱人間書論愔愔逖如平
生當是時沒見子弟為未熟也已而復定交
于舊次予年為長子弟次之士衡又次之而
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氣義相投
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于益深而莫之
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雖爭

[illegible]

譏刺間若不能相容而終于無懷方其俱在
里中行必偕宴必共詩雖不多而觸戲贈答
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
杯一杓亦自不廢也暨約他年為林下之游
且各為別號以自寄焉蓋予以膺天而子弟以
潛子士衡為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潛
曰嘯曰狂曰放世以為性而自謂其真施于
往途固非所宜向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
之而不疑為是約已遂想像而贊之云

盤磚芳品阿容與芳惬眇望長風芳
浩歌慶海遊其如陽渺高軒芳不我過俟而風波客
而羅網突而千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自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雖卑而心甚妍庸夫豬子皆得
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潛稽玩
世而留中自有卓然者耶

跋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絳寸紙人爭求之嶠
為故參政海敬公作寶墨堂記仿親嗜寫尤為奇特
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手方且什
襲深藏以為珍玩既而聞公子結在困復歸之憲栗
家藏所士不失萬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
以此美事亦懽落可嘉也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賀嘉之仍圖盛事之像以冠其首而盍以聆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即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為人矣

上周監察夫人生朗

門庭輿朗瑞氣氤氳矣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絲竹賓客佳人之拜祝也秋牲惟黍甥宮與此榮同無以為誠惟天為高惟地為厚惟山嶽不竭惟川澤不竭惟此生來此樂天知恨焚香酌酒拜首啓手以是為夫人壽

詩

貧士嘆

誰生塵務紛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兩眼何悲涼

唐尚書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小十六

推手低目老妻笑世無魯子敬誉明遠之真丈夫故應飢死填清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名富不足試將短刻揭朱門甲第紛紛厭梁肉

白髮嘆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笑且吁謂我應速摘我時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骸棄無足惜況爾毛髮間乃欲殊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題荊明歸去來圖

清節連途尚尔睽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住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

挹郡徵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挂心頭銷憂更借琴書力偕閒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皆欣榮胡為行休此生來此樂天知恨語看居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還伯酒貧夫哀哀迎死紅塵折腰不樂赫迴去此老猶為千載人

題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錄不獲已乃作絕句以載復為解之云

借直田來不必勞應思捨父事時向加藍打一遭

竹木蕭森塔影出禪自雙杜鵑主人無說吾何問桑興向來興盡迴

答鄧州辭禪師見戲代高坊樂

酒肆蓬房即道場一時作戲亦何妨吾師自墮泥犁從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題故園速懷五絕

日日天涯恨不歸歸來老矣更沾衣傷心何啻東流水不獨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論我自無心更懷
士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絡桃花紅辣蓁舞臺歌館墮灰塵春來底是堪行
處門外流鶯枉喚人
田思夢裏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閉三斜陽看兒
戲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奎盡髯戒絲轉覺憔悴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
問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熏逐謂
過之向令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
詩云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熏逐謂過之向令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詩云 四絕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
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衆籟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劫
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蝸蜂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
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眞已覺祖師低一
着紛紛法嗣復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晚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

樂天其小樂天其甚矣予亦聊和焉四絕

功夫曾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鍼寄語雪溪王處
士恐吾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開新妍時世梳粧亦可憐人物世衰如葉
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
事此老胷中具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群兒
誇不害三光萬古懸

宮女圖基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
事永日消磨不柰何

攄情

非存驕奢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
平生少偕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遊謗訕亦奚顧
孔子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達豈為臧氏沮
天命有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欷悲時不問醉與醒
音詞初惻愴湲洏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
王生不暇卻若出諸其誠嗟我與生友此意猶未明

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衰峻前陟阮感窮途行
滹流貢太滯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吾名
生其偶然歟何苦摧神形如其果有為為爾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蹙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牽跡
青春悵如昨白髮自從長太衷轉覺日月迫
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拍惶然感時心目亦不能釋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鑷雖可施殆似兒子劃
此身委蛻耳數棄無足惜況於毛髮間向乃強修飾
青青如陸展星星行優出量竟白滿頭優將何所補

生日自祝

空憂無一錢羸軀兼百疾況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
清晨閒宣呼親舊作生日氏初未免俗隨分置脩飾
舉觴聊自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悲無從富貴安可必
修短卒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祖康強二頌早閑適
衣食無天人望但要了晨夕萬事不我攖一心常自得
優游終吾身志願徒此畢

失予

妍妍掌中兒捨我一何遠其來誰使之向復奄然去
平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天有數

自從學道來衆苦頓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亦何懼
人生得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意身後慮
百年曾幾何為此雖稚誤顧語長兒妻此理亦應諭

憶之純十首

幼歲永負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
燈火談玄夜鬻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習次欲生塵

其二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遥窅途俱蹭蹬日事各消條
志大謀常拙自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鴈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衡孟曼卿放下筆老坡神
時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洵理遣不必淚沾巾

寄江陵

志大年高與世違還佛元貞作竹林歸黃塵道口風波
惡未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自笑超塵自強顏食謀未免敢言閑紫芝果可充飢
腹從予玉屏巖石間

病中 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

其二

事拙應天意交疎即世情頽憂時自解感舊又還生

贈醫官愁息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
未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撫甚愧故人貧

感懷

任邨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胷
臆強作歡顏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盃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舉時
儻我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覓浮虛誰能置我無錢
地却把微官乞與渠

擴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擴夫
拙差比時人得少閑

西城賞蓮呈晦之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
會恰又斜風細雨天渠事適來偏有興閑身常得分
無緣作詩莫惟多諱語差比放翁先着鞭

潛齋王先生詩鈔卷四十六

王若虛字從之慷夫其號滹南遺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為著作佐郎遷平
陵府判官召為左司諫轉延州判史入為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後東
游泰山至黃峴峰想萊美亭談笑終為所著文章號滹南集又滹
南遺老集傳于世事見金史宗中州集詩若虛負重名精經學史
學文章樂府作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攘地則滹南老人終于元
末嘗仕于元且其人已入金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
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康熙乙未春王歸倩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
附記於後是月二十一日燈下書